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Z67/0B

一〇八・經部・禮類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 王樹枏撰……一
曾子問講録四卷 〔清〕毛奇齡撰……九五
孔子三朝記七卷 〔清〕洪頤煊撰……一三一
夏小正詁一卷 〔清〕諸 錦撰……一六三
夏小正考注一卷 〔清〕畢 沅撰……一七三
夏小正補注四卷 〔清〕任兆麟撰……一八七
夏小正疏義四卷釋音一卷異字記一卷
附天象圖 〔清〕洪震煊撰……二〇三
夏小正釋義不分卷 〔清〕宋書升撰……二三七
涇野先生禮問二卷 〔清〕呂 柟撰……三一三
四禮翼八卷 〔明〕呂 坤撰……三五一
宗法論一卷 〔清〕萬斯大撰……三八三
郊社考辨一卷 〔清〕李 塨撰……三九七
學禮闕疑八卷 〔清〕劉青蓮撰 〔清〕劉青芝補……四一七
禘説二卷 〔清〕惠 棟撰……五二九
明堂大道録八卷 〔清〕惠 棟撰……五四五
宗法小記一卷 〔清〕程瑤田撰……六三一
釋服二卷 〔清〕宋綿初撰……六五五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

光緒癸未十一月刊
陶廬叢刻三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敘録　王樹枏

王言第三十九 孔氏據戴震校本爲說注中校本王引之經義述聞本俱改王言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義改儀儀者義之假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是威儀之儀正作
義經典通借作儀耳家語五儀解前半篇襲此文又
案孔氏作注不取家語惡其僞也而王肅所據大戴
乃是魏以前本其中異文多可取證故並出之以質
世之讀是書者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自章首至莫能爲禮也家語問禮篇襲此文自孔子侍坐以下
家語大婚解襲此文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傅崧卿曰小正夏書德所撰傳耳隋志云然可謂疏
矣今謂隋志所載乃小正經文若傳則載入戴禮與
隋志顯爲二書但云戴德撰則大誤耳此篇入夏小正
下本有傳字而今本脫之高誘呂紀注引爵入於海
爲蛤雉入於淮爲蜃並稱傳曰郭璞爾雅注蜋蜩螗

校正大戴記補注目　一

蜩兩引夏小正傳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論引戴禮夏
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
今傳無此乃是脫簡鄭康成亦引夏小正說卽傳
也漢晉時經傳別行大戴所載乃戴德所撰之傳非
經也朱彝尊經義攷一百四十七自標目曰夏小正
傳下言戴德撰得之凡傳中所述經文皆戴氏複舉
觀傳本傳下重出經語可知非先經而後傳者也今
增傳字以復戴氏之舊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高似孫子略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日本國羣書治要並引此篇目作
修身與今本異阮元曾子注釋曰大戴篇目與古單
行曾子本不同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西域地圓之說本於此篇亦卽周髀日行之意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家語弟子行篇與此篇大同小異馬驌曰家語實本於此雖敷衍成文而
古意寖失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家語五帝德篇襲此此篇多韻語而家語點竄字句皆失其韻足徵其僞史記

說五帝與此同索隱曰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爲此紀

帝繫第六十三 世本有帝繫篇詩生民正義引大戴禮帝繫篇謂世本文亦然書序正義云大戴禮出于世本卽指帝繫及謚法等篇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家語問官篇襲此文

盛德第六十六 自凡人民疾至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一段家語五刑篇襲之自故季冬聽獄論刑者至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家語執轡篇襲之戴校本曰各本自明堂者以下別爲明堂篇據許慎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及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所引俱稱盛德篇今據以訂正仍合爲一篇刪去明堂之目今案盧本已合爲一篇孔蓋從盧戴

千乘第六十七 原作六十八蓋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盧本既併明堂於盛德篇而此仍作六十八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盧本仍作六十九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盧本仍作七十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盧本仍作七十一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盧本仍作七十二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盧本仍作七十三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禮記雜記篇有此文雜記較詳

朝事第七十七 朝事下有儀字覲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司儀正義引皆有儀字王念孫曰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今增

公冠第七十九 家語冠頌篇襲此文說苑修文篇亦襲此文汪曰有經文有記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公符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迎日辭亦見尙書大傳

本命第八十 家語有本命篇襲此文人生而不具者五一節說苑辨物篇亦襲之

易本命第八十一 家語執轡篇襲此文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一　王樹枏

王言第三十九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各本閒作問汪校云閒馬作問今案閒讀爲問閒問古字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釋文聞本或作問檀弓問喪於夫子乎釋文問本亦作聞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皆其證言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問無問及於王言者此正引起問王言之意

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家語作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戸牖而化天下與大戴句法不同汪本單拈一化字較正死字大謬

得夫子之閒也難戴校云閒古莧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案閒讀如孟子連得閒矣之閒戴校是孔謂閒暇也非家語作閒

孔子曰居吾語女戴校本亦增居字案家語亦有居字

雖有國馬戴校本亦改焉爲馬家語作雖有國之良馬繹史正作馬盧校亦云當作馬

雖有博地眾民沈本地訛作施

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戴校本亦改地爲道家語正作不以其道治之足徵王肅所據本作道不作地馬本亦作道家語霸王上多一致字

衽席之上還師王念孫云還師上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揚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閒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即用大戴之文案家語作則必還師衽席之上上句作則必折衝千里之外點寘此文專以儷偶爲工足徵漢以後人僞造無疑

孔子愀然揚麋曰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五人事部引作眉

政之既中既沈本訛作不家語刪此句義便不完

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戴校云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爲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譌作正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汪本同陳觀樓曰貞正與强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揮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王念孫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氏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强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僅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今案陳王二說皆非也止當爲上字之誤民皆有別則貞句則上亦不勞矣句民皆有別則貞乃總束上文下益孝下益悌七句之意

則上亦不勞矣應上內脩七教而上不勞言總束上敬老上順齒七句之意非衍文也僞家語不得其解故妄爲刪削不足據

教定則正矣戴汪校本作教定則本正矣戴云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案家語正作政教定則本正矣戴本合訂之是今從之

七者教之志也家語志作致

而民弃惡也如灌王引之曰棄惡如灌文義不可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洗濯之去垢也家語未審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今案集韻盥或作灌澡手也即昪濯義不必破字

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家語如作而戴汪校本改而戴云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本盧云如即而古通用此書內若此者非一孔與盧說同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盧戴校本亦作不肖者懼家語作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亦有者字如保子之見慈母也盧戴竝云保卽緥字家語作幼子百步而堵戴校云古者以長百步闊一步爲畮堵字當是畮字之訛堵高一丈闊六尺非百步也汪本據戴說改作百步而畮案此文有誤宜闕疑家語無此句千步而井戴校云井九百畮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汪本用戴說改作方里而井案家語亦作千步而井蓋其誤入矣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家語作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家語作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愉行者有與亡戴校亦改興爲與盧云興字疑衍有亡卽有無也汪校刪興字用盧說也家語作愉行者之亡

懮怛以補不足戴校本亦改慢爲懮今案家語作慘怛以補不足漢書東方朔傳曰長無慘怛之憂亦以慘怛連文今據改其信可復家語作其言可復言字是據改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春秋冬夏四字當是注文未脫盡者後人因誤入正文宜刪若夫暑熱凍寒戴校本作如暑熱凍寒云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盧校亦云夫當作如家語作如寒暑之必驗汪校本作如夫遠若邇家語作故視遠若邇及其明德也某氏云服字古文作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㠯亦由古本是㠯字故誤爲及也今案及與也及其明德與其明德也不必破字

此之謂也王念孫云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今案家語作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無此之謂也四字王說是也據刪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戴汪校本亦改以爲必家語正作必則天下之明譽興戴校云沈本作名譽家語作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俞樾云致其征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矣今案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

並作改其政王念孫曰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作改其政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據此知宋以前大戴本皆作改其政俞說非也汪本亦據改藝文類聚弔作卒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補　今校定凡一千三百五十九字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戴校本作五儀

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家語作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荀子作與之治國敢問如何之邪據大戴與家語則荀子之邪上脫取字生乎今之世荀子家語皆作生今之世無乎字王念孫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今據刪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荀子作然則夫章甫絢屨紳帶而搢笏者此賢乎家語作然則章甫絢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汪本校去今夫二字蓋據家語汪

喜孫謂不知所據者陋也今夫猶今人鄭注曲禮若夫以夫為丈夫是也王肅不得其解而妄刪汪氏依之非是荀子夫上亦脫今字此下脫皆字宜據大戴增

今夫端衣玄裳 此今夫二字正應上今夫哀公以今夫問之孔子即以今夫答之文義甚明荀子家語俱脫今字宜據大戴增

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 荀子作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作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食葷楊倞曰絻與冕同於戴校本皆作于

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 戴校本菅字從方本改菅字是荀子家語皆作菅汪本改飲食為酒肉蓋據荀子家語

故生乎今之世 乎字衍荀子家語皆無王校刪今從之

哀公曰善 汪校本此下據戴說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二十四

字汪喜孫曰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為義者以篇題為據也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為據也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攷是篇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略之也今案汪本增之是也改大聖作聖人蓋據家語敢問二字不宜刪乃引起語荀子家語皆有家語士下有人字聖人下多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九字哀公曰作公曰蓋王肅以意增減今校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

而志不邑邑 荀子作心不知色色色為邑字之誤楊倞注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大謬宜據大戴改邑邑戴云邑悒古通用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俞樾云而志不邑邑本作志不而邑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而即能也淺人不知安改則與上何不倫矣今案此而字與下句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句注上同皆承上之辭蓋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與不能進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為對文俞以口不能道善言與而志不邑邑為對文非是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韓詩外傳動行作動作荀子作勤行動行與下止立對文勤字形誤王念孫云荀子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止立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 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王念孫據荀子校去下盡字作雖不能盡善美謂淺人依論語加之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為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今從王校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荀子無三而字言不務多二句在行不務多二句上家語同荀

子而知改作智務審之務改作三必字此王肅意改汪本據改為必非也細玩三句文義當從荀子家語言行四句互易方有次序今校正

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 荀子作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家語作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案順字宜據荀子改謂蓋承上文言不易字也行既由之言既謂之亦宜據荀子互易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荀子家語作則若汪本從之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 王念孫曰置讀為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德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是德置古字通今案置為惪字之誤買又置字之誤皆形近致譌惪古文德宜據荀子正家語作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其字王引之改而今從之

一第八〇一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反文內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荀子作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家語作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玩荀子仁義在身下疑有脫文觀大戴可知後人誤併兩句爲一句耳不知盧本作不志誤不害不知王引之謂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已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汪喜孫說同蓋皆從孔注之義今案不害之不疑行文仁義在已而害不知與上文躬行忠信而心不德下文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句法蓋一例仁義在已而害不知者謂行仁義不顧利害論語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今校去不字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家語作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郝懿行曰油字是孟子油油然與之偕言無以異於凡人也猶然即油然荀子楊倞注失之王念孫云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王引之曰如此下亦脫則字案王校是也上下文如此若此下皆有則字今據刪增

校正大戴記補注一　七

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盧戴校本亦增可字今案上文可謂上俱有則字此與下文皆無者脫也荀子五則字俱作斯是篇改斯爲則不應此與下文獨刪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荀子楊倞注曰本亦身也郝懿行曰此說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闇與理會不假斲削而喪失其本眞所謂漸近於自然也今案郝說是也孔引倞注失之

而不害於其身家語亦作而不傷於身與荀子同

躬爲匹夫而不願富戴校本作窮爲匹夫而願富汪本亦改窮今案孔本是窮躬古通論語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可證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廣雅劉劌謹敬也即論語之鞠躬

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可謂上脫則字宜增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汪本據荀子校去下然字王校同汪喜孫曰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今從汪校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荀子大辨與明察對文辨徧也言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此文易大辨爲配易明察爲參蓋亦對文大字疑涉荀子而衍乃刪改未淨者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正引作配于天地參于日月無大字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郝懿行荀子補注曰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繆古字通純肫聲相借耳楊倞注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肫與訰同雜亂之貌非是殆未攷大戴今案其字亦疑涉荀子而衍莫之能循莫之能職蓋亦對文

若天之司莫之能職司嗣古字通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嗣職識古字亦通周禮職方氏樊毅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故荀子作嗣作識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緜緜相續而不可測識也今案司職皆訓主言若天之主司萬物而人莫之能主也孔訓司爲事非郝說亦非

校正大戴記補注一　八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郝懿行云荀子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今案淺然即淡然之義不可以此而易彼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不知爲莫知今不從

凡六百三十九字 補 今校定凡六百五十五字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丘聞之也小戴記無也字家語問禮篇同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汪本據小戴記刪明字家語作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亦無明字今從汪本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孔注從元本句末刪然字與戴校同今玩文義有然字是王引之曰然猶

焉也小戴記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焉然古同聲故祭義國人稱願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與下文寡人願有言然皆以然字住句家語不得其解遂妄意刪改矣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孔注從朱本然後上增夫字與戴校同盧校本不增今玩然後二字與下文然後治其雕鏤然後言其喪葬文意皆同不宜增夫字家語亦無今從盧本

然後言其喪葬戴初校云喪葬別本多作算義長今聚珍本仍作葬案葬算形訛孔從元本改之是也鄭注小戴記算數也蓋沿其誤盧注校本亦作葬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小戴記孔疏以即安其居句節醜其衣服句陸佃以宗族即安句其居節句今以大戴記證之即安作則安其居節作其居處則即安其居節自爲一句不宜破讀也鄭注小戴不釋節字而云就安其居處蓋用大戴文俞樾謂小戴

節爲即字之訛鄭君作注時蓋作即安其居即醜其衣服故注曰即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即字也因即誤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非鄭意矣

好色無厭王引之云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今案實色聲近致訛家語作好利無厭足證古大戴本作實不作色

固臣敢無辭而對孔注云固猶故也本鄭君固民是盡注

君臣義戴校本亦改嚴爲義今案嚴義形近致訛乃淺人據孟子君臣有義改者宜從小戴家語大婚解作君臣信

可得而聞乎家語亦無而字與小戴同

敬之至也家語也作矣與小戴同矣字是此與大昏至矣句法正相儷據小戴改

寡人願有言然然字句絕然猶焉也王肅不得其解遂以然字屬下讀而言下增也字

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家語宗廟在社稷之上與小戴同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鄭注小戴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皇侃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蓋鄭以寡人固不固絕句王以寡人固絕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絕句玩文義王注爲長故孔注引王不引鄭然孔引永樂大典本不固作不問則下固字似爲問字之訛言寡人固而不問焉得聞此言也義更優且與下文欲問之意相應

君何以謂已重焉戴校本作君何謂已重焉云何下各本多衍以字方本無前君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俞樾曰此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即已重以已古字通後人據小戴作已重旁記已字因誤入正文校者不知刪削乃移以字於謂字之上使成文理此因誤衍而誤倒者也今案穀梁桓三年傳子貢

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家語作君何謂已重乎與小戴同今據戴說刪

孔子遂有言曰家語無有字與小戴同有又通字遂有言者遂又言也小戴記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與朱子謂當在其政之本與下

出以治直言之禮陳澔注小戴直言或曰當作朝廷字

禮者政之本與家語者亦作其與小戴同

配以及配家語配亦作妃與小戴同妃配通字易遇其配主釋文鄭作妃衛風氓詩序喪其妃偶妃讀爲配大雅皇矣篇正義引某氏曰天立厥妃毛本妃作配文十四年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釋文云妃本亦作配皆其證

君子行此三者家語亦無子字與小戴同今玩上下文義子字衍文據小戴刪

則愾乎天下矣王念孫曰家語王肅注曰愾滿也愾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彼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愾滿也

大王之道也戴校本作先王今玩文義作先者義長據改

如此國家順矣宜從小戴如此下增則字義方周家語無與本書同

古人爲政盧戴校本古人作古之據改

不有其身盧戴校本作不能有其身今玩上下文皆作不能此無者脫也據小戴增

不過乎物鄭注小戴云物猶事也疏云過謂過誤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義貫周折不如孔注之確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戴校本君下增子字以文義論之有子字是據小戴增

不閉其久也小戴脫也字宜據增與上句一律且其者擬議之詞有也字義方足朱子曰小戴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案家語竄易字句不可從

無爲物成宜從小戴無爲下增而字與下句一律家語同

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注引鄭君曰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依鄭說應曰了心識之也語方適不應曰子識之心也今玩文義冥字衹絕煩字屬下讀說文惷愚也則思字當是古注文解惷字者或當時校語因誤入正文後人相治而不悟耳應作寡人惷冥煩子識之心也王肅知其故故作家語曰寡人日愚冥幸煩子識之於心語義最明煩子識之心者識表識謂有所標表令異日可識知也漢書劉向傳不可不識也師古注曰慕須表識謂要言易行之道煩子表識之於心以爲後日勤行之地也

是仁人之事親也戴校本是下有故字以文義攷之有故字是據小戴記增家語亦作是故

凡一千一百一十一字補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一十二字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戴校本性作生今案性生通字孔注云性生也得之通論曰性者生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汪本從戴校改生非

三者偏亡無安之人荀子禮論篇作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三者偏亡則無安人索隱曰鄒氏偏音遍

諸侯不敢壞戴汪校同今案史記作懷索隱云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大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爲諸侯不思祀其祖父故禮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蓋與此同意以上下文義玩之作懷字是諸侯不敢祖天子故曰諸侯不敢懷大夫不敢祖諸侯故曰大夫士有常宗其義甚明今孔注下句引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而上句反引倞注改懷爲壞其亦不倫矣

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宜從荀子疊貴始二字得德古通

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戴校本改止爲王今案王字是謂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皆有立社之禮通爲一句讀道史記作函索隱作啗云啗音含舍謂包容鄭誕生音徒濫反今案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與踰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楊倞注荀子曰當是道誤爲路傳寫又誤以路爲啗耳其說蓋出於小司馬錢大昕史記攷異曰子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嘾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嘾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同則亦與覃嘾通而啗又與嘾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路之訛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念孫史記雜志曰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祉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臽啗字從臽得聲是臽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啗卽臽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臽字本作臽形與函相

似因誤爲亟裴駰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

所以別尊卑 戴校本刪尊卑二字今玩文義有尊卑者是與上下文句法相儷上句荀子史記疊貴始二字而大戴本脫此句大戴疊尊卑二字而荀子史記脫下句荀子疊積厚二字而大戴史記脫宜據互增

宜小者小也 荀子史記句末無也字脫此與上貴始德之本也句相儷宜據大戴補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 荀子七作十楊倞注曰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今案史記正作七十字形誤

有國者事五世 荀子史記國上並有一字

待年而食者 待年宜據荀子改持手楊倞注曰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待持年手皆形近致誤史記作特牲亦形誤

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 宜從荀子疊積厚二字與上文一例大戴及史記皆脫戴校從大典本改光爲廣今案光廣同字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作廣漢書董仲舒傳高明光大本書曾子疾病篇作高明廣大詩周頌敬之傳周語注並曰光廣也光廣同義故通借

俎生魚 汪本作俎腥魚據史記改

大饗尙玄尊而用酒 酒下宜從荀子增醴字酒醴所以別於元酒不宜單言酒

貴本而親用 戴校本用下增也字今依之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 郝懿行荀子補注曰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是謂大隆 荀子作是之謂大隆

故尊之尙玄酒也 史記作故尊之尙元尊也

俎之生魚也 汪本從荀子史記生上增尙字攷上文作俎生魚無尙字此三句承上文言故無尙字非脫也

利爵之不卒也 戴校本亦改省爲爵云從方本及荀子史記王引之曰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誤雀者卽爵也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今據王說改史記無之字卒盧本從史記改啐

成事之俎不嘗也 史記作成事俎弗嘗也

三侑之不食也 史記侑作宥宥與侑同荀子作臭郝懿行曰臭當作侑侑勸食也三飯故三侑本爲勸尸不在自食

大昏之未發齊也 發廢音同通用故史記作廢洪頤煊曰齊當作齌儀禮士昏禮皆振祭齌肝宋

張氏儀禮識誤引釋文齌作齊未廢齌謂合巹卒食以前

始卒之未小斂一也 盧戴校本作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戴云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今依盧戴本一也上增也字

大路車之素幭也 王念孫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皆無車字今從王說刪

郊之麻冕也 荀子作郊之麻絻也史記作郊之麻絻張守節曰絻亦作冕

喪服之先散帶 盧戴校本帶下有也字戴云各本多脫也字今從方本及荀子據增

三年之哭不文也 史記作三年哭之不反也王念孫荀子雜志曰觀楊倞注意此亦似作不反文字疑誤洪頤煊曰文反皆當爲偯字之譌孝經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唐明皇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記間傳大功之喪三曲而偯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楊倞荀子注不文謂無曲折也亦當作

傛字

一唱而三歎也 史記無也字

縣一磬而尙拊搏 荀子作縣一鐘尙拊之膈楊倞注曰或曰拊樂器名膈擊也郝懿行補注曰樂論篇以拊鞷與鞉柷椌楬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穅膈彼作鞷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拮膈鳴球則又借拮膈爲戛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縣之一鐘句尙拊膈句文誤倒耳說與孔注同今案荀子之字衍文非誤倒也史記正作縣一鐘尙拊膈索隱曰膈縣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其聲亦質也鄒氏膈音膊蓋依大戴禮也案小司馬說非也膈膊音同故鄒氏作膊拊搏即書益稷之搏拊琴瑟禮明堂位之拊搏玉磬也孔注誤本鄭說

其次情文迭興 戴汪校本亦改佚爲迭今案史記索隱曰大戴禮作迭與足徵佚爲迭之誤字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荀子句末有也字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應從史記荀子互易以自天地以合以下十二句皆隔句韻易之方協

貸之則喪 貸汪本據荀子改貳非是貳爲貣之誤貣音他得反卽忒之假借忒貸古通易豫彖傳四時不忒釋文京作貸禮月令季夏之月無或差貸呂氏春秋季夏紀作忒與貣形似故貣字多譌作貳楊倞注貳謂不一非孔注謂貸貣字多通用亦非徐仙民音二由不知貳爲貣之誤也

凡四百五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四百六十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二　王樹枏

禮察第四十六

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 宜據小戴記經解篇無下增所字以與下文相儷

故婚姻之禮廢 汪本據小戴婚改昏婚俗字

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 汪本亦改禮爲徒

禮者禁將然之前 戴本禁下有于字孫星衍孔子集語引亦有於字今據增

是故法之用易見 漢書賈誼傳作法之所用易見宜據增所字

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 戴汪校本生作至盧校云一本作至至字是也孔注仍從漢書作生非

爾豈顧不用哉 漢書爾作耳耳爾通字或屬上讀非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謂爾猶如此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據此則爾豈顧不用哉謂如此豈反不用哉

然如曰禮云禮云 戴汪校本如改而而如古通用云下宜據漢書增者字句方足

而起敬於微眇 戴校本改敬爲教敬教形訛戴本是據改

必也使無訟乎 無漢書作毋同字

莫如安審取舍 戴汪校本安作先安先形訛先字是據改

安危之萌應於外也 漢書作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也猶矣也王引之經傳釋詞曰禮記祭義可謂能終矣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矣作也中庸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離婁篇矣作也古用矣也字蓋同義

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 漢書作而所目使民善者或異有或字無之字
或導之以德教 漢書導作道師古注道讀導
然如湯武能廣大其德 戴汪校本改然則如爲然而然如與上文然如曰禮云禮云者一例
差若毫氂 禮記經解作差若豪氂釋文云豪依字作毫氂本又作氂據大戴則禮記古本作毫氂
不可不日夜明此 戴校據方本亦改不可以爲不可不
與器無以異 漢書無作亡同
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 漢書無作亡世上有於字
民憎惡如仇讎 漢書作下憎惡之如仇讎
是非明效大驗乎 漢書是非下有其字
人言曰 漢書作人之言曰

則言者莫敢妄言 盧本作則言者莫妄言云莫妄言一作莫敢妄言元本無敢字戴汪校本皆不從
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戴汪校本刪子字盧校亦云疑衍子字今據刪正
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王念孫曰承讀爲拯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云音拯救之拯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凡七百八十二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八十五字
夏小正第四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綴編下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二句於篇題下金履祥通鑑前編同又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十六字亦疑此處傳文今以意補在以小著名也下又此文皆是解夏小正三字則何以謂之小正上應有夏小正三字後人因移其文遂妄刪今補正
何以謂之爲居 盧校從傳本刪爲字戴校從方本刪爲居二字王念孫李調元本同今謂傳本是爲字衍何以謂之居與下文何以謂之雷篇題下何以謂之小正句法正同
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 闕滄本舊注而一作如通志堂刻本何字脫文瀾閣本作先言遰而後言鴻鴈者亦脫何也二字
見遰而後數之 闕本數作如洪震煊曰說文如從隨也今謂說文數計也遰者不必皆鴻鴈見遰而按候計之則知其爲鴻鴈也正與上文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文意相符洪氏曲爲之說
記鴻鴈之遰也 傳本無也字今據刪李本脫記字
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鴻下本或有鴈字遰下傳本衍必字洪曰遰必往〻也說文入部必從入從弋弋亦聲是必具有弋義也鴻不必當小正之遰必謂不定鄉值人之繳射也今案如

洪說則正月北鄉何以有定而值人之繳射邪洪說殆不可通
雉震呴 藝文類聚二天部引作雉震鳴太平御覽十三天部引作雷震雉鳴段玉裁曰古本當作雷震雉雊今謂震爲雷雉因雷震而呴故曰雉震呴震字自指雷言不必增雷字洪範五行傳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歲華紀麗一引作雉晨雊晨即震字之誤
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 秦蕙田本孫星衍本雷學淇本竝從宋本傳云闕本雉震雉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雉震呴震呴震也者鳴也今依大戴增呴下震呴二字蓋衍文宜刪汪本據經文改震也者鼓其翼也呴也者鳴也張爾岐說同初學記三歲時部引此一作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一作雊鳴也震鼓其翼戴本李本俱依初學記與孔本同藝文類聚引作鴝鼓其翼也太平御覽引亦作雊鼓其翼也段云依御覽類聚當是雊也者鳴鼓其翼也畢沅云本或作震也者雷也今本或本是易震爲雷說文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何其頸猶鼓其翼蓋雉震呴者雉因雷震而呴則震字指雷而言

當作震也者雷也响也者鼓其翼也若非雷字則下文雷字唐哭無根矣

正月必雷 盧云此下一本多雷則雉震响五字

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闗本作雷不必同誤藝文類聚引作雷不正聞唯雉聞太平御覽引作雷不必聞唯雉必聞之皆無作同者段從御覽刪惟字李本脫之字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闗本作何必謂之雷則震响相識以雷孔從戴校以何以謂之絶句與上文何以謂之爲居句法不一律今謂震字衍則字誤倒宜作何以謂之雷雉响則相識以雷言雷不必聞而謂之雷者雉响則皆知爲雷也

東其耒云爾者 戴校本畢本李本刪者字

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關本君下有子字耒作東洪云古者天子公卿諸侯稱君子月令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君子之耒之用也今案作君子者是八月傳君子之居幽也不言與此一例今增耒作東誤

初歲祭耒 劉逢祿作初歲祭無耒字程鴻詔謂耒當爲釆讀爲菜謂祭用菜其菜用暢雷謂經文無初歲祭耒句並非

始用暢也 關本傳本朱子本以始用暢三字增入經文盧本孫本秦本畢本從之玉海引經無此句

其曰初云爾也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 傳本與朱子本同傳引集賢本其用作其月關本作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盧本秦本作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戴校本作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李本作其日初歲云者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汪本作其日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畢本孫本作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今參校諸本宜作其用初歲云爾者正與上東其耒云爾者句法相儷用字承上用字而言不必改曰傳意以暢爲終歲用而此曰始用暢恐人不知其義也故又申明之曰其暢用於初歲云爾者以暢也者是終歲之祭所皆用而用之自是月始也故曰其用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下又申釋傳始字訓經初字義曰初者始也文義甚明今訂正

言是月之始用之也 闗本無用之也三字

或曰祭韭也 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六居處部並引作祭韭圃蓋屬下讀而誤戴校云此五字當移下條圃之燕者也下外誤在此李本亦云洪云記或說存異義也祭韭謂祭用韭爲異於用暢春秋繁露釋四時之祭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生也孔謂記別家經文非是

圃有見韭 玉海急就章補注並脫見字洪本孫本從其誤

圃也者圃之燕者也 傳本脫下者字孫本同阮元謂燕爲樊字之誤邵晉涵爾雅正義引作樊初學記引作韭圃者圃之藩者樊藩古通爾雅曰樊藩也今依初學記改燕爲藩朱駿聲讀圃爲苑或作圃

時有俊風 太平御覽九天部俊引作浚初學記三歲時部歲華紀麗一引並同音借字

大風南風也 楊慎曰月令東風解凍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有之非恆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古驗歲首數日有南風以爲大熟其相傳也久矣畢沅曰俊風即呂氏春秋所謂巨風也高誘以爲離氣所生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春日故條風至矣二說是也孔謂此傳似失其義殆未之深攷歟

何大於南風也 戴校本於作于今謂傳皆作於不作于

合冰必於南風 關本合冰作台水御覽引作北風劉本同邵自昌曰冰非南風不結今時猶然不必北風

收必於南風 關本收作殺劉本同音義之誤

寒日滌 玉海脫寒日二字以滌凍塗爲句初學記三歲時部亦單引滌凍塗三字誤讀破句王引之曰經傳

無寒日連文者日當爲日如爾雅粵於爰曰之日寒日滌者寒氣於是變也今謂寒日滌者言寒氣日變也日字與滌連讀傳本云舊注滌一作條周禮條狼氏釋文條音滌徒歷反通借字

凍塗者 傳本作凍塗也者以上句例之傳本是今增・

鼸鼠也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一獸部引作鼸鼠鼸鼸同物

農率均田 説文均平徧也均田者平均正直之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注引此經農率均田證之則均田正謂修封疆審端徑術之事孔疏得之但以田畯當農率爲失傳意耳孔注均讀爲耘非古義

獺獸祭魚 玉海作獺祭魚汪本雷本從之朱子本作獺獻魚盧戴校本畢本李本從之今案獻爲古文獸見周禮庖人賓客之禽獻注故字混也秦蕙田曰或疑祭魚爲獻魚之誤考月令呂氏春秋淮南子汲冢書俱無作獻魚者且祭與獻其義無別今從傳增獸字則上下文義皆可通矣與孔校同

其必與之獸何也 舊注與疑作謂戴校謂校書者所加與謂古通與下燕乃睇傳與之穴何也之與正同

善其祭而後食之 關本善作美非十月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正與此同

謂之獸祭何也 盧戴校本畢本雷本俱作謂之獻何也下獸字亦作獻傳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也以上文攷之當作謂之獸祭舊注一作謂之祭獸洪氏從傳本與孔同

鷹則爲鳩 禮正義云夏小正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與今本異蓋舉其義耳

故其言之也曰則 傳本朱子本無曰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六羽族部其亦引作具秦本洪本增日字其仍作具

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本或作鳩而鷹非是此蓋用五月經語御覽引作鳩爲鷹而不仁故不盡其辭埤雅引作中秋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記也與傳異

農及雪澤 澤讀爲釋説文農耕也蓋耕及雪釋之時孔釋農爲農夫非畢謂農望其澤亦非

古言先服公田 盧戴校本李本改古言爲古者今謂古言宜作言古孔訓倒之是也增者字非

爲廟采也 傳本云關本一爲廟采也洪云此處有誤太平御覽引爲朝采也或關本廟本爲朝一本作廟故傳注及之邵氏爾雅正義引作爲廟薦也誤

鞠則見 孔從戴説以鞠讀爲嘀王引之駮之詳矣洪云鞠讀爲虛北陸虛正月晨見鞠有盈義盈虛相反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徂之爲存歟古人本有以義相反命名者孫云鞠爲虛聲近也今謂洪説義長雷學洪謂鞠星所在以昴見參見例之蓋天錢也天錢十星象圓而色黃起危之三度古無錢名是之謂鞠立春日入降婁之次故鞠星旦見於晨義或然歟

鞠者何也 傳本者上有也字以下文例之也字衍

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傳本作鞠則見也關本作則見也皆誤戴校本李本汪本爾上增云字戴

云云字各本譌在下條蓋記時也下今訂正戴校是也

初昏參中 大衍厤議引無參中二字

蓋記時也云 盧戴校本秦本畢本汪本李本皆刪云字今從之

斗柄縣在下 玉海縣作垂傳本經文無此五字

柳稊 朱子本玉海本稊作梯孫云梯借字梯古所無今案説文蕛從艸稊聲則説文必有稊字禾部脫耳段以稊聲乃梯聲之誤亦以説文無稊字臆改

稊也者發孚也 關本無上也字昭明文選詩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此亦無也字諸校本皆不從發字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注並引作發葉洪曰孚當爲采字之誤説文云采古文穗采孚形近故致誤今案釋名甲孚也禮月令鄭注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孚蓋古訓楊愼本作梯也者矢也與諸本異

梅杏杝桃則華 關本杝作柂初學記三歲時部引同傳云字書有杝無柂陸佃禮記解引作爾雅

榹山桃與傳義合據改杝昭明文選詩注引無梅杏杝三字

緹縞 緹讀爲寔縞讀爲鎬說文莎鎬侯也俞樾謂緹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畢改媞鎬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 傳本作緹縞緹縞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云關本作縞也者莎隨也舊注莎草爾雅縞侯莎大戴禮緹縞也者莎隨也以下文及正文改之當作緹也者莎隨也朱子本與傳本同無緹縞也者縞字蓋用傳注說今案爾雅釋草薃侯莎其實媞郭注引此傳曰薃也者莎薃媞者其實邪疏引此傳曰薃也者莎隋也緹也者其實也孔從注疏是也

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 傳本言縞下脫者字緹先見作縞先見此係刻本之誤原本當是緹字盧本李本言縞下亦脫者字

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傳本著上有小字朱子移此二句於篇題下金氏從之秦曰戴氏震考正以爲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於此今依通解訂正雷欲依傳本有小字者移於篇首依大戴無小字者在此下未免調停之見

雞桴粥 畢本作雞孚朋音借字朋呼雞說苑張弓而祝雞風俗通呼雞朱朱祝亦朋之借字朱子本桴作捊誤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粥也者之粥關本脫相粥之時也戴校云一本作相粥呼也畢本據改與盧本同今謂盧本是雞孚之日其聲朋朋人亦效其聲呼之今時皆然與或說另是一義

往耰黍禪禪單也 關本黍作柔洪云當爲縣和田也禰單禪通字盡也莊述祖劉逢祿改黍爲備劉云繡也男耰女帶社而賦事矣傳本秦本李本雷本禪並作禪任兆麟云耰黍之事盡畢李云往耰盡力畢改禪作殫皆誤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曰初俊羔助厥母粥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未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日初俊羔助厥母粥義亦未安此文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其文曰往耰黍初禪言往耰黍者初者單衣也傳寫誤倒耳今案俞說是也說文禪衣不重從衣單聲但禪單也語亦未明攷傳本五月傳作乃衣瓜大戴本刪衣字不知衣字乃此傳單下脫文宜補畢本改殫盡也大誤

初俊羔 初字衍依俞說訂正

而不食其母也 盧本汪本李本其作於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 朱子云煮疑作暑戴校本畢本李本並從朱洪云夏后氏有備暑之祭獻羔啟冰是也月令仲春之月詩七月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酒鄭君箋云獻羔以羔而啟之孔正義云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是備暑之祭用羔正在此時故云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洪說是也孔注曲爲之說朱駿聲改暑爲屠云刳也亦誤朱子本者上脫也字盧本李本雷本同

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 關本喜樂作善樂今案下喜字宜作善盧本李本畢本並從傳是時也指俊羔之時謂是時羔大不足喜樂特善其自爲生也而記之正申明助厥母粥之義洪氏以是時爲啟冰之時失其義矣羔羊傳本作羊牛云舊注一本作羔羊孔從舊注是也但孔以與字屬上讀音餘大謬與讀如與之與與謂也謂羔之爲生能在羊腹時也與字應屬下讀爲句戴校本畢本與俱改謂通字不必改

綏多女士 關本綏誤作綏詩摽有梅正義禮記雜記下正義儀禮士冠禮疏周禮媒氏疏通典五十九王肅聖證論並引作綏多士女臧琳洪震煊並謂士女誤倒今據正顧廣圻曰毛詩釐爾女士列女傳敬母篇作釐爾女士誤同此

冠子取婦之時也 白虎通取引作娶周禮疏引作冠子嫁女娶妻之時通典引作娶妻之時也皆約舉其義文與傳異

丁亥萬用入學月令注引用作舞山井鼎云古本月令注舞作用玉海引月令注正作用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初學記十四禮部引萬下入學下無也字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引作舞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傳本入學下亦無也字

謂今時大舍采也諸儒多據今時二字謂傳非戴德所撰不知今時猶上文是時正指二月之時非作傳者自謂其時也

祭鮪初學記三歲時部引祭鮪下有采芭二字注云芭音杞遶也唐類函引同或曰卽朱本大戴榮菫下采色之譌

魚之先至者也闕本脫之字

榮菫采也玉海作榮菫采色朱子本作榮菫采繁菫采也秦本盧戴校本畢本李本汪本並從朱惟盧本秦本采也之采從艸戴氏文集曰通解作采與上大舍采也正一例今案郝懿行爾雅義疏曰菫類有三

烏頭一也蘮蒘二也菫采三也傳云菫采也者所以別於烏頭蘮蒘也今從朱子本采上疊菫字劉本據初學記采也改采芑任氏補於二月末需亦謂宜從初學記改補今皆不從

采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此吳仁傑離騷疏引亦作采繁繁戴校本據改與孔本同玉海以由胡二字爲經孔與孫本皆從其誤案繁由胡三字乃戴君引爾雅以釋經者以采繁由胡爲一事非也陸璣草木疏引作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左氏傳隱三年正義引作蘩游胡游旁勃也爾雅釋草疏引作繁由胡由胡旁勃也皆以繁由胡連文今從傳本第二繁字倒在采下從廣雅旁勃上增母字戴盧汪畢本皆作繁由胡但不宜以采繁二字倒在榮菫之下耳秦本戴校本旁勃上亦無母字汪本據左傳正義校去繁母字盧本旁勃上增者字並非

昆小蟲昆讀如蚍蜉改蚍洪震煊讀如運洪頤煊曰據傳昆者衆也則經文昆小蟲當作翼與衆字形似詩魴鰥箋魴鯤亦衆昆通證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作蜫小蟲也

昆者衆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昆衆也一切經音義引作蜫魂也傳云闕本昆小蟲傳自昆以下脫簡誤列於五月承煮梅之下

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傳本正如此作盧本畢本從黃本著由魂魂也四字戴校本李本王念孫本疊魂魂也三字今案孝經援神契曰魂芸也芸芸動也魂魂猶芸芸衆振動義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並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文以文義攷之當作由魂魂也魂魂也者小蟲動也上動字在下文萬物是動而後著句內也字在下文取突穴句下誤衍於此孔讀失之洪孫雷誤並同

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戴校本汪本李本畢本疊動字與黃本同是也至字脫在十月傳日冬至陽氣下動字脫在上文魂魂也者下今從戴校補正著下亦應有也字洪云萬物至三字句絕非是

推之不必取盧本畢本取下衍之字

取必推而不言取汪本李本俱從戴校改取必爲故言今據改正此下應酌從莊述祖說增取突穴也四字取突穴脫簡在下燕乃睇傳也字衍在上文突穴謂深探其穴以取卵也

來降燕乃睇初學記三引作降鸞乃睇無來字埤雅引作元鳥至皆非畢云朱本睇下有室字王念孫廣雅釋鳥疏引此作睇室戴李校云此下當脫一室字今謂傳與之室何也正申經室字之義據增

莫能見其始出也闕本脫其字

睇者眄也傳本眄作盻

視可爲室者也傳本注云大戴作也者今本正作者也與集賢本異

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闕本室上無之字戴校本取與作又謂畢本突穴取作室穴也與盧本同廣雅疏證引亦同戴氏文集曰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突廈云突複屋也汪興祖補注云突注也隱暗處蓋突廈猶言深屋奧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汪本從文集之說改突爲突刪

取字洪本謂取燕之突穴而稱之爲室雷謂突穴取當爲穴燕則諸說皆於文義未安莊述祖謂突穴取三字當在上昆小蟲傳不言取之下作不突穴取言不深探其穴取之候蟄推卵出土而取今案莊說是也以文義攷之當作百鳥皆曰巢與之室何也移突穴取於上傳故言推而不言取下

剝鱓 闕本鱓作鼉誤倒

有鳴倉庚 王引之曰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删正今謂有字涉下傳而衍據王說訂正

倉庚者商庚也 闕本脫者字

商庚者長股也 王引之曰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蜮之上蜮與蟈同蟈鼃也廣雅蟈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後人以意加之耳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

蟈氏注曰鄭司農云蟈當爲蜮蜮蝦蟇也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䵷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洪本孫本亦皆云然據删

時有見稊始收 王海引經無時有見三字稊作梯

是小正序也 集賢本作小其序也誤

稊者所爲豆實 傳云闕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

參則伏 太平御覽引作則伏不見

伏者非亡之辭也 孫洪本辭作時非

委楊 傳本委作萎盧本洪本畢本李本同今案當從舊注作苑王寶仁云當爲菀菀苑通字詩桑柔傳曰菀茂貌上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此云苑楊楊則苑而後記之句法正呼應相儷易一字則不符矣

楊則苑而後記之 苑秦本戴校本作花盧本李本畢本作華並非王寶仁云花即苑字磨泐之餘

羵羊羊有相還之時 洪云羵當爲羠說文羠羊相羵也羊相羵者謂羊相羠羵而死也方言云還積也羵積同義

其類羵羵然 王念孫曰類當爲須須與貌同其相還之貌也羵羵然也下文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今據改通志堂刻本云舊注羵羵一作羵羵闕本作羵羵並誤

轂則鳴轂天螻也 爾雅郭璞注引作螜傳本螻誤作嫂

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傳本者上有也字盧本李本從之闕本授上衍接字

識草也 集賢本草誤作早

言事自卑者始 傳本作言事自卑者始也

祈麥實 金氏遷下節爲義云所以祈麥實者恐有小旱失其旨

麥實者 戴本李本皆從傳本删實字

記是時恆有小旱 雷本是作其

田鼠化爲鴽 鴽當從奴說文鴽牟母也或作鴽王引之曰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鴂則鳴傳曰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今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羽族部亦引作化蓋其誤已久據王說訂正或曰化上脫則字

鴽鵪也 禮記集說陸氏引鵪作鴿

變而之善 御覽引變作化下同

變而之不善 傳本脫而字

拂桐芭 初學記歲時部引芭作葩玉海作巴劉本合下鳴鳩爲義云拂之者鳩也與孔注或說同今據訂正

移拂字於鳴鳩下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傳本云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今據或說訂正作桐始生芭之時也餘皆刪正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王念孫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今據王說刪鳩者二字據或說移上傳文訂正於此其文則鳴鳩拂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鳴而後知其鳩也拂也者拂也或曰貌拂拂然也

昴則見 初學記引此傳文有昴星名三字今本昴字脫星名也三字誤脫在十月傳南門見下據補正

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傳本壹作一大正畢本改小正非是洪云大正古刑官名位西南向法南門之正以四月正刑軒轅以來有之義具周書嘗麥解

鳴札札者寍縣也 郭注爾雅云蛪如蟬而小洪云本草一蚱蟬生楊柳上別錄云蚱者鳴蟬也殼一名楉蟬蚱與蛪楉蟬與虎懸吿聲相近汪本亦引爾雅注正之今據改寍爲虎畢本改寍爲寵廣韻云寵螻蛄陶宏景云二月中鳴者名蟱毋鄭樵云蟱毋蛪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與札異

山之燕者也 王寶仁云燕當爲藩據初學記引正月傳文改

蜮也者 傳本蜮上衍鳴字蜮也者下有長股也三字脫簡在二月有鳴倉庚傳黃氏模亦云然今正

王萯莠 月令注莠引作秀盧戴校本李本畢本從之今據改

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金作取荼莠解曰卽荼菜秀誤讀破句也顧炎武仍其破讀改訓爲茅秀與孔訓同洪曰茅必秀於七月四月無可取也荼卽七月灌荼之荼藿葦莠也薦藉也蔣席也七月傳云荼藿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彼蔣卽此蔣也褚者貯也荼之貯在七月荼之用在四月緻云取者謂取之於貯荼之室非於野也於野不言取也是也吳仁傑訓荼苦菜而於薦蔣不屬刪去蔣字李

調元改蔣爲將言將以爲君薦任兆麟云櫝苦茶巢可煮羹飲薦進也蔣菰蔣雕蓢茭米也可作飯蔣水物用荼飲以滑之今案食醫內則有菰食不閒用茶諸說非也說文蔣菰也僅約當編蔣織箔注云蔣菰蒲草也桂馥曰編蔣謂作席韓非子十過篇夏禹蔣席頗緣廣志菰以爲席溫於蒲爾雅薦黍蓬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蔣薦一聲之轉薦荐借字說文荐席也傳本爲上脫以字

莠幽 幽葽同聲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幽卽小正之幽鮑彪注云莠禾下草幽言其色茂誤解幽字廣雅云葽莠也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芧萯蒹葽郭璞注云葽莠屬引詩四月秀葽御覽引韋曜毛詩答雜問云甫田維莠今之狗尾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葽狗尾草也是葽與莠同類戰國策幽卽葽字幽莠二物洪頤煊王寶仁並謂莠草始幽茂也皆沿彪注之誤但本書秀幽與詩秀葽相同皆指葽秀而言與國策幽莠是二物者不同宜改莠爲秀玉海經文脫此二字

越有大旱 金以幽字爲句疑此下有闕文誤讀破句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 闕本作始執駒脫也字朱子本脫執駒也三字張本黃本盧戴校本畢本李本毋也下增陟升也三字

參也者伐星也 傳本云舊注伐一作牧今謂傳不言大戴作牧則集賢本作伐不作牧可知秦本仍作牧誤

浮游有殷 朱養純沈泰鄭玫秦蕙田皆作蜉蝣詩蜉蝣正義爾雅釋蟲疏藝文類聚九十七蟲豸部引並同

浮游者渠略也 詩正義爾雅疏引無者字

稱有何也有見也 埤雅引作言有有見也

鴂則鳴鴂者百鷯也 傳云大戴闕本鴂作鳩以下文攷之當作鴂鴂讀爲鵙百讀爲伯鷯讀爲勞皆借字說文鵙伯勞也

其不辜之時也 沈泰本辜作事誤

時有養日 養讀爲永說文永長也段玉裁云古永音同養又通兼

有養日云也 戴校從方本傳本合訂作時有養日云也今據增

乃瓜 傳本作乃衣瓜云舊注一作乃衣衣王廷相蔡德晉洪震煊並據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以證衣瓜之義不知衣與巾不同未可附會以成其失也初學記二十八果木部正引作乃瓜案衣字從二月傳禪單衣也中脫簡在此今補正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初學記引急作治食瓜下無也字白帖爾雅翼事類賦並引作治瓜畢本從傳作瓜者無也字

妟蜩鳴妟蜩也者五采具 爾雅郭注引此作蝘蜩者五彩具初學記三歲時部引同妟古文蝘省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孔以此九字列爲經非也雷學洪曰此九字乃申釋之詞與經文絕不類當在下傳匽也下爲傳文傅氏未能校正誤列爲經朱子從之故諸家皆沿其謬也自匽之興至入而不見也八十字皆唐蜩鳴下傳文此卽公羊釋經而自申其說之例今據更正

啟灌藍蓼 齊民要術五引作洛藋蘭蓼埤雅十七引經在蓄蘭下作灌沐藍蓼與諸本異孔以藍蓼爲二物與金氏黃氏洪氏說同今案李調元箋謂此藍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介染碧槐藍如槐染青此言藍蓼卽蓼藍也郝懿行曰蓼藍葉華實皆似蓼影宋本爾雅圖正如此

灌者聚生者也 傳本作灌也者以上文例之也字衍聚讀爲冣詩集于灌木毛傳曰灌木冣木也冣積也从冖取才句反音義同聚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上冣一作聚張釋之馮唐列傳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漢書聚作冣公羊傳曰會猶冣也何云冣之言聚禮樂記會以聚眾注云聚或爲最最亦冣之誤聚冣古蓋通借盧本改藂畢本改叢皆非灌之古訓埤雅引作灌澆灌也沐剃也與傳異

鳩爲鷹 詩魚麗正義引作鳩化爲鷹禮正義引同今案鷹則爲鳩傳說此經祇鳩爲鷹三字

唐蜩鳴 詩七月正義爾雅釋蟲郭注引唐作螗

唐蜩者匽也 今依雷說移上傳匽之興至入而不見也八十字於此下集賢本入誤人闕本伏也者作伏者

初昏大火中 宋書厤志引無初字玉海經文此下有種黍菽糜四字盧本秦本畢本孫本李本俱增糜畢孫作穈王念孫曰糜者粥也與種字義不相屬此下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改糜爲穈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穈蓋穈字从黍乃黍屬之不黏者言黍則穈在其中或又改穈爲維穈維芑之穈尤非也穈音門乃赤苗嘉穀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今案王說是也孔刪之非是張爾岐云菽作叔取也穈作麋鹿之麋周禮夏獻麋王寶仁云穈又作虋朱駿聲讀爲蘪蕪茝也皆非

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糜字衍文刪孔謂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菽糜上增食字解之未安洪程以菽糜爲經時也爲傳時也二字亦不辭

蓄蘭爲沐浴也 藝文類聚四歲時部引夏小正云此日蓄採眾藥以蠲除毒氣又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初學記四歲時部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太平御覽三十一時序部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白六帖四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以蘭湯爲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歲華麗紀二引大戴禮云午日以蘭湯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蓋皆引此處傳文而今本脫之臧琳曰當從杜公瞻荊楚歲時紀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變理陰陽之事今據增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十字於爲沐浴也下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傳本及玉海經

文無萩靡二字孔本以萩靡爲一事非也黃說亦未安戴校本以改已時是二字互移汪本又言之下刪時字戴云矩當爲巨大也經不復著種黍而詳記萩靡夏時以萩爲靡乃時所食之大關盧本孫本作短閔或云當作豆鬻畢沅王引之俱從或說王寶仁云短閔當爲短閔洪云短閔言是時食穀短少故閔而記之今案諸說皆强解不辭不得傳意莊述祖曰當作是食豆緜而記之緜連也是也上經已言種萩而傳又言萩靡者以萩靡與煮梅皆是桓實故緜而記之已以通字時字涉上傳種黍萩時也之時而衍豆桓借字今從莊說訂正作萩靡以在經中句又言之何也句是食豆句緜而記之句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傳云戴禮脫大字是集賢本作夫卿也梁玉繩曰古者游牝于牧合君卿之馬在一處及生駒則君須之大夫卿士各有等數是也夫婦二字誤汪本孫本畢本皆改從傅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此句通爲一句孔讀之絕句非也傳云闕本自是食短以下至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

校正大戴記補注二　十八

斗柄正在上闕云柄一作杓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傳本脫用字戴校本畢本秦本在俱作正今據改小正三記斗柄彼言縣在下所以著參之中此言正在上所以著尾之中傳以經不言尾中故據五月心中相較以見斗柄之不當心而當尾也依尾聲同故尾一名依

桃也者杝桃也任本杝作榹據改

諱煞之辭也故言㩻云盧戴校本煞改殺戴氏文集曰通解止作㩻云於古人文體尤合王校聚珍本則仍增故言二字

莠雚葦盧戴校本畢本莠改秀今從之下同

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一切經音義十七引作葦未秀則不爲雚秀已後爲雚又卷十二引作葦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

狸子肇肆傳本脫肇肆二字與經文不合

其或曰盧戴並曰其字衍文汪本刪其字今案夏小正傳中或曰上皆無其字其字明涉上其字而衍孔曲爲之說

湟潦生苹傳云苹當作萍同字集賢本苹下衍也字

有湟然後有潦傳云舊注潦一作潢

有潦而後有苹草也戴校從傅本刪上有字集賢本苹誤苹

爽死爽也者猶疏也此傳不得其解孔曲爲之說也趙章程謂爽明疏通明死澌盡也明盡郎晦謂陽消陰長黃叔琳謂爽省夏枯之屬朱駿聲謂爽或作靡月令靡草死一曰爽涼風死作起洪震煊謂爽當爲來來萊省萊猶草一名蓨蓨省作猶程鴻謨謂廣雅爽滅也是時錄因而滅貸之疏亦滅意汪錫洛謂死當爲妏妏美女也疏妏而遠之猶月令禁書欲徐世傳謂爽爽鳩時多殺鳥取其死者以祭因名爽死皆不得其解而意爲之說

校正大戴記補注二　十九

芔莠盧本畢本俱改苹爲芔與說文爾雅合莠盧戴校本畢本改秀今從之

漢天漢也太平御覽百八十四居處部陸士衡擬古詩注亦引作漢天漢也戴校從之盧本秦本畢本俱從傳作漢也者天河也御覽八天部引作漢天河也今從傳本及御覽合訂作漢也者天漢也

案戶也者直戶也通志堂刻傳本戶下衍漢字閣本無月賦注引作案戶直戶也擬古詩注引作漢案戶者直戶也御覽居處部引作案戶者直戶也戶下皆無漢字

言正南北也傳云舊注南或作爲集賢本作爲御覽天部引作言直南北也居處部引作言正南北也埤雅引作案戶者言正南也皆不作爲史記龜筴傳漢正南北與此文同

蟬也者蝭蠑也傳本作蟬鳴也者盧本畢本作寒蟬也者王念孫曰增寒字是此釋寒蟬非釋蟬也司馬彪注莊子曰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蝭蟧即蝭蠑蝭蠑即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

之唐蜩乎今據增

初昏織女正東鄉文選擬古詩注引作正東而向而字衍此下依王賓仁說增織女星名也五字誤脫在十月傳末

灌荼灌聚也傳本脫灌荼二字聚讀爲冣盧本注本李本改藂畢本改叢皆非

荼萑葦之莠盧戴校本畢本莠俱改秀今從之

爲蔣楮之也楮盧戴校本畢本改褚今從之與四月傳一律張爾岐云以棉絮衣曰褚段作將褚云各本蔣字誤褚之者裝衣也李作將云將畜之以爲蠶曲王賓仁云蔣疑作薄蠶曲也今案洪云蔣即四月取荼傳爲君薦蔣之蔣是也爲將褚之蓋褚之於室備次年編爲將席非若孔說以蘆花著之衲中也

萑末莠爲葵葦末秀爲蘆宋本大戴秀俱作莠此處獨作秀字則知凡從艸者皆後人妄

加也幸有此二秀字未改可證孔本反改秀爲莠以就他處之誤失之

斗柄縣在下則旦今從孔注說移八月參中則旦於斗柄縣在下上刪複衍則旦二字

剝瓜畜瓜之時也戴校從傳本剝瓜下增剝瓜也者四字今從之初學記二十八果木部引作剝瓜蓄瓜時也

玄校日本柏木探古唐寫本玉篇零卷內糸部絞下引大戴禮夏小正校作絞據此則唐以前本作絞後人傳寫誤作校耳孔讀校爲絞謂禮有絞衣野王於絞下亦引儀禮以證之孔注頗與暗合姜兆錫儀禮內外編讀經文迹下元校剝句棗栗零句誤讀

玄也者黑也集賢本玄誤立

校也者若綠色然畢本洪本程本俱從傳綠作緑日本玉篇零卷引作綠綠字是

零也者降也傳本作零也者降脫下也字

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農桑輯要引作粟零而取之不言剝之約舉傳文

丹鳥羞白鳥禮記月令注引在九月歲華麗紀三引同孔穎達曰鄭所見本異也丹鳥劉作君鳥任啟運禮記章句云君鳥螢也陸佃云羣鳥丹鳥也君羣通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傳本白鳥下無者字初學記三十鳥部御覽九百四十九蟲豸部引此二者並有也字與月令注引同爾雅翼釋蟲四引作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歲華麗紀三引作羞遺也白鳥蚊蚋也

其謂之鳥者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其謂之鳥者盧本秦本畢本孫本俱從傳作其謂之鳥何也戴校本增者何二字今案此與正月傳其與之獸何也句法正同今從傳本

重其養者也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重其養也脫者字

有翼者爲鳥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凡有翼者爲鳥今據增凡字

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關本脫進也之也爾雅翼引脫羞也之也今案此傳文疑倒亂以文義觀之當作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重其養者也

辰也者星也宋子本作辰也者謂星也與傳本同程榮本沈泰本星作心畢本孫本李本從之與盧本亦同今案孔注謂改心爲非是矣然但以星字釋之亦不合小正全書之例王念孫曰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戴校本作辰也者房星也是也御覽二十五時序部引辰則伏注云辰房星初學記三歲時部引亦注云辰房星蓋本傳文今據增

伏也者集賢本伏下衍見字

鹿人從者從羣也傳本疊鹿人從三字云集賢本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羣也盧戴校本秦本孫本雷本並從傳今案戴傳之例皆複舉經文疊之是也洪曰從羣也三字通爲一句讀此訓人從爲從羣也人讀如方言人兮之人亦如禮注相人偶義最古孔謂鹿人疑當作鹿從此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也汪本作鹿人從從者從羣也畢本作鹿人從從羣也並非

故記從不記離集賢本故作所以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洪曰幽古文⿸鹿幽省與麀同說文云麀牝鹿也或作⿸鹿幽幽聲今案君子之居句幽也不言句言小正所以記從不記離者以君子所居之地不言偶牝之事耳孔注幽字未的

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傳本於內

校正大戴記補注二　三十二

上衍放字盧戴校本畢本刪人從二字今案上既重出鹿人從三字則此處不應複舉戴校是也據刪

參中則旦此四字脫簡移在七月傳斗柄縣在下上大衍引作參中則曙

內火也者大火盧校云此有一也字

遰往也埤雅引遰往也下有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十字毛詩陸疏廣要亦引之今據補

主夫出火洪云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記絕止人縱火在諸蟄之前今謂此與主設罝罟之主同義皆謂主止也傳云夫當作火金本改火云此節當作內火任氏移在三月云周禮司爟季春出火並非

陟升也闕本升誤并

玄鳥者傳本作玄鳥也者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傳本作熊羆豹貉鼶鼬則穴云集賢本貉作貃穴作大孫本從傳今案傳本貊爲狛字之誤說文狛如狼善驅羊貃爲貉之俗體說文貉北方貉豸種也應作狛貉者是廣雅通志畧引俱作鼶鼬與爾雅注引同

若蟄而玉海以此三字作經語張爾岐以若蟄二字作經語云而字羨永樂大典作言蟄也戴校本洪本從之秦本作若蟄也盧本李本作穴也者言蟄也今案盧校是據訂正孔注大謬汪文臺亦云孔說不可用

榮鞠盧本秦本孫本李本此下俱從朱子增樹麥二字今從之孔說非也傳本經文有此二字玉海經文作鞠榮而植麥傳文亦應複舉

王始裘者何也傳本朱子本疊王始裘三字盧戴校本秦本畢本孫本從之今據增

辰繫于日玉海及通鑑前編經文皆無此四字傳本傳文有經文亦無朱子本經傳皆有莊云以月令季秋日在房證之辰即房繫日即日在也

校正大戴記補注二　三十三

雀入于海爲蛤呂紀引雀作爵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李本亦無後字與盧本同二月傳善其祭而後食之句法與此相儷無後字非

初昏南門見孔謂初昏一事南門見又一事非也王引之孫念祖並曰小正言初昏者五皆謂日入以後不應自亂其例秦蕙田戴震汪中汪照皆謂初昏二字衍大衍厤議曰十月日纏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小正多脫簡傳中星名也三字當在四月昴則昏見下觀初學記所引可知若洪說一星而兩釋也今從盧見曾徐發湯球說移初昏二字於下文織女正北鄉上移則旦二字於此文南門見下則皆合矣

南門者星名也星名也三字脫簡據初學記所引刪正

黒鳥浴者何也俞樾曰浴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也習數飛也俗習雙聲故以俗代習今案通志畧伯益佐秦有養鳥獸之功賜氏鳥俗據史記本紀秦本紀大費生大廉實鳥俗氏索隱云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鳥俗氏鄭樵以俗爲浴殆與此同歟孔本鳥作鳥誤不暑黒鳥浴三字亦誤盧戴校本畢本俱依傳今據增訂

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盧戴校本畢本俱依傳鳥下增也字今從之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傳本者長二字誤倒朱子本同傳特以若時有養夜四字盧戴校本秦本孫本畢本李本俱以若日之長也住句今案雷校以元爲夜字之譌觀王海經文作時有養元雉入於淮爲蜄則元爲夜字之譌無疑傳本誤移傳末改云字今據刪正

雉入于淮爲蜄玉海本朱子本盧本戴本秦本李本孫本雉上有玄字今案埶文類聚九十七蟲豸部引作十一月雉入于淮爲蜃無玄字傳本正如此作雷云左傳杜注謂此蜃者是鷕雉乃丹鳥也其言

必有所本據是則雉不得稱元元乃夜字之譌屬上經爲句大戴誤脫於上傳末傳本遂改云字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玉海無則旦二字王懋竑陳懋齡並云女在斗下旦不應見或是昏見文有錯湯球云宜從盧見曾說移上文初昏二字於此文織女正北鄉上移此文則旦二字於上文南門見下今據訂正

織女星名也王寶仁云此五字七月傳文今正

十有一月集賢本脫有字

狩者言王之時田戴校本狩上增王字田下增也字盧本畢本祗增下也字今從盧校

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戴氏文集曰下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嗇人不從聚珍本弗行下注云此下有脫文以於時月也八字另爲經注本同孔蓋從其誤也今案王海以萬物不通四字爲經文則於時月也屬上爲傳可知說文田夫謂之嗇夫司空之屬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不從王狩農務未畢也王二之日其同則纘武功而無不從矣豳風言載纘載始也始自二日則十一月不行可知故曰不言從者弗行於時月也時是通言不從者惟是月不行也讀傳意承上王狩陳筋革而言原無脫簡謬誤孔氏誤讀破句故於王時月也四字無所屬而謂連下萬物不通爲一事凡小正經文字皆作于傳文皆作於惟越于字作于尊古訓也此亦作於則爲傳文益信戴校本畢本秦本改作于誤盧本畢本孫本以於時月也爲傳是矣至以萬物不通亦爲傳則非本盧云弗行當作不從狩也亦誤讀破句今以於時月也屬上連讀爲傳依王海以萬物不通四字爲複舉經文秦本正如此作

隕麋角隕墜也傳本麋誤麋玉海同禮月令正義引作麋角隕墜山井鼎云宋板禮記作麋角隕墜

陽氣至始動王引之曰當作陽始動至字衍今謂此至字當在二月昆小蟲傳是動而後著上脫簡於此或曰始當爲是

皆蒙蒙符矣符讀爲孚律書曰萬物剖符甲而出符音孚孔謂符驗也非

記時焉爾集賢本衍一時字

鳴弋弋讀爲鳶鳶鷙鳥也即鳶鵠也詩匪鶉匪鳶正義鳶作鷂引孟康曰鷂大雕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是鳶鷂即鳶字金曰今雪霜風之晨則鳶鳴畢曰周書大雪之日則鷂鳴鷂廣雅作鶡鴠同音鶡鳶皆今字畢改弋爲隿說文隿繳射飛鳥也與鳴字義不合洪云弋爲巂聲之轉子規鳥今案說文巂周燕也爲正訓子規爲別訓不可以弋爲巂

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傳本無者字

元駒賁埤雅引作元駒賁金云古文小正作騊駒賁劉謂元駒始獻馬也任謂賁墳同墳封以大防也與傳義不合

元駒也者螘也關本螘作蟻駒下無也字埶文類聚引同闕

賓者何也藝文類聚引脫何也二字

納卵蒜或云此記納卵耳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引括地圖又博物志抱朴子並云夏后氏始食卵臧琳疑爲納韭卵農人收韭子納之以供祭祀今謂傳言本如卵者也則卵指蒜言猶鄭注內則卵醬之義卵大也孔謂卵小蒜亦非玉海經文脫卵字

梁者主設罛罟者也主讀如以時縱火之主入納也梁留也此月冰澤腹堅不可以漁故虞人納此曲梁主止罟罛以待明春之用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注引月令孟春證之是也孔注誤解罶謂疑是二月經文周末傳本已在是故呂覽本之謂季冬之月漁師始漁亦誤解入梁爲入澤梁也王引之云梁者二字衍文據刪傳本罟罛二字誤倒

隕麋角傳云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失之矣洪云傳說非也月令正義引此經不以爲傳失畢沅謂經重記之傳亦重解之是也

蓋陽氣旦睹也通志堂刻傳本作且睹閣本作且睹秦本盧戴校本畢本並作且睹且者重釋之義王引之謂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勤至十二月之末陽氣更著故曰陽氣且睹今據訂正此下各本脫雞始乳三字據鄭注乾鑿度引增任本程本附此程曰此郎月令季冬雞乳也

凡二千四百七十字補　今校定凡二千五百三十六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二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三

王樹枏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譚本新書正作三十他刻皆作二十與漢書同

何殷周有道之長譚本新書句末衍也字

太子乃生固舉之禮戴校本作太子適生因舉以禮云各本作太子及生固舉之禮漢書賈誼傳作太子迺生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參據改正汪本同今案乃迺同字固必也謂太子初生必舉以禮也與下文固明孝仁禮義之固正同王本作固舉以禮是但謂固爲固已之固則非也明蔡文範一本正作固舉以禮盧文弨校新書同鮑校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引作因舉之禮譌

有司參夙興端冕戴校本據李彪傳所引作有司齊肅端冕王念孫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肅同古書齊字作亝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即齊肅說文夙早敬也

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齊肅端統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並同洪頤煊曰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男女夙興沐浴三參同字盧本當作參字據注參下當有脫字今案見之南郊乃初生之禮未及三月也蓋盧所據本已誤參故注以三月當之僞以王校爲是汪本作有司亝肅端冕盧本作有司亝夙興端冕亦云興字後人所加

見之天也漢書賈誼傳盧校新書之皆作于太平御覽引同今據改

參職謂三月朝也戴校本參職改齊肅王念孫曰夙字本作夙因譌而爲職蔡本盧本作亝夙今據正

過闕則下戴校本闕作闕漢書新書及太平御覽所引並同據改

逕闕則下戴校本作逕闕故下云逕各本訛作遂據儀禮經傳通解改正今從之

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戴本汪本據漢書新書改以爲已蔡本亦作已以已通字太平御覽引時誤作則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漢書無周字

傅傅其德義戴校本亦作其太平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傅傅之德義也今從盧改其爲之

師導之教順漢書新書導俱作道順蔡本正作訓與漢書新書合據改

師主於訓道傅卽受而述之蔡本盧戴校本道作導據改與正文一律卽戴校作則

此三公之職也新書無此字

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各本作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稱今尙書說古

尙書說是其證汪校從文集之說聚珍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義與此同段玉裁校戴集說與孔同不以文字爲衍

是與太子宴者也盧校新書作是與太子燕者也無居字建本潭本太子訛作天子

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賢聖戴校本作聖賢誤倒

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爲先也盧本成事下多大概二字非是言成王幼穉周公居攝據其成事同於太子文義甚明高安本作而始末詳爲敘之與諸本不同今案取字當是耳字屬上讀形近致訛

故孩提潭本新書亦作故迺孩提有識與漢書同宜據補迺字迺與太子乃生之乃同乃初也故乃生新書作初生其義同也故迺孩提者故初孩提也故者申事之詞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漢書新書導竝作道無也字孔注以固爲固己之固譏盧君以故孩提絕句爲誤非也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乎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竝曰固必也故迺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者謂故始孩提三公三少必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觀漢書新書以故迺孩提有識絕句則知此不應連讀

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此注諸本皆在故孩提下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新書端上有之字比作皆形誤盧校新書刪皆字

孝弟閑博有道術者王念孫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官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今案蔡本閑作閎閎廣大也當是閎字

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漢書新書無之字

故太子乃目見正事戴校本目作日日字是據改漢書作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新書作故太

子初生而見正事

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王念孫曰兩視字後人妄加左右前後皆太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據王說刪句末漢書新書竝有也字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戴校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王本汪本同今據戴校增入程榮本新書作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建本脫不能毋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與大戴本脫同

故擇其所嗜漢書作耆師古曰耆讀爲嗜

少成若性戴校本性上增天字盧本王本同今據增

習貫之為常汪本據新書改之為常爲如自然王念孫曰習貫之為常本作習貫如自然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為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與性為韻貫與然為韻習貫二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為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今據王說改

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此新書作是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當為好字形之誤新書正作好孔引顏注妃色妃匹之色非也盧文弨校新書曰知好色之語乃約畧其年歲之所至耳如孟子論人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議賈子知好色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爾輕誚王引之亦云據王本改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蔡本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戴校本據

校正大戴記補注三　四

漢書新書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汪同戴校宮不改官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學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太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今據改正

如恩相及矣戴汪校本如作而

如民不誣矣戴汪校本如作而

則聖智在位潭本新書聖智作賢智

而功不匱矣汪本據漢書新書改匱為遺王念孫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尙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草書遺字作[illegible]形與匱相似因譌為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今據改

而下不踰矣漢書作隃師古曰隃與踰同

及四郊之學也蔡本無也字

夏物盛小大殊盧戴校本竝作咸誤夏物盛句小大殊句

退習而端於太傅汪本據漢書新書改端為攻今案盧注正於三公之正字正釋端字改攻非是

而達其不及汪本據漢書新書改達為匡洪頤煊曰達當讀作撻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下文則有司過之史盧注太子齒於學有榎楚之威亦謂撻也

而理道得矣盧校新書據沈本改理為治諸本皆作理與戴同

成王學並正於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蔡本盧本正於二字倒各

校正大戴記補注三　五

本此注皆在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下

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蔡本緝作輯戴汪校本改輯緝形音之訛宜據改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則有司過之史盧校新書作則有司直之史云司直別本作司過與本書同

有虧膳之宰蔡本虧作徹汪本改徹盧校新書作虧云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今案藝文類聚四十禮部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五百四十禮儀部竝引大戴作虧

過書而宰徹去膳王念孫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加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竝引作徹其膳今據王說改

夫膳宰之義戴校本刪夫膳二字云從方本及太平御覽所引今據刪正

於是有進善之旍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引旍作旌與漢書新書同

有誹謗之木 太平御覽引無有字下句同新書有

堯設之使書政之僭失也 戴本盧本作堯置之使書政之僭失也上下注文皆是置字宜改置僭字亦宜改憯憯與愆同

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盧本諫下脫者字

鼓夜誦詩 漢書作瞽史誦詩王念孫漢書雜志曰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大戴禮作瞽夜誦詩是也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矣今案盧注云夜史爲字誤者謂史爲誤字不從賈誼之說也瞽鼓字通瞽叟古今人表作鼓叟是其證注謂瞽與鼓聲誤則非

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 戴校本刪敢諫之鼓四字刪之是涉上正文而衍

工誦正諫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正爲箴箴正聲誤今據改此下宜增大夫進諫四字王念孫曰亦謂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證賈子漢書並作大夫進謀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卽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今案盧氏當是合注工誦箴諫大夫進諫二句

大夫諫足之義使於瞽史 足當爲進字形之誤諫進當爲進諫誤倒耳使當爲後亦字形之誤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也聚珍本作大夫諫之以義後于瞽史注本王本同蔡本盧本作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今皆不從

故切而不攖 汪本改攖爲愜

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新書所以上有之字宜增與上文一例

祭月西坎 蔡本盧本坎作壇

以別內外 盧本作所以別內外蔡本作故以

所以明有別也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敬王念孫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並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並作所以明有敬也今據王說改

教天下之臣也 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臣爲別非是

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合聲 盧本二仲字皆作中蔡本上作中下作仲

教天下之子也 盧戴本子作孝

步中采茨 盧校新書作薺師古注漢書曰齊字或作薺又作茨

車亦應樂節 各本作聲節戴本汪本皆同孔

教天下儀也 戴校本據大典儀上增之字今據補

於禽獸 漢書作其於禽獸新書作其於禽獸也

見其聲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 盧校新書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與程榮本異忍字是食與嘗複據盧校改

玉繅曰 汪本繅改藻繅藻同字儀禮聘禮圭與繅皆九十注云古文或作藻

謂俎豆傳列及嗜之等 嗜戴本盧本俱改食據正

徹以樂 徹建本新書作飲潭本作收別本作徹與本書同

失孝敬禮樂之度也 諸本此注在是天子不得爲非也下

是天子不得爲非也 新書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與本書同

明堂之位曰 戴校云位當作禮與上所引學禮皆古禮遺篇盧說同汪中曰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多聞而道愼 盧刻新書作道順云別本作愼古文順作愼形近致譌太平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多聞而順道順道是言多聞而順於道也與上篤仁而好學句正相儷今據御覽改

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 新書作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下字誤下文皆作天天子與此正一例

太平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道者導天子之道

誠立而敢斷 建潭本新書作敦斷別本作敢與本書同教字形譌

言能忠誠自立 諸本自皆作有形誤盧本及舊本此注在是太公也下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 新書充作輔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 盧校新書作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玩也上宜增者字與下文一例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 新書二弼字皆作拂

博聞強記 汪本據新書聞下增而字是與上下文句法皆一例傳寫脫耳盧校新書無而字非

接給而善對者 新書接作捷

殷周之前以長久者 戴校從方本前作所汪本王本同新書正作所據改

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盧校云天子漢書作太子以本書爲是下竝同汪本初改太子後又

改作天從盧說也王念孫曰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天子皆當作太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太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乃承上成王爲太子有三公三少以論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太子是其明證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所說皆教太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之德至太史之任也於賈子爲傅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之今案蔡本正作太子下文言趙高傅胡亥之事亦指爲太子時言觀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之語可知正與殷周相反王說是也據正漢書其上有目字

及秦不然 新書漢書秦下有而字

所倚者告得也 汪本改得爲訐汪喜孫曰案盧注則得字北周時已誤

趙高官者秦中車府令 盧本脫中字此注各本在故趙高傅胡亥下孔蓋以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作一句讀

則夷人三族也 新書漢書三族上有之字

明日射人 漢書明上有而字盧校新書與本書同汪本增而字

深爲計者 汪本據新書爲下增之字非是疑爲字衍漢書正作深計深計與忠諫對文宜刪

謂之訞誣 汪本據新書漢書改訞言訞誣與誹謗對文改之非是

豈胡亥之性惡哉 漢書豈下有惟字

彼其所以習導 汪本據新書導下增之者二字漢書作彼其所以導之者無習字

非其治故也 新書作非理故也治理同義荀子修身篇少而理曰治

不習爲吏如視已事 盧校新書作不習爲史而視已事云潭本作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大戴史亦作吏今案吏字是盧校非也戴本汪本如俱作而

前車覆後車誡 盧校新書作前車覆而後車戒云潭本無而字

夫殷周所以長久者 所以上新書漢書俱有之字

然如不能從 戴汪校本如改而建本新書句末有者字漢書同宜據增

秦世所以亟絕者漢書秦世下有之字新書作秦之亟絕者

其轍迹可見也新書轍作軌

然而不辭者汪本辭改避王念孫曰辭當爲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漢書新書作避無者字

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盧校新書作後車又覆也此必字疑是又字之譌

夫存亡之敗戴校本敗改變盧校新書作反云别本作變沈本作故今案敗當爲故字形之誤

縣於天子天子之善蔡本二天字俱作太據改

心未疑而先教諭盧校新書作濫建本作疑與本書同

夫開於道術漢書無夫字

知義理之指王念孫漢書雜志曰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删去理字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竝作知義理之指近時盧紹弓作知義之指又删理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三　十

若夫服習積貫漢書新書夫作其

則左右已已上宜據漢書增而字新書作則左右而已矣

嗜慾不異漢書作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

及其長而成俗也漢書無也字

絫數譯而不能相通汪校亦從戴本改參爲絫盧亦云參疑當作絫形近而誤相字劉本無别本有新書正作絫數譯而不能相通

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新書作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盧校新書删上者字王念孫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雖死而不相爲六字連讀盧注非盡從新書漢書說也

猶不相救爲者蔡本盧戴校本救作放放字是據改

皆未習使之然也未蔡本作夫盧戴校本作教教字是據改

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王本删左右正三字天子改太子觀盧注引孟子則所見本已誤天今從王校蔡本二天字正作太

萬民賴之萬盧本改兆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戴校本論改論汪校本據新書不論下增於字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不論於今從汪校

不知君國畜民之道戴盧校本俱作國君汾舊本之誤汪本畜作子不知所據

校正大戴記補注三　十一

不閑於威儀之數新書閑作僩鮑校御覽引無於字

詩書禮樂無經鮑校御覽引無詩書二字

學業不法鮑校御覽引同與新書異

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新書是作此下同御覽引作是

不中於制獄戴汪校本制改刑

不誠於戎事御覽引無此句

鄰愛於疏遠卑賤鄰戴校本改遴鄰遴形聲之譌今從戴改新書作吝授吝吝同字

不能懲忿窒慾新書窒作忘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之戴汪校本亦改之爲其御覽引作

進退節度無禮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進退升降不以禮盧校新書作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

禮今案宜從盧注或說作郎席

升降揖讓無容　盧校新書升作登

周旋俯仰視瞻無儀　御覽引作俯仰周旋無節新書作規瞻俯仰周旋無節

安顧咳唾　戴汪校本安改妄今據正

趨行不得　汪本得改德得德同字盧校新書作趨行云建本下有得字別本又作不德

趨或為走　走當為促字之誤謂促行也

隱琴瑟　汪校本作隱琴肆瑟據盧注則本書無肆字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其御覽引作之

天子宴瞻其學　汪本作天子燕辟廢其學王引之曰宴瞻其學當作宴業說其學續漢書百官志通典職官二引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燕與宴通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業宴業即居業也說與反同義宴業說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說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而譌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雖反與說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案洪頤煊謂瞻當從耳作瞻宴瞻即燕耽與燕辟義近下脫廢字今謂洪義長當作宴瞻廢其學

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　各本習下有之字孔與戴校同

不知已諾之正　洪頤煊曰文王官人篇已諾無斷已止也諾許也謂止其所當止許其所當許斯為正也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　傳汪本作不博不習博字是與簡聞小誦相反王念孫亦謂傳與傳皆博之譌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不博則簡聞矣不習則少誦矣盧校新書作倜問小誦之不博不習云倜問別本作簡聞

冠帶衣服不以制　新書作衣服冠帶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戴汪本刪縱字盧校云縱字疑衍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王念孫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傳寫者以一美字譌為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弄郎美之誤字買子作雜綵從美從郎縱之借字今從王說改正

賦與集讓不以節　孔注集當為譙盡從通解之說汪本改譙是也盧校新書作譙云當作譙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孔注云凡此上新書有小行小禮小義小道不從少師之教十四字今案新書無不從少師之教句盧校云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孔注不知據何本

安如易　如戴汪校本改而

過於樂也　孔蓋據通解改盧本仍作湛以樂戴本作湛以樂也今案以當為亦湛為嫥之借字說文嫥樂也此文應作湛亦樂也

食肉而餕　王念孫曰餕當為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餕則義不可通飽餕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餕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今從王校

飽而強　盧校新書作飽而彊食此書彊當為彊涉注文而譌據新書改

強猶強也　戴校本作強勉強也戴氏文集曰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汪本從文集之說今案皆非也上強當為彊彊猶強也後人誤據注文改經而上彊字遂亦譌作強矣

饑而惏　盧校新書云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惏作餕建本作饑字書無餕字或二字說合今案惏宜作餕與飽而彊對文皆不節飲食之過今觀注文蓋北周時已誤作惏矣

暑而喝　戴汪本亦改渴為喝新書正作暍

寒而嗽　盧校新書作慽云別本作嗽

暍傷暑也　戴本此注在暑而暍下各本脫

天子自爲開門戶　盧校新書作帝自爲開戶

亟顧環面　盧校新書作亟顧還面

御器之不舉不藏　盧校新書御器作器御藏作臧句首有而字

宴樂雅誦逆樂序　戴校本作迭注本作失此作逆與新書合盧校本新書誦作訟云潭本作頌與王念孫曰王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也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是其明證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太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太師爲工之長猶太史爲史之長不言太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太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

字遂與下太史所掌涸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太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盡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今案王說與孔注合盡北周時九字已脫故盧注云然

不知日月之時節　新書時節上有不字

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　注本作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王引之曰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是也又王制太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太史所掌故曰太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柔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太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正其本萬物理　新書本下有而字

差之千里　之新書作以

故君子慎始也　盧校新書無也字王謨本有

禮之冠婚　戴校本婚作昏

易之乾巛　新書作坤

素誠繁成　戴校本删誠繁二字云下云故曰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注校同

不敢婬暴　御覽五百四十禮儀部引作淫婬淫通字

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　盧校新書故下無曰字別本有御覽引大戴亦無曰字

各以其母　潭本新書作各由建本作各有盧校新書作各以云從大戴王謨本亦作以

謂居號斯言　戴校本作謂古有斯言今從戴校

故曰素成　建潭本新書無曰字別本有

藏之金匱　匱新書作櫝

一日青史子　戴校云此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今從戴說不歸注文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建潭本七月作十月誤盧校改正

宴室郟室次宴寢也　盧本作宴室郟室於宴寢也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作郟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聚珍本作郟室次于寢也注本據文集之說改案蔡本正作宴室郟室次宴寢也與孔本合

有子月震　震戴校本作辰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卽以三月就其側室　盧校比作以宴下無室字戴氏文集曰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注本從之卽戴注本俱作則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戴注校本亦改史爲師與文集之說同新書亦作師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本依新書改斗云斗即斗字舊本竝作升形近而誤王念孫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料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案說文斛挹也從斗臾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斛酒疏云案少牢云罍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罍料所以斛水則此爲尊料斛酒者也疏以料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又案此文云太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太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即此所謂斗矣今據盧本改正

太師齎者宗伯之屬師盧本作史誤

升所以斟升盧本作斗據改

謂逆序若淫聲盧校云逆疑當作迭見上文據彼而改此非是

則太宰倚升而言盧本升作斗據改

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新書作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潭本作待與本書同

組瑟倚升示不用升盧本作斗據改

下無取於墜墜建潭本新書作土別本作地

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盧校新書無中字云別本有

此所以養恩之道建潭本新書無此所以三字句末有也字恩字作隱別本作息盧校新書與本書同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王念孫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倘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傳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傳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爲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即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據以訂正今從王校

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戴校本作外舍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云各本脫外舍二字從永樂大典本補虎闈各本作庠門又于師字下保字上雜入庠門一作虎闈六字今案外舍二字王氏辨之據刪虎門二字是周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是也

見小節而踐小義戴校本踐作履誤尚書大傳正作踐

十五年入小學戴校本無年字

十八入大學者戴校本無者字

謂諸子姓晚成者戴盧校本姓俱作性誤

謂公卿已下蔡本脫已字戴校本作以

行則鳴珮玉戴汪校本珮改佩與新書合下同

升車則聞和鸞之聲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車部引升車上有王字

上有葱衡各本葱作雙

衡平也半璧曰璜各本載此注在下有雙璜下

衡在中牙在傍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衡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載注衡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黃氏說亦分衡牙爲二與此注同今案朱子蓋依鄭氏之說

玭珠以納其間 新書玭作蠙

納於衡璜衡牙之間 各本無衡牙二字戴氏文集曰通解之間上有衡牙二字聚珍本據增汪本同

玭亦作璸 此句疑係校書者語盧本用○以間之是也

古之為路車也 新書車作輿

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潭本新書作列宿諸本皆作列星

側聽則觀四時之運 盧校新書作四時之運云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與大戴同又建潭本運下有顙字亦衍

此巾車教之道也 王念孫曰巾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為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與教之道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 建潭本新書作周妃后別本作后妃與本書同任作妊

立而不跛 王念孫曰跛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蹕蹕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所引已誤作跛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今案汪本改跛與王校同據正

坐而不差 盧校新書云差與蹉同建本譌作詭或是跪字

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 盧校新書無兩而字云別本與大戴二句中間各有而字又罵作詈

古者婦人孕子之禮 戴氏文集云孕當作任校聚珍本仍作孕汪本從文集之說改任

立不蹕 各本無立不二字戴氏文集云蹕上脫立不二字聚珍本增汪本同今案蹕宜作蹕據段氏校列女傳改正

誦詩 戴氏文集云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聚珍本增令瞽二字汪本從文集之說今從聚珍本

如此則形容端正 戴氏文集云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聚珍本作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與文集說同今案增生子二字是平字疑是志字之譌戴校刪之非是汪本作生子形容端平字亦未校正

任子之時 戴校本任改孕

而後有與慮也 盧戴校本刪也字孔校與新書合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 新書作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

猶此觀之 猶戴汪校本作由

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盧校新書王作主云別本作立

而厚者增厚矣 各本厚者作廣者形誤字戴校本改厚與上句一律

尅石紀號 戴校本尅改刻尅通作刻尅剋通字

故白虎通 各本故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改故汪本同

固於恆蓄及繼體之君 戴校本固改周周字是據改

變墠為禪 戴校本禪下有者字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 新書無者字桀上有而字

紂以殷亡 新書紂上有而字

夫差以見禽於越 新書夫差上有而字以下有之字

文公以晉國霸 新書作文公以晉伯

劫而幽之 劫戴校本作刦盧校本作刼通字

威王以齊强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 盧校云威王乃威公之誤卽桓公也而注乃以爲田和孫似非也王引之據其說改威王爲桓公二字云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之盧注已誤盧校新書曰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今案威王乃威公之誤宜從盧本校語改王爲公戴校從盧說刪檀下臺字與孔本同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爲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今從王本增正新書強作彊弑作殺

檀臺名也 臺下脫一臺字據王本增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汪本亦增秦字新書有秦字

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 新書二世上有而字刺作掕

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 汪本刪而字是今從之

趙懼誅 戴校本作高懼誅趙下應脫高字

武靈王五十而弑沙邱 盧校新書弑下有於字建潭本脫武字

今在趙郡鍾臺之南也 戴盧校本作在今無也字

再爲義王 王念孫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曲說也再當爲爯爯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下文曰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又案玉篇爯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長子爯孝仲秋下旬碑爯卓然稱字竝作爯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爯亂稱字亦作爯今尚書中稱字無作爯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稱爲義主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今案王說是也諸校本皆沿盧注之誤秦本王作主

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 盧校新書無狄牙二字云別本有而字在身死上

七日辛巳 盧本作五日誤戴校改七

而削地復得 盧校新書無得字云別本有

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 汪本據新書得改任

强秦不敢闚兵阱陘 戴校本阱作井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汪校亦云周瞻卽唐雎形近而譌人字衍文盧校新書正作國獨立

安或爲隋 各本隋作隱誤戴本汪本俱作隋

秦破韓威魏 各本威作威誤戴校本改滅威滅同字

而隋陵君 各本隋作隱誤

周瞻唐雎之力 戴校本句末有也字據增

而昭王反復 建潭本新書作反復與此同盧校新書作復反汪本據改非是

請救於秦 各本脫於字孔從戴本增

閔王之于法章也 各本脫法字下同戴本汪本皆增

爲莒太史家庸齒去莒中齊亡臣 各本無家庸二字亡作三盧本作爲莒太史家庸夫莒中齊亡臣孔增家庸不刪齒去二字蓋從戴校也

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爲襄王也 各本此處作法章盧校本仍刪法字

王既立在於莒也 各本脫王字

襄王五年而田單以即墨之師舊本作襄王五年而卒田單以即墨之師盧戴校本移卒字於田單下是也今從盧戴

攻破燕軍各本無軍字

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盧校新書是作此無而字建潭本脫名安危三字

而務得賢臣新書臣作者

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盧校新書作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

而殷民從建潭本新書從誤徙

求以洛西之地各本地作田

自下上四方各本作上下

欲左左欲右右各本作欲左欲右戴氏文集曰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從之汪本亦重

言通感處遠戴校本作言感通之遠今不從

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建潭本新書頹舊冢作遺久處或改爲東久冢盧校新書與本書合說苑亦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

以其前爲慎於人也戴汪校本前改所慎改順蔡本前正作所順古文作愼形訛今從戴校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汪本異上增處字王念孫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與末見而相親對文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今據王說增補

相率而趨之也新書無也字

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建潭本新書無其字者字盧校據別本與本書同

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建潭本新書脫已而進之四字盧校據別本與本書同

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北走建本作趨潭本作走別本作北走與本書同

同聲於鮑也蔡本鮑下有叔字與新書同據增

是不能正君者蔡本者上有也生不能正君六字與新書合今據增

死不當成禮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蔡本禮誤死建潭本新書我作禮

而猶汝矣此注在篇末戴氏文集曰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汪本亦據移盧本仍在篇末云四字不當施於此處

日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建潭本新書脫日吾失三字句末亦脫之字盧校據別本增貴俱作進今案盧注云進之爲卿似正文作進不作貴

召迷子瑕而退之各本無之字盧云此下當有一之字案新書有之字與方本同

成禮復正室此注各本在史鰌之力也下

而貧子被髮陽狂髮下新書有而字盧校新書狂作佯羊陽通字

使其子嗣之蔡本嗣作世

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爲武王滅十二年本作十一年十三年本作十二年此後人據僞古文泰誓而改之者案甲子之事在夏正則爲文王十一年之十二月故書序史記皆云十一年而史記又云十二月也在商正爲文王十二年歲首之月故書序云一月戊午也在周正爲文王十二年歲首之第二月故紀年呂覽皆係之十二年而國語史記又謂之二月也盧注蓋據商正言之故謂紂屬之十二年劉歆三統厤據洪範十三祀一語遂臆度而以爲十三年不知陳範

之事在克商後二年史記之言可證僞孔襲劉歆之邪說而讀戴記者又襲僞孔之邪說以變亂注文是不可不辨

以齊至 戴汪校本作自齊魏至戴云各本自譌作以脫魏字今從方本王念孫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今據改

於是□□□□□□□□□□□□□以齊至者

昭王欲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

齊至之 各本作於是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有至者昭王欲脩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盧云此注文有外誤戴氏文集曰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聚珍本則作于是修先王之怨于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汪本從文集之說作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

魏趙興兵而攻齊今案此注宜從孔注及戴氏文集之說合訂作於是鄒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欲脩先君之怨於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與兵而攻齊

齊王地也 各本脫地字戴氏文集曰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聚珍本增注本同

去之鄒魯又不納焉 蔡本鄒作郢誤

燕支地計衆 戴汪校本支改度今從之

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如戴汪校本改而上下汪據新書增故字

支猶計也 支戴校改度今從之

不足以報也 戴盧本也俱作之

無宜治之民 戴校本宜改恆今據說苑正

明鏡者 新書鏡作鑑

夫知惡古之危亡 戴校本夫亦作今

不務襲迹於所以安存 盧校新書無以字王謨本有

見於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公共之也 各本脫見子孔據戴校本增公共戴校作公襄此節注文各本俱在章末

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 蔡本作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於當世存者乎汪本校同今據增

凡二章 新刪

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孔校共三千一百四十字今校定凡三千一百八十四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三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四

王樹枏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計其失 戴校本句末有也字與高安本同

省其身 戴校本句末有也字與高安本同

及時以行 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

難者弗辟 弗 文淵閣本作勿

唯義所在 戴校本唯作惟

日旦就業 羣書治要旦作且文選閒居賦注引此無日字

亦可謂守業矣 戴校本業作義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 周髀算經疏子曰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作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羣書治要無知作不知貴其能讓也作患其不能以讓也阮氏據魏本改王念孫曰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說苑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案下注云五者謂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不能以讓則此文貴爲患之譌能下脫以字無疑今從王本

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 王念孫曰貴不本作患其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今從王校

五者謂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 各本謂作爲爲謂通字孔從戴改也能以上脫不字今增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 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戴禮淺作孱阮元云說文孱迮也迮小乃博之反徐幹中論貴驗篇引微言而篤行之以爲孔子之言

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羣書治要兩必字皆作欲阮本據改今不從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悒悒下 閣本有也字汪本從之今增

言則爲人稱之 盧本稱作輔戴校本作誦

行則爲人安之 孔注云安疑守字之誤非也安習也呂覽樂成三世然後安之注云安習也言行則爲人所安習也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 憚憚下 閣本有也字汪本從之今增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 章學誠曰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何察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王念孫曰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illegible]人有善則揚之阮元曰上微幽也下微匿也三說皆非也微猶小也言君子不絕小善行自小而不小人也三微字皆一義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王引之曰盧以勿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惙惙矣若之何忽忽惙惙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 王念孫曰恐其及已謂恐不善之及已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其證今據刪馬氏繹史也作焉與諸本異

見惡思詬 羣書治要惡作難

故愚惑者朝忿忘身 戴氏文集曰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聚珍本依文集之說今據正

血氣勝則害身 害舊本作周古害字作周易說周鹽鐵論地廣篇驟不害智誤作周智與此正同

思唯可復 戴校本作無不可復文集之說同

以言不虛 戴校本以作已通字

類宜其年 年閣本作言阮云盧注引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周時盧所見本是年字閣本誤也

未問則不言 荀子大略篇作未問則不立楊倞注曰未嘗學問不敢立為議論郝懿行曰立當為言形近之譌楊倞說立非也

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汪本此下增道遠日益矣五字蓋據荀子今據增說見後

是故君子夙絕之 自財色遠之至此荀子大略篇作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且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 羣書治要趣作趨

疾其過而不補也 阮本補讀為遂遂古文鐩字形相近之譌也王引之曰余曩以補為古文遂字之誤非是補疑當為揜字形相似而誤揜者蓋也揜則冀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今案補字不誤補即彌縫之意與揜字同義不必改揜字

補謂改也 戴校本改作文疑文字模糊後人據下文補則不改句妄增已字汪本云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宋鈞亦同其說今從戴校

補則不改矣 盧文弨謂此句當作補則不復矣今玩文義與上句反正相背不可從

不說人之過 阮云說述也謂不揚人之過盧注釋為解說孔注謂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為之說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元案此取義太深非曾子本意也汪曰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

成人之美 羣書治要句上有而字阮本從之今據增

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 戴校本慎改順阮注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來者之事不能豫立由於不知戒慎往事今案來者不豫往者不慎與下二句去之不謗就之不賂皆兩義對舉阮氏申說非也孔謂慎為順亦非方言慎思也秦晉曰慎凡思之貌亦曰慎孔注謂豫為未來而推度之今謂慎為既往而思戀之即儒行所謂往者不悔來者不豫之意也字亦衍今刪

慎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 慎故二字衍據注本刪戴校本改下慎字為嗔今不從

以義去之 蔡本此注誤入正文

恭而不難 王引之曰難讀為戁爾雅曰戁動也又曰戁懼也商頌長發篇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太過而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戁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難亦讀為戁今案釋名戁憚也憚亦恐懼義與戁蓋通字

惠而不儉 王引之曰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儉讀為險廣雅曰陂險衺也凡人之慧黠者多詭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險行以徼倖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今案恭難安舒遜詔寬縱直徑皆相似而實相反之字阮謂尙儉者罕能惠也欲惠於人不能儉也獨以此句作反對之語與上下文義不合今從王讀

亦可謂知矣 閣本知作無私阮氏從之今不從

與其倨也寍句 汪本云句或敬字之脫誤非注明言句以喻敬則句非敬字明甚句屈也禮樂記句中鉤疏云謂大屈也倨過與句過恭義正相反

終身爲罪 羣書治要罪下有矣字阮本據增今從之

君子亂言而弗殖 汪本刪而字王念孫曰而字衍或它處錯入與孔注說同亂言弗殖與下文神言弗致眾信弗主靈言弗與句法皆一例今據刪弗閣本作勿

神言弗致也 阮校云明人本言下有而字因上文而字妄增王引之云也字亦衍今據刪

道遠日益云 馬氏繹史刪云字戴校從之汪校云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荀子大略篇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今案亂言弗殖五句一氣相承不宜間以道遠日益云五字今依汪本移在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改作矣

道遠日益積習之也 此注依正文移前

眾信弗主 信當爲言字之誤觀注言僉議所同不爲主可知眾言所同而已不爲主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信字涉下文不信不和而譌亂言弗殖神言弗致眾言弗主誣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五言字皆一律不應作信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四　五

靈言弗與 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云極知鬼神曰靈靈言與神言一義非是汪本從繹史作僉僉言與眾言一義亦非是戴本從方本改黔黔古陰字亦不似今案靈當爲誣字之誤集韻靈古作詈詈又同誣下文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注誣妄也誣言弗與君子不爲妄說所欺

不合忠信之道 元本合誤作台

君子不唱流言 戴氏文集云唱當作倡汪本據改禮緇衣大人不倡游言正作倡字阮注云游流古字通借今依文集訂正

無所親行 汪本云行當作信音之誤據改

好多而無定者 俞樾曰好多當作多言校者因舊言字而誤補好字下文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正承上三項而言今案多知博學皆是好多之弊再言好多則義與上無別矣俞說是也據改自多知而無親以下三句荀子大略篇同

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 戴氏文集曰殺當爲縩字形之譌聚珍本作多言者謂時事須縩也言雖多而皆慎今案煩殺二字疑須縩二字亦誤煩殺或是煩言之譌

好直而徑 阮本亦作徑諸本皆作徑

儉而好僿者 高安本僿作僿阮云僿字書無此字蓋盧注僿窒也之訓後因爛脫而顛倒之閣本作塞音亦僿之半字且據此可知宋以前本作僿也史記高祖本紀贊救僿莫若以忠僿字之義可見王念孫曰儉而好僿本作爲儉而僿與好直而徑對文讀爲儉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僿上無好字明矣今案注中爲字乃好字之譌不可據彼以改正文也汪本引王念孫說則作好儉而僿蓋其初校作好而後改爲字耳蓋據阮本王本參訂作好儉而僿者

校正大戴記補注四　六

僿塞也 高安本作僿塞也阮校則謂僿窒也據下言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則塞字承上塞字無疑宜據高安本作僿塞也

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 爲當爲好

彊而無憚 馬本戴本彊作强

亟達而無守 阮注云慕通達者不能守禮其敝也廢事而奢鄙孔云亟急也急於求通達元案此義過在求而不在達今本文中無求字故不從其說不能守禮之敝若背人情言誤國是也今案阮說與盧注合較孔義勝

好名而無體 胡珩曰體猶實也阮注曰好虛名而無實踐之行較盧注勝

忿怒而爲惡戴氏文集曰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外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聚珍本改爲作無王念孫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汪本亦同此說今據訂正

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口聖上而字衍當作足恭口聖而無常位者各校本皆有今删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孔注云篤難甚難也蓋以而篤連下讀阮校從閣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難爲仁矣注云能耐也賢者堅於事故能也小行卽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今案二說皆非也本作巧言令色小行能篤於仁難矣乎巧言令色句小行能篤於仁句難矣乎句能而也古字通用篤說文馬行頓遲也古段借篤爲竺字竺厚也釋名厚後也有終後也青徐人言厚如後馬行頓遲卽後字之義篤又病也楚辭大招察篤天隱注云篤病也小行卽好行小慧之人小行則後於仁病於仁此蓋襲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好行小慧難矣哉二句之文校書者以而字注於能字之旁後人遂以而字入於正文而倒能字於小行之上又誤倒難字於於仁上倒乎字於鄉飲者下而此文遂錯亂而不可讀矣

巷遊而鄉居者乎高安本作鄉飲劉台拱云朱本作飲義長案劉說是注引大傳遊飲句正釋此文遊飲二句此句乃包上二句之辭非複也周禮司虣云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也卽巷遊鄉飲之義鄉居二字不見惡義又案乎字衍宜在上句難矣下誤倒於此據上文多言而無定者好儉而僿者好勇而忍人者足恭口聖而無常位者數句皆以者字住句與此一律不宜有乎字

唯六十以上遊飲也戴校本唯作惟高安本誤作在

安易而樂暴蔡本安作宴誤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無藝閣本作無執執卽埶之譌也說文本作埶有艸云者後人所加卽子略意林並作則阮本注本據改則今案卽亦則也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戴校本亦據朱本曾子書所引增則無聞三字阮本云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及閣本皆有之聞去聲朱子論語集注作則不聞矣是讀聞爲平聲矣今案蔡本正作則不聞矣與集注合不聞與不以善聞正相承讀平聲者今據改無爲不馬本則作卽

言其過不大也戴校本作言其過不足論也汪本作言其過不足責也今尋盧注蓋釋微過二字於經義未完非闕字誤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荀子大略篇作少不諷壯不論議

過而不能改倦也戴校本倦作傍同字

說而不能窮也不能下應有脫字

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各本來作求孔蓋從戴校今案道聽來言宜是道德之言

之言形近致譌道言而飾其辭則後世所謂口頭理學書矣阮注謂稱道人言加以虛飾則道言二字不辭

無益而厚受祿阮校云元本程本殷本皆作厚受祿晏子雜篇下亦有厚受祿語盧校作食厚祿非也荀子大略篇襲此云無益而厚受之竊也

殆危也各本也作之孔從戴改

危害於身舊本害作周諸校本俱改害盧云此段注竝誤解戴云上注云言危於以身近之危與殆皆可作幾然之辭此注則大失正文之意殆於身之謂幾於身爲之也孔注蓋從戴說今案害字原是周字周偏也備也危與殆皆幾然之辭危周於身謂不善幾偏於身幾備於身較近義更進正明身之之義諸校本改周爲害非盧注之舊

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盧注云近當字誤爲遠則正文本是遠字後人

因注說而改爲近非盧本之舊矣汪本改遠是今從之

殆於身之矣 戴校云身之誤當爲反之汪本據改失其旨阮云兩節以身近之皆屬之不善者爲言非屬之言善言不善之人也戴校改近之爲遠之身之爲反之皆非是次節近身二字亦同是一意而略分淺深若改近爲遠則身字終難再改

遠當字誤爲近 本作近當字誤爲遠孔從戴校而以爲譌非也盧云玩此注則正文近字本作遠而注以爲誤也或改作近當爲遠字誤非是阮氏亦誤會盧注之意今從盧本又案此注各本皆在殆於以身近之也下

故目者心之浮也 浮韓詩外傳作符符浮古通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符釋名釋言語云浮孚也孚亦通符

心行見於言目也 舊本行見二字誤倒

故曰聽其言也 汪本校去故曰二字今從之

可以知其術也 汪本謂術也當作術矣也矣古通用

術心術也 戴校本作術謂心術

觀其所愛親 愛字疑衍當是校書者注於親字之旁而後人誤入正文也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 臨字疑衍亦是校書者注於懼字之旁後人因誤入於正文也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王念孫曰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翾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至形與巠相似故從巠從巫之字往往譌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阮注從其說今案注云誣妄也則盧所見本作誣不作輕

省其喪觀其貞良也 戴校本喪下有哀字

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阮校據闕本刪人字今從之

身勿爲能也 羣書治要能上有可字與下文一律阮本從之今據增

色也勿爲可能也 蔡本爲本色下無也字丁杰曰也色二字易譌校者正也爲色而又衍也字今從蔡本羣書治要無此七字蓋魏氏刪節本文

心思勿爲不可能也 羣書治要無思字思字蓋衍文今據刪

其下亦能自彊 羣書治要作其下亦能自強也阮本據增今不從

次者利而爲之 高安本之作也

自執而誣於善 各本誣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訛孔蓋從戴校也古輕誣二字易相溷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羣書治要而上有生字之下無也字王念孫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

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汪校亦云上注以無爲過之意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脫處當是生字今從王本增生字阮本無也字亦據刪

其下復而能改也 羣書治要無也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大者傾覆社稷 羣書治要無覆字阮本從之今案上云覆家此又言傾覆社稷則覆字涉上文而衍無疑今從阮本

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 羣書治要作出言愕愕行身戰戰無以字今據刪

亦殆免於罪矣 各本免俱作勉汪本改免字阮曰勉讀爲免與上文亦可以勉矣同義不必改今從

末本

而勿慮存焉王念孫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真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

使弟猶使承嗣也承闕本作臣音誤阮云說文承从丞省大戴朝事大夫爲丞擯小戴作承文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傅篇作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嗣嗣司通也鐘鼎文亦多通借壘子尙賢篇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皆司之借也今案盧注謂承嗣爲冢子與上文義不合阮氏從孔而不從盧是也

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阮校云孔謂予與字互誤元謂二字古人每通非誤也

亦猶慶賞於國也汪校云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家字從荀子大略篇補入與下句文法一例

今據增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二句與上文不屬與下文亦隔氣本在下文是故下誤脫於此而下又衍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句羣書治要無此二句有下文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句可證此文之爲脫簡矣今移居上位而不淫於下文臨事而栗者句上刪此處臨事而栗者九字

淫大高安本大作汏汏義長

戰戰唯恐不能乂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戴盧校本唯作惟下同

戰戰唯恐失損之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大夫士日且思其官羣書治要無士字今不從

戰戰唯恐不能勝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上文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蓋此處脫文今移彼文於是故下而刪一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重句栗羣書治要作慄今不從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彊也荀子大略篇作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汪本據荀子愛下使下增之字今不從

不以貌勞徠之各本徠作倈同字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孔校凡一千七百八十七字今校定凡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惡言死焉盧注曰死且不行且字疑誤汪校曰惡言死焉謂惡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云死且不行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爲謂於義始通阮曰死之言澌滅也荀子大略篇襲曾子此言曰流言止

焉惡言死焉楊倞注云鄭康成曰死之言澌澌謂消盡也死之訓澌漢人通語白虎通釋名皆然不獨鄭注也盧注解爲死且不行非是

煩言不及於己阮注曰煩讀爲忿煩言忿爭之言小戴記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今案煩忿音近字反亦當爲及字形之譌

處安易之道舊本之譌作也

不興險行以徼幸馬本阮本險作儉阮曰臧鏞堂云儉讀爲險明程榮本作不興儉行以徼幸儉與險通左傳廿九年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案校者或據中庸改儉爲險且刪行字不可從困學紀聞卷五引作不興險行以僥倖今從阮校

孝子游之王念孫曰游疑當作由阮注曰由之謂素位而行曾子曰思不出其位游由通借

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或讀爲惑通字注同阮注曰奉君師親使出門不以

疑或貽父母之憂

謂卿大夫盧本謂作諫阮曰謂字今譌作諫盧召弓學士改戴本同今案卿大夫三字當是正文誤入注者說見下

以力惡食以力惡食本作以力善食以力善食謂以其力善其食注所謂分地任力致甘美也今善食二字倒亂校者迷於食上增惡字以善字屬下讀而善二又從注中衍出一任字俞樾知其誤改以力惡食爲以任善食細玩文義以力與上以正以德皆二字一讀改作以任則不符矣力字不誤誤在惡字耳焉作以力任食注本作以力務食任善二字皆屬上讀今亦不從

任善不敢臣三德此句與上下文不貫應有誤尋文義任字涉上注而衍善字在上句食字上或校書者以惡字注於善字之旁後人因以惡字入正文而移善字於下此文遂顛倒錯亂而不可讀矣不敢臣三德當在君子之孝也下古多以君子指君言以正致諫上當有卿大夫之孝也六字誤入注中而

又衍一諫字刪之孝也三字蓋自君子之孝也以下皆由上遞及不應至末始言天子之孝以文義觀之當是如此存是說以詒知者

謂王者之孝舊本王作三盧本治其誤

故孝子於親也各本子作之盧云孝下疑脫子字戴從高安本改之爲子孔本從之　閣本作故孝子之於親也與盧校說同阮本據增今從阮校

祭祀則莅之以敬祭下　閣本無祀字莅作列阮從　閣本刪祀字

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於爲古通莊二十二年左傳曰莅予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西周策曰君不如令弊邑陰會爲秦史記孟嘗君傳爲作於首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於前世是於卽爲也

凡二百三十四字補　今校定凡二百三十三字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其忠之用禮之貴羣書治要用下貴下有也字阮本據增今從之

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順讀若訓廣雅訓順也同音相假義亦近也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羣書治要無也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況以所不能汪校曰況以所不能句疑有脫文

莊敬而安之莊　閣本作恭羣書治要無此字阮曰此當是漢人避諱或改之或刪之

聽從而不怠羣書治要無而字阮本從之今據刪與上句一例

可謂孝矣文選稽叔夜幽憤詩注引此作可爲孝矣

盡力無禮羣書治要盡力下有而字汪本王本阮本據增與下句一例今從之

致敬而不忠王引之曰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曰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

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今案王說是也盡力而無禮質而不文者也故曰小人致敬而不忠華而不實者也故曰不入兩義正相足

則不入也胡珩曰不入字當是小人之譌此二段與上君子之孝反對今案胡說非也下文敬以入其忠正承此入字而言

敬以入其忠朱彬曰入當作全非是

子曰汪校云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阮注曰此曾子述孔子之言以證入忠之義

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入盧本汪本仍作人而疑爲入字阮本亦作人而改讀爲入王引之曰戴校本故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戴改人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己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承上

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孔說似迂今案聚珍本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與王所見不同阮注從戴氏之說而又自釋辭爲自以爲辭義皆迂曲不如王說之當今從王校

夙興夜寐　羣書治要句上增詩言二字

申可以入之義也　盧校云正文可人不可人兩人字疑皆是入字之譌此注可以人亦當作入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孔盡從盧戴改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　羣書治要故下無曰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弟弟善事長　羣書治要作悌弟

君子一孝一弟　羣書治要一作壹阮本從之注云專也壹一同字

凡三章　新別凡三百二十四字　孔校凡三百二十六字今校定字數與孔同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其次不辱　小戴記祭義篇不作弗

夫子可謂孝乎　小戴記作夫子可以爲孝乎

論父母於道　盧本阮本於作以阮曰宋汪晫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

凡言與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敬而奉之　盧本阮本作凡言於事王念孫疑當作凡言事孔改於爲與從戴校也敬而奉之盧本阮本作承而奉之承字先字皆承正文言承字是

參直養者也　阮曰直特古音義相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　小戴記作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同小戴

故居處不莊非孝也　小戴記無故字呂氏春秋引同小戴

戰陣無勇　盧本戴本阮本陣改陳阮曰陣字乃六朝以後俗字故依小戴改之今案呂氏春秋亦作陳據正

五者不遂　呂覽作五行不遂

災及乎身　戴校云乎各本作其今從劉本諸校皆作乎小戴記作烖及於親釋文云本又作烖及於身呂氏春秋作災及乎親

故烹熟鮮香　阮曰鮮讀爲羶肉氣也香穀氣也小戴作亨孰羶薌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羶今案亨熟薌應作亨孰香鮮乃羶之音近假借字說文羶義屬肉香義屬穀固宜分別郊特牲鄭注讀羶薌爲馨香義各有取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　小戴記者上有也字

國人皆稱願焉　稱宜讀如爾雅釋詁稱好也之稱郭璞注云物稱人意謂之好稱願者稱人之願也下句曰幸哉有子如此稱願之詞也阮注釋爲稱揚之稱失之

其行之曰養　小戴記無之字呂覽之作孝

不遺父母惡名　呂覽不作無

可謂能終也　汪校云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也矣通字不宜改

夫仁者仁此者也　小戴記呂覽無夫字

忠者中此者也　中戴校從方本改忠非是小戴記無此句

彊者彊此者也　小戴記彊作強自仁者以下與此文次序亦不合其文作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　呂覽引同小戴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呂覽作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小戴記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阮曰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其語亦從此出大戴是也

放猶至戴校本阮本至下有也字今據增

此之謂也小戴記此下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三十二字今此文在章末

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小戴記作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下三項亦依此互易

慈愛忘勞阮注曰小戴記慈上有思字是也鄭司農云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己之勞苦今案慈愛忘勞本作思愛忘勞慈字涉注文而衍思愛忘勞與博施備物尊仁安義句法皆一例今正

喜而不忘阮曰喜而不忘小戴作喜而弗忘唐石經禮記作嘉而不忘石經誤不可從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蓋本曾子又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尸子引曾子之言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禮而無咎與此亦有異同而義皆相成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王念孫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即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汪校亦云朱彬曰加之二字衍如此下脫一可字今案王本是也阮注加之如此謂加旣終之禮於三孝也義迂曲不可從據王本刪正

下堂而傷其足傷瘳呂覽無其字傷瘳作瘳而

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小戴記無問字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

善如爾之問也呂覽作善乎而問之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小戴記之作諸呂覽作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

又曰字以下十三字無之

可謂孝矣呂覽無此句

不虧其體可謂全矣呂覽作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

跬當聲誤爲頃阮曰頃與跬古音相近而借故荀子勸學篇作蹞漢書息夫躬傳作窺皆假借字也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小戴記無夫字矣字色下有也字呂覽作予忘孝道是以憂

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小戴記一作壹下同足下言下有而字下亦同

故道而不徑小戴記故上有是字以下句法例之是字脫據小戴增阮注曰徑步邪趨險也司馬相如賦曰徑峻赴險徑與遊對言人徑之非路徑實字也小戴鄭司農注此亦曰徑步邪疾趨也盧注引行不由徑非是今案論語行不由徑徑字亦指步邪赴險而言後人指爲徑路者誤也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小戴記無也字

凡三章新別凡六百五十五字孔校凡六百八十三字今校定字數與孔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有愛而敬汪校云此句有脫文

作亂之所由興也王念孫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既言興則不得更言作下文云由己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今案作字當是一本作作一本作興校書者注作於興字之旁或以作字解興字後人因誤入正文而以意倒之於亂字之上耳今從王本

孝子無私樂朱彬曰樂上脫憂字阮本作孝子無私憂無私樂丁杰云方正學遜志齋集讀曾子篇引

此有無私憂三字今從阮本

孝子唯巧變 戴校本唯作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阮曰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錄出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八字正錄曾子而刪其下文又失刪若夫二字耳鄭司農注小戴以夫爲丈夫誤矣

此成人之善者也 盧校云一本無者字

尊事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 王念孫曰尊事之以爲已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今案王說是也但也字宜在言字下誤倒於上而增兄事之三字耳阮注謂兄讀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而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兄又讀爲兄弟之兄同一兄事之而彼此異解

古人文法必不若是之迂也今依王校刪兄事之三字移也字於其言之下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 王念孫曰事之與養之對文事上不當有兄字蓋亦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則養之 阮注曰養容也今案廣雅容養飾也飾即盧注隱之之義隱養聲近字

養猶隱之 注本改之爲也今疑養下脫之字

然后舍之矣 馬本戴本阮本后作後阮注曰舍釋也洪震煊云釋之以須其後盧注怒罰之非是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胡珩曰不與二字衍此二語猶云小大由之也劉逢祿案胡說似是而非孔補注王確 閣本不上衍以字

言大者得自由也 自由也乃釋正文自字言大者得句當有脫誤

辱事不齒 朱筠曰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恥爲是注中曰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國語王孫雄曰危事不齒是也阮注曰卑賤之事不推長者此段補論事兄之道非論使弟之道孔注非也

以木曰豆以瓦曰登 盧校曰舊本作以木曰登係脫誤孔蓋從盧戴

夫弟者 阮曰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成於弟相應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似非今案此三字當在未成於弟也上在此隔氣在飲食以齒之上與上文亦隔氣或曰衍文

凡三百六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三百五十九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四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五　王樹柟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少者友焉羣書治要少作小通字

行之則行也朱彬曰下行字疑是仁字今案朱說是下文故士執仁與義正承此言據改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王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今案王義長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阮注或失謂或不能自守今案或惑通字盧注是或失與羸驕對文

富貴吾恐其羸驕也戴校本亦改贏爲羸阮注說同

弟子無曰羣書治要無作毋

明日則或揚其言矣羣書治要矣作者

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戴校本於改乎不可從盧所見本自作於不作乎於乎通字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羣書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王引之曰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今據改正

及親洪頤煊曰及親當作失親禮記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殺六畜不當其禮則失親愛之心失親失禮對言之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羣書治要句首有故字阮本據增自直作乃直今皆不從

白沙在泥王念孫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縳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眞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紗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涅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音涅滓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借字也今案說苑論衡荀子所引蓋皆本於曾子王說是也孟子趙岐章指亦引蓬生麻中四句作諺曰

行則爲人負汪校云人疑當作之

使之爲夫人則否阮注云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譌篆字老作耇今案老人非使之爲者文義未安闕疑可也

夫人行無禮也此注亦有誤、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此節盧注不了阮注謂此言安老之義亦不合說苑說叢篇曰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據此則三句蓋古語當另爲一義與安老之義無涉也劍樾謂據旅猶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旅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距聲近說文酉部醵或作⿰酉巨是其證也義亦未了戴校本改旅爲依更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此文有誤阮謂夫當爲老朱錫謂杖乃材之譌皆不似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春秋繁露竹林篇引此無矣字也字辱下有若字呂覽士節篇曰視死如歸語出此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史記老子列傳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有虛教容貌若愚

則可以爲達矣 群書治要無以字阮本據刪

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群書治要循作脩誤

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群書治要不重惑闇二字

無句末也字

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 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引無立字爲字句末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

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盧戴本無也字

庸孰能親汝乎 王念孫曰盧注庸用也孰誰也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

凡三章 新別 凡五百七十字 孔校凡五百六十四字今校定凡五百六十五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不懷厚祿 蔡本亦作懷末謂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

謂其守也 此句各本皆作正文戴校本亦改歸注

其功守之義 各本以此五字爲正文孔改歸注汪中阮元劉台拱俞樾俱同其說王念孫曰其上似仍脫一謂字今從王說增

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汪校云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全是正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注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阮曰汪說是也然無確據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從曾子竊去略加改易者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亦斷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襲呂其非盧注明矣今依阮本以故周公曰以下三十七字歸正文

言修已以事人 盧本以作可舊本作言修以可事人

無勿勿於賤 勿勿讀爲忽忽說見曾子立事篇戴校本改忽忽

仁之見逐 汪本王本亦改見爲仁汪喜孫曰盧氏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

固不難 王念孫曰難讀爲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今案難讀爲難易之難言仁見逐智見殺爲之不以爲難也汪本載念

孫初說云固不難三字有脫誤非是

君子之人 戴校本人作仁誤

猶忠誠而諫之 戴校本諫作詳孔從盧改

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慇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戴氏文集曰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汪本亦據戴校改正盧本阮本以上十一字爲注文下十字爲正文亦訂定未盡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正用曾子語而不引詩詞可證是注文無疑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各本此則作則此盧云有士者當作有土者戴校據方本改土王念孫曰有土者猶言有國者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土作

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今案順文作有士者正通說苑士字亦當作士阮注云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罪此勗士之勿以直言直行爲悔也王謨之非是今不從汪校本兩存其說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 汪校云是故二字衍

舜唯仁得之也 各本唯仁作唯以馬本作唯以仁得之也汪校曰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王念孫說同今從馬本馬宗連曰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以不須改王念孫曰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唯戴校本作惟以改仁與孔同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 阮本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云太平御覽四百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上匹夫也三字同例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溝澮丁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者今案仁者也三字各本皆脫據阮本增

校正大戴記補注五　五

初無父母後交讓國 盧本母下有也字戴校本作初因父命交讓其國今案無當是因母當是命

行爲表綴於天下 各本表譌褎蔡本作表盧戴校本阮本同

以歿其身 各本歿作役戴氏文集曰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聚珍本從方本改歿汪本阮本同

凡四百八十字 孔校凡四百七十九字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及郊問禁請命 阮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爲正文惟戴庶常改爲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迹之謬甚顯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羼入及郊六字也

不避患而出危邑 各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蔡本盧本阮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阮云通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共其難而出於其閒故曾子避越寇今案通字是不宜改避阮氏通共也之訓最的而說出字之義則非此言君子不共患而避出危邑正與盧注師敗不苟免也之義相合不可以避越寇之事相儗也王念孫謂通當爲遇字亦非今從盧本

禦爾寇盜則吾與慮 戴校本與上增不字今不從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戴校本突改鴆今案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則突無入義況注明引詩鴆彼晨風則正文爲鴆字無疑突字涉下句譌今從孔注說

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戴校本改突亦爲鴆今不從

夫有世義者哉 王念孫曰此句疑今玩文義有世當爲世有誤倒此是問辭承上義字而問言世有行義之人哉故下文以曰字答之仁恭慎正直弗違諸人皆未能合乎義故又用是故接之以見君子避亂遠害之爲義也阮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文不成義王引之哉讀爲栽皆非

校正大戴記補注五　六

義宜 戴校本宜下增也字今不從

仁者殆 仁者殆上各本有曰字孔從戴本刪之非是曰字是答上句問辭王引之謂曰字是衍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譌爲大曰字皆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今增曰字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生字當在食之上誤倒

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 盧戴校本阮本亦改武爲式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引正作式昔下無者字

凡二百二十八字 補 今校定凡二百二十九字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 阮注云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字形相近之訛今案抱字是

曾華抱足 阮注云華當如檀弓作申說苑敬慎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

爲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亦誤也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日本國羣書治要作君子之務盡有矣戴校本汪本阮本俱改盡爲盡今從之

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羣書治要鶽作隼卑作庳無曾字荀子曾作增說苑作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曾子鶽作鷂山上多太字曾作增阮本鶽改隼戴本曾改增今案隼正字鶽俗字曾增層皆通字

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羣書治要淵作川蹷作窟王念孫曰孔注蹷窟也古無訓蹷爲窟者且蹷穴與曾巢對文則蹷非窟也余謂蹷者穿也廣雅曰欮穿也隱元年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欮闕蹷竝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竝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王

引之曰蹷讀爲撅撅掘也逸周書獂有蚤而不敢以撅撅與蹷同荀子作堀堀即掘尤可證之今從王讀

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羣書治要無之字阮本無其字今皆不從

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盧本作求生之厚孫志祖曰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丁杰曰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

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羣書治要無以作毋以自曾子疾病至此荀子法行篇作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說苑敬慎篇作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說叢篇引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不說無務修遠羣書治要求作來今案求當爲來形近致譌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各本作思其不復者羣書治要有可字與大典戴校本阮本皆增

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羣書治要弟作悌爲孝爲弟下有乎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戴校云此十一字劉本作注文他本皆誤入正文盧本阮本據正今案蔡本此十一字亦作注文

謂之有聞矣羣書治要矣作也

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作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在加之志而已矣羣書治要無在字董仲舒傳在下有乎字志作意無矣字阮本作意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肆各本皆作次阮曰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臰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臰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膩乎如入魚次之室戴本據大典改貸爲膩馬總意林作戲文選注引作臰皆誤蓋古本作膩字貸膩戲皆形近之譌考工記弓人注䐈讀爲脂膏䐈敗之䐈釋文引呂忱云䐈膏敗也䐈與膱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臰直妄改以示異耳芷即茝古今字家語改蘭芷爲芝蘭按芝爲神草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王念孫曰貸膩戲皆膱字之譌廣雅苾香也膱臰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膱乎如入鮑魚之

亦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肥如脂之膱也今本膱亦譌爲膩又次字孔注從永樂大典作隸以文選辨命論所引爲證今案次即隸也不必改爲隸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文選注作隸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今案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引兩不聞下有其芳其臭四字藝文類聚二十一人部引不聞下亦有其香二字當是所據有異玩文義言苾乎馡乎則香臭之意已賅不必重言之且句法更古今從王本貸爲膱肆仍作次字

經鮑魚肆 戴校本肆上增之字

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太平御覽引無所字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氏文集曰長竹丈切謂已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汪校本與戴同阮本讀長爲平云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爲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今

案阮說是如長日加益如履薄冰亦儷文孔不改注中日字蓋不從戴說也

如日之長 戴氏文集曰注云如日之長袁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汪本同今不從

盛而不衰者矣 閣本無盛字

如食疾子者矣 各本皆無者字孔從戴校增

欲人之受 盧本作敬人之愛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愛作交疑當作欲人之受戴孔改之蓋從盧說汪本同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王念孫曰與來二字疑丁杰曰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譌故盧以擇訓之今案來當爲求字之誤阮曰王晫本此後尚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情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慎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 補今校定字數同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此以敢問也 戴校本作以此云從永樂大典本劉台拱曰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阮曰大戴禮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戴改以此非也

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 各本此注皆在地之所生下首下孔氏獨移於此今案人首圓足方是此處注文因繫之天地是此下正文盧注因謂天地爲方圓也正承正文因字而言因繫之天地者言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人因以方圓之名屬之天地正盧注所謂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其實地體亦圓故下文用如誠揆之文意正相應戴校本不得其解刪去因字則又誤中之誤矣今以意更定

地諦也 盧本諦譌蹄

方曰幽而圓曰明 阮本刪而字云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

舊本爲可據汪本同今據刪

外景者陽道施也 戴校本施上增吐字是吐施也含藏也皆解正文之字據增

而金水內景 汪本刪而字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自天道曰員至此淮南子天文訓襲此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施賦也化體生 各本作施施也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爲施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聚珍本改賦孔蓋從戴校此注各本皆在而含氣者化下

魂魄陰陽之精 蔡本盧本戴本魄下有者字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汪本所下增由字王念孫曰所下有由字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

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出興作也正與此相應今據增

各從其所　盧本從作靜云一本作盡戴本汪本阮本俱改從章學誠曰靜字疑當是正字於義較明今不從

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　白孔六帖二引大戴禮陰氣勝陽氣則凝而爲霜雪又引大戴禮陽氣勝陰則散爲雨露太平御覽十二天部引作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今本無首句下二句亦互易

溫煖如湯　各本湯作陽誤戴本汪本俱作湯戴氏文集云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　王念孫曰倮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汪本刪後字劉台拱曰朱本無後字當從之阮注曰倮者包生包譌爲匈許慎曰包象人裹妊今從汪本刪後字從阮注改匈爲包

則亦兼陰陽氣而生也　戴本盧本兼作並戴本而作所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章學誠曰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二語戴校本於兆下從大典增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十字阮曰於陰陽之義無涉非曾子本文也今玩注言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而不言麟鳳則盧所據本無此十字明甚

此皆陰陽之際也　朱本脫也字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朱本馬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蔡本精作瑞盧本汪本作所以役於聖人也今案盧本是之精不辭之瑞涉注文而衍戴校本改爲聖人役之則又因脫誤而以意更定耳

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各本索作宗戴校本從大典作察阮本亦讀爲察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此所引察本不誤高安本作索更誤矣今案劉台拱謂宗當作定出注今疑亦定字是形近譌宗阮謂也讀爲呂字之誤玩注言律不言呂下文又以律厤並舉則也字不誤

其間不容髮　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髮字下有矣字史記太史公自序用此處文曰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更相治間不容翲忽

厤以治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　上八字各本在迭相治也下下四字各本在其間不容髮下

察猶別也　各本作利孔從戴校改別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各本諸侯之祭下無牲字馬本戴本汪本阮本俱增王引之謂牛下脫羊豕二字羊下脫豕字舉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爲證今案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太牢亦無羊豕二字則本文之不脫明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王引之曰曰字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無牛羊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上與大夫互相足盧據特牲饋食解特豕饋食則饋上無曰字可知今案王說特豕饋食連讀是也然曰字亦非衍文當在特豕上後人據上文句法倒之耳

無尸者厭也　阮注曰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一爲殤祭不立尸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殤

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厭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殤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於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闕明文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

犬豕曰豢　戴校本曰作爲誤

其餘用庇索之　各本庇作戾誤戴本阮本作其餘用庇索也

列醢䜊也　各本脫也字戴校增

凡五百九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五百九十五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五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六

王樹枏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　下行字衍此涉注文二行字而妄增者言藏之於身者甚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守之道也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九文部正引作行之萬世據正通鑑外紀作行之恆可以爲子孫常戴校本從通解改常作恆

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王應麟本無昔字盧本同戴汪校本無黃字蓋從孔疏所據本也

言忽然謂不可得見　盧本戴本刪謂字是

王齊三日　戴校本亦改王齊三日云各本脫王齊二字學記注引此文作王齊三日疏不言異同則唐時本亦未脫也王本盧本作三日王御覽引祗三日二字

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　戴校本據疏說刪師尚父亦端冕六字汪本刪亦端冕三字汪喜孫曰戴校幷師尚父三字去之則奉書而入者不知何人矣且文承王齊三日不幾若王奉書而入乎今案鄭所見本與今本合則此文非鄭所加明甚戴汪刪之皆非御覽亦引作端冕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但少亦字耳

負屏而立　御覽引句首有則字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　戴汪校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戴云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學記注所引同大戴禮惟云折而東面方本與疏所言者合今案孔穎達所見本蓋作王行西折而東面疏蓋以南字爲鄭所加非謂西字亦鄭所加也戴校西南二字竝刪與唐本異矣鄭所見本與今本合孔所據本無南字較鄭所見本善御覽所引無南字與孔本同今從孔疏刪南字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戴校本改吉爲強改滅爲亡云學記疏云大戴禮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端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然則

各本乃同瑞書非也汪本與戴校同而刪去義勝二句云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今案太公金匱云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六韜明傳篇云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後人蓋據彼文妄改者强亡從凶强枉敬正滅世皆韻吉滅古不韻也汪本刪下二句則無所據

弗敬則不正 戴汪校本從學記疏弗敬改不敬王注曰史記正義尚書帝命驗弗敬作不敬今從戴校

枉者滅廢 王念孫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又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今從王校

凡事不能自强去執於此則枉也 蔡本去作自戴校本改而今玩文義而執

於此亦費解王注本無去執於此四字今從之此注各本在凡事不强則枉下

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 下行字亦衍藏之約句行之可以爲子孫常者句後人誤據上文衍字而增耳常戴校本作恆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戴汪校本從學記疏改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今案御覽所引正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與孔疏異王本亦如此作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戴校本改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今不從

十百世謂子孫無咎譽者 各本十百世作於百姓戴氏文集曰於百世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聚珍本改十百世汪本同

天命即善與民 戴校本作天命則有與改與各本異

必及其世 汪本據學記疏改及爲傾通鑑外紀亦作傾觀盧注止於其身止字即解及字御覽亦引作及

王注曰尚書帝命驗作不及其世

惕若恐懼 汪本據學記疏改作惕然若懼御覽引作惕然若恐懼

退而爲戒書 御覽引作而爲誡書無退字

託於物以自警戒也 蔡本託作記

於机爲銘焉 各本作機高安本方本蔡本戴本盧本皆作机王注本作几云一作机案洪頤煊曰机當爲机字之譌說文机古文簋盛黍稷器故銘辭從口取義今謂此義長

於盥盤爲銘焉 戴校本盤作槃王注本亦作槃云亦從皿

於履屨爲銘焉 王念孫曰履即屨之誤今本作履屨者一本作屨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屨屨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屨字今案高安本亦無屨字與學記疏同據刪

於戶爲銘焉 戴校本脫此句

安樂必敬 汪本敬作戒

故以懷安爲悔也 戴校本改悔爲戒

亦不可以忘 王念孫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尒不可不志尒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即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尒漢校官碑卑尒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尒字遂廢志讀如權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尒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尒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尒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並作尒不可不志今案志即下文無懃弗志之志盧注云志識也據王校訂正

視邇所代 陳觀樓曰王本作爾是也爾即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王念孫曰陳說是

也爾卽上文尒不可不志之尒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尒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爾爲近失之今案注云近在有股之世乃解所代二字非解邇字也盧所據本作爾後人誤因注文近字而改邇耳俞樾曰孔說是也惟其由呞生呞故謂之口戕口

口生 呞今作口生呞者蓋傳寫奪呞字校者作空圍以記之遂誤作口生呞矣

呞呞詈也 戴汪校本刪此句

不可救也 王注曰救一作拔

日知所亡 戴校本亡作無

惡於何也 王本作惡乎何也此與前注惡於何也同乎字誤

惡乎相忘於富貴 太平御覽七百十服用部引作相反於富貴

雖夜解息 各本息作怠戴氏文集曰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聚珍本改息汪本同今案王本正作息

帶於寢先釋 王本寢作寐

履屨之銘曰 履字衍戴本汪本俱作履屨諸本作屨履皆誤

論愼屨亦財不費也 各本作論愼屨戴校本論改諭屨改履汪本屨改履費改匱今案王本正作屨

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戴汪校本改勞爲福今案戴說是富福音義同也依孔說則注宜言韻兩施互取不應言義據戴本改

食自杖食自杖 俞樾作飲自杖食自杖不知所本覩注言醉飽二字則上食字宜作飲

戒之憍憍則逃 俞樾曰戒之憍憍則逃乃上履屨之銘其文云愼之勞勞則富戒之憍憍則逃兩文相對而義亦反復相成傳寫誤移於此耳今案俞說是也二句於觴豆義無涉盧注亦不釋今據改正

無懃弗志 王注云懃一作勤

而曰我杖之乎 王注亦云杖一作枝枝字是

擾阻以泥之 盧校云擾乃㩴字之譌服虔注楊雄賦云㩴古之善塗塈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爲㩴以泥之無疑蓋一本作㩴形近易譌也王本從其說今案盧校㩴字是也阻字亦非衍文言㩴垩塞如㩴若阻其泥之則風至必搖矣

必先搖搖 王注云一無必字

言有風雨則先困 王本無雨字戴校本同蔡本雨作至王字是也

不能爲謀也 王注本云一無也字汪本校去

論人行亦然 王本蔡本盧本戴本論作諭

隨天之時 王本蔡本戴本俱有之字太平御覽引亦同王云一作臣天時

任也 王本作時任也蔡本戴本同孔從盧本刪之非是

以地之財 王注云一作地之財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居處部引作以地則

質也 蔡本作財質也今據增王本作財貝也云一作質

無忘自過 王注云一作息過

則爲終身羞矣君子於殺之中 各本矣皆作以屬下讀孔改矣字是

凡三百六十五字 孔校凡六百六十五字今校定凡六百六十一字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文子衞卿也名彌牟 此注各本在衞將軍文子下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 各本皆以先以詩句戴云世道者孝悌句有外誤今案世疑而字之譌者乃諸字而脫去言旁耳先以詩而道諸孝悌說之以仁義而觀諸禮兩句偶文家語弟子行篇作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孔讀未安

說之以義而觀諸體以當是今字之譌體當是禮字之譌家語作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是其證

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 入室升堂各本作受教者玩閒居賦注乃從家語誤引孔注據改非也注謂言能受教者正釋受教者三字

是敢問也 戴校據方本是下增以字家語同今據增

蓋三就焉 王念孫謂三就當作三千就以盧注為後人所加據家語為證今不從

諷誦崇禮 戴校本誦作詩今從之家語亦作誦

是顏淵之行也 王念孫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家語正作顏回今據改

故連言也 戴校本作故連言之也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 王念孫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一國而言則國為回之誤明矣今案國字不誤言國無有德之君則已若國一逢有德之君則世受顯命不失厥名文義上下甚明不必改回字

使其臣如藉 家語藉作借

不探怨 家語探作深

仲由亦於政事 戴校本改亦為優今從戴校

任其戎 家語作材任治戎蓋連上戎字為讀而改為材字也

夫子知未以文也曰 各本知未俱作未知盧校云此夫子即指仲由故云未知以文或作知未以文誤王念孫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上文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飾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者竝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案盧本之失王辨之是矣然作和之以文亦非玩文義夫子知其未以文也下應脫之以詩四字言夫子知其未以文也而四說之以詩即盧注飾勇之意今據家語增盧戴校本皆無曰字據刪

殷頌長發之五章也 此段注各本在夫強乎武哉之下戴本在夫強乎武哉之上

言下國信蒙其富 戴氏文集曰富當作福注本改福今案富福通字

好學省物而不懃 王念孫曰不字涉上句不忘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懃與好學同意猶言勤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為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懃此曲為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也今案王謂不字為衍文是也而議盧注之失則非注中不字亦衍文事省則勤者言事事能察則懃也未嘗解為減省之省王乃誤會

事省則不懃也 不字衍文刪各本此注在是冉求之行也下

是冉求之行也 也字唯朱本有諸校本據增

冉雍之子為季氏之宰 戴本改為冉雍之族季氏宰盧本季氏下亦無之字今案雍字誤

克篤恭以天下 克篤恭以天下不辭孔謂以天下行之於天下也增辭以解亦迂曲今案以下當脫王字家語作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可證

宜為國之尊也 戴校本宜作言非

禮儀三百 王念孫曰禮儀本作禮經後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竝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家語同今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禮說云正經三百皆不作儀王本據注正之是也

言行此主在於人各本作主言行此在於人戴校改作言行此主在於人孔蓋從戴今案此句有譌誤

家語云眾人聞之爲成主或聲誤也盧校云此不見何字爲聲誤疑自家語以下後人妄增入今案盧蓋以主爲眾字之聲誤上引家語已出眾字

過之如不及盧校云過舊作通以形近而誤戴本亦同盧今案家語正作過

云先生猶有難之各本作云先生者猶難之戴氏文集云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聚珍本據改孔蓋從戴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王念孫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何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

校正大戴記補注六　八

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今案王說是也此文皆以其字領句與下其橋大人也當以皓皓句注正同今據增正

其橋大人也依孔說則橋不誤橋者父之道也見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書大傳說苑建本篇家語作驕注謂大人富貴者也不恭富貴安靜虛無所以謂之富貴陳義太曲今謂橋驕通字離騷保厥美以驕敖兮注云倨簡曰驕又韓非子八說人臣輕上曰驕橋大人即孟子所謂說大人之義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即此文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之義是以眉壽言皓皓有得眉壽之道非貧指其年也孔注似固盧注得之

故以此稱之也各本故作哉

業功不伐業家語作美王念孫曰隸書美字或作羙業或作業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並譌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今據改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家語作不侮不佚王引之曰佚當讀爲佚佚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今案說文佚下云一曰佚忽也不佚可佚者即不忽可忽者耳不必易讀

天民之窮無所告者戴校本作天窮之民無所告者今謂天民之窮宜作天之窮民

是顓孫之行也家語之上有師字王念孫謂宜依注及家語補今從之

七十篇戴校本作七十子篇

銀乎如斷銀讀爲垠荀子成相篇刑稱陳守其銀注云銀與垠同太元元文墳墳出於無垠注云垠限也如斷即孔注所謂有限制也盧注銀爲廉鍔者鍔與咢通字後漢袁衡傳注云垠咢也

如斷言便能盧校云便當作使非是

進退出入則可也盧戴校本無則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六　九

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家語作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惟在利民春秋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此注各本在荀於民利矣下

魯大夫戴校本魯上增爲字與上下注文一例今從之

是故不忘戴汪校本忘改安今案忘安通字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云忘本又作安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云忘或作安故家語襲此文作故動則不安不必改字

言偃魯人也戴氏文集曰魯字疑吳之譌汪本改吳今據正

爲武城宰也戴校本刪也字與上下注文一例今從之

欲善則訊戴校本改善爲行王念孫據家語改訊爲詳云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後人因上句問字改訊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今案詳訊爲形之誤家語注云欲善其事當詳慎也王本是

當如是各本皆作當是如王念孫曰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而下有行字家語作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今據王本增正

其聞詩也各本作其聞之詩也戴本刪之字

以爲異姓家語作以爲異士注云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也盧注此經引周禮以駁家語之妄蓋與鄭注同據此知王肅故爲異說以難鄭之一端也

時揖異姓土揖庶姓盧校云周禮時揖異姓此或并引天揖同姓文脫耳今案周禮作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文倒而又脫耳今增正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盧本自作目云從劉本蔡校亦作目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八服章部引入下有於字

則天道也家語作順天道王念孫本據增今從之

教網者兕盧戴本兕作祝

則不足以知賢則當爲賜字形之譌言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不足以知賢也家語正作二賜字則字未安

賜女偉爲知人賜家語作賜女次爲人矣

是女所親也王念孫曰親下有覯字而今本脫之此答子貢賜所親覯之語則亦當有覯字

賜得願聞之也各本作賜得則願聞之也王念孫曰當作賜則得願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上則文不成義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亦以願得連文汪校本同王今從王本

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各本作言未至者未及也爲其德廣厚也孔從戴改注本同

不念舊惡家語作舊怨

晉侯也祁徯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戴校本作晉侯虒也祁徯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子汪本作晉侯虒也祁徯祁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汪蓋從戴氏文集之說今從汪本訂正

女其闞知之說文奄大有餘也闞字通奄家語作今子掩之何也蓋不得闞字之義而妄改之

恆相爲也盧戴校本作桓爲相也今謂宜作恆相知也諸校皆非

其爲侯大夫也戴校本改侯與孔注說同據改

悉善而謙其端也盧注誤讀句家語注謂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蓋讀悉善而謙句與孔讀同

詩云殊異於公行也戴校本作詩曰殊異乎公行也

蓋羊舌大夫之行也自晉平公至此家語在章末此王肅襄大戴之文以此節與上下不類故移於後另作問答之辭不知答未盡之問而止進一人亦非引伸之義仍以本書爲是

好從善而斆往家語作從善而教不道

然亦不亡其身盧本從劉本亡作忘今謂忘字義長家語正作忘

世掌刑官盧本刑作天

自設於隱栝之中王引之曰設字文不成義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檃括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眾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文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栝之中也今本文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今案娛字是莊子讓王釋文云娛安也蓋亦借用虞字今據王本改正

能以禮自輩直也王引之曰注文有譌誤

直已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盧本亦增於字王念孫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訓襄七年左傳正直爲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直之

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直己而不直人人翁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詣直於己而曲於人也槩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今案盧孔增於字非王亦誤讀破句此文應以直己而不直人自以善句絕謂直己以善而不以己之善直人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與自娛於隱栝之中義正相足家語不得其解遂刪以善二字而作直己而不直人矣尸子正作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亡當為仁字形之誤觀家語作汲汲於仁可知今訂正尸子作廢而不邑邑

孝子慈幼　宜從戴本改子為老家語作孝慈慈仁

食采於柳下　盧本采作菜戴本汪本俱改采

有道順君無道橫命　王引之曰命卽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為二也順君當為順命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仲尼弟子傳單行本索隱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作君者涉上而誤今從王校家語亦皆作命

蓋晏平仲之行也　各本無蓋字王引之曰當有蓋字與孔校同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正有蓋字

在尤之外　王引之曰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單行本索隱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今據刪

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五百八十八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六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王樹枏

五帝德第六十二

昔者予問諸榮伊言　戴校本亦改令為言家語作曰太平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伊作君無言字

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　御覽引上邪作也無乎字家語亦作也

可勝觀邪　盧本邪作也今不從

卒業之辨　王引之曰卒業二字有誤家語作卒采

闇昏忽之意　王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闇忽不明之意卽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家語正作闇忽

之意今案闇昏二字古多轉訓書僞大禹謨昏迷不恭傳云昏闇也正義引郭璞曰日入為昏是為闇也禮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注云闇昏時也此昏字為闇下之注無疑今從戴校刪昏字

幼而彗齊　戴校本彗改慧盧校云彗惠慧三字古通用今謂齊當訓辨易繫辭傳齊小大者存乎卦注云齊猶辨也幼而彗齊言幼而慧辨也

教熊羆貔貅豹虎　各本作教熊羆貔豹虎戴校本增貅字據史記改豹為貙今案此文當作教熊羆貔虎說文無貅字貔豹屬出貉國則豹字乃貔下注文未脫盡者史記引書多增減原文況其字作貙不作豹則本書無豹字可知書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四字連用正同此教熊羆貔虎卽教勇猛敢戰之士非擾馴猛獸使之戰也孔注引小司馬之言亦誤

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　御覽引戰上有大字版作阪戴校本據後漢志所引改阪今從戴校家語亦作阪

黃帝黼黻衣汪本亦刪帝字今案帝字當在黃字上誤倒非衍文也以上下文義尋之有帝字義方足
御覽作黃帝斧黼衣

大帶黼裳御覽黼作斧

時播百穀艸木各本艸作草戴校本作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艸下云尹形見漢人艸木字多用此俗誤謂此卽艸字故正之言段借必依聲託事艸艸音類遠隔古文段借尚屬偶爾今則更不當爾也今從戴校家語作播時百穀嘗味草木

故教化淯鳥獸昆蟲戴校本從史記作淯化鳥獸昆蟲刪故教二字汪本同今據刪正蟲盧本汪本作虫虫說文以爲𧈢字許偉切段云古虫蟲不分故以蟲諸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𧊒是也盧云漢代碑刻虫卽用爲蟲字

勞心力耳目鮑校御覽作勞𢥞心力耳目旁動蓋字形之譌戴校從路史注所引勞上增勤字今據增

節用水火材物史記家語御覽材俱作財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御覽畏用二字皆作得家語作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以生字屬上蓋誤讀大戴破句也

宰我請問帝顓頊馬本我下有曰字與戴本同今案太平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有曰字家語同據增與下文一律

五帝用記戴校從元本記改說說字是家語正作說注云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法度司馬氏所謂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也

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各本辯作辨辯辨徧古通用禮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云辯徧也史記五帝紀辯於羣神書舜典作徧禮書瑞應辨至注云辨同徧故家語改作徧

昌意之子也御覽引無也字

洪淵以有謀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端拱以有謀

養財以任地戴本亦改材爲財今案家語正作財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御覽引無二于字

西濟于流沙御覽引亦作濟與史記異蓺文類聚十一帝王部引史記亦作濟

莫不祗厲馬本戴本汪本俱作祗礪御覽引同盧本作祗厲云史記作莫不祗屬索隱云大戴禮作莫不祗礪今唯盧本與索隱所引合餘並作祗勵王念孫曰祗厲本作祗屬祗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臯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祗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祗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爲厲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大戴作祗厲而後人遂改祗厲爲祗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非祗礪而孔云祗礪喻平均

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雖砥底與祗異文而下一字則皆作屬也今案王說義長據改

蟜極之子也曰高辛御覽八十皇王部引無也字辛下有氏字

知民之急急馬本盧本作急戴汪校本作隱王引之曰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卽急字之譌或改急爲隱或卽以急爲隱字皆非急與服爲韻若作急則失其韻矣家語襲此文作知民所急則原文本作急字可知今從王本改正

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開元占經引歷作妙敬作教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戴校本從索隱所引改郁爲穆改嶷爲俟今案御覽引嶷爲俟俟與穆爲韻俟字此文上下皆韻語穆與俟非韻家語作其色也和其德也重

其服也士家語士作衣

黃黼黻衣御覽引作黃斧黼衣

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御覽引富作高字形之譌藝文類聚十一帝王部正引作富家語不豫作能降

黃黼黻衣丹車白馬 御覽引作黃斧紼衣彤車乘白馬

殺三苗于三危 孔注云殺竄字之誤王念孫曰非也殺乃𥻆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𥻆悉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𥻆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𥻆爲放散之意故訓爲放也又說文竄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竄同音竄竄𥻆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曰殺三苗非竄字之誤

其言不貳 王念孫曰貳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反即忒之假借字家語正作忒若非貣字不得與忒通今據改正

陶稼事親 舊本稼作家屠本馬本戴本皆從家語改盧注曰家蓋稼之脫屠本以意改耳王念孫曰家即稼字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刻本作稼後人改耳

敦敏而知時 御覽八十一作教而知時

恤遠而親親 馬本戴本作親近今案御覽正引作親親

使禹敷土 王引之曰敷本作傅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今案敷傅同音故後人改傅爲敷

主名山川 馬本名作明誤

南撫交阯大教 舊校云大一作放放當是校教字者放教形近故發聲近故此文放字說苑史記皆作發漢書匈奴傳矢四發師古曰發猶今言放波家周書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校者見今本譌教字故注云教一作放今則譌爲大一作放矣

鮮支渠廋氏羌 王念孫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與上交阯大教連文矣孔讀不言西者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之析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說苑修文篇作西析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史記戎字亦衍文今案戴校本亦云鮮支上脫一西字今增

北山戎發息慎 此發字衍文當是大放下注文誤脫於此者說苑修文篇作北至山戎肅慎是其證史記發字亦衍汪本乙之作山戎北發今不從

東長鳥夷羽民 王念孫曰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一夷字大戴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案王校增夷字是也但羽民二字亦是衍文史記說苑皆無羽民二字是其證羽民二字當是盧注取以證鳥夷者後人因注文脫奪遂入於正文耳今刪

二十以孝聞乎天下 御覽引作世以孝聞於天下世當是廿之誤

高陽之孫 王引之駁孔注曰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此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蟜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今案山海經有鯀父駱明之說則鯀非顓頊子明矣仍當以帝繫篇爲正

鯀之子也 御覽八十二皇王部引無也字索隱引亦無

稱以上士 戴校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猶云比量而出也王念孫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土字或作士出字或作㞢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爲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今案王說是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與本書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義正同而今本荀子出亦譌士矣據王本刪正

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 蔡本與孔校同各校本皆作不庭無道
大者如說民說至矣 戴校云此八字疑有舛誤
子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 家語作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蓋襲此文時讀予也不足誠也句敬聞命矣句今從孔讀
有為道諸夫子之所 王念孫謂夫子應作孔子
凡一千一百三十五字 補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三十二字

帝繫第六十三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 書舜典正義云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與此文小異離騷王逸注引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氏即是字此文與今本同蟜汪本作喬

句芒產蟜牛 史記作橋牛
瞽叟產重華 楚詞注引帝繫產作生
及產象敖 戴氏文集曰禮記疏引此文亦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汪本刪放字
顓頊產鯀 楚辭王逸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產鯀與漢書律歷志引同今增五世而三字於產鯀上
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 汪本從戴校本疊西陵氏三字今據增山海經十八郭璞注引世本云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西陵氏三字不疊此文當是據彼文妄刪氏產青陽氏字屬下讀氏是通漢書地理志曰氏為莊公漢韓敕後碑云韓君于氏憤懣之思是其證孔讀氏字屬上讀誤
青陽降居泜水 王念孫曰史記五帝紀泜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泜水今之湔泜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案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氏即氏羌之氏蜀郡之有湔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氏道剛氏道也湔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氏道徼外即謂之湔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即謂之甸氏水涪水出剛氏道徼外即謂之剛氏水乎且氐是氐羌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氏為湔泜以牽合大戴禮之泜其謬也泜蓋字誤隸書工字或作乙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為泜今從史記改江
昌意降居若水 山海經十八居作處史記本紀竹書紀年作居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帝王世紀云生顓頊於弱水是若又作弱
謂之昌僕氏產顓頊 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云顓頊母曰景僕蜀山氏女謂之女樞是昌又作景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郭璞曰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郭氏蓋以山海經附合竹書不足據
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 各本仍作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盧校云

一本滕下有隍字又奔字衍汪本與盧校語同戴本改作滕奔氏滕奔氏之子王本同今案戴校是也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世本曰顓頊娶于勝墳氏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注云帝系云勝奔氏餘同據此則帝系本作滕奔氏無疑墳賁古通賁又通奔故互借滕勝亦音借字楚辭王逸注引帝系作顓項娶于滕隍奔氏女而生老僮隍字蓋衍文也
氏產老童 汪本據史記楚世家改老童為卷章下同譙周云老童即卷章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 王念孫汪中謂二氏字衍文今上氏字屬下讀下氏字衍據刪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人事部引世本作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亦無氏字
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 氏字屬下讀隤風俗通義亦作嬇御覽引世本作謂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破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出焉水經洧水注引同下啟字作破

其三曰籛 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作籛鏗水經獲水注引無鏗字與本書同

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 各本付作什穴作內戴校什 汪校俱改正王念孫汪中刪二氏字今謂上氏字本在季連下誤倒氏產付祖氏產穴熊二氏字皆屬下讀孔注謂鬻熊即穴熊聲讀之異史誤分之曹學佺曰楚之先世有三鬻熊其一乃唐元宗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祀者此鬻熊在虞夏之際即此穴熊也其一即年九十而見文王師事之者是在商周之際其一則渠之孫熊嚴當汾王之世王符潛夫論亦謂之鬻熊也漢初世本殘缺至戴氏時尤甚故穴熊至渠千有餘年謂止九世此因穴鬻聲相近誤合為一不如史遷之記遠矣戴校本九世上增季連之裔孫鬻熊七字云各本譌作婁鯀出自熊五字在九世至於渠下今從方本汪校本作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於熊渠蓋從戴氏文集之說今據戴校聚珍本增

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 戴校本刪首五字汪本刪首四字蓋從文集之說今據聚珍本

刪正

其孟之名為無康 史記楚世家作毋康

其季之名為疵為戚章王 盧本疵作疵誤戴本戚作越今依戴校訂正

衛氏也 汪本氏改是下同蓋不知是氏同物也

鄭氏也 鄭本是鄶字諸家皆誤作鄭水經溱水注於鄶城下引世本文證之則帝繫原文必是鄶字楚世家索隱引宋忠世本注故曰鄶國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世本作帝嚳卜其四妃而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藝文類聚十五后妃部引無而四妃三字與本書同特少一而字

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 汪本無二也字產作生蓋據詩禮正義合訂今案本書皆作產未可據改御覽引世本作元妃有邰國之女曰姜嫄是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是產契而藝文類聚引世本產又作生蓋引書者以臆改無定耳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 戴本據詩疏訂作次妃陳鋒氏之女也曰慶都氏產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也曰常儀氏產帝摯汪本作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儀生摯蓋從詩禮正義合訂今案御覽引世本作次妃曰陳豐是生帝堯次妃曰陬訾產帝摯與今本大戴同而藝文類聚引世本則作次妃陳鄷氏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生帝摯與詩禮疏所據大戴略同詩正義引大戴謂世本文亦然今所引世本蓋有脫爛之字矣以上下文例之戴校是據訂正鋒仍依孔作豐

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 戴汪校本散宜氏下疊散宜氏三字帝堯下疊帝堯二字今據刪王念孫謂女皇女匽下二

氏字衍今案御覽引世本作堯娶散宜氏子謂之女皇云帝系同引帝系作舜娶於帝堯謂之曰女㜪皆無氏字據刪

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產文命 盧本從元本不疊有莘氏三字戴本汪本皆不從女志吳越春秋作女嬉

塗山氏之子 盧本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茶本同戴本汪本皆不從

凡五百七字 補　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八字

勸學第六十四

學不可以已矣 荀子無矣字御覽六百七學部引大戴有矣字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朱本荀子與本書同元本作青出之藍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荀子竝作出於藍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蓋節

錄二誓之文

水則爲冰御覽引作冰生於水據改荀子作冰水爲之

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荀子無上而字下而字作以御覽引同今據改

枯暴不復挺者荀子作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戴校本據之改枯爲槁汪本同今案御覽亦引作雖有槁暴不能復挺者攷工記輪人鄭注云蔽蔽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蔽暴蓋卽槁暴今據御覽增雖有二字枯改槁

是故不升高山荀子升作登御覽引同

不闚先王之遺道御覽引無遺字今疑遺字涉荀子而衍

于越戎貉之子荀子作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劉拾拱荀子補注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

用高義盧文弨改干爲于又改注之吳越爲於越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越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與盧說同今訂正

長而異俗者荀子無者字

是故木從繩則直荀子無是字從作受

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戴校本如改而參下增省字王念孫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已則曲爲之辭日參已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已參讀爲三玉篇曰已身也卽曾子所謂三省吾身也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從戴校王校合訂作君子博學如日參省已焉則知明而行無過又案自是故木從繩則直至此荀子在輮使之然也下

詩云荀子作詩曰

靖恭爾位荀子恭作共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御覽引無嘗字荀子思上有而字學下有也字今據御覽改矣爲之據荀子增也字與下文一例

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之作矣下而字作之王念孫據改今案鮑校御覽引作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登之博見也今依訂正

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荀子作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今謂之當爲加與下句一律御覽引作臂非加長

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御覽引作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說苑建本篇襲此記文曰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上而招臂不加

長而見者遠

假車馬者荀子車作輿文子上仁篇曰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與此文略同說苑說叢篇亦襲此記曰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游絕江海王念孫曰海里爲韻荀子海作河誤

而善假於物也荀子無而字

南方有鳥名曰蝥鳩荀子鳥下有焉字其蝥作蒙者蒙蝥一聲之轉方言作蔑亦音轉字

編之以髮荀子句上有而字

子死卵破荀子作卵破子死

所繫者然也自南方有鳥至此說苑襲此文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堅完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西方有木 荀子木下有焉字

漸之滫中 郝氏荀子補注謝校荀子本皆謂滫久泔也義本說文不從楊注之義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

質非不美也 荀子句首有其字

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 荀子作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王引之曰當作邇中正邇近也故荀子作近宋本作邇為邇之譌元本作道又通之譌也說苑雜言篇襲此文曰吾聞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

物類之從必有所由 戴校本從荀子改從為起改由為始云此起始為韻下來德為韻今從戴校

殆教亡身 戴注校本作怠教忘身王念孫曰殆讀為怠商頌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讀殆為怠也教當為敖敖與傲同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教字相似亡讀為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亡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今從王校

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溼 荀子燥下溼下有也字

禽獸羣居 荀子居作焉字形之誤

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文子上德篇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與此記略同

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 荀子禍下辱下有也字

積水成川 荀子川作淵說苑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蓋襲此記文

神明自得 戴校本亦改傳為得得與德備為韻荀子句首有而字

聖心備矣 宋本荀子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引亦作備作循者誤

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荀子無是字致作至

不能千里 王念孫曰千里本作十步玉篇跬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躍不能千步雖十步玉誤作千而步字尚未誤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當作千非也步與舍為韻舍古讀若庶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劉台拱說亦同今據改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即本此意

朽木不折 諸校本皆從沈泰之本改知為折王念孫曰晏子雜篇而知衡千里之外知衡即折衡知折古字通孔以宋本作知為譌字非也晉書虞溥傳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蓋即此文

夫螾無爪牙之利 荀子無夫字宋本荀子螾上有虹字元本無

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 荀子無者字文子上德篇作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淮南說山篇亦襲此記曰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而無所寄託者 荀子作無可寄託者

行歧塗者不至 各本歧作跂盧校云當作歧注本亦改歧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 宋本荀子亦有能字元本無

鼫鼠 荀子注云梧鼠當為鼫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王念孫曰楊注是盧校牽強合之非也

君子其結於一也 荀子作故君子結於一也

而沈魚出聽 謝校荀子云流魚大戴作沈魚論衡作鱏魚鱏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今案淮南說山篇云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亦襲此處文淫沈亦音近字

夫聲無細而不聞 荀子夫作故細作小

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藝文類聚八十三寶玉部引作玉在山而木潤

川生珠而岸不枯御覽八百二珍寶部引作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八百四珍寶部又引作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所據互異宋本荀子居作在木上有淵草字岸作崖文子上德篇云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淮南說山篇亦襲此文曰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續史記龜策傳亦曰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

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　戴校本汪本至作聞王念孫曰積上衍不字至作聞言為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為之說非也荀子作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為善也安有不聞者乎今案王說是據改

野哉　戴校本據說苑改野為鯉刪哉字今案說苑蓋襲此記之文未可為據

水潦瀸焉　王念孫曰瀸當作屬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於尊注屬注也說苑作注是屬即注也說文無瀸字

誰知其非源泉也　自孔子曰至此說苑建本篇襲之曰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萑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尚書大傳略說亦曰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　御覽八百四珍寶部引二之上並有中字與類聚引同管子侈靡篇與今本同

天子藏珠玉　管子藏作臧下同古藏字皆作臧

大夫畜犬馬　管子犬作狗

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　管子作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

獨不得焉　自珠者陰之陽也至此一段本管子侈靡篇與上下文不貫於勸學義亦無當或者有缺文敗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　荀子宥坐篇作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說苑雜言篇襲此記作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　荀子無下六字說苑與此記同

徧與之而無私　說苑作遍予而無私

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　說苑無下五字

其流行庳下倨句　各本庳作痹戴本汪本亦改庳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

其赴百仞之谿　說苑谿亦作谷與荀子同

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　說苑作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此二句在似義下今疑本書淵亦作者

弱約危通　戴校從方本改危為微汪本同今案危微古通考工記輪人欲其微至也鄭司農注云微至故書或作危王孔謂聲誤非也楊倞曰說苑作綽弱微達今本說苑作綿弱而微達

受惡不讓似貞苞裹　戴校本從說苑改貞苞裹為包蒙今謂包蒙是包蒙與善化對文

必出量必平　戴汪校本改必出為以注今案孔謂必字衍是出當作主讀為注從荀子改說苑作主量必平王字亦主字之譌

盈不求概似度　各本度作厲誤荀子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二句在綽約微達似察之上今疑

萬折必以東西　戴汪本刪西字說苑作其萬折必東今疑以字亦衍當作萬折必東

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戴校本見上增君子二字今案荀子作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說苑作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皆有君子二字據增

凡一千八十二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大戴記補注七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八

王樹枏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專謂自納於已 各本謂作爲戴本汪本俱改謂以下謂字並然

教不能勿搢 搢與晉通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注云晉讀爲搢紳之搢史記封禪書注云鄭眾注周禮云搢讀曰薦薦搢晉同聲字皆訓爲進盧謂搢爲聲誤固非孔謂字當爲晉亦不知搢晉相假之義

未若家語爲勿怠也 盧戴校本改未若爲勿搢今從之

失言勿踦 家語入官篇踦作掎今謂掎字是掎亦發也班固西都賦機不虛掎是也失言勿掎言人失言勿發揚之與上已過勿發同義盧注非是

自行此六路者 行字衍文自由也言由此六路者家語作自此六者亦無行字行字當是校書人語誤入正文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盧校云數疑數字之誤

墮怠者 戴校本改墮爲惰家語作怠惰者

專者 家語作專獨者

歷者獄之所由生也 獄之所由生也與前文複此句疑是衍文家語無此句下文七字乃後人據改者家語七作六

大城而公治之 家語作大域之中而公治之

而進是利 家語無而字汪本據刪

而無求其報焉 家語無而字今亦疑而字涉上下文而衍

量之無狡民之辭 家語狡作佼

恆言無害也 戴校本改恆爲猶汪本同

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家語勿作無無字是與上下文一律

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各本若作言汪本亦據戴本改若家語正作若此

故明不可弊也弊蔽通字集韻蔽音弊與蔽同是其證也故此書作弊家語作蔽戴校從方本改蔽字孔以窮字釋弊皆未審假借之義

故詩云戴校本云作曰

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家語作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今案木字應作本積聚也寡少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承上所見邇所求邇言言法象在內則百姓取法不遠也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本不寡承上所以治者約言言源泉不竭故天下積而本不見少也盧注誤讀以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爲一義以而本不寡屬下讀爲義故改本爲木字戴校本以而木不寡文不成義乃改而爲如不知如木不寡亦不辭也

家語以源泉不竭屬上法象句爲義亦斷句未當者也

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安下而字衍文宜刪與上文一律家語亦無而字

志者心之府也此注各本在藏乎志下

聲言也此注各本在發乎聲下

而民自得也已己字衍文家語無

調悅者情之道也調當爲詞道讀爲導詞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盧注謂治人情之道非是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汪本悅改說

言調悅者調亦當爲詞汪本悅改說

則民悅汪本悅改說

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調亦詞之誤法字應屬下讀仁字衍文顯讀爲憲憲法也言法在身則民憲而安之也家語作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是其證王肅所據本尚不誤盧所見本衍一仁字遂以法字屬上讀爲句矣汪本悅改說

財利之生微矣各本微作徵誤家語正作微

善政必簡矣家語句首有則字屬上貪以不得爲義

善言必聽矣家語作則善言必不聽也屬上苟以亂之爲義

詳以失之家語失作納屬下規諫日至爲義

詳爲陋失盧本失作矣戴氏文集曰詳作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聚珍本改作詳爲漏失汪本從文集之說改佯爲漏失今從戴校

羣臣僕之倫也僕字上脫羣字據注文增家語無臣字

而羣臣服汙矣王念孫謂服字衍盧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宜刪

是故夫工女是字衍文家語作故夫無是字據刪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王念孫曰良上二字卽上文良工之誤而衍者戴校本改諸爲于汪本亦改於王念孫曰諸亦於也始當作是今從王校刪訂家語作賢君必自擇左右亦無始字

主上無爲於日事而有爲於用臣各本臣作也戴汪校本日作親臣下有也字戴氏文集曰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從戴校

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家語作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今案二句一義當是後人據家語校上句者誤入正文

便所便習此注各本在則謹其所便下

必於上之佚政也家語佚作失汪本改佚爲失今案佚失通字

故上者尊嚴而絕家語絕作危王念孫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今從王校訂正

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而如也言民如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

富恭有本能圖富恭二字不辭富下本有而字有本下亦有而字今脫家語作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是其證

修業居久而譚家語作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

情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于多盧本戴本極作及王引之曰本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皆本於此篇也關貫同字今案暢字衍文當是後人據家語暢字校及字誤入正文今刪暢字極仍改及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家語達上有而字今亦疑而字脫

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以生有習四字不辭當作既知其生有習其情生性通字有又通字此承上二句言而推其效者如此家語作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是其證孔曲爲之說

不道以遠道讀爲導家語作導

今臨之明王之成功臨之當作臨以與下文道以一律且承上文臨以道以言之顯爲誤字

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此注各本在則民疾下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文選注引冕作絻絻古冕字白帖三十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服章部引俱無也字蓋刪節之

黈絖塞耳所以弇聽也各本俱作絖絖汪本從劉本作紞絖戴校改絖爲黈絖與孔注同今案文選薦士表注白帖御覽引俱作黈纊漢書東方朔傳注故盧注云黈莊子爲黈黃也據以訂正絖白帖御覽俱作纊李善曰絖古纊字白帖引無也字御覽引聽作聰誤家語作紘紞充耳所以揜聰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聽與此文同

今云𢧵視聽戴校本汪本改今云爲令不今從之

黈莊子爲黈黃也按此記與莊子各本黈作絖汪本改紞戴本改黈與孔同皆誤今據正文改黈各本子皆作說說字不誤仍從舊本改正

大夫用素戴校本改用爲以字

然毛王徒以石飾玉戴校本汪本徒上增之字石上增爲字今從之

故未詳此注自首至此各本在人至察則無徒下

故水至清則無魚漢書東方朔傳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與此文同

故枉而直之漢書東方朔傳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與此文同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戴校本刪其善也三字今案家語作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據此則其善也三字非衍文或謂以赦之以當在使之生下其文則民有小罪必以其善赦其過如死使之生以其善也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王念孫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今本脫之與下文不協案王謂不可教上有民字是也今謂不習上亦有教字此文相承而下今本脫去則不習無所指矣觀家語作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語義可

知
雖行必鄰也鄰也戴校從方本改遴矣汪本同遴字是今據改
鄰郄下戴汪校本改遴吝今從之此注各本皆作必遴矣
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家語矣上有者字今據增與下文一律
凡一千六十五字補　今校定凡一千六十三字
盛德第六十六
以觀治亂得失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引無得失二字
生於天道不順戴校本亦從御覽增道不順三字各本皆脫
則小者偷墮戴校從方本改墮爲惰家語五刑篇作惰
致愛故能致喪祭王念孫曰致愛本作致仁愛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家語正作

致仁愛今據增
貴賤有序王念孫曰貴賤有序本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去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如此作今據增
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
之敗起也汪本改義爲位盧本也作矣今案經解朝聘作聘覲戴校本刪也字蓋據下文今從戴本
生於長幼無序戴校本亦云此下有脫文王念孫本此下據家語增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十六字今從之
而爭鬭之獄煩經解煩作繁有也字
凡婬亂盧戴校本婬作淫
享謂享婦及召鬬也戴本鬬改族黨

以慎天法戴汪校本改慎爲順今從之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戴本汪本法俱改罰今據以訂正
歲終聽不德之刑爲正德法而論也戴校本作聽不行德法之刑今據增
失句處戴本已訂正
論吏德行能功各本能下有理字戴校本刪與孔同王念孫本謂德行能功上脫之字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今據增御覽引此下脫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
行德十二字
考羣臣之德行德行下脫能功二字並非偏舉戴校增之是也
能得德法者爲有德各本無得字戴校本增與孔同
則莫不徵勸矣御覽十八時序部引矣作也

御民之銜勒也各本脫勒字戴校本亦增家語正作銜勒
書曰太史友內史友盧戴校本無友字
古者以法爲銜勒王念孫曰法上有德字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今據增
而不懈墮戴校本改墮爲惰
民必走各本必作心戴汪校本俱改必
天道發施道盧本作性戴汪校本俱改道
宮室之量量各本誤作最戴校本亦改量
皆官所職也戴校本官上增冬字今從之
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各本皆脫曰字者字家語與孝經序疏引同

太史內史王念孫曰太史內史誤倒上文作內史太史考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太史今據正

以之義則國成家語成作義

以之禮則國定家語亦作定魏時大戴本已然不獨唐本也

過失也此三字宜是人情莫不有過下注文家語作過失人情莫不有焉疑後人據彼文誤增

凡度量財物攷工猶有其事各本工誤作之戴校本改工

古有之也隋書宇文愷傳引無也字

然其由或始於此也各本由作猶戴校本改由猶由同字

凡九室汪本凡下增有字

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宇文愷傳引無而字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引有而字各本牖作聰形譌諸引皆作牖戴校本亦改正汪本刪一字而字

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隋書宇文愷傳引俱無此九字藝文類聚引此九字在外水曰辟雍下凡作總隋書牛宏傳引盛德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蓋刪節記文

以茅蓋屋宇文愷傳引脫屋字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藝文類聚引無明堂者三字卑下有也字宇文愷傳引亦有也字今據增

外水曰辟雍藝文類聚引曰上有名字汪本據增今案牛宏傳宇文愷傳引俱無名字

堂高三丈各本丈俱作尺宇文愷傳引亦作尺其誤久矣汪本亦改丈

東西九仞宇文愷傳引此亦作仞汪本同各本仞俱誤作筵

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汪本作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

亦煩重戴校本改煩爲繁

蓫蒲生蒲盧戴校本作蒲

正朝之位汪本朝下增儀字蓋據周禮

王族故士虎士戴校本脫上士字

太僕前正視朝位周禮無太僕前三字正視朝位乃鄭注文宜刪

王入內皆退也戴校本內下增朝字蓋據周禮今亦增

凡一千六百一十八字補　今校定凡一千六百四十二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八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九

王樹枏

千乘第六十七

脩其灌廟 各本脩作循誤戴校本亦改脩王引之曰古無謂社爲灌者灌當爲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子曰立妃設如太廟 子曰二字衍文或上有脫文

靜斯潔信 洪頤煊三朝記注釋信字屬下讀

立子設如宗社 各本脫如字盧戴洪本俱增

莫敢援於外大夫 洪以外字絕句

執事政也 戴氏文集曰政當作正聚珍本改正汪本同

百姓齊以嘉善 高安本無百姓二字

近者閑焉 程沆朱本閑並誤閒

君發禁宰受而衍之 各本脫受字戴洪本俱增

散布於小理 理方本作治此句疑有誤

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慫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 各本脫官字戴校本亦增洪以賢字句知字句世字句慫字句名字句力字句成字句立字句知音智官字不增今案當作官之不慫無能字能字涉上文而衍

此國之所以長也 戴校從方本國下增家字汪本同今據增

立有神則國家敬 洪曰有神謂有道之人阮元曰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

以爲無命 四字有誤孔氏曲爲之說戴校從方本改無命爲典令今從之

昔者先王立此六者 馬本戴本洪本立皆作本

此國家所以茂也 盧戴洪本家下有之字今據增與上文一律

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 各本時上俱有則字洪讀以教民之不則句時不若句不令成句下文成字上屬戴校從方本改時爲治讀治不若不令句今謂不令之不衍文當作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令令法也

發圖功謀 各本圖作國戴洪本亦改圖御覽十八時序部引正作圖

執伎以守官 伎御覽引作之誤

庶虞草 戴校從方本草上增百字王念孫曰新校本是下文曰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湻是其證今據增御覽引亦脫百字

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 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引無凡字功作力脩作循皆誤

治衆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 御覽卒譌平各本可作所戴洪本俱改可

國中賢餘秀興閱焉 此句有誤戴校從方本改興爲與今謂宜作國中之賢秀與閱焉御覽引作國中之賢者閱焉

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王引之曰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此涉上文享字而誤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祚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今據改御覽引脫皇祖二字

執權變民中 變讀爲辨古字通禮王制注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孔說迂

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閒 戴校本刪不字各本萌作崩安作要戴校與孔同今謂不刑二字倒萌當作明言凡民之刑專治不明本務以閒安閒者與下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對文

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 作當爲詐同音字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媟 此三句有譌戴校從方本作誘居室家及幼子曰不義子女專曰媟阮元曰誘讀如吉士誘之之誘誘進也君子卽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君子女自專則爲姦

飭五兵 各本飭作餝戴校亦改飭

大曰講 汪校云講當作媾唐顏正講古音媾洪曰講當爲謀字之誤

以財投長曰貸 王念孫曰貸讀爲慝古讀貸如慝

凡犯天子之禁 高安本無凡字

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 戴校本改國爲罔

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 馬本戴本飲作餘洪以一家三夫句道行三人句注云一家一屋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三人洪義較長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新字衍文亭補嘗烝是四時祭名不宜有新字

褒灌浸 王念孫曰灌當爲灌褒讀爲等褒之褒褒者差也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數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卽褒之誤而灌字則不誤今據改灌洪本從御覽作表

治地遠近 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引治作理

太古食壯之食 王念孫曰太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太古之民云云乃言太古時事若此處有太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今據刪

樂其宮室 戴校本改作樂其官今從之

地移民在 戴校從方本民下增聚字在字屬下讀今案戴校是在今太古皆承上言今據增王念孫曰在今猶言其在於今也孔以地移民在爲句未安

不樂其宮 戴校本宮改官今從之

勸有功 戴校本勸上增民字今從之

年穀不成 戴氏文集曰不當作順聚珍本從方本改順汪本同今謂不當爲大字形之誤

作事不成 戴校本改成爲時今從之

於時委民 洪曰委當作痿又作餧病也

和五味以節食時事 時事上疑有脫字應與和五味以節食儷文

咸有安居和味 各本作有安民和味脫譌孔校同戴洪亦同

及量地度居 各本居下衍邑字洪從孔刪

地以度邑 各本度下脫邑字洪從孔刪

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 御覽引脫下皇字

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 各本末作未孔校與戴同洪從盧本作失疑失字是

入也弗之顧矣 各本入作人譌戴洪校本亦改入

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四代第六十八

何哉 洪本何作可據改

心未之度習未之狎 楊本未之皆作之未

伯夷謂此二帝之眇 馬本亦作二帝宜從戴本作三常

辨歷大道 洪云大當爲天

小眇其後乎 戴校云小各本譌作少

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 戴校本刪庶虞二字俞樾亦謂庶虞二字不當疊今從之

甲胄之戒洪曰據左傳戒當爲戎字之誤

哀愛無失節戴校從方本改愛爲慶今從之

君先眕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戴本亦改予爲之洪讀而後善中備句今謂中成也
見禮器鄭注言君先眕而後眾成備也孔說非

奐然而興民壹始戴校從方本改興爲與今謂與字是奐然與民壹始言奐然與民皆始也壹皆
也

子吁焉其色王引之曰吁與盱古字通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

可以表儀王引之曰楊說儀字文義不明說文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洪曰表標
木爲準儀渾象之屬皆所以測量天度喻有才器者可準望而知洪義長

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太平

御覽五十六地部引作高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魚龍交焉

君察之此盧本無此字洪以此字下屬失其讀

羣然羣和也與威對文詩秦風鄭箋羣言和調也

睪然睪懌同字玉篇樂也好也

抽然首然說文抽引也戰國策注首向也心有所引意有所向二句對文

聞怪物怪命戴洪本亦改恪命爲怪命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王念孫曰與如也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注失之

昔虞舜天德嗣堯王念孫曰天德上有以字今本脫之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今據
增

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惽而不能用也何以哉高安本無
曰字戴校從方本作子道廣矣吾恐惽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子曰由德徑徑今案戴校長

道天地以民輔之此句疑

味爲氣氣爲志蔡本馬盧戴洪本皆疊氣字

發一曰失統一本曰作日誤

執事無貳王念孫曰貳爲貣之譌貣即忒之假借字貣與貳同

五官有差袁本程本朱本差誤羌

此謂楣機王念孫曰古書無並言楣機者楣當爲樞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梱也所以止扉皆門戶之
要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媢逸周書媢作娟故知楣爲樞之誤

貪於味不讓妨於政貪於味於字衍刪之與下文一律

慕寵假貴洪曰慕當爲篡取也

變從無節妨於政王念孫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說非也從當作從節止也隸書從或作從從
或作從二形相似故譌今據改各本脫下三字戴洪本俱增

臣聞之弗薦戴洪校本亦改慶爲薦下同

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戴校本改者爲皆

子曰伯夷戴校本夷下增曰字今從之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補今校定凡一千二百八十九字

虞戴德第六十九

君以聞之戴汪校本以改已

君之聞如未成也戴校本如改而

黃帝慕脩之曰明阮元曰慕乃纂字之譌纂繼也今據改

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戴校從方本刪開字云各本衍一開字楊本重一明字今據刪阮元曰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啟字漢人避諱所改也

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戴校從方本作開物畢起民下增聽字今從之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戴校從方本刪此下以字洪氏亦云疑衍今刪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馬本戴本到作倒盧云到即古倒字

率天如祖地戴汪校本如改而

質直而好仁各本直皆作知今謂知字是知義反易槩辭注質體也言體知而好仁也

此以三常之禮明盧本從劉本刪以字今不從

天子之宮各本宮誤作官

率名斅地實也名當爲各字之誤言諸侯納貢於天子率各效其地實也

使仁守今從御覽所引仁下增者字

陳六律呂呂字衍文戴校從方本刪之洪仍舊本作品屬下讀謂等差也

竪物戴洪校本亦改竪爲豎

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各本疊諸侯二字戴汪本刪與孔同洪本倒於下教士之上

其地心端戴校從方本作其心志端今從之洪刪地字

有仁父存馬本存作在

人事曰此下戴校從方本增樂字汪本同盧亦云案下篇則此當有樂字今據增

變民示也戴校從方本改示爲視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戴校本庶上增任字今從之孔子集語引脫氏字馬本脫袍字

作地之稽各本稽作福戴校本亦改稽

凡七百八十字孔云八十當是六十之誤今校定凡七百六十二字

誥志第七十

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戴洪本亦增二不字各本皆脫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戴校本改此以今謂此以是據正

順至必時其節也曰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戴校本刪上也字爲字孔子集語引有也字無爲字今從孫校

庶物時則民財做民財做戴洪本亦改敬爲做各本皆譌

節事以動眾則有極戴洪本亦不疊動眾二字

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戴校本亦疊世久二字

非以徵民洪曰徵當作懲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戴校從楊本刪下字王念孫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厤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今據改

正建于孟春戴校本據齊志所引改建正今從之史記厤書云厤建正作於孟春

瑞雉無釋今從史記改無釋爲先滜

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汪本改俱爲具戴校從楊本改以爲次今從之方原作萬萬原爲万万爲於字之脫爛屬下於時連文後人不知又於下文時上增於字而此遂改万爲萬矣孔從戴改方盧洪從史記改分皆非今刪此字

於時鷄三號卒明 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王念孫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卒形與平相似故誤今據改

此謂虞汁月 各本虞上皆衍歲字孔與戴校同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 孔從戴校改曰與爲日與洪同王念孫曰改日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日字下同今訂正

不遠厥事 孫星衍云事一作亭非是事與能韻

民之悲色 戴校從方本悲改妃洪引管子曰賤人以悲色

伐于四山 戴洪本亦改代爲伐各本譌

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 俞樾曰恕乃孥字之誤在國統民如孥在家撫官而國兩句一律而亦如也統民如孥猶言愛民如子孔注不知恕字之誤乃互易其如而兩字兩句不倫矣

案戴本如而互易與孔說同汪本皆作而字今從俞校訂正

民咸廢惡如進良 戴汪校本改如爲而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 王引之曰制讀當爲晢言此古者明晢之君之治天下也古聲制與晢同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是其例矣今從王讀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 王引之曰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美也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晉語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鬚長大即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即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鄉風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俁俁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人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今案王說是據正

星辰不孛 各本皆作星辰不隕勃字屬下讀今案藝文類聚二十人部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並引作星辰不孛孔校是也戴洪本同

陵不施 戴校從方本作陵不阤洪曰施讀爲阤

雒出服 洪曰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

如民咸盡力 戴本汪本如改而

地賓畢極 戴本從方本賓作濱

賢人並憂 戴校本憂作優

日歟仁賓也 戴校從楊本刪也字

凡七百七十七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七十五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九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　王樹枏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變更也易也能而也言更易官民之位而歷試其才藝也注謂試以眾位歷觀其才是也通爲一句讀王引之讀變爲辨辨徧也歷相也言徧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非是

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盧校云微當作徵亦見本書戴校本汪本俱作徵今案周書官人解亦作論用有徵倫論通

其老觀其意憲愼强其所不足而不踰也戴校本從方本刪意字俞樾曰意憲同義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意憲猶意思也禮記樂記篇發慮憲求善良良與善同義憲與慮亦同義自來但知憲之訓法而不知憲之訓思則意憲也慮憲也皆兩字不倫矣

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閒周書脫此二句盧文弨校本據本書增

觀其信憚也王引之曰憚讀爲亶誠也信也退周書作觀其信誠誠亦亶也亶憚古同聲亶之通作憚猶亶之通作單見禮記祭法

任以信相親也盧戴校本作任以恩相親信戴本信下有也字

考之以觀其信周書無此句信字與下文複當是言字且考之以觀其信語意未了

絜之以觀其知戴校本亦改絜各本作挈

煩之以觀其治煩之下應據周書增事字

淹之以利周書淹作臨

以觀其不當戴氏文集曰不當當從周書作不荒汪本據改今從之

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也字衍文

遠使之以觀其不貳宜據周書刪使字貳周書作二

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周書無此二句

陰陽謂隱顯也各本謂作位盧校云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戴汪校本作猶猶字是據改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戴校據方本刪成字與周書合今從之

志殷如淩盧校云淩當作湥戴汪校本作而湥今據改湥

淩蓄深字戴校本字改也非是淩作湥據改

言曰就也戴汪校本改也爲益今從之

如臨人以色戴汪校本據周書改如爲好今從之

其貌直而不侮各本侮作傷盧本戴本俱改侮王念孫曰傷當爲傷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侮傷也徐鍇曰傷慢易字也傷與傷字形相似故知傷爲傷之譌今從王校

其貌固嘔戴氏文集曰篇內嘔字並嫗字之譌聚珍本汪本改嫗注同今從之

謂形柔而人苟盧戴校本人苟作觚巧今從之

以故自說王念孫曰故詐也

煩亂之而志不裕王念孫曰裕當爲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營盧注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周書作治是其證今據改

曰鄙心而勢氣者也盧戴校本從方本改勢爲假與周書合今從之

執之以物而遫決驚之以卒而度料王念孫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難投以物投即設之譌則此文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遫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料本作應據盧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今從王校

不學而性辨戴校從方本改學爲素汪本同今案改素非也學習也言不習而能知也知一如不可以解也戴汪校本如改而

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周書無其字無無辨而自慎句戴本慎改順今從之

曰愚怒者也戴校本怒作戇今從之周書作曰愚依人也盧文弨云依讀當爲薆蔽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王念孫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周書作誤是其證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

存志不能守錮戴本錮改固汪亦云錮當作固

已諾無斷周書斷作決

言止慎諾於人盧本作正慎戴校作止慎皆非也正當爲不字之誤謂言之不能慎諾於人也

多稽而儉貌周書儉作險古通

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宜以固字斷句行有道而先困謂行之有道者先困窮也盧注所謂妬賢誣善者正以此戴校刪下五字非是周書無下六字

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戴校據方本改慎爲順當上增失字今從之

曰始妬誣者也戴汪校本刪始字注同今從之

微淸而能發各本作徵淸今從戴校改微情

察度而能盡周書作察而能深下又有寬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屬三句

曰治志者也戴校本改爲志治與周書同王念孫亦云志治是今據正

華如誣戴汪校本改如爲而周書作華廢而誣

此見於外王念孫曰此本作必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竝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周書同今從王校

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此十二字涉下文而衍後人貪與以其聲處其氣句注相類遂移此十二字於此不知聲氣二字乃起下文之辭故氣初生物云云反復申明聽聲處氣之注間此二句文義實不類也

以其聲處其氣以當爲聽字之誤觀注文聽處其聲氣可知乃後人據上衍文句法而妄改者處斷也見後漢書陽球傳注言聽其聲斷其氣也周書氣作實誤

初氣生物王念孫曰當作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周書同今據正

其聲溫好周書好作和

勇氣壯直周書直作力

察其所安孔注謂此句衍文是也據周書刪

民情不隱也王念孫曰今本不下脫可字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今據增

喜色由然以生周書作喜色猶然以出由油猶古通借字

油爲新生好貌盧戴校本俱作油然今據正

怒色拂然以侮周書拂作薦

欲色嘔然以偷戴汪校本嘔改嫗今從之周書作嫗然以愉今謂愉字是

纍然而靜而字宜從周書改以與上文一律汪本作以

誠忠必有可親之色周書親作新通字

誠靜必有可信之色王念孫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借字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情實也故經傳通謂實爲情

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周書無色字皓作浩縵作曼

不失色於人也戴校本刪也字

雖變可知周書無此句

生民有霧陽王念孫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僞也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故生機僞則正文之先民後生可知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今據正

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戴校從方本刪有字汪本同今據刪周書無以賴於物四字汪本校刪名下也字亦刪

有隱於仁質者宜從周書改仁賢質爲形誤下同

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周書好大得作好德脫大字戴校從方本改事爲爭與周書同今從之

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周書無此二句

假節假仁質之節質字誤宜改賢

故其行以攻其名王念孫曰故詐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詐僞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

推前惡忠府知物焉此文不可曉戴汪校本惡作悖玩注文蓋人問已有不知則推援於人而貌爲知者也孔注似誤周書作前總唱功亦難曉

謂有詢義之戴汪校本改義爲議議字是

而待以爲忠府盧戴校本待俱作恃

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此文亦難曉周書前總唱功即括此句在內

故知以動人王念孫曰故詐也

自順而不讓戴校從方本改順爲執汪本同與注文合今從之

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戴校本作及其不知也觀人之動止汪本祇刪正字今從戴校

如是者是當作此與上下文一律

素動人以言周書無素字

謂先偏習之戴汪校本偏作徧據改

涉物而不終周書作竭而弗終

詳爲不窮周書詳作佯古字通用

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周書作口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今案周書多誤字有道之有戴氏文集謂宜據改假汪本改正今從之

廉言以爲氣言當爲信字之誤廉信與驕厲對文

以見佚氣自然戴汪校本改佚爲俠今從之

驕厲以爲勇戴汪校本改驕爲矯

內恐外悴戴校從元本悴改悻今從之汪本作誇

言苟自驕厲戴校本改驕爲矯此一節注文各本在亟再其說下

敬再其說汪本改敬再爲亟稱王念孫曰敬當爲亟集韻亟或作蓝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爲再再古稱字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今據改正

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汪校云醉當爲瘁周書無此二句於爲也古通字

醉言悴也此注各本在乞言勞醉下

故得其名名揚於外周書無此二句王念孫曰故詐也

伐名以事其親戚周書作發名以事親發伐通字

以故取利周書無此句王念孫曰故詐也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俞樾曰自古文作白自分其名以私其身與周書自以名私其身義同因自字古文作白學者以爲黑白之白遂移至分字之下非戴氏之舊矣今從俞校

陰行以取名周書脫此句

陰行謂竊求諸人也盧本作陰陰戴氏文集曰次陰字别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聚珍本改行孔蓋從之汪本同

與左右不同而交交上脫不字注云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不與交即不交也今增

猶相克爭各本爭誤作事孔從戴改

陰陽克易王念孫曰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𠘧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今從王校

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

隱節隱於仁質之等仁質宜改仁賢

靜而寡類莊而安人王念孫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頪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頪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貌莊而安也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證寬寡頪類壯莊皆字形相近而誤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盧以寡類爲不好獅則曲爲之說也今從王校

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周書脫上句浚作說今謂說字是據改

少言如行戴校本如作而周書作以

有施而不置置爲德之誤據周書改正

曰慎謙良者也慎字衍文據周書刪

貴富雖尊雖尊疑是榮尊與下句儷文

喜怒之如度斷戴校本改如爲而

斷明也此節注各本在曰有守者也下

曰守也戴校從方本作曰有守者也與周書合汪本同今據增

置方而不毀戴校從方本改置爲直與周書合今據改

立强而無私戴校從方本作强立與周書合今據正

曰經者也戴校從方本經上增有字與周書合今據增

正靜以待命周書作虛以待命

歡欣以敬之戴校從方本改敬爲致今從之

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安當從孔注改要名故當從戴校本互倒盡力而不面敬以要人句以故名不生焉句

合志如同方戴汪校本改如爲而

曰至友者也周書作交友

其入人甚俞王念孫曰俞讀爲愉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盧注工能也王念孫曰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是巧與故同義其與人甚巧與其入人甚俞對文盧失其讀并失其義

其就人甚速周書作就人甚數數速通字此下至質不斷周書皆脫

從容謬易周書謬作克

曰無誠志者也宜據周書刪志字

亟變而多私周書無此句

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戴校本云作言上句在規諫而不類下下句在道行而不平下今從之

曰巧名者也王念孫曰巧本作竊俗書竊字作窃共下半與巧相似因譌爲巧周書正作竊名

畸鬼者不仁周書作時口者不回

面譽者不忠周書作果敢者也盧文弨據本書改正

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周書情作靜隱作假

此之謂揆德此下脫也字據上文增

九用既立此句衍文

取直愍而忠正者王念孫曰愍字義不可通疑慤字之誤說文慤謹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慤質也直慤忠正義並相近今據正下同

取順直而察聽者順字據下文改慎

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廣中謂博於聞識也此注各本在而廣中者下盧本對作勤誤

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使是使之也說見經傳釋詞

使治壤地而長百工使下據戴校本增是字與上下文一律盧文弨校周書亦增是字

爲邊境戴校本爲改衛今從之

家有嚴君焉戴校本家下增人字今從之

愼維深思盧本脫思字

一人文王自謂也此注各本在以交一人下

凡二千四百二十三字補　今校定凡二千四百十字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謂親過高祖自此至與穀梁相傳也一節注文各本在皆齋下

於練焉壞廟各本脫廟字戴汪校本增

納新神戴氏文集曰納新神上脫一時字聚珍本汪本皆增今從之

鄭元士虞禮記注曰戴校本作鄭元注士虞禮曰汪本删記字今從汪校

今未卽吉盧本今作下戴校本删之

元又分戴校本元上增鄭字

尤非宜耶戴校本改耶爲也通字汪本删之

未忍有之也盧本也作矣

房西房也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汪本改東今從之

門左門西此注各本在入門左下

東西侯也戴校本侯作俟

走急趨也此注各本皆在如食間下

東郟之位別本郟爲郊盧本改廂戴作郟下注西郟之位同

凡四百四十八字補　今校定字數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則釁之以豭也盧本戴本也改豚今從之

南向雜記正義引向作鄉

請命以釁某廟各本命誤作令戴校亦改命

拭挩各本挩誤作帨戴本汪本皆改挩

北面東上雜記正義引無東上二字

居上者宰夫也盧戴校本改居爲東與通典四十八引小戴記注合東字是今據改

小戴割雞亦於屋上盧校云上字當作下

宗人請就宴戴校本宴作燕

凡一百四十五字補　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一　王樹枏

小辨第七十四

小辨謂小辨給也各本謂作爲孔從戴改

日夜不遑也戴校本改夜爲昃今從之

學不可以辨戴洪校本辨上增小字今從之

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盧注官政連讀非是諸侯學禮辨官句與天子學樂辨風大夫學德辨義士學順辨言庶人聽長辨禁句法皆一律政正也政以行事言守正以行事也

大夫學德別義別爲辨音之轉當是誤字盧所見本已誤別應改辨與上下一律

別猶辨也此注各本在學德別義下

矜猶慎也戴校本矜作莊云從永樂大典本訂定他本或作慎或作矝

士學順辨言以遂志以上脫致命二字觀注文可知士學順辨言句與上下文一律致命以遂志亦與上下文一律阮元曰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與盧注不合

農以行力說文農耕也與夏小正篇農及雪澤之農同義

爾雅以觀於古雅正也爾雅者言之近於正者也不通正音不可以讀古書子所雅言蓋亦以正言讀經不以方言亂之故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張揖上廣雅表周公制禮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禮三朝記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王應麟曰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各本棋作祺戴校從方本改作夫夾十棋之變今據正由汪本改猶通字

吾壹樂辨言壹語助也晏子春秋諫篇曰寡人一樂之是欲莊子大宗師篇曰回一怪之一與壹同皆語助

皇於四海王念孫曰皇尢也謂尢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古同聲而通用

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各本皆無行字盧校云上其字衍戴汪校本據删俞樾曰當作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君其習三字誤移在可字之上則不可通今從俞校

多與我言忠信多與祗通謂祗與我言忠信也

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戴校從楊本明上增不字而口改又君改居今謂口當爲日君當爲居居讀如居之無倦之居言不可以入患者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日倦其居則不可耳盧注不行正釋日倦其居句

綴學之徒王氏困學紀聞曰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何一之彊辟陳觀樓曰當作何一彊之辟

死亡而弗知戴校從方本移此句作注今從之

內思畢心曰知中各本心作必盧校云當作心汪洪本亦改心

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此注各本在章末

凡六百十一字補　今校定凡六百七字

用兵第七十五

何世安起王念孫曰安猶於也何世於起言起於何世也此倒句也安焉聲相近墨子非命篇曰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戴校本貪改强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兵部引作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

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安耳戴氏文集曰當作或云或字誤脫在諸侯下

及利無義王引之曰及當爲𠬸𠬸取也貪也說文𠬸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𠬸古沒字晉語𠬸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𠬸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𠬸與及字形相似今據改御覽引作反亦形譌

何器之能作王念孫曰器本作兵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器古之所謂兵者即指兵器言之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今據改

凶如蜂蠆之挾毒也戴校本凶作言盧本作云今從盧校

魚在在藻汪校云以下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蓼莪孫曰餌久子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爲一韵則必通爲一詩與孔注同

嗣武于孫子戴校同孔各本譌嗣武孫武子

言用上二章盧戴校本言用改亦同今從之

必稱其人戴洪本亦改仁爲人

猶威致王今若存戴校從方本作猶依然至今若存今謂戴校是與盛德篇合洪氏亦云據改

贏暴於天下戴氏文集曰贏當作羸校聚珍本改羸汪洪本同

雖諸夏莫能相養盧本無莫字戴校本作雖親莫能相養今從戴校

譏貸處穀貸讀爲慝

而幼風是御洪曰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較盧注的

與斗應相直戴汪校本改應爲杓今從之

鄒大無紀王念孫曰鄒讀爲陬鄒大無紀本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史記厤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厤數失序文與大戴畧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厤失則攝提失方

孟陬無紀據以訂正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既言無紀則無庸更言失矣今從王校

或深聲爲鄒也 盧校本爲上增誤字戴氏文集曰深當作歐聚珍本汪本作或歐聲誤爲鄒也

今據改

不告朔於諸侯 穀梁十六年疏引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周禮太史職曰 戴氏文集曰太師當作太史校聚珍本改史刪職曰二字汪本亦改史與孔同

頒告朔于邦國也 盧本作頒辦于邦國也戴氏文集曰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聚珍本增汪

本亦同

周書曰力政則無讓 各本無曰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

此逸周書度訓篇文聚珍本增汪本同今從戴校

此周所伏四海 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改服汪本同今謂伏服同字

來者國數也 盧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正汪本同

疑於所聞也 戴校本於作其

霜雪大滿 戴校從楊本改滿爲薄王念孫曰滿本薄字之誤廣雅曰薄至也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

今據改

六畜餼背 盧校云背疑當爲背瘦也戴洪校本改胔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王念孫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夭疾六畜餼背殃傷

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闌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今

案此句宜在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下衍一也字

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 戴校從方本刪下字者下增也字今案下字涉上文而衍觀注

引書可知止一天字今刪

凡四百四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四百四十二字

少閒第七十六

子愀焉變色 戴校從楊本焉改然

君而言情於臣 戴校云各本而下衍不字今從楊本洪亦刪不字

謂事役及刑罰 役各本譌後孔從戴校改正

同名同食 汪本食作位今據改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 戴校從方本改有爲百汪本同王念孫曰有當爲百字之

誤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間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今據改

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使字疑衍

君謂閑 戴校本謂下增之字今從之

緣近小始 各本始譌治孔從戴改

將行重器 戴校從方本改行爲持持字是注云將持重器正述經文

言專陽則正華英得陰陽之爭秀也 各本英下有也字戴校本作言專務

其本則華英得陰陽之節而秀爭也今從戴校

昔堯取人以狀 各本以作民盧校云民狀當作以狀蔡本戴汪洪校本皆作以

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今從戴校刪此字

何爲其不同也 諸本爲作謂孔從戴校改爲

言不能如五王 此注各本在五王取人下

又不能備閒也 各本閒作問戴氏文集曰問當作閒聚珍本改閒

言能居之則成純 各本成作桀盧校曰桀字不可通以正文攷之蓋成字傳寫譌爲乘而乘

復譌桀也戴校本亦改成

布功散德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功作恩

出入日月開元占經引作日月出入當據改

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樂部引作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開元占經引作西王母來獻玉琯漢律歷志注云西王母獻舜白玉以玉爲琯也據此則白下應有玉字帝王世紀作白環

海外戴校從方本海下增之字與下文一律王念孫亦云然今從之

其地出迅足鹿戴校本足作走盧校本作其人迅走若鹿今從盧校

渠搜貢露犬各本露作盧戴氏文集曰盧字譌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盧或當作露聚珍本汪本俱改露

舜崩戴洪校本亦有崩字各本脫

謂改封虞氏之後戴校本無之字

作宮室高臺污池土察以民爲虐俞樾曰土芥古語也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是也芥即丰字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讀若介因丰讀若介故即以介爲之而又段用從艸之芥也亦或作土察察者蔡之段字猶芥者介之段字也用兵篇作宮室高臺汙池以民爲土察猶以民爲土芥也學者不識土察之語乃移在汙池之下使汙池土察四字連下而以民爲下增虐字以成句非也今案俞說是但虐字亦非衍文當作虐民以爲土察今正下同

以觀天子觀當是覯字之誤

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洪以民絕句故絕句阮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句不得以疾死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

順民天心嗇地戴校從方本刪民心二字王念孫曰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文與下二句對文今本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今據刪洪以順民上屬爲句

成湯卒崩戴校本作既崩云既他本或譌作年或譌作卒今從方本盧亦云譌據戴校正

殷民更服戴洪本亦改服各本譌眩

武丁小乙之子盤庚之時有雉雊之變盧本改時爲孫誤戴校本作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也與殷本紀合時字亦刪今於時上增弟字時字下屬爲句

武丁卒崩戴校從方本作既崩今據正

乃退伐崇許魏王念孫曰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誅黎即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邘伐密伐犬夷伐耆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伐各本譌代孔從戴校

制典用行三明戴校從方本作制法任地行三明王念孫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即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今從王校增訂

煩眾也如繁者戴校本作煩煩眾也如繁諸汪本同

君如財之汪本作而君財之今亦君如互倒

發如用之戴汪校本如改而

言識其並興各本識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識聚珍本汪本並改識通字

如以觀聞也馬本戴本汪本如並作而

謂辜極可以苟免也可上脫不字今增

臣恐其足盧云當作臣則曰足四字注從盧校喜孫曰臣恐其足四字與注不合且不足可云恐足不云恐也不若盧校之核今從注本

所謂可否也各本作所謂可不也盧云當作可否也孔戴蓋皆從盧校

公吁焉其色吁與盱古字通喜貌

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未字宋本作木不誤言政之豐大如木之成故下文卽草木申言之未成之未亦是木字之譌今皆改木盧戴校本上作本下作未亦非是

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蔡本馬本洪本偏皆作偏偏字是據盧校改

穀亦如之戴校本改穀爲民洪亦云當爲民今從孔注改政

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戴注校本刪小字今從孔注小人二字互倒

穀敗失戴校本穀改政今從之

有生之魄戴校本作耳目有聰明謂之魄今從之

疆蔞未虧戴氏文集曰蔞不可通宜作藪聚珍本注本皆改藪洪曰蔞當爲菙菙古通作垂謂邊陲也孫卿書曰疆垂不喪今改菙

皆未易於常也盧戴校本無於字今據刪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俞樾曰酒者猶酒當在糟者猶糟下二語相對成文糟濁而酒淸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玉白而血赤也至實者猶實句或有對文而今闕之當爲衍句

言善惡之物仍錯亂也戴校本仍改未今從之

凡一千五百一十字補　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一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二　王樹枏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義與儀同

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王念孫曰掌諸侯之儀五字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列今據刪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為伯戴校本作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汪校本同王念孫校本典命下增掌字餘與戴校同與周官典命合今據訂正

諸侯諸伯七命典命無諸字

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典命視皆作眡同字

各如其命之數典命如作眡

禮大行人禮字疑衍

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大行人無其字

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大行人無其字

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帛皮從盧戴校本改皮帛

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大行人禮上大夫上皆有其字

以朝聘之禮也戴校本亦增也字各本脫

所以明別義也王念孫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別儀即上文所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圭瓚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是其證今據刪

樊纓十有再就汪本據覲禮注再改二今從之

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汪本據覲禮注日下增於字今從之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戴校從方本亦增此十字與盧本同各本脫

公於上等汪本據周禮司儀此下增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十字盧校亦云脫此二句今增

明臣禮臣職臣事各本皆脫臣職之臣

習立禮樂王念孫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今刪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王引之曰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為句諸侯交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之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脩天子之命

為之益行其下即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為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為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為誤其失甚矣今案王說交字屬上讀是而以世相朝三字為衍文則非鄭注大行人歲問殷聘世朝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與此文義正同蓋尊崇天子即是君臣之義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不可援下文為證下文乃以歲相問殷相聘變易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文此則據大行人之有世相朝之語今從大行人文以世相朝三字移於殷相聘下則句義兩得矣

不敢質禮記聘義不作弗

三讓而後入門聘義作入廟門正義云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

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聘義迎下有于字戴汪校本增今從之

拜君之辱戴校本據聘義君下增命字今從之

致敬讓也者致字涉上文而衍據聘義刪

則不相侵陵也聘義無也字

大夫爲丞擯戴校本改承擯此下據儀禮禮記補士爲紹擯四字今從之

致饔既還圭璋賄贈饗食宴戴汪校本饔作饗宴作燕饗下亦刪餼字各本衍聘義正義曰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

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義作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則作讓矣盧本則下增民字今從之

羣介皆餼牢戴校本改餼爲既今從之與篇內一律

宴與時賜無數聘義宴作燕

古之用財聘義財下有者字

然而戴校本亦作然而與聘義同

而諸侯務焉聘義句末有爾字

及大客之義戴汪校本義改儀

殷眺以成邦國之貳貳譌爲貣貣與慝同聲字王引之曰成字義不可通當改作除典瑞云以除慝是也孔曲爲之說戴汪校本改以除邦國之慝

以教諸侯之福戴汪校本據大行人改教爲交今從之

致會戴汪校本會改禬今從之

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戴校本所下亦增以字與盧本同今增大行人作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計辭令盧戴校本計改叶王引之曰計當爲汁大行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作汁鄭司農云汁當爲叶是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厤書祇聲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故與此同雅雨堂本改爲叶字未確今從王校

聽音聲大行人音聲互倒

逹瑞節盧本亦改逹爲達

然後諸侯之國小行人作若國以下四句上俱有若國二字

以周知天下之政王念孫曰政本作故故即上文所謂事故也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小行人正作故今據改

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王引之曰不行禮義之義即儀字也不服於義之義即誼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爲複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即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即古義字修當作循二字古常互譌今改循

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各本正譌政戴校本亦改正又改法爲具與上文一律王念孫本亦改具今從之

凡二千一百三十六字補　今校定凡二千一百三十一字

投壺第七十八

請樂賓　禮記投壺作請以樂賓
敢以請　小戴記敢下有固字衍觀下文可知
賓對曰　小戴無對字
請于賓曰　小戴無于字
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　小戴無算字不勝下有者字
請爲勝者立馬　孔謂小戴此下有一馬從二馬爲衍者釋文云俗本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孫志祖曰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此處無此五字也
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曰　盧戴校本據小戴改曰爲焉今從之
請諸勝者之弟子　請諸勝各本皆作請勝盧校云諸當作請戴汪校本俱改請王念孫曰孔從通解誤也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今刪諸字從戴校

當飲皆跪奉觚　戴校本飲下增者字盧戴並云觚當作觗觗古解字汪本改觗今從戴校增者字觚改觗
周則復始既算　盧校云此文當從吳本作算多少視其坐既算周則復始戴校云既算二字當在前擧手曰之上或云既當作記衍算字今從孔注說移此六字於司正曰之上
矢八分　王引之曰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分當爲介鄭注小戴投壺云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興入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人人四矢也故八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搢三挾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个卽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爲分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各五分矢皆二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五弧下脫各字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爲一介正與此同八介爲矢數而非圓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孔注非也今從王校盧本矢作籌亦誤
及童子使者　小戴作及使者童子
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　小戴豆下有焉字戴校本改去爲出今從之
無去其皮　小戴無作毋
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　盧校云此十一字疑是注文有誤字戴汪校本刪今從孔注刪定
壺脰脩七寸　盧戴並云自此以下二十四字當在曾孫侯氏之前以類相次今據移
御車之旌　王念孫曰盧改御車作獲者是也上文云執旌既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案戴校從方本亦改獲者今從之

史辟史義　此下十六字當在廢不可歌下戴校亦云今據正
無倨立　王念孫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倍立鄭注曰倍立不正鄉前也倍與倍同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背亦通作背今從王校
若是者有常爵　戴校曰小戴兼記曾辟異辭此當有脫文今據增薛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倍立無踰言若是者浮二十字荒小戴作幠古字通詩遂荒大東郭注爾雅釋詁引作遂幠大東
強食食　考工記梓人作強飲強食今依改正
凡七百三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四十七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二終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三　　王樹枏

公冠第七十九

立于席盧本席下有北字

其餘皆公同也盧本戴本汪本皆下有與字今增

可也二服皆韠各本皆作可二服皆韠也

異其名曰韠戴校本韠作芾今從之

其頸五寸肩博二寸戴汪校本俱作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戴氏文集說同今從之

玄端諸侯朝服盧校本朝作之戴汪校本朝上增之字

公冠四加玄冕說苑修文篇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與此文略同家語冠頌篇亦云公冠四加玄冕祭則四字玄字非誤也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

也各本無之家二字無上也字下不字作一同作可戴汪校本皆改正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其慶也盧戴校本汪本皆作其慶也同今從之

其慶賓也如是盧戴校本也作亦

天子儗焉盧戴校本天作太太字是今正

主侯自主之盧校云別本作王侯自主之誤

成王冠自此至末盧本皆低一格寫汪本謂有經文有記文以上經文以下記文也

雍太祝定左盧戴校本改定為當今從之

視民不違盧本作視民如子

遠於年洪頤煊曰左氏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年佞同聲假借字遠於年即遠於佞也劉昭後漢志注引遠於年下重出遠於佞三字是後人所加

及時而施盧本此注在審於時下誤

親賢使能說苑親作任

欽順仲夏之吉日戴汪校本改夏為春據注文也與博物記合今從之

遵並大道邪或汪本從博物記作普遵大道之邪域今從之注非

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當為沖字形之誤汪本改稚免為沖孺

肅勤高祖清廟汪本祖下增之字今從之

靡不息王念孫曰息當作悳悳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為息又脫蒙字汪本亦作蒙德今據訂正

故日下明之也戴校本改日為于今從之

凡三百四十字補　今校定凡三百四十五字

本命第八十

人莫違焉戴校本從永樂大典改莫違為資始蔡本盧本同今從之

分得其短戴汪校本分上有或字今從之

其變修促戴校本從永樂大典改變為中蔡本盧本同今從之

受於金則以義戴校本則下有象之二字今據增

原其所戴校本作原其所始今據增

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王念孫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為之說非也今從王校

不能化說苑辨物篇作不能施化

三月而徹眗家語作及生三月而徹眗

昫精轉覗貌各本精下衍也字

然後食說苑家語俱作然後能食與上下文合今增

𦕐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暗合然後能言俞樾曰臏疑與方言䫌頤𩑰也之顊同皆謂陽癉憤盈也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人生期倅然後行三年頭然後合爲說苑家語作頤合

十有六情通說苑家語情皆作精汪本據改今從之

辰故陰以陽化戴校本改辰爲是王念孫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作故今據改正汪本刪辰故二字非是化說苑作變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各本而齔皆作而毁齒盧校云後漢闕后紀注引大戴禮男八歲而齔女七歲而齔毁齒也然則此毁齒二字乃是注正文脫去齔字下毁字亦當作齔戴校本據文王世子疏所引亦改齔家語同說苑則作毁齒王念孫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三　三

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依外傳訂正今從之

然後情通汪本情改精今從之說苑作精小通

施道行戴校本行下有也字

五十而室王念孫曰室上有有字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今據增

合於八也盧校本八下有十字俞樾曰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皆因合於八十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刪之蓋未達古書之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即此類蓋預探下文而省者也今案俞說是從盧本增

不言大節者戴校本無者字

令男三十而娶戴校本令下增凡字

創非也戴校本改創爲則今從之

近漢初學者所續戴校本近作似

八者維剛也戴汪校本改剛爲綱今從之

機其文之變也俞樾曰機當作幾而讀爲豈也讀爲邪今謂機幾通幾殆也言殆其文之變也

其文變也戴校本刪此句今從之

故以四舉戴校本改舉爲制家語正作舉

有恩有義喪服四制義作理

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四制家語恩厚上有其字戴校本句末從方本增也字與小戴家語合今從之

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四制無服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三　四

不以死傷生戴校本句末增也字與四制合家語無

同於邱陵各本此句作正文四制家語皆無孔校是也

示民有終也家語亦作示與四制異

以治之也戴汪校本以下增一字今從之

父在爲母齊衰期四制家語父上有故字期下有者字

而後事行者面訴而已四制無事字家語無而後事三字訴戴汪校本改垢與四制家語合今從之

憂恩之教也盧戴校本改教爲殺今從之家語亦作殺

其所□□不怠者戴校本作其不怠者盧本作其所不解不怠者皆非

聖人因教以制節也四制無也字

如長萬物之義也 戴校本如作而

是故審論 盧戴校本改論爲倫家語正作倫通字

所以正夫德者 今從戴校本改者爲也

故令不出閨門 戴校本刪故令二字云卽上注教令二字譌作正文因譌致衍今案家語正作教令不出於閨門是王肅所據本有教令二字也上文注文疑是正文因從字而誤入注中而又衍令字耳當作故從其教令不出閨門刪上注語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戴校從方本改及日爲日及王念孫曰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俞樾曰女終日乎閨門之內義本甚明因終字從古文作𢌳隸變作夂學者不識改作及字今從俞校

不百里而奔喪 盧戴並云不百里據注當是不見星之譌今校改

言及日故經戒見星 盧本戒作成戴注校本並從袁本作經成今謂故經戒當是不經夜之誤

行無獨成之道 陳觀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此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今據刪

宵夜行燭 戴校從方本作宵行以燭今從之家語作夜行以火

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注本改婦爲父上文同家語亦作喪父戴校曰儀禮經傳通解譌作喪父後人不復檢本書致滋疑惑何休注公羊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意與此同其以無所受命爲無教戒義尤明顯蓋命者教戒也自女之父言故曰喪婦長謂踰笄字之年恐此女失母教致長而莫與爲婚

多言去 王念孫曰多上有口字下文云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今增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去字衍戴校本刪今從之

婦爲長舌 戴校本爲作有今從之

欺造次 戴校本次作化今從之

凡一千有五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一十五字

易本命第八十一

易者渾元之始 盧校本者作曰戴校本作易說曰今從戴校

易說曰 盧本說下有卦字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聚珍本注本皆刪

未有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盧戴校本刪有字今從之盧本脫下也字

或行 淮南子地形行作走

惟達道德者 陳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惟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注引聖人智通於大道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唯智通道道者能原本之卽用此篇之語今校改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 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天地人一二三三三三九

日數十 此下從淮南子增日主人三字

斗主狗 淮南子狗作犬

斗之次以狗 盧戴校本以作似

時主豕 淮南子豕作彘

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禽獸之名 各本包譌苟脫一禽字戴注校本與孔校同今案正文當從淮南子作麋鹿注由爲之說

故蟲八月化也 戴校從方本改月爲日王念孫曰論衡商蟲篇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今據校訂作故蟲八日而化也

言亦有生而生之也 戴汪校本俱改有生爲有本今案生當是主字

故魚鳥皆卵 當從淮南子卵下增生字

咀噍者 王念孫曰噍當作嗺字之誤也玉篇嚼疾略切嗺嚼也嗺同上廣雅曰咀嗺也咀嗺即咀嚼凡人及獸之食物曰咀嗺故曰咀嗺者九竅而胎生若嚼即呼噍之呼於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齟齬即用大戴之文今從王校戴本作咀噍

有羽者脂 戴校從方本改羽爲角與淮南家語合今正

釋者爲脂也 盧戴校本無也字

而無後齒 淮南子作無角者高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家語作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

夜生者類母 王念孫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甚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即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是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今從王本校增

類其多也 戴校本改其爲甚今從之

陽窮反陰之義 戴校本改義爲類

日月望 戴校本刪日字今從之

月虧於天 盧本作日月屬於天戴汪校本與孔同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王念孫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柔土之人肥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淮南盧作墟古字通釋名土黑曰盧家語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墟即墟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文堅與弱對盧淮南作墟古字通說文墟黑剛土也與沙土對下文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文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家語作堅土之人剛弱上之人柔墟土之人大墟即墟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今從王校增

沙土養薄乃細 盧戴校本薄細二字互倒誤

謂衍沃之田 盧本作謂沃口之田誤

摶而長 盧戴校本摶改專今據改

豐肉而痺 盧戴校本痺改庳今據改

皆自然之性 戴校本性下有也字

多力而拂 家語拂作不治

勇敢而捍 戴汪校本改捍爲悍與淮南同今從之

智惠而巧 淮南子惠作慧通字

則神而常在也 各本在作存

乾坤之筴 各本筴作中央

凡六百四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六百六十字

校正大戴記補注十三終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　國朝孔廣森撰大戴記舊有北周盧辯注辯字景宣范陽涿人官尚書右僕射好學通經爲大學博士時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事具周書本傳今注存者二十四篇餘十五篇注皆亡失朱子引明堂之說以注爲鄭康成作王伯厚據北史駁之按注中徵引有魏晉諸儒而子張問入官諸侯遷廟二篇又顯斥鄭誼紫陽豈未之深究耶後儒治是書者尠有專家故經與注文往往舛午淆亂至不可讀孔氏據宋刊舊籍旁稽博采作爲補注疏通而證明之洵爲盧氏之功臣然往往拘守古本穿鑿附會以成其失如保傅篇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據賈子及北堂書鈔所引則上下二字爲美字之譌而孔注則曰上謂衣下謂裳再爲義王據賈子當作爯爲義王爯卽稱之古字而孔注則曰首止尊世子葵邱尊周公爲再明王義五帝德篇鮮支渠搜氐羌據史記說苑鮮支上本有西字而孔注則曰西方者鮮方言鮮支則西已見稱以上士據史記本作稱以出出與律韻而孔注則曰稱爲上德之士帝繫篇青陽降居泜水據史記泜水本作江水江水出湔氐道徼外湔氐縣名非水名而孔注則曰泜水湔水也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據荀子本作干越而孔注則曰于發聲子張問入官篇尊嚴而絕據家語絕本作危而孔注則曰尊絕于上情不相比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據周官大行人世相朝在殷相聘下交字屬上讀而孔注則曰交歲相問猶言每歲交相問反以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本命篇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據韓詩外傳辰故本作是故而孔注則曰日月相會謂之辰諸若此類者孔皆曲爲之說不肯依他書更正至於脫奪之甚者如夏小正篇二月傳商庚者長股也長股也三字本在四月傳蜮也者下十月傳初昏二字本在織女正北鄉上則旦二字本在南門見下曾子立事篇道遠日益云五字本在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居上

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三句本在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下而重衍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二句用兵篇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句本在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下易本命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下脫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堅土之人下脫剛柔土之人五字凡此之顯然脫誤者孔皆以仍舊文未加釐訂故王懷祖先生以守殘之癖譏之今王君文泉有大戴禮記補注之刻復與廣稽羣籍參互諸家補漏訂譌以引伸孔氏之所未備各爲卷帙附於其後其已詳音義中者則不復重爲標識也癸未十一月三日汪樹枏自識

西河合集

曾子問講錄目

卷一　二十一條

卷二　三十九條

卷三　十四條

卷四　四十六條

西河合集

曾子問講錄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號晴稿
邵國麟在椒
武紹簡去煩較

予邑有講堂在迎山門外宋時楊中立曾講學于此世所稱道南書院是也先生歸田後開門設經惟恐時日不足無暇及講事學人間有請質者第陸續應去康熙巳卯先生大病幾不起既而小愈嘆學之不講六經從此晦闇矣講約云君子以文會友漢張禹謂文者古之遺文即詩書禮樂是也經生習詩書記誦巳耳至于禮樂則樂置勿問先生著樂錄巳呈

御覽而三禮未詮往往顧之以為憾竊思五學惟禮最重士人較經時厭禮煩瑣荒忽不甚解一且入官後四顧茫茫遇國家議大典禮輒彼此聚訟初不過一稱名之微而爭執不決甚至流毒縉紳震撼朝廟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並無一人能起而辨得失者嗟乎六經之晦闇遂至如此今先生東渡學人來問有以曾子問首章請業者適許子叔重從建安至而來子對山亦

以閒先生枉過兄宅因借講堂側設
夫子像釋幣講曾子問首章以見大意時兄子詩
年幼司講遠宗司錄世之言禮者鑒之遠宗識
是日與會者十一人不與會而别見者五人請規一遵舊式
許輈叔重建寧　來燕雯對山蕭山　徐東曼倩上虞
章標籛軒會稽　章大來泰占會稽　盛唐樅陽山陰
李日焜次暉蕭山　何垣紫庭蕭山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詩稱裳
附江鋑岷源烏程　錢彥雋升巖杭州　王錫百朋仁和
錢杲景舒仁和

〔經〕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

〔講〕曾子問一篇多舉變禮此言生子告君之變者故問曰君既薨而世子始生其禮如何夫子曰當先告于殯凡在朝之臣自卿大夫至于士皆從攝主北面而立于西階之南所云攝主謂上卿之代國政者其在西階南以殯在西階立其南將以告也

徐旻倩曰此君字無明註以世子推之則天子諸侯皆稱世子若君薨推之則天子無稱薨者此專指諸侯言也証疏闕也

章泰占曰疏引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别于庶子也若然則春秋桓二年書子同生是時桓公尚在且適夫人文姜所生也稱子何耶

曰三禮惟儀禮最叵信三傳惟公羊最叵信春秋書杞伯姬以其子來朝其子時杞惠公尚在且亦伯姬適夫人所生然而夫子書子此經文非左氏傳也若謂君在稱世子則衛靈公薨而夫子春秋直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滕定公薨而孟子稱世子謂然友又曰是在世子豈孔孟非耶

盛樅陽曰攝主二字不得明白據鄭註謂上卿代

君聽國政者孔氏不能疏竟闕此一句不置解說揣鄭氏之意似指冢卿攝職如論語所稱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爲言第其所云代君者不知所代何君君薨而世子始生則從前無儲君槩可知矣先君可無子而社稷宗廟則不可一日無君昔不知其時有長庶與否即無長庶亦必擇五廟支庶受顧而薨蕊腹中之子其爲生死與雄雌未可據也考之攝政之典凡見諸經者有三一則上卿攝職如論語所云是也一則親臣攝政如明堂位稱周公居攝之禮是也一則支庶攝位如魯隱

攝其位以與魯桓宋穆攝其位以與宋殤是也此云攝主必是親臣居攝與支庶攝位二等恐鄭註上卿聽政或有誤與

曰以禮教難明之曰獨能期期言之且宛委曲折以盡禮意此眞空谷一足音也第前人說禮但解儒說而不能解經此當解經文攝主二字不當祗解攝字也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言死者雖無子亦不可無主喪者故喪有攝主必借他人攝行之喪小記所謂男主使同姓攝之女主使異姓攝之是也第攝有不同小記士不攝大夫謂位有

等差士以士攝大夫以大夫攝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而死則父士不爲喪主必借一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喪而喪畢而徹今國君攝主則定無有一他國君可借之來主喪者亦定無有一主喪國君可喪畢而徹去者則其爲親臣攝政支庶攝主二等無疑也蓋以此攝君卽以此主喪無二攝亦無二主也但此云攝主則專以喪主言而攝政攝位皆在其中觀後經又云衆主人則惟喪有喪主有衆主衆可主喪衆不可主國也但宋後言禮多尚臆見蔡沈註周書必謂周公無居攝事使尚書三禮春秋傳國語史記諸書一槩滅沒且防微杜漸惟恐操莽諸奸得以藉曰大操莽所行亦惟以與姓居攝陰篡殷商冢宰攝職一例以濟其奸與喪大記所云同姓攝主大別此正需明擇一貴戚親臣以鎭定之而反曰周公必無此事得毋非種之鉏先當去葛蔿之本根與若魯隱攝位亦春秋變禮然以季友之奉子般例之則亦國家所必有之事但此時當據周公不當據魯隱者以周公居攝原有成王魯隱攝位則國無二君隱爲君則桓不得竝故爲君也此又攝位之不可比例者也

附　王百朋曰攝主不獨主喪兼主國政如春秋文六年晉侯驩卒按左氏傳至明年而始立靈公以有趙盾爲之政也此卽上卿代君聽國政之說也但後經如已葬而世子生其告無攝主此是省文孔疏遂謂君既葬訖則喪之大事已畢攝主可不必與羣臣列位西階下則似攝主專爲主喪而設矣且此時先君既葬則世子應立與否正需一攝政者爲之主國曾子所云可與託六尺之孤者全在此際而反謂攝主可徹以此解經毋怪乎議與獻禮者謂六經無一可據

嗟乎豈六經無可據與

李次舉曰疏云西階近殯位謂周人殯宮在西階上也第周人西殯所以賓之此在檀弓解義甚明祇殯不當棟而當楹不在堂而在庭階之間則偏頗偪仄何以自安且此義從來莫解何與

曰先仲氏嘗言三代殯宮皆在祖廟祖廟堂上雖不藏主然迎尸出祭則凡尸與主皆必在堂行饗獻之禮此先王先公神靈陟降之所豈可容殯不得已而殯之庭階之間此先聖制禮之最苦心者或以為商殯祖廟周殯路寢寢卽是階路寢者大朝之階也則生時負牖負扆在牖間死降于階路寢聽政之所非居位之地似乎非禮況歷考周制傳八年致哀姜于廟則左氏譏之曰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分明別寢廟為二而襄四年季孫欲貶定姒不使殯廟則周制殯廟歷朝顯然儀禮後起謬以殯在正寢實非是也此皆舊註所未及也

遠宗曰禮凡君在生子必先行告子禮內則所云告于君是也及三日行負子禮春秋傳所云卜士負之是也然又必于此三日之內擇一日行接子禮內則所云接子則擇日接以太牢是也今以三日負子之禮改作見子并名子之禮而接子則不及焉此正君薨變禮也但告子于殯亦必有日不知是時生子幾日設殯又幾日耶

文輝曰經無明文解亦不備第熊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子在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則世子生亦不告也據此似必既殯而生者始行告禮殯前雖生子總不得告焉能計日乎

曰熊氏既語滯而孔氏引此又無明斷遂多疑義夫熊氏所云不告非竟不告也謂告無禮位必待殯而後告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凡在殯前所生者或待七日或待五日總增減亦只在七五日內何謂無日但與君在時生日卽告為不同耳故云此變禮也

經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講凡告神必有幣乃以接神之官名大祝者服絺衣或玄衣而加冕持一束帛凡十端以爲告神一幣于是從西階上升至等級盡處止不上堂恐告時亂神聽先命勿哭

遠宗曰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大祝者祝官之長註疏闕

樅陽曰裨冕鄭氏謂是祭服又謂諸侯之卿大夫所服又謂裨冕則大夫接玉藻諸侯裨冕以朝又

覲禮賈氏裨冕至覲禮註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
餘為裨則裨冕用廣不止祭服且天子諸侯皆服
裨冕何言卿大夫耶
曰裨者卑也言服之卑者天子諸侯皆有卑服不
止卿大夫天子以袞冕以下為卑諸侯以鷩冕以
下為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為卑此註云絺冕玄
冕則卿大夫服耳然而裨是裨冕是冕裨以衣言
冕以冠言袞衣自山龍以下鷩衣自華蟲以下毳
衣自宗彝以下皆畫繢者至絺衣則刺粉米黼黻
以為繡又名繡衣若玄衣則無文矣蓋諸衣皆以

玄為質而加繢加繡惟玄則有質無文大夫之服
也其曰卿者以兼有絺衣耳至于冕則各以旒玉
之數分別等數絺冕五旒十二玉玄冕三旒十二
玉大相懸絕而其稱裨冕則無勿同故天子諸侯
卿大夫皆服裨冕而實有分別此須知禮者一指
出之若註疏則焉能詳乎
文輝曰此時宜服裘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
宜自下故服裨冕必兼二義始備
樅陽曰束帛據孔疏謂一束帛即十端也然又以
十端為五兩夫十端兩分則以五端為一束兩五
端即兩束矣然又稱一束何耶且襍記云一束五
兩一兩五尋古八尺為尋五尋者四十尺也每兩
四十尺則一端當有二十尺疏云端則二丈是也
然疏旣以二丈為鬼神尚質故用偶數乃又云鬼
神以一丈八尺為端蓋用陰陽之數以求之一丈
象陽八尺象陰則二丈與一丈八尺自相矛盾矣
且未聞一丈是陽數八尺是陰數也且周禮註云
幣用半玄半纁陰陽備也何也以玄是天色纁者
赤黃是地色也乃又云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
二纁故作巖縮以分之豈色分陰陽六四三二亦

分陰陽耶
曰帛無稱一端者亦無稱五端者十端即五兩然
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古束帛之法每端二十尺
則必取四十尺帛聯而不分從兩頭卷至中間各
得其半而中仍不斷謂之一兩合五兩而成一束
是一束即十端亦即五兩然而祇可作一束不能
作兩束者以端但有二四六八十而無一三五七
九不能中分故云束帛者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
若謂每端二十尺是鬼神尚質之數則古凡用幣
皆以二十尺為一端即昏禮聘禮覲禮所用束帛

皆然豈亦交鬼神耶夫既云二丈交鬼神又云一丈八尺交鬼神其矛盾無理固不待言矣且亦無有以一丈分半端八尺又分半端者鬼神用幣應減去二尺比之喪禮所云明器不備者名爲制幣朝貢禮有云制幣一丈八尺是也特此一丈八尺作一端三丈六尺作一兩愚嘗臆推其陰陽之數深嘆古先聖用心眞有非後世經儒所能測者考陽數九九陰數六六周易以陽爻爲九陰爻爲六是也乃以一端計之則二九一十八一丈八尺者九九也以一兩計之則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者六六也九九六六所謂合陰陽之數以交鬼神義固如此至云十端之色六玄四纁則色固宜分陰陽而六四之數又全不合六四皆陰數何有乎陽既成五兩則但以三玄二纁分作陰陽足矣若又分六四則必仍有一三五七九之端數而後于五兩之外可加以六是穿四鑿三尚不能辨而欲以之辨陰陽不其難乎况色分陰陽亦凡幣盡然何必定交鬼神乎

泰占曰升自西階以殯在西階上也然而殯在堂外升階但至階不能至堂今曰不升堂則堂又在殯外矣何以言之

曰此堂字原宜詳明而鄭氏失之孔氏又失之考堂有二義一是堂室之堂古寢廟之制室在棟後堂與序則皆在棟楹之間而自楹以前並謂之階故檀弓謂夏周殯階殷殯兩楹正以階與楹並相伍也今殯在西階則殯且不能上堂何况告殯此非其義也一是堂壂之堂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楣楹自階級以上並謂之堂故明堂九室總稱堂壂爾雅曰堂壂壂也而階級多寡亦即以堂之高卑爲準如白虎通曰天子之堂九尺則階是九級以一尺爲一級也且亦名九等以一級爲一等也降而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堂階皆然故此云升階盡等即可升堂則正是堂壂之堂非堂室之堂而註疏不及總是闕也

遠宗曰然又有疑者一階是一等此爲每級言之也然又有統諸級爲三等之說無問九七五三而槩以三等分之如天子九階則以三階爲一等士三階則以一階爲一等是也考升階之法吉禮拾級以吉禮而兼凶禮即用散等拾級者左足此級右足亦此級也散等者則于盡階一等左足此級

右足卽彼級然後一躡而升堂謂之散等今生子告殯正吉凶兼行之禮此時散等則一足著級並無兩足可兼著之理焉能駐足況告殯大事當有定位觀後經告見在殯東南隅則此東南隅卽告位也天下有堂壂未升踏階檐㪷而可以成告禮者乎

曰禮原有不可解者據所云拾級散等亦甚明切且盡等無駐足尤精核之至講禮如是則孔鄭棠脒俱可開闢斯禮當大明于天下矣但說經不當執一經說禮不當執一禮愚嘗謂三禮惟儀禮最

劣顧他經可通則未嘗不取以相証如此躡等呼告之說他經鮮有而惟儀禮則屢見之旣夕禮商祝告啟柩亦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聘禮使臣歸而君薨則使臣復命時亦執圭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此西階盡等處正是告君行禮之位與他禮吉凶散等又別然且士喪禮浴屍則管人升階亦盡等不升堂而受潘（喪大記管人汲亦如此）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亦盡等不升堂而受爵禮當數見卽不得執一是以疑衆非矣所謂說經須裁決又須博通經儒于此際則倍宜猛省耳

經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

講於是大祝作聲者三以警神聽而然後告之其曰某之子者以所生之母表其子也聲不知何聲

雯倩曰鄭註聲噫歆警神也則必噫歆二字並是聲耳孔疏謂論語子哭顏淵曰噫檀弓公肩假曰噫皆嘆聲歆者享也則祇噫一字是聲而歆與警皆噫義夫享與警不並出享卽不警警卽不享矣且祇此一嘆亦安能享況此時告神何享之有

遠宗曰此孔疏誤也據儀禮註噫歆皆作噫興是噫歆二字連見歆卽興也歆可解享則興亦可解享乎

恭占曰既有噫歆字此卽聲也又疏曰不知何聲然則何以知其為噫歆耶

文輝曰噫歆必當時相傳之言如是與論語稱文莫公羊稱登來並同特不能舉似其聲耳

曰旣知為噫歆又不能舉似其聲終是疎失按噫卽楚詞之欸發聲之字歆卽佛書之訶收聲之字若欲舉似其聲大抵如咳聲作唉（哀音）噉二字以噫與唉與興與噉皆聲轉字也

來對山曰然則朱子家禮凡廟祭獻饗旣畢必主人以下皆出闔其門使祝噫歆作咳聲者三然後又啓門而入飲福受胙所云欬聲與今所云咳嗽作唉嘅相合豈朱子當時亦早有受之者耶

曰以唉嘅解噫與此是愚見從前未有言之者朱子所云咳聲亦想像當如是耳但此是凶禮歷考羣書皆是主廟未定神魂無所依而作此聲以警覺之故旣夕禮啓殯士虞禮反哭遷廟禮安主及此初喪告子禮皆未經作主或有主而遷徙震動不得已始作此聲今朱子誤作廟祭則明明褻祏

棲息已久而反呵咳以警之是驚之非享之也且吉凶不竝行以廟祭而行凶禮可乎

遠宗曰某以后夫人之氏言禮諸侯一娶三姓公羊謂魯有三宮卽三國女也每國有姓故得稱某氏若三姓姪娣則何稱耶左傳季氏告生有云南氏生男敢告嫡庶未詳

曰姪娣雖同姓然各自有稱如魯隱之母爲孟子之娣俱是子姓魯閔之母爲哀姜之娣俱是姜姓然一稱聲子一稱叔姜則隱閔生時其各稱某子某姜之子無所闕也此不患以同姓溷也

經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謂主人此始將所執束帛升堂而奠安于殯東之几上哭畢降階

遠宗曰殯東有几者鄭註謂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此語原不明乃疏引說則未免杜撰據庾氏謂天子諸侯惟下室喪奠有几殯前無几此必重繼體而特設之也則下室有几之說諸書無據故孔氏非之乃皇氏熊氏又以爲殯前原有几但爲朝夕奠而設常在不去因又特設此殯東之几孔氏主其說以爲不易按儀禮喪奠有堂室之分惟始死奠襲奠含斂奠皆在尸東謂之堂奠至大斂以後則凡大斂奠朝夕奠朔奠薦新奠皆移之入室

而奠于奧開東設西向鄭氏所云不在尸傍又云不統于柩者總謂之室奠若然則此朝夕奠正室奠也奠巳入室而尚曰奠于殯前常在不去何皇熊孔氏皆夢夢與

曰所質極是世皆謂予袒漢儒而薄宋儒予甚不予宋儒說經原有驕駁不可道者特宋則倍甚耳如此經初似易明而展轉研究卽轇轕頓起此非以經解經不可大抵几不爲奠設諸說必以几屬奠故致轇轕按几者案也所憑按之物也惟吉祭則肆筵設几按席具備喪奠荒略卽席地巳耳故

士喪禮于大歛始用席而檀弓曰虞而立尸始有几則大歛以前奠皆席地至大歛而始用席席即筵也若几則于喪奠禮一槩不用然而殯前則實有之按顧命設几並非燕饗然而牖間及兩序西夾並設五几此豈有五筵廁其間耶故宗伯司几筵有云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此或以席連几喪事即是喪奠乃又曰每敦一几謂每一殯前必設一几是分明于柩堂前虛設一按以為憑並非奠席是以鄭氏廣其義謂周制雖合葬而當其並殯則必各几以㐲其體至並藏于壙則然後共几以合

其氣夫父母並殯先父後母後經所云奠先重而後輕者假使几為奠設則父母並殯祇一几而先後奠之足矣乃並設兩几而仍不並奠則几不因奠而設斷可知也故此所用几即在殯前原設之几以殯前即殯東殯以東為前故直曰殯東几上是因以經解經之皦皦然者諸說紛紛何為乎

西河合集

曾子問講錄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邵國麟惟馨　胡紹簡去煩　校

經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講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殯後哭有時時任朝則行朝哭奠禮耳

樅陽曰衆主人在喪大記註謂父兄子姓士喪禮註謂庶昆弟此註曰君之親總以同姓諸臣概之卿大夫則異姓臣也衆主人位在主人後卿大夫位在主人南註疏總未詳

文輝曰房中註疏義亦未備喪大記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以下有東房而無西房此諸侯婦人則當在殯西夾房名西房者蓋以左右位言則男主殯東婦主殯西今殯在西階則西墻偪仄故婦退而入西房南向拜客大記所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以是故也

秦占曰未殯以前則哭不絕聲因有代哭之禮既殯以後則朝夕二奠始立哭時然又非門內居廬

思憶卽哭之比哭有時且亦有位今行朝奠禮則哭位宜在殯東乃攝主卿大夫總立階南而曰反朝夕哭位將復上階請殯東耶抑卽在階東就外位耶

曰朝夕哭位在前儒亦周章不明若條理之大抵主人先就外位立門外東方拜司奠者此是一節然後入門就內位立堂下直東序西面俟奠者入此又一節至于奠時則奠者入室主人雖不隨入然必位近殯東不降立堂下俟奠者出而哭踊拜送此又是一節則卽此一位原有三節並非反位

二字得以盡之註疏闕也

泰占曰朝夕哭禮皇氏謂先奠後哭今以告子故先哭後奠而孔氏非之但考士喪禮則奠先旣哭奠後又哭今以告子故一哭卽已則第行變禮而常禮總廢可乎

曰雜記國有大祭祀禁哭則雖朝夕哭亦不哭而奠今告子大事雖不禁哭然第重其事而一哭而止何不可也

泰占曰此告子哭而不踊至後見子則踊三者三一過輕一過重何也

曰此不踊非慽也以告子兼吉事哭而不踊謂夫吉凶當兼行也此爲告者言也踊又踊非重也孝子而見殯痛也宜踊也以孝子初生而卽見殯又痛也又宜踊也此爲孝子言之也此皆註疏所未及也

經　小宰升舉幣

講　于是大宰之副掌貢幣之官所稱少宰名升舉前所奠幣降而埋之階間而禮終焉

燮侍曰但舉幣耳何以知其埋階間耶

遂宗曰禮多省文旣已奠幣則舉之安用定無有舉而棄之者禮事神幣玉必藏階間藏者埋也

燮侍曰然有疑者階間兩階間也兩階卽東階西階則兩階之間卽中階也豈有中階埋幣玉者

曰豈惟幣玉凡喪祭閟物苟涉神事如毛血膋膟主重桐繶類未有不埋階間者至士禮無狀于沐浴櫛髻時甚至掘坎播瀋于階間稍西是豈中階出入不避蔑蹴竟以此爲坎瘞之所初亦疑之及讀顧命篇是時成王大漸當危疑之際且將行大禮儀衛甚備乃自門及堂及階皆有二人執兵器捍禦其間而中階獨無有其在路寢南面祇設四人每階兩人各綦弁執戈上刃夾東西階戺至東

垂之階西垂之階北之側階亦有執戣執鉞執鈗
者與兩階合而爲五始知朝寢宗廟凡殿堂正室
皆無中階大抵南面兩階東西北各一階合五階
惟明堂九室其在南面者始有中階且東西北各
兩階合九階若禮註又稱三階則毎以一階分三
等說見前盡等句此豈三非橫三也自鄭氏誤解考工記
謂宗廟朝寢與明堂同制遂昧此義予向答明堂
問已備舉其誤第世人疎忽少見多怪毎言禮到
極核處反似不經一若癡子說笑話者眞可嘆也

經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

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宗人從入門哭
者止

講　此以三日行見子名子之禮據常禮三日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遂行此者以喪禮畧也于是衆士衆臣一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其中有掌教令之大宰主宗廟之大宗皆裨冕俟事惟職養子之少師則以手捧子其身與子皆著衰前時所云大祝裨冕者今亦裨冕而先行將以告殯然後少師捧子在祝後大宰大宗又在子後入殯宮之門而階上階下之哭者皆止俟告殯也

經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
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
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
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

講　少師乃奉子升殯前北面祝立殯前之東南隅作聲三告曰某氏之子某名從執事之臣敢見告畢子拜稽顙哭諸執事之臣衆臣皆哭三踊而三之凡九踊然後執事者皆從階降與階下諸臣並東反朝夕哭位且皆袒然後子踊房中亦踊如前數乃襲衰而授以杖成人子之禮也于是亦朝奠出

遂宗曰此見子名子禮也然在三日則祇是負子
之時據內則云三日而負子三月始見子名子則
此時但當負子至階而不必告見況此時甫在殯
諸侯當五月而葬則三日負子至三月而始見子
名子其于時日未闕也乃急急告見且註曰喪禮
簡畧果簡畧與抑別有深意在與

曰此又前儒之無識當刊正者古者三日負子爲
養子也故卜士負之士之妻養之此固不必瑣舉
者故曰喪禮簡畧謂當畧此一節也若名子大事
當君在時則從容命名無所關係今幼冲甫出腹
正國家危疑之際宜早立名告天地山川以定其
位使中外曉然何待三月況諸侯五月而葬雖有
餘月然周禮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未葬而先即位
則亦稱君如魯僖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而文
公以次年正月即位相距祇一月先公尚未葬即
稱爲公今此攝主自當仿周公居攝先使成王踐

祚正君于上定非魯隱攝君魯桓尚爲臣之比則預行其禮此在夫子自有深意而第以簡畧槪之可乎遠宗曰季桓已立康子又以南孺子遺腹囑告生改立乃甫告而即被害此豈細故與

次輝曰據疏云子自爲主故不從攝主則攝主但主喪而兼攝政其不攝主位可知矣

對山曰太宰主教令則此時無教令可主安用太宰此及太宰則正以冢宰攝職兼作喪主故告子時有攝主而無太宰以太宰即攝主也此見子時有太宰而無攝主以子自爲主而太宰相之子既爲主則太宰不必又攝主也此則太宰攝主彼此

互見之顯然者得毋此太宰即攝主耶

曰攝主須親臣天子諸侯亦多有以親臣爲太宰者如周公爲成王太宰公子羽父請爲魯隱公太宰是也此之太宰或如尚書所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曰攝主即太宰何不可乎

文輝曰太宗即宗伯曲禮六太以宗伯爲太宗是也然又稱上宗顧命上宗奉同以宗伯爲上宗是也然並無稱宗人者宗人是宗伯之屬別是一官此以宗人爲太宗亦有據與

曰大宗稱宗人不見他書左傳有宗人釁夏國語師亥曰公室之誅不過宗人顧命授宗人同周禮春官職有都宗人家宗人皆是宗伯之屬與此不同

受侖曰周禮周官皆有太師少師總是尊官此以少師誣養子之官徵矣不合不知此何等官耶

曰少師養子官禮無明文但周官師保係教養太子之官則此少師當是師保之副故內則于負子時云保乃受子使士妻養之則保乃保副或者此師即師副因稱少師別無他義

淼占曰少師奉子以衰疏謂少師與子皆着衰也

惟皇氏與王肅云謂以衰衣奉之此孰是也

曰少師着衰何待言前告生時惟大祝裨冕今告見時惟太宰太宗大祝裨冕則餘皆着衰不必言也獨經文曰奉子以衰則既非少師以着衰而奉子又非捧子而使子着衰此斷宜如皇氏王肅所云以衰衣捧之蓋是句近顚倒文捧子以衰即以衰捧子此如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詞例正同抱以衰褁子捧則以衰藉子也孔氏不善讀經因後文有襲衰杖語反疑子先着衰先袒然後襲之若非袒焉得有襲非着衰焉得有袒襲則以錯解

後經之故而反疑前經誤之極矣世無袒襲而稱袒襲襲者前稱袒則後但稱襲從來禮文無袒襲之言則忽稱襲襲非詞例矣且亦知後經諸踊之各有說予祇一見子禮而旣踊三三又踊三三一連十八踊法亂矣不知諸踊皆有節一是見子之踊前九踊是也斯時諸臣踊而子獨不踊何則諸臣執事以子見而子拜稽顙則子方身執見禮烏得輙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婦踊而奠者不踊故經尚省文而于此特曰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踊以明子反不踊也一是成服之踊後九

踊是也斯時子踊婦人踊而諸臣又不踊蓋諸臣已成服而子未成服諸臣皆爲位而子未爲位故諸臣降階反位而子則尚留殯東以殯東卽主人位也乃爲位當成服且亦當踊故子踊而婦人繼之然而房中見殯近故踊諸臣階下見殯遠故不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子見奠者則男子踊而婦人不踊婦人見奠者則婦人踊而男子不踊故經于此又特曰子踊房中亦踊以明諸臣不踊也蓋袒與襲以諸臣言就位而袒爲位畢而襲襲是斷何不與衰連衰杖以子言向未成服祇藉而不着

今則着之禮三日成服亦三日授子杖今旣成服則不惟着衰抑且授杖蓋童子不踊童子不緦衰惟三年緦衰童子不杖今一以成人之禮待之而踊而衰而杖曰凡以爲君也此則言禮之至當不可易者是以皇氏有云童子不袒正謂袒襲皆諸臣事與子無涉而孔氏非之固已誤矣若崔氏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于未殯也彼豈不知五日成服以殯前言而乃以殯後三日較量遲速此正爲世子告生至此始三日也三日而成服不無太速故云云則在前

儒原有以着衰解成服者見子藉衰成服着衰吉凶次第毫不可亂而孔氏引其說而仍然不覺反曰子已着衰天下有未成服而可先着衰入殯門者乎孔氏去古近尚有王肅及熊氏皇氏崔氏諸儒說今盡亡矣向使善解經者得見諸書則其爲疏當必有大加于孔氏十百者此則考古者所當思亦所當痛也

附百朋曰雜記云童子不踊不杖喪服四制亦云婦人童子不杖則此之踊杖明是少師爲之是少師着衰固不必言但告生告見各有執事告

生執事惟小宰衰而不見告見執事惟少師衰而不見一則小宰司帑官並不交神一則少師若見服則于世子哭踊諸節有不能代也此又禮意之各見者也

縱陽曰勿哭與哭止不同勿哭禁勿使哭也哭止者哭自止也既闔殯門則凡同異姓男婦在階上下者無一不哭然大祝升階初不知所爲必需禁哭今儀奉子入則一見而知有事矣此不必禁也孔氏乃以此較哀之隆殺則見于大事而哀反殺于告生無是禮矣

泰占曰疏謂子升于殯前爲殯東稍南殯以東爲前也乃于祝立東南隅又謂祝立在子之西北而面東南隅則直侵柩位矣且世無面東南隅而可曰立東南隅者此又非誤乎

曰孔氏誤以東南隅爲東階南隅故改立作面以爲去殯遠無告理也不知此即西階之東南隅也大抵殯在西階子立殯以東即是主位而祝則又稍東而近于南隅故曰東南隅皇氏所云祝以次立于子之東是也孔氏誤也

曼倩曰某之子某上某字毋之氏下某字子之名也皇氏謂此時未立子名下某字是誤出者而孔氏非之謂定本原有某字何與

曰禮且未定何有定本按內則世子生三月必世婦抱子見君然後君咳而名之即衆子亦然故春秋子同生必卜士負子入見而始命以名未有先命名而後見君者若然則君尚未見誰當名之孔氏又誤也

經　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講　太宰以子名命祝史徧告室神及域內山川之神其何時立名并立名之人俱未聞

曰此別一節正名子禮也皇氏以爲見殯後始作名以見子與名子本兩事也

曼倩曰然則究誰名之

曰據內則衆子使有司名之惟世子不然則君在亦即有臣命名者況是時變禮并名世子亦似無礙第不知有司是何官耳觀內則又云命名訖遂告宰以名然後宰又遍告諸同族并州閭等是太宰原有告名之司而此則竟以太宰掌其命則太宰即有司也或者太宰得擬上以名而占于殯前一如後文之所云名于禰者此亦變禮中之近禮者也

附 錢景舒曰古命子之禮凡見君君名之或父在
而見于祖祖亦名之今皆無是矣若有司命名
則但有衆子並無世子按春秋傳成季之將生
也桓公命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當名曰友
及生而果有友文在其手遂以名之則名固有
不必立而苐選之卜詞中者今太卜法廢繇詞
莫據仍欲以卜中得名不可再矣或者有司多
立名而苐聽諸神以卜定之不亦可乎

經 曾子問曰如已塟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
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
及社稷宗廟山川

講 此又舉告子名子之稍變者以已塟與在殯又有異也其禮當一如前文以省文不省禮也告禰告殯宮中主也名子在三月從常禮也前不告社稷宗廟此不告五祀相互明也

文輝曰禰非禰廟主然何以稱殯宮主疏亦未備
葢塟則作主祔廟及祔訖而主仍歸寢至三年吉
禘然後入廟則此時主既入寢而殯宮埽矣然而
前之殯宮即今之寢室以前所殯西階上亦名寢
世所稱正寢者也

遠宗曰前在殯告子甫三日而即命名恐名未遍
也今既塟則正可命名之際反遲至三月以曲合

常禮何與
曰禮未塟稱子既塟稱君前急于告名者以未成
君也今既塟可成君矣此時當急于即位堂堂稱
君然後以向所云攝主者爲之輔之其于稱名何
有焉

次暉曰孔氏謂前告無社稷宗廟此告無五祀是
互明之文則無義矣乃鄭氏又謂殯宮重五祀故
越社稷告之塟後三月于禮已祔廟故知可及廟
則雖有說而仍未顯不知其義果是如何
曰前告無宗廟此在後經有之君薨則祝歛羣廟
之主而藏諸祖廟至既塟卒哭而後主各返其廟
則當在殯時廟且無主何由得告若社稷則左祖
右社相連遞及不告廟即不得告社稷矣至于五
祀則未塟以前自爲塈以至祭行一往有事而既
塟則祖社甚重安及室神此亦禮意之易明者特
鄭語未顯耳孔氏既引鄭註而又以互明疏之則
不可解

附 錢升幾曰五祀之名雜見禮記周禮儀禮諸書
皆無定稱月令爲戶竈中霤門行而無司命泰
厲祭法多司命泰厲而不及戶竈左傳家語又

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為五官白虎通諸書又以井易行巳紛紛矣乃鄭註祭法又謂周制是七祀加司命泰厲與商制不同考司命之稱見周禮大宗伯註是文昌第四星下又別出祭五祀文是司命非五祀也即國厲之祀左傳亦曾言之然並不指為五祀之一也不知祭法所言有他証否若今所稱五祀鄭又云即殯宮之五祀豈殯宮五祀又有異耶

曰五祀之名實見大文者惟有月令雖周禮儀禮及曲禮王制禮運祭法曾子問諸書多五祀

名然只是戶竈中霤門行五者無有他也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五祀然亦只是此五者無有他也惟祭法分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士庶人一祀五等而其疏七祀則于戶竈中霤門行外加司命泰厲于五祀則反取司命國厲而去戶竈三祀則惟厲與門與行二祀惟門行而一祀則反取戶竈曰或戶或竈則自天子諸侯大夫適士所共有者惟門行耳若司命則天子諸侯有之厲則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戶與竈則惟天子與庶人共有而他皆不及此不知何代之制傳此異文而鄭氏不察目為周制反以月令所見者斷作商制且即以此五等五祀名強証之王制五祀之下而禮法亂矣按五祀二字歷見諸經而五等五祀則並不一見且論語王孫賈曰寧媚于竈此正指諸侯大夫五祀言之而此諸侯大夫反不祀竈禮運曰家主中霤亦為大夫士五祀言之而此大夫士反無中霤又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註者曰恐驚室神也夫室神即五祀神也向使厲為五祀之一則儺而驅厲

巳非禮矣然且曰恐驚室神豈逐室神又恐驚室神耶況周禮以槱燎祠司中司命與左傳祭厲皆非五祀誠有如來訊所云者則從而斷之曰月令五祀是周制祭法五祀是前代之制非有差也若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為五官此即五祀之人官一如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人官之配五帝者此正五祀之配與他註之以五方五帝為五祀并以禴禘烝嘗大祫為五祀者又復不同至于白虎通文以井易行則漢晉後儒凡劉昭范曄輩作史書者皆遵

之然故是後世典禮無關考據觀其後隋末唐
初仍改作行而開元以後又改作井其不足憑
準概可知也若其稱殯宮五祀則以此時毀竈
遷戶掘肂作塗辟門蹝行極擾五神故特變其
稱以專屬之然只此戶竈中霤門行五者何異
之有
〔附〕無錫朱褒贊皇札問　昨偶反覆講論辨証鑿鑿
深嘆此書成後嘉惠後學眞如闇室一燈自曾
子問以來未之嘗有也第私議第一節所辨天
子無稱薨之理則此世子當專指諸侯而言其

說固是但論語載孔子答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之問亦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
君薨可因天子而推及諸侯此君薨世子生之
禮亦可因諸侯而推及天子不必專指諸侯也
其說何如
答　此一條係徐曼倩講義曼倩爲徐仲山先
生之子世㜮家學其言當不謬雖此禮本天子
諸侯通禮必指定諸侯反似拘泥且無大關係
要其義則不可非也來教以論語君薨與此君
薨比較似謂高宗本天子不當引此諸侯禮一

若崩薨二字可通見者不知此是古制與商制
周制不同按夫子答子張問凡有三見一見論
語一見檀弓一見尙書大傳論語指諸侯言檀
弓則曰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指天子
言而書傳則又曰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若合天子諸侯以爲言要是古制遺文如此在
天子諸侯原可通用而夫子一答三書各出此
與曾子問篇不得相比儗者蓋曾子問篇係周
制定後一如曲禮所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祿雖生世子禮亦天子諸侯通

見而君薨二字則專指諸侯不可混也若云禮
旣通見何必諸侯則此禮後文有云世子命名
太宰當即以其名告五祀山川夫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等殺矣況五祀極
卑凡天子未殯與殯而未葬皆得廢五祀之祭
乃君喪儗在殯而世子命名不告天地而反告
之殯宮之五祀非諸侯乎

西河合集

曾子問講錄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一字初晴）稿

何（文驤、紫庭）顧（佩鈞、艮冶）較

此曾子問之第七章也。向曾講第一章於道南書院，既已錄講義於前二卷中。爾時擬以次捱講，自第二章起以迄篇末，共三十零章，予以救禮經之亡、闢註疏之謬，祗借此一篇以示大意，使讀經者有所推準，而不謂先生大病就醫，來杭州越明年正月，則櫬賜入閩。泰占游白門，次聯還任對山補官，予兄弟與何子紫庭並諸公車門而講已歇矣。仁和錢升巖景舒父子、句沈昭嗣先生圖擬仍續斯會，適宋子岸舫從山陰至，陳子自曾從禾中至，遂于三月二日釋奠先聖前，講大學大意。是日與會者四十一人，皆有講義（見別卷）。至次日重有過先生于寄堂者，因請講曾子問第七章，餘則各抽發其可疑者，隻字隻句，第書所論辨，不講不錄。三日後，投簽以竣斯業，因思先生嘗禮亡之後，欲註三禮，稍正漢晉唐儒之闕失，使經義昌明，而初遭流離，繼傷

遲暮，今且老病，踵至即欲完講此一篇而不可得，豈非天乎？予下第還杭，值王子百朋次其講義，謬爲就成事而識之。如此，後之繼講者可以觀矣。康熙四十二年五月遠宗識

（次日與講者十七人，附見者三人，不設講規）

沈佳（昭嗣，仁和）　白莊（六游，泗州）　宋俊（岸舫，山陰）

錢彥雋（升巖，杭州）　張于康（鶴門，杭州）　項溶（霜田，仁和）

繼聲楨（蒼嚴，新城）　王錫（百朋，仁和）　柴世堂（胥山，錢塘）

洪潮（馨公，錢塘）　李庚星（白山，仁和）　陳佑（自曾，嘉興）

凌紹顧（繼滄，杭州）　姚之駰（魯思，錢塘）　姚炳（彥暉，錢塘）

錢景（景舒，仁和）　吳焯（尺鳧，錢塘）

附

王洪（稚人，揚州）　汪熷（大顛，杭州）　遠宗（輝濱）

《經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如之何？（此不設司講，即以註疏作講詞）

（註：吉日，取女之吉日）

此問是臨昏遭喪之變禮，謂臨嫁娶而忽有父母之喪，則或廢或舉，皆當有禮以處之。此章是告吉遭喪，與下章親迎遭喪，俱應先廢昏禮，俟三年喪舉而後再舉而成昏。但親迎者祇服喪，待時已耳。惟有吉日者，則既告吉日，當必覆告其所以徵期

一集 80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反內

之故故一問一答專爲有吉日三字商致辭之法且審度他日免喪不必再請期而即溫踐前言以完此吉日之訂因反覆有詞不意解者之誤乃謂此中當絕昏也夫遭變者謂昏禮有變不是嫁娶可改易也向使嫁娶無期而遭大故則在壻家不過喪畢而娶而在女家則一如所云二十三年而嫁者彼此寂然何必瑣瑣而無如其有吉日也既有吉日則男請女期女請男期不知經幾許申告始定此日此即儀禮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有請必有應有告必有答因婉轉主客求所以應

答如何而乃以別娶別嫁一別字了之夫經文無別字鄭註不敢下別字而孔疏忽云別娶已怪極矣乃後儒無艮然且多引此謬文以議昏禮如歸熙甫謂則天理人心幾乎滅絕亦思經有本文有前後文本文瞭然固自明白而後文男女嫁娶干變百動亦並無彼此改易之事即冠禮在前其遭喪廢冠與遭喪廢昏彼此相等然所謂廢者謂殺其儀文易其時日耳而乃謂竟改嫁娶將必換冠爲履奪張帽而使李戴非大亂之道乎

錢升巖曰昏禮有六然止作三節大抵納采問名爲一節納吉納徵爲一節請期親迎爲一節六禮至納徵而昏成矣徵者成也請期親迎則就已成者而行之已耳此云既納幣有吉日則納徵即納幣請期即吉月作禮見行安得復有改革之事且禮貴比觀請期與親迎一節也下節親迎不改昏而謂請期獨改昏可乎

陳自曾曰有吉日而女遭大故則如何一問原有娶乎不娶乎五字在內故夫子謂先行弔禮而後有喪之家辭之而不娶禮也及免喪可以娶矣不必再請期矣然又必無喪之家仍理前說而彼有

喪者反以餘哀之故固辭固辭而後向不敢嫁者今乃嫁之又禮也此大畧也遠宗曰此說明達了允爲千古不易之解

經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註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疏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下云不得嗣爲兄弟或據壻以妻之父母有緦服故得稱爲兄弟也

此言當先行弔禮壻家使人往弔向使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則女家亦先遣人弔如壻家禮

李自山曰先行弔禮則其不絕可知矣然註疏固不可解

曰註固周章疏更陋劣經言壻使人弔者謂壻家當使人往弔與女家同壻即壻家互詞也註不能解經而疑壻當自弔其所以不自弔而必使人往弔者以壻此時尚未成兄弟也此本誤註然其言兄弟者謂古以婚姻指兄弟如下文有不得嗣為兄弟句因以兄弟代婚姻二字而孔疏又茫然不解妄曰壻為妻父母緦服故稱兄弟則大繆矣禮無以服制定稱名之事且士禮婦為舅姑服期家語婦為舅姑服三年同是兄弟而一緦一期三年誰為伯仲况此出何書也初不意孔氏疏禮其陋劣如此

白山曰然則康成以兄弟為婚姻有據乎

曰此固有據但當註之不得嗣為兄弟之下不當註此此經固無此義耳按春秋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公羊曰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休註云宋魯之間指結婚姻為兄弟則兄弟婚姻也疏不識也

經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註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詞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詞一耳疏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名彼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某是使者之名母則若云者假設為文春秋蕩伯姬是宋公子蕩之妻原是魯女魯之夫人多長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薨伯姬遣使來弔則其詞如此

此言弔詞之稱名也女父母死不知是父死是母死惟死有分別故弔名亦殊如彼是父則此以父名遣弔彼是母則此以母名遣弔蓋壻不自為主人必父主之父死母主之母死則伯叔父主之皆以主婚者出名據此則前文壻使人弔益信是壻家之互文而註疏皆質質也

王百朋曰如何不淑四字是弔詞雜記諸侯使人弔隣國之喪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士喪禮君弔士喪亦云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

錢晟舒曰蕩伯姬無弔喪事即僖公時亦不見有夫人姜氏薨之文見于春秋但僖夫人是聲姜則萬一來弔必稱姜氏耳

附汪次顴曰據經文父喪母喪則所云父母死者非父母併亡也或父或母所喪者止一親耳向使喪一親而即改嫁娶則此一人之身男親二改女親二改其為四改可知矣脫不幸而別嫁

別娶皆有父母則自茲以往將五改六改以至于七八未可知也悲哉男終身不得娶女終身不得嫁矣昔魏文靖講學蕭山有謂趙苞不孝以死守渤海而殺其母爲可憾者文靖曰若如所言則朝廷取人凡有父母者俱用不得矣蔡伯喈父云難道是沒親的孩兒方許求試至今相傳以爲佳話⌐婚姻又然則父母一倫儼與君臣夫婦屹然成不兩存之勢勢必父母罔極而後可以全大倫完大節欲求聖教之不亡得乎

經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

註 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父不在則稱叔父母　疏 直云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

此亦言弔詞稱名

白山曰北人稱沒亡皆云不在此疏欲以沒亡及以事去家者兼言不在亦非是世無母氏得以事去家者且後文以不在之故使伯父致命此非偶然去家抑又可知而經遭不幸註者疏者皆瞶瞶若此真不可解

柴胥山曰明言父母不在故伯父母致命則此必父母俱不在者但不在有兩次此一不在則致命絕婚下文是也然前此一不在何以不即致命而納幣吉日得俟之此一不在之後則所云父母死而即致命即絕婚經文原不然也解經須讀經且須讀經之閒隙處所謂經有本文有前後文真窮經之法學者審之

姜繼滄曰伯父即世父世母即伯母見子夏喪服傳及爾雅

經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註 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疏 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期年者不可曠人昏嫁也不得嗣爲兄弟者或據壻爲娶父母有緦麻之服故爲之兄弟

此有喪之家覆止吉日之禮也既有吉日而忽遭大喪則男家待娶女家待嫁必當有以覆止之致命者覆止之辭也但據曾子原問女之父母死則當是女家致命而此云壻已葬者以男女一體此承如壻之父母死前文來也不得嗣爲兄弟者正止吉之文謂不得娶也嗣者繼也兄弟者婚姻也說見前言不得繼此吉日成婚姻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聽止也不敢嫁不敢執吉日以來嫁也此止

吉之禮故曰禮也但據上文父喪母喪則必有一存者當云父喪母致命母喪父致命而此直云伯氏致命者則又承父母不在前文來也蓋婚有兩家每家有兩喪必交互言之而其義始備古經省文如是耳若其必已葬而始致命者以初喪不宜議吉禮乃既葬而即致命者以吉日早定止之又不可太過期也註疏竟忘有吉日三字他皆不解而獨于已葬致命謂婿不可曠不可失嘉會之時將毋此致命後女即可他婚乎故不曠乎抑俟之免喪之後乎如必俟免喪之後則此雖致命仍

厥婚嫁未可謂嘉會不失時也且不嫁者非不敢嫁也古凡言嫁娶謂嫁此夫娶此婦也並無嫁娶上可妄加一字者大學學養子而后嫁只嫁此夫易卦勿用取女亦只娶此婦今經文于嫁娶上並無別字而無端添此此方急正之不暇乃先曰坐客朱贊皇堅執別嫁之說謂非別嫁則何以云不敢嫁大意以為此夫此婦即不應有不敢語也不知既欲講禮亦當畧讀禮文士昏禮凡男女致辭皆以行不行為敢不敢如納采曰敢納采納徵曰敢納徵請名曰敢請女為誰氏其中敢辭不敢辭

敢請不敢請敢從不敢從矣口有之禮文固如是也兒敢者果也果敢聲轉而義通大凡有成議而不能決者皆謂之不果今此之不嫁正是嫁期不果耳此與檀弓弗果殺弗果用弗果班禮文又同蓋經中何字原須與他經互相證明而說經者即本經亦不能理會其奈之何

不得嗣為兄弟春秋公羊傳以結婚姻為兄弟前證甚明乃客執別嫁之說次曰又按札謂爾雅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則嗣為兄弟當指婿之伯父言以其為

姻兄弟之黨且此時將致命也其致命女氏令女別嫁若云某之子有父母之喪其不得嗣為姻兄弟之黨矣使某致命予報云某有父母之喪而我不得嗣為兄弟于文難通且此一詞非止伯父致命也父在父致命母在母致命皆此一詞若兄弟自稱則萬一母致命當與誰嗣為兄弟請思之、爾雅釋親並不及婿婦之伯叔父以原無秩稱也其云婚姻兄弟者如云父黨是宗族母黨與妻黨是兄弟謂其黨祇傳等親耳若此兄弟有實指則宗族指誰兄妻黨以伯叔父為兄弟則母黨將必

以舅父爲中外屬稱親審矣
越數月客復貽札云公羊以結婚姻爲兄弟此卽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之說葢壻之父與婦之父結爲婚姻非夫婦男女爲婚姻也予云婚姻兄弟自是男女之稱其以壻婦父爲婚姻者謂男女家耳向以兄弟指伯父今又堅指壻婦父耋固樹生如舌弊何因註其札尾云詩云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卽夫婦也又云展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卽男女也向使婚姻兄弟必壻父婦父則新婚何以得如兩父而展如之人懷壻父婦父何爲爾雅

一書不必概群經兄弟二字又不必限兩父兄兄弟弟謂同父之子及群從也若如兄如弟則指夫婦矣宜兄宜弟則又指君臣矣乃夆讀論語者必曰兄弟是魯衛其可通乎且子亦聞禮之以男女夫婦爲婚姻者卯昏禮壻見時詞云某以得爲外婚姻鄭氏謂女氏稱姻男氏稱婚婚姻者男女之稱也故賈公彥云婚姻有二義男曰婚女曰姻謂男以昏時親迎而女因而歸之又女氏稱婚男氏稱姻謂女以昏時來歸而男因而配之則不特婚姻是男女卽壻家稱姻女家稱婚亦未嘗如爾雅有定稱矣若謂春秋婚姻亦當稱兩父如爾雅說則春秋所記者蕩伯姬娶婦文也蕩氏此時無壻父矣有女父而無壻父有婚而無姻恐公羊謬說亦不如此

經者儀曰士昏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親皆沒則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皆是無父母而他人命之者此云伯氏亦偶舉之詞

經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注〕請請成婚〔疏〕女之父母死則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

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

此又無喪之家請諏吉日之禮也昏禮請期是男家事此時男家喪畢可卽吉矣然喪有餘哀不敢遽請而前有吉日則又無兩請之事至于女家不請期則禮文有之夫人而知之也向使未有吉日則聽其自然照常行事何容擬議而無如先有吉日且先已止過則此時變禮反須女家覆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已弗敢卽娶然後女家徐嫁之此尋吉一禮直變禮之大費經營而將以定之爲恒禮者故又曰禮也請者請前期也猶

春秋之詩盟也壻弗取弗卽取也猶昏禮醴賓之不從謂不卽從也而后嫁之嫁此所請之壻也猶論語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反此歌卽和此歌今請此壻則卽嫁此壻故曰而后和無兩歌則嫁無兩壻前后辭義如是也或曰請壻弗取請壻二字連屬謂女家請壻勿急娶曲體其餘哀之情而然後行嫁于義亦通

女之父母死則正曾子原問詞但以男女一體故祇作比觀語以明之鄭註疑是別嫁不敢措一字而孔疏則不疏正文祇從女之父母死節微逗別

娶兩字以該全意此雖艮心發見陰拄其口然而經旣不通禮又不識侮聖言壞禮教三綱五倫從此骫敗以致後儒無忌誣春秋非孔子之書斥國風爲漢儒所作攻尙書廢周禮誰爲作俑以致有此皆恨公羊論氏族誤作王父之字爲氏一語致誣春秋仲嬰齊事謂嬰齊以兄子家爲父父仲遂爲祖至今吳中大家多有顚倒其倫類且行文立論援據謬說爲定禮者此解經大禍不可不察今是經謬解明季歸熙甫曾引之以議婚禮而近代學者又復嘵嘵則亦吾黨說經一大關鍵豈細故

與

姚彥暉曰曾子此問全在有吉日三字蓋爲已定婚姻之期而遭大變者言之不能嗣爲兄弟者非謂終不得嗣謂不能如吉日之約也女氏許諾者許改吉日也不敢嫁者不敢以所約之吉日來嫁也旣免喪而使人請者更請吉日也而后嫁之者仍擇吉日而來嫁也此言更請吉日與尋吉稱異然尋吉者謂女家無請期理耳若但請男家定期亦似無礙國風迨其謂之女家之言也

張鶴門曰禮者先王承天道以治人情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婚朝聘一切

以禮範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有婚禮至納幣請期六禮備具但一遭父母之喪而頓至屏棄此是何說夫六經未亡百禮具在必欲據孔疏一語而廢六經毀百禮無如之何然天道人情不可咊也議禮者盍愼諸

又曰論語云父沒觀其行況婚禮最重父命內則云子甚宜其妻父母惡之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何則重父命也乃以父母所聘之婦不止口命且擇有吉日又不止命之已也而父死而遂背之其謂之何

洪磬公曰內則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連下兩嫁字即此一嫁未嘗云二十三年而改嫁也且儀禮請期之詞原有惟是三族之不虞故使其請吉日則在請吉時亦預虞有遭喪停止之事豈有改革一大變而不早爲戒及祗以三族微風之則其萬萬無此事而不必戒亦從可知也柰何有不顧本經且不顧他經如此疏者

附遠宗曰下文廟見章謂舅姑偕亡而新婦見之于廟名爲廟見據此則此廟見者當必是再娶之婦何則以父母死時應改娶也乃此改娶之

婦自稱來婦比之祖孫不相見而稱來孫一似以不見舅姑爲得罪者然且苟未及三月或不經廟見而死即不主不祔不合墓兆則祗一女子而先聘不祥後娶又不利有父母之家慮其絕婚而舅姑偕亡者又復陰遭貶斥一如子夏所云嫁不及舅姑爲大不幸者是婚姻一道成隋舛矣吾謂聖賢論禮必不出此

時坐客執別嫁之說者亦略設數條解之

天子諸侯多有先王先公死後娶婦之事若父死可改嫁則先王先公斷不當爲子聘婦而天子諸侯必當自聘而自娶何則以天子諸侯皆無父者也乃春秋于紀履緰來逆女則公羊謂紀父納幣而母娶之非君自娶故不稱使與宋使公孫壽來納幣自行聘娶不同若魯宣于元年即位即有公子遂如齊逆女之文則既不稱使而又以先公所聘不必納幣而遽爲喪娶此正父死不改娶之鑿鑿可證者也

然猶曰此天子諸侯禮耳若鄭氏所云宋蕩伯姬事則以魯女曾許嫁蕩大夫之子及大夫死而其母蕩伯姬自來娶婦是大夫士禮亦未嘗謂父死

可改娶也是以楚公子圍親迎于鄭有曰圍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夫莊者莊王圍之祖共者共王圍之父也父已在廟中而依然告迎何曾改娶此亦大夫士禮之可證者

又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前儒註本有云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謂再嫁而攜其子入丈夫之家者是古人再嫁惟出妻有之家語所云蒸梨不熟使之可嫁是也然猶必書之以其爲非常之事當記異也倘父母死而即須改嫁則時時有之此常事不必書矣且未有此

一大禮而周制媒氏不另列一條者也
又况男女不使失時周制男女及期不嫁娶則奔
者不禁今既及期而又以父母之喪延及三年則
失時極矣此時夫不娶則又誰爲之娶者將聽其
自婚耶抑亦仍待他氏之六禮畢而後再請期再
告娶也此不惟周制無此抑亦事理之大謬不然
者也倪曾玉曰主邪說者必不能引一舊文援一已事爲証則何必矣
又况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士昏禮有
惠貺室某之詞又有女爲誰女之請則勢無此家
知名彼家又知名之理况六禮問名即三月命名

之名也及其納徵則又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
字是女一許嫁而前既通名後又稱字何則以女
子一身至此始有定也若又許嫁則將又通名乎
又稱字乎又醴乎大亂之道也
客復貽札有云壻弗取一條註疏主别嫁之說者
從經文曰不敢曰而後合而推之故也若非别嫁
何以云不得嗣爲兄弟解見前若非别嫁何以云不
敢嫁解見前若非别嫁何以云壻弗娶而后嫁之解見
前予遂不復答
百朋曰昏禮有辭許二字謂一辭而即許也此壻

故爲弗娶而旋即娶之亦辭許之義禮之尙文每
如此
附王稚人曰而后嫁之之者此也即壻也若别嫁
則之字指誰學而時習之習此學也擇善而固
執之執此善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
來此遠人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即相
此桓公未有上文是壻弗娶而下文之字指他
人者若然是别嫁他也
客札又云請壻弗娶請壻字連辭頗未順予註札尾云
此說另一意說見前原不必執但辭則無不順者古

昏禮詞多有之如使某請納采使某請吉日使某
將請承命類大抵禮有請詞其所請之事多出在
請字下若以請字句則必于請字上先出其事如
昏禮詞先人之禮敢固以請類今女之父母使人
請于請字上未有出也所請何事故吾斷以爲請
字吉日謂吉日在前請始有着必如註疏則于請
字作句亦不通者若謂句讀須有一定則漢文使
晁錯受尙書爲讀禮無有也正惟禮無屬讀而孔
疏于曾子問首章誤爲斷句以爲句大需刊正豈
可漫不考禮文而臆斷如是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字秋晴 又名甡字晚晴 稿

何垣 紫庭
顧佩鋐 艮治 較

曾子問講錄四

附 胡紹安 國期平湖
邵國麟 在飯餘姚
胡紹簡 去頑衢州
陸邦烈 又超嘉興
何璉采 紱石仁和

諸侯適天子章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附 何紱石曰五官鄭氏謂五大夫典事者而孔氏以周禮設其參傳其伍解之按太宰之職參是三卿即司徒司馬司空伍是下大夫五人即三卿屬官以三卿而屬五人謂司徒大夫二人司空大夫二人司馬大夫祗一人故云五人是此五人者本三卿副屬非典國事者焉得專稱國家五官夫既稱國家則未有舍參而反取伍者且五大夫是秦官周未嘗有此官名也

彥琛曰此五官舊亦疑之宋陸農師謂即六卿言五則其一從行而明郝仲輿則直以卿大夫上中下士五等當之未知孰是竊意五官是合參與伍以三卿合每卿二官而統稱之亦可通乎

曰陸佃郝敬宋明間儒者純用杜撰此固不足據者若以三卿合五人則是八官且參則取全數伍則第分取其二亦無此合法又且三卿不皆有二屬倘以三卿合司馬之屬則司馬祗一人將四官矣此欲補救參伍之失而又失之者

不知此五官即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在諸侯之國亦皆有之但周官命名各不同隨所在分見原不一定鄭氏見官名偶殊輙曰殷禮此大是陋義曲禮五官以其與六太分別且以冢宰宗伯分入六太遂判謂是殷禮不知猶是此六官諸名而縣詩舉二官王制舉三官洪範舉五官國語雜舉八官九官未聞諸官皆殷禮也如此曾子問首章有太宰太史太宗太祝原與曲禮六太相同則此五官亦正是曲禮典司五衆之官其不及冢宰宗伯者侯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第舉三而六在其中况司士即夏官司士其職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凡進退臣庶一與太宰相表裏至于禮官則祝既遍告神事已畢國家典衆不必又及三宗也凡此皆註疏之所不曉者予嘗曰以經解經勿以註解經今以曲禮解曾子問不猶愈于儒說乎

大功之喪章附 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
胡國期曰饋奠註云在殯時夫在殯之奠不過殯奠朝夕奠耳此有何煩重而喪主不自奠必藉他人執其事且喪奠最多何止殯奠而註以在殯槩之何也
曰喪主不親奠似無此事然遍讀禮文則實有可證者大抵因初喪劇哀不能行禮故倩人行之檀弓所謂未葬讀喪禮正恐其與禮疎也但饋奠二字不得所解按酒誥稱饋祀特牲少牢有饋食禮皆是以生人飪熟追事先世之義則初喪進食不

忍死親尤爲切合是以始死一奠直用養疾剩饌移之作享檀弓所云始死奠餘閣者其義甚明註與疏竟茫然也第喪奠不一自始死奠後卽有襲奠殯奠朔奠朝夕奠以至祖奠遣奠何一非賓從執事則其專註在殯者固屬疎陋特奠亦有別始死無奠人時未斂未赴且未成服受弔誰則可主饋奠者則設之已耳若過此則皆立奠者一人如大斂奠主人先拜賓執事于階下然後行奠禮諸執事各以鼎俎脯醢次第升進而奠者乃執醴酒升奠而出是時主人主婦但哭踊而已其後朝夕奠朔奠皆設奠在奧帷司奠者徹以入而主人主婦皆哭踊殯傍然且拜賓送賓頗對儀節而必不祝奠此皆歷有可據而註與疏全不解者
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於給曰司奠有等天子諸侯以群臣大夫以兄弟士以朋友朋友卽僚屬也但奠禮甚簡天子諸侯大夫不過以脯醢酒醴爲奠士則更殺矣有何煩重而反云不足若鄭註以殷奠爲解謂朔奠殷盛執事不給則具以人數闕置釋不足矣是豈士之殷奠眞有加于君大夫耶

曰士禮有何煩重常奠惟脯醢酒醴惟襲奠加俎斂奠加鼎殷奠最盛亦祇得特豚魚腊鼎俎籩豆而已但解經須讀經此經前文是朋友奠則單舉奠者夫奠者祇一人而有不足乎與奠與祭總名執事然實有兩等一是賓執事如主奠主祭者一是諸衆執事如宗祝有司及升鼎俎持籩豆者此專爲主奠者言謂此一人也其云不足謂闕此一執事非謂少此衆執事也而乃以殷奠當之通乎不通乎
附胡去煩曰朋友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小功緦

麻者顧此小功緦麻者究是何人至又不足而
反之則將反取之朋友僚屬之中而疏曰前人
執事者是何前人何執事大不可解
曰士有無僚屬者或有僚屬而遂以事拘則不足
矣無已則仍取之兄弟然祇取兄弟之小功緦麻
者又所以避大夫之齊衰也士小功緦麻兄弟據
喪服爲從祖昆弟族昆弟其于士之父爲從祖父
母族祖父母皆有所爲服者故及之若反則即于
其所取中反其所取如初取大功以下今反取大
功以上初避大夫齊衰今反不避大夫齊衰故曰

反反者謂從前事一反之也若前人執事則必前
人爲祝者今復取而爲相前人司鼎俎者今復取
而司籩豆是復之非反之也且仍是衆執事非奠
者也且祇奠耳亦何必越代至此
百朋曰觀下文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
者是大功以下專指兄弟讀經自明若士每不足
則周官諸士無僚屬者甚多即僚屬亦不必爲長
官立常制之服士虞禮祝澡葛絰帶鄭註謂祝是
士屬澡葛絰帶則爲其長弔服且加麻矣不知弔
服是無服者所服且禮明云賓執事如弔服則此

弔服加麻者是賓執事之服非士屬爲長官服也
僚友多不足而且不必爲所服則何如直取兄弟
之爲得耶
可以與于祭乎
國期曰與于祭與與于饋奠不同主人不親奠
未有主人不親祭者雖喪祭減于吉祭然較之
饋奠則殷矣此或是相助執事未必是主祭與
否經既無明文而註疏則但云祭謂虞祭卒哭
時並不實指爲誰祭則鶻突矣且喪祭亦不一
而祇以虞卒哭二祭限之何與

曰喪祭不親祭原無考據第于士虞禮有賓執
事一人正指與祭者爲言又有衆主人及兄弟則
兼指諸執事爲言故註云虞祭尚是喪祭主人不
執事觀特牲記云賓中有公有司即是僚友衆主
人及兄弟即是兄弟大功以下者此主人不親喪
祭之說亦彼此恰合而註疏並不及也第虞禮卒
哭與祔一聯三祭而此祇舉兩祭者以虞與卒哭
主人尚不執事至明日祔祭而主必親之以漸而
變故虞祭唯尸入前全聽之賓至尸入後則主人
酳尸主婦反兩籩棗栗將次執事即卒哭人徹記

者謂是兄弟大功以下之事故主人不親則餘多
親之可知是虞與卒哭賓與奠與祭一大界限也
此可據也
附紘石曰祔必親祭禮亦無明文但祔禮頗嚴擇
新主入廟將間一而並祭于皇考之堂此豈他
人可代主者故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練祥
猶必使其子親主之況父母喪乎
緦不祭又何助于人是章總旨已有服者雖輕不助人爲其服者雖重可執事
附紘石曰身有喪者自不得爲他人執事如雜記
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大功

亦然功衰弔則待事而不執事小功緦執事然
不與于禮如饋奠等
親迎女在塗章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
也又何反于物
彥暉曰此將昏遭喪而不復昏者夫昏禮甚重親
迎甫在塗則是舅姑尚未謁夫婦尚未成也乃以
大功齊衰之喪而改服即位以哭是重其所輕而
輕其所重矣今既已除喪可反初矣而仍不反初
是終不有舅姑也是究未成夫婦也物不可以苟
合其必有說以處此

附文顏曰迎婦在塗而壻家忽有齊衰大功之喪
則當時改服趨喪即位而哭其不及昏可知矣
然不言終昏與否且不言何時可昏而乃曰除
喪則不復昏禮乎一似廢昏至除喪而猶不得
遂復者然且曰何反于初是昏亦大禮將毋以
輕喪而廢之可乎
曰除喪不復昏禮豈有以期功小喪而婚姻大事
從此絕者其所云不復謂不復昏禮非不復昏也
昏禮者昏中之禮如所云同牢盥饋醴饗諸節鄭
氏以飲食之道目之一如冠禮之有冠醮無冠醴

斯之謂禮故吾謂此必當昏且必已久昏決不待
除喪之後始議昏事一則以昏禮知之昏禮者昏
之禮也一則以復昏禮知之復者再也復昏禮則
必前此已行昏而今且再行其禮非初昏也特不
不知行昏在位哭後又幾時耳
據前文將冠遭喪而廢冠有內喪外喪之別內喪
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今亦以是定其時此非予
杜撰也熊氏原有昏禮約上章冠禮之文而予闡
明之若內喪則既葬而昏何也內喪是門以內者
門內有喪則復廟殯廟凶禮方行勢不能以親迎

告至封羊朝廟諸吉禮溷亂其間則必待三月旣
葬然後成昏而不成禮故曰内喪則廢謂不卽昏
雖昏亦不成禮是廢也若外喪則位哭之後竟改
服成昏特不成禮耳故曰外喪則竟行不顧謂祗
爲位哭更不至喪家至成服而始服喪是不顧也
此則說禮之不悖經傳者也

附 去煩曰昏禮大節槩不可減今欲從殺禮則不
知于告至謁廟諸節何去何取可明指否

曰諸節亦何可去取祗從鄭氏飮食之道推之則
省諸儀物如謁廟則薄承筐而不封羊合巹則薄

同席而不同牢婦見舅饋則薄醴婦而不饗婦但
以冠禮之醮而不醴彼此比觀卽得之然此亦經
文非杜撰也

附 陸又超曰婦初嫁服是褖衣展衣等旣而改之
服深衣矣及成服後則又有本等喪服若約冠
禮而比類之則冠時遭喪雖不廢冠然必以喪
冠作三加之物此雖行昏勢難復以展褖諸衣
仍改喪服或者卽以喪衣行昏一如冠之不成
禮者此與除喪不改冠一問正相對見得毋所
云不反初者此其初耶

曰是又不然冠禮非昏禮可擬其所云比觀者以
廢不廢耳若以禮核之冠輕于喪而期功之喪則
又輕于昏故疏引禮運謂三年之喪與初有昏者
期年不使而王制于齊衰大功則祗三月不從政
夫使與從政謂改服而入官也昏禮期年始入官
而齊衰大功則甫至三月卽脫服而從政所謂昏
禮又重于齊衰以下是也夫昏禮衣冠必是盛服
庶人而昏可服士衣士而昏可服大夫衣名爲下
達又名爲攝盛謂可以加等之衣攝盛事也乃以
三月從政不終喪而卽脫之衰而欲改此下達攝

盛未服官而尊于服官之服不亦悖乎

附 邵在璵曰吉凶禮不並行然變凶卽吉亦各有
節如此內喪廢昏必三月旣葬然後成配此與
喪大記齊衰不杖期及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
可御于內亦正相合第曾子此問必以除喪爲
斷者按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娶妻父小功
之末可以嫁子娶婦唯已服小功則卒哭娶婦
不過三月餘皆與除喪相去不遠得毋曾子此
問或于此時方議配耶

曰又不然除喪方議配則不得云復昏且不得云

復昏之禮何則以未配不暇議禮也且夫子亦不
得云不反于初但議配而猶不許豈真絕昏乎又
且與冠禮改冠不合冠禮是已冠而改爲之非初
冠也若云功末之則與除喪不遠然究未除喪也
下時行禮猶得于喪中冠娶而以旣娶入門者反
俟除喪而議配不無太過況娶婦入門難久異處
其得以三月旣葬爲昏限者據鄭氏說禮娶夕卽
配若買復興義則必三月後始行配禮是古原有
娶婦入門三月異處之說因得以彷彿行事若過
此不又太曠乎

嫁女之家章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
之義也

附國期曰鄭註謂三月廟見是舅姑沒者以舅姑
在廟故也然何以知非見祖廟耶
曰廟見是見死舅姑之禮名婦至之日舅姑爲主
人以賓主禮見不以舅姑禮見也至質明而後脩
進見之禮以成婦義名曰婦見若舅姑偕沒則伯
叔氏爲主人已成昏矣至三月而可行祭然後脩
進見之禮而見死舅姑于廟名曰廟見是婦見廟
見兩名相通以爲昏禮之大節是以壻不親迎至
昏後而見外舅外姑亦仿此見字以爲名謂之壻
見是昏禮有三見名他無有也若是祖廟則婦至
古廟婦入謁廟倘三月而舅姑沒者則隨夫祭廟
何見之有

附又曰然則擇日而祭于禰是另行祭禮抑卽此
見禮
曰是另行祭禮然亦卽是此見禮而孔氏誤疏合
兩爲一遂致難解按婦見禮獻舅以棗栗獻姑以
服脩而舅姑荅婦而醴之此一事也旣而婦行盥
饋禮或是當日或是明日婦以特豚合獻舅姑而

舅姑又答婦而饗之此又一事也然總之成婦見
禮也今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謂
以筓盛菜卽一筐菜也先獻舅後獻姑做初見稍
類之拜扱地奠菜考周制婦人肅拜但膝地而身
不少詘以手肅之而此則扱地而置額其間此猶
之婦見之行昇獻禮而情極慘者然固是廟見初
事也乃擇日而祭于禰夫然後行盥饋之禮作廟
見終事而婦義于以成焉故曰成婦義也今儀禮
本不備之書闕此一事而鄭註不錯謂必祭成婦
義者猶之舅姑在時行盥饋特豚于室此明作分

解而孔疏謂祭于禰者卽指奠菜爲言只此一事
而禮文脉矣殊不知此加祭字與奠菜奠字正奠
祭之別雖此非大祭不過特豚魚腊諸物與盥饋
等然明有祭字而以一奠菜混之可乎
附又曰廟見一大禮如此嚴毅宋儒不知何故改
作三日廟見致時俗不學公然以新婦廟見書
之儀帖不祥孰甚予鄉學者或偶一戒之而人
終不信唯毛尙書家以阻興獻太后廟見世宗
惡之不許其家行謁廟禮然今亦仍行如故夫
欲改此禮則竟行杜撰可矣乃又襲此見字而

以月作日似改似訛果何意與
曰此予所以有昏禮辨正之作也然此禮行之頗
久自宋司馬光好言禮而程氏以杜撰出之至徽
宗作政和禮堂堂以廟見一禮雜入其中而元明
至今遂不能正相傳嘉靖朝興獻太后入宮璁萼
以爲宜行廟見而尙書毛澄力爭不得有太常丞
葉淸者取儀禮寄奏以爲壽安孫太后在宮豈可
行亡姑之禮以取不瑞世宗驚悔乃止是苟明其
說人未有不靡然者惜俗學之不諒也
姚曾思曰徐伯魯云三月廟見爲有舅姑者言古

人娶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祝辭稱其氏來
婦是也擇日而祭于禰以舅沒主入禰廟則于三
月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此則何如
曰此皆無學之人附會庸俗以爲說者據云古人
娶婦次月見舅姑是矣乃曰三月見祖廟則出自
何書春秋哀姜以次日朝廟魯史譏之謂非本日
也豈有三月始謁廟者宋禮極杜撰猶不敢遲至
三月必改三月爲三日而徐君敢昌言三月已怪
極矣乃問其三月所出則又以祝詞稱其氏來婦
爲証夫其氏來婦本儀禮士昏禮文明云舅姑旣

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而祝曰某氏來婦敢奠嘉
菜于皇舅某子皇姑某氏今乃曰見祖廟詞曰有
舅姑是本文尙未見而欲反舊義何不知量也曾
思與學人若此者吾願曾思勿觀也
斧思曰廟見奠菜與擇日祭禰原是兩節孔疏强
合作一節而勢又難合于是祖宋說者仍以見祖
祭禰分作兩事而紛紛起矣今有襲徐說而又小
變者謂昏禮雖云舅姑旣沒婦入三月乃奠菜然
言奠菜不明言廟見則奠菜或是代獻笲饋豚之
事故明着舅姑旣沒四字非廟見也若廟見則婦

初入門既見舅姑斷無不見祖廟者鄭公子先配後祖鍼子譏之豈見祖可忽乎若此者何以正之
毅見非見祖前答胡問極明錢思不見前答故又及此
曰昏禮奠菜不明言廟見然不明稱來婦乎來婦者言來爲子婦列祖不得而當之且廟見文曰稱來婦也奠菜文曰三月奠菜祝稱來婦則奠菜即廟見也來婦可據也然且廟見曰三月奠菜亦曰三月雖甚昏鈍亦必于此通一隙矣若曰新婦必見祖則誰云不見祖者特非三月耳據引鄭公子先配後祖而鍼子譏之則鄭忽迎婦于陳而陳使

鍼子來送此當日事也乃引之以証三月試問此先配後祖是三月後乎抑非乎

諸侯旅見天子章
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
附 紘石曰六字是五字之誤此與上章四廢祇增天子崩一事何爲六也註疏釋文俱闕

接祭而已矣如牲未殺則廢
彥珊曰孔疏謂接捷也速也謂速而祭之按接捷古字通春秋左穀鄭伯捷公羊作接漢書西域傳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註捷接同魏武記[illegible]

集鈔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即捷要皆可証者
鄭註解接祭爲不迎尸此似贅語祭以牲爲主觀郊特牲有迎牲用牲升首毛血祭肺肝心取膟膋諸文又必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此非倉猝可辦者故謂牲已殺則速祭未殺則廢祭尸之迎否勿論也今欲以迎尸之說解殺牲文則在前在後兩無可定豈其然乎
曰接捷引據最確但不迎尸正是解捷祭之法未牲與殺牲有礙義也亦惟此時已殺牲一如所云升首燔血祭肝取膋等煩重難速故以不迎尸速

之若牲猶未殺則此祭遂廢何言不迎尸乎蓋不迎尸則方能捷祭一切出入登降獻酬酳餕諸節概可減省故斟酌殺牲前後謂郊社五祀迎尸在殺牲後者則竟止不迎卽禘嘗宗廟迎尸在殺牲前者亦迎不再迎如臧熟不出堂饋食不入室等此正說禮之極細者何云贅乎

賤不誄貴章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
倂思曰此本論誄而註疏俱解作諡按誄與諡自屬兩事周禮太祝掌作六辭六曰誄則誄與誥命並有辭矣太史職曰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喪賜諡

則讀與賜異矣家語載孔子卒哀公誄衆衆數十
言考白虎通云謚或一言或兩言衆衆之言不足
爲尼父易名稱矣其以誄誤謚宋張耒嘗言之誄
由尊者謚亦由尊者故韋昭辨釋名曰古者諸侯
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謚惟天子無上故于南郊稱
天以謚之與此節文義相合故致誤耳若說文以
誄爲謚別以讄爲禱則戴侗曾辨之漢書云諸侯
薨大鴻臚奏謚誄策註曰誄策簡也謚果有簡乎
郗超死諸名士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若誄即是
謚則超謚將四十餘不可訓矣况檀弓魯莊公誄

縣賁父鄭註謂爵甲不應謚因誄之則無謚有誄
不更昭著與

曰謚誄本二字而合作一事故彼此互見大抵有
謚必有誄而誄正所以表其謚者如衞靈謚公叔
文子必先作脩其班制諸誄語而後謚以文柳下
惠妻謚柳下惠必先作不伐不竭諸誄語而後謚
以惠此確不可易者若哀公哭尼父則原是哀詞
並未累夫子德行其爲謚爲誄總無據也但周官
謚誄分喪分職又分時候因有兩名兩事之疑實
則未葬請謚則太祝作誄與謚本是一物而臨葬
讀誄葬時賜謚判作兩時然且大喪則太史讀誄
賜謚小喪則太史賜謚小史讀誄又判作兩喪兩
職然要之祇此一事也故兩漢以前謚誄並舉而
兩晉五季往往有誄無謚且作數十百言以爲觀
美如所云郗超四十餘誄者此猶賦本六義而後
且別爲一體動輒千百言然不可謂非六義也故
白虎通引此文曰天子崩必稱天以謚之何幼不
誄貴臣不敢謚君也則直以誄字易謚字况謚即
讀誄曲禮謚曰類而王肅曰請謚于君必類其生
平所行以制爲謚即何胤亦曰類其德而稱之則

類誄同音謚曰類即謚曰誄也又何疑焉若檀弓
則誤解鄭註或再查之

君之喪既引奔遂既封而歸

彥聞曰遂鄭註謂遂送君于義未安按鄉飲酒義
節文終遂焉疏云遂申也謂申遂無缺也或者謂
送葬之禮必備盡與

鄭註封當爲窆而陳氏集說遂以封音窆皆不可
解按封者聚土也窆者下棺也易繫不封不樹若
作不下棺解則與葬之中野句相悖矣檀弓孔子
合葬于防于是封之崇四尺明是聚土若窆則周

禮執斧以涖匠師後漢范式傳至壙將窆而柩不肯下明是下棺二字音義迥別而先儒每溷而為一不審何也

曰遂遂其事也巡行之義易無攸遂公羊傳大夫無遂事皆以巡行不顧言且亦是禮文聘禮賓入境而死遂聘遭喪入境則遂與申義稍不同

若窆是下棺封是封土原是兩義然封則兼下棺言以將葬則先封土于兩傍而綍棺而下于封亦謂之封比在禮文多有之豈可執一難一乎檀弓有封之若堂者斧語此封土也若懸棺而封則下

棺矣季康子母死公輸班請以機封則以機下棺不以機封土矣故有禮文自釋不關註解者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此下棺之經文也若王制庶人懸封而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則上封字是下棺下封字是封土即一經而兩字並出豈得執一塗亦審之

此處封字尤當作下棺解者以忽遭父喪下棺便歸也若待封土則孝子反虞封畢亦行不當曰不俟子矣封音窆出陸德明釋文

為君使而卒章

公館復私館不復

稱思曰註疏以私相停舍解私館為君所命停舍之處解公館按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如子產壞館垣楚公子圍聘于鄭將入館此是公館故卒可復若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此雖出君命而實屬私家即謂之私館故不可復若私相停舍恐非君命出使所宜有乎

曰若以雜記註言之則市館是私館以洗接賓客非專令也雜記云如死于道鄭氏註作廬宿即市館也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則卿大夫士家反是公館以

有君命即公所為也然予亦疑非是者按經文公館有二一曰公館即市館也一曰公所為即公所命大夫士家也私館一謂從大夫士家來而非君命也經文自註原自明白若謂市館非公館則雜記曰死于道何得以廬宿市館當之且公館二字作何着落若謂大夫士家是私館則未有聘禮無公館者此又執一礙一矣若私相停舍則或于官邸外別具私邸誰得禁之

孔子三朝記目錄

辛酉科拔貢卽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撰集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將以定國家保宗社明教化總衆庶也於是有公卿大夫以輔其治有尊卑上下以辨其等有禮樂刑政以制其防有甲兵干楯以懼其志末世紀綱廢壞法度倒施君極不張強臣柄國於是內外咸怨上帝降毒水旱洊興災眚並作小則刈戮及身大則殄絕厥世自上古以來莫之有易也孔子抱撥亂之才生衰周之際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迨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三朝魯君反復陳詞其大指歸於戒淫色愼取人

明天人之應別君臣之分而終勤之以慕義諷之以失政惜乎其終不能用也門弟子退錄此記漢興藏在祕府傳其學者則有戴德劉向劉歆揚雄班固許愼諸家魏世中經猶藏此本逮及六朝臣瓚郭璞裴松之酈道元之徒遞相引證至唐以後篇籍始亡今所傳者惟大戴所錄遺文譌舛微言斷絕注家自北周盧僕射以降前賢鮮聞緒論蓋此記之沉薶已千餘年矣頤煊幼習先蹤長佩庭訓博問通人兼資往籍於是董而理之注成七卷別作音義校其同異附于左方蓋聞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大垂而爲經其次錄而爲

傳此記論四時行政卽明堂月令之遺也覩才取人卽九德官人之濫也爲壇東郊則澤宮教士之制存焉建正孟春則夏時得天之數寓焉而且通陰陽之原符瑞集於有德辨盛衰之治得失繫於一人純而不雜博而有要息百家之異說廣郅治之恒經竊嘗謂論語者乃聖門垂教之精言此記者實孔子因時之大政方今國家重乾乘運久道化成海宇晏寧人材日出倘得頒立學宮懸以取士使誦先聖之良模闡百王之心法上下和同君臣輯睦協感應之期享久安之福則簡牒之鴻規雲礽之上烈也予日其跂之矣

嘉慶十六年六月廿五日書于京師上斜街寓齋

篇目

千乘第一
四代第二
虞戴德第三
誥志第四
小辨第五
用兵第六
少閒第七

右七篇依大戴篇次先後所定

考異

楊簡本 刻在先聖大訓
袁氏本 末卷後有嘉靖癸巳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十三字
程榮本 明萬歷年間刻
沈泰本 明崇禎年間刻
朱養純本 明崇禎年間刻
朱軾本 康熙年間刻一名高安本
盧見曾本 乾隆戊寅年刻
孔廣森本 乾隆甲寅年刻

右大戴刻本小辨用兵少閒三篇有北周尚書右

僕射盧辨注近孔檢討廣森復補注行世

著錄

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
劉向別錄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禮
漢書劉向傳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
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
白虎通義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宫四通
白虎通義姓名篇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
許慎五經異義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
三國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臣松之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張揖上廣雅表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漢書音義高帝紀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

之貪者武帝紀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
酈道元水經注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
郭璞山海經注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
楊士勛穀梁疏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

右諸書所引三朝記李善文選東都賦注引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是弟子職之譌今不錄

孔子三朝記目錄終

孔子三朝記卷一
辛酉科拔貢卽用直隷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千乘第一〔注〕此記諸侯建國設官順時布化之政於大
戴屬六十八〔音義〕孔氏本六十七
公曰〔注〕公魯哀公也名將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注〕馬
融注論語曰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
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命
謂方策之命通其四疆〔注〕疆竟也教其書社〔注〕大曰邑
小曰社書社者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孫卿書曰與
之書社三百脩其灌廟〔注〕王念孫曰灌當爲濯字之誤

也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
爲祧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
辨廟祧之昭穆〔音義〕脩袁氏程氏朱氏本俱作循注中引衆說存者稱名歿者稱官或有歿而
稱名存而稱官者別有所取不在此例建其宗主〔注〕大傳曰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夫稱主謂同姓〔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
宗字設其四佐〔注〕四佐卿也王制曰大國三卿諸侯得置
孤一人爲四卿魯自成襄以後孟孫叔孫季孫叔氏四
卿皆書於經列其五官〔注〕五官大夫也王制曰大國下
大夫五人處其朝市〔注〕考工記曰匠人營國面朝後市
爲仁如何〔注〕以仁爲國則何如子曰不仁國不化〔注〕化

從也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注〕淫於色則荒
於仁政孔檢討曰哀公爲妾齊衰多內嬖故以爲戒〔音義〕
謂孔氏本作爲子曰〔注〕楊簡曰良久而又言故再書子曰立妃
設如太廟〔注〕妃古配字詩曰天立厥妃謂嫡妻也立妃
以聽內治如太廟示敬也然乃中治〔注〕中宮中也中治
不相陵〔注〕陵越也不相陵斯庶嬪遧〔注〕周禮內宰曰以
陰禮教六宮九嬪遧古通作章字昏義曰明章婦順故
天下內和而家理遧則事上靜〔注〕靜安也知其命有貴
賤靜斯潔〔注〕潔齊以事其君信在中朝大夫必愼以恭
〔注〕中朝內宮之朝也大夫謂在外朝之大夫信在宮中

大夫皆不敢奧援於內必謹順而有禮〔音義〕孔讀信字屬上句出
會謀事必敬以愼言〔注〕聘禮曰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
大夫有爲夫人出會謀事之禮故必敬以愼言長幼小
大必中度〔注〕謂各得其禮秩此國家之所以崇也〔注〕崇
尊也立子設如宗社〔注〕子嫡子也如宗社言無易樹子
〔音義〕袁氏程氏沈氏高安本無如字宗社先示威〔注〕白虎通義曰國在立
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故先示威威明顯見〔注〕
衆著其嫡庶之分〔音義〕見如字辨爵集德〔注〕集有德者以爲
輔導之官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注〕母
弟同母弟也稱母弟則庶孼可知官子卿大夫之子掾

引也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注〕中婦內官之號管子曰中婦諸子謁請也太史公書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注〕謂不失其任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注〕齊同也蠱惑也鹽鐵論曰以邪導人謂之佞〔音義〕高安本不重百姓二字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注〕昌盛也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注〕周書曰順政曰遂卿設如大門〔注〕古者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以門為喻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注〕度法也孔檢討曰大門美則衆室得其度上卿賢則衆職得其理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注〕明陽也幽陰也古者宮室

以南向為正故開陽閉陰喻卿當進賢以黜不肖內古納字晏子春秋曰山川納祿〔音義〕內奴荅反近者閑焉遠者稽焉〔注〕近在君側者防閑之遠在國外者稽考其政令〔音義〕閑程氏沈氏朱氏本作閑君發禁宰受而行之〔注〕禁令也鄭君注聘禮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音義〕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無受字以時通于地〔注〕地謂地政散布于小理〔注〕理治也天之災祥地寶豐省〔注〕傷害曰災祥吉之先見者禮運曰地不愛其寶莊周書曰正得秋而萬寶成豐省謂年穀饑減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注〕憂樂與民同之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注〕管子曰三卿

使四輔孔檢討曰四輔皆小卿下所陳司徒司馬司寇司空是也卿設如四體〔注〕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毋易事〔注〕易讀如輕易之易〔音義〕易以豉反毋假名〔注〕說文解字曰假非真也毋重食〔注〕重難也食祿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注〕以事授爵不世其官〔音義〕知如字一音智能之不愆〔注〕愆過也有能者赦其小過〔音義〕楊氏孔氏本能下有官字凡民戴名〔注〕戴讀曰載載任也以能食力〔注〕國語曰庶人食力謂自食其力以時成以事立〔注〕順於天時勤於民事〔音義〕孔讀戴名以能句食力以時句成以事立句此所以使民讓也〔注〕勤者勉惰者奮民咸遜讓而為善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

而亂不作也〔注〕論語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國之所以長也〔注〕謂長享其國〔音義〕高安本國下有家字下無用則國家富〔注〕無用謂無靡費之用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注〕長先也周禮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音義〕長知丈反立有神則國家敬〔注〕有神謂有道之人謚法曰民無能名曰神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注〕無知之民兼而愛之則無怨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注〕命者吉凶之主也民以為有命在天則怠惰之心生矣故聖人罕言命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注〕樹立也國語曰故聖王樹德

於民。〔音義〕本，袁氏、高安、孔氏本作立。此國家之所以茂也。〔注〕茂，大也。〔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之字。設其四佐而官之。〔注〕四佐即四輔。司徒典春。〔注〕孔檢討曰：司徒地官，諸侯無宗伯，兼治春官之事，故三官皆云司。唯此云典，典者領其事也。顓頊謂唐虞稷為天官，春官事亦司徒兼之。淮南王書曰：東方為田，田主農。董仲舒敘五官，亦曰木者司農也。賈誼書曰：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祧師即守祧，亦春官之職。以教民之不則。〔注〕則，法也。〔音義〕孔氏本、太平御覽十八引無則字。時不若不令成。〔注〕若，順也。不若者不令成，所以順天時也。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壃。〔注〕月令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通謂達其政。〔音義〕壃，居良反，與疆同。有閩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注〕閩，閉也。煩，擾也。〔音義〕樂，音洛。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注〕月令孟冬之月，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季冬之月，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在春者，月令用夏正，此用周正也。山川神明加于民，謂山川神明有功德及于民之在祀典者。發圖功謀。〔注〕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鄭君曰：猶，圖也。發圖以觀其功謀之當祀與不。〔音義〕圖，袁氏、程氏、朱氏本作國。注云：一作同。齋戒必敬。

〔注〕三日齋，七日戒。會時必節。〔注〕會時若祈穀、薦冰之類。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注〕日歷，日官之屬。巫祝若周禮司巫、大祝。凡大祭祀皆執伎以從。作謂作其祝號。祈王年，禱民命。〔注〕周禮大祝祈福祥，求永貞。鄭君曰：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禱，請也。淮南王書曰：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及畜穀。〔注〕下及六畜五穀。孔檢討曰：禱畜祠牲，禂馬是也；禱穀，順豐年逆時雨是也。蜚征庶虞草。〔注〕蜚，古飛字。蜚征若飛走之屬。馬融廣成頌曰：緣臯四野之飛征。庶虞，掌山澤之官。草下脫木字，皆禱之使遂其生。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注〕施讀為弛。賈誼書曰：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注〕周禮大宗伯曰：以祠春享先王。賈誼書曰：是時有事於皇考祖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注〕朝謂饗於朝。孤子，死王事者之子。郊特牲曰：春饗孤子。必八人者，就春數也。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注〕士，卒伍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士執伎論功。〔注〕功，力也。王制曰：凡執伎論力。〔音義〕功，太平御覽廿一引作力。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注〕四衛，四境也。王制曰：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音義〕脩，太平御覽引作循。彊，巨良反。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注〕才武謂有伎過人者。聰慧謂有謀，舉之以為衆卒之長。〔音義〕長，丁丈反。可以為儀綴

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注〕儀法也。綴表也。率古通作帥字。誘勸也。〔音義〕上可字，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皆作所。綴，陟衛反。又丁劣反。率，所類反。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注〕孔檢討曰：遊士，異國之士來寓者也。賢，鄉之賢士，升于司徒者。餘，卿大夫之餘子。秀，司徒所論秀士也。國有大閱，皆致其衆焉。興，起也。猶周禮言作六軍之士。願煊謂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是其事也。〔音義〕太平御覽引作國中之賢者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注〕秀，茂也。蕃，多也。〔音義〕秀，太平御覽引作茂。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注〕周禮曰：以禴夏享先王。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注〕月令孟

夏之月，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七人者，就夏數。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注〕權所以平輕重。變，易也。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凡民之不刑〔注〕刑，法也。下言其目。崩本以要閒〔注〕崩讀如朋友之朋。本謂本俗。謂朋比以取閒者，即王制所謂游民。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此曰爲邦朋。〔音義〕楊氏、孔氏本作崩本以安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注〕作古通作詐字。詐爲不敬之事，以欺眩惷愚。八成此曰爲邦誣。〔音義〕憧，尺容反。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注〕謂詐取財物。八成此曰爲邦盜。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媄〔注〕孔檢討曰：誘居室家，詐奪人產也。子女專，擅人子女也。有君子曰義，未詳。阮中丞曰：誘讀如吉士誘之之誘。誘，進也。君子，即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八成此曰邦汋。汋，即媒妁之妁。邦汋如今之姦律。〔音義〕高安本作家室。媄，於喬反。古妖字。鍔五兵及木石曰賊〔注〕鍔，古飾字。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木石，擔屬。說文解字曰：擔，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八成此曰邦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注〕謂以國中之情泄於異國。間，候也。孔檢討曰：講讀曰構。戰國策交構之字皆爲講。願

煊謂講當爲諜字之誤也。春秋左氏傳曰：諜出，曰原將降矣。杜預曰：諜，閒也。通稱之，則閒亦名諜也。八成此曰邦諜。〔音義〕間音諫。利辭以亂屬曰讒〔注〕利辭猶利口。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屬，類也。八成此曰撟邦令。韋昭注國語曰：以詐用法曰撟。以財投長曰貸〔注〕投當爲挾聲之誤也。說文解字作貣，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貸古通作忒字。八成此曰犯邦令。〔音義〕長，丁丈反。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注〕辟，罪也。〔音義〕辟，房益反。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注〕追讀如追敵之追，字通作槌，擊也。〔音義〕國，楊氏本作罔。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注〕一家，一屋也。司馬法曰：夫三

爲屋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三人飲食
哀樂和平則無獄訟之爭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注〕月令
仲秋之月趣民收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注〕周
禮曰以嘗秋享先王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注〕月令孟
冬之月勞農夫以休息之此行於秋告順成也九人者
就秋數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注〕度丈尺也王制曰
司空執度度地準揆山林規表衍沃〔注〕春秋左氏傳曰
度山林井衍沃孔檢討曰準揆度其形勢規表識其經
界古者制地九等衍沃上上山林下下舉以包其中也
下平曰衍有流曰沃畜水行表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注〕

行列也考工記曰凡行奠水磬折以三五浸可以爲陂
灌溉者表之使民知灌溉之事周禮職方氏揚州浸五
湖荊州浸潁湛是也〔音義〕行胡郎反表灌各本俱作衰濯從太平御覽二十六引改治
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注〕遠近若周禮治鄉以上
劑治遂以下劑〔音義〕治太平御覽引作理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
〔注〕太古上古也攻治也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
壯者之食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注〕語未畢而
公問爾雅曰餱食也〔音義〕糧袁氏本作粮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
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事也〔注〕羸弱也齒瘦
也王充論衡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之

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凡民佚之則生勞之則死〔音義〕羸力
爲反齒才賜反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注〕游民惰游之民無職
業者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民各安其居
樂其宮室服事信上〔注〕信任也〔音義〕宮楊氏本作官上下交信地
移民在〔注〕言不棄其上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注〕
謂食事失其時節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
壯狡用力於茲民游〔注〕狡當爲佼字之誤也於茲猶於
是也食不稱其事則民日惰薄事貪食於茲民憂〔注〕墨
翟書曰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
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

屬升于公門〔注〕殷衆也名屬名籍也周禮司民掌萬民
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以氣食得節
作事得時勸有功〔注〕氣古餼字古文作旣中庸曰旣稟
稱事〔音義〕氣去旣反楊氏本勸上有民字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
及凍〔注〕暍傷暑也孫卿書曰使民夏不宛暍〔音義〕暍胡葛反是
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注〕爾雅曰穀不熟曰
饑蔬不熟曰饉殣餓死人也春秋左氏傳曰道殣相望
〔音義〕饑袁氏本作飢殣渠遴反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注〕

散失也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注〕委當作痿又作餧病也鹽鐵論曰路有餧人言皆以凍餒死此上答哀公問辭下文乃終言司空之事〔音義〕成楊氏本作時委於爲反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注〕休美也管子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下毋近水周禮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因寒暑之和〔注〕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六畜育焉五穀宜焉〔注〕周禮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穀黍稷菽麥稻也辨輕重制剛柔〔注〕王制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和五味〔注〕王制曰五味異和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辟偏也精細僥薄大遠極遠也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音義〕辟芳辟反大音泰下俱同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朴質也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王制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音義〕勁五行大義五引作頑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肥厚也易本命曰堅土之人肥戾暴也王制曰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戎狄亦言不火食者記異文也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注〕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音義〕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無上咸字居作民五行大義引作中國之人安居和味知通之信令之〔注〕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令使也〔音義〕知知義反及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觀安危〔注〕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音義〕度徒洛反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下邑字在居字下距封後利先慮久固〔注〕距封四封之所距慮謀也言當後其所利而先謀久固之道依固可守爲奥可久〔注〕固險阻也周禮有掌固之官奥古通作隩字爾雅曰厓內爲隩謂近水處也〔音義〕奥於六反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注〕順其候也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注〕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孟冬之月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注〕周禮曰以烝冬享先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注〕息亦食禮之屬鄉飲酒禮曰乃息

司正考工記曰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國老卿大夫致仕者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六人者就冬數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注〕謂春朝孤子〔音義〕失袁氏程氏朱氏本作未孔氏本作未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注〕謂夏爵士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注〕謂秋食農夫冬息國老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注〕內古納字新序曰使趨湯火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音義〕推他回反內胡答反入袁氏程氏沈氏本俱作人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注〕適古通作敵字正治其罪也周禮大司馬曰賊殺其親則正之〔音義〕長丁丈反公曰善哉

孔子三朝記卷一終

孔子三朝記卷二

辛酉科拔貢即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四代第二

〔注〕此記四代政刑及取人之法四代虞夏商周也於大戴屬六十九〔音義〕孔氏本六十八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注〕明顯也子曰可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注〕四代政刑百王所同〔音義〕上可字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皆作何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注〕謂以我行四代之政刑子曰否不可〔注〕否不也重言不可行也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注〕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管子曰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注〕言四代之政刑皆因時制宜若竝用之則張弛必失其制不節君將約之〔注〕約省也約之卒將棄法〔注〕省之太過將終廢其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注〕輔相也繩所以辨曲直韓非曰巧匠意目中繩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注〕度謀也言四代之政刑當損益因時若心未之謀習未之孰是以屢踰其制而卒至于廢法〔音義〕度徒洛反數所角反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注〕規矩以正方員準繩以辨曲直鈞衡以知輕重皆先王

之大法。小以及大。近以知遠〔注〕孔檢討曰。小大遠近若
重差互視之術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
〔注〕古謂所已往。今謂所未來。此六法之用。水火金木土
穀此謂六府〔注〕春秋左氏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府之言聚也。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注〕春秋
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今日行之。可
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注〕此六府之用。昔夏商之未
興也。伯夷謂此三常之眇〔注〕伯夷。虞史典禮者。管子曰。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
眇。小也。伯夷謂此六法六府。乃三常之小政。〔音義〕三常袁氏程氏

孔氏本作二帝。楊氏盧氏本作三帝。眇亾沼反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
體〔注〕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以教民辨歷大道〔注〕辨。別也。
大道當爲天道。字之誤也。以時地性〔注〕春秋左氏傳曰。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注〕興。作
也。周禮大宗伯曰。以地產作陽德。鄭司農曰。陽德謂分
地科以致富。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注〕典。法也。脩政
勤禮。以交諸侯〔注〕交。謂聘問。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注〕
公以小政爲可後。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注〕
開當作啓。漢避景帝諱。字改。啓明。太白也。晨出東方曰
啓明。昏見西方曰太白。於時雞三號〔注〕書大傳曰。夏以

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半夜爲朔。三號。三鳴也。
〔音義〕號胡刀反以興庶虞。庶虞動。蚤征作。嗇民執功〔注〕嗇民。治
稼穡之民。嗇古通作穡字。執當作埶。說文解字曰。埶。種
也。春秋左氏傳曰。嗇人成功。〔音義〕楊氏本庶虞不重出。百草咸淳〔注〕
淳。和也。謂百草咸和氣而生。太史公書曰。草木淳化。地
傾水流之〔注〕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夏小正曰。正
月寒日滌凍塗。傾。覆也。陽氣萌動。地不凍涸。則覆水流
矣。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注〕國語曰。天子大采朝
日。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
以教尊尊也。諸侯春朝天子。皆行朝日之禮。覲禮謂之

拜日東堂。明堂東門之堂也。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
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
〔注〕天子朝日。諸侯咸在。故教敬示威。是以祭祀昭有神
明〔注〕祭祀主敬。詩曰。敬共神明。燕食昭有慈愛〔注〕春秋
左氏傳曰。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食禮又輕於燕。宗
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注〕率。循也。朝廷昭有五官。無廢〔注〕
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士。司寇。司空。周制
司士屬司馬。又立太宰。宗伯。凡六官。無廢。謂不失其職
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注〕戒當爲戎字之誤也。春秋左
氏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注〕白虎通義曰別尊卑異生死也鄭君注曲禮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注〕國語曰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音義〕所下高安本有以字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注〕本根也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注〕察明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注〕謂上所論長國治民之大體節準也〔音義〕鄉許亮反君先眇而後善中備〔注〕先行其小者而後衆善皆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注〕奐然新

貌興起壹始更始也〔音義〕之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作子奐火貫反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注〕謙言皆聞之於師〔音義〕於孔氏本作之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注〕吁焉歎貌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注〕能知人然後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注〕器量也才謂藝能〔音義〕爲下高安本有而字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注〕同裘弟震煊說韓詩外傳曰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顧煊謂表標木爲準儀渾象之屬皆所以測量天度喻有器才者可準望而知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注〕高平曰原大澤曰藪呂氏春秋曰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且草可財也〔注〕財古通作裁字周書曰凡土地之閒聖人裁之並爲民利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注〕艾當作芟春秋左氏傳曰芟夷蘊崇之說文解字作癹謂以足蹋夷草也言其材之可用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注〕多衆也呂氏春秋曰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民亦如之〔注〕言名都大邑必有賢聖處焉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音義〕盧氏本無此字公曰吾猶未也〔注〕未喻其術子曰羣然〔注〕論語曰羣而不黨戚然〔注〕戚近也言可親近〔音義〕戚楊氏孔氏本作戚頤然〔注〕頤養也

易曰觀其所養〔音義〕頤高安本作賾翬然〔注〕翬高貌孫卿書曰翬翬廣廣孰知其德〔音義〕翬羊益反踖然〔注〕爾雅曰踖踖敏也〔音義〕踖資昔反柱然〔注〕言不橈弱〔音義〕柱盧氏本作枉抽然〔注〕抽之言扶也謂手容首然〔注〕謂頭容僉然〔注〕僉和也湛然〔注〕方言曰湛安也淵淵然〔注〕淵淵深也淑淑然〔注〕淑淑美也齊齊然〔注〕齊齊整也節節然〔注〕節節有法度也穆穆然〔注〕穆穆敬也皇皇然〔注〕有光儀也見才色脩聲不視〔注〕才色美色脩聲曼聲聞怪物怪命不改志〔注〕怪命謂異言淮南王書曰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音義〕下怪字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皆作恠舌不更氣〔注〕舌言也更改也

謂有常度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注孔檢討
曰人能如此者君見則舉之得則取之有事當任之事
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注祿與位必稱其事昔虞
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注天道曰明天德即
明德也十六相謂八元八愷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注
廣大也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注由
德徑徑謂由德可以徑至其道孫卿書曰莫徑由禮言
速也子嘗教以由德可徑至其道而公惛不能用惛讀
如憂悶之悶言不明也音義惛呼悶反公曰請問圖德何尚注
于未及答而公再問子曰聖知之華也注聖無不通故

聖爲知之華洪範曰睿作聖睿亦知也音義知知下同知仁
之實也注孟子曰仁人心也淮南王書曰知心之府也
故知爲仁之實仁信之器也注春秋左氏傳曰信以守
器信義之重也注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義利之
本也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委利生孽注委積也春秋
左氏傳曰蘊利生孽晏子春秋曰怨利生孽怨通作苑
亦積也皆聲相近孽害也音義委於詭反公曰嘻言之至也道
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注道通也輔佐也易曰后以
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音義道音導子曰
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注董仲舒曰天德施

地德化人德義三德即三常也三德率行乃有陰陽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曰德陰曰刑注董仲舒曰陽
爲德陰爲刑陽主生陰主殺又曰天以陰爲權以陽爲
經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公曰善哉再聞此矣注
前已聞與民之陽德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注陽德
主生故出禮周制春官掌邦禮亦此義也禮出刑注禮
不能治者然後齊之以刑刑出慮注慮謀也刑者聖人
之所慎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注刑罰得中然後
百事有序先於近而後仁聲及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
以注載讀如載采采之載以用也子曰德以監位注監

視也位以充局注局部分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局以觀
功注官各就其職則事日起而有功功以養民注凡政
皆所以養民民於此乎上注上尚也公曰祿不可後乎
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注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下氣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
以出信注春秋左氏傳曰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國語曰
氣在口爲言言以信名名以成政信載義而行之注義
之言宜也春秋左氏傳曰令名載而行之祿不可後也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注國語曰夫人事
必將與天地相參子曰天道以視注天主明故曰視地

道以履注地主平故曰履人道以稽注民參天地故曰
稽稽同也鄭君說堯典曰稽古同天廢一曰失統恐不
長變國公愀然其色注愀然憂貌太史公書曰愀然改
容音義愀親小反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
如之注玉瑞也言君藏玉雖知敬慎而不知愛惜於民
亦如之執事無貳注貳當爲貣或作貸文作忒差也音義
貳高安本作二楊氏本作貸五官有差注差等也音義差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羌
喜無竝愛注竝并也卑無加尊注尊卑有序淺無測深
注春秋左氏傳曰深思而淺謀小無招大注招召也謂
召之以取禍韓詩外傳曰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

孔子三朝記卷二　八

身此謂楣機注爾雅曰楣謂之梁高誘注呂氏春秋曰
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古字通用喻
如宮室之有門楣楣機賓薦不蒙注當以賓禮薦之無
所蒙蔽音舜徵薦此道於堯注徵證也堯親用之不亂
上下注虞書曰格于上下公曰請問民徵注謂何以證
於民子曰無以爲也難行注無以問爲也其道難行公
曰願學之幾必能注幾讀曰冀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
政注不讓無節願富不久妨於政注不久無恒郝懿行
曰久即疚字左氏傳曰不爲利疚於回願富不疚義正
相反故妨於政寡寵假貴妨於政注寡當爲褁字之誤

也爾雅曰褁取也曾子曰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治民惡
衆妨於政注惡虐也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
政注父主慈子主孝大縱耳目妨於政注孟子曰從耳
目之欲好色失志妨於政注春秋左氏傳曰或以喪志
好見小利妨於政注論語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變從
無節妨於政注變古易常使民相從音義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俱
無妨於政三字撓弱不立妨於政注撓屈也音義撓乃教反剛毅犯神
妨於政注爾雅曰神治也鬼神過節妨於政注少儀曰
毋瀆神幼勿與衆注幼弱者勿使莅衆克勿與比注克
勝也好勝者恐傷於義比近也音義比毗至反依勿與謀注依

孔子三朝記卷二　九

違者不足與謀放勿與游注放縱者不可與游處徼勿
與事注論語曰惡徼以爲知者音義徼古弔反臣聞之弗薦非
事君也注非事君之道故弗陳於君音義薦袁氏程氏沈氏本皆作慶下
同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薦其簡者注陳其簡約
之法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注衆皆也孔
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
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貌色聲
三者皆備然後可以觀器視才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
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注此取人之
簡法音義上惡字烏路反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注後出謂所未

及（音義）者高安本作旹孔云後出似字誤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注）道始曰建增舊曰脩子既告以取人之法又引伯夷之言以明政刑之宜因時損益（音義）楊氏本伯夷下有曰字各本上脩字注一作循公曰善哉

孔子三朝記卷二終

孔子三朝記卷三

辛酉科拔貢即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虞戴德第三

（注）此記天地人三常之禮太史公書曰天下明德自虞舜始於大戴屬七十（音義）孔氏本六十九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注）戴讀如負戴之戴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深慮何及高舉安取（注）其慮深何所及其行高安所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注）以古通作已字更易也（音義）上以字音已高安本作已君之聞如未成也（注）成備也黃帝慕脩之曰明（注）脩當爲循字之誤也賈誼書曰緣黃帝之道而明之緣亦循也孔檢討曰舜能慕黃帝之法而述脩之故稱明也樂記曰述者之謂明（音義）脩各本注云一作循法于天明（注）墨翟書曰爲治法莫若法天其明久而不衰開施教于民（注）開通也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注）周禮大宗伯曰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物必起（注）必讀作畢起興也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注）民聽命而弗敢更改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注）班齊也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注）民有不由其道者雖上知之君不能不濟之以刑管子曰非斧鉞無以畏衆（音義）此下以字疑衍知知義反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注）天道尊嚴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

天而到行耶〔注〕反天謂逆天到讀如顛倒之倒太史公書曰到行而逆施之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注〕刃殺也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注〕洪瑩曰天道嚴故尙刑地道柔故化生萬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注〕如讀作而祖法也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注〕韓非曰能象天地是爲聖人質知〔音義〕知知義反孔氏本作直而好仁能用民力〔注〕知以行仁則民能盡其力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注〕蹇謂難行〔音義〕盧氏本無以字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注〕春秋左氏傳子贛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音義〕此左氏哀十六年傳子贛引此記文下二句乃釋之之辭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注〕天子不言白虎通義曰太古之時所不諱者尙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注〕官當爲宮字之誤也白虎通義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謂明堂也古者明堂四門門四出諸侯各以其方來見以述地事〔音義〕白虎通義見太平御覽百八十三引令本無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注〕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孫卿書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楊倞曰尊者謂之御卑者

謂之服〔音義〕珽他頂反荼音舒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注〕斂取也一猶皆也春秋左氏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注〕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頒於諸侯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注〕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春秋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名如兖州漆絲青州鹽絺之類斅讀曰效實財也〔音義〕斅胡教反實盧氏本作賓是以不至必誅〔注〕國語曰有不至則脩刑諸侯相見卿爲介〔注〕楊倞注孫卿書曰相見謂於郄地爲會頤煊謂相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周禮大行人曰上公九介諸侯七介子男五介唯上介爲卿〔音義〕介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皆作分太平御覽十八引御上有治字以其教士畢行〔注〕教士貢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孫卿書曰以其教出畢行楊倞曰教謂戒令使仁守〔注〕孫卿書曰使仁居守春秋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音義〕太平御覽引仁下有者字會朝于天子〔注〕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春見曰朝白虎通義曰方伯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天子以歲二月

爲壇于東郊〔注〕六服之內。四方諸侯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此云歲二月者。據東方諸侯春朝而言也。朝禮既畢。天子爲壇于國外。合諸侯以命政。覲禮曰。壇十有二尋。管子曰。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建五色〔注〕五色謂旂也。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設五兵〔注〕徐邈說穀梁傳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盾在北。弓矢在中央。具五味〔注〕天子將射。必先行饗禮。五味。酸苦鹹辛甘也。陳六律品奏五聲〔注〕品謂等差也。周禮射人曰。王樂以騶虞九節。

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音義〕品。孔氏本作呂。聽明教〔注〕明教。誓也。置離〔注〕離。耦也。射人曰。王射以六耦。大夫士以三耦。凡二人相耦曰離。曲禮曰。離坐離立。抗大侯〔注〕抗。張也。大侯。虎侯也。周禮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君曰。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音義〕太平御覽引大下有長字。規鵠〔注〕規。度也。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大射儀曰。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豎物〔注〕豎。立也。鄉射記曰。物長如笴。鄭君曰。射時所立處也。〔音義〕豎。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俱作竪。竪。臣庾反。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注〕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注〕射人曰。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音義〕屬。太平御覽作局。乃升諸侯之教士〔注〕升。登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諸侯教士執弓挾矢〔注〕方持弦矢曰挾。〔音義〕各本諸侯俱重在上句。太平御覽引無此諸侯二字。音非。挾。胡頰反。揖讓而升〔注〕大射儀曰。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論語曰。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注〕大射儀曰。

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司射命射。乃射。其心端。色容正。時以數伎〔注〕射義曰。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馬瑞辰曰。時讀如以奏爾時之時。毛傳曰。時。中者也。時以數伎。謂中以數伎。下文時不時。即中與不中也。〔音義〕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其下俱有地字。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注〕射義曰。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注〕君正莫不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注〕仁父。慈父。

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注近謂人事，遠謂天事。天事曰明，注天照物，故曰明。地事曰昌，注地育物，故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注謚法曰：擇善而從曰比。兩卽天地也。周書曰：兢意以兩，平兩以參，慶善也。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注誅，殺也。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注貸古通作忒字，差也。居小不約，居大則治。注約，困也。衆則集，寡則繆。注集，和也。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章指曰：上下和親，君臣集穆。音義繆，莫六反。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盍得其道矣。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孔子三朝記卷三　六

注太史公書曰：五帝官天下。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注典，法也。周書曰：一文一質，示不相沿。子曰：否。注白虎通義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猷德保保惛乎前。注猷，謀也。保古通作葆字。廣雅曰：葆葆，茂也。惛讀如憂悶之悶，言無所見。以小繼大，變民示也。注王者不能脩德，諸侯以臣繼之，故必變易前制。白虎通義曰：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示化也。示，古視字。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注察，明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注不言則已，言必盡情。於他人則否。注言教他人則不然。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注謙言不能如古者之教人。昔商老彭及仲傀，注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仲傀卽湯左相仲虺，太史公書作中𤳨，孫卿書作中蘬，皆字之異。音義傀，公回反。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注大夫，執政者。士，守官者也。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通言之則曰庶人。揚則抑，抑則揚。注楊簡曰：揚則太過，故必抑之；抑則不及，故必揚之，皆使無失中。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注綴，表。任，使也。音義綴，陟衛反。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注祔古通作附字，著也。袍，大襦。褐，毛布，賤者之服。喻使庶人以言，猶著麤賤之服，其行不能及遠。音義楊氏本庶人上有任字。祔，符遇反。沈氏本無袍字。

孔子三朝記卷三　七

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注楊簡曰：子乃事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注謂慕脩黃帝之法。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注樂記曰：作者之謂聖。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注偏讀爲書篇之篇。屬，連也。音義易泰卦篇篇不富，釋文云古文作偏偏。屬，之欲反。昭天之福，迎之以祥；注周書曰：天道曰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注謂各遂其生也。孫卿書曰：萬物以昌。音義福，楊氏、孔氏本作稽。興民之德，守之以長。注言當率天祖地而守之以久長之道。公曰：善哉！

孔子三朝記卷三終

孔子三朝記卷四

辛酉科拔貢郎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誥志第四〔注〕此記事神治民並極其應言之誥讀如誥誓之誥於大戴屬七十一。〔音義〕孔氏本七十。

公曰誥志無荒〔注〕荒虛也以會民義〔注〕會合也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注〕會時謂四時祭祀犧牲必全〔注〕體完曰全二曰純色也齊盛必潔〔注〕黍稷曰齊在器曰盛〔音義〕齊即夷反盛音成。上下禋祀〔注〕上下謂天地精意以享曰禋內外無失節〔注〕內謂宗廟外謂山川社稷之屬曲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又曰諸侯內事曰孝子某外事曰曾孫某〔音義〕袁氏程氏沈氏本作外內其可以省怨遠災乎〔注〕詩曰神罔時怨〔音義〕遠于願反下同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注〕祭統曰賢者之祭也道之以禮參之以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注〕援讀如不援上之援孔檢討曰魯人之祭也宮縣而白牡設朱于擊玉磬僭天子之禮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陽虎從祀僖公此民不見禮上下相援之驗〔音義〕袁氏程氏盧氏本援上無不字下同不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注〕不援則神歆其福故無憂無憂故省怨〔音義〕毋音無盧氏本作省怨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注〕祭統曰祭有四時春祭曰礿

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四時之祭在四仲月四孟四季非常祀也故別言之五牲五穀〔注〕曾子曰序五牲之先後貴賤順至必時其節也〔注〕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祭統曰無所不順者之謂備丘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音義〕楊氏本無為字公曰然則為此何以〔注〕以用也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注〕知法天仁法地成平也夏書曰地平天成〔音義〕知知義反天地成則庶物時〔注〕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庶物時則民財儆〔注〕儆會也方言曰凡會物謂之儆〔音義〕儆陟利反下同袁氏程氏盧氏本皆作敬注云一作欲民財儆以時作〔注〕曾子曰民非作力毋以致財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則有極〔注〕極竟也動眾有極以使民則勸〔注〕勸勉也〔音義〕各本動眾俱重在上句楊氏孔氏本刪此二字非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注〕唯聖人能之〔音義〕楊氏孔氏本重世久二字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注〕勝任也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注〕靖安也徵當作懲謂創艾之也詩曰荊舒是懲古或作徵字〔音義〕徵直陵反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注〕言當養以之福〔音義〕長知丈反丘聞周太史曰〔注〕太史日官也周禮太史屬春官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注〕政當作正正謂建正也率循也下當作又皆見太史公書〔音義〕楊氏本無下字虞史伯夷

曰明孟也幽幼也〔注〕孟長也明幽雌雄也〔注〕明爲雄幽爲雌陰陽之義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注〕淮南王書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又曰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於甲寅之元歲從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故曰至正之統迭興太史公書作代興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注〕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于西揚子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注〕書大傳曰夏以孟

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王肅等說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音義〕晉書律歷志引作建正於時冰泮發蟄〔注〕冰解曰泮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魚陟負冰〔音義〕蟄直立反百草權輿〔注〕權輿始也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動謂始生也權輿太史公書作奮興瑞雉無釋〔注〕太史公書作秭鳩先滜孔檢討曰周易無咎字爲无與先相近滜鳴也夏小正所謂雉震呴物乃歲俱〔注〕俱太史公書作具衆也生于東以順四時〔注〕生猶起也東者春也卒于冬分〔注〕至冬而一歲盡也分讀如餘分之分古歷術歸餘於終故四時惟冬有餘分史

志謂之斗分〔音義〕分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萬楊氏孔氏本作方方與万字相近故又譌作萬史記作冬分索隱云冬盡之後分爲來春故曰冬分於時雞三號卒明〔注〕徐廣曰卒一作平白虎通義曰夏以平旦爲朔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音義〕號胡刀反載于青色〔注〕載始也爾雅曰春爲青陽故曰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注〕太史公書無月字張守節曰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顚煊謂撫十二月節者歷十二月而皆然也日月成歲〔注〕周書曰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歷合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

謂日月權輿言成一歲也歷再閏以順天道〔注〕白虎通義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此謂歲虞汁月〔注〕虞當爲度字之誤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行一周歷十二月而成一歲此謂歲度汁月汁古協字虞書曰協時月〔音義〕楊氏孔氏本無歲字高安本作歲餘計月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注〕與猶予也〔音義〕日袁氏程氏本皆作曰下同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注〕嬉樂也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注〕能力也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注〕悲憂也管子曰賤人以悲色告愬其主此謂表裏時合〔注〕表裏內外也春秋左氏傳曰表裏山河〔音義〕楊氏

本作表表裏裏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注】蕃大也天生物
地養物【注】白虎通義曰天之所生地敬養之物備興而
時用常節曰聖人【注】興起也唯聖人能謹節財用而愛
養之【音義】時楊氏高安本作曰 主祭於天曰天子【注】曲禮曰天子祭
天地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注】孔檢討曰步者祭
說之祭名周禮春秋祭酺故書爲步漢祀有人鬼之步
蝝螟之步四川江淮河濟也代謂斬其木檀弓曰天子
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四山衡岱恒
華也【音義】代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皆作伐 卒葬曰帝【注】卒葬終葬也
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注】

孫卿書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
參 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注】聖人嗣世
則天下平【音義】樂音洛富高安本作賦 文王治以俟時【注】俟時謂服
事殷也春秋左氏傳曰俟時而動 湯治以伐亂【注】謂伐
桀 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注】移衆謂移易其衆國
語曰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 堯貴以樂治
時舉舜【注】墨翟書曰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
平 舜治以德使力【注】虞書曰日宣三德日嚴祗敬六德
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注】如讀作而而讀作如
古字多通用孔檢討曰君統民而能怨大夫撫私臣如

在官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注】沮止也民咸廢惡如進良
【注】如讀作而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注】
誘導也緇衣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音義】誘楊氏本作擁 此
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注】制法也孫卿書曰王也者盡
制者也 仁者爲聖【注】聖無不通漢書古今人表聖人上
上 貴次【注】有爵者 力次【注】有功者 美次【注】有才者射御
次【注】有藝者 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
不食【注】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
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 星辰不孛
【注】春秋經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孛者何孛星也【音義】

孛蒲昧反袁氏程氏本作勃沈氏盧氏本不下有隕字勃屬下句讀 海不運【注】運動也莊
周說鵬曰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河不滿溢【注】溢出也 川
澤不竭【注】竭涸也 山不崩解【注】自上下者爲崩解壞也
漢書作山陵不崩【音義】解佳買反 陵不施【注】施讀爲陁說文解
字曰陁小崩也【音義】施文選賢良詔注引作絶盧氏本施下有容字 川谷不處【注】
謂民皆安居不處川谷之間管子曰南方之萌山居谷
處漢書處作奏【音義】谷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作浴楊氏本作洛 深淵不涸【注】
涸當爲涸字之誤也涸凍也言不凍涸長和暖也【音義】涸太
平御覽七十引作涌 於時龍至不閉【注】閉當爲閃字之誤也禮運
日魚鮪不淰鄭君曰淰之言閃也說文解字曰閃窺頭

門中也鳳降忘翼【注】不飛去也漢書曰麟鳳在郊藪【音義】忘楊氏本作亡下同 鷙獸忘攫【注】鷙獸貔貅之屬攫搏也【音義】攫居縛反 爪鳥忘距【注】爪鳥鷹隼之屬距讀如金距之距淮南王書曰前爪後距【音義】爪側狡反 蠭蠆不螫嬰兒【注】說文解字曰螽飛蟲螫人者蠆蝎也呂忱字林曰關西謂蝎爲蠆螫蟲行毒也【音義】蠭敷容反盧氏本作蜂 蠆丑喝反 螫施隻反 蟁蝱不食夭駒【注】蟁古蚊字蝱齧人飛蟲夭少也淮南王書曰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音義】蟁無分反 蝱武庚反 袁氏程氏朱氏本作蝱 雒出服河出圖【注】雒洛水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淮南王書曰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漢書曰

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注】凡瑞莫不降於仁者白虎通義曰符瑞並臻皆應德至【音義】白高安本作是 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注】皆唯信仁故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注】如讀作而車不建戈【注】車兵車也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戈殳戟矛皆建於車輢呂氏春秋曰衲服回建高誘曰回建者兵車也遠邇咸服亂使來往【注】楊簡曰亂繼也使者相繼往來也頤煊謂亂嗣也古者虞書教冑亦有如漢蠻夷遣子入侍之禮地賓畢極【注】賓古通作濱字詩曰率土之濱畢盡極至也言聲教無不至也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注】率循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音義】惡烏路反 此無空禮無空名【注】論語曰名之必可言也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注】孔檢討曰憂讀爲優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省去也【音義】揚氏本無毒字 舉良良舉善善【注】舉良者民皆以爲良舉善者民皆以爲善恤民使仁日敎仁賓也【注】恤愛也敎讀曰效言仁者日至皆以賓禮禮之也

孔子三朝記卷四終

孔子三朝記卷五

辛酉科拔貢鄖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小辨第五〔注〕此記為政當學其大者禮樂忠信政之大者也於大戴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注〕辨察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注〕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孫卿書曰王者敬日敬猶愛也日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注〕言時不易得學其小者則遺其大者〔音義〕日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皆作日以下無小字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注〕齊同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天子學

樂辨風制禮以行政〔注〕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注〕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注〕別猶辨也矜厲也〔音義〕矜袁氏本作矜矜古憐字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注〕順讀為慎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阮中丞曰順與訓通即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注〕長上也辨禁識刑憲也春秋左氏傳曰小人農力以事其上〔音義〕長知丈反如此猶恐不濟柰何其小辨乎〔注〕濟成也公曰不辨則何以

為政子曰辨而不小〔注〕言當知其大者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注〕淮南王書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說苑曰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揚子法言曰雖小辨終破大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注〕簡約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淮南王書小見不達大禮必簡〔音義〕漢書東平王傳小辨破義小道不通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注〕弦謂鼓琴瑟也古者歌詩必以琴瑟播之故足以辨風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盧僕射曰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檢討曰爾雅即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

殊異故足以辨言揚子雲云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謂此記也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注〕象周禮象胥也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謂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注〕盧僕射曰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音義〕樂音洛下同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注〕亦古借作弈字棋謂所執之子春秋左氏傳曰奕者舉棋不定言弈者十棋之變猶不可盡而況天下之言其能

窮乎（音義）棋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祺盧氏本作棋。公曰微子之言吾壹樂（音義）各本脫公字從戴震校補辨言（注）壹專也孫卿書曰君子壹教弟子壹學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注）書大傳曰不下席而天下治震煊說席當爲帶字之誤也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治政之樂皇於四海（注）皇大也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注）流水喻疾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注）言諸侯初入以敵禮而後臣之者心服也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注）言行之甚力（音義）楊氏孔氏本禮上有行字忠信其君（注）盡爲君之道其習可乎（注）習重也謂學

孔子三朝記卷五　三

之孰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注）多衆也入古文內通作納字言衆告我以忠信而皆不可納患（音義）入胡答反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注）倦解也漢書曰口倦乎叱咤謂言而不行其效不可得（音義）孔氏讀而有二字屬下句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注）立待喻速君朝而行忠信（注）朝朝廷也人君圖政之處（音義）朝直遙反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注）刑古通作形字見也放至也孫卿書曰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注）言天下皆化於善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

實知忠信（注）國語曰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注）綴連也漢書曰往者綴學之士謙言簡編之學不足以知忠信（音義）綴陟衛反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注）焉問之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注）彊哀公左右人名公以子三辭疑有隱言故使彊避（音義）彊高安本作强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注）言無所隱蔽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注）發出也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注）人盡知之何獨避一彊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注）曾子曰忠者中此者也於文中心爲忠知中必知恕（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音義）中袁氏程氏朱氏本作忠知恕必知

孔子三朝記卷五　四

外（注）人之心無不同知外必知德（注）德之言得也（音義）知外袁氏程氏朱氏本俱作外知知德必知政（注）德者政之本知政必知官（注）使稱其職知官必知事（注）官以立事知事必知患（注）事必有害知患必知備（注）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注）言不足以知忠信內思畢心曰知中（注）畢盡也（音義）心各本俱作必中以應實曰知恕（注）實滿也內恕外度曰知外（注）度揆也（音義）度徒洛反外內參意曰知德（注）參讀如參相得之參德古文悳說文解字曰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德以柔政曰知政（注）爾雅曰柔安也（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德字正義辨方

曰知官注周禮曰辨方正位官治物則曰知事注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宰以八則治都鄙皆謂法也事戒不虞曰知備注春秋左氏傳曰備其不虞盧僕射曰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毋患曰樂注毋古通作無字樂義曰終注終成也

孔子三朝記卷五終

孔子三朝記卷六

辛酉科拔貢卽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用兵第六

注此記兵以止亂非以傷生聖人用之以致福亂人用之以取禍於大戴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注由用祥善也子曰胡爲其不祥也注胡之言何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注盧僕射曰言非利金寶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注刈翦危敗也音義刈魚廢反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注戎亦兵也王制曰戎器不粥於市謂兵器也問始於何世安所用而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注春秋左氏傳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呂氏春秋曰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公曰蚩尤作兵與注世本曰蚩尤作兵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蚩尤古諸侯太史公書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爲暴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有罪去其爵故曰庶人貪五經異義作彊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注孔檢討曰及猶汲汲也音義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引作反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注厭足也呂氏春秋曰

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器異義作兵〔音義〕器太平御覽引作兵蜂
蠆挾螫而生〔注〕淮南王書曰貞蟲之動以毒螫見害而
校〔注〕校報也太史公書曰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以
衛厥身者也〔注〕喻聖人作兵亦以自衛〔音義〕盧讀蜂蠆挾螫句而生見害句而校屬下句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注〕太史公
書曰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聖人利用
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注〕弭止也春秋左氏傳曰宋
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呂氏春秋曰善用之則爲福不能
用之則爲禍〔音義〕弭緜婢反袁氏本作彌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注〕魚食曰餌喻亂人志在用兵以取危〔音義〕餌仍吏反 鮮民之

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注〕鮮寡也民困於兵革生不如死
陳壽祺曰鮮斯聲相近鮮民即斯民也〔音義〕鮮息淺反 校德不
塞嗣武孫武子〔注〕塞止也言兵本以報德而不止其亂
徒續武事於子孫此皆逸詩也〔音義〕孔氏本作嗣武子孫子 聖人愛
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注〕言思
念聖人之德〔音義〕其人袁氏程氏盧氏本作其仁 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
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注〕威致王當從盛德篇作依然
至字之誤也管子曰堯舜古之明主也久遠而不忘者
有使民不忘之道也〔音義〕道音導此下大戴盛德篇引畧同 夫民思其德
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注〕升登也 上神歆焉故

永其世而豐其年也〔注〕上神上帝也周禮曰昊天上帝
春秋緯曰耀魄寶主北辰者也歆饗也 夏桀商紂羸暴
於天下〔注〕羸盈也〔音義〕羸以成反袁氏程氏盧氏本俱作羸 暴極不辜殺戮
無罪〔注〕極誅也 不祥於天〔注〕祥善也 粒食之民布散厥
親〔注〕粒米也虞書曰烝民乃粒布散猶分散也 疏遠國
老幼色是與〔注〕國語曰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盧僕射曰
言疏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恭王遠申叔時而用子
反也 而暴慢是親〔注〕謂近暴戾慢惰之人 讒貸處穀〔注〕
貸古通作忒字穀祿也 法言法行處辟〔注〕辟罪也〔音義〕辟房
益反 妖替天道逆亂四時〔注〕短折曰妖替廢也〔音義〕妖於兆反 禮

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注〕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
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即所謂靡靡之音也御陳
也 歷失制〔注〕閏餘乖次歷數失序 攝提失方鄒大無紀
〔注〕攝提六星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鄒大漢書作孟陬
聲之誤也太史公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楚辭曰攝
提貞於孟陬謂建寅之月〔音義〕盧注云邦當字誤爲鄒或深聲誤爲鄒也 不告
朔於諸侯〔注〕告或作班周禮太史正歲年頒告朔於邦
國周衰天子不頒朔於天下故春秋左氏傳曰不書日
官失之也〔音義〕穀梁十六年疏引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玉瑞不行〔注〕
陳列曰玉執之曰瑞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

邦國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政讀爲征言諸侯以力相征不復修朝覲之禮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注〕南方曰蠻東方曰夷言蠻夷者舉東南以見西北又蠻先於夷周之化先於南方也周禮職方氏言四夷八蠻明堂位言九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六蠻四夷隨文以見義也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注〕臻仍也霜雪大滿〔注〕滿盈也甘露不降百草殞黃〔注〕說文解字曰蔫菸也蔫殞古今字月令曰草木黃落〔音義〕殞於乾反五穀不升〔注〕升登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民多夭疾〔注〕短折曰夭六畜餼胔〔注〕餼當爲瘠字之誤也瘠病胔瘦也〔音義〕餼秦醉反胔楊氏本作背袁氏程氏本作背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注〕盧僕射曰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議管子曰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殀傷厥身失墜天下〔注〕墜損也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注〕與及也〔音義〕楊氏下字衍公懼焉曰〔注〕懼讀曰瞿驚貌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注〕懼恐也

孔子三朝記卷六終

孔子三朝記卷七

辛酉科拔貢卽用直隸州州判洪頤煊注釋

少閒第七

〔注〕此記君臣之分不同因陳五王之德而終戒其失政於大戴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注〕閒息也〔音義〕閒音諫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注〕愀焉變色貌遷席避席也〔音義〕愀親小反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注〕言君臣異道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注〕言師事子而不可以言情其私所聞者不同於此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注〕君尊而臣卑故臣當盡情而君則否淮南王書曰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音義〕下句君而下袁氏沈氏程氏朱氏本皆有不字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注〕錯置也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注〕通上下之情〔音義〕吾盧氏本作君度徒洛反權其輕重居之〔注〕稱量其所輕重管子有輕重篇準民之色目既見之〔注〕準望也既盡也〔音義〕準袁氏孔氏本作准鼓民之聲耳既聞之〔注〕鼓讀如鼓動之鼓動民之德心既和之〔注〕賈誼書曰剛柔得適謂之和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注〕壹讀如壹是之壹言皆稱民之欲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注〕論語曰汎愛衆而親仁其不能者教之民庶說乎子曰說

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注言可行於家不能行於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注君有國大夫有家其民同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注盧僕射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同名同食曰同等注等類也周禮大司徒曰以儀辨等音義食朱氏本作位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注極中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注表記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注封內封域之內古文以爲邦字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注職分也管子曰大夫任官辨事莊周書曰能不勝任官事不治大夫之憂也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注盧僕射曰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注仰視天文如張昏中可以種穀火昏中可以種黍菽虛昏中可以種麥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古者庶人[illegible]天文自後世私習有禁民間始闕焉不講矣俯事地理如青州宜稻麥雍州宜黍稷之類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注以用也呂氏春秋曰同異之分貴賤之別治亂之紀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

曰將以時同時不同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注禮之不同等者上制之以防閑民民不能喻而反以謂害己此其不同也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注孔檢討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君同於民心也服役聽命唯君所使民同於君心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注上以此令下下以此應上施用也此其同也音義報高安本作服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注猶古猷字遠大之謀緣近小始將行重器先其輕者注行發也喻施之有序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注淮南王書曰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政曰正注陰陽得其正地政曰生注地生萬物人政曰辨注辨別不同等者乃自然之序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注木曰華草曰英榮而不實曰秀孚讀如孚甲之孚言根本正則草木皆應候而生矣此官民之道也注官治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注曲禮曰少間願有復也子曰昔堯取人以狀注觀其容貌音義以袁氏程氏盧氏本皆作民舜取人以色注顏色禹取人以言注言者心之聲湯取人以聲注樂記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文王取人以度注觀其志量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

如此注虙僕射曰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
四代謂兼之也顧熇謂堯典錄於虞書唐統於虞故稱
四代公曰嘻善之不同也注言五王取善之不同子曰
何爲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注其德同也公曰人
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注狀旣不同善亦難知公曰
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注言旣舉
而用之矣何爲其不可知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
望注類而視之儗而望之音義比毗至反相息亮反五王取人各以
已焉是以同狀注言各以己度人故所取皆同狀也呂
氏春秋曰得之身者得之人失之身者失之人中庸曰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
不能注言不能如五王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
君臣則否注君臣不同等故傳聞以致於君於丘則不
然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否下有能字亦又不能注言無五王之位公曰
我聞子之言始蒙矣注蒙蔽也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
胡爲其蒙也注純大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雖古之治
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注非生於異州言人皆可以爲
堯舜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注布之言播
也散亦布也音義功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恩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
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注虞書曰宅朔方曰幽都交趾

古交州地畢程書曰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
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西王母來獻其白琯注西王
母西荒國名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琯所以候氣說文解字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
前零陵文學姓奚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玉琯音義文選賢良詔注
引自下有王字開元占經引作玉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注楊簡曰昭然
明見舜之功德民明教通于四海注夏書曰聲教訖于
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注肅慎一作稷慎
北狄地名周書王會曰稷慎大麈發人麃渠叟以鼩犬
氐羌以鸞鳥皆海外國也太史公書曰舜南撫交趾西

渠叟氐羌北發息愼新序曰舜立爲天子蠻夷率服北
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音義漢書音義臣贊謂北發渠搜南撫交趾爲南北
對舉之文誤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注受天命爲天子音義
袁氏程氏盧氏本無崩字乃遷邑姚姓于陳注遷邑于陳謂改封虞
氏之後說文解字曰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孔檢討曰
陳者因周所封言之夏時舜後邑于虞傳稱少康逃奔
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也作物配天脩德使力注物謂
典章法度春秋左氏傳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使力謂
盡力溝洫之類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
搜氐羌來服注淮南王書曰禹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

夷納職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注太史公書
禹傳啓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皐
發癸癸即桀也凡十七世謚法曰賊殺多人曰桀桀不
率先王之明德注春秋左氏傳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乃荒耽于酒注耽古湛字沈也音義耽直深反下同淫泆于樂注
泆謂蕩泆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于
三衢音義樂音洛下同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注淮南王書曰
桀爲璇宮瑤臺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音義袁氏程氏本無室字汙
池土察注汙窪也察深也晏子春秋曰今君窮臺榭之
高極汙池之深音義汙屋孤反下同三蒼曰停水曰汙以民爲虐注謂逞

其殘虐太史公書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不
堪粒食之民惛焉幾亡注惛讀如憂悶之悶乃有商履
代興注履湯名論語曰予小子履易緯曰湯名乙白虎
通義曰湯本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
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注
觀讀如觀兵之觀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注嫌近也太史
公書曰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音義則朱氏高安本俱作別成湯卒
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注刈
翦也洪範五福一曰考終命故民以疾死爲幸乃放移
夏桀散亡其佐注太史公書曰桀走鳴條遂放而死佐

謂韋顧之屬乃遷姒姓於杞注姒禹姓太史公書曰湯
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發厥明德順民注呂氏春秋曰
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遂其賢良順民所
喜天心嗇地注嗇愛也如年穀順成作物配天制典慈
民注制其典章皆以惠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
注八政洪範所陳是也殷曰總章周曰明堂合諸侯而
施教焉盧僕射曰總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
之成功也音義總袁氏程氏本作惣古總字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
天注緒業也副猶配也詩曰克配上帝粒食之民昭然
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

服注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墨翟書曰湯奉桀衆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
侯莫不賓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注破衰也二十有二
世乃有武丁即位注太史公書湯傳外丙仲壬太甲沃
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
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凡二十二世開
先祖之府取其明法注管子曰發其明府之法瑞而稽
之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注太
史公書曰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書大傳
曰武丁側身脩行重譯而朝者六國音義服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皆作

眈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注太史公
書曰帝甲淫亂殷復衰帝乙立殷益衰音義卒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
作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注太史公書曰武丁傳祖庚
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辛辛即紂也凡九世謚
法曰殘義損善曰紂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
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注太史公書曰好酒淫樂嬖于
婦人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注呂氏春秋曰紂作爲琁
室築爲頃宮新序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汙池土察以
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注忽然言易也乃有周昌
霸諸侯以佐之注昌文王名霸蒲率諸侯以服事紂紂

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注淮南王書曰文王
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乃拘文
王於羑里音義則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別乃退伐崇許魏注太史公
書文王受命六年伐崇侯虎盧僕射曰許魏不在五伐
蓋時小伐也頤煊謂許魏當爲討耆字之誤也耆書大
傳作耆太史公書作儀今尚書作黎皆聲相近事在受
命五年班固典引曰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以客事天
子注盧僕射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頤煊謂呂氏春
秋曰文王貌受以告諸侯頤煊謂客當作愙說文解字
曰愙敬也古恪字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

三明注三明天地人之顯道音義典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俱作無親親
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注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
侯賓服名教通于天下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
服注肅慎在東方北發在北方渠搜在西方氐羌在南
方歷虞夏商周皆來朝中國其嗣世也遠矣君其志焉
或𠋫將至也注𠋫待也言君有志繼周之衰海外之國
皆將至也音義𠋫胡雞反袁氏孔氏本俱作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
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注煩多也如讀作而諸古
通作者字言陳五王之德多而益多太史公書曰臣多
多而益善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

如財之注如讀作而財古通作裁字曰於此有功匠焉
注工師之屬有利器焉注斧斤之屬有措扶焉注棄之
曰措舉之曰扶喻人君爲政有賢才法度而又審其善
者舉之其不善者去之以時令注審陰陽之宜其藏必
周密發如用之注如讀作而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可以知古可以察今注古今一理可以事親可以事君
注君親同致可用于生又用之死注生死共制吉凶竝
興注謂不相悖禍福相生注知其相倚之故卒反生福
大德配天注言終降福以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
注懼無以立政音義愀親小反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

也注如讀作而言當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音義如朱氏本作而觀聞袁氏程氏本作聞觀時天之氣用地之財注時承也鄭君注內則曰詩之言承也時詩聲相近管子曰緣地之利承從天之指承即時也以生殺於民注凡所以生殺民者皆法於天地民之死不可以教注孔檢討曰民之死也必不可以教而後殺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注言行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注未足而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注前後左右無不具舉音義孔氏本不足下補臣恐其足四字非君既教矣安能無善注君既教之民必應之以善此臣不恐其不足也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末之成也注豐大也如讀作而音義末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作木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注由臣言之未盡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注盧僕射曰敗當字誤爲鞁韓非曰掘其根本木乃不神音義偏袁氏程氏本俱作偏下作偏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注穀當爲民字之誤也盧僕射曰民以君爲本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注孔檢討曰小人字當到置之言失政之害大則及人小則及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注夏商謂桀紂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注魄形也言天絕夏商之生不降之德春秋左氏傳曰天奪其魄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蔞未虧注蔞當爲𡍮字之誤也𡍮古通作垂字謂邊隅也孫卿書曰疆垂不喪人民未變注變謂流徙鬼神未亡注祭祀不失水土未絪注絪猶亂也謂山川崩竭國語曰水土演而民用也音義絪於眞反糟者猶糟注酒滓曰糟喻俗之薄實者猶實注喻俗之厚玉者猶玉注謂不變色書大傳曰在內者皆玉色血者猶血注血憂也易曰有孚血去酒者猶酒注謂飲酒宴樂此皆非失政優以繼愖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注優謂逶隨不斷愖忍也管子曰人君好田好內淫行非其急唯優與不敏爲不可不敏即忍也是時魯君弱臣强三家柄政故夫子以是戒之音義愖丁含反非天是反人自反注謂無君臣上下之分音義自袁氏程氏高安本俱作是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注春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公曰善哉

孔子三朝記卷七終

夏小正凡四百七十三言雅質在月令周月解時則訓之上三才具見與豳之七月相表裏言小者趣民事也檀弓注簡于經容齋稱善因取大戴傳以下及本朝說家約之作夏小正解詁有知我者庶免秦延君說書之誚焉乾隆十六年龍集重光協洽相月諸錦書

夏小正 集解參管見

秀水諸錦襄七詁

正月啟蟄

寅賓出日堯命之夏遂因之春秋傳啟蟄而郊淮南子敘蟲始昭蘇皆正月中四分歷始列雨水後為二月節云驚蟄者避漢景帝諱

鴈北鄉

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鄉其居也

雉震呴

三言一字為一句上言啟蟄此言震呴知驚蟄為正月中氣在雨水前決矣漢太初以前猶然震雷也呴雊通

魚陟負冰

月令魚上冰

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

傳緯束也仁山金氏曰祭始為耒耜之人暢鬯通

囿有見韭

見者初見也草木萌動

時有俊風

立春條風至一稱融風
寒日滌凍塗
滌除也送寒氣塗塗泥解散也
田鼠出
言出惡之也
農率均田
詩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獺獻魚
稱獻大之也何大乎爾祭獸類也獻魚不類也
鷹則為鳩
善之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及者猶汲汲然
采芸
仁山金氏曰芸蒿也香美可食
鞠則見
鞠菊同大菊一名蘩蕦其華似菊春時有之舊說是
名非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夏時孟春之月

柳稊
稊同荑楊仰柳俯
梅杏杝桃則華
杝山桃
緹縞
大戴作媞縞○縞莎草其色緹舊以緹為實非莎無
實
雞孚粥
子而孚化之粥如字祝雞聲呂梨詩羣雌粥粥
二月往耰黍禪
舉黍以該餘也北人上黍特言之耰黍耰其地以為
黍也或曰黍當為麥禪解禓
初俊羔助厥母粥
善之也
綏多女士
昏嫁以時
丁亥萬用入學
內事尚丁必丁亥者記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
大廟學大學也大舍菜
祭鮪

仁山金氏曰春獻王鮪

滎堇

堇音謹菜也可调食内則堇荁以滑之詩菫荼如飴即此別音靳者烏頭爾雅謂之芨朱子蓋從郭璞誤引

采蘩

蘩白蒿也可為豆實亦飲蟹一曰由胡一曰旁勃一曰蕳蒢

昆小龜抵蚳

小者鰠也蚳蟻子為蚔醢

來降燕乃睇

言來者與鴻雁同降者入室而營巢也

剝鱓

鼉也皮可冒鼓

有鳴倉庚

倉庚黄鸝也即黄鳥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搏黍一名黄栗留一名鵹黄訣云鵹黄鳴蠶事勤

榮芸

仁山金氏曰芸至是而始華也

時有見稊始收

稊異同草木之稚者收之以為豆實若茵蒲落莽菁芹櫰杞之類

三月參則伏

夏時季春之月

攝桑

采桑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攝字盡之

委楊

委之為言委也

羚羊

羚之為言圜也若將牝然

縠則鳴

螻蛄

頒冰

授大夫以備喪病衣祭

采識

方氏春曰采其可識者蒿荼藍蓼之屬一曰識當為蘵黄蒢黄氏叔琳曰亦苦菜詳顏氏家訓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妾子自賤以及貴也宮事自上以及下也禮曰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祈麥實越有小旱
周頌思文臣工二篇盡之記之以備雩祀
田鼠化為駕
善之也
拂桐芭
芭華也
鳴鳩
鳴也者命也黄氏叔琳曰鳩鷽鳩也一名鶻鳩江東
亦呼鶻鵃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四月維夏昴酉之宿也一名旄頭南門星也在庫樓
下
鳴札
以注鳴者麥札也時則麥秋至傅曰寗縣
囿有見杏
黄氏叔琳引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鳴蜮
蜮當為蟈蠹鳴也舊說含沙非是
王萯莠
仁山金氏曰王萯即王瓜莠當作秀

取荼
英荼茅秀傅曰以為蔫蔣周官有掌荼苦菜
莠幽
感陰生西河毛氏曰莠幽即詩秀葽一名遶一名吴
葵根為遠志苗為小草
越有大旱
謀雩祀
執陟攻駒
傅義備一曰謹游牝
五月參則見
夏時仲夏之月
浮游有殷
浮游即蜉蝣一名渠略朝生暮死殷衆也
鴂則鳴
鶪鴂伯勞伯勞反舌埤雅名庚知分鳴鴂知至
時有養日
傅曰養長也
乃衣
君子處必掩身
瓜

始見瓜也猶鞠則見雨有見韭囿有見杏之例
良蜩鳴
蟬也聲清以旁鳴者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亦蟬也匽之為言偃也猶腐草為螢物化
啓灌藍蓼
藍蓼二物啓灌分而溉之也藍可以染蓼可以麯亦
為蔬子入藥
鳩為鷹
去善而之不善也
唐蜩鳴
螓蜩匽化張氏爾岐曰蜘蟟今齊人猶稱匽蟟小而
紫者為蟪蛄
初昏大火中
仁山金氏曰心星也今則亢中矣
種黍菽糜 大戴記脫此句
黍也菽也糜也並言之趣時也黍前後兩言者疑冀
幽并地所宜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言種則嫌過
時二月稷五月種疑有錯簡
煮梅

內則梅諸卵鹽
蓄蘭
仁山金氏曰為沐浴及佩也楚辭浴蘭湯以沐芳紉
秋蘭以為佩
菽糜
未詳或曰豆粥
頒馬將閒諸則
分牝牡凡毛馬物馬皆是閑閑道黃氏叔琳曰比物
四驪閑之維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傳曰見斗柄之不當在心也蓋當依依尾也黃氏叔
琳曰尾主子孫故曰依九子如鉤其廣十九度今亦
五度
煮桃
桃諸卵鹽
鷹始摯
此一言摯而後祭鳥行戮時不言諱殺也
七月莠雚葦
夏時孟秋之月莠而後雚葦雚未莠為菼葦未莠為
蘆

狸子肇肆
　陰類黃氏叔琳曰肇肆如鷹之始擊
湟潦生苹
　傳湟下處也苹萍同土潤溽暑致然
爽死
　荓草死謂薺葶藶之屬然記在四月爽則未詳或曰
　今夏枯草
荓秀
　馬帚張氏爾岐曰似蓍可作箒
漢案戶
　天河也當戶直
寒蟬鳴
　蜺也一名寒蟬得冷風寒露乃鳴
初昏織女正東鄉
　蔡氏曰斗柄直指則織女正東矣
時有霖雨
　錯簡當在湟潦生苹上
灌荼
　荼茅秀灌聚也藉以備衣製亦儲喪事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
　削瓜也
玄校
　詩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玄校即
　此義舊說校字未安
剝棗
　剝音撲自下擊之也
栗零
　零自上而降也物性殊
丹鳥羞白鳥
　布草丹鳥也毛毯白鳥也羞進也羣鳥養羞義同物
　初生赤後白舊作蝙蝠螢蚋者非
辰則伏
　仁山金氏曰大火初昏而沒也心子星為大辰
鹿人從
　迹人從也蓋秋獮傳曰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麋焉
駕為鼠
　斥之
參中則旦

夏時仲秋之月

九月內火

火大火心星也八月辰伏故內火

遰鴻鴈

黃氏叔琳曰遰之為言遰也長幼相序遰遰然見遰

而知其鴻鴈也

主夫出火

四字當在內火下仁山金氏曰夫當作火

陟玄鳥

仁山金氏曰來曰降往曰陟玄之也玄鳥下舊連蟄

字方氏恭曰蟄字當連下熊羆為文

蟄能羆貊貉鼶鼬則穴

能羆一作熊羆貊一作豹穴（六）取之也周官穴氏掌攻

蟄獸以時獻其珍異皮革下云王始裘可知

榮鞠

仁山金氏曰月令鞠有黃華

樹麥

順時

王始裘

黃氏叔琳曰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以供王服季秋

獻功裘以賜羣臣于季秋言王始裘正也

辰繫于日

張氏爾岐曰辰大火也九月辰（日）在大火故曰辰繫于

日古人重火故于火必詳之

雀入于海為蛤

感陰藏也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

善之

初昏南門見

夏時孟冬之月

黑鳥浴

黑鳥雅烏一名鸒斯亦謂之慈孝烏其鳴啞啞亦曰

寒鴉

時有養夜

養長也

雉入于淮為蜃

黃氏叔琳曰感陰則為蛤感陽則為蜄聞雷與不聞

雷之異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黃氏叔琳曰何以記重織也

十有一月王狩
冬獵曰狩
陳筋革
省兵甲也
嗇人不從
詩二之日具同載纘武功張氏爾岐曰農務未畢猶
有不從獵者
萬物不通
朱子此句系於嗇人傳下金氏綱目前編遂今从張
氏黃氏本
隕麋角
陽長麋之也
十有二月鳴弋
仁山金氏曰弋當為鳶
黝駒賁本黝字後改為玄
螘也其行甚捷他物多蟄而螘獨奔行地中感陽動
也
納卵蒜
蒜形如卵亦旨蓄之意抱朴子曰夏后時始食卵卵
蒜二物

虞人入梁
黃氏叔琳曰虞人澤虞也
隕麋角
衍文

夏小正終

大廟內事也擇菜祭先師未可例以太廟孔悝丁亥假廟亦適遇是日耳非他丁不可必亥逢丁也且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設非丁加亥將不舍菜乎竊思此句如郊用辛例郊用日至而適辛猶入學用丁而丁適亥耳舉丁亥所以為後入學用上丁仲丁例猶志辛所以為後郊用日至例指現事以告將來也至入學必丁註有解

思文臣工雖皆歌來牟然小序集傳未有指為祈麥者想另有據

越有小旱越有大旱亦如時有霖雨例耳蓋無時不可旱霖要之旱由陽驕故接夏則易旱霖由陰勝故垂秋則多霖暵潦大事也各就其多時紀之重民也倫雩祀謹雩祀似於經無証

織女正北鄉則旦猶之初昏織女正東鄉參中則旦例蓋紀曉夜之星以候時也似不可於織字別生曲解則通篇皆無說矣

所圖只宜所補在織女一條黃氏云云上　焯　10.26

乾隆癸卯開雕

夏小正攷注

經訓堂藏板

夏小正攷注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　[illegible]

大戴記八十一篇今止四十篇其篇自三十九始無四十[illegible]五及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三或云兩七十四小正蓋其弟四十七篇也案漢書蓺文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禮百三十一篇別無大小戴之目今所計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合之正得百三十篇之數較蓺文志所說止少一篇并此二書即後學者所記歟唐大衍歷日度議曰小正雖頗疎略失傳乃羲和遺蹟今檢論經月所列觀象授時諸事有正月啟蟄鞠則見初昏參中枓杓縣在下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枓杓正在上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枓杓縣在下則旦八月辰則伏參中則旦九月內火辰繫于日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云云與尚書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旨合稽之明堂月令則三月日在胃參不必伏五月昏亢中非大火中八月日在角辰亦未伏有所不同以宋何承天隋袁充之說攷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劉歆三統揚雄太元又推周時冬至日在牽牛初度賈逵云初度者牽牛中星也然則其閒實差十度有奇又大衍推小正三月日在昴五月日在鬼天行遲速今古不能相同後世歲差之論當有所自矣三統記十二次諏訾立春節驚蟄

中降婁雨水節春分中大梁穀雨節清明中太初後術則云諏訾立春節雨水中降婁驚蟄節春分中大梁清明節穀雨中又異者古歷皆如三統所稱改之者自後術始月令曰正月蟄蟲始振二月始雨水不符于小正耶汲郡所出周書有時則解一篇云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清明之日桐始華穀雨之日萍始生亦先驚蟄穀雨于雨水清明後後人剽取月令竄入周書又分五日爲一候讖緯之談無所關乎經制焉月令十二月有雉雊鷄乳卵小正則在正月二月有雁化爲鴽桃始華小正亦在正月五月有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小正則在四月九月有豺祭獸小正則在十月天行有不同物候亦因之換耶小正于天象時制人事衆物之情無不具紀洵爲一代之巨憲故夫子稱之曰欲觀夏道吾得夏時焉又曰行夏之時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此書之所由來歟作者之聖言辭簡要後儒爲之訓注如周書王會解穢人前兒良夷在子揚州禺發人鹿周頭煇羝白民乘黃歐人蟬蛇等云經也其下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禺魚名鹿者若鹿迅走煇羝者羊也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蟬蛇順食之美等云則注也山海經結匈國南山在其東南比翼鳥在其東三苗國在赤水東鑿齒持盾等云亦經也其下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一曰在南山東一曰三苗國一曰戈等云亦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小正經爲禹殺所製歷二千餘年而戴德始作傳不加之條晰必有以傳爲經以經爲傳之獘沅所見各家自今所行大戴記外其專本有宋朱子本有關滄本有傳崧卿本有王應麟本有元金履祥本

本朝有故尚書大興黃叔琳本有故尚書無錫秦蕙田本有今學士錢塘盧文弨本有故編修休寧戴震本有今主事曲阜孔繼涵本皆分經傳亦並有異同案引者又有鄭康成郭璞孔穎達歐陽詢徐堅李善一行諸人因遞加參校附以鄭釋名曰夏小正攷注小正有戴氏傳之于前又有北周盧辯注之于後今經既殘破傳復譌亂辯注又不傳若據攷不精各以私意類分互證是誣之矣沅于詁訓信好雅言文字默守許解經禮則專宗鄭學戴之說是必曲証以申明之偶得一閒又求之諸經以附合本旨庶得尋經後傳之義夫由今以溯傳既二千年矣由傳以溯經又二千年歷四千餘年之久而通之者卒不多見其人蓋信古者少矣可不深歎哉癸卯歲乾隆四十有八年四月

日

夏小正一　大戴禮記

沅曰此隋書經籍志舊目也本在大戴禮記內爲弟四十七篇其書古亦專行故志别題其目相傳旣久誤繆實多今就行世諸本互校之以篆隸二體分寫經傳示經爲小正本文傳爲戴氏所餟也閒附釋義其字必期合于許眘說文者專家之敎也

正月启蟄　言始發蟄也

沅曰舊本启皆作啟許眘說文解字曰启開也啟教也應用启字

雁北鄉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沅曰雁舊本皆作鴈許眘曰雁鳥也鴈鵝也毛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雁應用雁字淮南子時則訓候雁北高誘曰雁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雁門孚卵㲉班固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雁門亦其義許眘曰遰去也易明辨晳鄭康成本晳作遰云遰讀如明星晳晳之晳是遰有晳音古字而如通故傅崧卿本作而不記其鄉

雉震呴　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沅曰鄭顗以爲雷二月出地故正月之雷不必聞呴傳本作呴古無呴字許眘曰呴雄雌鳴也雉鳴曰呴雌雄鳴曰鴝故詩曰雉之朝呴尚求其雌又曰有鷕雉鳴震之言鳴呴之言鼓皆據字音釋義本或作震也者雷也非又徐堅初學記引作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歐陽詢蓺文類聚引作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先聞之亦並非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沅曰舊本冰作冰古字通用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沅曰舊本緯作緯昏作厥許眘曰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緯織橫絲也昏塞口也厥發石也應用韋昏字君亦有耒者耕耤之禮用之也詩曰三之日于耜

初歲祭耒始用暘　其用初云爾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沅曰暘舊本作暢古無從申之字說文曰暘不生也氾勝之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即用暘之說矣傅崧卿本其曰初云爾句在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句上似當以傅本爲正或曰祭韭也句一說當在下囿之燕者也句下詩曰四之日獻羔祭韭王應麟引經無始

用暢句

囿有見韭　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沅曰朱子定小正之文無囿有見韭四字苑之有垣者曰囿燕燕居也王應麟引經作囿有韭無見字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沅曰俊風卽呂氏春秋所謂巨風也高誘以爲离氣所生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春日故條風至矣

寒日滌凍塗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沅曰塗舊本作塗俗字據傳應以寒日滌爲句而徐堅誤以滌字屬下句矣又王應麟引經無寒日二字亦以滌凍塗爲句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沅曰嗛鼠卽鼢鼠也爾雅有之郭璞注曰以頰裏藏食者高誘以爲亦卽鼢鼠然則伯勞所作者是矣舊本嗛作嗛說文曰嗛口有所銜也史記外戚世家景帝心嗛之而未發漢書作心銜之是嗛與銜同意口有所銜亦頰裏藏食之義是借嗛字亦通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沅曰率舊本作率攷率循字應如此

獺獻魚　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沅曰傅本作獺獻祭魚王應麟作獺祭魚並非也必與之與朱子疑爲謂字呂不韋月令作獺祭魚小正作獺獻魚與故傳解之高誘曰獺祭鯉魚于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沅曰鷹舊本作鷹籀文也鳩謂布穀也象正直不能鷙搏徐堅初學記引故其言之也其作具無曰則盡其辭也句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沅曰氾勝之書曰雪爲五穀之精故農望其澤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沅曰服事也月令是月擇元辰躬耕帝耤

采芸　爲廟采也

沅曰此下有舊注云似邪蒿可食五字疑卽盧辯說也辯北周時人作大戴禮注伊尹曰菜之美者華陽之芸

高誘以爲芳艸蔡德晉曰十一月芸始生至是采之以薦寢廟

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沅曰天官書星無名鞠者是月昏參中則柳星見耳爾雅曰柳謂之咮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漢書天文志作鳥喙鞠注殆以聲近而誤歟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

沅曰天官書參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鋭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爲左右肩股然合之皆曰參星也左傳曰辰爲商星辰者大火閼伯主辰實沈主參二人不相能故參商之星亦不相見焉

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沅曰舊本枓作斗杓作柄王應麟縣作垂攷斗量也枓酒具也詩酌以大斗玉篇作枓玉篇是柄爲杓以唐書大衍歷議引改天官書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杓者斗弟七星衡弟四星魁弟一星也魁枕參首則枓杓縣在下矣故曰著參之中

柳稊　稊也者發孚也

沅曰釋名甲孚也言解孚甲而生王應麟稊作梯云文選注引

某杏杝桃則華　杝桃山桃也

沅曰舊本某作梅攷梅枏也某杏字應如此氾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四民月令曰杏花盛可菑白沙輕土之田杝桃爾雅作褫桃郭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緹縞　縞也者莎蔭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沅曰舊本緹作緹縞作縞蔭作隨爾雅作緹說文作縞廣雅作蔭爾雅曰薃侯莎其實緹說文曰莎縞侯也廣雅曰地毛莎蔭也合之並是何以謂之十字朱子移在篇首標題之下攷上云緹先見下云以著名正自相訓釋之辭不必移于篇首蓋古人之文不槩可指爲錯簡者多矣

雞孚粥　粥也者相粥粥呼也或曰孚嫗伏也粥養也

沅曰舊本孚作桴粥作粥說文曰孚卵孚也又曰䲲卵不孚也古者乳字從孚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粥呼雞故孚粥爲正相粥粥呼舊本或作相粥之時亦誤又說苑曰張弓而祝雞是粥與祝通風俗通曰呼雞朱朱是又與朱通

二月往耰黍禪　禪盡也

沅曰舊本耰作耰禪作禪黍關漢卿本又作禾耰有三說徐廣以爲田器許眘以爲摩田器服虔孟康以爲鋤柄攷論語云耰而不輟是摩田器之名應如許說

初俊羔助氒母鬻俊也者大也鬻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艸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

沅曰舊本鬻作粥俗字羔羊子也古者養字從羊大則能助氒母鬻者其性善也夏有暑祭舊本或作憂有煮祭傳崧卿朱子並作夏古者夏祭用羔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沅曰舊本作士女今以賈公彥士冠禮正義引改周禮仲春會男女

丁亥萬用入斆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斆也者大斆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沅曰萬用入斆鄭康成月令注引作萬舞入斆案其義用字是也左氏傳曰用八佾舍讀如釋采與菜通六丁以亥爲末言亥以該餘日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沅曰鮪鮥也周禮春獻王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凡與周禮月令諸篇異者時制不同也薛綜曰王鮪出河南小平山高誘曰鮪魚似鱣而大爾雅鮥叔鮪郭璞曰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耳陸璣曰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亦謂之仲明仲明樂浪尉也休死海中化爲此魚

榮堇采蘩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旁勃也皆梪實也故記之

沅曰舊本多誤此堇菜也用傳崧卿本蘩由胡以下用朱子本旁勃之旁朱子作方由胡之由春秋正義作遊皆聲音同也又梪實之梪舊本作豆亦非說文有堇菜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詩有采蘩毛傳據爾雅以爲是白蒿鄭康成云以梪薦蘩菹沅更以戴氏梪實之解合釋堇蘩疑堇當爲菦菦亦蒿也周禮有菦菹梪所以薦菹醢所謂醢人掌四梪之實者是也又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梪然則即無異物飾之梪歟

昆小蟲抵蚳䖵者衆也由䰟䰟也由䰟䰟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箸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之必推而不言取

沅曰舊本䖵作昆䰟作魂攷昆同也義近䖵故通用魂聲近䰟故借用抵猶推也者說文曰推排也抵擠也擠排也詁訓亦同周禮有蚳醢鄭康成注蚳蟻子

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也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也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室穴也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沅曰經睇下宋本有室字者非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說文曰睇目小衺視也方言曰南楚謂眄爲睇攷內則有睇視鄭康成以爲傾視傾視卽衺視不睇視所謂目容端也凡鳥有巢居室居穴居故曰百鳥皆曰巢室穴傅崧卿本作巢突穴者非

剝鱓以爲鼓也

沅曰說文鱓魚名皮可爲鼓攷毛詩有鼉鼓作鼉非也鼉木蟲似蜥易攷工記曰凡冒鼓必以启蟄之日正此時矣

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沅曰倉庚商庚爾雅文又云鵹黃也

榮芸

沅曰失傳也

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桓實

沅曰正月有柳稊又云見稊故傳以爲小正之序時詩氾律樞曰二月某柳驚春羊牛來莫王應麟引經無時有二字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沅曰參伏則商見矣亡本一作忘非唐大衍歷議曰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參則伏

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沅曰月令季春親蠶事故急桑也

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

沅曰委一本作委舊注云一作苑

䍧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

沅曰舊本䍧作羵古無羵字攷周書王會曰周頭煇羝其傳云煇羝者羊也古字煇䍧通二義當以或說爲正

螜則鳴螜天螻也

沅曰舊本螜作螢爾雅亦作螜攷說文曰螜螻蛄應用螜字又方言螻蛄或謂之蟓螻古聲音𦔳正同然則螜又卽蟓字之正文歟

頒冰頒仌者分仌以授大夫也

沅曰舊本頒作須攷須大頭也頒分也應用此字關漢卿本授上有接字者非

采識識艸也

沅曰職舊本作識依說文改又爾雅作蘵云黃蒢也郭璞曰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爲葅食

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

沅曰傅崧卿云當作言事自卑者始非也妾內外命婦子內外子女皇侃說

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沅曰宮事蠶室之事也

祈麥實 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沅曰月令季春之月爲麥祈實

越有小旱 粵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沅曰舊本粵作越古字通

田鼠化爲鴽 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沅曰舊本鴽作駕鵪作鶴皆俗字也鴽者牟毋高誘曰青徐謂之牟幽冀謂之鶉鶉亦鵪也牟毋讀如無今爾雅本或作毋字者非

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皃拂拂然也

沅曰舊本芭作芭王應麟作巴攷月令季春桐始華則此實芭字蔡邕曰桐木之後華者故言桐芭之時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沅曰鶻鳩也爾雅謂之鶻鵃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攷莊子有學鳩崔譔曰學讀爲滑滑鳩一名滑雕古字滑與鶻雕與鵃皆聲相近然則或以爲卽尸鳩者非矣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盍小正所取法也

沅曰用昴見者平旦也大衍歷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王希明曰南門天之外門也小正所取法舊本作大正以意改

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沅曰爾雅注引此作虎縣爾雅曰蚻蜻蜻舍人曰小蟬也某氏曰鳴札札者蚻札之俗字寧舊本作寧

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

沅曰正月囿有見韭傳云囿圃之燕者也蓋類物釋義非應生于圃杏應生于山故耳

鳴蜮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沅曰月令四月螻蟈鳴高誘曰螻蟈蝦蟆也周禮秋官有蟈氏鄭司農云蟈讀如蜮蜮蝦蟆也攷說文蜮與蟈同字是不必改讀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蟆又詩有戚施說文作𪓰鼀鼀與造古聲相近然則造卽鼀字矣

王萯秀

沅曰失傳也王萯卽王瓜是月王瓜生此秀舊本作莠非

取荼 荼也者以爲君薦將也

沅曰荼苦菜將舊本作蔣非周禮地官有掌荼易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秀葽

沅曰舊本葽作幽徐巨源曰即詩四月秀葽是也葽幽聲相同國策曰幽似禾又國語曰馬氣不過節莠節很尾莠狗尾然則莠葽二物也劉向說魯詩曰葽味苦然則葽亦苦菜歟此莠應如是寫王應麟經無此二字

越有小旱記時爾

沅曰月令曰季春行夏令則時雨不降孟夏行冬令則艸木旱枯故曰記時

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沅曰馬二歲曰駒沅以為此陟疑當作騭騭牡馬也月令季春合騰馬游牝于牧中夏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謂游牝者蓋令牝馬與牡馬交風合之是也謂別羣者牝馬懷胎已定不復令與騰馬交恐傷其胎故也騰駒即騭馬矣執騰駒即所謂執騭矣攻駒即所謂班馬政矣詩曰既差我馬此其事焉

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沅曰用朝見也小正四記參故曰盡其辭舊本伐作牧非大衍歷議曰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參則見

浮游有殷殷衆也蜉游殷之時也蜉游蟝蟟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沅曰殷作樂之盛稱故亦曰衆也舊本游作蝣非蟝作渠蟟作略皆借字朱子本無蜉游殷之時也句方言蜉游秦晉之閒謂之蟝蟟郭璞曰以天牛而小朝生夕死

鴃則鳴鴃者伯勞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沅曰舊本鴃作鴂伯作百勞作鷯攻鴂是寧鴂鷯是刀鷯皆非本字又月令作鶪鶪之譌字易通卦驗夏至小暑博勞鳴博勞性好單棲其飛㛐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古聲博伯相轉又左傳作伯趙古聲勞趙相近沅以為伯趙氏司至者也趙字從走有至義或古本應作趙轉為勞耳小正以五月鳴鶪而詩以七月鳴者邠地苦寒物候稍晚矣辜舊本作事此從傅朱本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

沅曰養日之日王應麟作白朱子曰大戴記作養白以十月養夜攷之作日近是五月長至故養以日十月將短至故養以夜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脊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養日之事也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

夏小正考注

沅曰傅崧卿舊注一本作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
衣也者始𥿄衣也非是羅願爾雅翼吳淑事類賦引急
瓜並作治瓜盧諶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
蜋蜩鳴　蜋蜩也者五采具
沅曰舊本蜋作良采爾雅注作彩詩曰五月鳴蜩
蝘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稱興者何也
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
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
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蝘舊本作匽望作朢皆非
啓灌藍蓼　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
記時也
沅曰舊本叢作聚叢誤爲藂藂譌爲聚也又匋作陶崔
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詩終朝采藍不盈
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鄭康成曰期至五月而歸今
六月猶不至五月者正藍之候又月令令民毋刈藍以
染注曰此月藍始可別以戴傳合詩禮二注義始明顯
鳩爲鷹
沅曰失傳也
唐蜩鳴　唐蜩者蝘也
沅曰舊本蝘亦爲匽舍人曰梁宋以東謂蜩爲蝘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　大火者心也心中種
黍菽糜時也
沅曰本或無經種黍菽糜四字種作種非糜作糜亦非
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煮梅　爲梪實也
沅曰舊本鬻作煮同某亦作梅周禮籩實有乾藤鄭康
成注曰乾藤乾某也蜀志曰蜀人名某爲藤古者籩梪
同用
蓄蘭　爲沐浴也
沅曰蘭芳艸也楚辭曰浴蘭湯
菽糜　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豆鬻而記之
沅曰舊本糜作糜非也以巳古字通豆鬻舊本作矩關
傅崧卿本作矩閞朱子本作短關皆非王應麟經無此
二字
頒馬　分大夫卿之駒也
沅曰月令所謂頒馬政亦是矣分駒義與執騰駒亦同
故下云閑諸則也大夫卿一本作夫婦非舊本頒作須
將閑諸則　或取驪駒納之則法也
沅曰舊本閑作閒驪作離並借字詩比物四驪閑之維
則
六月初昏斗杓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枓
杓正在上此見枓杓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沅曰此杓王應麟亦作柄尾者星也此言六月昏尾中

耳

煮桃 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鬻以爲豆實也

沅曰舊本鬻亦作煮同周禮籩實有桃內則曰桃諸

鷹始鷙 始鷙而言之何諱殺之辭故鷙云

沅曰舊本鷙作摯說文鷙擊殺鳥也應用鷙月令是月鷹乃學習鄭康成謂攫搏也說文曰習數飛也足証鷙習同義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鴈仲春鴈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鴈學習乎張逸答曰鴈雖爲鳩亦自有眞鴈可習矣

七月 秀雚葦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沅曰舊本秀亦作莠雚爲藿非也說文曰雚亂也葦大葭也葭葦之未秀者兼雚之未秀者然則未秀不爲雚葦者謂兼葭歟此可取以說詩

貍子肇肆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沅曰舊本貍作狸肇作肈攷古無狸字肈與肇通傳義未晰沅以爲爾雅有貍子肆今本作貄貄亦俗字陸德明曰衆家皆作肆是肆爲貍子不必以遂殺兩義解之矣沅又謂漢法以立秋日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名曰貙膢伏儼曰膢音劉劉殺也膢有劉義故以名祭貍獸近貙然則肇肆爲始殺之稱亦通

潢潦生苹 潢下處也有潢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艸也

沅曰舊本潢作湟攷說文湟水名潢積水池也是應用潢字積水曰潢雨水曰潦下讀爲汙

爽疋 爽也者猶疋也

沅曰舊本疋作疏若稀疏之義應用疋字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疋材越紐曰庚貨之戶曰穢辛貨之戶曰萁比疋食無賈

荓秀 荓也者馬帚也

沅曰舊本荓作苹說文苹蓱也荓馬帚也應用荓字郭璞曰似蓍

漢案戶 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沅曰李善文選注引作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戶也是異本古者戶南向故曰案戶言如案之直于戶也

寒蟬鳴 寒蟬也者螇鹿也

沅曰螇鹿舊本作蝭蠑攷方言齊謂之螇鹿自關而東謂之蛁蟧或謂之蝭蟧古字鹿蠑蟧聲相同蝭螇聲相近知蝭蠑卽螇鹿矣又爾雅謂之蜺

初昏織女正東向

沅曰失傳也舊本向作鄉詩氾律樞曰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

時有霖雨

沅曰失傳也月令孟秋荊水潦

灌荼 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為將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

沅曰爾雅曰葭蘆菼薍說文曰雚之初生曰菼一曰薍葦之未秀曰葭古字菼與兼聲相近通菼于兼則傳與爾雅說文咸得之矣沅又謂爾雅有其萌虇蕍云云古無虇蕍二字說爾雅者皆以為應作灌渝以小正合之即灌荼也古字荼讀如渝將褚舊本或作蔣楮作楮似非說文褚製也似用此義作蔣亦非

斗柄縣在下則旦

沅曰失傳也是月日在翼王應麟杓作柄縣作垂

八月剝瓜 畜瓜之時也

沅曰傳朱本有剝瓜也者四字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沅曰舊本綠作緣非是校若綠色然則校或黝字

剝棗 剝也者取也

沅曰詩八月剝棗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沅曰說文曰艸曰零木曰落栗木也亦曰零者借其義

棗栗皆桓實也

丹鳥羞白鳥 丹鳥者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沅曰鄭康成月令注引作九月孔穎達曰鄭所見本異也丹良古今注以為即螢八月令是月羣鳥養羞故丹鳥羞白鳥亦爾之羞

辰則伏 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謂近日也是月日在角

鹿人從 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內達之也

沅曰易本命曰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鹿之性見食急則旅行故于文麗字從鹿麗者旅也古字麗與離通離羣即麗羣歟

駕為鼠

沅曰失傳也

參中則旦

沅曰失傳也初昏辰伏則參旦中矣

火入內 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沅曰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

遰鴻雁 遰往也

沅曰月令是月鴻雁來賓詩氾律樞曰天霜樹落葉而

鴻雁南飛

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沅曰周禮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然則夫者夫遂也主夫即司烜氏也高誘曰陽燧取金杯無緣者孰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然得火

陟玄鳥蟄　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沅曰傳本升爲并非也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而

沅曰舊本作熊羆貊貉鼬鼪攷古字無貊貊即貉字說文引論語狐貉之厚然則貉貫貉字古字無鼪郭璞爾雅注引小正作鼶鼬則穴知俗本之字皆非也今改正王應麟以若蟄而三字作經語穴作大亦並誤

榮鞠　鞠艸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沅曰鞠舊本作鞠攷爾雅鞠治蘠郭璞曰今之秋華說文曰鞠日精似秋華二字疑當以鞠爲正也鞠省鞠而借之耳周處風土記謂日精治蘠以花黃別名疑非是朱子本〻有樹麥二字王應麟又以鞠榮而樹麥五字作經疑俱非也月令是月鞠有黃華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沅曰舊本或無傳王始裘三字非也月令十月天子始裘

辰繫于日

沅曰失傳也王應麟經無此句

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沅曰說文曰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蛤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厲海蛤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絫老服翼所化月令八月鴻雁來九月鴻雁來賓鄭康成讀以賓字斷句高誘則以賓字屬下雀入大水爲蛤爲句謂賓雀爲老雀以小正證之知高非矣

十月豺祭獸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沅曰月令九月豺祭獸高誘曰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于是月殺獸四圍陳之

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沅曰是月南門朝見于東南隅云昏見者誤也

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沅曰舊本經作黑烏浴者非黑者十月之色

時有養夜　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沅曰日將短至故養夜若日之長言若長至時之養日也

雉入于淮爲蜃　蜃者蒲盧也

沅曰一本雉上有元字孰文類聚引無之蜃無蒲盧之稱應作盧蠃也蛤修爲盧圜爲蜩古聲同

織女正北鄉則旦　織女星名也

沅曰月令是月招搖指亥王應麟無則旦二字

十有一月王狩　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

沅曰爾雅曰火田爲狩說文曰犬田也狩字從犬犬田之說或近之

陳筋革　陳筋革省甲兵也

沅曰筋舊本或作肋非攷工記函人察革弓人相角

嗇人不從　不从者弗行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沅曰嗇人卽田夫也月令十月勞農夫休息之于時以下八字當有脫誤王應麟以萬物不通四字爲經語恐誤

隕麋角　隕隊也日冬至易气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沅曰隊舊本作墜俗字易作陽气作氣皆借字月令謂之麋角解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歲以爲春然則蒙讀如萌符應讀如孚甲之孚矣

十有二月鳴弋　鳴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鳴者何也鳴而後知其鳴也

沅曰鳴舊本作弋傳云禽也者讀如易失前禽謂繳𢿱飛鳥也月令是月取田獵鳥獸者野虞教道之金履祥曰弋當作鳶依義卽𪀦字鶚之誤爲鴉周書大雪之日鴉鳥鳴

元駒賁　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沅曰蟻亦螘蟲也古字賁與奔聲相近故借用之易曰賁于邱園方言蟻梁益之閒謂之元駒

納卵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沅曰舊本納作納蒜葷菜孫炎曰帝登蒿山遭蕕芋艸毒將死得蒜乃嚙之解毒乃收植之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

沅曰說文曰罟庖犧所結繩以漁罟罟也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詩魚麗于罶毛傳曰罶曲梁也然則入梁者入此曲梁也入讀如內月令是月命漁師始漁故內此具耳

隕麋角　蓋易气且睹故記之也

沅曰經重言之傳亦重解之

夏小正攷注終

靈巖山館刊

乾隆丙午秋鐫

震澤任文田著

夏小正注

忠敏家塾藏版

夏小正補注序

西莊老史王鳴盛

漢所得儀禮僅十七篇鄭康成注之其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先儒記禮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大戴禮戴聖刪之爲小戴禮而其後大戴甚微蓋亦因康成但注小戴不注大戴故耳直至北周盧辯始注之而所注惟二十四篇其餘十五篇皆無注就中夏小正尤爲古奧難讀不可無注盧氏闕焉

非藝苑之恨事與震澤任生文田篤志好古孜孜不怠爰補注是篇刻以問世而求序於予予歸田二十五年念史學之無人也杜門掃軌覃思攷史爲務輟經不復治重文田樸學乃暫庋史業盡一日功觀之觀竟益歎其善其疏通證明實事求是兼采前哲時賢語皆有裁斷若主火出火一節舊本錯簡在九月文田據漢鄭仲師周禮司爟注移在三月確當絕倫此條之誤以前輩盧召弓吾友戴

東原兩先生之博且精亦疏漏未及駁正今
賴文田正之其善讀書如此實爲後生中僅
見者至於時有見稊始收一節據文田以爲
傳氏本以此錯簡移在二月今文田則定在
五月予攷盧戴本已在二月而不言從傅子
固未暇覓傳本也據理推之稊之收自當在
五月則亦以文田爲是矣嘗以文田之善讀
書其拾殘補缺訂疑攷謬爲功於經者甚多
茲特吉光片羽耳文田勉乎哉他日滙爲鉅

編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予雖老又將執
筆以待時乾隆丁未孟夏

敘

太傅禮三十九篇盧景宣爲之注夏小正三
十九篇之一也當時小正又別行于世故隋
書經籍志有夏小正一卷宋政和中山陰傅
崧卿从其外兄關澮得夏小正一卷不著作
傳人名氏崧卿从杜預春秋例先列正文後
附傳文月爲一篇釐成四卷作傳名氏雖不
可攷然相沿爲太傅作而疑義衍闕讀者每
掩卷不能卒業太學任君心齋集先儒舊說

參己意而爲之注數千年之霾蘊不明者
一旦軒露攷古之功可謂精且博矣太史公
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葢敬授
民時聖人之所重也烏可不討論哉治小戴
之學者漢有盧植孫炎而大戴無傳今得任
君大戴有傳矣則任君之功不在盧植孫炎
下歲在柔兆敦牂之壯月邗上江藩鄭堂氏

孔子曰吾說夏禮學夏時焉鄭氏注書之存者有小正今見大戴記宋山陰傅氏以此書戴氏爲之傳廼出正文列于前而以傳附于後朱子从之以次禮經心齋任君當世通經碩儒也嘗依朱子與東萊呂氏論定三禮篇次注二戴氏記都存六十有七篇教授門徒又以此篇行本率多舛誤幷先公諸世幷以質余余嘗謂經致用之本也學不本經猶樹也弗培其根而欲求枝之茂也烏可得乎昔

孔子嘗以夏時爲顏子告因天之道襄事之宜綦重矣哉此書旣行尤願盡出全注以迪來者

乾隆歲在柔兆敦牂相月閏朔日迮向學人

張羣芊敘

夏小正序說

論語子曰行夏之時朱子註謂夏小正之屬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竹書紀年夏后禹元歲頒夏時于邦國朱子曰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又曰顏子于四代禮樂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氏注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

史記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大衍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乃羲和遺跡

傅子駿曰小正王政民事繫焉夏月令也

朱漢上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因小正加詳焉

金仁山曰小正紀候之書謂之小固非其大也觀單子述夏令時儆則當時必有制度條教之詳不可得聞矣熊與可曰朱子儀禮集傳于夏小正只去戴記傳文別附于後蓋以傳文不足深信

夏小正卷弟一　禮記一大戴

震澤任兆麟文田註

春

正月

啓蟄

言始發蟄也蟄說文藏也莊子蟄蟲始作郭音執

雁北鄉鄉許亮切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

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南鄉記鴻雁之遰而盧本作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遰特計切○雁隨陽之鳥禮大夫執雁昏奠雁皆取候時而行不失往來之義故亦曰候雁寒來江南暑歸塞北任鈞臺曰時雁從彭蠡將歸大漠北言鄉其居南不言鄉非其居也

雉震雊一本作呴

震也者鼓其翼也雊也者鳴也舊本作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令從張氏爾岐本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何以謂之震則雉震呴相識以雷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雉火畜雊而求雌感亏昜而有聲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魚上冰而背負仌也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黃帛圖曰農農官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是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說文暘从田昜借為通暢之暢今本作暢茲从闕本

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風俗通琴以舒意其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文章條起堯有神人暢蓋古樂歌之名取萬物乘時而暢達也

囿有見韭宋本無見字

韭也者囿之燕者也囿苑有垣也韭燕食用之禮內則春用韭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曰合冰必亏南風生必亏南風收必亏南風

故大之也南風長養萬物故舜歌以之

寒日滌凍塗傅子駿曰滌一作條

滌也者變也經筍堂校本無此二字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滌煖風也歲華書風維滌滌立春條風至凍土解化爲塗泥也

田鼠出

田鼠者鼸鼠也記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

田也均平也周官大司徒土均之壤均人均地職是也又公旬鄭氏注旬均也小爾雅旬治之義

獺獻魚戴記獻作祭傳本作獺獸祭魚

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獻傳本並作獸○任釣臺曰獺水狗時依木上祭將食魚而先殺魚圍陳之㠯報始也獺祭圍象水豺祭方象金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急就篇注鷹鷙鳥亦曰鷞鳩左傳鷞鳩氏司寇是也曹說謂其喙正直不鷙擊感生气之盛也王伯厚曰鷹爲鳩陰爲陽所化爵爲蛤陽爲陰所化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澤釋通井田始黃帝故可井處皆有公田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古有公田云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管子曰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

田農耕及雪澤耕始焉斐李焉詩周頌其耕澤澤疏云釋釋然土皆解散也

采芸

爲廟采也倉頡解詁芸蒿菜似邪蒿香可食呂覽菜之美者陽華之芸即本艸荷蒿菜今常食者

鞠則見鞠黃星步天歌危宿天鉤九黃星金仁山曰時昏參中晨見危室星疑是

鞠者何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此據紀小正時言也校呂覽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唐月令日在虛昏昴中中氣日

在危昏畢中今乾隆時憲書立春日在女六雨水日在虛九此歲差法也歲差前人立法不一邵子皇極經世元會運數推之約已六十年差一度則大綱舉之矣

柳稊稊音題稽切

稊也者發孚也稊王輔嗣易注楊之秀鄭注作荑

梅杏杝桃則華杝音夷戴記作柂

杝桃山桃也

緹縞音堤浩

縞也者莎䓫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蕭侯莎其實緹說文緹帛丹黃色周官艸人注緹纁色爾雅一染謂之縓注今之紅也說文帛赤黃色藍蓼秀爾雅不秀而實謂之秀也

雞孚粥粥音育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孚嫗伏也粥養也說文雞木畜孚乳而成雞麗亏易而成形也孚說文卵孚也一曰信也徐楚金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枝雅爾雅覚校本相粥之時也作相粥粥呼也云粥與祝通恩意既訓養義何求異解

二月

往耰黍禪

禪單也禪單古字通用單之爲言盡也謂耰黍之事畢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粥音育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艸木而不食亏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祭者用羔是時也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月令仲春天子獻羔開氷以享司寒爲暑憂也

綏多女士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金仁山曰周禮會合男女即此

丁亥萬用入學蔡宸錫曰六丁已亥爲末舉已例餘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用丁篆文明也高氏曰釋采幣以禮神也

祭鮪

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周官春獻王鮪

榮堇采蘩堇音謹

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

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爾雅艸謂之榮齧苦堇注堇葵也本艸謂之旱芹味甘詩堇荼如飴即此爾雅疏繁葉似艾俗呼蓬蒿毛詩箋豆薦繁菹也

昆小蟲抵蚳

昆者衆也由䰟䰟讀若也由䰟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先言動而後言蟲者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蝩卵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由與猶同抵之爲言至也漢志抵冬降着言昆小蟲㠯至蚳類之微靡不蘇動也按周官醢人有蚳醢詩箋貝餘蚳又說文畫也蝩卵从虫从氐音遲作醢必乾其肉㠯粱麴鹽酒成之蚳蝩卵也且饌食之籩與蠃蜃蜃魚類畢之耆說沿訛爲蝩子故傳云爾

來降燕乃睇

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室穴也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人人家內也眄音莧切○燕䳢自呼乙春分來秋分去李東璧曰其來也銜泥巢于屋宇其去也伏气蟄于窟穴

剝鱓

㠯爲鼓也鱓鼉古字通用說文魚名皮可爲鼓史記鼉鱓與處索隱亦作鼉逸周書會稽㠯鼉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埤雅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倉庚鳴可蠶候鵙鳴可績候詩鳴鵙載績是促人績者故鵙鳴傳云善之也

榮芸正月采芸二月榮芸見采之而不盡其榮也

采芑遂也此節見類函舊本闕本艸芑一名地黃二月采根實如蓬麥此藥艸也

三月

參則伏

伏也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金仁山曰參初昏而西没也

主火出火

主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鄭仲師曰三月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舊本錯簡在九月今正之

攝桑

攝而記之急桑也孫月峰曰即月令命野虞毋伐桑柘意

委楊

楊則苑而後記之有苑者柳笺苑然枝葉茂盛

䍧芊

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集韻䍧䍧羊相逐貌羊性善羣傳還儀禮音患

螜則鳴螜音斛

螜天螻爾雅注螻蛄也能穴土一名須鼠

頒冰

分冰以授大夫也月令仲春開冰先薦而後賦之

采識

識艸也本艸識一名苦參陶貞白曰三月采根暴乾此藥艸也

妾子始蠶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禮記疏謂內外子女執養蠶之事

祈麥實

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

田鼠化為鴽

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爾雅注鼫鼠好在田中食粟豆此與記鴈同義

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會經鳴鳩布穀也春耕候

門人 陳昌言 尤興讓 校

夏小正卷弟二

震澤任兆麟文田註

夏

四月

昴則見金仁山曰時日在畢閒故旦昴先見也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盡大正所取法黃崑圃曰再見春初昏秋初晨壹正即此也南門北辰所向王者向明而治故重之

鳴蚻

蚻者虎懸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蚻爾雅蚻蜻蜻注佀蟬而小

囿有見杏

杏也者山之燕者也杏內則鄭注謂君燕食所用之加豆盍略舉常食所用耳杏山果也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鳴蟈

蟈也者或曰屈造之屬鄭氏曰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鳴聒人耳周官蟈氏注今御所食蛙

王萯秀秀當作生月令作王瓜本艸即土瓜四月生苗

取茶

茶也者㠯爲君薦將也爾雅檟苦茶注葉可煮羹飲今呼早取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

秀幽盧召弓曰即秀葽毛詩四月秀葽爾雅葽繞注遠志也幽葽音相近訛尒

越有大旱

記時爾一再記之者閔旱之心切矣

執陟攻駒

執也者始執駒執駒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黃崑圃曰數舍之者不竭其力也

五月

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禮記鄭注三光大火伐北辰也何邵公曰大火爲心伐爲參示民時之早晚北辰北極天之中故皆謂之太辰

蜉蝣有殷

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渠畧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鴂則鳴

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淮南鴻烈解五月陰气動于下博勞應陰而鳴其不辜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時有養日

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黃崑圃曰夏陽舉日冬陰舉夜本始末終陽始陰終也

乃瓜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急一作治

蜺蜩鳴蜩音彫

蜺蜩也者五采具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黃崑圃曰五日上當有三字

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乃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云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任釣臺曰蟬大者蝒小者蟪蛄大黑者范梵名蜩宋名蝘陳鄭名螳蜋蜩先伏土中脫榜而出不食而飲其名召翼見日則鳴微陰之附盛陽也淮南子曰蟬三十日而死

啟灌藍蓼

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韓詩章句陶暢也後漢杜篤傳稉稻陶遂言別其類俾陶遂而疏達也齊民要術五月雨後郎接濕耧耩拔栽是

鴂爲鷹

唐蜩鳴

唐蜩者匽也

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糜音門

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呂覽高氏解糜

關西謂之糜唐韻稷別名孫本草稷黍一類黏者爲黍不粘者爲稷呂三月種者爲上時四月種者爲中時五月種者爲下時終紀亏五月者呂種單言之漢志種穀必雜五種呂備災害也

煑梅

爲豆實也齊民要術有作白梅法調鼎和齏所在多任也

蓄蘭

爲沐浴也離騷浴蘭湯兮沐芳澤蘭也

菽糜疑上文脫出

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閔而記

之此有升誤金本無此節

時有見稊始收此節傳本從戴記移在二月今從關滄本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莊子曰稊米之在太倉注小米李東陽曰稊似稗而穗如粟氾勝之書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宜種之備凶年張稷若曰稊萌葉之可食者如筍蒲椿杞之屬皆可采以爲豆實亦通

頒馬頒同班

分大夫卿之駒也

將閑諸則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詩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煑桃

桃也者榹桃也榹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齊民要術有桃酢法古人讌食加豆有桃諸梅諸王子雍曰諸菹也

鷹始鷙

始鷙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鷙云未摶鳥而習其勢感秋氣之至也黃昆圃曰月令季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後皆畧之不恐壹其詞也

門人吳渭師陸懋曾校

夏小正卷弟三

震澤任兆麟文田註

秋

七月

秀雚葦 雚胡官切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萑葦故先言秀

貍子肇肆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爾雅貍子貄字林伏獸似貙即野貓貓貍虎貍香貍貍也善食禽鼠果惡肅殺之氣而生遂也

湟潦生苹

湟下处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艸也 爾雅苹蓱其大者蘋

爽死 楊氏荀子注死猶盡也

爽也者猶疏也 槮爽林木疏落之貌張衡西京賦橚爽櫹槮謂當秋令木葉始脫衣感肅殺气也

苹秀 苹當作荓

荓也者馬帚也 爾雅注似蓍可爲帚彗

漢案戶

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天河起箕尾閒其長亘天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月昏漢直南也

寒蟬鳴

寒蟬也者蝭蠑也 蝭大兮切蠑當作蟧〇方言蛥蚗關東謂之蝭蟧寒蟬青者蛁蟟黑者蛩與夏蟬異種前時瘖瘂至七月得風露乃鳴九十月寒蛩鳴陰類也蔡伯喈曰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 蔡西山曰織女當斗柄東斗柄直指則織女正東矣

斗柄縣在下則旦

時有霖雨

灌荼

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爲將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 毛詩傳荼雚苕也雚詩作萑孔氏疏亂爲萑葭爲葦豚蓄雚葦可以爲曲杜元凱曰褚蓄也

八月

剝瓜

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

玄校校當作絞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絞蒼黃色謂染采或云夏學曰校古者仲春仲秋皆視學夏尚黑用元于校昭重事也疑亦如月令上丁習樂周官大胥秋頒學之禮然

剝棗

剝也者取也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本艸霜降栗熟其苞自裂而子墜也

丹鳥羞白鳥白鳥鳩也丹鳥氏司閉蚉古時官名如鳥官羅氏養國老之禮

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皇氏曰丹鳥螢火也本艸蚊一名白鳥古今注螢腐艸爲之食蚊愚按又一說言時希革進而毛毨也淮南羣鳥翔注羣鳥試其羽翼也

辰則伏

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初昏則沒

鹿人從鹿麓通鹿人古山虞始從禽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

駕爲鼠

參中則旦

九月

内火内音納

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古者燧人鑽木生火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鄭司農曰三月昏心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昏心伏于戌上使民内火故春秋傳云以出内火是也傳蓋紀時而略政

遰鴻雁

遰往也黃昆圃曰雁向南必在七月中國所不見必當九月見其遰乃記之

陟玄鳥蟄

陟升也玄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蟄何也陟而后蟄也燕北方之鳥北高亏南故陟而后蟄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貉曷各切鼶音斯

穴也者若蟄爾因上語

榮鞠樹麥

鞠艸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唐應德曰麥已續新

舊之穀故乘時爲急齊民要術昏虛中則樹宿麥注在九月

王始裘

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辰繫亏日

傳本不列正文朱子曰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脫也將旦辰見東方如繫于日狀

雀入亏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說文盒蜃屬陽爲陰所化

門人張景鏳景銘校

夏小正卷第四

震澤任兆麟文田註

冬

十月

豺祭獸

善其祭而后食之也

初昏織女正北鄉

織女星名也

南門見則旦盧召弓曰南門朝見東南隅舊本互錯今從徐圃臣斠正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

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玄雉入于淮爲蜃

蜃者蒲盧也說文蚌蜃屬周官注蜃大蛤馬仲醇曰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

十有一月有讀作又

第821册 續修四庫全書

王狩

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此如仲冬大閱之禮順陰義也鄭康成曰凡田之禮唯狩爲備

陳筋革

省兵甲也蔡寘錫曰田獵用獸之後取筋革陳列相察之爲甲爲弓也

嗇人不從

不從者不行盧召弓曰當作不從狩也亏時月也萬物不通詩箋田畯嗇人今之嗇夫也夏書嗇夫馳夏時有此官名嗇夫雖小臣通稱名義實取司稼穡之事古者用民力役在冬時疑必嗇人身率其勞故不從狩也

隕麋角

隕墮也曰冬至昜气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麋陰獸感昜气生而隕角急就篇注麋佀鹿而大冬至則解角目上有眉因目爲名

十有二月

鳴鳶舊本譌作弋說文作鳶

鳶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鳶何也鳴而后知其鳶繚鳶飛翔則天大風

勸駒賁同墳

勸駒也者蚠也賁者何也丞亏地中也賁封吕爲大防也

納卵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之何也納之君也抱朴子曰夏后氏始食卵句宜斷

虞人入梁蔡寘錫曰梁絕水以取魚者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隕麋角

蓋陽气且睹也故記之也傅子駿曰隕麋角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

鷄始乳此節見乾鑿度鄭氏注舊本闕

時陽漸長鷄感而始乳至正月孚粥爲正月紀采芸二月復紀榮芸尒

門人陳王榦孫世楨
內姪張錫範姪慶料校

夏小正疏義四卷

附釋音　異字記

天象圖

嘉慶庚辰孟秋刊

夏小正疏義序

古之人君其勤民之深憂民之切未有若夏后氏者也夫論古斷自唐虞堯之末年鴻水爲害試舜底績舜乃舉禹禹乘四載隨栞疏瀹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於是地平而任土禹貢興天成而正時小正作使後之有國者一經一緯因所宜以出治皆在是矣孔子既錄禹貢于書已乃之杞而得夏時焉弟子三千人顏淵共行藏他日以爲邦問而夫子首告之以此獨怪小戴述禮運既聞孔氏之言矣乃獨取呂不韋月令而夏時一篇惟傳于大戴之書顧大戴記累代不立博士李唐時嘗一列爲經後又廢蓋祿利之途不及焉而習者遂鮮間嘗求其書而讀之上揆天時下察物變以起人事其間祭祀學校之制冠昏田獵之規皆至簡而人不煩至精而物不隱當時所謂撫五辰而凝庶績而爲殷因周監之所自大畧可見而僧一行歎以爲羲和遺迹者猶僅指中星見伏之一端固未盡其義之所存也子朱子纂集三禮亟錄入經其傳稍廣然中古文字淵奧未及有所證明使讀之者渙然而無疑則志學之士猶以爲憾吾友臨海洪百里篤學深思獨好是書仰鑽累年博采諸本旁通他經考其譌闕導其底滯爲之疏義復圖天文附音義以成一家之學使二千餘年古經一旦復明于世其功不亦偉乎

國家敦崇實學宏儒繼起著作之盛超軼前代是編成庶幾與德清胡氏之禹貢同列于四庫以具明姒氏之律度其亦可夫

嘉慶二十年初伏日嘉興錢儀吉謹序

夏小正疏義序

禮徵夏時學傳小正尼山舊業由來久矣嗣是戴記繫其篇隋志出其目二本並行不相蹈襲唐人引經或稱夏小正或稱大戴禮夏小正或稱大戴禮當由專行本小正與大戴本小正時有不同諸家引稱各據本文無俾淆雜宋傅崧卿得其外兄關澮所藏小正卽隋唐以來相承專行之舊本錯簡誤字既爲是正遂旨隱義不可盡通輒取大戴改易關字所幸去留並存注記迄今關本雖亡梗概猶在傅之力也自傅以來傳述代出點竄滋繁或移傳義作篇題或列經文於訓解荼蓤致隔薦蔣一章滌凍擬刪寒日兩字不知也云之例

動立云斗之名未悉焉者之文輒稱者古之倒至于鞠彌彌以相呼蟲魂魂而欲動由胡而重煩其采蔌糜而竟紬於經上屬下屬旣附會以顚連重字重文更任意而增減雉何取元烏重言黑二月稷寧有黍八月伏豈爲心此皆戴記之駮文奚煩校者之重訂今傅氏原本亦不可得世所通傳唯通志堂經解中刻本脫飾闕書譌文羨字又不免焉今爲讎校一主關本有顯係關本脫誤者始爲據大戴增訂其本可通初無違舛悉從關氏不援大戴何則關旣前傳戴有後校集賢藏板于今多見異同政和原書別本並存注釋有關戴二本並脫無可取證者則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補之以大賢

所定猶有可信也傳本有不注闕戴之異而與今大戴板本不同者或係通志堂刊板之譌或係今大戴重校之改擇善而從並注其下升經抵格以傳低行從陽湖夫子校本例也惟是經文簡質傳義奥深習其讀者已難通其說者卒尠不揣譾陋爲作疏義分爲四卷從傅聾也解必衷諸古訓說或資乎時賢但蘄依傳釋經以希篤信好古不至爲向壁虛造之談並盡黜不知而作之論違傳義者雖梁唐舊說必舉正焉鮮依據者雖朱金大儒不敢從焉恪守疏家之前規冀表行時之絕學音讀懼有失眞爲撰釋音一卷星躔慮其乖次併圖天象附焉非敢謂可持問世亦聊以自記所學云爾

夏小正疏義卷一 經傳遵用宋關澮本

臨海洪震煊學

正月啓蟄

言始發蟄也　啓訓發鄭君士昏禮注用之劉熙釋名云啓開也又云發撥也撥使開也蟄義爲藏又爲靜對靜言之爲動月令孟春蟄蟲始振鄭君注云振動也是也對藏言之爲出此始發蟄是也發猶出也鄭君樂記注云蟄蟲以發出爲曉孔冲遠月令正義云蟄蟲早者孟春已出晚者二月始出或說始發蟄爲未出蟄失其義也發蟄者必以雷呂覽開春論云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鄭君注云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月令正義引蔡邕云孟春雷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皆發蟄因雷之義也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戴禮孔子曰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于時冰泮發蟄漢劉歆言周武王伐殷之年二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月驚蟄即啓蟄變啓言驚者避景帝諱也漢志載驚蟄繫諏訾雨水繫降婁三統歷法啓蟄猶在正月也黄氏叔琳謂漢四分歷始以雨水先驚蟄而驚蟄始爲二月節是也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鄉讀日嚮數者說文云計也何休公羊注云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日者何此傳文者何也何也義亦當然也

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　鄭君喪服傳注云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此傳文何以謂之何不謂之義亦當然也山海經云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鴈門北鴈門山鴈出其間鴈所居蓋當大澤高誘淮南注云鴈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漢孕卵鷇也

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如之則鴻鴈也　傳崧卿云遰音遞唐韻逕遰去也遰也震煊案九月傳云遰往也見遰而後如之則鴻鴈也者說文云如從隨也此謂見遰而從隨之則知其爲鴻鴈也傅崧卿據大戴易如爲數非也鄉可計而知鴻鴈不可計而知也必從目驗之

否則以爲億也刻本何字脫從大戴補見遷而闕本舊注而一作如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南鄉鄭君月令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正義云凡鳥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記鴻鴈之遷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必者也遷必往弋也說文入部必從入從弋弋亦聲是必具有弋義也詩雞鳴弋鳧與鴈鄭君箋云弋繳射也孟子云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淮南脩務篇稱其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是鴻最機警有備故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必者也謂不定鄉値人之繳射也而闕本舊注一作如刻本鄉何二字倒從大戴正

雉震呴關本說呴字從傳崧卿依大戴增疏義於凡係關涉本脫誤者題曰關本係通志堂刻本脫誤者題曰刻本有關及大戴各本並誤者題曰舊本

雉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易說卦傳震爲善鳴虞翻注中孚九二亦云震爲鳴是震有鳴義也或云呴與敂聲近說文云敂擊也又云鼓擊鼓也敂鼓並爲擊與此以鼓翼訓呴義通震𡫷按舊讀呴爲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句其頸與此鼓其翼義亦近也黃氏叔琳云肇鼓翼乃鳴雉鳴乃鼓翼此先震後呴義或然也正月必雷雷不必同惟雉爲必聞之正月必雷者王充論衡云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是其義也雷不必同者雷之發聲衆物同應故謂日雷同此時雷聲微衆物不必同應也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聽察先聞雷聲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何必謂之不知經何必記雉震呴也此據上鴻不必雷不必等設問雷則震呴相識以雷者此申釋經所以必記雉震呴義也識者記也若言爲雷記雉震呴云爾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啟蟄以目驗雷雉震呴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愼微之道也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鄭君注引此經魚陟負冰讀之是二者義通也月令正義云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卽本此傳義爲說也陟升訓亦見爾雅釋詁彼云陟陞也陞升同字解者開也解蟄猶言啟蟄云爾蓋魚當盛寒時伏藏水下逐其溫煖至正月陽氣旣上魚因而升背負殘冰以是爲解蟄也鄭君通卦驗注云負冰上近冰也高誘淮南注以魚爲鯉魚云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魚言蟄者大戴易本命云介鱗夏食冬蟄是其義也

農緯厥耒

緯束也緯訓束廣雅有之然此緯當爲韡說文云韡束也從束韋聲音韋作緯聲近假借字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手耕曲木爲耒耒下前曲接耜耜耒頭金也耒耜異材故須束之束義猶合布帛兩端合卷曰束帛義亦猶是也爾雅釋言云厥其也此傳其字正訓經厥字義也其者其農民也農民自爲束其耒豳風所云三之日于耜是也如經止曰農緯耒似束耒專爲農民有也今曰

農緯厥耒著厥字用是見農民特各自束其耒云爾外此有天子公卿諸侯之束耒也故曰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古者天子公卿諸侯稱君子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君子之耒之用也韓非云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關本有耒之耒誤束從傳崧卿據大戴改

初歲祭耒

始用暢以始用暢釋經初歲祭耒義也暢大戴作暢盧氏文弨云暢鬯暢古通用震𡫷按當爲鬯鬯酒也賈逵國語注云鬯香酒所以降神說文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大戴暢下有也字孔氏廣森云國語藉田之禮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祼鬯者蓋以鬯灌地而祭耒與始用暢也者傳釋祭耒之用暢也是也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暢者其曰初云爾七字作一句讀通爲下出也與上言束其耒云爾者同義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者釋用暢所以稱初歲之義初者始也申釋傳始字訓經初字義也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祭祀

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終歲之用祭義如是與初始訓亦見釋詁

或曰祭韭也 記或說存異義也祭韭謂祭用韭爲異於用暘春秋繁露釋四時之祭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囿有見韭 大戴無見字按四月囿有見杏杏非四月始有也四月始可見故曰有見杏囿有韭是正月始有也故曰有韭校者不精援彼增此傳不著闕本大戴之異是闕與大戴本同也此見字直刻本校增耳

囿也者園之燕也 儀徵阮伯元侍郎云燕當爲樊字之誤也震煊按徐堅初學記引作藩藩與樊古字通用高誘淮南注云無牆曰囿意上古簡質囿不設垣牆但如園之有樊家仲子頤煊云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君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凡人君游觀之處皆得謂之燕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入曰斿貢鄭君云斿讀如囿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此經言囿燕當如周禮言囿游矣韭種於園卽以園言之杏植於山卽以山言之古人傳義然也

時有俊風

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 俊當讀如駿釋詁云駿大也南風謂之凱風凱亦大也北爲陰南爲陽易義凡陽俱爲大故南交亦稱大交南風爲大風義猶是也詩凱風自南末章乃稱睍睆黃鳥黃鳥者倉庚二月有鳴倉庚是二月前有南風也一之日觱發謂十一月二之日栗烈謂十二月是皆爲北風至立春盛德發生潛陽騰上時則有南風陽氣之泄也又正月宿直尾箕箕星好風寅氣充滿母乃從子風自午來所時有也畢氏沅云在呂覽謂之巨風高誘以爲是離氣所生凡言時有者不時有春日故條風至矣是也

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合冰水凝也解冰凍釋也未凍謂之水既凍謂之冰論衡云水凝爲冰說文云凝水堅也大戴合冰作合冰諸書說南風爲長養於凝釋生殺並不謂南風與此爲異義左氏昭四年傳申豐云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又云風不越而殺其所云風皆爲南風與邵侍郎自昌云冰非南風不結今時猶然也

寒日滌凍塗 寒日滌一候凍塗又一候也經傳兩候不分繫者二月昆小蟲抵蚳及此爲二也闕本舊注滌一作條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 宋咸熙云周禮條狼氏注云滌除也變除同意孫同元云滌讀滌濯之滌義取更新變更義通也震煊按說文變更也從支緐聲緐治也從緐得聲是變亦具有治義也滌訓除曲禮馳道不除鄭君注云除治也變除同爲治故滌除變更治義通也樂記狄成滌濫鄭君注云狄滌謂往來疾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一氣之變天行之健鄉飲酒義云天地溫煖之氣始于東北東北者寅位正月之所建也

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孔氏廣森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澤詩雨雪載塗傳云塗凍釋也管子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時猶未釋也震煊按距冬至六十日正月中也澤釋並讀如液月令季冬行夏令冰凍消釋陸德明釋文云一本作冰凍消液液音亦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嗛鼠太平御覽引作鼸鼠按爾雅釋獸鼠屬云鼸鼠郭璞注云以頰裏藏食寓屬云鼠曰嗛郭注云頰裏貯食處又按說文口部嗛口有所含也鼠部鼸鼢也鼢音含與頰裏藏食同義以此知字作嗛者指其實作鼸者指其名耳嗛鼠鼸鼠字異義同也或說以鼢鼠鼸鼠則別爲一種伯勞所化所謂犁鼠亦名田鼠非此鼸鼠矣墨子非儒篇云鼸鼠藏蓋如鼸鼬之屬自九月以後蟄藏穴中此正月則正其出蟄之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 率循訓亦見爾雅釋詁說文云循行順也尚書大傳云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餘子畢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頒白者不提攜距冬至四十五日正月節也隨行鴈行所謂行順與孔子曰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亂斯不順矣

均田者始除田也此訓均田爲除田也均古文芍省說文云芍芟也又云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爲發謂之芟芟除同義除如除舊生新之除鄭君周禮注云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菒即槀字枯草根也

言農夫急除田也除田云急者呂覽音律云太蔟之月陽氣始生草木萌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氾勝之農書云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其義也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君注引此經農率均田證之見有此命者爲是時農夫已相率而芍田矣所以爲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疏家不達以田畯當田率當均田違傳義並失鄭意也

獺獸祭魚

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晦菴朱子云與疑作謂震煊按與當讀如譽古譽與字通說文云譽稱也此與之獸猶言稱之爲獸云爾此獸及下兩謂之獸三獸字大戴並誤獻周禮庖人賓客之禽獻注云獻古文爲獸蓋二字互相爲誤此則本獸字而誤爲獻字也其必與之獸何也者問意謂言獺則獸自見不必更言獸今言獺獸據疑爲問非其類也者答意謂獺毛魚鱗種類之別非若豺獸爲同類也

祭也者得多也美其祭而後食之得猶獲也得多謂獺獲魚多也每獲一魚而輒食之雖多獲不見其多矣獲一魚不即食而陳之再獲一魚而又陳之積以至於多而後食之不亟亟於食之也以是爲祭而後食之如人之將食先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示不忘本也月令鷹乃祭鳥鄭君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云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此祭魚傳義當亦如之美善也何休公羊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文亦如是大戴美作善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此復設問者前疑舉獺不必綴言獸此必祭魚何獨加稱獸前荅非其類釋獺所以綴言獸此荅獺祭非其類釋祭魚所以加稱獸周禮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未有稱麋獸鹿獸熊獸麕獸野豕獸兔獸者獺獨專獸名以是爲大之也謂之獸祭何也關本作謂之獸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獸祭傳崧鄭云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祭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月令鷹化爲鳩鄭君注云鳩搏穀也搏穀即布穀列子天瑞篇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復爲鷂鷂鷹屬義與鄭同也高誘注呂覽謂鷹爲鳩特喙直不復搏擊是未變鷹之形也按今春鷹不搏擊無喙直此即鄭志張逸所云眞鷹不變者非爲鳩之鷹也

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楊倞荀子注云改其舊質謂之變鷹爲布穀是并其舊質變之舊質且變不殺不足言矣公羊傳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刻本脫曰字從大戴補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黃氏叔琳云管子農耕及雪釋耕始焉澤即釋也震煊按說文云農耕也此經言農管子言農耕此古訓之僅存者高平曰原下平曰隰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雪澤無高下則原隰俱可耕也管子地員云無高下葆澤以處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周書曰相古先民有夏是謂夏爲古者周人語也古有公田焉者爲下出也焉者爲文春秋公羊傳有之宣六年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云焉者於也是其義也古言謂古之遺言墨子非儒篇云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先服者始作服也管子乘馬篇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者事也孟子云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孔氏廣森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未有公田周之遂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其遺跡也孟子曰唯助爲有公田然則小正言公田者何蓋藉田也先服公田謂庶人終于千畝季弟坎煊云史記外戚世家武帝公田百頃以賜姊漢志使耕三輔公田公田猶言官田爾

采芸

爲廟采也呂覽伊尹說湯菜之美者有陽華之芸高誘注云芸芳菜也說文云芸艸也似目宿鄭君月令注云芸香草也種于圃者謂之菜生于野者謂之草草之可食者亦謂之菜小正凡言采者皆采之于野者也則許鄭以芸爲草義是也閩本采芸下舊注芸似邪蒿可食刻本邪蒿譌作邪曰初學記所引是邪蒿今據以訂正蒼頡解詁亦云芸似邪蒿香美可食黃氏模云芸即蒿菜震煊按淮南時則訓芸始生高誘注云芸蒿菜名則黃說是也廟祭用芸無聞焉爲廟采也傳崧卿注云關本一爲廟采也震煊按刻本此處有誤太平御覽引小正作爲朝采也或闕本廟本爲朝一本作廟故傳注及之朝義猶早芸須早采者爲二月將榮不足采矣詩言終朝采綠終朝采藍朝采之義與此同與

鞠則見

鞠也者何也星名也則見者歲再見爾天官書星無名鞠者盛氏百二柯氏龔竝謂鞠爲杵臼星篆文臼似日日乃匊字轉譌爲鞠臼四星在危北正月晨見于東方丁氏杰云臼星小而暗古人用黑紀小正未必以之爲候是也戴氏震云鞠讀爲噣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廣森云噣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震煊按鞠虛星也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織女正東鄉者昏斗柄懸在下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法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者昏候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北陸虛矣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歸見而後伏伏而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於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月昏伏至正月晨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也其謂虛爲鞠者按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徂之爲存與古人本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以是謂虛星爲鞠星也陽湖孫淵如觀察云鞠虛聲相近也刻本見者誤見也從大戴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云蓋讀如詩蓋云歸哉之蓋鄭君詩箋云蓋猶皆也蓋記時也云者釋經凡言昏旦星者皆爲記時也云爾明此經通例也僞書考靈曜云日入三刻爲昏大衍歷議云古歷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然則此啟蟄中星應去日九十六度初昏參中則日應在營室也也云足句亦見下十月傳或讀末云字屬下經文斗柄縣在下爲句非也

斗柄縣在下柄關本舊注一作杓刻本杓誤斗大衍歷議引作杓與六月斗柄舊注同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斗柄北斗杓也著明也明參上中於午檀弓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龍角者大角也直亢星上正月之昏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斗魁南上枕於午則杓北下擕於寅矣今時正月初昏猶然也

柳稊

稊者發孚也孔氏廣森云發孚發芽也震煊按孚當爲采字之誤也說文云采古文穗采孚形近故致誤說文穗禾成秀也詩彼稷之穗傳云穗秀也易大過枯楊生稊陸德明釋文云稊楊之秀也孔沖遠易正義云稊者楊柳之穗並與古訓合今見楊柳初秀時纍纍垂下正如禾穗發穗爲稊漢唐遺義猶可稽也

梅杏杝桃則華四月囿有見杏五月煮梅六月煮桃此著其始也曰則盡其辭也

杝桃山桃也傳專釋杝桃爲三物也傳崧卿云古今字書有杝無杝音移亦無訓爲山桃者爾雅榹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杝桃也者山桃也杝當作榹蓋傳寫之訛震煊按初學記引此文亦作杝惟陸佃禮記解引作榹則傳說是也

緹縞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爾雅釋草云薃侯莎其實媞郭璞注云夏小正曰薃也者莎蔏媞者其實即引此傳文也縞作薃隨作蔏緹作媞文異音義同鄭樵爾雅注謂莎即香附子則宜所在有之故淮南覽冥訓以路無莎蘋爲災異此節傳文闕氏原本及通志堂刻本俱有訛外闕本縞也者莎隨也下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縞侯莎緹也者之緹作縞舊注縞一作口按闕文當是緹字大戴本正作緹刻本先言緹之緹誤得緹先見之緹誤縞今並從大戴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舊讀何以謂之小正爲句戴氏震云何以謂之四字句絕小正以小著名也戴氏本從大戴作小正以著名也云小正以著名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日縞緹而名其物候日緹縞著即動著之著震煊按大戴脫一小字當從闕本何以謂之者問經記此緹縞何義也據不知爲問小正以小著名也者釋經所以記緹縞之義小者謂動植之物以動植之物著名於經此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也鄭君箋詩彼茁者葭云記蘆始生者著春田之早晚著字義與此同也此重問申釋與雉震呴傳同意如戴所說不日縞緹而名其物候日緹縞義已具上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二句中不煩重問申釋也

雞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程氏瑤田云相粥者相粥粥呼也相粥粥呼也者已成雞而呼聲粥粥也震煊按此粥當讀如生鬻之鬻樂記毛者孕鬻鄭君注云鬻生也藝文類聚引京房占云正月建寅律爲太蔟雞雊孳尾柖搖生聚易緯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雉雊雞乳孳尾及乳並爲生義也闕本傳首脫粥字從傅崧卿依大戴增

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程氏瑤田云正說蓋讀桴如卵孚之孚方言云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孚如禾采初開未孚者言已伏始化猶未破殼而出孚則已出而成雞矣或說則讀桴伏爲一字謂方伏卵時也震煊按莊子云嫗雞摶狸此嫗字義也又云越雞不能伏鵠卵此伏字義也桴訓嫗伏者桴古文孚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卵化曰孚音芳付反說文孚從爪子徐鍇謂鳥裒恆以爪反覆其卵是孚與嫗伏義通也粥爲養者粥古文育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正說粥生爲卵或說粥養爲雛二義異也黃氏模云桴粥當爲孚育韓詩外傳曰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則不成爲雛

二月往耰柔禪柔當爲睞古文省說文云睞和田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然則此言往耰睞者謂往耰新田及畬矣詩采芑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采芑亦二月候也正月除田發土爲發二月往耰之以耒推塊亦事用漸及之義也晉灼漢書注云以耒推塊曰耰

禪單也舊說皆以禪爲單衣謂往耰者始著單衣惟畢氏沅易傳文作殫盡也震煊按暮春春服成是衣單袷之時在季春三月也二月耰者著單衣經典無聞焉古文禪單字通單殫字亦通單亦訓盡不必改殫始爲盡也氾勝之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弱之春候地氣始通土塊散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勞之草生有雨澤耕重勞之古曰耰今曰勞曰平摩其塊曰勿令有塊曰耕輒勞之曰耕重勞之皆此耰字義也曰和土曰和之曰和氣即此睞爲和田義也曰趣時曰以此時耕曰和氣去即土剛亦即此耰睞期於殫盡之義也桓寬鹽鐵論云大塊之間無美苗國語鄭語云夏禹能單平水土單爲盡單平者亦令民盡平摩其田也刻本單字脫從大戴補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助當讀爲沮沮止也傳不食其母正釋沮止字義也沮止不食也厥其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者言羊之性蓋非必其所生之子而後乳養之即他羊所生者亦乳養之養莫善於是也此釋經所以記初俊羔助厥母粥之義不設問何以謂之省文也闕本舊注蓋一作羔

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善樂喜羔

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 朱子云煮疑作暑盧氏見曾戴氏震大戴本並改煮爲暑震煊按煮當爲暑字之誤也夏有暑祭者謂夏后氏時有備暑之祭蓋獻羔啟冰是也月令獻羔開冰在仲春之月詩七月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鄭君箋云獻羔而啟之孔正義云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是備暑之祭用羔正在此時故云夏有暑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云不足善樂者謂時當啟冰而有大羔可供祭事宜若爲可善可樂然鄭君考工記注云羊善也樂有大義此善字正訓羔樂字亦訓大喜則兼有善樂二字意也大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者此正釋經之記俊羔非爲善樂大羔足供祭事是喜羔之生至此成大羔耳與羔者謂稱之爲羔也小曰羔大曰羊大羔應稱羊此與上與之獻同義羊腹時也者羔須乳時常不離於母羊之腹俊羔乃始離之而自能爲生矣羊腹時三字正釋經母粥字義也羔在羊腹下跪乳君子取焉正說善羊之養或說喜羔之生二義並存皆申明沮止不食於其母之意也闕本羔羊作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今從闕本舊注一本作

綏多女士 闕本綏作綏字誤也唐人引經並作綏從傳崧卿依大戴正女士據傳當作士女臧氏琳云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則今本作女士者誤倒也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綏安訓見爾雅釋詁及周書諡法解臧氏琳云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安女震煊按續漢志引漢昭帝冠辭云欽順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用二月冠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君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鄭君箋云楊葉牂牂三月時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時並二月娶婦之義也冠以成人娶以成婦順成之固所以安定之也

丁亥萬用入學

丁亥者吉日也 孔氏廣森云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丁不必亥亥爲天門先王貴焉故舉以言之震煊按儀禮少牢饋食日用丁己鄭君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敬謹此入學但用丁意亦取其教學丁寧之義而馬融說月令又以爲日用丁尙文明也丁不必亥舉亥以該其餘後漢書注引詩汜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是舉亥之義也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大學也 公羊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大夏夏樂也又云萬者何干舞也言干容兼戚也月令正義云干舞稱萬者何休公羊注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謂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也震煊按竹書紀年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爲舞又不自禹始矣儀徵阮侍郎說讀萬當如厲即發揚蹈厲之義按干戚皆爲武舞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鄭君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象武動作與發揚蹈厲之義合則侍郎說是也夏之大學蓋東序是

謂今時大舍采也 今時者作傳者自謂其時也從來說作小正傳者未之能詳也傳崧卿謂戴德撰傳陽湖孫觀察云大戴之記述而不作傳文古質疑有所受之亦出於先秦孔子之徒而不可考震煊按以今時舍采之禮定之傳非漢以後人作也漢已無復行舍采禮者故諸儒說舍采之義不定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君注云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元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呂覽仲春入學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是五說者不定也後人率本鄭君讀舍采爲釋菜是也文王世子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此舍菜用萬是有舞也舞用干戚是授器也舞授器者對不舞不授器爲大與曰大舍采明非小者之比也

祭鮪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 據初歲祭耒不言祭暢 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記鮪之至有時釋祭鮪之義也物不闕於時者固不必記也美物也鮪者魚先至者也者言時物誠可美而物之以時至者不獨一鮪特爲鮪至之先者

交記之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申釋經記祭鮪爲鮪記非爲祭記也其時者即鮪至之時也孔氏廣森云鮪魚無鱗口在頷下似鱣而味美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鮇鮪畢氏沅云高誘曰鮪魚似鱣而大

榮菫

菜也 此訓菫爲菜也畢氏沅既据說文有菫菜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又疑菫當爲蓮蓮蒿也周禮有蓮菹震塡按周禮醢人加豆之實有芹菹鄭君注云芹楚葵也釋文云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蓮依徐邈所讀則與菫之居隱反同音此當木爲芹假借作菫也若說文菫本字在爾雅謂之齧一名苦菫不專以菫稱郭璞注云今菫葵也儀禮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鄭君注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云夏秋生葵不應二月已榮二月已榮則夏秋不可得用生葵矣內則菫荁滑之鄭君注云冬用菫夏用荁此菫應謂乾菫菫冬用乾則在二月亦不得作榮也爾雅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草云水芹一名水英陶注云二月三月作英時可作菹及瀹食之彼云二月作英與此二月榮菫義合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菫爲菜菜草之可食者此亦兼釋經榮字義也大戴菜也作采色初學記引經祭鮪下有采芑注云芑音杞蘧也今本無之或以采色即采芑字之譌

采蘩

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 蘩由胡訓亦見爾雅釋草謂蘩一名由胡此釋經蘩字義也由胡者蘩母也者申釋由胡又一名蘩母一物三名也陸璣草木疏引蘩母作旁勃廣雅云蘩母蒡葧也傅崧卿於此不著關戴木異同疑大戴本初亦如此今大戴本作蘩出胡者蘩母也蘩蒡葧也外錯難讀或反据彼駁文以易小正單行本非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皆豆實畢氏沅謂合釋菫蘩是也菫爲芹芹菹爲豆實見周禮詩采蘩傳云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鄭君箋云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是蘩爲豆實之義也

昆小蟲抵蚳 昆小蟲一候抵蚳又一候也二候同傳與寒日滌凍塗同意

昆者衆也猶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 昆者衆也四字連讀通釋經昆小蟲義也衆謂小蟲易義大爲一小爲衆與此謂小蟲爲衆義通也猶魂二字句絕此專釋昆字義也昆猶魂者此昆當讀如運古昆與軍通故鶤雞字或作鶤焜煌即煇煌昆邪亦作渾邪運動之運从軍得聲與此昆字音義通也魂亦運動故昆猶魂云魂也者動也者申釋昆猶魂義也孝經援神契云魂芸也芸芸動也白虎通云魂少陽之氣故動不息彼雖說魂魄與此魂動字義通也小蟲動也者又申釋昆者衆也之義也考工記云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屬言非一也是亦衆之義也

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萬物至三字句絕此與十一月傳云陽氣至同義動謂昆著謂衆著者見也說文衆作眾从㐺目衆意三人同目見者衆也此經先言昆而後言小蟲也**抵猶推也蚳蝗卵也爲祭醢也** 抵猶推者說文手部抵云擠也擠云推也推云排也轉注義通也蝗與蛾蟻字音義並同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螘其子蚳周禮鼈人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杜子春云蚳蛾子也賈公彥疏云蛾子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說文云周禮饋食之豆有蚳醢蚳讀若祁皆此物也

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言取盡物也言推不盡物也何休公羊注云爲取悉意辭也文選西京賦云獲胎拾卵蚳蝝盡取國語魯語云蟲舍蚳蝝斯不必取之義也

來降燕乃睇

燕乙也 說文云乙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呼自鳴爾雅釋鳥燕燕鳦本作乙俗加鳥說文引明堂月令云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 降下訓亦見爾雅釋訓經於九月言陟元鳥蟄則必有出蟄之時莫能見之故但據家曰來降也鄭君禮記注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 睇訓眄曹大家幽通賦注用之云睇眄也說文眄衺視也睇目小衺視也南楚謂眄曰睇眄莫甸反燕巢云室亦通卦驗云白露燕子去室同此稱也刻本眄誤盻從大戴正**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室何也摻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戴氏震云突穴即燕

之所為似穴而突出者也震煊按大戴曾子制言下篇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盧辯注說突如鴆鴆謂鳥疾飛也鴆而入穴鴆而出穴今燕似之突穴取與室何也者謂取燕之突穴而解之為室也不稱巢而稱室此用為疑左傳燕之巢幕上鄭君月令注亦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摻泥者取泥也廣雅釋詁云摻取也方言云斂物而細曰摻郭注摻音素檻反而就家者就歸於人之家也人人內也者入人之家內也爾雅釋宮云其內謂之家李巡注云謂門以內也孔氏廣森云內房室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刻本摻誤操從大戴正

剝鱓鱓闕本鱓作鼉左右互易字書無之從大戴

以為鼓也說文云鱓魚皮可為鼓李斯上書云樹靈鱓之鼓字亦通作鼉大雅云鼉鼓逢逢鼓象雷聲故雷出冒鼓在此者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也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說文云鼓春分之音是也

有鳴倉庚

倉庚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爾雅釋鳥倉庚商庚鵹黃楚雀一物四名方言云齊人謂

之摶黍長股之名無闕焉莊氏述祖謂商庚下有脫文長股也三字當承後文蛾也者之下義或然也

榮芸金履祥云芸至是始華也程氏瑤田云芸華始作於二月從仲春至季秋舒英不歇者閱八月百華氣候無長於此者

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

稊者所為豆實張氏爾岐云稊萌蘖之可食者如筍蒲椿荑傳云荑茅之始生也鄭君箋云可以供祭祀周禮醢人朝食之豆有茆菹鄭大夫讀茆為茅云茅菹茅初生鄉師大祭祀供茅菹杜子春云以茅為菹若葵菹也此皆所謂豆實之義也蘇頌云白茅春生芽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可噉是也傳崧卿云闕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

三月參則伏

伏者非亡之時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戴氏震云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震煊按日所在之宿謂之繫非伏也伏者去日近也凡星西去日躔三十度許則昏而伏於西方東去日躔三十度許則晨而見於東方小正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是時參西去昴不及三十度故伏也畢氏沅云大衍歷議曰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日參則伏

攝桑

攝而記之急桑也孔氏廣森云攝讀如爾雅葉聶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貌震煊按楚辭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注云攝葉不舒展貌也此攝讀當如之桑者蠶所食急桑者妾子將始蠶也傳於除田言急於桑言急所麥言急衣言急農桑衣食之源國家之大務故皆操切之使相逮及也

萎楊萎闕本舊注一作菀

楊則苑而後記之經曰萎傳曰苑萎謂苑也古萎委字通何休公羊注云委積也鄭君禮運注云苑積也是苑委義同也楊苑者謂楊之長條踐地垂也苑又與菀通詩有菀者柳傳云菀茂木也楊則苑而後記之不得比於桑也曰則盡其辭也刻本苑作花闕本舊注一作苑按花苑並苑字形近誤從大戴正

羵羊

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記變爾羵當為羵聲之誤也說文云羵羊相積也羊相積者謂羊相羵積而死也集韻云羵積羊疫傳言相還即謂經羵積義也方言云還積也積同義相還猶言相相積也蓋羊性寒因煖而變漢書五行志云暑歲羊多疫死是也死喪謂之變於易五陽為夬為三月是當九五莧陸夬夬莧山羊也闕本舊注羵羵一作羵羵集韻云羵羵羊相逐兒逐當為還字之誤

或曰羵羝也或說羵為羝羝牡羊也詩羔羊傳云小曰羔大曰羊此二月初後羔三月成牡羊矣侯果說易遯九三羝羊觸藩云三互乾兌乾牡兌羊故曰羝羊亦夬象也

螢則鳴

螢天螻也螢一名天螻見爾雅釋蟲郭璞注云螻蛄也方言云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黃氏叔琳云今謂之土狗也邵氏晉涵云螻蛄穴地而生立夏後夜鳴聲如蚯蚓刻本螻誤螻從大戴

頒冰

頒冰也者分冰以接授大夫也頒訓為分禮記祭義頒禽隆諸長者鄭君注亦云頒之言分也接讀如廣雅釋詁云接徧也以接授大夫也者謂徧授於大夫也左氏昭四年傳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其出入也時食肉之家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此徧授之義也火出於夏為三月此經二月獻羔開冰公始用三月分冰徧授大夫亦其時也

采識

識草也識與職蘵字形聲相近爾雅釋草云蘵黃蒢也說文云黃蒢職也周禮職方氏樊毅修華嶽碑作識方氏古文用字聲近並得通也郭璞爾雅注云蘵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孔氏廣森云按顏氏家訓云蘵味苦河北謂之龍葵月令孟夏苦菜秀梁世講禮者以為即此若然此采識亦候之早於月令者

妾子始蠶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妾蠶妾賤者也子女子貴者也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其曰子尊之也范甯注云子者人之貴稱彼雖說男子此女子亦當然也先賤而後貴先卑而後尊此用為疑也左氏傳載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諸臣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則蠶妾固給使役之人也事有漸也者此釋先後之義也何休公羊注云漸者物事之始先見之辭言自卑

事者始也者此申釋事有漸義也崔寔四民月令云清明節令蠶妾理蠶室蠶妾為執卑賤之事者理蠶室為蠶始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鄭君注引此經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證之是二文義同也皇侃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與傳義違也刻本脫先字從大戴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月令正義引皇氏說云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蓋即本此傳義為說也孔氏廣森云養長養蠶也宮蠶宮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婦事莫重於蠶故昏禮戒女詞云夙夜無違宮事

祈麥實

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管子輕重戊篇云麥者穀之始也月令麥秋至在四月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在三月鄭君注云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所承寢廟可知[illegible]所祈亦當在寢廟也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越古通作粵爾雅釋詁云粵于也說文云粵審慎之詞者從亏從宷亏於也宷悉也馬融注書微子越至于今云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此越有小旱猶言于是有小旱云爾春秋考異郵云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鄭君月令注云陽氣盛而常旱是於周易三月之卦澤上於天夬夬柔乘五剛陽氣盛也刻本時誤事從大戴正

田鼠化為鴽

鴽鵪也爾雅釋鳥云鴽牟母郭璞注云鵪也鵪即鶉之異文家仲子頤煊云說文作雒禮記作鴽列子釋文引小正作鴽皆鵪聲之異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經言化傳言變化訓變也說文七變也從到人七即古化字也荀子正名篇云狀變

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盡其辭謂曰化不盡其辭謂不曰化楊倞荀子注云化遷善也田鼠害稼爲鴽不復害稼以是爲善之也莊子云田鼠化爲鴽鴽亦鵪類也刻本脫下而字從大戴補

拂桐芭

拂也者桐芭之時也拂音義近放淮南齊俗云拂於四達之衢高誘注云拂放也此拂讀如之猶言放桐華云爾芭古文葩省說文云葩華也此闕本無者字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今從闕本舊注一本作

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或說讀拂爲彿彿然之拂爲異於正說讀拂如放拂猶茀茀廣雅釋訓茀茀茂也葩言生者若易大過言楊生華矣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周書時訓云清明之日桐始華候並與此同也蔡邕月令章句云桐木之後華者攤之故曰始亦此始生之義也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相命猶言相呼也鳴訓命者春秋繁露云鳴而命者謂名此鳩爲鳴其聲也亦其名也詩宛彼鳴鳩傳云鳴鳩鶻鵰爾雅釋鳥鶻鳩鶻鵃孫炎注云鶻鵃一名鳴鳩舍人云今之班鳩樊光云鶻鵃春來冬去東京賦云鶻鵃春鳴謂此鳩也傳崧卿云闕本自鳩言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傳承由胡者繁母今以大戴禮正其誤

姪聘陞校

夏小正疏義卷二

臨海洪震煊學

四月昴則見初學記引此經有注昴星名三字按爾雅釋天云西陸昴也西陸朝覿於周爲三月覿此爲蚤歲差法也夏時四月日躔在參昴與日躔相距三十度許故得於東方晨見也陳子龍云昴宿舊云七星或云六星近測之實三十六星會以遠鏡日驗之陳說信也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孔氏廣森云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畢氏沅云大衍歷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震烺按孔引天官書是也畢引歷議爲非蓋天官書所謂南門非若今之所謂南門在庫樓之外者也若果南門在庫樓外則天官書但云其南兩大星可矣何以云其南北也習史記者不得其說則謂北字衍文不知所謂南北固即亢之南北星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正此文而說之云南門者亢上下之星也亢四星曲而長故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小正以識亢星所在也據邵所說亦不以南門爲庫樓外之南門也今實測圖亢四星狀如彎弓其南星抵黃道其北星抵赤道而兩星並不大於其中兩星者或古明而今晦也且庫樓外之南門已入地平下不見雖江以南人無以候之作小正者固無取爾也惟南門即亢星七月以前昏見九月以後晨見是一歲再見也四月日躔在參是時日入戌初昏參加戌則亢加午是南門正也大正古刑官名義具周書嘗麥解彼云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是大正嘗以四月正刑也其云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于戶西南向是大正法南門之正而位南向也其云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是自軒轅以來有大正官也其云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是夏亦有大正也其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楹之間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

伐無頫正刑有擬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是王重刑故重大正也末云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是歲一舉行此法也典猶法也舉行此法之時祀南門是之正于南故曰益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札古文蛰省蝒屬也爾雅釋蟲云蛰蜻蜻樊光注云鳴蛰蛰者方言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蛰郭璞爾雅注引小正寧縣作虎懸按神農本草經云蚱蟬生楊柳上別錄云蚱者鳴蟬也殼一名楉蟬蚱與蛰楉蟬與虎懸皆聲相近王充論衡說復育轉而爲蟬蟬之去復育與龜之解甲虵之脫皮鹿之墮角同論疑復育楉蟬爲一物也復育亦虎懸之轉聲然則此寧縣當爲虎懸與

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以正月囿有韭傳例之燕亦當爲樊字之誤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君注云每物有蕃界也樊蕃藩古字通用也

鳴蜮

鳴蜮也或曰屈造之屬也傳鳴蜮也大戴作蜮也者下當有脫文有或說者必先有正說也畢氏沅云周禮秋官有蟈氏鄭司農云蟈讀如蜮蝦蟆也攷說文蜮與蟈同字是不必改讀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鼓造亦蝦蟆又詩有戚施說文作鼀鼃鼀與造古聲相近然則造即鼀字矣震煊按周官蟈氏掌去鼃黽鄭君注云齊魯之閒謂鼃爲蟈說文云蛐鼀詹諸以脰鳴者蛐鼀即此屈造蛐屈聲亦相近也蛐爲鼀屈造爲詹諸故曰之屬黃氏模云蜮也者下脫長股也三字廣雅鼃蛃長股也蓋據夏小正傳爲釋義或然也

王萯秀

王萯草也管子地員云剽土之次曰五沙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大萯即王萯青秀之秀即此秀也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鄭君注云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正義謂鄭一疑王瓜是王萯與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詩七月正義引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又疑七月采非四月已秀震煊按此秀當讀如秀而不實之秀謂華也四月始華驟至其實足采可至七月矣家仲子顧煊云注家破讀詩箋王萯秀葽其是乎謂王萯爲葽非也穆天子傳云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葽可知萯葽二物非萯即葽也詩箋秀葽蓋當下秀幽爾

取荼

荼也者爲君薦蔣也此荼即下七月灌荼之荼雚葦秀也薦藉也蔣席也七月傳云荼雚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彼蔣即此蔣也褚者貯也前年七月貯之爲今年四月用之以薦蔣此今年七月貯之爲明年四月用之以薦蔣故曰爲蔣貯之也荼之貯在七月荼之用在四月何也荼也者爲君薦蔣也而蔣之成必在四月也蔣既成始取前年所貯之荼而用之無蔣則無所用荼也此以知經記取荼蓋爲蔣記也說文云蔣苽蔣也又云苽雕苽一名蔣淮南云潭淩苽蔣高誘注云苽蔣實也其米曰雕胡苽字亦作菰廣志云菰可以爲席溫於蒲是也廣雅釋器云薦蔣廗也蔣與蔣通廗即席字也韓非云夏禹作爲蔣席謂此也禮記正義說爲茵云每將一幅飄合爲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此薦蔣當亦如之說文云蔣薦席也薦與此薦蔣義應同黃氏模云金仁山本作取荼秀解曰即若荼秀誤讀破句也顧寧人仍其破讀改訓爲茅秀按茅必秀於七月四月無可取也震煊按經云取者謂取之於貯荼之室非於野也於野不言取也傳云爲君薦蔣正釋經取字義也

莠幽

張氏爾岐云莠幽未詳詩幽風四月秀葽得非以葽幽聲相近而誤與毛奇齡曰小正秀幽詩秀葽也爾雅葽繞棘蒬郭注今遠志是也震煊按詩四月秀葽鄭君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莠葽即此莠幽葽一聲之轉也季弟坎煊云戰國策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鮑彪注云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漢書禮樂志云豐草葽孟康注云葽草盛貌也幽葽聲本相近幽言其色茂葽言其草盛義亦不相遠也然則此莠幽謂莠草始幽茂云爾並爲本字無煩改讀也

越有大旱

記時爾春秋繁露云水干土則大旱大旱之時必有大雩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君注云春秋傳曰龍見

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是也傳云記時爾者明經但爲記旱非有記雩意也陰陽家謂水絶已四月建巳故極大旱

執陟攻駒阮侍郎云陟當爲騭牡馬也金壇段若膺大令云陟與騭古今字騭升也陟亦升義牡能乘牝故曰陟三月遊牝四月縶騰以節制之

執也者始執駒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經傳執並讀如縶淮南時則訓云執騰駒月令作縶騰駒是縶爲執義也縶也者始縶駒明經所縶之騰爲駒也騰與騰同意皆爲乘匹騰駒猶言騰駒矣離之去母也者正釋經縶字義也周禮鄭司農注云執駒毋令近母縶而升之君也者申釋縶字義也詩白駒云縶之維之傳云縶絆也此謂施之羈絆則可以升之君閑矣攻猶習也閑習與衛是必教之文選思元賦云縶騕褭以服箱服箱即此服車義也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教之始也大畜九三云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教之終也數舍之者爲駒飭其力也

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參七星伐三星本二星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參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然古參與伐則爲一星春秋演孔圖云參爲斬伐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鄭君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春秋公羊傳云伐爲大辰何休注云伐爲參伐也盡其辭曰則也五月日躔在東井之末參體遠距日躔在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大衍曆議云五月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伐闕本舊注一作牧

浮游有殷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浮游古蜉蝣字甲蟲似天牛而小有角殷讀如殷其盈矣之殷詩傳亦云殷衆也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注云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方言謂蜉蝣秦晉之間謂之蟝蠶說文云螶蟦皆字異而實同也陸璣蟲魚疏云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朝生而暮死者淮南子云浮游不過三日又云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稱有何也有見也据昆小蟲不稱有爲問有見也者釋經所以稱有義也有見者不盡見也詩葛藟亦莫我有鄭君箋云有識有也彼識與此見義同也

鴂則鳴

鴂者伯鷯也鴂當爲鶪鷯當爲勞皆聲近假借字也爾雅釋鳥云鶪伯勞也張華禽經云伯勞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說文云鴝鵒似鴂而有幘以此言之然則伯勞似鴝鵒而無幘者與詩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爲殺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故以其音鳴郭璞爾雅注云伯勞似鶷鶡而大鶷鶡爲百舌鳥也

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辜之猶磔之韓非云所辜磔甚衆呂覽鶪始鳴高誘注云伯勞夏至後應陰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磔之而鳴與此傳不辜之義不合他書無及鶪不辜者謹闕之以俟博聞范家相云月令是月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故曰不辜之時善之者善其以鳴鳩相命儆夫濫刑者也

時有養日

養長也孔氏廣森云養之言羕也韓詩曰江之羕矣震煊按爾雅釋詁云羕長也羕養聲近此假借字也月令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長至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長日永皆此養長義也鄭君書注云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

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孔氏廣森云一猶或也言夏至之氣或在月初或在月終無定日故但以有言之鄭君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月初爲本月終爲末古時語如此也震煊按周禮司爟注云鄭司農云三月本時黃昏心星見于辰上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亦謂月初爲本闕本有養日云也作時養日之也舊注其記曰有養日云也今從闕本舊注

乃衣瓜

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乃為急者穀梁定十五年傳云乃急辭也是其義也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瓜必巾以絺綌所謂衣瓜為大夫倮之士疐之則不衣也庶人齕之直食之而已此食瓜有衣是天子諸侯之事也郊特牲戒諸侯之辭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鄭君注云記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正義云種植此瓜華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是瓜雖細物而古者天子與諸侯有所懲戒於此也此云衣也者始創衣也創之為言懲也言始懲創於瓜而衣之也詩七月食瓜此五月容有蚤者故以為始戒之宜蚤是所當急也闕本此節經傳本作乃衣瓜乃衣瓜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舊注一本乃衣瓜乃衣瓜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按闕本有舛誤今從闕本舊注一本

良蜩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良古文蜋省爾雅釋蟲云蜩蜋蜩郭璞注引此傳作蜋蜩者五彩具采亦古文彩字也孫炎云蜋五色具色猶彩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又蟬有五色灰而黑者蝬黑而赤者蜺小而青者蠽與蠛有文者螗螓也惟蜋蜩則五色具備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古文蝘省蟬屬也下傳云唐蜩鳴者匽也是匽即唐蜩之未鳴者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興起也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而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是蟬以化轉而成形化轉非生也故曰不知其生之時故言猶古言也之興五日翕述經文也之興猶言其興也古之與其字義通孟子皆悅而願為之氓周禮注引作而願為其民高誘注呂覽之子云之其也皆與此傳義同

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月十五日而望故望者亦十五日之名也淮南說林訓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按此十五日而翕十五日而伏合兩十五日適得三十日也蛻者非死也

故曰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經云乃伏傳云而伏者而訓乃也古乃而字義通燕禮大夫不拜乃飲鄭君注云乃猶而也賈疏云轉乃為而者乃是緩辭義與此通也翕合訓見釋詁此合讀如合樂之合謂爗聲俱作翕如也

啟灌藍蓼

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刈藍以染鄭君注云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正義引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本此傳義為說也啟訓別者啟為開合則聚開則別也說文云別分解也陶而疏之者此陶讀如廣雅釋詁云陶除也詩良耜以薅荼蓼薅亦為除也齊民要術種藍法云藍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接樓耩拔栽之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云薅治令淨是除草務盡即此陶除義也云栽之相去八寸是行列稀疏即此疏字義也管子小匡云別苗莠列疏遬與此疏字義同灌為聚生者古訓灌為叢叢或作藂因轉為聚說文云叢聚也陸佃埤雅引小正作灌沐藍蓼說云灌澆灌也沐剃也與傳義違所不取也

鳩為鷹義具正月鷹則為鳩傳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志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乃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荅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震煊按月令紀物候不如小正之周密小正正月鷹則為鳩五月鳩為鷹六月鷹始摯始摯者即學習也惟五月鳩已為鷹故于六月可言鷹始摯若月令不先于五月著鳩為鷹于季夏何言鷹學習乎張逸雖强為之說非其義也鄭君注禮于月令屢言其失是也

唐蜩鳴

唐蜩鳴者匽也唐古文螗省匽即前之興五日翕之蝘詩如蜩如螗傳云螗蝘也義與此同爾雅釋蟲螗蜩郭璞注云夏小正曰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按唐胡皆大名唐蜩胡蟬其義同也詩正義引陸疏云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是也螗蜩即蝘此既記蝘之興矣又記螗蜩之鳴何明未鳴時為蝘既鳴而後為螗蜩也蝘之始為興中為翕終為伏鳴也者其在興與翕之間翕者鳴之盛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者心也左氏襄九年傳云咮爲鶉火心爲大火爾雅李巡注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五月日躔在東井之末是時日入戌初昏東井加戌則心加午午爲中也戴氏震云大火中夏以建午之月合乃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交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心中種黍此傳申說大火中之義也或即以種黍二字爲經文非也心中種黍鞠榮樹麥傳例同也尚書考靈耀云心星昏中可以種黍是其義也

菽穈刻本此穈字及下文穈並誤作穈字書所無從大戴正

時也或通種黍菽穈時也作一句讀通爲大火中傳文非也下云菽穈已在經中者謂此菽穈二字已列爲經也經中菽穈有二隕穈角有二隕穈角者十一月有之十二月亦有之菽穈者大火中後有之煮梅蓄蘭後亦有之此並記于經之義也菽穈者謂用菽葉作羹而以米和之也時也者謂記此菽葉可爲穈之時也詩采菽采菽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中原有菽傳云菽藿也正義云菽葉謂之藿說文云藿菽之小也米部穈云糝也糝云以米和羹也周禮醢人酏食糝食司農云糝食菜餗蒸荀子云藜羹不糝藜亦藿類也太史公自序云藜藿之食檀弓云啜菽飲水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說種豆二月中旬爲上時三月中旬爲中時四月中旬爲下時晚者五六月亦得此五月豆葉可采爲穈其三四月所種詩七月亨葵及菽其五六月所種

煮梅

爲豆實也周禮饋食之籩其實乾蕪鄭君注云乾蕪乾梅也籩實而此云豆實者竹豆謂之籩故亦得謂籩爲豆豆者薦葅醢器也禮記內則有梅諸正義引王肅云諸葅也如梅葅則又合用豆矣

蓄蘭蘭香草也緣葉紫莖易緯通卦驗云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生冬至月始生夏至月始蓄亦陰陽終始之義也名醫別錄云蘭草四月五月采

爲沐浴也文選神女賦云沐蘭澤含若芳李善注云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此蘭爲沐義也楚詞九歌云浴蘭湯兮沐芳此蘭爲浴義也初學記引劉義慶說云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浴蘭湯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君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鄭風溱洧爲上巳祓除之詩云方秉蕑兮毛傳云蕑蘭也是亦蘭用爲沐浴之義也

菽穈

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閔而記之以已也鄭君檀弓下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已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者謂經文前已有菽穈此又言菽穈嫌重見故据爲問云此時爲何也義具前菽穈傳疏是食短者短少也缺也爲是時食穀短少故常以菽葉爲穈也閔而記之者閔讀如春秋傳閔雨之閔謂憂也春秋僖三年經云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傳云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如穀梁所說重記不雨爲閔此重記菽穈亦爲閔其義通也閔食短是亦有志乎民者也禹告皐陶曰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其勤民食甚矣刻本經上衍經字從大戴刪

頒馬

分大夫卿之駒也頒訓分與三月頒冰爲分冰同義四月縶駒升之君五月分駒于卿大夫事有序也如二月獻羔開冰君始用三月分冰以接援大夫皆閔月而澤及于下其義同也梁玉繩云古者游牝于牧合君卿之馬在一處及生駒則君頒之大夫卿士各有等數是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閑讀如易良馬逐日閑輿衞之閑謂習也將閑諸則法也則謂將習之于法也則法訓亦見爾雅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義與此同也孔氏廣森說離駒爲離母之駒梁玉繩云將閑諸則者君之駒當教之以法而生駒難習故取離駒納之以爲倣效也離駒蓋教習之駒傳訟鄭云闕本自是食短以下止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闕本舊注柄一作杓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蓋當依依尾也孔氏廣森云此斗柄謂斗衡也正在上謂正南也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天官書曰衡殷南斗言當尾者尾與南斗相近震熗按斗柄者斗第五星至第七星也三星通謂之斗柄亦曰斗杓淮南天文訓斗杓爲小歲高誘注云第五至第七爲杓是也斗杓恆指龍角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斗杓攜于申申當西南隅故曰不在當心當心謂當中也淮南天文訓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與日相當亦謂當中爲當心也過中則倚說文云依倚也蓋以八方準十二辰午爲當中未申爲當倚依尾也讀依如尾義也楚辭九辯云時亹亹而過中兮亹亦尾字也斗建法六月斗柄指未七月指申此謂六月斗柄已指申者據五月時有養日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養日夏至中也如夏至在五月初則立秋在六月末矣是六月斗柄已指申也加夏至在五月末則六月之末未及立秋斗柄尙在未也未申同爲西南隅其爲當倚義同也又嬴縮歷日在赤道南行疾赤道北行遲日行疾則天行見遲故斗柄正月初昏指寅者六月末初昏可指申矣日行遲則天行見疾故斗柄六月末初昏指申正月初昏已指寅也

煮桃

桃也者梔桃也梔桃也者山桃也山海經云邊春之山多桃郭璞注云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按古文梔也是亦訓桃爲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有桃賈疏謂是濕桃云濕者是煮之之義也內則桃諸王肅云諸菹也釋名釋飲食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

鷹始摯

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摯讀曰鷙說文云鷙擊殺鳥也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君注云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以此證彼則鷙與攫搏義同也正義云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攫搏即說文擊殺鳥之義也諱殺者畏殺也史記范雎語秦王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謂刑殺人而無所畏忌也周穆王作甫刑而言曰朕言多懼畏殺也刻本傳首脫始摯二字從大戴補

夏小正疏義卷三

臨海洪震煊學

七月秀雚葦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秀讀曰秀小正凡秀皆作秀假借字也爾雅釋草葦醜芀郭璞注云其類皆有芀秀是也文選七命方疏含秀李善注云秀華也然則此未秀亦謂未華云爾孔氏廣森云雚如葦而小中實未秀則下言菼蘆是也

狸子肈肆刻本脫肈肆二字從大戴補大戴狸從才孫觀察云狸狸皆艸書貍字之誤說文貍伏獸似貙

肈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肈訓始爾雅釋詁周書謚法解俱有之肆爲遂尙書肆類于上帝史記作遂類于上帝是遂肆義通也說文㒸從意也㒸即古文遂貍子之意在搏物至此月而始得從其意也莊子逍遙遊云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郭君周禮射人註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曰擬度曰必獲是從意之義也

其或曰肆殺也殺而陳尸曰肆故殺肆爲殺肆殺訓亦見廣雅錢氏大昕云肆與殺聲相轉也此不曰殺而曰肆者亦諱殺之辭也孔氏廣森讀肆如禮故書肆儀云肆殺者始習搏殺也爾雅貍子貄衆家作肆倘亦取此義名之與震煊按如孔說則肆殺也三字通爲句謂所肄習者殺非以殺訓肆字也

湟潦生苹

湟潦生苹也者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孔氏廣森云湟隍也有水曰池無水曰湟七月雨盛湟之潤者亦爲潦故曰有湟然後有潦孫觀察云說文潢積水池湟假音字震煊按文選南都賦云朝雲不興而潢潦獨瘵左傳潢汙行潦之水並潢潦同稱此湟當爲潢是也下處讀如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流通也說文艸部苹云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即今之薸是也有潦關本舊注潦一作潢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爽當爲來字之誤也來古文萊省爾雅鷹來鳩郭璞注云來當爲爽字之誤說文云蓋二字形近每互相爲誤此則本來字而誤爲爽也說文云萊蔓華也爾雅釋草作釐蔓華釐來二字古通讀萊來二字古通用也爾雅既有釐蔓華又有蕕蔓于同物也釐卽此之來蕕卽此之猶蔓華蔓于音聲近也說文云蕕水邊艸也文選子虛賦云其埤溼則生藏蕕軒于張揖注云軒于蕕草也郭璞爾雅注亦云蕕蔓于一名軒于後漢書馬融廣成頌云格韮菹于李賢注云于軒于也一名蕕生水中於依此言之蕕草生于水邊埤溼之地秋潦盛則沒入於水中浸淫久則必死故承上文湟潦生苹而記之也苹以積水久而生蕕以積水久而死一生一死通見秋水之大也然則此猶字亦當爲占文蕕省蕕草一名萊或字省作來或來通作釐或來訛爲爽一名蔓華一名蔓于一名軒于一名于一名蕕字或作蕕一名蕕草一名猶疏一草有八名也或讀爽爲鷞鳩鷞鳩者鷹也未聞鷹七月而死也或謂鷹多殺鳥而取其死者以祭因名曰爽死則未聞死爲祭名也或說爽爲爽草名夏枯草之屬夕句草于夏至死故曰夏枯草何以能至七月也蔡德晉說爽猶疏如周禮臣妾聚斂疏材此時疏材旣死則可收斂按周禮鄭君注云荼茅秀疏材之類此萑葦七月正秀何言死也

苹秀

苹也者馬帚也　此苹當讀爲荓孫觀察云苹說文作荓馬帚也震煊按爾雅釋草云荓馬帚郭璞注云荓似蓍可以爲埽帚此苹旣釋爲馬帚草則經莠亦當讀曰秀華也季弟坎煊云管子地員說草土之法蒲下于萑萑下于葦葦下于蔞蔞下于荓荓下于蕭然則荓亦蔞蕭之屬爾雅苹蘋蕭與荓馬帚爲同物也

漢案戶

漢也者河也　河天河也賈逵左傳注云天漢水也或曰天河詩維天有漢毛傳亦云漢天河也

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案爲直者淮南案度程高誘注云案視也說文云直正見也從乚從十從目目所以視也視見義同故案直訓通也戶者南北戶也夏后氏世室世室之制每室四戶漢南見於南戶亦北見於北戶以是謂直戶也直其正義此正南北卽申釋直戶之義也七月日在翼是時日入酉初昏翼加酉箕斗加午參井加子爾雅釋天云箕斗之間漢律也漢南直箕斗是正南也北絡參井之間是正北也正南北不斜倚也七月正南北八月則斜倚矣左傳昭十七年疏云八月之昏天漢在箕斗之間於是時天漢東北斜列于天是也刻本案戶下衍漢字從大戴刪闗本舊注南或作爲按爲非也史記龜筴傳云漢正南北江河固期與此亦同蓋亦秋水方至百川灌河之候也

寒蟬鳴

蟬鳴也者蝭蠑也　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云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蓋此蟬不鳴于夏故謂之瘖蜩得秋風霜之氣乃始能鳴旣鳴爲寒蟬未鳴爲蝭蠑故曰蟬鳴也者蝭蠑也爾雅云蜺寒蜩此指其旣鳴時言也云蜓蚞螇螰郭注云卽蝭蟧一名蟪蛄司馬彪莊子注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卽蠑之異文此指其未鳴時言也傳意謂蝭蠑爲而後爲寒蟬也孫觀察云蟬與解俱以單得聲可讀爲蠑音蚳蟬蟧卽是蝭蟧字今俗亦呼之後世音蝭爲提蟧爲入聲始不知爲何物矣

初昏織女正東鄉　鄉讀曰嚮戴氏震云織女三星極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織女初昏織女正東嚮孔氏廣森云織女兩距小星恆嚮諏訾之口七月初昏斗中析木加午則諏訾加卯故織女正東嚮震煊按孔說是也爾雅釋天云諏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今實測圖織女兩距小星恆嚮營室宿之南星尚不及東壁於奎婁更遠也七月初昏箕斗正加午則室壁正加卯奎婁加寅寅東北隅也織女嚮卯是爲正東嚮若嚮寅則不得云正東矣

時有霖雨　月令孟秋之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鄭君注云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震煊按宿直畢者亦七月也漢書律歷志實沈初畢十二度是也畢好雨故于是月有霖雨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云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記此者宜豫爲備也

灌荼

灌聚也灌木訓叢說文云叢聚也故灌聚義亦通也此灌即蓄聚之聚周禮地官有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蓄聚之也荼雚葦之秀也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雚葦之秀即上秀雚葦是也秀爲荼者詩予所捋荼傳云荼萑苕也萑即雚字正義云萑苕萑之秀穗也蔣四月取荼傳爲君薦蔣之蔣家仲子頤炬云褚當爲褚字之謂春秋傳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云褚蓄也震煊依褚與貯古字通謂積貯也周禮廛人注貨物藏褚于市中釋文云褚本作貯又作褚是也爲蔣褚之爲明年四月薦蔣貯之也此褚之正申釋灌聚義也詩八月萑葦傳云蒙蓄萑葦可以爲曲也彼貯之爲蠶曲此貯之爲蔣蔣其爲蓄貯之義同也說文云菼雚之初生此萑未秀爲菼義也爾雅釋草云葭蘆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此葦未秀爲蘆義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孔氏廣森云三統歷立秋旦畢八度中處暑旦井初度中參在井前夏時星候數參七月參已得旦中矣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八月參中則旦爲失傳蓋依比例經文寫者失之誤綴下章之末此複衍則旦二字當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正月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足以明之矣震煊按七月初昏觜觿加卯龍角加申是時晝夜近平自昏至旦首尾應歷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加午者爲當中斗魁枕于午衡殺于亥杓攜于寅故曰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如正月初昏候也

八月剝瓜

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說文云剝裂也裂曰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傳云剝瓜爲菹也此畜瓜讀如旨蓄之蓄謂剝削淹漬以爲旨蓄也蓄瓜之時也者明經剝瓜爲記瓜可爲蓄之時剝與蓄義相足也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校比校也釋名云事類相似謂之比校具相似之義此傳若字即訓經校字義也綠當爲褖字之誤也儀禮士喪禮褖衣鄭君注云古文褖爲緣此緣字大戴又誤爲綠鄭君詩綠衣箋云綠當爲褖故作緣轉作綠字之誤也其致誤之故正與此同也詩箋云褖衣黑此褖色二字正申釋元爲黑義也褖稱色者釋名釋衣服云褖衣褖然黑色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元鄭君注周禮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云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是元之色難定須以褖衣之色爲比校得之故曰若褖色然也婦人已嫁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云婦人未嫁者衣之則未成人者不在此數也或說未嫁爲未成人失其義也儀禮喪服傳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鄭君注云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足以明之矣張氏爾岐云時藍蓼既成可染也詩載元載黃亦在八月

剝棗

剝也者取也剝訓取亦見廣雅蓋本此爲義方言云撲聚也撲剝音義同聚取形聲轉也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鄭君注儒行力行以待取云取進取也此取與者不俟其零即剝擊而取之以是有進取趣取之義也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

栗零

零也者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零訓降零也爾雅釋詁云降墜落也墜即零字剝取進辭也零取後辭也故云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韓非云秦饑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果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與之然則棗栗亦足以濟穀之窮也故謹記其時

丹鳥羞白鳥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鄭君注引此文證之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正義云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熒火今按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養

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震熻按崔豹古今注云螢竊草爲之一名丹良一名丹鳥食蚊蚋焉此與皇侃說同也閩爲古文𧕎省說文云蟁齧人飛蟲也從蚰民聲或作蟁從昏昏時出也俗作蚊𧕎蟁也從蟲両聲古文煩重後寫者或省作閩或即以閩爲蚊字非也蚊說文俗蟁字也蚋亦古文蜹省字林云蜹小蚊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白鳥蚊也本此爲說也羞也者進不盡食也鄭君月令注引作養也者不盡食也此羞字當爲養字之誤也上重其養者也句既以養義釋經羞字下何煩復提養字釋之當云養也者進不盡食也此申釋重其養義也此傳例然也

辰則伏

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初學記注云辰房星孔氏廣森云辰農也說文解字曰農房星爲民田時者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震熻按八月日在角是時房星與日躔相距不及三十度人而不見者謂入日距三十度以內則昏時不見于西方也

鹿人從

鹿人從者從羣也 從羣也三字通爲一句讀此訓人從爲從羣也人讀如方言人兮之人亦如禮注相人偶方言云沅澧之原凡言相憐哀謂之嘳或謂之無寫江濱謂之思皆相見驩喜有得亡之意也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君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賈公彥儀禮疏說相人偶爲以人意相存偶依此諸義此從羣也者亦謂聽從其羣正釋經人從之義也說文云从相聽也从卽從字又云羣輩也周書諡法解云從之成羣詩吉日云或羣或友又聽從其羣輩以是爲相人從也亦相見驩喜有得無之意也或者誤讀謂從訓羣則不得其解義矣范家相云從羣也者言如人之從羣是也

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 養者養生也蓋人猶仁仁生物故爲養離與麗通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善之猶善走說文云鹿鹿羣善走云善走即此善之義也詩小弁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鄭君箋云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桑柔瞻彼中原甡甡其鹿箋云鹿相輩偶行甡甡然衆多也正義云鹿相輩類偶匹爲親善之意凡此諸說皆足與人從從羣之義相證明也

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離爲旅行亦如伉儷孔氏廣森云離麗也牝牡偶也鹿偶而[illegible]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著不言幽故不記其偶牝記從羣而已震熻按幽當爲古文𪊍省與麀同說文云麀牝鹿也或作𪊍幽聲石鼓文麀鹿速速君子之求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未可知之故不言也

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率之也 或曰人從者或讀如人之相從也如人之相從也者大鹿自在於外放置小鹿於其內而率之也以在大鹿謂之率在小鹿謂之從大鹿者牡鹿小鹿者牝鹿也以下也大爲陽小爲陰是於周易八月之辰當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荀爽說大者陽也物倡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倡從而和之无不利也

鴽爲鼠 傳在三月所謂變而之不善也君子記變而之善以爲喜記變而之不善以爲懼也此鼠即田鼠也八月爲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正月則又將出矣所記田鼠出者是也

參中則旦 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八月參中則旦爲失其傳孔氏廣森謂四字本七月寫者失之誤綴于此是也說具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疏義

九月內火

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說文云內入也自外而入也九月房縶于日心比下房不及十度是爲內入[illegible]覩伏爲深矣左氏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與此候同也

遰鴻鴈

遰往也 注云往者說文云遰去也往與去同意鄭君論語注云往猶去也揚子法言云鴻非其居不居非其往不往書正義云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文選西京賦云上春候來季秋就溫

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主古文作丶說文云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周禮司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禮說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夫文戌火爲威故爲禁焚萊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記絕止人縱火在諸蟄之前義亦然也

陟玄鳥蟄

陟升也玄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爾雅釋詁云陟陞也陞與升古字通廣雅釋詁云陞上也陟爲下自上而下也陟爲上自下而上也今秋燕翔空數飛上者將蟄之候也晉中興書云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此蟄字義也金履祥云元鳥去多蟄于島岸間土穴中邵氏晉涵云今燕蟄毛羽盡脫多藏海濱坻岸或在深山空木中關本升誤并從大戴

熊羆豹貉鼶鼬則穴注舊本鼶鼬作鼬鼪爾雅釋蟲鼶鼠郭璞注云夏小正日鼶鼬則穴孫觀察云鼶鼬當從爾雅注所引作鼶鼬古無鼶字震煊按爾雅鼶鼠是鼶郭璞注云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是鼬之與鼶異名同實也鼶音斯似鼬之鼠也

言蟄也云蟄潛藏也穴爲蟄者周官穴氏掌攻蟄獸鄭君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詩正義云熊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淮南墜形訓云熊羆冬藏修務訓云貓貉爲曲穴皆其義也豹鼶鼬之蟄他書無聞焉此經正月田鼠出則必有蟄藏之時鼶鼬雖非田鼠然亦爲鼠屬故應蟄也左氏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月令云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漢書五行志云雷歸入地孕毓根荄保藏蟄蟲是發蟄以雷穴蟄亦以雷也尚書大傳云雷之徵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雷畢八故蟲亦畢蟄也日則盡其辭也此畢蟄之義也正月啟蟄此其先出者與言蟄也舊本作若蟄而戴氏震盧氏見曾大戴本並作言蟄也今從之

榮鞠

鞠草也鞠古文蘜省爾雅釋草云蘜治蘠郭璞注云今之秋華菊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說小正者辨焉月

令木堇榮鞠有黃華則不復辨也

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此申釋經記榮鞠之義也榮鞠爲樹麥之時急者汲汲毋失其時也樹種也管子云九月種麥說文云麥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云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此寒候也國語周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駟卯房星也云駟見而隕霜者孟冬候也具者備也此衣裘言其始彼冬裘具言其備義有先後也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八月獻良以爲王九月服之九月獻功以待十月頒賜于羣臣也

辰繫于日月辰房星也繫讀如九兩繫邦國之繫謂聯綴也八月日躔在角故房則伏九月日躔在房則房且繫綴于日矣不言日繫于辰而言辰繫于日者小正重在言天體以定時不重在言日月五星也重言日月五星者後世法也

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蓋讀如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論語云蓋有之矣孔安國謂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曰言之信者曰謙不欲盡誣皆此蓋字義也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鄭君注云大水海也爵雀字同說文云蛤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厲千歲雀非常有而又謙不欲盡誣其無有故云蓋有矣非常入也

夏小正疏義卷四

臨海洪震煊學

十月豺祭獸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正月獺獸祭魚傳云祭也得多也得多而後食之以是爲祭而後食之也何休公羊注云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君注云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亦謂十月豺祭獸也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乃者急辭也故覗此爲蚤

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大衍歷議云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方伏非見也震煊按營室加午則亢應加亥非僅伏也且在日前晨見矣竊謂此經十月初昏南門與四月初昏之南門不同也在四月初昏南門正傳既云南門者星也此十月初昏南門見傳又云南門者星名也不已複乎

小正傳例無此也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傳云織女星名也則前此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傳不云織女星名也五月參則見傳云參也者伐星也則前此正月初昏參中二月參則伏傳不云參也者星名也以後統前明其爲一星也八月辰則伏傳云辰也者謂星也則後此九月辰繫于日傳不復云辰也者謂星也以前統後亦明乎其爲一星也小正傳例皆若此也五月經稱大火九月經但稱火于是傳兩釋之此兩南門經無異辭而傳兩釋之者以此見十月之南門與四月之南門非一星也按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東井一日天之南門張衡亦云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也据此則此所謂南門者其東井星與小正十月日在箕是時日入酉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矣故曰初昏南門見謂見于東方也東井自三月以前初昏常見于天四月伏五月繫于日則初昏不見六月以後晨見于東而初昏仍不見及此十月初昏即見故日及此再見矣此正釋經文初昏二字義也亢南北兩大星名南門東井八星亦名南門古人簡質不嫌異實同名也此經七月湟潦所生名荓馬帚亦名荓禹貢導汧及岐至于荊山導嶓冢至于荊山二山也同名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二水也同名其猶是乎

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說文云烏孝烏也浴當爲㑥或御字之誤讀加劇說文云御勞也勞劇也方言㑥倦也㑥與御通倦即倦字也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徼谻受詘集解郭璞云谻疲極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取之索隱司馬彪云谻倦也引說文云谻勞也燕人謂勞爲谻漢書蘇林注谻音倦谻之谻顏師古云谻音與劇同依此諸說御㑥谻皆即倦劇之劇皆從谷得聲寫此經者㑥或省爲俗或御省爲俗後因譌爲浴也烏㑥也者謂烏勞而倦飛也李時珍言烏鴉反哺冬月尤甚故謂之孝烏亦謂之寒鴉尤甚者即倦劇之義也說文云乍止也廣雅釋詁倦亦訓止乍倦同爲止此飛乍高乍下正釋倦㑥字義也

時有養夜

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云長夜者夜漏五十五刻也若日之長也云釋經有字義也有者不定有也記長日在五月記長夜不在十一月者五月時有養日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謂夏至或在五月初或在五月終也夏至者日長之極也然則冬至或在十一月亦應如之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假令冬至在十一月本則先冬至三日夜之長固在十月末也邪鄭五經析疑云漢制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是也過冬至夜雖猶然長而已有日短之勢且君子于冬至喜日之轉長不取夜之猶長也日夜所以有長短者天文錄云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晝短夜長也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故晝長夜短春秋分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晝夜長短同也梁昭明書云修日養夕養夕即此養夜義也云字足句傳中廣見之正月初昏參中傳云蓋記時也云六月鷹始摯傳云摯云故言摯云五月時有養日傳云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云也與此也云義亦同大戴本云爲玄屬下讀玄雉後校者所改也舊本脫傳首時有養夜四字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補

雉入于淮爲蜃

蜃者蒲盧也 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鄭君注云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左氏昭十七年傳丹鳥氏司閉者也杜預注云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入大水爲蜃是也蜃又名蒲盧者山海經云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僕纍爲蝸蒲盧爲蜃也盧與蠃音義同國語吳語曰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魏書云自遭喪亂率乏糧穀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皆是物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織女星名也 史記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孔氏廣森云十月日在析木之津析木東升則諏訾正北故織女北嚮織女恆嚮諏訾也震煊按織女三星其一星極明兩距小星恆嚮營室宿之南星十月日躔在箕初昏營室加于午所謂定之方中是也是時夜最長應歷七辰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嚮子是正北嚮也詩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君箋云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也

十有一月王狩

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 狩訓田也時田者謂宜在此十一月也冬獵爲狩申釋時田義也兵者守國之具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而兵者凶器不可預設故因蒐狩而習焉爲田獵謂之田田必有所躪蹍謂之獵爲國守備謂之狩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爾雅云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小正不言三時者田以冬爲主也鄭君禮記注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又云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管子五行云令民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春秋公羊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休注云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其義與小正及周禮爾雅違不知而作也

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陳列也省觀也陳爲省者陳列而觀之也春秋經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傳云陳魚而觀之矢訓陳也公穀經文作公觀魚于棠其義與此陳爲省觀意同也孔氏廣森云筋弓也革函也震煊按筋以爲弓因謂弓爲筋猶革以爲甲因謂甲爲革也弓爲五兵之一經舉弓以該其餘傳曰兵見所省者不至于一弓也承上王狩言之因大獵省之鑄軍實也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刻本脫傳首陳筋革三字從戴補

嗇人不從

嗇人不從者弗行 嗇人謂農人也說文云田夫謂之嗇夫大戴禮四代云嗇民執功皆謂農人也不從訓不行也說文云從隨行也詩七月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鄭君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曰處曰居皆與此弗行義同也月令云專而農人無有所使在季冬紀候遲也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時是也書舜典惟時懋哉史記作維是勉哉皋陶謨庶[illegible]時作皆若是湯誓時日曷喪作是日何時喪皆以時爲是也公羊傳云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然是月也萬物[illegible]此傳申廣不從之義言不惟農人弗行也鄭大[illegible]而農事皆自[illegible]通不遍者閉塞之義也月令季冬之[illegible]因而閉是其候也然亦僅逮是月過此爲十二月則[illegible]

元駒

賁矣

隕麋角 刻本麋誤麋從大戴正後同

隕墜也 隕訓墜王逸楚辭注用之詩氓云其黃而隕毛傳云隕隋也釋文云隋字又作墮說文隕從高下也隋落也隕磒字通又云隊落也隊即墜字詩摽有梅傳云隋落者梅也方言隋脫也墮隋字同脫者解脫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同此候也

麋角隕記時焉爾 孔氏廣森云日人實反篇中日皆多作曰實曰字也唐石經書日皆爲曰其音芈之日欽上以別之震煊按史記律書云陽氣冬則宛藏于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日冬至即此曰冬至字也陽氣上舒即此陽氣至始動義也太元元攤第九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此諸向生義也鄭君易注云蒙者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與此蒙蒙義同也律書云萬物剖符甲而出符音孚與此符字義

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

同也禮記熊安生說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孔沖遠說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此麋角隕之記時義應亦如是也

十有二月鳴弋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金履祥云弋當爲鳶今雩霽霜風之晨則鳶鳴震煊按弋當爲鳶聲之轉也爾雅釋鳥云鳶周鳶一名周即子規鳥也史記歷書云昔自在古歷建正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與秭鳺先滜秭鳺即子規之異文先滜者先鳴也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漢書律歷志諏訾初立春中驚蟄今小正既以啟蟄冠正月則以月中氣爲主可知也蟄日爲夏至中氣故傳爲發其凡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中氣者必在此月之中每月中氣皆如是也漢上易圖謂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非也今如啟蟄在正月本則立春在前年十二月末故子規之鳴於孟春容有在於此月者也或云弋子規鳥即左氏所謂青鳥氏司啟者也夫曰司啟未有不先鳴者也[illegible]周燕燕鳦司啟司分二鳥[illegible]

玄駒賁

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蟻即蛾字也檀弓蟻結於四隅鄭君注云蟻蚍蜉也爾雅蚍蜉大者螘釋文云螘亦作蟻是螘蟻同同也廣志云木蟻曰元駒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蚼蟓梁益之間謂之元蚼駒與蚼古字通也賁讀曰奔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知篇云吾見元駒之步步亦走也齊隰朋云螘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蓋得和煖之氣多故雖嚴寒之時陽氣稍動而即走於地中也黃氏模云經之記此以驗陽氣之升而爲啟蟄之兆矣是也

納卵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根謂之本爾雅釋言云柢本也韓非解老云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蔡氏德晉云卵蒜小蒜也其根如卵邵氏晉涵云卵蒜即後世之獨瓣蒜也震煊按古今注云卵蒜俗謂之小蒜則蔡邵說是也然此卵蒜實謂大蒜禮記內則有卵鹽鄭君注云卵鹽大鹽也管子五行篇有卵菱亦謂大菱說文小蒜名䔽爾雅釋葝䔽山蒜本草云小蒜野生者一名䔽大蒜爲胡蒜曰胡曰卵皆大名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陳思王鷂雀賦云頭如果蒜卵果蓋一聲之轉十二月納卵蒜于君他書無聞焉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罛者也　蔡氏德晉云虞人澤虞也入梁始漁也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是也震煊按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鄭君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罟罛者取魚之器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他書字並爲罔或爲[illegible]作罛者一切經音義云罔古文罔网二形同淮南時則[illegible]亦作罛罛羅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illegible]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illegible]氣也今小正獺祭魚發蟄並在正月虞人入梁在十[illegible]與王制魯語所說先後不同者禮家異說各據所聞[illegible]令季冬命漁師始漁鄭君周禮𠩄人注引作漁師爲梁則始漁爲梁其義一也

隕麋角

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傳崧卿云月令仲冬麋角[illegible]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illegible]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失之矣震煊按傳說非也孔沖遠月令正義引此經而說之云節氣早者則麋角十一月解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是唐人尚不以爲傳失也畢氏沅云經重記之傳亦重解之其說是也惟其重記之故呂覽音律篇云歲且更起高誘注云且將也說文云睹旦明也從日者聲徐鉉新附字云曙曉也曙即睹字且睹者謂陽氣將曉也淮南俶眞訓云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樂記蟄蟲昭蘇鄭君注云蟄蟲以發出爲曉十二月隕麋角爲將曉正月發蟄爲始曉以漸而及也故記之也者申釋經所以重記義也經中凡候重記者二菽麋也隕麋角也二者皆重記于經者也隕麋角者十一月有之十二月亦有之菽麋者大火中後有之煮梅蓄蘭後亦有之此重記于經之義也菽麋爲閔食短食者人之所以生隕麋角爲記陽氣陽氣者人之所由生故皆重記之也十一月言陽氣始動十二月言陽氣且睹亦馴致其道也是於周易乾之姤曰潛龍勿用龍者陽氣也龍云潛者陽氣潛動於地下也即日冬至陽氣至始動之義也乾之同人曰見龍在田龍云見者即陽氣且睹之義也小正一書皆以驗

陽氣扶陽抑陰之道也
故於傳末終言之也

西湖街富文齋刻

釋音

小正 禮記注其書存者有小正陸氏釋文正音征爾雅釋文小正之盈反史記學者多傳夏小正索隱小正征政二音邪鳥爾雅疏云夏小正者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是宋人讀小正如正名政音也

正月 公羊釋文正月音征又音政

蟄 王制昆蟲未蟄釋文蟄直立反呂覽蟄蟲始振蘇高誘注蟄讀如詩文王之什莊子蟄蟲始作郭象注讀蟄如執

鄉 許亮反月令鴈北鄉釋文鄉音向

數 所矩反一音所

長 丁丈反

遰 傳崧卿音遞孔氏廣森音逝畢氏沅依鄭易遰讀如明星哲哲之哲音制

呴 初學記云呴古[illegible]字古豆反說文有雊無呴他書或以呴為吼字藝文類聚引作鴝集韻云鴝音菁鳥聲雊鳴也說文以鴝為鴝鴝字或讀呴如敂

識 音誌申志反

緯 讀為韓說文韓于非反音韋舊讀緯束也音偉

耒 月令親載耒耜釋文耒力對反字林云垂所作力佳反又力木反

暘 關本舊注音穀傳崧卿本依大戴作暢孫觀察云當為暘古無暢字

囿 穀粱築郎囿釋文囿音又[illegible]十目反苑也

滌 關本舊注滌一作條周禮條狼氏釋文條音滌徒歷反鄭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釋文滌范音迪徐徒嘯反

煖 月令煖氣早來釋文煖乃緩反又音暄

嗛 初學記音下簟反張氏爾岐音戶監反太平御覽引作鼸音同

率 所律反循也禮注農率均田釋文率所類反謂田正與傳義不合

均 荺同于敏反黃氏叔琳讀如字云墾治之徧孔讀為秖正月秖田所未有也

獺 王制獺祭魚釋文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

芸 初學記音魂說文芸似目宿王分反月令芸始生釋文芸音云

則見 音現後同

參中 月令昏參中釋文參所林反中如字徐竹仲反後放此

柄 詩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釋文柄彼病反

縣 懸同大衍歷議引作大懸

著 張慮反後同

稊 初學記音苦兮反易枯楊生稊釋文稊徒稽反大戴字作梯事類賦引作荑文選原隰荑綠柳李善注云荑與梯音義同

学 讀為采采古穗字也舊讀如孚甲字

梔 初學記音斯爾雅作欐釋文郭音斯又音雌文選蜀都賦云欐桃函列李善注云欐心移反張音夷非

緹縞 音提浩爾雅作媞藹釋文媞尼兮反藹胡老反說文作縞

隨 爾雅注引作隋釋文弋垂徂規二反

桴 孚同音敷方言雞伏卵而未孚音赴月令注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釋文孚如字一音芳付反

粥 關本舊注音育程氏瑤田讀如罥音之竹反諸氏錦讀如字祝雞聲也

嫗伏 傳崧卿云按記嫗伏嫗音於具

伏音扶又然攷禮記注以體曰嫗釋文嫗紆甫反又於具反漢書五行志雌雞伏子顏師古注伏音房富反公羊傳伏雞搏貍釋文伏扶六反**助**讀爲沮止也音辭呂反張參五經文字音七絮反**母粥**傳本舊注音育**夏**讀如夏小正之夏戶雅反**冠**古亂反**取婦**取娶同白虎通引作娶**大學**大讀爲太初學記引作太**舍采**初學記舍音釋周禮春入學舍采釋文舍采音釋菜然如鄭司農或說及高誘並讀采如綵不爲菜**鮪**于軌反字林云于九反**堇**讀爲芹音勤又居隱反黃音謹**蘩母**舊讀如子母之母宋咸熙云毋當讀若無不作父母字**抵**說文抵擠也丁禮反與抵字異**蚳**周禮注蚳蛾子釋文蚳直其反徐長梨反說文讀若祁**螘**蛾蟻字同宜綺反**卵**月令毋卵釋文卵力管反後卵蒜同**推**說文推排也從手佳聲他回反**取**且宇反文選蛾蜂盡取李善云取蒼苟切**睇**詩箋題之爲言視睇也釋文睇大計反易音睇于左股晁氏云睇音題迎視也廣韻云睇土雞反**乙**孔云乙音軋與甲乙之乙非一字然詩傳燕燕鳦也正義云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是音軋者特郭璞之一音唐人原讀若甲乙字也**眄**莫甸反音麪字通作眄或讀爲攀去聲非也**鱓**鼉同月令注鼉皮可以冒鼓釋文鼉大多反又徒丹反**亡**音忘太戴因讀作忘孔云亡音無**攝**如字孔讀如爾雅葉聶釋文聶之涉反合也**䍧**讀爲說文䍧羊相積也於僞反積疾智反周氏春讀䍧羽鬼反音委**還**孔讀如環戴云還環古通用范家相音旋**羝**丁兮反字林云牡羊也**螜**初學記音斛爾雅螜天螻釋文螜胡木反說文作蠽音轄**采識**音職爾雅作蘵釋文字又作職諸弋反**執養**餘亮反**長**展兩反**駕**孫觀察云駕當爲鴽說文鴽牟毋也或作鴽今從如誤然經典相承並作駕讀亦爲如月令田鼠化爲駕釋文駕音如鴽毋也**鵪**鴽同烏含反禮記集說陸氏引小正作駕鴽也**芭**萉同昔巳反初學記引作萉**鳴**集韻相呼也也音命**昴**詩維參與昴釋文昴音卯徐又音茅一音留**札**蛍同爾雅注引作蛍釋文蛍側點反戚大令學標云郎方言之麥蛍讀如節**縣**懸同爾雅注引作懸**蜮**蟈同音蟈月令螻蟈鳴釋文蟈古獲反周禮注蟈讀爲蜮釋文蜮劉音或一音古獲反**屈造**讀爲蝌龍音曲蹙**蕢**月令注王蕢秀釋文蕢房九反詩箋王蕢秀葽釋文蕢音婦太平御覽鳳皇至而王蕢秀注蕢音附穆天子傳爰有萑葦莞蒲茅蕢蒹葽郭璞注蕢今菩字音倍**茶**周禮掌茶釋文茶音徒徐音餘**爲**于僞反**蔣**淮南浸潭苽蔣高誘注蔣讀水

漿之漿**執**縶同陟立反又下立反**數**孔音疏數之數**浮游**蜉蝣同爾雅釋文蜉音孚又音浮蝣音由本又作蟉音流**鴂**傳崧鄭云當作鶪孫觀察云當爲鶪說文百勞也則鴂爲寧鴂字此亦假音按寧鴂工雀孟子南蠻鴃舌趙岐注云鴃博勞鳥也鴃與鴂同工雀之鴂音古穴反博勞之鴂音圭覓反鶪正字鶪俗字鴂借字也月令鶪始鳴釋文鶪古闃反字林工役反**伯鴂**讀爲博勞伯本亦作百**養日**養餘亮反又餘兩反後養夜放此**長**讀長短之長又如消長之長後放此**良**蜋同爾雅釋文蜋音郎又音良**匽**蝘同詩釋文蝘音偃於殄反**別**月令注藍始可別釋文別彼列反**聚生**聚讀爲菆菆即叢盧氏見曾本正改爲叢**菽糜**詩烹葵及菽釋文菽音叔藿也麋亡皮反下同**閑**同戴氏震云當作閑**依**讀如倚於綺反**摯**月令注鷹始摯釋文摯亦作鷙同孫觀察云說文作鷙擊殺鳥也以此爲握持字今假音**雚葦**雚萑同孫觀察云當爲萑此雚雀字詩八月萑葦釋文萑戶官反葦韋鬼反爾雅釋文又音于歸反**狸**貍同力之反廣雅云貍貓也說文云貓貍屬郊特牲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此其類**肆**音四孔長讀若肆**湟**孔讀爲隍音皇孫觀察讀爲潢積水池音黃**生苹**萍同音平**荓秀**讀爲荓秀荓薄經反爾雅荓馬帚釋文云荓音瓶**蝭**爾雅釋文音提又音帝集韻又音低**蟟**蟧同爾雅釋文蟧力刀反又力幺反**之莠**周禮注荼茅莠釋文莠音酉毛詩注作秀按經中前後莠皆當作秀**楮**褚同知呂反**菼**吐敢反**蘆**力吳反**剝瓜**詩是剝是菹釋文剝邦角反**畜**蓄同勑六反初學記引作蓄**緣**讀爲祿吐亂反**衣**於既反下衣裘同**剝棗**諸氏錦云剝音撲自下擊之也黃氏模云剝撲也詩釋文普卜反今讀博棗非**栗**古栗字太平御覽引作栗**閩蚋**閩亡巾反又音文月令注引謂閩蚋也釋文閩音文依字作蟁又作蚊蚋人銳反又如悅反按依說文蟁蚊一字閩從蟲省又一字義同字異陸混爲一非也**養**月令注引重其養釋文養音餘亮反**離**音儷呂計反偶也**內火**內如字奴對反舊讀音納義同**貉**音鶴戶各反依字當作貈似狐獸也**鼬**余救反鼪也鼪音性**鞠**月令鞠有黃華釋文鞠本作菊九六反孫觀察云說文作蘜此省文**蛤**月令爵入大水爲蛤釋文蛤古荅反**狩**月令注引王狩釋文狩手又反**浴**云讀爲倒音劇春秋元命苞云烏者陽精十月陽微故倦劇也**蜃**音腎時忍反又音慎大戴作蜄說文所無**蘆**讀如蘆菔之蘆力何反與螺字音義同大戴字作蘆三蒼蘆音羅**省**悉井反**隕**

于敏反 隳隋同徒火反又追果反 蒜蘇段反從祘得聲祘古筭字大戴作䔉從秝則不得聲 賁音奔 蟻
螘同牛綺反蚍蜉也 睹古暏字廣韻當古切音睹

夏小正異字記 據傳崧卿引關本

正月

啟程榮本朱氏軾本並作啓按說文從攴启聲則口文不得居中廣韻云啓俗作啟宋刻本書多作啓 鴈朱養純本鴈字並作雁鄭攷本同 何以謂之居大戴禮作何以謂之爲居蔡卞毛詩名物解卷八引作何以謂之居也戴氏震大戴校本刪去爲居二字作何以謂之四字絕句非 先言遵而後言鴻鴈者文闕閣本如此通志堂本者作也大戴禮作先言遵而後言鴻鴈何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同 見遵黃氏叔琳本作見其遵 而後如之大戴禮加作數傳崧卿從大戴 何不謂之南鄉也大戴無之字 故不謂之南鄉大戴無之字 記鴻鴈之遵而不記其何鄉也大戴遵下有也字而作如何鄉作鄉何儀禮經傳通解同 遵必大戴無必字 雉震呴雉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闕本脫震下呴字今補傳崧卿云闕本雉震雉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雉震呴震呴震也者鳴也今[illegible]大戴禮增呴字下震呴二字衍文宜刪據傳于闕本增呴字未害刪下雉字也今大戴各本俱無下震呴二字與傳所見集賢大戴異疑校大戴者轉從傳改定初學記卷三兩引此文一作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一作雉鳴也震鼓其翼或謂唐本二訓互易然藝文類聚卷二引作雉震鳴雊鼓其翼也則唐初本與今本正同太平御覽卷十三引作雷震雉鳴雊鼓其翼也以雊爲鼓其翼則必以震爲鳴矣初學記所引當非定本戴氏震校本依以改訂作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非韓鄂歲華紀麗卷一引雉震雊震誤作晨震 正月必雷盧氏見曾云一本下多雷則雉震呴五字 雷不必同惟雉爲必聞之大戴同作聞藝文類聚卷二引作雷不正聞唯雉聞太平御覽卷十三引作不必聞唯雉必聞之 何必謂之大戴必作以黃氏叔琳本作何以謂之震誤 雷則震呴大戴作雷則雉震呴 見君子之亦有束也大戴無子字束作耒 始用暘大戴作始用暢也 暘者其日初云爾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大戴無暢者二字日作用始下有用之也三字傳崧卿作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日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儀禮經傳通解

同又集賢大戴其用作其月 **或曰祭韭也** 初學記卷廿四引作祭韭囿大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六引同皆因讀屬下囿有韭而誤戴校本謂此五字當移下條園之燕者也下舛誤在此非也 **囿有見韭** 傳本韭上有見字不著關戴異作今大戴各本作囿有韭無見字王氏玉海經文及急就章補注引囿有韭亦無見字 **囿也者園之燕也** 大戴作囿也園之燕者也初學記卷廿四引作韭囿者園之藩者 **俊風** 初學記卷三引俊作夋歲華紀麗卷一御覽卷九引並同 **俊也者** 大戴無也字 **合水必於南風** 大戴水作冰太平御覽引南作北 **殺必** 大戴殺作收 **寒日滌凍塗** 初學記不引寒日二字玉海同皆讀滌凍塗為句 **煖** 朱氏軾本煖作暖初學記引同 **凍塗也者** 大戴無也字儀禮經傳通解同 **嗛鼠** 太平御覽引作鼸鼠 **獺獸祭魚** 通志堂本如此文瀾閣本獸作獻傳崧卿云戴禮作獺祭魚以傳考之當作獺獸祭魚 **與之獸** 通志堂本如此下兩謂之獸同閣本三獸字俱作獻今大戴各本三獸字並作獻傳崧卿不著關本大戴異作諦視文瀾閣寫本三獻字俱有挖補痕疑初作獸字後校改獻字經文獻祭傳注獻祭下注三之獻並同 **美其祭** 大戴美作善 **豺** 程榮本豺作豺下同 **謂之獸祭何也** 傳崧卿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祭也舊注一作謂之祭獸文瀾閣本傳注如此通志堂傳注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上文考之當也舊注一作謂之祭獸以作謂之獸祭文舛錯不可讀 **具言** 今大戴各本具並作其初學記卷卅引作具儀禮經傳通解同孫觀察云世說注太平御覽並引作具 **則盡** 今大戴則上有日字 **服于** 于鄭玟本作於 **古有** 儀禮經傳通解古下有者字 **者古言** 張氏爾岐本無古字孔氏廣森云三字倒當為古言者 **采芸** 舊注云似邪白可食儀禮經傳通解云作芸白作蒿初學記卷三引同 **為廟采也** 傳注云關本一為廟采也按此傳文及傳注有誤字文瀾閣本通志堂本俱如此無可考訂今大戴各本俱作廟采惟御覽類函並引作朝采疑關本廟本作朝為異于大戴故傳氏著之後寫者轉訛朝為鞠致無別爾 **鞠也者** 大戴無也字 **則見也** 大戴則上有鞠字也作者 **斗柄** 舊注一作斗按舊注有誤字當云一作斗杓六月斗柄關本舊注柄一作杓可證唐書大衍歷議引斗柄正作斗杓 **縣** 廣韻云縣俗作懸今通用大衍歷議引作懸玉海引作垂 **稊** 程榮沈泰本作梯文選謝靈運從游

京口詩注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引亦作梯御覽玉海同事類賦注引作荑惟初學記引作稊與關本同戴校本從作稊云各本訛作梯 **稊者** 大戴作稊也者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俱無也字與關本合 **發孚** 藝文類聚引作發葉御覽事類賦注引同 **柂** 初學記卷三引同大戴作杝玉海同 **緹縞緹縞也者莎隨也** 文瀾閣本緹縞隨字作媞薃蓨傳注云關本薃也者莎蓨也媞薃也者莎也舊注媞莎蓨莎草也爾雅薃侯莎大戴禮蓨也以下文考之當作媞薃也者莎蓨也通志堂云關本縞也者莎隨緹縞也者莎也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縞侯莎大戴禮隨也以下文及正文之當作緹者莎隨也按二本注文並有錯誤當云關本縞也者莎隨也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縞侯莎大戴禮緹縞也者莎隨也以下文及注文考之當作緹也者莎隨也如此方合蓋關本正文以縞為莎隨注文以緹為莎隨大戴以緹縞為莎隨則未知緹為莎隨縞為莎隨也考下文縞為其實則知關舊注緹莎隨三字為可徵信故云以下文及注文考之當作緹也者莎隨也正文下縞字亦衍儀禮經傳通解作緹也者莎隨也亦無下縞字蓋用傳所定本其實當作縞也者莎隨也關本正文本不誤下文縞也者其實也縞當作緹與爾雅郭注及邢疏所引合關本媞薃轉字即從爾雅注疏本改也戴校本及孫觀察本並定作緹縞一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得之 **縞也者** 傳注云舊注縞一作媞大戴作緹文瀾閣本如此通志堂本傳注媞字缺按作緹是也爾雅注引云薃也者莎蓨也媞也者其實邢昺疏引云薃也者莎蓨也媞也者其實也並可徵信惟儀禮經傳通解尚作媞也者莎隨也媞也者其實也與傳所定本同 **先言緹** 閣本作先言緹通志堂本媞誤得 **縞何** 大戴縞下有者字 **縞先見** 大戴縞作緹 **以小著名** 大戴無小字 **雞桴粥也者** 大戴粥字重閣本桴作孚下同張氏爾岐云孚今本多作桴非 **相粥之時也** 關戴各本同戴校本注云一本作相粥粥呼也按戴云一本今未見惟盧氏見曾本如此注云舊本作相粥之時也訛審是為盧氏改本如此非定本也黃氏叔琳本作相粥之呼也畢氏沅本作相粥粥呼也注云舊本相作粥或作相粥之時也誤各以臆改舊本非有據也

二月

耰柔 大戴柔作黍 **禪** 程榮本鄭玫本朱氏軾本俱作襌張氏爾岐本盧氏見曾本戴校本孫觀察本並作禪畢

氏沅本作彈云舊作禪**禪也**大戴作禪單也儀禮經傳通解同**羊蓋**舊注蓋一作羔通志堂本注羔誤作蓋大戴作羊羔戴校本從作羊蓋**夏有煮祭**大戴夏作憂戴校本煮作暑**祭者**閣本如此通志堂本祭下衍也字大戴作祭也者儀禮經傳通解亦無也字**善樂喜**傳本作喜樂善程榮本沈泰本作喜樂喜**與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盧氏見曾本戴校本與作謂羊牛作羔羊**緌多女士**大戴緌作綏詩摽有梅正義禮記雜記下正義儀禮士冠禮疏周禮媒氏疏通典卷五十九王肅聖證論並引作緌多士女**冠子取婦之時也**白虎通引取作娶儀禮疏引作冠子取妻時也周禮疏引作冠子嫁女娶妻之時通典引作娶妻之時也**萬用**禮記月令注引用作舞山井鼎云古本月令注舞作用按玉海引作月令注亦作用宋本同**萬也者**初學記卷十四引作萬者無也字藝文類聚卷卌八引作舞者**入學者**大戴作入學也者儀禮經傳通解同然初學記引作入學者亦無也字與傳本同藝文類聚引作學者并無入字**大學**初學記引大作太**魚先至**大戴作魚之先至**而其至**黃氏叔琳本無而字**榮菫**程榮本鄭玫本菫作黃**菜也**大戴本作菜色玉海

同初學記卷三引作采芑儀禮經傳通解作采也**采蘩蘩由胡由胡繁母也**大戴作蘩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萬勃也陸璣草木疏引作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左氏隱三年正義引作蘩遊胡遊胡旁勃也爾雅釋草疏埤雅卷十五並引作繁由胡由胡旁勃也惟儀禮經傳通解通上作榮菫采蘩采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戴校本從之覲閣傳本增多繁旁勃也四字爾玉海經文云菜蘩由胡從大戴**昆小蟲**一切經音義卷卅一引作蚍小蟲也**昆者眾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昆眾也**猶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大戴猶作由程榮本朱氏軾本由魂魂作田魂螺沈泰本同又上動作勤一切經音義引云蚍魂也魂魂然小蟲動也戴校本魂魂也三字重**萬物至是動**大戴脫至字戴校本動字重**抵猶**程榮本鄭玫本抵作括**不必**大戴作必不**降燕**初學記卷三引燕作鸞廣韻云燕元鳥也鸞俗今通用**乙也**閣本乙作乙**見始出**大戴見下有其字**聆**大戴各本作盻**室者也**大戴者也作也者程榮本沈泰本並作者也**突**鄭玫本作炙朱氏軾本作炙儀禮經傳通解同**取與室**大戴作取與之室戴校作又謂之室**操泥**

大戴各本操作摻儀禮經傳通解本同**入人**大戴入作人人**剝鱓**大戴作鱓**爲鼓**儀禮經傳通解同大戴作鼓廣韻云鼓亦作鼓**倉庚商庚也**大戴作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通志堂本商誤前閣本不誤**見稊**大戴各本作梯戴校本從作稊**小正序也**集賢大戴作小其序也程榮本沈泰本並作小正序也

三月

非亡大戴亡作忘**攝而記之**大戴各本作桑攝而記之**萎**舊注一作苑大戴作委注云委一作萎儀禮經傳通解同**揚揚**大戴各本並字作楊**則花**舊注一作范大戴各本並作則花惟孫觀察本作則花**䍧䍧然**舊注䍧䍧一作䍧䍧閣本䍧䍧作䍧䍧嫪閣本不誤**螜**大戴各本作螜爾雅郭璞注引作螜**天螻**通志堂本螻誤**頒冰也者**大戴各本作頒冰者**以接授**大戴無接字**草也**集賢大戴草作早**奚而後子**大戴各本作先奚而後子通解同**言自卑事者始也**傳云大戴禮作言自卑事者無也字以義權之常云言事自卑者始閣本言事自卑者始作言自卑事者始也**麥者**大戴各本記作麥實者

是時通志堂本時誤事閣本不誤朱氏軾本是時作其時**鴽**程榮本作鴽後同**鵪**御覽九百卅四引作鶉禮記集說陸氏引作鴽列子釋文引作鴿**變而**御覽引變作化下同**變之不善**大戴作變而之不善**桐芭**初學記引芭作苑**拂也桐芭之時也**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今大戴各本作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

四月

一正大戴各本一作壹儀禮經傳通解同**札**閣本作蟄程榮本鄭玫本朱氏軾本作扎爾雅郭璞注及邢昺疏並引作蚻**寧縣**爾雅注疏並引作虎懸**鳴而後知之**爾雅疏引無之字**鳴蜮也**程榮本沈泰本作蜮也者儀禮經傳通解本同**王萯莠**月令鄭注引作秀戴校本從作秀**為君**大戴為上有以字**莠幽**戴校本莠作秀**始執駒**大戴作始執駒也**執駒也者**儀禮經傳通解無執駒也三字者字

鴽上始執駒也讀**母也**張氏爾岐木下有陟升也三字各本無戴校本從張氏

五月初學記五月五日下引夏小正日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太平御覽引同今本無此條

伐舊注一作牧按今大戴各本並作牧傳不言大戴則傳所見集賢大戴本作伐不作牧

浮游閣本作蜉蝣朱養純本沈泰本鄭玫本並從虫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藝文類聚卷九十七詩蜉蝣正義爾雅釋蟲疏並引作蜉蝣惟程榮本玉海儀禮經傳通解作浮游與通志堂本同

浮游殷之時也儀禮經傳通解無此六字

浮游者渠略也詩正義爾雅疏並引作蜉蝣渠畧也無者字

暮戴校本作莫

鴂則鳴傳云大戴禮闕本鴂作鴂以下文考之當作鴂通志堂本傳注鴂作鴂誤爲鴂作鵙閣本不誤今大戴各本並作鴂

伯鷯大戴各本伯作百儀禮經傳通解同

不辜沈泰本辜作事

養日程榮本日作白沈泰本鄭玫本日作白

日之傳云大戴禮通日之作日之今惟程榮本作日之沈泰鄭玫本並作白之

乃依瓜瓜者急瓜之辭也

瓜者始食瓜也舊注一本乃衣衣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閣本注乃衣衣通志堂本作乃衣瓜傳不言大戴之異則集賢亦如閣本正文所列也今程榮本沈泰本正文乃衣瓜並作乃瓜無衣字玉海經文及急就章補注引並作乃瓜初學記卷廿八引作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朱氏軾本鄭玫本瓜者作乃者白帖引急瓜亦作治瓜

良蜩閣本良作蜋初學記引亦作蜋蜩

良蜩也者五采具爾雅注初學記並引作蜋蜩者五彩具無也字朱氏軾本采亦作彩

入而不見集賢大戴作人而不見也今大戴各本作入而不見也

啟灌藍蓼齊民要術卷五注引作洛藿藍蓼埤雅卷十七引作灌沐藍蓼

灌也者大戴作灌稍

鳩爲鷹詩魚麗正義引作鳩化爲鷹

唐蜩閣本唐作螗詩七月正義爾雅釋蟲注引俱作螗蜩

唐蜩鳴者匽也閣本作螗蜩鳴者蝘也爾雅注引作螗蜩者蝘戴校本作唐蜩者匽也

菽蘪傳本經文蘪作蘪玉海經文同今大戴各本並作菽蘪下同

蘭孫觀察云太平御覽引作蒲按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引作蘭

以在纏經中矣閣本無纏字今大戴各本並作以在經中

短閔今大戴各本作矩闢注云矩闢一作短閔儀禮經傳通解作短闕畢氏沅本作豆鬭莊氏述祖謂當作桓緜緜連也戴校本從矩闢謂矩當爲巨是食之

大闕**大夫卿**傳云戴禮脫大字今大戴各本作夫婦注云夫婦一作夫卿

六月

此見大戴各本作用此見

不在戴校本作不正

柂大戴作杝

鷹始摯禮記月令注引夏小正日六月鷹始鷙陸德明釋文云始鷙音至本亦作摯同

而言之大戴各本作始摯而言之儀禮經傳通解同

諱殺沈泰本鄭玫本朱氏軾本殺作煞儀禮經傳通解同

故言摯云大戴作故摯云

七月

莠戴校本莠作秀後同

雚鄭玫本作萑下同

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作葦未秀則不爲雚秀已後爲雚又卷十二引作葦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莠並作秀

貍子肇始也閣本通志堂本並如此傳又不著大戴之異今大戴各本並作貍子肇肆肇始也儀禮經傳通解本亦同傳本經文本有貍子肇肆四字則疑此處亦應如大戴作貍子肇肆肇始也傳寫者偶脫二字爾

湟潦生苹也者傳云大戴禮無湟潦生苹者五字今大戴各本此六字並無

潦而後有苹草也傳云大戴禮潦而後有苹草也苹作萃今大戴各本作有潦而後有苹草也儀禮經傳通解同

苹莠戴校本莠作秀

馬帚也大戴各本作有馬帚也

漢也者河也大戴無者河也三字太平御覽卷八引作漢天河也又卷百八十四引作漢天漢也文選西征賦注引作漢天漢月賦注陸士衡擬古詩注並引作漢天漢也戴校本作漢也者天漢也

案戶漢也者直戶也閣本無漢字大戴各本亦作案戶者直戶也月賦注引作案戶直戶也擬古詩注引作漢案戶者直戶也御覽卷百八十四引按戶者直戶也

言正南北也傳云舊注南或作爲大戴禮作爲今大戴各本作言正南北也御覽卷八引作言直南北也卷百八十四引作言南北也

蟬鳴也

者大戴各本作蟬也者無鳴字通解本同

正東鄉文選擬古詩注引作正東面向

時有霖雨灌

聚也閣本通志堂本並如此大戴各本霖雨下有灌荼二字儀禮經傳通解同傳本經文亦作時有霖雨灌荼則知此處本有二字傳寫者脫也

雚葦之秀也大戴無也字

楮戴校本作褚

未莠大戴禮莠皆作

秀玉海經文縣作垂

八月

剝瓜也者大戴無剝瓜也者四字畜瓜之時也初學記引作蓄瓜時也事類賦注引亦無之字玄也者傳云大戴禮玄作立今大戴各本作玄也者綠色大戴各本綠作緣儀禮經傳通解同㮚零傳云大戴㮚作凓閣本注凓作粟今大戴各本作粟零玉海經文同太平御覽引作粟零事類賦注引同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大戴各本降下有也字農桑輯要引作粟零而後取之不言剝之丹鳥羞白鳥禮記月令注引在九月歲華紀麗卷三引同丹鳥者月令注引作丹鳥也者初學記卷卅御覽卷九百四十九引並同白鳥謂閩蚋也大戴各本作白鳥者謂蚊蚋也月令注引作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初學記御覽作白鳥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大戴各本無何字月令注引作其謂之鳥者初學記御覽引同重其養者也月令注引同初學記御覽引作重其養也有翼者為鳥月令注作有翼為鳥初學記御覽作凡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大戴進下有也字月令注作養也者不盡食也辰也者大戴無者字謂星也程榮本沈泰本星作心鄭攷本朱養純本朱氏軾本作星御覽卷廿五引辰則伏有注辰房事三字初學記卷三引亦有注云辰房星戴校本依改謂星也作房星也伏也者傳云大戴禮作伏見也者今大戴各本並作伏也者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傳云大戴禮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善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閣本傳注善而之無而字故字作所以二字今大戴各本作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傳云大戴禮作或曰人人從今大戴各本作或曰人人從也者放於內大戴無放字戴校本於並作于

九月

陟并也大戴并作升傳云閣本升作并蓋誤燕大戴各本作鷰熊羆豹貉䶅鼶則穴傳云大戴禮貉作貊穴則大挍傳注穴則大當作穴作大程榮本鄭攷本朱養純本作能羆貊貉䶅鼶則大朱氏軾本作熊羆貊貉䶅鼶則大爾雅郭注引䶅鼶則穴作䶅鼶則穴若蟄而戴校本作言蟄也云各本作若蟄而今從方本王始蓑者儀禮經傳通解王始蓑三字重戴校本從通解本于日程榮本日作曰于海孫觀縈本于作於

十月

而後食盧氏見曾本無後字南門見傳云大戴禮脫見字今大戴各本並作南門見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傳云大戴禮作黑烏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今從閣本挍今大戴各本並同傳所見集賢本時有養夜者養長也傳云大戴禮云時有養者長也今從閣本挍今大戴各本並同集賢儀禮經傳通解時有養夜四字重若日程榮本日作曰玄雉入于淮為蜃程榮本鄭攷本朱氏軾本云雉作玄雉蜃作蜄儀禮經傳通解同藝文類聚卷九十七引作十一月雉入淮為蜃無玄字蜃亦不作蜄蜃者蒲盧也大戴各本作蜄者蒲蘆也藝文類聚引作蜄蒲盧也則旦鄭攷本朱氏軾本旦作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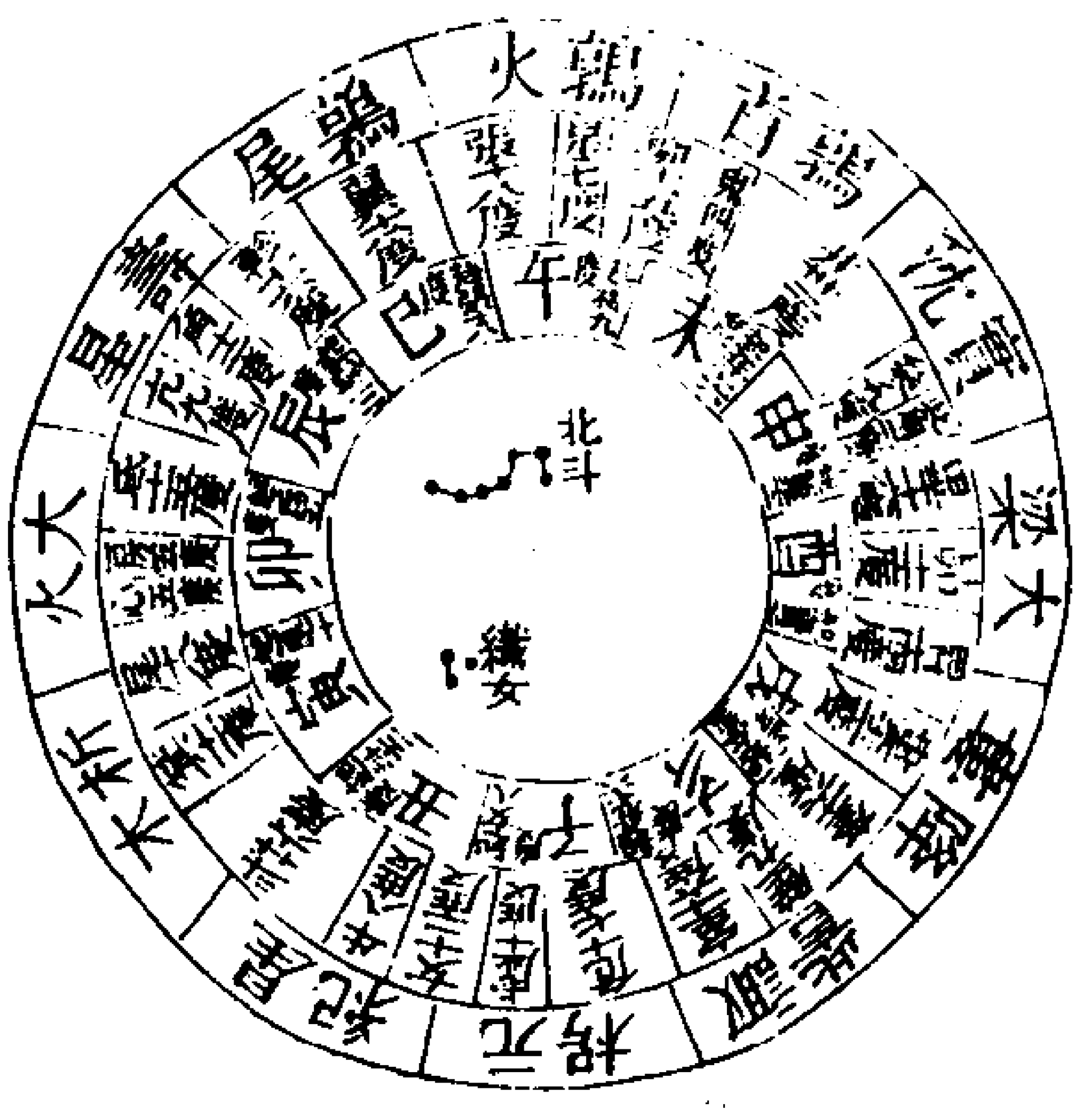
十有一月傳云大戴禮脫有字今大戴各本作十有一月王狩王狩者大戴各本作王狩狩者時田戴校本下有也字陳筋革者大戴各本作陳筋革陳筋革者於時月也閣本時作是戴校本於誤于隕麋角大戴各本麋並作麋儀禮經傳通解同傳本麋字大小七見並從麻玉海經文十一月隕麋角從麻十二月隕麋角從鹿隕墮也大戴各本墮作墜禮記月令正義引作麋角隕墜山井鼎云宋板禮記作麋角隕墮記時焉爾傳云大戴禮云記時時焉爾衍一字今大戴各本作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乾鑿度注引夏小正十二月雞始乳今本無此條

言弋何也大戴各本弋下有者字玄駒者蟻也傳本駒也者螘也注云關本玄駒者蟻也今大戴各本作玄駒也者螘也藝文類聚引亦作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藝文類聚引無何也二字走於鄭玖本戴校本於作于蒜程榮本鄭玖本作蒜朱氏載本盧氏見曾本孫觀察本作蒜干蒜字書云蒜俗蒜字罶罜大戴各本作罜罟且賭閣本賭作賭大戴各本作旦賭儀禮經傳通解同戴校本作且賭云且各本作旦今從傳本

通志堂刻本四卷尾記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賴刊板孫右廸功郎前靜江府修仁縣尉稽校勘則是宋有刻本而彙刻書目載通志堂經解書目附何氏焯語夏小正解四卷云汲古宋人鈔本何親見納蘭氏所據入刻之本是鈔本非刻本也文瀾閣寫本四庫全書總目云兩江總督採進本亦不知當時採進本是刻本是鈔本閣本卷首尾標識並如通志堂惟無末賴稽二行其中異處多有挖補痕蹟又疑校書者修改非復採進原本附記於此

天象圖



此漢書律歷志赤道星度也以推夏小正每月晨昏見伏中星悉合故用十二辰排北分綴之併附圖北斗織女二星于中俾說小正者可以隨月旋轉得其天象焉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正月啟蟄

言始發蟄也

爾疋釋詁云蟄靜也說文云蟄藏也左氏春秋桓五年傳古者啟蟄而郊杜氏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傳以發訓啟者劉熙釋名云啟開也張揖廣雅云發開也啟與發皆有開意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亦曰開蟄不殺言蟄虫值隆冬之時深閉固藏至正月土氣回温始開穴而出大戴禮誥志篇云虞夏之際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國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發亦兼動意虞仲翔訓周易發揮之發為發動是也小戴禮月令孟春蟄虫始振鄭君注云振動也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魚陟冰正義曰正月啟蟄者證經中蟄虫始振始振則啟蟄也是啟蟄當與蟄虫始振同後漢書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承十二月為言故稱十三月古者皆以啟蟄在正月至漢太初厤猶然周書時訓解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蓋後人據時厤改之夏后氏時瑞厤其節氣必均為二十四限然未必如周世立有專名則此啟蟄不得據為中氣其記於篇首必候以朔氣可知二月言昆小虫此當指虫之大者言月令稱其虫鱗其虫羽其虫倮其虫毛其虫介諸類中之冬蟄者為魚燕熊羆皆是也

雁北鄉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鄉古文嚮洪震煊云數者說文云計也何休公羊注云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此傳文者何也義亦當然也鄭君喪服傳注云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此傳文何以謂之何不謂之義亦當然也雁以北方為居者孔廣森云北山經有雁門雁所居也爾疋以為北陵書升案雁所居北方隨在有之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鄭君注雁自南方來將北

反其居即以此傳義為釋也何以謂之句絕為居當屬下讀此二句乃申解經文稱鄉之義言何以謂之為鄉因其以此為居以生且長焉尔雁生乳必在北方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鴈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雁門山郭注云鴈鳥於此生乳彼既指雁門則群鳥謂雁也九月遰鴻雁解不同故兼釋之以見小正書法是月獺獻祭魚十月豺祭獸傳亦兼釋之傳例然也云何不謂南鄉也者以此例彼而發疑問之端也非其居也者鄭君月令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正義云凡鳥鴻雁之屬也是也非其居故稱遰言雖其居而他適也云記鴻雁之遰如不記其鄉何也者以彼例此而發疑問之端也此傳必與月令合參其義始得經於正月記雁北鄉即月令之十一月雁北鄉也皆言雁不言鴻也於九月記遰鴻雁即月令九月之鴻雁來賓也皆言雁兼言鴻也雁與鴻之分者毛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雁博物志云鴻雁有三同三異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群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三異

也據此鴻體偉而能遠舉雁不及也當九月之時雁未能與鴻同遰於一所因所止之地稍近其北組也則先鴻而至焉傳蓋設結遰之時兼記鴻雁各鄉之時何以但記雁而不及鴻因釋之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言彼時之鴻不必因當小正九月所遰之處故至不同時爾

雉震呴

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句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禽經云雉介鳥也初學記引此文注云呴古雊字淮南子要畧云郊雉則呴文正作呴高誘注云呴鳴也鄭君月令雉呴注云雊雉鳴也通卦驗雉雊注亦云雊鳴相呼也文選潘岳射雉賦雉鷕鷕以朝雊李善注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雊顏延年以潘為誤用漢書五行志云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又後漢書荀爽傳鳥則雄者鳴雊雌者馴服上震字與振通易釋文震恒張作振詩釋文時邁薄言震之韓作振是其證義與周禮振揖之振同鼓其翼謂奮其翼以相槩下震如字隱九年穀梁傳云震

雷也廣雅云震雷也高誘呂覽注云震氣為雷傳文雷字即釋經文震字呂覽開春篇云開春始雷則蟄虫動矣論衡云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是正月必雷之義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杜注云三月今正月又云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易通卦驗云少陽時弃而聲微鄭君注少陽得弃而當雷少陽謂泰卦也用事於正月泰氣得用弃而為雷聲尚未聞於人而知於律厤是雷不必聞之義雉能聞雷因之以鳴為氣類相感論衡變動篇云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蚍出起陽氣也月

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云何以謂之者設問申釋經文記震之由言雷不必聞惟雉必聞人亦何從知其為震也而記之蓋雉聞雷則必震呴以其震呴也乃相識以雷耳識覺察也

大戴禮誥志篇虞史言瑞雉無釋史記作秭鳺先凖案秭鳺即子鳺一名杜鵑本草雜解謂杜鵑春暮則鳴是孟春秭鳺尚未鳴雷學淇云上二字史記誤下二字戴禮誤秭鳺與瑞雉近無古文為无无釋與先凖近既誤傳寫又易形也書升棄此雉震呴與虞史所言合凖讀為嗥雉鳴其聲壯厲異於衆鳥言呴言嗥二字之義通也凡羽虫之鳴無先於此者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說文云魚水虫也陟訓升亦見九月傳尒疋釋詁云陟升也升陟古今字此即月令孟春之魚上冰鄭君注亦引此經文為證又鄭君通卦驗注云負冰上近冰也以解蟄釋負冰者淮南天文訓云遠

水則水虫蟄大戴禮易本命云介鱗夏食冬蟄則魚亦蟄物言隆冬冰壯溪沼之上下皆合魚為所錮則深入泥際而蟄矣東風一至陽氣始舒水先受之冰則自下漸融而上魚亦隨之而上若以背負水然所謂解蟄也高誘呂覽孟春紀注曲以魚為鯉鮒之屬云應陽而動上負冰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其耒云尒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說文云耒手耕曲木也易釋文繫辭揉木為耒京云耒耜上句木也後漢書章帝紀致耒耜之勤注

云耒耜農器也耒其柄耜其刃緯為耒者釋名云
緯圍也此謂以物纏縛而束之也孔廣森云使耜
與柄相堅著也云其耒者洪震煊云尔疋釋言云
厥其也此傳其字正訓厥字義也其者其農民也
豳風所云三之日于耜是也云用是見君之亦有
耒也者言農有其耒以別於君之耒月令孟春天
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是君亦有耒
小正之法恒記其事之小者故不言君耒而農緯
厥耒而已

初歲祭耒始用暢

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
之也初者始也
爾雅釋天云夏曰歲又白虎通云言歲以紀氣物、
帝王共之經文書歲亦兼備矣歲而稱初者案史
記律書以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為四始謂初歲
為天行之始正月為交會之始旦為晝夜之始王
者歲首為人事之始要之此經初歲則泛指正月
如後漢書百官志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亦概指
一月為言梁元帝纂要云正月孟春亦曰初歲是
也云其用初云爾者用猶以也述經文以初繫歲以
起下釋解也暢之為義王貫山云或曰風俗通和
樂而作曰暢樂歌之名克有神人暢然神人暢之
名似不雅訓蓋秬鬯之說為是字作暢者雜記暢
臼以椈杵以梧釋文暢作鬯而曰本亦作暢是
也云暢也者終歲之用祭者顧鳳藻云司尊彝之
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
彝黃彝是鬯為終歲所用洪震煊云周禮鬯人掌
共秬鬯而飾之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
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終歲之用祭義如是與月令例以當其朙稱是月

十一月傳言於時言也時是亦通用字也此傳舉
正月釋經文初歲之義歲有十二月正月謂之初
歲猶月有三十日朔日謂之吉月也始祭謂歲祭
用暢自藉田始國語稱藉田之禮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即此謂也經言祭耒者全
履祥云祭始為耒耜之人書升案金氏之說良是
但既祭其造器之人亦必兼祭其器淮南子氾論
訓云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非以其神為
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
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此經專記祭耒亦此義也

周語王祼鬯為藉田中禮之大者此祭耒用暢自是而事并於耕藉之日舉行之此不言王耕藉田始用暢者專記小事以著時也初者始也云者釋經文二句相屬為一句之義非值歲之初則不得稱用之始著此以別於下文或說也

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書升案祭法正義云王社稷在藉田中古者祭社必及稷稷之位在社西神農氏始作耒耜為明堂五人帝之一其子能修其業棄已前奉為稷神故左氏春秋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然則

祭耒用暢必於稷可知也載芟之末章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周書曰相古先民有夏周以夏殷為古證以此經知藉田之禮自夏已行之矣

或曰祭韭也

舉或說以存異義也言用暢當自為一事非用於祭耒乃用於祭韭也禮庶人春薦韭春秋繁露云春尚豆實豆實韭也何休公羊解詁范甯穀梁集解亦皆云春薦尚韭卵依或意言之當即豳風之祭韭此為時食之祭隨物之生皆可薦故彼言四之日此傳釋經言於正月

囿有韭

囿也囿之燕者也

說文云囿苑有垣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無垣曰囿高誘淮南子注云無牆曰囿書升案穀梁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注築牆為鹿地之苑前漢書東方朔傳序而營之垣而圍之據此則知許君說為允囿為樹果菜之所故當設垣牆以為禁也燕為游燕呂覽云昔先生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此傳言燕之義也經言有者始生韭也說文云韭一種而久故謂之韭此菜宿根冒

春而發不畏薄寒以味辛而性溫也經於其有也而記之以見陽氣之漸達云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以大訓俊尓疋釋詁云駿大也釋文云本或作俊史記屈原傳誹俊疑桀楚辭非　疑桀駿俊皆有大意文并得通也更釋以南風者著其方也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冰此言解冰必於南風二者文

異學者或疑之故孔廣森云此傳似失其義山海經云東方曰析來風曰俊然則俊風也者東風也書升案此俊風者東南之風也淮南子墬形篇云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景與巨皆大之稱與經書俊之意同高誘注云景風巽氣也所生此言於春始指東南景風言也東南之風辭從其省偏舉之則亦可言南亦可言東義無礙也是月交下弦之限月　在箕箕星好風故俊風應之書時者不為變異也傳以大訓俊是正義重言南風是引伸之義後風或指即易緯通卦驗孟春之猛風至鄭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是猛與俊皆大之稱然傳又言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者是大自以功用之大得義未常專以猛風為言洪震煊云諸書說南風為長養於凝結生殺並不謂南風與此為異義左氏昭四年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又云風不越而殺其所謂風皆謂南風與書升案風者天之號令也來自巽方得其氣之純故功用獨大也先生明堂出政始冰之日謹蓋藏固封疆令之合也解冰之日勿聚大衆勿修城郭令之解也春之日出囹圄

夏之日百官寧靜無刑令之生也秋之日嚴斷刑冬之日察阿黨則象無有掩蔽令之殺也其地則設於國之東南郊義或取諸此

寒日滌凍塗

滌也者變而暖也凍塗者凍下而上多也

春秋元命苞曰天尊精為日鄭君禮郊特牲注云日太陽之精也經言寒日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謂之寒日日當作曰說文作吹云詮詞也尔疋粤于爰曰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張蒿菴云寒日滌言寒氣日變而暖也書升案此寒日當與俊風霖雨為一例易大傳日月之行一寒一暑前漢書天文志云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冬時日行北陸則寒日也立春後日度漸移而南欲變寒為暑故稱寒日滌矣王氏之說非是滌為盪除故傳以變為解蓋寒暖相循寒日變為暖日有馴致之義也初學記引風俗通云冰壯曰凍凍塗謂冬序始更日氣變暖而地中之陽氣未盡融徹土先因

暖而外釋其冰在下而上為塗泥故曰凍下而澤上多也澤讀如其耕澤澤之澤澤上多暖漸進也自此陽痺憤盈土氣震發凍亦遂解於下而塗消矣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說文云鼸䶈也鼸鼠屬讀若含廣雅字作䶈從含者謂口銜食也尔疋鼸鼠郭注以頰裏藏食釋文引孫炎云鼸者頰裏也釋名云鼸鼠之食積於頰墨子云鼸鼠藏而豵羊視藏謂藏食也嗛鼸二字

同尔疋釋獸又曰寓鼠曰嗛郭注云頰裏貯食處亦訓嗛鼸為一義也釋文鼸下又引字林云即鼢鼠也書升寀鼸與鼢皆田鼠而非一類說文謂之偃鼠方言謂之犂鼠遼史國語解謂之地拍者是也鼸鼠今謂之野鼠似常鼠稍大尾豐而短夜升禾穗蓄粒滿其頰歸吐於穴冬日野人發之其蓄可獲數升也此鼠害稼故蜡祭云迎貓為其食田鼠也即謂鼸鼠矣云記時者釋出字義謂其出以著時即物以驗候應小正之法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農傳釋為農夫月令正義以農率為田畯釋文云農率為田正與傳意違今不取也率訓循與爾雅同說文云循行順也行順者事有次也均田為平治其田尔疋釋詁畇畇田也郝懿行以畇為均也之或體又證以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而以此經為說是也郭氏訓畇畇為墾辟毛詩信南山傳畇畇原隰訓墾辟貌殆郭注所本廣雅云墾治也是均田為治田傳言除田除亦以治為義也管子立政篇云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先後農夫

以時均修馬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與月令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其義大同此蓋管子參合月令小正以立論者也其言農夫以時均修此即均田之均也鄭君月令修封疆審端經術注引此經作證最合又管子所言明詔期先後謂高下肥墝地宜不一均之之事不能畢於一時故期有先後與經言率意符也國語齊語云及寒繫擊除田以待時耕除田所以備耕耨必先除田而後稼穡之事與故急之也

獺獻祭魚

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魚謂之獻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說文云獺如小狗也水居食魚玉篇云獺如貓居水食魚也與謂嘉與之而與以美稱也與下燕乃睇傳取與室何也與字同例云非其類也者毛出三百有六十鱗出三百有六十其類各有别也云祭也者得多也者洪震煊云得猶獲也獲一魚不卽食而陳之再獲一魚而又陳之積至於多而後

食之不亟亟於食之也以是為祭而後食之如人之將食先種種出火許豆閒之祀以報先代造食之人示不忘本也書升案祭有豐薦之禮獺得魚而陳列之故名以祭云善其祭而後食之者祭以示有先禮也祭而後食蓋殺之中又有禮焉故善之也鄭君孟春注云此時魚肥獺將食先以祭也不著魚之名高誘淮南子注云獺取鯉魚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是以獻祭之魚為鯉魚也其言四面陳之亦與傳中得多之義同也摯祭以獻者别於豺祭獸只言祭也禮記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周禮春官賈公彥疏又以為天子九獻祭必以獻然獻之外又有獻薦之稱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薦薦之禮殺於獻此獻當對薦言大之也者謂美而大之之辭隱公七年公羊傳云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與傳文同獻祭賊舉故為大之也春秋宋襄用人於社君子惡之為傷類也豺祭其類故小正雖善之而不盡其辭毛詩魚麗正義云孝經援神契獸墊伏獺祭魚以為當在十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書

升案小正虞人入梁月令命漁師始漁皆在孟春獺祭魚前夏時所據驗物候容與我代不同也

鷹則為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其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鄭君月令鷹化為鳩注鳩搏穀也正義引郭氏云搏穀布穀也鄭君月令征鳥厲疾注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仲春化為鳩是鄭君以鷹為題肩也藝文類聚引詩義疏云隼鷂也齊人謂之題肩

或曰雀鷹春化為布穀列子天瑞篇云鷂之為鸇
鸇之為布穀布穀復為鷂說與鄭同書升菴鷹亦
名爽鳩因其變故得鶻鳩之名也左氏昭十七年
傳爽鳩者司寇也杜注鷹也廣志云爽鳩鷹也一
歲曰黃鷹二歲曰鴘鷹三歲曰蒼鷹頂上有毛角
微起謂之角鷹鷹為鳩屬者應陽而變則喙柔仁
而不鷙故月令鷹化為鳩又尔釋足釋鳥云鷣鋪豉
鷹來鳩豉為鼓之譌鋪鼓即布鼓之轉聲來為爽
之譌二者本屬一條蓋以其為一物之更相嬗化
同類遞釋郭注判而二之誤也殺謂搏殺而食之

夏小正釋義　十七

也小正即物以驗候應言之時者傳釋經之通例
也善變而之仁者洪震煊云揚倞荀子注云改其
舊質謂之變鷹為布穀是弃其舊質變之舊質且
變不殺不足言矣公羊傳云君子以不殺為仁書
升菴釋名云仁忍也好生惡殺故以不殺為仁傳
以盡其辭訓則者盡其辭義見三月釋義五月稱
鳩為鷹正月稱鷹則為鳩善之故長言之云尔小
正之言則此義也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農者說文云農耕也左氏春秋傳云其庶人力於
農穡杜注云種曰農古者耕種皆謂之農管子乘
馬篇云農耕及雪澤耕始焉耘卒焉則此農謂農
耕也雪澤亦讀如其耕澤澤之澤氾勝之農書云
雪為五穀之精毛詩信南山傳云豐年之冬必有
積雪雪澤言凍解也公羊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
也又釋名云急及也謂操切之使相逮及則及者
言急也氾勝之農書又云凡耕之本在於趣時春
凍解地氣乃通土一和解言趣時即經書乃之義
也尔疋釋地云高平曰原下平曰隰無高下者澤

夏小正釋義　十八

之徧也管子臣乘馬篇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
七十日而陰凍釋陽凍陰凍俱釋計日當在正月
中氣也或曰農農人也謂山澤平地三農也惟高
下之雪盡釋則三農當及時而興也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公田在內私田在外周人以夏為古古有公田言
夏之時有公田也洪震煊云焉者為文春秋公羊
傳有之宣六年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闔焉者何
休注云焉者於也是其義也云古言者應劭漢官

儀云帝室猶古言王室古言舊語也謂伊古以來相傳之常言也自古分疆畫界即有公田之制私不得先公故古之常言皆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然則何記記初馬爾管子乘馬篇云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始作即初之義也金履祥云孟子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顧炎武云古來田賦之實始於禹故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周之疆理禹之遺法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

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云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遂為徑者萬觀夫子稱禹盡力溝洫禹亦嘗自言濬畎澮距川則知其制不始於周矣又云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異耳書升菴亭林之論可謂千古卓識禹敷土作貢其數皆以九起井牧之典肇自黃帝而規畫之詳因自禹始三代以來由之弗改雖命之數治賦之法有別而任田之制則無別每田外環之八區八(夫授)之其中一區謂之公田皆同力合作夏之賦法酌此中區每歲當出之粟著為定額蓋水土初平官制未備法從簡也然而不如龍子之言富歲則公田之粟有餘若凶歲則公田之粟不足必取私田之粟補之法久且弊商鑒其失改為助法藉民之力以耕種豐嗇一聽乎天馬然民多力其私田惰於公田法久且弊周鑒其失合八家之田暨公田所得而以什一之則徹　之此三代賦法也八家之田不改禮之相因也貢變為助助變為徹相因中之損益也然則夏世自有公田或但以藉田釋之厥義狹

矣大田之詩後儒以為幽雅今漢三家之詩不傳以義攷之近是其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洵足與此經相證明云

采芸

為朝采也

初學紀引此文注云芸似邪蒿可食闕本載舊注同孔廣森以為此蓋盧注傳刻失之郝懿行云芸有草有蒿月令仲冬芸始生及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皆謂蒿也書升菴月令芸始生鄭君注云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呂覽芸始生高誘注云

芸蒿菜名也二物皆以宿根而生故二君各據所見以為說草與蒿之分說文云芸草也似首蓿此王象晉群芳譜以芸為七里香者是也其葉正似首蓿齊民要術引蒼頡解詁云芸蒿葉似邪蒿春秋有白蒻可食之雜禮圖曰芸蒿葉似邪蒿香美可食名醫別錄云茈胡葉名芸蒿辛香可食生宏農川谷及宛曲二月八月采根暴乾蘓頌曰今關陝江湖近道間有之二月生苗甚香葉青紫堅勁微有細線葉似竹葉而稍緊亦有似邪蒿者據此則茈胡之類不一而其葉似邪蒿即芸蒿也呂覽

云菜之美者有陽華之芸芸味至美古人於祭品中重之經傳二采字為義不同經文采毛詩芣苢傳云采取也廣雅釋詁亦云采取也以下采芑采蘩采識并同傳文采為舍采之采朝祭器也尚書寅賓出日鄭君注謂春分朝日大戴禮保傳篇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知夏時已行此禮也用采者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即大舍采此典朝日及入學皆用之專言朝采特舉其重者也奠采以薦不用豆傳故不以豆實釋之朝祭行於仲春采於孟春重其事必豫於早也或言朝也者即洪範五行傳所謂月之朝也此采即備二月上旬入學之用故曰為朝采也亦通

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鞠之名不見於天官書及甘石星經故徐文靖以為如古詩所稱白榆之類無由知其何星也戴震則以為噣星字之譌也顧鳳藻則以為弧星聲相近也二家主昏見之星言今攷夏正頒正之年孟春日躔娵訾弧噣二星皆在鶉首之宮正月中氣後日躔降婁則二星皆昏中矣非昏見也又金履祥

以為危室星王引之以為北落星任文田以為天鉤星其色黃故古人名鞠雷學淇以為天錢星意與任同臧百二以為杵臼星篆臼似臼臼為匊字轉譌為鞠數家主晨見之星言危室之說第以方向揣擬得之未見字義形聲之據天鉤天錢杵臼星小古人必不取以紀候也又孫星衍以為虛星謂聲相近洪震煊亦以為虛星謂鞠有盈義古人以義之相反者命名猶治之為亂甘之為苦徂之為存書升案孫洪以鞠為虛遠勝諸家核其據以立說者字以相反為用不為典要則孫說為長但

僅謂聲之相近則猶失之夫虛星即丘墟之虛故其附近諸星有哭泣墳墓諸名史記五帝紀宵中星虛索隱鄒誕生音虛爲墟其義殆示別於盈虛之虛禮記釋文虛墓云本亦作墟同起魚反尓雅釋文釋地崐崘虛虛乞魚反釋水崐崘虛虛去魚反說文虛下附唐音有二云邱六切又朽居切其邱六切即讀邱墟之虛與起魚乞魚去魚之讀同其朽居切乃讀盈虛之虛也鞠字亦有二讀詩釋文綠衣傳鞠衣云居六反言如鞠花之色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此鞠當讀如麴塵之麴右無四

聲之别是鞠虛本同聲相假字矣尓疋云北陸虛也夏后氏因唐虞之舊用爲中星者也正月朔虛黄道日躔東壁三度四十三分距虛四十八度故見小正著一歲之天象星之見或自昏趨晨或自晨趨昏閱六月而後周昏出東方爲初見之限晨出東方爲再見限此時鞠爲晨出故傳云歲再見爾

初昏參中

蓋紀時也云

參五月傳云參也者伐星也昏旦之法蔡邕月令

章句云日出前三刻爲旦日入後三刻爲昏禮記士昏禮鄭君注云日入三刻爲昏正義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又尚書疏儀禮正義並以日出前二刻爲旦日没後二刻半爲昏謂之五刻裨畫書升案以昏出入三刻二刻半爲昏旦是後人歷法上古無是也上古惟以日出爲旦日入爲昏蓋昏旦者晝夜之界必以日出入爲期斯春秋二分之日各得其晝夜之平耳淮南子謂早則有晨明朏明旦明諸名晚則有黄昏定昏桑榆諸名經言初昏在淮南子諸名中當其黄昏也小正之例以星加

午位謂之中是月朔氣黄道日躔東壁三度四十三分昏中之星當距日七十八度日距參前七十三度二十一分昏時實沈加午故參中矣蓋廣韻云發端語矣星有變動與時推移小正之中星皆爲驗時而記也月令正義云凡記昏明中星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

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斗北斗也晉書云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没也斗柄者斗杓也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

斗魁第一曰天樞第二璇星第三璣星第四權星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淮南子天文訓斗杓為小歲高誘注云第五至第七為杓是也斗柄一名玉衡按周禮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衡四寸注衡勺柄龍頭也衡而稱玉知義以斗建耳縣在下者堯時羲和製渾儀則渾天之歷法已行渾天之說赤道中帶為天頂兩極其下處也鶡冠子之一來一往視衡低昂斗柄指南為來指北為往南來則昂所謂斗柄正在上也北往則低

所謂㭊柄縣在下也縣也者柄屬魁體而北垂有若縣然也夏初赤極在天乙側距北斗最近此七星最明蓋當時用為極星而名以北辰者也傳言所以着參之中者通經文上句釋之六月傳言斗柄當依依尾尾體居析木之次實沈之次與析木對是時析木當地之子位則實沈必當地之午位故參中之象於此而得也天行歲氣盈縮參差之故由於黃道之有高卑此為治歷明時最鉅最要之事夏初最高在參八最卑在尾十四北斗魁值參而柄值尾故聖人取為三辰之用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大火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伐即參尔雅云大火房心尾也尾體左在析木而右連大火之次又以斗柄實指心尾之界故連房心為用而以大火名之公羊所述殆流傳極遠之古說矣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春秋繁露奉本篇以北辰為北斗前漢書天文志云北斗者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斗柄正在上而尾中北斗縣在下而參中參同契所謂子南午北互為紀綱者也以經義考之正月之昏斗柄指子知當時不用斗建法也

逸周書云惟月日南至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此與小正所言斗柄不同小正之斗柄其數為三周書之斗柄其數為二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北斗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與史記天官書所言同今以義求之第一星第二星為魁二星横於參上故曰魁枕參首第三星第四星第五星為玉衡三星直列當南斗之中一星故曰衡殷南斗尔雅云殷中也第六星第七星為杓二星斜迤而右勢攬壽星之次故曰杓携龍角周時子月初昏角宿當北方則斗末二星正指子若以夏時三

星為柄論之此時尾宿在西北斗乃指亥戌閒也
然則斗建之法殆起於周與

柳稊

稊也者發孚也

尓雅釋木云檉河柳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又云旄澤柳郭注云生澤中者又云楊蒲柳郭注云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說文云柳小楊也詩義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書升棠經文三月書堇楊當指蒲柳之楊此經文柳當指

河柳澤柳言之耳澤柳長条細垂若旄然其得名以此所在有之通卦驗楊柳椲椲條稊之論鄭君注未論正作楊稊云如女桑秀然也書升棠尓疋女桑桋桑毛詩傳釋女桑為荑桑則桋即荑荑即稊柳與桑初生形同故得同名而鄭君比取以為釋也易枯楊生稊楊即柳也虞翻注云稊稚也楊葉未舒稱稊字從弟則合稚意知從夷之字為假借也云發孚者釋名云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發與解同意發孚即解甲矣易解卦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析鄭君注云皮曰甲說文甲云從木戴孚甲之像凡木之萠蘖生於嚴冬外有堅皮以為之附則霜雪不能侵取其禦寒之義故亦名甲也入春解甲則成細嫩之葉即稊也孔廣森云發孚者發芽也是矣

梅杏杝桃則華

杝桃山桃也

說文云梅酸果也杏果也桃果也傳文不言杝也者山桃也而曰杝桃山桃也明經文杝桃為一物也尓疋云褫桃山桃郭注云實如桃而小說文云褫山桃也似桃而小裴淵廣記山桃大如檳榔

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本草寇宗奭云山中一種桃正合月令桃始華者花多子少不堪啗惟堪取以入藥書升棠月令桃始華在驚蟄初候是時常桃皆不能華惟山桃華以正月其稍晚者則華於二月初知寇氏以山桃說月令者不謬也山桃唐宋人皆謂之小桃鄭谷杏花詩云小桃新謝後老學菴筆記云歐陽公梅宛陵王文公集皆有小桃詩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着花觀此知小桃即指杝桃然則唐月令云二月小桃華者彼固亦以驚蟄初作華者非常桃也山桃

人家種植者絕少久欲目驗之不可得歲己卯館諸城始於王侍郎舊園中見之土人呼馬鞭桃正月中旬後即華華極繁密真如江淹山桃賦所謂引霧如電映煙成虹者矣尔疋云木謂之華洪震煊云四月囿有見杏五月煮梅六月煮桃此着其始也曰則盡其辭也書升菴師曠占云梅桃杏賁多者矣年謂之穰則梅杏梔桃皆嘉植故古人於記時也重而類書之焉爾

緹縞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

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說文云莎鎬侯也廣雅云地毛莎隨也尔疋云蒿侯莎其實媞鄭樵注云或云即香附子其根生塊似實尔疋誤以為實也如莎草之類皆無書升菴鄭說甚誤漢書相如傳云薜莎青薠則莎薠自是二草薠說文云青薠似莎者今呼蕢草蓋聲之相轉是其根生香附子者莎草形相似而甚微小生田畔庭除間細葉如織故古人呼曰地毛以薠為莎一誤也以無實駁經則再誤也鹵莽讀書忘逞臆見漁仲之注爾雅皆此類也余嘗目驗此草春初苗葉未生先發莿頭作蒼黃色漸長離地寸許莿頭微拆其心作黃赤色然後萌芽乃茁攢簇四圍若鍼怒發蓋於此時人始見而識其為縞也其莿頭長高四五寸五六月間不見有華而實成矣破之如莠實細以庳惟其不華因知始生之時即實而未成之時夫是以稱緹先見者也穀梁莊七年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馬耳疏云中猶雜知而曰夜中者是事之著見馬爾非億度而知傳中著為著見與公羊傳言著之義同云以著名者名謂稱名即九月傳君子

之居幽也不言之意緹先縞見著之謂也故不名以縞緹而名以緹縞經文工於體物類如此

雞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說文云雞知時畜也九家易說曰雞十八日而成雛書升菴洪範五行傳云雞木畜秋說題辭云雞為火其畜木火性陽雞蓋秉乎陽之精以生十八者老陽之累數也桴乎之假借字乎者信也信則彼此相孚應傳中相字正釋經文孚字義也粥雞呼聲也與周禮雞人朔旦朔字同博物志云呼雞

以祝祝風俗通云呼鷄以朱朱祝朱與粥皆字音之通轉惟雞自呼以此故人效其聲以呼之也相粥謂雛生時母雞與子相應作粥粥聲也中孚九二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取相孚為義與此同

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此桴即訓為說文卵孚之孚樂記云羽者嫗伏鷄羽出也樂記煦嫗覆育萬物鄭注云以體曰嫗烏卵孚皆以體伏而溫之也粥訓養周禮修閭氏與其國粥鄭君注亦云粥養也字當讀為鬻鬻育古通用養謂雛在殼中得氣以長養也韓氏外傳云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則不成雛淮南云卵之化雛非慈雌嘔煖累日積久則不能成雛即此傳或說桴粥義也天通十五日為一氣雛以十八日而成雛視呼卵之始自宜分兩候也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二月往耰黍禪

禪單也

耰古字或作櫌鄭云論語注云櫌覆種也淮南子後世為之耒耜鉏耰高誘注耰讀曰優椓塊椎也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也則此耰黍為種黍也韓非子云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也管子輕重篇云日至百日秫黍之始也日至百日為二月中氣後十日也黍或種以春或種以夏呂覽仲夏紀農乃登黍高誘注稙黍熟先進之說文云稙早種也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蔡邕月令章句謂之蟬鳴黍即此二月所耰者一記耰一記登小正月令其義互相備也齊民要術引陰陽雜書云黍生於榆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計生至成凡百日以春分後種故五月末可以登也禪者凡將篇云黄潤解美宜制禪急就章云禪衣蔽膝布無縛說文云禪衣不重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禪薄也有衣而無裏也釋名云有裏曰複無裏曰單是單得專主衣言故傳只舉單辭為訓不必言衣之單而義

已見也金履祥云二月漸暖稷黍可以衣單黃叔琳云衣單勞力者於是已不急衣也書升棠管子山國軌篇春縑衣夏單衣此二月衣單力作之故也黃說得其義矣黃氏又云往往于田也所謂四之日舉趾也書升棠往之義說文廬下云秋冬去夏夏居此時天之氣候漸暖可以就廬而庭故言往正月之時尚寒廬不可以居均田服於公田時猶未往晨出邑暮歸邑可知往田以著時令之溫自與衣單同義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說文云羔羊子也俊訓大粥訓養亦見正月傳經言厥母傳言其母經言厥來傳言其來同羊食草之畜傳羔言食木孟子稱牛山之木萌櫱之生因牛羊之牧而濯濯蓋木生柔稊羊亦食之也雷學淇云二月有俊羔者即齊民要術所云正月生羔為上種十一月十二月生者為次冬羔至仲春已長大能食草而不食於母故助其母乳非所生也洪震煊云羔蓋非其子而後養之者言羊之性蓋非必其所生之子而後乳養之即他羊所生者亦乳養之養莫善於是也黃叔琳云他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羔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養之也孔廣森云謂羔長成不食於其母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羔能助母為養然合諸家說經傳之義俱見也

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牛羊腹時也

煮祭即禴祭字亦作汋禮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鄭君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是夏之春行礿祭也礿行於春者禮正義引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則鮮薄也礿祭謂之煮者何漢郊祠志禴祭作瀹祭顏師古注瀹煮新菜以祭故名瀹即經言煮之義也用羔者即月令所謂鮮羔開冰先獻寢廟者也豳風四之日獻羔祭韭亦謂此禮韭即是時之新菜可瀹者也傳中二羔字義殊上羔指俊羔下羔指將生之羔言腹者詩蓼莪篇鄭君箋腹懷抱也正義云謂之置於腹此指羊初生子而養粥之也傳意謂夏制春禴禴為煮祭其牲用羔在羔為牲之

際似不足喜樂然君子何託乎爾或者因俊羔見用則毋羔弗殺喜其方肥之羔爲得將生也而記之於是月蓋牛羊之腹子時也蓋禮制春祭犧牲毋用牝爲殺胎也故二月用羔羔用而毋得全若助毋爲義爾此毋非指俊羔之毋凡牝羊之腹子者皆稱毋則經文厥毋爲將生之羔言之也

綏多士女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經訓安亦見尔疋釋詁冠昏爲六禮之二逸周書謚法云先王制禮皆所以安人者也未娶者稱士

未嫁者稱女荀子云婦莫不願得以爲士列子云思士不娶而感思女不夫而孕鄭君七月詩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虞翻易大過老夫得其女妻注云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老婦得其士夫注云士夫謂五大壯震爲夫兌爲火故稱士夫并皆以士女爲幼之稱也古者冠昏不必以二月小正記此而傳言之時者謂冠昏之禮行於此月爲最盛之時也周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鄭君注云仲春陰陽交以成昏順天時也詩東山鄭君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我行其野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又易注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是娶婦之在仲春以此月爲吉月也儀禮冠禮之祝辭曰月令吉辰始加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多行於二月或亦以是月爲吉與

丁亥萬用入學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

孔廣森云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丁不必亥亥爲天門先王吉焉故擧以言之黄叔琳云入學用丁馬融謂取文明之義若亥於陰陽法爲天倉宜稼於田入學不必亥也書卅紫儀禮少牢饋食禮云日用丁已鄭君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敬謹詩緯云亥爲革合易革卦彖辭云已日乃革是亥與已同義此入學用丁亥者亦取學者能自敬謹貴於丁寧而變改也大學之教不變則移郷移郊移遂亥爲辰之終而變之始故丁日以得亥爲最貴也如不值亥則但用丁言丁亥者擧例之辭耳

古人舉事擇日用干亦兼用支月令孟春擇元日
盧植注云日甲至癸也是用干也擇元辰盧植注
云辰子至亥也是用支也楚詞九歌曰吉日兮辰
良王逸注云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是干支并用
也孔廣森云干朱干也戚玉戚也洪震煊云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大夏夏舞也書并案山海經中山經
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糱釀干舞郭氏注云干
舞萬舞干楯也洪範五行傳云倡之以商舞之干
戚此迎秋之樂也韓非子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禹將伐之禹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

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子云禹執干戚
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二書所稱是晉出譌書
所本凡此皆為夏舞用干戚之證萬之名義禮正
義云干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
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
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
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以萬稱阮元云萬當讀
厲即發揚蹈厲之義書升案初學記引韓詩說曰
萬舞大也以干羽舞故萬舞為大舞萬為盈數故
亦訓大左氏傳春秋萬大名也即此義文舞用羽

籥武舞用干戚武舞得兼文舞故以大名之春秋
傳萬舞去籥蓋恐人聞之議去其有聲者其常禮
則用萬者未有去籥者也毛詩傳亦云干羽舞為
萬舞古公羊家說云萬舞以鴻羽取其輕一舉千
里此足明之矣萬用古人到語此例經籍中恆見
之月令言命學正習舞呂覽作入舞與此經言用
萬同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
夏用萬之時入學之人皆得而與其舞也傳言大
學明經中學字不指小學也禮王制云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鄭君注以東序為大學也然大學有

二一為國學一為鄉學小正所記多事之細者此
蓋指鄉學言也尚書大傳言古之帝王者必立大
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
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此言大學謂
國學也大傳又云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
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既入耰鉏已藏祈
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
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

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此言大學謂鄉學也其餘或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指已入大學者言古者學不廢農農故或事畢而入學農事與而出學然當其出學之期則仍晝出夕歸未始離於學也其稱十八入大學指未入大學者言與經記入學同謂在小學之人已及其年則擇日使入大學也毛詩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云公堂學校也則夏制鄉學之制已隆矣大舍采者即月令用本之釋采呂覽亦作舍采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君注云鄭司農云舍

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菜為贄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元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呂覽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書升素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此言祭於學之禮也釋奠菜為祭中二事或言釋奠於學鄭君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釋奠必幣故以奠幣明之夫舞既言釋菜又言不舞是采非舞也先鄭之說未合經意或說以菜為贄或說衣舍采釋與祭先聖先師之義尤背幣既帛也高氏謂用菜帛以贄神則釋奠釋菜將何所分耶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菜而言祭為可食之物明矣鄭君之說殆不可易也舍采稱大者凡小學大學之祭皆行釋采禮惟以用舞不用舞為異文王世子所稱始立學者指入學之始言則小學也言不舞不授

器者周禮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以所掌之人推之則知授器為授干而舞即萬舞也小學不用舞者明禮從其殺彼不用此用舞故言大也今時作傳者自謂其時大舍采之禮即萬用入學之禮禮本昉於古初而當其世猶行之故舉今以質古也

祭鮪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說文云祭祀也春秋繁露云奉四時所授於天者

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祖廟也又云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我宗廟之心也尊天美意也敬宗廟聖人之所謹也大禮也毛詩傳云鮪鮥也釋文云鮪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高誘淮南子注云鮪似鯉而大云祭不必記者記宗廟之祭乃王制之大載在大正故小正不必記也此明小正通例也云鮪之至有時美物也者穀梁成十七年傳云祭者薦其時也又云薦其美也即此言時言美意也呂覽云和之美者鱣鮪之醢鮪之味可尚故古人以為美物

周禮漁人春獻王鮪周頌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鄭君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月令呂覽淮南獻鮪皆在季春詩碩人疏引陸璣疏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漢書李奇注云周洛曰鮪蜀曰䱹䲛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矣書升菴周之祭鮪用三月此祭鮪以二月物候不同也鮪至之最早者蓋以二月故傳特明魚之先至者也淮南子氾論訓高誘注云鮪大魚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先師說文云也其

言至以二月政與經合謹記其時中上祭不必記之意小正之言諸物皆為時而記因物而及其禮意不主於禮也

榮堇

無傳

說文云堇草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尔雅云齧苦堇郭氏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本草蘇恭云堇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蕺菜花紫色書艸案堇當即今米袋草根初生柔嫩若釵股長二三寸與薺根無辨亦莖葉細小而長

則如柳葉也兩兩對生則如蕺也子在角中又如米也榮者尒疋云草謂之榮謂堇作花也今此草遍生原野中二月末即作花花正紫色更如蘇恭所云矣堇古人恒需用之物內則云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及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皆有滑鄭君注堇荁之屬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君注奠菜者以篚菜也蓋用堇

采芑

毛詩采芑篇傳云芑菜也生民篇傳亦云芑菜也初學記引此經載舊注云遂也遂當作蓫齊民要

術引陸璣詩疏云蒢苦葵也青州謂之芑廣雅云蕒蘪也王念孫疏證云此苦菜之一種也蘪或作蒢蘪或作芑玉篇云蒢今之苦蒢江東謂之苦蕒蕒苦蕒菜也書丱案芑作蘪蕒韻也作蒢雙聲也字亦作苣合璧事類云苣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苣色紫者為紫苣味苦者為苦苣據此則芑之類不一白苣本草拾遺云如萵苣葉有白毛紫苣則說文云蒢菜也似蘇者是也此經所記傳云豆實多是苦蒢以此菜易采且味美也陸璣詩疏云芑菜似苦菜莖有白色摘其白汁出肥脆可生食亦可蒸為

夏小正釋義　四三

茹今此菜吾鄉累呼之為蒢蒢生於冬杪二月可食采芑之詩曰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尔疋一歲曰菑二歲曰新曰孫炎注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治田之晚者亦在二月候也

采繁

繁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繁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尔疋釋草云繁皤蒿郭氏注云白蒿毛詩采繁傳云繁皤蒿也七月傳云繁白蒿也白即皤皆用尔疋為釋也傳言由胡繁母方勃者凡物有異名則舉異名以示人此詁家例也尔雅繁皤蒿外稱蒿者又有二一曰繁由胡一曰繁兔蒵毛晉陸璣詩疏廣要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繁兔蒵豈謂是與書丱謂蒿之類白者甚多由胡自當是繁之一種尔雅莘麻母麻之種不一此麻實盛故以麻母名之由胡之名繁母必以苗生蕃衍之故其得名之例故與莘同也重出傳文而再釋以方勃者欲其詳而人易曉也廣雅云繁母蒡勃也玉篇蔽下云蒡蔽繁母也又作勃益草後起之專字也陸璣詩疏云凡艾白色者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食又可蒸食一名由胡者海人

夏小正釋義　四四

謂之旁勃本草蘇頌云白蒿所在有之葉頗似細艾上有白毛錯澀粗於家蒿從初生至秋白於家蒿今驗一種蒿白色葉形如艾以長斷之柔脆麤於青蒿而無穢氣蓋嘉蔬也即此所謂由胡者矣名醫別錄云白蒿生中山川澤二月采書二月采與小正合也祭祀籩豆必并用尔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二者俱名豆也凡蔬名或謂菹或為時食之薦如春秋繁露云春尚豆實豆實韭也即禮之獻韭是時食之薦周禮籩人加豆之實有韭菹是又可為菹也此謂時薦與鄭君詩箋執蘩

菜以豆薦蘩菹者有殊傳言豆實蓋著其用以釋
采字之義云皆豆實者則合采芑而釋之也

昆小蟲抵蚳

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
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昆訓衆者說文云昆同也同為聚衆之意王制昆
蟲未蟄鄭君注云昆明也與此異者案高誘淮南
子長而愈明注云明猶㦤也言明已得見衆意也
由魂之魂既承上句言則亦作衆解太元經云人
蒼蒼而處其中魂魂萬物注云魂魂衆多之貌是

也云魂也者動也白虎通性情篇云魂猶伝伝也
行不休也孝經援神契云魂芸也芸芸動也是魂
又有動義也謂魂字之義多而兼動蟲之動有此
象故經言昆小蟲也蟲稱小者別乎鱗羽倮毛介
五者之大昆蟲即其蠉飛蠕動之形狀此候當月
令仲春之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也著即小正以著
名之著動而後著見其為蟲故先言動而後言蟲
小正之記時皆若是也言萬物者充類之辭初學
記引白虎通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之三
微月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始動
微而未著書升案三微謂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則
二月正其著時矣

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
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洪震煊云抵猶推者說文手部抵云擠也擠云推
也排云抵也轉注義通也尔雅釋蟲云蚍蜉大螘
其子蚳郭氏注云蚳蟻卵禮內則蚳醢鄭君注云
蚳蚍蜉子也周禮聖人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
杜子春云蚳蟻子也賈公彥疏云蛾子謂蟻之子
取白以為醢書升案推有擇意但取白者故言推

也天官醢人饋食之豆蜃蚳醢蚳固豆實也傳文
於采芑采蘩時有見稊始收煮梅煮桃皆言豆實
此獨質名言祭醢者蚳非豆實為醢然後故著之
也螘卵為醢今無聞檢北戶錄云廣人掘大蟻卵
為醬名蟻子醬嶺表錄異記云交廣溪洞間酋長
多取螘卵淘擇令淨鹵以為醬或云酷似肉醬非
官客親友不可得也洪氏又云言取盡物也言推
不盡物也何休公羊注云為取恣盡辭也文選西
京賦云獲胎拾卵蚳蝝盡取國語魯語云蟲舍蚳
蝝斯不必取之義也

來降燕乃睇室

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者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拸泥而就家入人内也

燕舉異名為釋尔雅釋鳥云燕燕鳦毛公詩傳從之燕亦名乙者説文云乙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是也降訓下亦見尔雅釋訓於此月言降於九月言陟彼傳訓陟為升升與下亦反對見義也黄叔林云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孔氏曰謂之降重之若自天來也書升宷始出之時莫能見但見於來降之時小正即其著者記之也説文引明堂月令曰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春分二月之中氣也以眄訓睇者説文云睇目小衺視南楚謂眄曰睇又云眄邪視也鄭君易注云旁視為睇蒼頡篇云眄旁視也是睇眄為一義也經文室字屬睇字為句既睇而後成室傳文視可為室者也即連解睇室二字義也燕巢云室者通封驗云燕子去室同此稱也云百鳥皆曰巢突穴在樹為巢穿地而高為突穿地而深為穴月令季

之月鵲始巢居木而名巢鵲之屬也莊子徐無鬼篇鶉生於突居土而名突者鶉之屬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漢書五行志云鸜鵒夷狄穴藏之禽居土而名穴者鸜鵒之屬也云取與之室何也者人之居為室鳥而曰室是嘉與之意設問以起下釋辭也拸泥取泥也方言云歛物而細曰拸拸泥而就家為句入人内也傳者自申其就家二字也尔雅釋宫云户牖之間謂之扆其内謂之家尚書大傳云三分其堂之廣以二為内前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内注二房也韻會云房室曰内傳意謂燕獨居人之室與百鳥别是善之故亦取人之名其居者以名之也王貫山云來謂之降去謂之陟皆神之也降與睇陟與蟄皆兩事不以燕與元鳥冠句首而界乎其間此古人屬辭之妙書升宷謂經立言之意當其無燕也人未計夫燕也及其及至則忽喜來降之為燕也徐而察之乃見其為睇室也故記之曰來降燕乃睇室當其有元鳥也人亦習忘於元鳥也及其將歸則忽驚陟者之為元鳥也徐而察之乃知其為蟄故記之曰陟元鳥蟄

剝鱓

以爲鼓也

說文云鱓魚名皮可冒鼓字又同鼉說文云鼉水蟲似蜥蜴長大玉篇云鼉江水多似蜥蜴大者有鱗皮可以冒鼓也詩鼉鼓逢逢陸璣疏云鼉甲鎧甲其皮堅可以爲鼓前漢書律歷志云皮曰鼓顏注云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爲之傳文爲亦此義也孔廣森云魷江鱓禹時貢之見尚書大傳攷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以此經驗之蓋謂蟄蟲咸動時也說文解字云鼓春分之音書升案致象

雷鳴正月必雷故自正月至二月皆可冒鼓夏時特取雷聲之發時行之耳輶軒必以啟蟄冒鼓爲一事拘已月令紀夏取鼉鄭君亦注云皮可以冒鼓彼殆取之以備春日之用爾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尒雅釋鳥倉庚商庚郭氏注云即鵹黃也又鵹黃楚雀注云即倉庚也又倉庚鵹黃也注云其色鵹黃而黃因以名云陸璣詩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椹熟時來在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是應節趨時之鳥也鄭君詩箋以倉庚鳴爲可蠶之候許君說文亦云鳴則蠶生郝懿行云倉庚不鳴長股故莊氏述祖疑長股也三字當在鳴蜮傳蜮也者後而誤竄於此其說良是但商庚長股俱一聲之轉鵹黃言其色長股商庚并象其聲爲名多是自呼恐此亦當尒也王引之云有字據豳風七月加之書升案有字經文中屢言之凡十一見有之云者謂他月之時無之而此月之時乃有之記有

所以著時也有之謂言具也具之爲言著也是小正之通義也

榮芸

無傳

金履祥云芸至是始華也孔廣森云何以記也著采芸者未榮而采之書升案小正言榮者三在此月者傳皆未立訓惟九月榮鞠傳云鞠草也又聯樹麥釋之云榮鞠而樹麥時之急也鞠稱榮專舉物候言之麥稱種則以人事言之聯以釋之者謂經記二者意本相屬榮鞠之時正可以樹麥之時

以彼例此傳則記柴葦為芑蘩可采之時記柴芸為見稊可收之時也此比義屬辭之精密也

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以為豆實

稊通荑見栁稊釋義管子云春三月草木荑生可食此亦當兼草木言張蒿菴傳以稊為豆實是蘋藻之可食者如荀蒲椿楢之屬是也始收者毛詩周頌傳云收聚也即收此字義謂廣畜之也傳言豆實以經文收字證之知葅實也經前言采芸采芑采蘩皆因時祭而采用其免者此言至是水陸之品盡已稊生因其有見即旋收之以為葅備終歲豆實之用記始收則前乎此者未嘗收也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三月參則伏

伏者何非忘之時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故曰伏云

前漢書武五子傳子胥盡忠而忘其號顔師古注云忘亡也則忘亡二字古人通用也前漢書天文志云經書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孟康注云亡謂䖏星不見曷緯通卦驗云晝則為食夜則為星亡之蝕是星失其常體謂之亡傳伏也者非亡之時者發詁以申殊於災異之說也日光盛而星光微星光為日光所掩則晝不能見星故淮南子云日出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昏後日入於地則群星燦然矣惟近日之天陽輝爍射日雖入地猶有餘明日體東行天四次移則星值其處而伏乃人目奪於日光而不見星之體如常也故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孔廣森云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没於西矣書升案三月朔氣黄道日躔畢三

度距參前十三度故伏

攝桑

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說文云桑蠶所食木孔廣森云攝讀如尒雅葉畫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貌書升寀儀禮有司徹鄭君注今文攝為聶攝聶當為通用字也詩七月正義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陽生荑之義荑是葉之始生者是攝桑即女桑矣是月古人謂之蠶月桑所以飼蠶方其攝而記之故曰急桑也急桑者急衣也孫鏘云攝桑即月令勿伐桑柘此蓋訓攝為禁攝說人事言與下文委楊并記之文不相關矣

委楊

楊則苑而後記之

楊義見正月釋義洪震煊云何休公羊注云委積也鄭君注云禮運注云苑積委苑二字本同義書升寀委苑直一字耳考工記函人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鄭司農云惌讀為苑彼北林之苑今毛詩作鬱彼北林則知其苑音如鬱也說文云𦵦讀若委蓋古者從宛得聲之字皆有委音詩小雅谷風篇萎與怨協是其證也後漢書梁鴻傳云長委結兮馬究委結即詩都人士篇之我心苑結明是通用字傳意以言委嫌其與萎衰義涵故易以文之從苑者解之也國語人皆集於苑韋昭注云茂木貌管子地員篇云其葉若苑注云苑謂蘊結蘊結亦茂密之狀也苑字又作菀毛詩有菀者柳傳云茂木也彼所謂柳亦或指名楊之蒲柳言之與言楊則苑而後記明前此者未嘗記也經書柳稊委楊雉指二物書矣則字承攝桑來桑亦有委之時如詩言菀彼桑柔是而不記於委而記於攝者汲汲乎蠶功之唯恐其後也古人即物驗時蓋寓重民事之心如此毛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云盛貌鄭君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與小正記委之時合

羵羊

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記變爾

說文云羊祥也書升寀古人借羊為禎祥字以其為馴畜也洪震煊云羵當為䍴聲之誤也說文云䍴羊相積也羊相積謂羊委積而死也集韻云䍴積羊疫傳言相還即訓經䍴積義也蓋性寒因暖而變漢書五行志暑歲羊多疫死是也孔廣森云

還讀如環羴聚也羊性寒則散煖則聚物之變也書升菴孔說得之羊不常瘦且性即畏暑三月猶非暑時也羴字為說文所不收故洪氏以羴代之不知毳章古讀大異字形亦大殊未可以言相通且未可以言轉譌也云羴羴然者凡古人重言皆形容語也羴羴之義不可考微集韻收此字言羊相逐貌殆錄此傳其易還為逐者所據本異也案毛詩彤管有煒鄭君箋云亦管煒煒然易單辭為重言亦此經稱羴傳則稱羴羴然例也說文云煒明盛貌即引此詩廣雅亦云煒煒盛也又詩鄂不韡韡說文云韡盛貌即引此詩廣韻亦云韡華盛貌夫韋有盛意故偉亦從韋今以此例求之韋韋從火為光之盛韋韋從華為華之盛韋韋從羊當為羊之盛傳蓋言其類之相還羴羴然而聚也凡物散則見少聚則見多自然之理記變者記時物之變宜瘦說哉

或曰羴羝也

洪震煊云或說羴羝牡羊也詩羔羊傳曰小曰羔大曰羊此二月初俊羔三月成牡羊矣孔廣森云羝者羝抵也六月初俊羔至是始生角相抵觸書升菴孔說得之如洪說是謂羔長為羝時也然廣雅云　羊三歲為羝夫羊至三歲乃稱羝則未聞未成之羔亦名羝也特奚軒訓羝為羝抵只就引申取義亦未微羝抵為一字也詩釋文取抵以祓云字亦作羝史記封禪書云其牲用騂駒黃牛羝亦借羝為羝山海經大荒東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郝懿行箋同皆以為即呂覽論大篇之詳抵高誘以為獸名非也是羝通抵抵之據說文抵觸也傳意指羊初生角因癢而抵爾

穀則鳴

穀天螻也

穀訓天螻亦見爾雅釋蟲郭氏注云螻蛄也即引小正此文又神農本草經云螻蛄亦名天螻一名穀古文芸螻蛄亦名天螻亦名穀并與經詩同方言云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此皆穀之異名螻蛄亦或單名蛄此經稱穀同聲字也亦或單名螻月令螻蟈鳴蔡邕章句云螻螻蛄也是也傳稱天螻亦單名也通雅云螻蛄夜飛赴火許瀚云螻蛄伏蟄而解飛故亦名天螻猶鶲稱天鷄亦然埤雅引孫炎云穀是雄

者喜鳴善飛唯者腹大羽小不能飛食風與土也郘晋涵尒雅正義云螻蛄穴地而生立夏後夜鳴聲如蚯蚓王逸九思云螻蛄兮鳴東以為陰類之蟲也書升案鼓鳴小正記蟲鳴之始喜時之漸暖故盡其辭也

頒冰

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說文云冰凍也頒與班同謂次第分布之也大夫有祿位者禮大學所謂伐冰之家也左氏春秋昭四年傳云中須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夏小正釋義　五七

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其出入也時食肉之家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也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傳所稱即分冰以受之義王貫山云金履祥云月令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案金氏說誤月令云先薦寢廟非頒也左傳曰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與月令合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與大戴合天官凌人夏頒冰是夏后氏頒冰先於周書升案火出而畢賦杜預注云大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杜意三月四月皆賦冰之期鄭志答孫皓問云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頒冰其記夏頒冰四月者亦就其繼者言之耳鄭君周禮注云暑甚以冰頒賜羣臣蓋冰之物暑時所需尤多周禮頒冰於夏著其盛也小正頒冰於春記其始也

采識

識草也

尒雅釋草云蘵黃蒢釋文云文亦作職說文云黃蒢

夏小正釋義　五八

蒢職也識職古字通用周禮職方氏樊敏修華嶽碑作識方氏莊子心與心識釋文云向本作職史記屈原傳章畫職墨兮前度為改楚辭職作志志識二字亦通顏氏家訓云禮云苦菜秀按易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則有苦菜葉似酸醬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按郭氏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書

升寀梁世講禮者其說未為大誤此所指蓋荼之別種故得苦菜通稱黃叔林云蘵黃蒢亦苦菜也是也唐本草云龍葵食之解勞少睡夫解勞少睡則與今之櫝葉同功意古者以此草之性能釋勞倦恆煮以為飲因其為荼類而名荼而後世苦櫝之品遂以木類而蒙草之名乎晏子春秋雜下篇云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炙茗或如後世焙荼之法茗亦稱菜當是荼草矣傳言草者亦因稱蔬則為茗之義不著故為視別之辭龍葵白花者北方春初籬落間隨處生之未見紫花者義眉山志云苦菜即龍葵三月生六月花從葉出莖直花紫八月實黑而落其根復生隆冬不枯據此則紫花者南方有之其言隆冬不枯亦足破黃門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之說又本草陶宏景亦疑苦菜是今茗足為吾說證

妾子始蠶

先妾而生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

說文云蠶任絲也周禮馬質注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值大火謂火見之期火出於夏謂三月也妾猶言婢為人給使者國語納女子妾三十人妾即此妾之義洪震煊云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諸臣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則蠶妾固役使之人也是也子女子子也單稱子者論語以其子妻之禮記喪記子析笄首以笄被子之名因其父母以立稱則其女在父母之家義稱子也云先妾而後子何也者因經以違貴賤之序設為詰問之端也事有漸者公羊傳何休注云漸者事物之始先見之辭也言自卑事者始者卑事者即妾猶言賤役之人也齊民要術云今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持籠筥亦蠶事之卑者也洪氏又云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以勸桑事鄭君注引此經妾子使蠶執養公事證之是二文義同也書升寀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北郊始蠶當為禮先蠶而祈蠶事也蠶實生於三月蠶事之興必自季春始矣故月令季春乃言躬桑也七月之詩其三章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鄭君箋云悲則殆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則詩詠女謂女子子也彼言女而不及婦亦此經但記子之義

也王貫山云正月記祭耒用暢必天子事也而不記王之耕籍三月記妾子始蠶而不記后之躬桑何也此所謂小正也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

月令正義引皇氏說云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執長養蠶宮之事以宮為蠶宮此說得之然此宮不指天子公桑蠶室言古者宮為上下之通稱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內則云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樂其宮是貴賤皆得稱宮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宮事婦無公事養蠶宮事之大者也或疑執養二字相屬為文不 案洪說書藝文志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荀子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掌養持養與此執養同义

祈麥實

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也故急祈而記之也

說文云麥芒穀 之成者謂之實月令孟夏乃為麥祈實鄭君注云於含秀求其成也月令孟春之月農乃登麥是時他穀皆未熟故曰五穀之先見者也五穀之名說家不一周禮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疾鄭君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靈樞經云五穀麻麥稷黍豆前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顏師古注云黍稷麻麥豆也此三說與月令天子所嘗政同急祈者重民所食也月令祈麥在四月小正祈麥在三月當雖食之會所以致意於養民之政者較後代尤急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

說文云旱不雨也爾雅釋詁云粵于也粵與越通毛詩越以鬷邁對越在天鄭君箋並云越於也於與于亦通也二字皆語詞不言時有而言越有者說文云粵審慎之辭旱則病苗閔其有也故審慎其辭曰越有云爾傳言恆有亦明經中越有二字之義恆有者不定有也洪震煊云春秋考異郵云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鄭君月令注云陽氣盛而當旱是於周易三月之卦澤上於天天夬柔乘五剛陽氣盛也書升案先大旱而記小旱明天氣有漸也記旱而不記雲謂旱者時之常人事之調燮載在大正小正之書但意在驗候而已故著

之曰記是時四月越有大旱傳言記時殺亦同

田鼠化為鴽

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鄭君月令注云鴽鴾母也爾雅釋鳥云鴽鴾母郭注云鵪也孔廣森云鵪鶉之類也無斑者為鵪有斑者為鶉鶉有後趾鵪無後趾恒以是別之郝懿行云鵪鶉二鳥本非同類故公食大夫禮以鵪鴽并列內則則鶉羹與鴽羹異名皆是以為二物也今鶉黃文大如秋鷄無尾鵪較長大黃色無文又長頸長背鵪之言闇也鶉之言純也純亦文也二說皆著鶉與鵪之別也然高誘淮南子注云鴽鶉也蔡邕章句云鴽鵪鶉之屬而列子云田鼠化鶉莊子亦云田鼠化為鶉則鶉與鵪有時可以通其稱也田鼠害稼今為鴽為不害稼是由不善變而至善也王引之云化當為則正月鷹則為鳩五月參則見鳩則見傳皆云盡其辭皆指為則字言之書升案穀梁春秋傳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皆無所苟也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彼云盡所謂不苟也不苟於其辭則

或長言之如鷹則為鳩等之曰則是也或詳之此曰鼠化為鴽之曰化是也使必謂盡其辭專為則字立訓則春秋五　六鶂之辭何嘗曰則也伯申之言近似而不得不辨

淮南子田化為鴽高誘注云鼫鼮鼠郭景純爾雅鼫鼠贊云五技之鼠使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鴽集鼫鼮鼠鼫鼠與鼮鼠殊類二者說與傳異而月令皇侃疏義引賀瑒說以鴽為蝙蝠益臆說無據

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

爾雅釋木云　桐木郭氏注云即梧桐蔡邕月令云桐木之後華者華於三月之季故言後也芭古文葩說文云葩華也說文不以葩為華之或體而以華釋之謂葩華字異此經於梅杏杝言華而於桐則言葩義各有取不得執月令桐始華之文徵芭華為古今字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葩盛貌則華之盛者乃名葩爾　為專干寶注云花之通名鋪為花貌記之敷按南都賦藻苑菱　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被芬葩葩與華韻蓋讀若敷矣拂重拂者蓋古人於其文之無深曲者即還其

字之常意解之如子夏詩傳之風者風也即其例
在易大傳尤多如象也者象也及序卦傳比者比
也之類是也拂即拂動之意桐花輕而翩反之意
也

或曰桐始生貌拂拂然也

以重釋單辭與獐羊傳同例詩大雅生民篇茀厥
豐草釋文引韓詩作茀廣雅云茀茀茂也則當讀
拂茀形容桐芭始生之繁茂也茀與芾通亦有作
市說文云草木市市然象形茀又與孛通釋名云
孛星星旁氣孛然也傳言貌拂拂然尤與花茂謂

夏小正釋義　六五

藪之意合也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
也

毛詩小　傳云鳴鳩鶻鵰御覽引月令章句云鳴
鳩鶻鳩也尔雅釋鳥鶌鳩鶻鵃鶻鵃字通左傳引
尔雅舍人注云鶌鳩一名鶻鳩今之斑鳩也郭氏
注云似山鵲而小青黑多聲案二家釋鶌鳩之義
不一廣雅云鶻鳩斑鳩也玉篇云鶻斑鳩也說與
舍人合方言云　小者謂之鴓鳩或謂之鶻鳩字

林云鶻鳩小種鳩也說與郭氏合黃叔琳釋小正
不取斑鳩之說然高誘呂覽淮南子注云鳴鳩斑
鳩陸璣詩疏云鳴鳩斑鳩也鄭君月令注云鳴鳩
飛且翼相擊趨農事也今驗初飛擊翼亦斑鳩然
也是鳥暮春則來晝夜鳴林樹間聲無停歇古人
故以鳴鳩呼之經記其鳴以驗時者必指此鳩無
疑矣云始相命者玉篇云鳴聲相命也詩伐木正
義引王　說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蓋謂其
呼朋引類也王貫山云洛神賦名都篇皆子建作
也賦曰命儔嘯侶詩曰命儔　匹侶兩句同義鳴

夏小正釋義　六六

疊韻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四月昴則見

無傳

史記天官書云昴曰髦頭漢書天文志作旄頭蓋因其形似得名星質雖小蔚然相聚人目易爾雅云西陸昴也夏后時因唐堯之舊用為中星者也左朝（昭）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正義引鄭志答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案孫炎爾雅注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西方之宿昴為中

傳稱西陸日當畢指昴言鄭君所說與小正合也是用朔氣黃道曰躔井六度六分距昴後四十二度一十三分故見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名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洪震煊云孔氏廣森云天官書曰亢為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畢氏沅云大衍歷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楚孔引天官是也畢引歷議為非蓋天官書所謂南門非若今之所謂南門在庫樓之外也若果南門在庫樓外則天官書但云其南兩大星何以云其南北也習史記者不得其說則謂北字衍文不知所謂南北即亢之南北星也郤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正此文而說之云南門者亢上下之星也亢四星曲而長故天官書曰亢為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小正以識亢星所在也據郤所說亦不以南門為庫樓外之南門也今實測圖亢四星狀如彎弓其南星抵黃道其北星抵赤道而兩星並不　於其中或古明而今暗也且庫樓外之南門已入地平下

不見雖江以南人無以候之作小正者固無取爾也書升案古人名星皆由象取門者象也南其方也人君南面覘星必兩星左右峙列與户之勢左右相當乃所謂南門正也若以亢之南北星為南門則與東壁之星同是壁形而非門形烏得言正且亢四星光比日甚微無緣南北二星獨得稱大謂古明今暗又何所據信乎洪氏謂庫樓外之南門入地平下不見非也南海鄒伯奇曾以算術詳推南門二星則南門二星夏時在地平上人盡見之余更以術推之亦與之合也天官書南北字北

為比之論文其下當有地字奪去以本篇狼南地
大星曰南極老人句推之可見洪氏又謂天官書
所謂南門非若今之所謂南門此尤誤謬開元占
經引石氏曰南門二星在庫樓南春秋緯曰角南
兩大星曰南門此是得名本甚古非後代增益之
星也二星在今是表一等二等之列故稱大星爾
正者是體無偏倚也正月鞠則見傳云歲再見者
發凡之亂也言再見所以別於斗柄織女常見不
伏之星也斗柄夏時距赤極最近終夜見於天織
女十月中氣後日躔所經然是時日在赤道南相

距甚遠故不與宿星同伏宿星伏杓日前後三十
度內故曰歲再見也此月南門正傳云歲再見壹
正者亦發凡辭辭也所以重別於斗柄織女常見
不伏且更正於四方三方之星也中星之法古人
專用近赤道一帶諸星星至天頂則午方謂之中
蓋渾天之法東西既以午綫為中南北復以赤道
為中也其南北距緯漸遠之天古人特取其星之
顯者以參合中星用之但遠乎赤道者不得稱中
則取其正而已中必於南方正不必於南方也凡
取正之星必數星成體縱橫分明乃得指審定定

向之處北極規不隱其內星星莫顯於北斗取正
之時斗柄兩端之二星作直綫形也北極規外之
星莫顯於織女取正之時左右足之二星作直綫
形也南極規常隱不見其內之星靡所取正南極
規外之星莫顯於南門取正之時兩大星東西作
綫直綫形也遠赤道以南以北之星並用為正者
古人以渾天之法治歷知兩極相同故取名之義
亦一也但斗柄織女無伏見而南門有伏見斗柄
旋轉不離其所四時得正於赤極上下左右之四
方織女入地之度最淺四時得正於東西南之三

方南門入地之度最深中國在赤道北人所目見
者僅得正於南之一方故曰歲再見壹正也傳文
簡括精深猝不易解然悉心鉤稽端緒自呈雷學
淇以歲再見壹正為古歷之法今已失傳介菴治
天象家也抑何其鹵莽者與大正惠棟云疑即周
書所引夏令等篇書升案惠說是也正即古文政
字亦與貞通故易中貞夫子　傳皆以貞易正
字大正亦即周官之大貞惟其典已鉅而事非常
故大之也夏之大正尚書洪範五行所述其遺緒
也傳云維王后之祀帝令大禹步於上帝鄭君注

云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　為君之年
也帝舜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衍天道謂觀得失
反覆也是言禹受授政於舜欽若之事也得中述十
二月所頒朔令即所東謂大正者也而天子四時所
御春月青陽夏月明堂中央曰太室秋曰總章冬
曰元　是夏之時亦用明堂之法也蓋明堂之始
于　其卦列八方以象四時分之則十二月也四
仲之月當其四正四孟四季之月合當其四隅故
大傳述索祀之典而著之曰艮隅震正巽隅離正
坤餘兑正乾餘坎正也夫堂有四名而獨得以南
方之堂為大名者何也天子居明堂之制各當其
應月之方而及其頒大正也則仍在明堂易大傳
帝出乎震章即明堂之法也其言離也者明非南
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法天下蓋取諸此也即其
據矣取法者謂南面而行朔令今取星正之方以
為法也南門為大正所取法小正何以記之記時
也不記其法也又小正亦總屬乎大正謹而記之
正主事言亦記而名官之義亦緣之而起爾雅云
正長也郭氏注云官長也凡庶官之長雖各有專
稱而渾舉則皆稱大正遠周書嘗麥解云維四年

孟春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於太祖是月王命
大正正刑書此大正之官即月令孟夏所命之太
尉也徐元靖云鄭氏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
秦官則有太尉據　典畧曰古者兵刑官皆有
尉名國語晉悼子使祁奚為元尉鐸遏寇為輿尉
奚午為輿尉管子管藏于里尉又襄二十年左氏
傳欒盈歸將死於尉氏杜注尉氏討姦之官又
氏星經紫微垣名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則
應有大尉矣應邵以為太尉周官是也書升謂月
令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獄出輕繫四月行賞之
時不廢講刑故　必於此月正刑書也其言嘗麥
於太祖太祖即明堂太廟太室也禮明堂位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君注以季夏為建巳之
月　周禮則周必於此月舉行禘祭也大傳亦
云孟夏嘗麥則與同禮同也嘗麥解又云在夏之
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月胥興作亂遂凶厥
國皇天哀禹賜之以彭壽　正夏略因正刑書而
述夏道知夏之時固行此禮也夫刑書大正中之
尤重者也於南門皆正之月因嘗麥而正之於明
堂法天象之正以舉事也此取法之大者矣四月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中氣黃道日躔井二十一度六分此時南門乃正於未方麥之早者熟於孟夏之末故舉嘗麥之典

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爾雅釋蟲云蚻蜻蜻郭氏注云如蟬而小方言曰有文者謂之螓夏小正曰鳴札虎　毛詩傳鄭君箋云螓謂蜻蜻也正義引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與郭氏爾雅注所引方言同今本方言螓作蜻蜻正義又引舍人云小蟬色青青者則蜻周以色而得名螓則同聲字也又廣韻云錢蟲蟬名

即此札螓蜻蠽皆聲相轉也吾鄉此蟬猶呼為蠽也許瀚云寧縣即今之蜉母書升案蟬母色紫非青青者不得與札混為一物釋之也廣雅云蛥蚗蚻也曹憲云蛥音析蚗音穴書升謂蚗音是蛥音非蛥蚗即說文之蛥蚗當音移不當音析也左傳春秋僖公七年盟於寗母公羊穀梁皆作寗母杜氏左傳注云高平方與東有泥母亭音如寗又左傳濘中即泥中毛詩式微篇泥中或以為即寧邑之邑是也寗泥二聲得相轉此寗當讀若泥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旖旎從風考工記注引作倚移從風知古者從尼從多之字音又可以通讀則寗者蛥之叚借而　之入聲轉為穴是寗即蛥蚗也又廣雅鷦札寗鴂也鴂當讀為穴札為截小之義鷦鷯鳥中之小者蜻蜻蟬中之小者故皆得札名而其別名亦從同此猶天鷄與天鷄矣孔廣森云札名而麥熟方言謂之麥蚻

囿有見杏

囿也者山之燕者也

記杏實　熟也王貫山杏熟則非葉所能蔽故曰見初有紅者故曰見洪震煊云韭種于園即以園

言之杏種於山即以山言之古人傳義然也俞正燮云夏小正正月囿有見韭傳曰囿園之燕者也四月囿有見杏傳曰囿之燕者也詩亦言靈囿以供遊息若園則種韭山則種杏小正不言園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王當於囿中見之故傳言囿之韭山之杏書升案周禮雍氏禁山之為苑鄭司農注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俞氏說囿之義極合經旨其以經文二句皆有見字則據俗本為說不得　古人之言之妙也正月囿有韭此言囿有見韭有必繫之以見者何杏不自今有也見之

而後知其有也故曰有見正月并記梅杏杝桃則
華此只言杏者杏其先成者也桃熟以六月梅熟
以五月杏熟以四月禮春見(薦)韭盧諶祭法曰夏祀
用杏是韭與杏祭品也二傳何以皆不言豆實此
古人說經傳例之慎取足發明經意而止經意所
不及者不言之也五調記煮熟(梅)而後言豆實六月
記煮桃而後言豆實二月記始有見　始收而後
言所以為豆實也釋經中言煮言收意也本此例
以推益知二月采蘩傳皆豆實也　乃合采芑采
蘩二句為釋未及槩菫也

鳴蜮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周禮鄭君蟈氏注云鄭司農云蟈當為蜮蝦蟆也
元謂今所御所食蛙呂覽螻蟈鳴高誘注以為蝦
蟆月令螻蟈鳴蔡邕章句以螻為螻蛄蟈為蛙鄭
君注以螻蟈為蛙鄭意以螻蟈為以物故說以與
周禮注同案後鄭及蔡說是爾雅釋魚無蝦蟆其
鼁䵹蟾諸郭氏注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
蚥名醫別錄云蝦蟇一名蟾蜍一名䵹一名去甫
一名苦蠪陶注云此是形大　上多痱磊者今按
此種有二類陶說形大者今人取其酥入藥即蟾
諸其一種形小為蝦蟆二種為一種然形分大小
故本草合之景純分之也皆居陸地爾雅所言蟾
諸并蝦蟆言之景純分之猶非爾雅意也爾雅其
下又云在水者黽郭氏注云耿黽似青蛙大腹一
名土鴨案爾雅只言黽郭氏以耿黽釋之耿與蟈
聲相轉也說文云黽鼃黽也耿黽即鼃黽黽有數
種其大而色青者謂之青鼃其小而色或黃或黑
者但謂之鼃其實皆鼃即皆鼃也景純分又分之
亦非爾雅意也陶注別錄鼃云大而青脊者名曰
土鴨其鳴甚壯一種黑色南人謂之蛤子食之至
美又一種小形善鳴喚者為鼃子此則是也陶所
述皆爾雅所謂黽也鄭君謂齊魯之閒謂鼃為蟈
以爾雅參之故知別於蝦蟆也傳言屈造之屬屈
造即鼁䵹之轉聲之屬云者二物本相近指彼以
定此也楊倞荀子注云鼃蝦蟆類也與傳意同傳
例即用正訓再用別訓則以或曰二字示別之此
不然者以蜮之正義為短狐經釋為鼃則字之正
義不見故第以或說明之若示疑以傳疑之意也
淮南子注主術訓云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降道高

誘注云三月書升案此言燕降蝦蟇鳴與小正或
早或晚較一月也

王萯秀

無傳

月令王瓜生鄭君注云王瓜萆挈也小正王萯秀
今月令王萯生未知孰是此但以萆挈釋王瓜非
并釋王萯也其云未知孰是者言莫定當以何者
爲正義蓋知王萯王瓜爲二物故用此獻疑也呂
覽王善生高誘注云善本作瓜菰瓝也此但以菰
瓝釋王瓜非并釋王萯也其言善本作瓜但舉别

本異文破字爲訓而不言王瓜即王善是亦不以
爲一物也二君既未出解說後人釋小正者無所
依據王萯究係何物皆不能明案穆天子傳云珠
澤之藪爰有雚葦莞蒲茅萯蒹葽郭氏注云萯今
菩字音倍管子地員篇云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
宜萯雚又云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若
屑塵　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齊民要術
云凡穀田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者爲上時據諸
書所稱以茅蒹雚麻等與萯并舉則知萯必隨地
易生而非希見之草明甚顧猶未知萯爲王萯否
也再據說文云萯王萯也廣韵云萯王萯草則知
凡言萯者即王萯也顧猶未知王萯在今爲何草
也考唐書渾瑊傳登黃萯原通鑒注云其地多黃
萯草因以名原萯何以又以黃稱蓋王黃音近人
易渾呼本草經黃連一名王連亦由呼此又山海
經云和山吉神泰逢司之是好居萯山之陽出入
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廣韵褳云大黃萯山神
能動天地氣彼所引即山海經文今本萯山上無
黃萯二字傳寫脫爾山亦必多黃萯草萯又有大
細二種故此名大黃萯山也菩字亦作蓓廣韵云

蓓黃蓓草也前漢書東平思王傳云立石東倍草
并祠之顏師古注倍草黃倍草也王黃萯蓓既屬
同音則知王萯者即今之黃蓓草無疑也此草由
澤沙原之地皆生之二月發苗葉三月莖白四五
月吐芒穗結細實莖高數尺極柔荏因風披靡至
秋莖葉變黃赤野人刈取之爲蘘苫之用焉爾雅
云不榮而實而秀王萯實秀於四月而非生於四
月月令呂覽王瓜之瓜其作萯作菩者皆沿譌字
鄭高二君皆不之從其見甚卓

取茶

荼也者為君薦蔣也

荼記謂茅秀與七月灌荼之荼異鄭君詩箋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按即茅之華也一名蒤說文云蒤茅秀也一名蕛廣雅云蕛苵茅穗也穗亦秀也本草云茅有數種白茅短小三四月開白花應劭前漢書注云荼野白花也即指此矣為君薦蔣者廣雅云薦蔣席也古人名席為蔣如王褒僮約綸蔣織箔薦蔣列重席猶言累茵君貴故用薦韓非子云夏禹為茵蔣席則傳中君子指夏禹言矣儀禮既夕禮云茵著用荼鄭君注云荼茅秀也古人以褚茵席中取其溫煖不惟凶禮用之也凡食物曰采幽風七月篇采荼是也用物曰取此經言取荼是也金履祥以此荼為苦菜失之

秀幽

無傳

張蒿菴曰秀幽未詳詩幽風四月秀葽得非幽葽聲相近而誤與盧紹弓亦云秀幽即秀葽書升案古讀幽要相轉禮保衣要縫半下鄭君注要或作優是要可讀為幽爾雅釋地燕曰幽妙李　注云燕其地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是幽可讀為要聲楚辭九章惜往日曰使芳草為藪幽上二句與昭下二句與聊韻亦其證也彼稱幽與經文政同夫以藪幽芳草對言必指要草可知毛詩幽風四月秀葽傳云葽草也郭君箋云小正王萯秀葽其是乎正義云葽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與葽為言葽其是乎為疑之辭也孔氏此讀王萯秀為非是鄭君本　王萯秀取荼秀葽為句一經三句本一類故并舉之此例漢人恒用之說文昌下云東方昌矣攝東方明矣朝既昌矣為一句也毛詩傳云衣錦褧裳攝衣

錦褧衣裳錦褧裳為一句也然鄭君必讀此文為秀葽又以合乎時候故為詩作證也自毛詩幽風四月葽秀以下　寫書升案上廣雅云葽莠也郭景純穆天子傳注云葽莠屬太平御覽引韋曜毛詩答雜問曰甫田維莠今之狗尾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葽狗尾草也國策云幽莠之秀也似禾氏注云謂幽其色茂此誤也幽即葽草眾呼之則為幽莠如莠草之鎬累呼之則為鎬候耳此亦葽即莠之證而毛奇齡詩札云苦菜莠即秀葽也苦菜名葽然亦名遠志亦名小草陳啟源云曹　中

詩說據云爾雅萋棘蒬語又參以劉向萋苦萋之說按即今藥中小草案小草味極苦澁醫家以甘草 之方可用又有萋 之稱曹說信為有本書丱按說文云萋草也詩云四月秀萋此是許君正義下又云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乃是許君廣義此字不屬四月秀萋句蓋視篆文言苦萋當別指萋 固不得取釋秀萋句也況萋草非惡草與楚辭稱藪幽之意亦不合則秀莠之說可為定案顧程瑤田通藝錄猶疑之云莠於夏至前後始作穗小暑大暑之前乃甚正秀之時是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此疑與孔旦氏正義所見同莠當四月苞未開折穗已胎矣見其苞即知其秀小正記物候多據最初言之此不足致惑

越有大旱

記時爾

春秋繁露云大旱陽滅陰也月令云孟夏行夏令則雨水不時鄭君注云 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正義云四月純乾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是四月有大旱之義記旱而不記雩記旱者時之人事調變其與載在大正小正之書但意在驗候而已故曰記時爾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君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是也書丱案尚書大傳亦稱仲夏之月大雩彼與此經皆言夏正此記大旱以四月彼以五月大雩者王制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雨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雨義也由此言之小正各備其義未嘗相 云又春秋之書大旱誌變也小正之書大旱誌常也常者時之所恆有變時而為災雩有常禮亦有變禮視此

執陟攻駒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丱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洪震煊曰經傳執幷讀如縶淮南時則訓云執騰駒月令作縶騰駒是執為縶義也書丱案馬二歲為駒月令季春命累牛騰馬歷十二月以生生之時必在三月今再歷一歲至四月而始成駒為可縶之時故曰始執駒也離之去母申執字之義母駒母駒已長成故可以離其母也執而丱之君者釋經文執字義九月傳亦云陟丱也尊君而重其事故言執謂丱之君閑以備五月 馬之用也洪

褱煊云攻猶習也閑習與衛是必教之是也服車者國策云驥服鹽車是馬駕稱服也舍猶棁淮南子云駑馬十舍鄭君詩箋云七襄七舍數舍之者謂數駕數棁駒小恐傷其力也

濰宋書升學

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故略其辭也

史記天官書云參為白虎三星直是也為衡石下三星兌曰罰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毛詩傳云參伐也正義云天文志云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然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化圖云參為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在畢相見之　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書丹棨開元占經西方七星占引石氏云參十星是以參經伐并左右髃股之數也春秋繁露云罰十三星是以伐統參并左右肩股及此角觿數之也公羊傳云伐為大辰廣雅云參伐謂之大辰大辰不專指二星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蓋以候躔離則參專為宿星而與他星連數則為大辰春秋繁露所述最為古誼矣五月朔氣黃道日躔柳九度一度九分距參後

四十五度故旦見參爲大辰重之故盡其辭也曰則經變房言辰傳以伐釋參皆發古明王衡三辰之禶說小正者未有言及者也

浮游有殷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毛詩鷄鳴詩云殷衆也周禮殷頫曰聘鄭君注亦云殷衆也并與傳同說文云殷盛也盛亦兼衆意也渠略舉異名也爾雅釋蟲云浮游渠略舍人注云浮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渠略郭注云似蛣蜣身陜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陸璣詩疏云浮游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藝文類聚引廣志云浮游生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卽死書卄案廣志所述別是一種一名朝蟧王貫山謂浮游生荒也吾鄉謂之荒蟲此乃傳淮南子詮言訓云浮游不過三日說林篇訓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此與傳文小異又說林訓云浮游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與傳文同蓋生期最促之蟲也云稱有何也發經中諸言有之義也見謂著見著

見之則或與可謂謀有鳴倉庚是也或與謀此經及有韭等是也小正以著名故經文多言有

鴂則鳴

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爾雅釋鳥云鶪伯勞也趙注孟子云鴂博勞鳥也爾雅翼引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其聲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曹子建惡鳥論亦云其聲鶪鶪是此鳥亦以其聲得名也辜者周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君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占覽仲夏記高誘注鶪伯勞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王貫山云鷹則爲鴂傳云非其殺之時也與此其不辜之時也句法相似然高注呂覽謂應陰殺蛇舉此不辜義未合故顧氏鳳藻曰辜之句絕辜皐也伯勞惡鳥君子宜惡之而小正盡善其辭不辜之者以知其時如此則略可屬讀書卄案小正傳文皆之時二字屬讀顧說失實鷹鴂俱鷙鳥傳既以經書則爲善美之辭而鷹捷於殺故著之曰非其殺之辭也鴂捷於辜故著之曰其不

辜之辭也然則辜必訓為辜磔乃合經旨支離解說無當也淮南子云夏鷙鳥不搏黃口而鴂獨殺蛇為鷙鳥中之尤殘者故古人目為惡鳥然必曰夏至後應陰而殺者李善文選注引服　云伯勞順陰氣而生蓋以其性本陰故能感陰氣於始動而歲序殺機先於是物著之也周書時訓解云小滿五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若夏代所驗此候與周代同則始鳴之時尚距夏至十日也此特陽氣方盛殺機未著故曰不辜之時也高氏之說實足與經相互證矣

孔廣森云辜　也不曰鳴鴂而曰鴂則鳴是不畧之也不畧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俞樾云如孔說當曰不辜之記時也於文方定今但曰時也文不成義不仍當從舊讀以其不辜之時也六字為句故漢書律歷志注引孟康曰辜必也不辜猶言不必詩七月篇七月鳴鵙是鵙之鳴盛於七月今方五月鴂或鳴或不鳴故曰其不辜之時也猶言其不可必之時也書升案俞駁孔說當但訓不辜為不必義亦未確小正三月紀鳩鳴淮南子云雄鳩夏鳴是鳩之鳴亦盛於夏者也何以不云不辜之辭耶

時有養日

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爾

養訓長者長為修長之長漾說文云古文從養禹貢漾水鄭本及史記夏本紀皆作瀁則養羕為古通用字爾雅釋詁文羕長也與傳文同羕永亦古通用字詩漢廣江之永矣說文引作羕古器銘永保用享多作羕惟古字相通則養日即堯典之言日永堯典中星皆據中氣非據朔氣而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其專指夏至之日明矣晝夜所以有長短者日行黃道黃道裏交於赤道交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夏至日行赤道北距北極近地上所歷之度分少則時分以少故夜短而日長冬至日行赤道南距南極近地上所歷之度分少則時分亦少地下歷之度分多則時分亦多故日短而夜長孔廣森云鄭君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月初為本月終為末古時語如此書升案堯之時閏月以定四時其大義亦取各月之氣當其各月之日數而已故言其月之日數而節氣核於其中此統十九年一章之　率而論其

理之正也若以每歲分論則節氣又不能與月候平行故此傳言一則在本明節氣入月之早者言一則在末明節氣入月之晚者夏至值朔日是在本也夏至值望後是在末也二在字即釋有字之義

乃瓜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姑食瓜也

瓜者瓜蓏之屬言瓜其統辭也穀梁定十五年云乃急辭也是傳訓乃為急義也孔廣森云豳風言七月食瓜五月其早熟故曰急瓜之辭書升按齊

民要術引氾勝之書種瓜篇云五月瓜熟與小正合漢書食貨志云瓜瓠果蓏植於埸圃急就章云園菜果蓏助米糧瓜之屬所以佐穀其用最廣故大雅生民之詩以瓜瓞與荏菽禾麻麥并言之重民所食也惟其重之是以急之也凡言時者據其物候最先為言此所食之瓜謂黄瓜與

蜋蜩鳴

蜋蜩者五采

爾雅釋蟲蟬有多類以蜩字冠之則蜩者諸蟬之統名也爾雅云蜋蜩孫炎云注云蜋五色具色猶采蓋本此傳為說也良蜩何蟬諸家皆莫能定殆拘讀傳語因謂蟬之類不過習見青黑二色而五采相宣者當是異種故趙氏坦云蟲魚形狀今人有不能盡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如蜋蜩五采其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書升案毛詩七月篇五月鳴蜩傳云蜩螗也此蓋散文則合蕩篇云蜩蟬也螗蜩也此蓋對文則分故陸璣詩疏云鳴蜩蟬也　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此為蟬中之最良者故名蜋且得其大名矣此蟬爾雅方言諸籍均載之則恒見之物

趙氏以為海濱乃有之不思方言與義疏明言陳鄭之間謂蟬為蜋陳鄭非海濱之鄉何嘗無蜋蜩也竊謂蜋蜩即蟪蛄之夏生者陶宏景云四五月鳴而紫小青色者蟪蛄也即是物也此種以青為質以黑為文頷間微黄腹下微白冠戴赤星是所謂五采具也山海經云騶吾大若虎五采畢具而毛詩傳云騶虞白虎黑文司馬相如封禪書亦稱騶虞白質黑章均不言五采故知山海經所謂五采畢具不過有黄青赤三色微廁白黑之間耳不必五采均稱然後謂之具也得此證而傳語可以

釋然矣
匽之興五日翕然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
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
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
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
爾雅釋蟲云　郭氏注云夏小正傳云螗蜩者
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螗蛦匽與螗蜩一物二名
或言匽或言唐蜩者互舉之辭猶二月言燕九月
言元鳥也洪震煊謂匽為唐蜩之未鳴者非也興

者起也謂復育在地忽掘閱而起也傳云其不言
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者文義與
二月傳言来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来降
其例相同洪震煊云之興五日翕述經文也之興
猶言其興也書卅案詩言之子莊子言之二蟲又
穀梁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傳云之口緩辭也毛
詩公侯之事傳云之事祭事也并　本文之字斷
句凡匽興之日即其翕之日故傳以之興五日翕
屬讀云日月相對謂之望望也者月之望也此望
指六月之望言連月以徵候因其方興遂及其伏

原始而要終之義也經言乃伏傳言而伏　檀弓
而曰然鄭君注而猶乃也不知其死明小正以著
名名之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當匽之生
也無由見而知其生時也但記之曰興而已當匽
之死也亦無由見而知其死時但記之曰伏而已
傳又因經稱五日義隐故詳申之曰五日也者實
為此月之十五日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脫大戴禮盧注引淮南子云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而死此蓋據未譌之本匽由生而興相
去僅以時計不以日計由伏而死亦然興於是月

十五日必死於後月十五日故曰望乃伏物之候
應皆係乎日行而不係乎月策此候記於十五者
乃示以歲齊年之義夫物體變化必應陰陽坤一
陽下生而陰消於上小正於麋隕角驗之角在上
者也夬五陽內長而陰脫於外小正於匽興驗之
匽以解甲而生甲在外者也蟬類解甲自孟夏始
而四月先記鳴札則以此為陰退之驗彰彰明矣
天地之機以浸而其累甚微以月氣言則芒種十
四日猶非陽成之候必及十五日斯純陽乾象始
充　而無欠　然消息迅忽再閱一日而姤之氣

又萌馬小正物候皆據平氣如平氣芒種在朔夏
至在十六日則此十五日者乃夏至之前一日也
經何以不言十五日而言五日古人紀日以旬也
說文冥云從日從六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
也彼用六而不復用十與此但稱五日同皆誼之
最古相為證明者也黃叔琳疑五日上當有三字
乃合十五之數亦未暇深考爾翕訓合亦見爾雅
釋詁及毛詩常棣傳（據）大東般傳翕從羽得義屋初闢
背而出其翼攝葉之狀伏也者入而不見亦見八
月辰則伏傳洪範五行傳鄭君注螓螽蜩蟬之類

夏小正釋義　二十七

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也楚辭九思云蚲蛈
噍噍王逸注云促寒將蟄故噍噍鳴彼言藏言蟄
猶經之言狀亦入而不見之義也
生魄死魄朔朏望晦乃古人用以紀月之名望在
每月十五前後原有定期　徒末釋小正者俱以
望為閏日十五之借稱則但　由此至彼日數為
準將晦朔皆可以稱望名不正矣小正主於正時
者也方使至常易知之事以家諭戶曉乃忽為此
讔辭謎語使之若可解若不可解焉我知其必無
是也

啟灌藍蓼

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也者
詩終朝采藍箋云藍染草也說文云藍染青草也
本草蘇頌云藍處處有之人家蔬圃作畦種至三
月四月生苗高三尺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
　而大黑色五月六月采實俱可染碧不堪作
此名蓼藍即醫所用者也別有木藍出嶺南不
入有菘藍可為澱也亦名馬藍爾雅所謂葴馬藍
是也書卅葉藍蓼即蓼藍也說文　云藍蓼秀也
與經文稱藍蓼同凡藍有早晚二種早種者三月

夏小正釋義　二十八

可成一刈而後生晚種者必先蒔首於畦五月分
種之至夏末乃成月令今民勿刈藍以染亦就晚
種者言故鄭君引此經作證以二經驗之知古人
用藍不尚春植或以妨　之故耳啟訓別說文
云別分解也四民月令言四月則大蒜五月則小
蒜即此傳文別字義也云陶而疏之者申言別之
義也廣雅云導陶也陶與導又轉注為義謂導其
畦　疏其行列楚辭九音云疏石蘭兮為方王逸
注疏布陳也即此傳文疏字義也　訓叢說文云
叢　也是聚生即叢生也藍蓼叢生則　而不遂

故必分別植之也小戴正義引　安生曰灌謂叢
生也言閑關此叢生之藍蓼分移使之稀散即本
傳意為說也

鳩為鷹

無傳

義具正月孔廣森云王制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
說者以為仲秋也亦古今氣候之異書升案鳩之
變鷹以剛而致此經言於五月者記其化之始王
制言於秋者記其化之成列子天瑞篇鷂之為鸇
鸇之為布穀布穀復為鷂此五月鳩為鷹指鳩為

鷂時也王制言秋之鳩化為鷹則指鷂為鸇時也
毛詩魚麗正義云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
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
從五月始書升案彼言仲春鷹化為鳩據月令言
之此經則在正月也此候蓋指夏至柔易其性感
陰氣之動也

唐蜩鳴

唐蜩者匽也

陸璣詩疏云螗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蝘前漢書
五行志顏師古注螗蝘也即　蟟也書升案陸以
馬蜩為蝘顏以蟪蛄為蝘皆非也書升謂匽一名
螗蛦匽夷聲相轉螗蛦即螗蝘之合呼也蛦與蜺
又同聲則唐蜩者謂蜺也方言云黑而赤者謂之
蜺蜩蟧謂之茅蜩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亦判
蜺與蟪為二蟪為寒蜩則蜺必指夏生者矣匽
必以夕至次日而鳴此亦夏至始交之候應也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

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左氏襄九年傳云咮為大火心為大火爾雅

注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五月中氣
黃道日躔柳十六度九分昏之中星當距日一百
零七度日距心前一百一度二十分故大火中戴
氏震云大火中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
火以正仲夏之時之相去未遠也書升案堯典中
星皆主朔氣言其時大火偏午幾東九度餘禹時
歲差益東改以夏至為驗其時大火偏午　西四
度八月星中則星亦主秋分中氣言
菽說文作尗云豆也糜同　赤苗說文云　赤首
嘉穀心中種黍菽糜時也與榮鞠而樹麥時之急

也皆借天象物候以如農事二月已記種黍此言
種黍謂晚黍也尚書參靈曜云夏者火昏中可以
種黍是也又言菽者尚書大傳云主夏者火昏中
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云夏火星昏中以種黍
菽淮南子主術訓云大火中則種黍菽是黍與菽
皆當種於五月又言糜者開元占經引神農書云
太歲在　仲夏至可種黍糜字正作糜此正夏至
種　之據也凡種穀在穬麥之後而赤首穀輓白
苗穀熟尤先晚種者宜之故繼菽言糜矣

煮梅

為豆實也
洪震煊云周禮饋食之籩其食乾䕩鄭君注云乾
䕩也籩食而云豆實者竹豆之籩故云謂籩
為豆豆者薦菹　器也禮記內則有　諸正義引
王　云諸菹也如梅菹則又合用豆矣書升案陸
璣詩疏云煮　暴乾為蘇可著羹臛中此煮之義
也傳言為豆實即釋經文煮字梅以此月始熟而
可煮亦記時之義

蓄蘭

為沐浴也此月聚采眾藥以蠲除毒氣
說文云蘭香草也陸璣詩疏云蘭即蘭香草也其
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
本草經蘭有二種入上品者蘭草入中品者為澤
蘭　經云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歧花紅白色
而香生下濕地又名醫別錄云蘭草以四五月采
故此月記蓄傳云為沐浴者詩溱洧方秉蕳兮太
平御覽引韓詩云秉執也蕳蘭也當此盛流之時
士女眾方執蘭拂除邪惡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
浴鄭君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入水上
之類　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又幽明錄云廟中

道夾樹蘭　齋者煮以沐浴然後祭所謂蘭湯是
也又云此月聚畜百藥以蠲除毒氣引申其義以
著蓄蘭之由也月令聚蓄百藥鄭君注云蕃廡之
時毒氣盛蓋毒氣恐致人之病惟百藥可以蠲除
之是以聚蓄之也神農本草經云蘭草主殺蠱毒
不　是用蘭為沐浴亦為蠲除毒氣之意故及
之但月令蓄以四月此蓄於五月者小正月令記
候早晚往往有一月之較自不足怪
史記云冬至蘭根出轉通卦驗云冬至蘭夜　生
蘭為香草秉乎陽精故生於冬至成於夏至可以

驗陰陽始終之義故謹而書之

菽糜

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閾而記之以已二字古通用菽糜已與種黍并記故曰已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者時節　前傳時字言之時猶其時也與傳凡言某之時為一例謂前大火中之候經既言菽糜之時此蓄蘭之候經　記菽糜之時辭疑於複故用此發語間之端也是食矩云者食謂民食也爾雅云矩法也虞書云食哉惟時蓋播種以時為經民食之大法是月中旬夏至初

交可以種　菽糜然或雨澤不早降而主於下旬之期種黍雖遲而尚可以種菽與糜則又分別所宜使農夫知其審擇救荒橡橘之事焉此聖人重食為心記之故不厭其詳儀禮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貫作闗則闗與貫通謂一事貫於一月之中而記之小正一事再記之文一見於此月一見於十二月皆同名殊候再記菽糜敬授之大端也再記解糜角欽若之微旨也孔子曰辭之重言之複必有美者焉

頒馬

分夫卿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頒訓分亦見三月傳　語詞卿有祿位者禮大學篇所謂百乘之家也梁玉繩云古者游牝於牧合君卿之馬在一處及生駒則君頒之大夫卿士各有等差也書升案傳文駒即經文馬字非馬所生之駒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與此政同別羣故班而授之各還於有祿位之家也將閑諸則　即易曰閑輿衛之閑周禮疏引尚書大傳云閑之者貫之也貫猶習也馬當風逸之時而　馬所不能制調馴之法為之暫弛及以頒

之復將閑于則中以備服駕詩所謂此物四驪閑之維則者也或取離駒納之則法者申釋經文頒馬之義離駒即四月所執而升之駒離之去母者也頒之故取之或取離駒言須馬不勞各還其游牝之駒也所執之離駒亦于是乎頒之也前經言攻駒記謂教之始此傳稱納之則法則謂馴之使熟而無跌踶泛車之患也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斗柄之不在當心蓋當依依尾也

正在上謂指南方時也北斗魁當實沈柄當析木正月初昏析木加子故言斗柄縣在下六月朔氣黃道日躔張五度四十二分昏中之星當距一百零六度日距尾前九十四度昏時折木加午故斗柄正在上矣傳覆舉五月經文者欲以定斗柄實

當之宿也當心心即大火也云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者謂心以五月中於午六月即移於未而斗柄正在上之象實加午宮之西偏未及於未故言不在當心尾尾宿也當依依尾黃叔琳疑上一字句絕謂依當為尾之別名案尾之名依不見他書依依乃附著之辭今實　測斗柄所指正切尾體之右故言依依以形容之夏后之初天之最早在尾十四度為日行盈縮所關虞書稱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齊之之法胥係諸此經言既屬精善傳者又能親切為訓如此惜乎讀者粗畧致大義沈晦千古如長夜也傳中見字即著見之見正月傳言斗柄者取以著參之中此所以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二傳正相注射心與尾相距僅十度彊大火中在五月中氣六月初昏斗柄乃指南方或以大火中為五月朔氣或以斗柄正在上為六月中氣求諸經傳皆不合也

煮桃

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

杝桃華以正月其實成於六月為諸桃中熟之最早者洪震煊云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有桃諸賈疏

謂是溼桃桃云溼者是煮之之義也內則桃諸王肅云諸俎也釋名釋飲食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之用也書升案煮桃亦謂桃始熟而可煮之時凡桃皆可煮以供豆實惟杝桃熟以此月故經記其始或疑杝桃非佳品未踰小正記時之義

鷹始摯

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君注云鷹學習謂擾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　黃叔琳云月令季

夏鷹乃學習與孟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始摯即學習之謂也於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言諱殺也不忍盡其辭也君子於鳥之殺且不忍盡其辭而況人乎書升案經記鷹始摯與記狸子肇肆意同言五月鳩為鷹至是始漸遂其欲搏物之性也但言摯摯未必遽能殺物故傳云諱殺之辭任文田曰未搏鳥而習其勢感秋氣之至也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七月秀雚葦

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

榮而不實謂之秀謂吐莖秀穗欲作華也爾雅釋草云葦醜芀郭氏注云其類皆有芀秀是也孔廣森云雚如葦而小中實未秀下言菼蘆是也於此發傳者對草秀後言秀王貫山云說文曰蒹雚之未秀者葭葦之未秀者蒹又名蒹葭又名蘆而雚之初生有菼薍騅三名已秀者則為雚葦詩曰八

月萑葦毛傳曰薍為萑葭為葦是也惟詩言八月此言七月或是幽地寒物候晚耶書升案爾雅釋文亦引張揖云炎未秀曰烏蓲又佛典引韓詩外傳云老蘆為雚老蒲為葦此則指異質之變猶列子言老韭為莧非謂菼蘆之別名也

狸子肇肆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

狸有二種說文云狸伏獸似貙是野貍也莊子秋水篇捕鼠不如貍牲是人家所畜者肇訓始亦見爾雅釋詁洪震煊云肆為遂尚書肆類於上帝史

記作遨類於上帝是肆遂之意通也說文彖從意也彖即古文遂狸子之義在搏物至此月而始得從其意莊子逍遥游云獨不見夫貍狌乎卑身而伏以候　者鄭君周禮射人注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曰擬度曰必獲是從意之義也書丹棠狸子之言肇肆猶鷹之言始摯皆諱殺之辭也

其或曰肆殺也

肆訓殺亦見廣雅錢大昕云肆與殺聲相轉也書丹棠傳記或曰者存異訓也記其或曰者舉異訓而未敢質言之示別之也言始遂為諱殺言始殺則不為諱殺疑之則區其辭也

湟潦生苹

湟潦生苹也者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山海經海內東經潢水出桂陽西北山水經注引作湟水湟潢通用字文選乂發黃池紆曲李善云黃當為湟湟城池也彼蓋以黃為潢之省而潢即湟實與隍通也說文云潢積水池池可以積水亦傳言下處之用說文云潦雨水大皃左傳云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注潦流潦爾雅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郭氏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說文云苹萍無根浮水而生者淮南子地形篇云容華生蔈蔈生蘋藻陸佃埤雅云楊花入水經宿化為萍然列子楊朱篇云昔人有甘　莖芹萍子是萍亦緣子實而生非必盡由物化也陳藏器以苹之有實者為萍蓬草亦萍類也月令季春萍始生此七月湟潦生苹者爾雅云隍虛也易注云無水曰隍故傳以下處釋之苹必生有水之地七月以前隍中無水亦無苹也是時霖雨既降潦水停積苹乃從而生焉故曰有湟而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洪震煊駁諸家說云或讀爽為鶇鳩鶇鳩者鷹未聞鷹以七月死者也或謂鷹多殺鳥而取其死者以祭因名曰爽死則未聞死為祭名也或說爽為薁草名夏枯草之屬夕句草以夏至死故曰夏枯草何以能至七月也蔡德晉說爽猶疏如周禮臣妾聚斂疏材此時疏材既死則可收斂棄周禮鄭君注云荼茅秀疏材之類此萑葦七月正秀何言

死也爽當為來字之訛也来古文䅘省爾雅鷹鶆（鷹來）
鳩郭氏注云來當為爽字之誤蓋二字形近每互相
誤此則本来字而誤為爽也來即爾雅釐蔓華之
釐傳訓猶疏疏通疏猶即爾雅蔏蔓于之蔏書廾
案蔓華蔓于水陸二草不得合一爽訓疏為雙聲
說文云爽明也疏作延云通也惟通故明二字本
一義故言猶疏爽者高明之地如左氏傳之言爽
塏爽與上經文言溼之為下處對死與上經文言
生華對死不著其物者多而不可備舉故括言之
也凡生高爽之地立秋漸枯槁者如蓬蒿艾蔚之

類皆是鄭君易通卦驗離氣出右萬物半死注云
澤稼獨生陵陸死矣注泛釋萬物則陵陸死自廣
指羣植之類不專目稼矣彼陵陸死以旱災言此
爽死以時物之變言雖異厥旨而文意政同

苹秀

苹也者有馬帚也

苹爾雅釋草及說文字皆作荓乃後起專字所以
示别於水藻之苹藾蕭之苹也廣雅云馬帚屈馬
第也郝蘭皋爾雅義疏云此草叢生葉小圓莖紫
赤疏直而瘦勁野人以為掃帚極耐久有高五六
尺者故曰馬帚馬之言大也李時珍云此草謂其
可以馬刷又為馬帚今河南謂之鐵掃帚程瑤田
云北方掃帚菜之為蓬也今考爾雅荓馬帚荓蓬
音相近馬帚掃帚名復相同夏小正七月苹秀掃
帚菜立秋節無不秀者廣雅云馬帚屈馬第也余
觀荓之初生也柔條而上久之則蓬心數百頭句
屈錯見故荀子以為生麻中則不扶自直言其性
常屈而不直也然則廣雅屈馬第之云乃荓蓬一
物之證書廾案程氏說為勝爾雅之蕭王彗與荓
馬帚本是一物王彗馬帚字殊義同郭氏注蕭王

彗云似藜注荓馬帚云似蓍今驗掃帚菜生時其
莖狀與藜蓍皆相近郭未嘗訂為一物者蓋所注
多引舊說隨文錄取不遑一一鉤稽辨異審同故
也廣雅屈馬第第當作苐莊子知北遊篇在苐稗
李云二草名蓋苐稗即稊稗掃為草實之可以代
穀者今荒歲人多收掃帚菜種食之亦其證也傳
云有馬帚者管子地員篇云蒲下於雚雚下於葦
葦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然則此草上於澤
草則亦生近於爽之物此月及時方秀故對經文
爽死獨言有也有字與前傳有苹草有字亦相

承見義

漢案户

漢天漢也案户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漢爲天漢經不言天者古人文之省也賈逵左傳注云天漢水也或曰天河蓋古人以漢爲水詳水之經流莫大於河漢故或稱天漢皆形容之辭也夏后時北極近太乙天河距極度數近更遠七月斗星中時漢左艮右坤斜絡於天其歧出近北之道作北繞勢若以手按物者然廣雅云案下也說文云按下也是案按之義通也古人户皆向南故與户相當所謂案户也直户猶言在户毛詩綢繆篇三星在户傳云參星正月中直户也是也正南北中釋直户之義毛詩定之方中傳云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寒蟬鳴

蟬也者蝭蟧也

易通卦驗寒蟬鳴鄭注云寒蟬秋蟬是當秋而鳴者稱寒蟬也高誘呂覽注云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爾雅釋蟲曰蜓蚞螇螰郭注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蟬蟪蛄也蟪蛄與蝭蟧一物則蟬者本屬蝭蟧之專名後乃爲通呼之總名始與蜩字混莊耳傳中言蟬不更言寒蟬即此意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寒蟬清蟬也彼亦指蟪蛄也風土記云七月蟪蛄鳴於朝寒　鳴於夕寒螿蟪也是當初寒而鳴者蜩中有此二種經取其一以記時意非有所偏主而傳自不容混釋也郭鄭注月令寒蟬鳴云寒蟬寒蜩不謂蜺也不如傳意之謹

初昏織女正東向

無傳

史記天官書婺女其北織女正義曰云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孔廣森云織女兩距小星恒向娵訾之口書升案是月朔氣黄道日躔軫三十八度昏時娵訾加卯故織女正東向之時最近天頂經文不言中者知遠乎赤道者不得稱中

時有霖雨

無傳

洪震煊云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記此者宜豫爲備也書升案管子度地篇云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

秋霖不止霖凡指秋者亦比七月名雨以霖之義
也是月交下弦之限月　在畢畢星好雨故霖雨
應之書時者不爲變異也淮南子時則訓完隄防
禁障塞以備水潦高誘注云是月月離於畢俾滂
沱矣故備水潦也小正正月記時有俊風三月記
越有小旱四月記越有大旱七月記時有霖雨皆
洪範篇時風時暘時雨二說與史書災者殊然遇
旱而修時雩遇雨而完隄防先王順時出政亦有
調變者存皆欽若之事其典在大正小正正帶之
詳也

夏小正釋義　四五

灌

灌荼

灌聚也荼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萑未秀爲菼葦未
秀爲蘆

灌訓聚亦見五月傳前言秀萑葦而不及荼以荼
尚未成此月荼成可取之時也爲蔣褚之如經文
所以記灌荼之意也褚讀作褚謂以荼著於茵中
也茅之秀輕細萑葦之秀　麤四月取荼傳言爲
君　者明乎賤者不得用也此月灌荼傳但言
爲蔣褚而不言君者明乎君以下者用之也不重
其事故只書灌不書取傳亦不稱蔫者賤者不得
用重茵故言蔣

斗柄懸在下則旦

異傳

是月朔氣黃道日躔軫三十八分旦中之星當距
日一百零二度日距參後一百零七度距尾前六
十四度旦時析木加子故斗柄懸在下昏旦中星
不齊之故以黃赤二道不平行而大距有近遠也
六月昏氣昏中之星距日一百零六度蓋於象限
之外贏十六度也兩贏數相加得三十二度爲昏
中之星旦時偏子　西之度必　兩氣日進行三

夏小正釋義　四六

十度然後兩贏數漸盡則前月昏中之星與子
相值　此小正於六月七月連記斗柄在上在下
之義也而黃赤大距之數知夏后時測驗已精矣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八月剝瓜

畜瓜之時也

剝猶削也齊民要術引尹都尉書種瓜篇云二月上旬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為中時四月上旬為下時五月六月上旬可藏瓜是月瓜蓏之屬將盡之時也故皆蓄詩大雅信南山篇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言剝瓜為菹也瓜易　之物必剝而淹漬之以成菹乃可久蓄以備用周禮也官委人凡畜聚之

物鄭君注云瓜蓏葵芋禦冬之具也詩衛風氓篇云我有旨蓄亦以禦冬又淮南子主術訓云秋蓄疏食蓋蓄瓜以八月後乎此者則無瓜矣故傳言時

元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

此謂染采也玄訓黑者　記色有六章以應上下四方北方謂之黑地則謂之玄是玄非黑也但玄黑二色一類故北方宿亦言元　禮玉藻牲用元鄭君注云元黑類也與傳義同周周禮攷工記細則校鄭司農讀為絞而婉之絞是校絞得通用

也絞若綠色然者禮玉藻篇絞衣鄭君注云蒼黃色雜記篇大夫不　鄭君注云采黃青之閒曰絞說文云綠帛青黃色也二色本皆在皆以青黃相閒而成故綠色人所習知故此擬以為釋也云婦人未嫁者服之者申釋染采校取用之義也儀禮喪服丈夫婦人為宗子鄭君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婦人凡已嫁未嫁之者皆得通稱此言婦人未嫁指待字之女子言之也毛詩傳云纂巾蒼艾者女服也說文云綼帛蒼艾色詩曰縞衣綼巾未嫁女所服色蒼艾者亦絞之類彼云女服與傳說同也又蔡邕女誡云女胎始出服纁纁絳也上正色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緗綠不以為上彼言女子已嫁而上正色始得服纁緗綠不以為上而未嫁女子則得專服緗綠之閒色也是亦未嫁服絞之證孔氏廣森云周禮春暴練夏纁季夏命婦染采皆視此為早豳風曰八月載績載元載黃蓋徵夏時染采以八月焉書升案采之類非一夏尚元音元舉其重也校非成人所服言校餘其例也

剝棗

剝也者取也

小爾雅云棘實謂之棗埤雅云大者棗小者棘書升棗棘雖分大小為類則同故小爾雅云爾雅所記則當指大者言之也詩豳風七月傳八月剝棗與小正合毛詩云剝擊也此傳以取為訓者取之必則擊之也詩鴟鴞篇徹彼桑土傳云徹剝也孟子趙氏注云徹取也是剝取既同訓徹是其義通也洪震煊云齊民要術棗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說文云栗木也廣韻云栗果木也零訓降者爾雅釋詁云降　也蓋零古今字是降（零降皆）為　義也詩衛風零雨即零毛傳云零落也鄭風零露漙兮鄭君箋亦云零落也文選南都賦𣟴栗罅發又云甘至自零李善注云甘至言熟也是栗能自零不待剝以取之也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盧諶祭法云春祠用棗夏秋冬祠皆用栗禮記昏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贄儀禮聘禮棗　栗擇韓非子云秦　應侯謂王曰五　之果蓏　棗栗足以　民請發與之戰國　蘇秦說燕王曰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史記貨殖傳云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然則棗栗皆果實之美為用至廣為利至溥故謹記其時

丹鳥羞白鳥

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

月令羣鳥養羞鄭君注云羞為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羞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正義云羞謂所食也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螢火今　爾雅釋蟲郭氏等釋皆

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書升案八九字相近鄭君注九月當依傳寫之譌蔵華記麗引此亦作九月則又沿鄭禮注譌本而譌也言羣言丹良未聞孰是與五月注王蒷王瓜未聞孰是意同鄭君　不以羣鳥丹鳥為一物也小正月令係二事本不相通　淮南子時則訓易羣鳥養羞作羣鳥翔翔養古通用翔羞為雙聲益可見羣

鳥非此食蚊蚋之丹鳥矣崔豹古今注云螢腐草為之一名丹良一名丹鳥食蚊蚋焉按崔氏之說出禮正義以前孔氏嘗未之見然亦不以取證而謂皇氏以丹鳥為螢火未聞何所依據則必以古今注所錄亦不過臆揣小正傳為之與皇氏之說同屬難信也本草綱目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則呂氏月令腐草為螢者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則明堂月令腐草為蠲者也一種如螢居水中今目驗螢火清潔之物無食蚊蚋者然則崔氏之說近誣小正丹良

固別有所指也書升案說文云蛉蜻蛉也蜻蛉即蜻蜓亦蒙其色以得名故淮南說林篇云水蠆為蟌薏高誘注青蛉也別有一種形微小古今注謂亦名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丹良當即是物戰國策云莊辛曰王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於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蛉為食閩蚋之物明矣經稱丹鳥以其色也說文蛉下又云一名桑根桑言其色與稱蜻同旨根為蛉之陽聲良根一也蜻即以青得名而丹者當名丹蛉音之轉即丹良矣此物七月中旬大雨初

晴往來空中如織有蚊蚋飛小蟲之類爭掠而食之至八月初旬則翼力漸薄時棲水畔叢草間以風露自養雖遇蚊蚋若得珍異之物重而忍不食盡之故曰羞也者進不盡食也

爾雅蛵虰負勞郭氏注云狐黎勞黎皆蛉之轉狐黎古今注作胡黎胡者大也郝蘭皋謂大而青者順天人呼為馬郎古人稱物類之大者亦多別以馬如馬蜩馬蚿蜉是也郎馬為良之轉古音此　之古名猶存於今者

辰則伏

辰也者謂房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說文云農房星為民田時者書并案房為宿星月令所謂日在房是也此言辰者房心星謂之大辰房居大辰之者古人以辰名小正取三辰之法故不稱房楚辭詞遠遊篇云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王逸注辰星房星也按星經云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蓋專舉辰則心尾二宿已在其中古人名天象之義例至戰國人尚能知之也是月朔氣黃道日躔亢七度五十分距房前二十一度故伏經言則亦盡其辭之義與五月参則見同陳懋齡云辰大角龍角也八月日在房心故辰伏不見書并案以辰為大辰龍角其說本之國語然角距房心三十餘度時已辰見國語云夫辰角見而雨畢亦謂八月也為釋為角伏矣

度從、

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善而善而句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說文云鹿羣獸善走又麗下云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詩桑柔篇甡甡其鹿鄭君箋云鹿輩偶行甡甡然衆多是皆經言從傳言從羣之義也傳云鹿之養也離羣者養謂養育通卦驗云謂鳥將乳而雌雄別獸亦然故離羣善而善而語辭也嘉其有別故善之也善則何以不記之故傳又申釋之曰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之離而生之居幽也不言之訓其與鹿之養也三之文義相承傳者多以之字為句端也謂鹿當養羣生子之時藏于深僻人不能見不得而知其時必及鹿子長成出而子母隨行之時乃得見之故記其從焉爾幽對著言小正以著名君子惟以可見者記之故不言其幽陳思王植獵表云於七月伏鹿鳴麑蓋在七月為攸伏之時至此皆出而從羣矣

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

此數句諸家皆以為說經之異文非也前後傳中凡舉或曰者皆明異義非明義文此同稱或曰例自通也前言從者從羣從以鹿言此釋人從謂鹿出而人往從之也從與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之從同義率者　毛詩悉率左右傳云驅羣獸于王之左右鄭君箋云率循也悉驅羣獸其左右之宜此率之訓也大者大鹿小者謂鹿子麑鹿之行也

麈常居外環其子於內以備衛即宿亦然故溫革瑣碎錄云鹿夜臨宿下鹿角寨大者角向外四圍小者在中團圍似寨蓋好疑而多警其性然也于內于外謂同行之時順其大小之序循驅之也從以八月者毛詩秦風駟鐵篇奉時辰牡傳云秋獻鹿豕故八月從鹿其從大秉及小者何也周禮天官 人共王膳秋行犢麛鄭君注云麛小鹿夫是以秉從小鹿也非盡類也重尊者養也三代之禮大半相因傳者蓋即本此為說也

鴽為鼠

無傳

傳義具三月洪震煊云此鼠即田鼠也八月為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正月則又將出矣書升案經于三月言鼠此只言鼠亦不盡其辯之義

參中則旦

無傳

孔廣森云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八月參中則旦為失其傳蓋本七月經文寫者失之誤綴下章之末雷學淇說亦同孔氏顧鳳藻云參當為星七星也篆書參星形相似書升案依顧說較孔雷二家之

說為勝雷試思之禹用瑞歷實承義和璇璣之制禹 時一百五十載歲蓋僅過二度堯典所用中星此時尚不更易今按小正若昴若火若鞠此三星即堯典所用為候者經 五月言昏大中亦與尚書合因知於昴鞠化紀以見仍以其為仲秋仲冬之中星而著之也夫四仲之星不獨當鼓鳥之宿仲秋旦中之星即仲春昏中之星皆去日九十度依此推知參實星之譌文也尚書之星鳥為七星馬 鄭君書注皆同雷學淇嘗執尚書大傳主春者張之說以難馬鄭謂堯典春分中星即

夏至日躔所在之星秋分中星即冬至日躔所在之星堯時夏至日躔張故明則鳥是張星非七星也雷說以日躔所在求中星其見甚卓然今據歷法詳推則夏至堯時日躔七星而正躔張是馬鄭說反合而此經之參中當作星中益可取信矣然此星有七故古人以從七星名之星則渾舉之辭雖前漢書律歷志後漢書續天文志賈逵黃道銅儀皆稱星七然彼則合諸宿數之人易識別故取語簡耳月令亦言七星中而不言星中夏時不當單以星名則又嘗稽覽天象搜討古誼得其說焉

夏時春分秋分點在昴房二宿近秋分點在有一
星謂之曰近秋分點者有一星謂之月此一星光
質最微何以有日月之名且何以適當春秋分點
東西相對略無齟齬耶蓋堯時以四獸名天象北
方為元武東方為蒼龍南方為朱鳥西方為白虎
惟冬至夜半虛星加子乃合星之正位是亦古人
命名取象之所由起也大明生於東故於東方赤
道與地平交處取其星以日名之月生於西故於
西方赤道與地平交處取其壁以月名之而赤道
正當天頂四無偏倚之星則七星也星主夜在中
者自宜得其大名故以星名之與日星月星相應
而成三光之義也七星之呼轉為後起矣是月中
氣黃道日躔氐十一度二十分距星後八十九度
五分故旦中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九月內火

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內古文納內伏異例伏者謂星隱於日光之中也
內者謂星內於地平之下也釋以大火者恐其渾
于或食于味之火彼彼火為執火也復言者爾推
房心尾謂之大火渾言之不著其為心也故復申
之五月大火中傳亦此例也此傳意之密也是月
朔氣黃道日躔心三度四十分與星體同度日入
之時即火入之時故云內則古人之言內火出火
當與堯典之言納日出日同義夏世之後此象斷
不符然商周猶襲用其語周禮云季春出火民咸
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遰鴻雁

遰往也

義亦與正月傳遰訓往者易大傳明辨晳也鄭君
本作遰陸本作逝集韻遰與逝同故史記賈誼傳
風漂漂其高遰漢書遰亦作逝逝即往也孔廣森
云雁以北方為居則北為　南為往書升案月令

季秋鴻雁來賓與此候同彼記以 就雁之所居
言之也此記以通就雁之所詣言之也

主夫出火

主火也者言以時縱火也

孔廣森云夫如夫圭田之夫治也火伏則令民亦納火有不以時縱火者有司主治之周禮焚萊之禁其是與洪震煊云主古文作說文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書升案此以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文故為是曲說任氏移此節於三月參則伏之後私臆改經更屬非

斷金履祥云季秋雖納火然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蟄而火田之類於是使主夫度其月而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金說是也經言主夫者以知率人謂之夫夫亦官職之稱凡古司事之官稱某夫者皆指其所司之事如司田之稱嗇夫司膳之稱膳夫司御之稱僕夫是也此主夫亦當然也黃叔琳秦蕙田皆以主夫為主火之官抑思有司之官皆有所主何必主火之官而後稱主乎傳中主字與經文主字不同主夫之主以時縱火猶虞令主設網罟皆釋其官守之義經文主當為火主之主蓋資以然火之具司其物者稱主夫也春秋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然則內火者大正之事非小正所聞故但舉天象以驗時而其典缺如也以時縱火者此小正之事也故記之周禮司爟鄭君注云故書爟作燋又董氏掌共燋契注云燋謂炬其存火賈氏疏依音為爵音取莊子爝火之意熒熒然也燋與主意相近然則夏主夫之官亦猶周禮之司爟與

陟元鳥蟄

陟升也元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陟訓升亦見正月傳經於二月言燕於此月言元鳥隨文錯舉無別義也鳥稱元者戴侗六月故云燕燕意而皆因其聲而名之元則以其色也洗存中云世言元為淺黑色不然也元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謂之元鳥書升案廣雅元鳥朱鳥 也言朱亦謂其色之近赤也必繫以陟者對來降之文言之也通卦驗白露燕子去鄭君注云燕子去室不復在於巢習飛騰也即經言陟之義晉中興書云郗鑒與千餘家避難於魯國嶧山掘野鼠蟄燕

而食之寰宇記云壽陽　燕領隋圖經曰領多蟄燕因以名之酉陽雜俎云或言燕蟄井底則燕亦蟄物月令仲秋元鳥　淮南子時　訓高誘注秋分後歸蟄所也春秋左氏傳元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注燕以春分來秋分去經記以九月者當時所驗之候較彼稍遲也

能罷貊貉鼬鼪則穴

榮鞠樹麥

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爾雅釋獸云熊虎醜說文云獸似豕爾雅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說文同貊同貘古今字也爾雅釋獸云貘白豹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是貘即豹也貊同貃亦古今字也說文云貃似虎善睡獸也爾雅釋蟲云鼬鼠郭氏注云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是鼬鼪一物也則穴者言至是皆蟄入穴而居傳即以蟄字釋穴意也若者統指之辭以其物多文繁故渾攝而釋之也晉樂志碣石篇云熊羆窟棲莊子云豐狐文豹伏以巖穴淮南子脩務云貛貉能為穴說文云鼠者穴蟲之總名然則此數者皆穴居之物故蟄則

出穴寒則入穴而蟄也月令仲秋之月蟄蟲坏戶蟄蟲即此經二月所記昆小蟲者也小蟲畏寒故蟄之早而出亦遲鳥獸等之蟄較小蟲為晚而啟蟄亦早左氏傳言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內火是火伏也燕及熊羆亦蟄是蟄畢也　爾雅云鞠治穡郭氏注云今之秋華菊說文草部蘜云治牆也又蘜云日精也㠯秋華陸氏爾雅音義云說文蘜治牆也又作蘜云日精也是殆以治牆曰精為一物而蘜　當為通用字也古之菊與今之洋菊不同其形小純作黃花華故月令言鞠有黃華本草經黃菊之外別有　菊白菊二種非菊之正品本草圖經云旋覆花葉似水蘇黃花似菊今本草稱旋覆花類金錢菊與圖經互證則今之金錢菊即古之真菊矣菊得金氣之精者故榮於九月魏文帝與鍾會書云九月律中無射言羣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合天地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

說文云麥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月令於仲秋言乃勸種麥無或失時淮南子主術訓云虛中則種宿麥高誘注以為八月

此經樹麥記以九月者農家樹麥之期在今秋分寒露二氣中月令言勸則在種麥之先故記於八月小正言其樹之遍故記於榮鞠之後管子輕重乙篇云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獲之又輕重丁篇云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皆與此經同此月上旬樹麥當畢其功過此則爲遲矣故傳言時之急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經言王者夏后氏稱王也說文云裘皮衣也孔廣森云其言始何也獻裘前乎此矣獻而未衣也言

是月之始衣之也禮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良裘者王之裘也功裘者王所以賜也古九月授衣功裘未授不服良裘臣之獻也紅也必先尊而後卑君之爲惠也燠必均乎上下于裘見之矣書廿棄氣寒然後衣裘故傳言之時九月王始裘見寒之始二月往耰黍禪見暖之始

辰繫于日

無傳

繫猶拘繫也九月中氣黃道日躔尾十一度七分恆氣則在尾十三度餘正遇最卑此爲黃道進退之限天行盈縮之分故謹而記之特書曰以標其用焉夫明日躔則當言日在尾茲言辰者說詳八月辰則伏正義是時日距房後二十五度三十分日到最卑之時較去歲此氣日躔所距也縮而東減五十一秒上考之歲歲亦然若有牽係之象故曰繫于日焉爾不謂之曰繫辰而謂之辰繫曰以星爲主所以察天行也恆星每七十年則在移一度與月至兩弦限則度潤本常行也然在天則有變動之義故聖人婉其辭或云從星或云繫曰云爾

雀入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雀同爵黃雀也通卦驗亦名爲賓雀月令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爲蛤鄭君注云大水海也即本此經爲說也非常入謂必水時而入明經記此爲驗時之義與犨羊傳言記變同也蛤有數種說文云蛤千歲雀所化則此蛤爲蛤屬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蚧經記此候與月令同蓋在九月中氣以後彼言立冬只

數曰之較義亦合也述異記云黃雀秋化為蛤春復化為黃雀五百年為蜃蛤則雀蛤亦遞相嬗化之物然經於鴆鷹鼠鴽皆記其交變之候而未嘗記蛤之化雀述異記之言未敢質為是也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十月豺祭獸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義亦是正月傳爾雅釋獸云豺狗足淮南主術訓篇云豺未祭獸罝罘不得　于野高誘注云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詩魚麗正義引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祭禽皆據十月是羅氏注云建亥之時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黃叔琳云祭仁者事也豺獺不仁之物也以不仁之物而有似於仁君子期進之矣書升案豺祭獸田獵之先期也王者之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先君　乾豆用上殺者充君庖用下殺者亦祭從其先食從其後之義豺為無知之物而猶似祭不忘先故善之也

初昏

無傳

大衍歷云以十月初昏正為失傳顧鳳藻云初昏二字衍文孔廣森云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

女冰泮　內故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春仲而止
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為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
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歷
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誤讀
之故耳書升菴經于二月記綏多士女即周禮之
仲春會男女過此月則為失時其及　而當昏者
皆使於此日行其禮言多而不言初明乎其不始
於二月也則此月初昏與彼文固一義相承也儀
禮冠禮夏葛屨冬皮屨冠子之禮記于二月者特
取月之吉者多行之要之四時皆可以舉故經于

夏小正釋義　六七

冠不書初

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南門即四月南門正之南門也洪震煊以初昏二
字與南門見之屬讀而說之云此經初昏之南門
與四月初昏之南門不同也在四月初昏南門正
傳既　之南門者星也此十月初昏南門見傳又
云南門者星名也不已複乎小正傳例無此也十
月織女正北鄉則旦傳云織女星名也則前此七
月初昏織女正東向不云織女星名也五月參則
見傳云參者伐星也則前此正月初昏參中三月
參則伏傳不云參者星名也以後統名其為一星
也小正傳例皆若此也五月經稱大火九月經但
稱火於是傳兩釋之此兩南門經無異辭而傳兩
釋之以此見十月之南門非一星也按開元占經
引黃帝占曰東井亦曰天之南門張衡亦云東井
八星天之南門據此則所謂南門者其東井星與
書升菴小正傳文前後重釋如陟升也之類不一
而足此經南門復釋以星名政與五月九月重釋
大火為心同而洪氏謂五月經稱大火九月經但

夏小正釋義　六八

稱火傳乃兩釋之審如是則九月傳文云內火者
大火也有五月之傳相印則大火為心已顯下又
云大火也者心也不亦嫌其複乎引皇帝星占以
南門為井言非鑿空似屬可信然彼既曰天之南
門小正儻取以為候則亦必曰天南門見與軍南
門同冠以示別之文而不使與四月南門正之星
混矣玩此傳語意本承四月傳南門者星也歲再
見夏正之　故曰及此再見矣曉然明白可以
無疑小正歷象大例與日衡後昏見東方為初見
之限漸與日近近極而伏伏後旦見東方為再見

之限日行十二月一周謂之一歲之中必有此昏見旦見二限正鞠見旦見故曰歲再見爾以此例彼知南門見之為再見乃旦時之象非初昏之象也則星在赤道南天近南極則度分縮又為地平所限其兩星偕見必在壽星加巳之期辰方非其所見限也經不言則者孔廣森云小正凡記候之晚者文無則也

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烏浴也烏也云飛乍高乍下也

詩邶風云莫赤匪烏莊子云烏不日黔而黑故烏

稱黑烏小爾雅云純黑而反　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　者謂之雅漢書五行志云有白頸烏與黑烏羣　於楚國呂覽古今注云武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經言黑烏即此所謂黑烏者也洪震煊云浴當讀為渢或御字之誤謂烏勞而倦飛也孔廣森云烏來暄飛上下若浴然書升案冬月烏羽豐滿健飛凌空之時未見有倦意也孔氏指為形容之辭其說甚美爾雅釋鳥云鳶烏醜其飛也翔郭注云布翅翺翔釋名云翺翔浮游也凡物在水中上下不定謂之浮游自烏飛以浴亦謂翺翔為浮游之義也

時有養夜

養者長也若曰之長也云

養訓長亦見五月傳白虎通云日所以有長短得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黃叔琳云此即月令所謂日短至也書升案書堯典宵中星虛史記作夜中星虛曰中夜中猶此養曰養夜之義彼舉春秋示別此舉冬夏示別理則一也云若曰之長云者謂長至之日晝夜若干刻則短至之曰夜亦必長若干刻也洪震煊云五月時有養

日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謂夏至或在五月終也冬至亦應如之假令冬至在十一月本則先冬至三日夜之長固在十月末也邯鄲五經析疑云漢制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是也書升案日之躔逐日不同則日夜長短亦逐日不同日長夜長之極只有一日外此刻分皆遞減漢制特言其粗率洪氏據以說聖人之經疏已古歷皆用恒氣夏時最早距冬至前六十餘度凡定氣冬至較恒氣冬至必早三日有餘若值章首之歲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夜極長之限乃在十

月晦前或二日或三日也小正之記時也多取最
禮始著者書之故養夜記以十月也
左氏春秋傳所書閏月多在十二月故後儒有古
人置閏皆在歲終之說然周禮書閏月太史　王
居終月門謂明堂之門明堂有十二門則十二月
皆置閏可知又逸周書時訓解言閏月無中氣斗
指兩辰之間若閏月定在歲終非十二月後當有
閏餘積三十日者必不合此象因知所　非周制
周自東遷而後正朔不頒諸侯遂各為私歷春秋
稱魯用殷歷則置閏恒在歲終者當是殷法也尚

書堯典言閏月定四時成歲夫日行　分三十
日為之置閏而前後節氣以齊所謂定也若寅月
當有閏而置於五月後則五月之氣將盡與物候
不協安見其為定耶歷法凡冬至在十一月朔者
非值章首之歲而置閏於十一月前則必不能如
此吾以是知夏之置法無定月也

雉入於淮為蜃

蜃者蒲盧也

鄭君月令雉入大水為蜃注云大蛤曰蜃釋名云
蛭蛤蒲盧也山海經云青要之山南望潬渚禹父
之所化是多僕累蒲盧僕累蒲盧其始雖一聲之
轉然確屬二物說文云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
化復累即僕累彼既為魁蛤則蒲盧當是蛤之尤
者耳七修類藁云蜃大如車吐氣成樓與蛟龍同
也理或然與又鄭君月令大水淮也即本此經為
釋也左傳丹鳥氏司閉者也杜預注云丹鳥鷩雉
也以立秋來立冬入大水為蜃

織女正北向則旦

無傳

今時織女屬斗初度夏時織女屬斗末度赤極移

故也是月中氣黃道日躔斗十六度十一分日旦
出辰方星紀加卯故織女北向矣陳懋齡云女在
斗下旦不應見或是昏見文有錯誤書升寀陳氏
不知織女入地淺且距日緯度遠故生此議

夏小正釋義

濰宋書升學

十一月王狩

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曰狩

狩者田獵之一名左傳正義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　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秋謂之田何春歲本搴本名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為田除害春秋穀梁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

曰狩春秋左氏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秋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數者言春夏秋冬則為時田矣其名有參錯者或三代之制不同要之冬獵曰狩則諸家之說一也四時之田通謂之獵者祭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說文云獵田獵逐禽也北堂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也此經書狩必記以王之義也然王狩以為祭祀或料羊實此皆大典載在大正小正不必記記之者所以著時故必明為時田也二月記祭鮪傳云祭不必記祭鮪時也與此傳之義同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傳云書時禮也杜預注云冬獵為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獵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其言行三驅之禮得田獵之時即所謂王之時田也四時皆田小正獨記以冬者詩七月二之曰其同載纘武功正義云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曰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曰在冬且大　禮備故也所說可與小正相

發明

陳肋革

陳肋革者省甲兵也

洪震煊云陳列也省觀也陳為省者陳列而觀之也孔廣森云筋弓也革函也書升案經不云陳甲兵而云陳筋革明乎陳者非已成甲兵而為將制之材也月令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及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稱筋革指其材言與此同也不云陳也者省也知非以省為陳之訓則省甲兵乃中所以陳筋革之義也省者察也察其材之良楛實即察其匠之工拙與

月令三月審筋革猶各為其義也省革所以為兵省革所以為甲傳故以省甲兵釋之也尚書大傳季秋之月陳兵甲此十有一月陳筋革陳兵甲者所以講武大正之事也陳筋革者所以省工小正之事也

嗇人不從

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鄭君詩箋云田畯嗇人今之嗇夫也說文云田夫謂之嗇夫此田夫即言主田大夫亦指田畯與詩箋說同儀禮覲禮云嗇夫承命告於天下鄭君注

云嗇夫司空之屬也春秋傳曰嗇夫馳尚書允征篇孔氏注云嗇夫主幣之官鄭君既言田畯又言司空之屬知嗇人為卑官既主省穡亦主司空微役之事往來奔走有事則傳命如儀禮及夏書所云也不從也者不從于役也嗇夫既為往來奔走之官不從于役則不行此非弗行釋不從義也夏書既言嗇夫馳則夏時固有此官夏令云收爾田功偫爾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室中火見十月候也豳風七月篇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稼既同上入執公宮亦謂為役在十月也周禮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左氏春秋傳云龍見而畢務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是土功興以孟冬至仲冬為勞民休息之期也此時五穀盡斂嗇人既無省穡之事而一切徵召徭役之煩亦于是月殺止安居靜處與民不擾以順天時尚書大傳孟冬之月乃令民罷土功正與此合不行唯在此月故書以記時至至冬之月修農器收秸薪築囷圃則嗇人又從事矣云於明月也萬物不通者引申以義以著嗇人不從之由也古文時是通于發語辭

穀梁春秋傳是月　石於　五穀梁傳云決不日而月之蓋言月而不指日為混舉之辭也月令屢言是月也以起端亦其義也萬物不通者陽氣初萌潛於黃泉之下而甚微在萬物為否塞之極也爾雅月名十一月為辜辜固說文云固四塞也其取義亦如此易大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體萬物不通順時變理之義彼言商旅此言嗇人一也

隕麋角

隕墮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

麋角隕記時時焉爾

爾雅釋獸云麋牡　牝　郭氏山海注云麋大如小牛急就章顔師古注云麋似鹿而大目上有眉因以為名也書升菴麋之類甚　說文云塵麋屬是也爾雅云隕墜落也隊為墜之本字毛詩七月傳訓隕為隊與傳文同冬至古人謂之曰至別於夏至則謂之曰冬至猶周禮祚氏言冬曰至也洪震煊云史記律書云陽氣冬則　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陽氣上舒即陽氣至始動義也太元元　第九云曰南而萬物死　北而萬物生此諸　生義也鄭君易注云蒙者蒙蒙物物初生形未具未開著之名也與此蒙蒙意同也律書云萬物　符甲而生符者孚也與此符字義同也書升菴釋名云蒙蒙暗也法苑珠林引河圖云云氣無形匈匈蒙蒙偃者為地伏者為天亦即此蒙蒙之意言尚幽隱也又莊子媒媒晦晦音義云武朋反李云媒媒晦晦武朋反之音即讀蒙蒙也彼訓晦與釋名訓暗同也又爾雅釋詁萌萌在在也玉篇引作　萌蒙體之變　蒙聲之轉言在者謂生機之存於中也向生皆蒙蒙符月令所謂

諸生蕩是也淮南天文訓云王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曰者陽之主也是故春秋則摩獸除日至而麋角解禮記正義引熊安生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孔穎達說麋為陰獸性而游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黄叔琳云不言麋角隕而言隕麋角者何其隕也有隕之者也傳云記時時爾焉者言為冬至陽氣始動而記由此而隕且不一其時也

濰宋書升學

十二月鳴弋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孔廣森云弋未聞類篇有鳶字云鳥名然不詳其狀金履祥云當作鳶按篆文弋雖非從弋但此記已經隸寫式又轉誤而脫其半亦近似書升案說文無鳶字鳥部　下云雕也從鳥敦聲詩曰非鷻非鳶此孔氏意篆文當從鳶者也王貫山說文句讀

云鳶下云鷙鳥也此當云雕也下文當出鳶篆而說之曰鷙鳥也今本乃鳶脫說解也鳶脫篆文合而為一耳桂氏馥曰集韻鴟或作鳶覆案本書鴟既作鵄足以為證文選鵬鵰賦李善注引說文鵄雕也此鳶　本訓雕之證也毛詩四月早　疏引引說文鳶鷙鳥也此鷙鳥為鳶之說解之證也書升案此說可以釋巽軒之疑又桂氏說文義證云鶚鳥大雕也爾雅釋文引作鳥弋雕也鳥弋當為鳥鳶鳥鳶同類夏小正鳴弋即鳴鳶是末谷亦以此弋字為省文也蒼頡解詁篇云鳶者鴟也急就章云　鵰鵠翡貂尾又云鳶鵲鴟梟驚相視戴即隸書鳶字是鳶　非一鳥蓋同類之物也禮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鄭君注云鳶鳴則風生禽經云鳶鳴則天大風金履祥云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冬十二月正飄風颮颮之時是經記鳴弋意也傳文以禽釋弋者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所云先言鳴而後言弋與三月鳴鳩例同固知禽指鳥也金履祥又云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黄叔琳駁之云弋鳧與鳶何時蔑有而必係之十二月也段若膺亦說弋

書作鳶說與金氏後說同

玄駒賁

玄駒者螘也賁者何走于地中也

爾雅釋蟲云　蜉大螘小者螘方言云　蜉梁益之間謂之元駒廣雅云蛾蛘　螱蜉螘也蚼即駒之變體稱元駒者大抵駒象其機元象其色也古今注託董子之言謂河內人嘗見人馬數千遊動往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螘大螘因名蚊曰黍民螘曰元駒蓋子虛烏有之辭也藝文類聚引廣志有飛螘有大螘古曰元駒者也棠木螘穴

木飛蛙亦穴木玆言走于地中是穴土之蛙廣志專以元駒屬飛蛙木蛙而以為古之稱質以小正則其說誣也詩鶉之奔奔小戴記表記呂覽高誘注引作鶉之賁賁禮射義賁軍之將詩行葦傳作奔軍之將後漢書續百官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則賁奔古通用字也洪震煊云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知篇吾見元駒之安步亦走也齊隰朋云蛙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蓋得和暖之氣雖嚴寒之時陽氣稍動而即走於地中也書廾案十一月陽氣動于黃泉之下蟻之穴得

夏小正釋義　八一

陽之氣為最先而繁育之機亦最早故十二月賁于地中二月他小蟲如動而蛙卵已成即經而記以抵蚳也

納卵蒜

卵蒜也者本於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說文云蒜葷菜也漢書鄒陽傳張晏注云柢根下本也是以根下者稱本淮南子泰族篇云根深則本固是又以根上者稱本蒜之顆本也其鬚根也古今注云卵蒜俗謂之小蒜本草陶注小蒜根名亂子卵亂即聲相近也邵晉涵云卵蒜即後世之獨瓣蒜也郝蘭皐云卵蒜今澤蒜生山澤間葉如韭莖根如鳥卵十月及正月掘取食之桂馥云卵蒜冬生故十月納之書廾案雷學淇以卵蒜為大卵崔寔四民月令云八月種大蒜抱樸子云蕎麥大蒜仲夏而枯大蒜　於八月而熟於來歲五月此月本未成非可食之時何為而納之惟澤蒜熟於盛冬書納所以記時也澤蒜者古所謂薤也齊民要術引尹都尉書種薤篇云九月十月出賣亦謂其冬熟蒜之多瓣者無卵形如卵必獨顆者也渾言卵擬其形之圓非擬其質之大山海經海內

夏小正釋義　八二

南經云有木其實如欒郭氏注云或作卵此第擬其形之圓也與蒜名卵同山海經中山經云鼓鐙之山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又中山經云免牀之山其草多雞　其本如雞卵此擬其形之圓兼擬其形之大也與蒜但名卵不同尚書禹貢九州之產尚書大傳禹貢篇諸方之物皆納之君者此經一不言及存於大正者也小正因記時而書納蒜非詳其所　而略其所要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周禮有山虞澤虞澤虞國語亦謂之川虞尚書使
益為虞則虞官起於帝世然彼乃虞官之長爾此
稱虞人者凡庶職皆稱人則澤虞是也雷學淇云
釋訓又曰凡曲者為罶釋器曰嫠婦之笱謂罶郭注
竝引毛詩曲梁之說蓋編竹為笱立置水中以留
魚謂之罶罶之曲處建植木横　架使不偃謂之
梁罶與梁二物常相須十二月虞人入梁入乃古
文納字季冬冰盛壯虞人乃修繕此梁納之官府
以待明春之用書升桀此經虞人入梁即王制之
虞人入澤梁非納之說也其曲梁為承笱之具此

夏小正釋義　八三

傳明言主設𦉪罟則非曲梁明矣王制鄭君注云
梁絶水取魚者此即隄梁時人或稱為魚堰者也
入者臨其地也𦉪同罔𦉪罟可以取魚亦可以取
獸故易大傳言結　而為𦉪罟以佃以漁此用以
漁之𦉪罟也彼既施主設𦉪罟謂虞人之官主於
此地施𦉪罟也張蒿菴云月令漁師始漁即此

隕麋角

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睹也者微有意之可見也淮南子時則訓雷且發
聲高誘注云且猶將也呂覽音律篇黃鐘之月土
事無作慎勿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具泄書升桀
陽氣且睹猶言陽氣且泄但泄謂陽氣上達者謂
陽氣漸顯此三微之義有先後之序依經求之則
陽氣動於子月泄於丑月睹於正月而後盛睹於
二月此月尚未至盛睹之期故曰且睹也十一月
記隕麋角明陽之始動此月記隕麋角明陽氣之
且睹皆就一物以為諸物之驗麋角自冬至至大
雪皆其隕候前傳已言記時時焉爾著其義孔穎
達謂節氣早者麋角十一月解節氣晚者則麋角
十二月解未得此經意也陰陽之故萌其微而其

夏小正釋義　八四

成甚速五月匽之興見陰氣之將動也則知諸物
皆向死故并著六月之伏古人於此有懼心焉十
一月隕麋角見陽氣之始動也則知諸物皆向生
故聯記十二月之隕古人於此有善心焉

夏建寅月數寅起數則陽氣起寅而終未陰氣起
中而終丑文選李善注引本草經云春夏為陽秋
冬為陰即此義矣然氣之動機必以斷從其最朔
者溯之則必自子月而始由子歷丑及乃於寅故
聖人密驗消息立為天地人三正之法正也者言
乎各正其始也三正皆可為建但四時寒暖之節

非聞人正則莫得其平準前漢書律歷志云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蓋言天地人反木火土金水各有次第也惟夏取三正之終以合於五行之首參酌盡善逸周書稱夏數得天百王之所同者此也然雖用人正其頒政授時仍不廢天地之二正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馬融注云三正謂建子建丑建寅是順五行遵三正為夏法可知也小正驗陽氣之始動于仲冬驗陽氣之　睹于季冬虩虩乎以三正為念而欽若敬授堯之所以歷數命舜舜之所以歷數命禹者胥於此見之禮記禮運篇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杞之而不足徵也吾以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宋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三正者周禮之至鉅而道之至精者矣

夏小正釋義附逸文

濰宋書升學

雞始乳

乾鑿度鄭君注引夏小正十二月雞始乳今諸本俱佚附釋於後玉篇云鳥之生子曰乳淮南子季冬之月雞呼卵呼卵二字即始乳之確詁高誘彼注云雞嗚呼求卵

庚辰一月二十一日鈔成費銀二十錢學禮齋記

第2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　扳反內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一

冠問

戊戌八月

朝問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矣又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何夫纔聞喪時即廢冠禮矣既身有喪乃及期日而行冠禮期日不可改乎先生曰始之廢冠是初聞喪心不安即臨喪以盡處變之道喪重而冠輕也雖廢亦可矣及既有喪也期日未至則是日哭臨之禮皆盡矣此期而行冠禮心則稍安況又以喪冠行禮哉若期近則亦可改矣夫冠亦重事也禮有不可廢者此之謂也

胥問仲止之冠也渭陽公不為主以應賓而子代之者何曰吾父告諸廟使納習禮于君子敢不執其勞古者筮日于廟旅封者執卦以視主人今以大統歷選日者何曰制也帳房設洗陳服皆如禮矣乃不用爵弁服皮弁服而儒弁襴衫綠弁皁衫者何曰亦由大制也古可因者則從古古可革者則從今古冠者見于母母拜之今四拜于母母立受者何曰子雖黃耇台背不可無親也母而拜子古之不可從者也

光祖問士冠禮三加彌尊重冠事也諭俗恒言令民間不必盡行古冠禮但將加幘之時召族人戚人鄉人及知禮長者命教之乃冠幘拜祖宗父母兄弟而退者不亦太簡乎曰如古禮之繁也其誰氏能行之不幾于盡廢乎如恒言之簡也猶為存乎其意耳不猶愈乎盡廢者哉是故君子之于禮也舉其質不泥其文

婚問

宦問婚有六禮今俗惟用納幣請期親迎者何先生曰納吉納徵納采嘗志也但行之者苟簡耳

問納幣曰昔文中謂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今天下皆論財矣欲興桃夭麟趾之化也不亦難乎無惑乎治日之少也

朝問婚禮既納幣有吉日是將取之期也其納為婚姻非一日矣如一旦遭父母之喪則事之變而深不得已者如致命女氏不得嗣為兄弟固為重喪之義女氏諾而不敢嫁亦當時重婚之義皆禮也如之何免喪之後女氏請娶而男終前約而不娶似非近情乎先生曰是設為禮文之辭者譚之太

緊可蓋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是設辭耳此可見終婚之義誌非是矣
楊明久之妻死其子之服未祥也其繼妻又欲死有
為楊子諫者欲為其子先娶也楊子惑而問焉先
生曰此大倫也使汝子無知則可如其有知也不
歸怨乎汝乎君子宅身一曰義二曰命禍福不與
焉嘗問教子以義方子是之舉亦為納之于邪矣
光祖問諭俗恒言屏七慝以正婚姻皆古禮之所無
也則胡為言之曰古禮廢則今慝興矣故七慝屏
則六禮復

光祖嘗詢江南風俗皆若生女分家貲以隨嫁與吾
秦晉之俗太不同矣敢問孰為近古先生曰江北
婚禮淳于男江南婚禮淳于女以言其失古則均
焉嗚呼安得復見儷皮纁降之風乎
大器問今有女家父將娶男之父母即使子迎女過
門矣又欲子之完親也如之何先生曰禮女在途
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若女過門母死不復反今
女父將喪迎嫁皆非禮也而況于完親乎
入學問
介問子之遣栖就學于馬子也冠纓盥洗先期請諾

及期又冠纓盥洗師栖以見者何曰師者人之所
由成也敢不重乎冠纓盥洗事師如神也從師釋
菜于文宣王者何曰禮不云乎皮弁祭菜示敬道
也古者以周公為先師今以孔子為先師贄之以
幣者何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也鼓篋而肄小雅
三者何曰考德存乎方冊興詩莫如小雅故記曰
遜業而官始也執事者撤菜栖奉先生座於堂者
何曰古者謀于長者則操几杖以從之而況于師
乎既肄雅出取夏楚升堂者何曰有不興斯懲之
矣故曰收其威也教之以孝弟謹信餘力而學文

者何曰既釋菜于先師斯以行其言也先師之言
此深切于弟子耳延先生以三獻之禮設介儐者
何曰賓師也賓師以介儐者以殷禮待之耳
射御問
端溪子問古之射也以觀德今之射也以講武古之
御也以範馳驅今之御也以上枉道是故觀德者
讓之地也講武者爭之門也範馳者正之本也枉
道者邪之階也嗚呼其諸古今之所不同乎曰斯
其人有志于古乎昔仲尼辭執射而執御
大器問射禮當物及物者何曰物者所發之地也以

有事於此也故曰物猶易爻字作物字也古人文字甚雅實又曰儀禮所遺者禮記載者七八矣王安石教人讀禮記然所好者則惟文耳

詔問射義先生曰天子有天子射諸侯有諸侯射虞廷雖庻頑讒說侯以明之今也惟作一輕事矣故文人以筆墨為業武人以弧矢為藝

朝問射有射禮射義矣御惟曲禮中展軨効駕數段何也曰此可考見古人御之之法有欲求執御之旨者可取觀之矣

沐問鄉射大射皆先燕而後射何也曰此可見古人

雖一飲食亦不徒然也必繼之以道德焉故其詩曰序賓以賢及不侮云

欽皐問五御今可復乎曰古乘車則可行今惟乘馬効其法而用之可也然豈惟馬哉凡侍御於君子長者皆御也又曰御禮不行始有少陵長賤妨貴卑踰尊之風矣

朝問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亦有御道乎曰然小則童子御燭亦易簀大則杜簣御飲以止鐘皆是也

祭問

武緣李白天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說禮者曰七廟者祀七世若官師止祀一世不能祭其祖宋程氏禮冬至祭始祖朱子曰甚則不敢故祀止四世者何先生曰三代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矣故諸侯五廟大夫多出于諸侯其高祖諸侯祀之矣故大夫三廟適士官師多出于大夫其曾祖大夫祀之矣故適士官師二廟一廟自漢以來郡縣天下諸侯非繼禰之宗大夫有百世之胤諸侯而弃始祖大夫而弃高祖適士而弃曾祖官師而弃祖則庻人

例當弃其父矣夫自天子至庻人分有貴賤而祖無親疎之异禮有隆殺而孝無彼此之殊竊議天子七世七廟太上也公侯卿相一廟五楹祀五世大夫一廟三楹祀五世郎吏一廟二楹祀五世庻人宗子祀五世于寢似義起之禮也如家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衆則尊卑混淆故程氏禮則近經今天下閭閻庻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祀之矣未聞有禁也故程氏禮本人情通上下可以發孝可以殫仁可以洞幽可以詔明可以酌古可以準今于孝子順孫之義其庻

幾乎雖然此文也如諸侯大夫能治其國家雖
有不掩豆其祖固享之如其廢政妨賢病國虐民
雖八佾雍徹其祖亦恐恫也
有仕于京者繼母且死乃謀奔喪而祭先繼母乎先
先母乎先生曰喪不葬不祭又何先後之問耶且
子父存乎曰父存曰父存雖喪亦主之矣而况于
祭也子有哭號而已不得而餘謀也
問古人不墓祭後人乃有墓祭者何曰古者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不知其處故不墓祭後世有封樹矣
故祭之人有論墓乃是枯骨而魂不附故迎魂祭

之于家廟墓不必祭也殊不知古人有祭於祊者
猶恐其在於祊也况尸骸所在乎故墓祭者亦義
起之禮也祭於門者以親嘗出入於門耳
或問祠堂之祭先生曰桝家中人亦少只設室一間
如祠堂桝作五座中安始祖神主餘安高曾祖考
四世神主障用一紵幔遇祭則揭幔設祭孫死則
附於祖座中高曾祖忌日能記則出主亦祭之蓋
從程氏禮也
或問禮謂天地之祭越紼而行事程子謂越紼猶在
殯宮此事難行只可使宰相攝耳子厚又曰父在

爲母喪則不敢以喪服見其父况天子爲父母之
喪而可以事上帝不如無祭此三說者如之何先
生曰祭時天子三年之喪則宰相亦有三年之喪
矣就是天子可祭不必使攝也天子事天地雖則
天子之父亦是天地所生也亦難比天地矣如之
何不祭乎子厚之言又一說也古者父在爲母齊
衰期年是以不敢見父今也父母皆行斬衰三年
喪服亦可見父不必泥矣又曰若在殯宮當卜郊
光祖曰王石渠先生奏祀孔子與先農同此高
天下之見也然孔子之功德實與天地參焉以祀

先農者而祀之光祖以爲猶有屈也然當時禮官
不肯從者其故何哉先生曰汝知吾人之徒乎非
先農不能生非孔子不能教教養同功但世多忘
先農耳
先生曰當祭而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而已矣註解接字爲捷速疾之義當見火時更有
何心行禮而疾速也王標曰解作接續之義可也
見火則不行禮而救火及救火也又接前禮以行
之如之何先生曰此解甚暢亦可以見禮時爲大
矣

先生曰孔廟從祀之舛亦猶仕路乎薛先生何也曰
汲黯蘇武黃憲陳寔郭泰諸葛亮宋璟韓休尹焞
而不祀馬融楊雄而祀何也曰數子無著書七十
子之祀者亦有不知其名者其著書安存乎夫祀
也祀德則人務實祀言則人務名世之治亂所係
也其可苟乎
或問曰左傳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若孔廟顏
子曾子子思皆先父食也不知當時何所據以行
之乎光祖不能答敢問先生曰子不先父一國宗
朝之祭也主于論孝不論功文廟之祭天下報功

之典也主于論功不叙倫若別立廟以祀無繇點
鯉斯盡善矣
光祖問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嘗不足矣如父于
相魯將革之乎從之乎先生曰孔子于衛且正名
況于魯乎觀吾不欲觀之言以及墮郈隳費之行
可知其必革矣所未可必者顧用我者如何耳
器問祀祖先生曰此報本之大者也當必誠必敬後
世士大夫多不以此為重苟學者省去糜費立家
廟置祭器禮器更與族人鄉人習行亦可變俗也
劳秀才拜先生祭茶先生曰茶不必祭祭酒則可酒

尊者祭過亦不必且禮者宜也父子不同席若父
喜命坐則坐亦不可泥也
先生於七月中元召王朝大器賜飲曰此酒祭先之
餘也朝問此則吾鄉謂之麻穀節曰然遂指庭下
薥秫曰饗之父矣為今節獻蓋憶吾鄉舊俗百穀
之意又問何所取意曰秋穀既成獻麻穀以薦新
也

喪服問

霄問斬衰再期大祥始斷杖食肉飲酒復寢不數閏
二十七月而禫者何曰以期不足也加隆焉故再

之又不足也加隆焉故時之故二十七月當三年
也古者三年取一月故二十五月今三年取一時
故二十七月親始死品官丈夫白布衣被髮徒跣
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皆啼哭良人扱上衽皆
曰籍藁寢尸旁者何曰色服則不忍制服則不忍
故白衣者素所衣也志不及于改之耳婦人雖是
衣亦可也被髮徒跣不可以為人也自誅之甚也
或曰始生之象也古者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
擗踴貴賤一也當給大斂事及哭臨者皆無跣十
五舉音者何曰為郡陵略也自漢文帝之詔始也

古者百姓如喪考妣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
宮門東漢之禮也小斂而袒括髮婦人髽者何曰
蓋有為之括髮髽者矣非其子之志也子之志其
猶欲被髮乎故袒袒者誅乎其心也親不欲子不
襲問喪曰憊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
氣也故婦人不可袒則發心擊胸爵踊殷殷田田
如壞墻然古者小斂環経麻帶散垂公大夫士一
也既成服則加経于冠綏麻帶不散垂
斬衰裳者何衰裳皆斬也衰也者摧也摧折其心若
不能以生明欲斬也猶曰天胡不斬吾身云耳不

斬則絞也故帶曰絞帶二者刑之極者也而孝子
無服之痛之甚也故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負版
者負衰也負其摧悲之意于背猶曰前後無怙恃
也辟領者適也適者責也開其領以責心也則何
以至是乎痛之甚也其有事于天地祖宗及朝或
公門雖未殯則烏紗帽黑角帶黲布衣不變麻履
者何曰尊天而崇王也古者凡見人無免経雖朝
于君無免経惟公門有稅齊衰天子大袖布襴衫
白綾襯衫宋王淮之議也
杖何以竹何以桐天地之體陰陽之義也竹杖貞節

著于外桐杖方心理于內也何以言苴言削言苴
貌若苴言削辯其為方也婦人何以不杖猶童子
不病之說也其後世乎古者君之喪三日子夫人
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
老杖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杖庶人亦杖者何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以輸人關轂輮輪而廢喪杖
孫州仇之過也古有去杖輯杖授人杖者何古者
子大夫為君寢門外杖內則輯杖大夫世婦在其
次杖即位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及聽卜有事于尸
大夫有君命內子有夫人之命皆去杖子有國君

之命大夫于君所及大夫之子有大夫之命皆輯
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士則如大夫
経也者實也明孝子之實心也何以在首何以在腰
曰冠神不可以有加也今也加経乎其上其心實
有所重乎惡乎見上見于首下見于腰也男子重
首婦人重帶者何曰陰陽之義也故古者男子三
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経期之経帶
故為帶過麻斷本者免亦経之皆帶其故葛帶若
婦人則故葛経而帶期之麻帶経帶三寸自漢景
帝始也古者首経圍九寸腰経圍七寸三寸者總

經也古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斬衰之冠則
又異于他衰冠也故緇纓以辨布纓湅纓也條屬
屬以辨布武湅武也右縫以辨小功緦絲也外畢
以辨吉冠也故天子右縫十一有二㡇皇太子親
王右縫九㡇皇孫諸王右縫七㡇卿大夫右縫或
五㡇士及庶人右縫皆三㡇服圖說曰古者五服
皆三㡇朱子曰天子當十二梁群臣如其本品古
者斬衰冠六升衰三升既葬受以成布衰六升冠
七升
麻屨者繩屨也古者菅屨外納練而後麻屨今也線

屨必也菅屨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殯居墓曰始
死有居殯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逮之天下則居
廬也庶人何以不廬庶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
陰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授
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檀之或
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倚廬中施白練帳
蓐素床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陰晉杜預之
議也
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苫何以謂之土曰弗褥弗
簀則土矣然猶苫焉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卽
病也寢不脫絰帶絰帶不脫衰裳衰裳不脫況
褻衣乎故期年之內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思
沐
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拜而後稽顙頹乎
其順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何曰告哀于人也
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禮也
殷人拜而後稽顙故哭晝夜無時焦肺腸脊乾肝
如中路嬰兒失其母也安得復見其形容聞其謦
欬哉不可得矣十五舉音爲臣民設也漢景帝則
行之

三日始食粥三日之前不能粥也朝夕皆溢米溢米
之上不能加也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後魏孝
文日飲不入口者五日後周武帝溢米累旬蓋瘠
劇者痛甚然非所以達衆人也於是乎有未葬食
肉者矣出乘素車樸馬布裹鞍轡何不忍頃刻以
卽安也周人木車蒲蔽犬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始喪之車也素車棼蔽犬槙素飾小服皆素既卒
哭之車也藻車藻蔽鹿淺槙革飾既練之車也駹
車萑蔽然槙髤飾大祥之車也漆車藩蔽豻槙雀

飾既禪之車也漢氏無布車兵器魏氏輅輦版輿
細積車皆施繐裳婦人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者何
衰之變也禮婦人言衰不言裳裳之長可以掩裳
秦人以長衫爲背子故長衫者衰之變也麻布蓋
頭者何布總之變也自有晉儀以來未之有改也
丘文莊曰唐冪䍦之變也家禮有布頭須竹釵者
何曰箭笄之變也奚不經乎既蓋頭奚經也故有
腰經無首經白羅蓋頭宋王淮之議也古者婦人
惡笄有首經虞之剪屏柱楣疏食水飲朝一溢米
丈夫以葛經易腰經婦人以葛經易首經者何曰
節之也人子之心無窮也制禮者曰死者既棺槨而
塞不可起矣生者不節是以死傷生矣故節之也故
文廟之喪九虞畢惟與朝夕奠也今大夫士既虞遂
罷朝夕哭廢人既七遂罷朝夕哭則又厚自薄也
練去首經負版辟領衰繩屨猶腰經不除婦人去腰
經則奚冠奚衰奚帶曰其衰猶斬也其升同大功
故禮曰服其功衰不言裳者衰之長或可以掩裳
共今之直領長衫而不緝者乎今大夫士以下練
而白布齊是斬衰一年也既葬而白布齊是斬衰
三月也

文皇后之喪期　東宮親王熟布練冠九椒皇孫
熟布冠七椒皇孫　女熟布蓋頭則大夫士亦可例
降也今大夫士皆　熟練衰大目不然則熟麻目然
其廢冠則一也古　者婦人去腰經則葛帶今不帶
古者練冠縓緣今　不縓緣不縓緣可不帶不可天
子白羅袍銀帶絲鞋白羅軟角巾卿大夫士布襴
衫宋王淮之議也
子爲父母何也曰至親一體也中古子爲父斬衰三
年爲母齊衰期年父卒始齊衰三年非所以順子
心也夫天子事天地無隆殺孝子事父母無厚薄
傳母且爲長子三年子之不三年其母頗也堯典
曰如喪考妣三載周公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皆
高皇帝之志耳禮言家無二尊者有見于喻日未見
於喻天地也既殯
皇帝卜日斬衰受命于
大行皇帝几筵遂以衮冕升奉天殿告　天地謁告
于奉先殿遂以朝于
大行皇帝及母后乃即位于奉天殿以覲群臣群臣
皆朝服表賀帝免賀班詔于承天門及天下以來

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七日素冠麻衣經以臨
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天命也故既殯麻冕
黼裳以即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
冢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冠麻衣經退則
衰服亦義起也故朱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
君也故定位于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于
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賻求金不
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定公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群臣乎數日而

葬葬畢即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旦而即位後
魏崔光之議也
九虞卒哭而祔
皇帝衰服拜于几筵祭服奉神主謁太廟出還至思
善門衰服奉神主于几筵至小祥始練冠十二褫
去首經負版辟領衰者何曰尊祖也伊尹以太甲
祗見厥祖知其必不以衰服入廟也况祔乎稷袍
而祔宋紹興之禮也
古諸侯世子不為天子斬今　皇太子親王世子郡
王各與其妃及公主郡主為先天子者何曰至尊

也至尊一統也古世子而曰有繼世之體而不斬
是二統矣視事則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者何曰降
太上也古者諸侯為天子方喪三年　太子諸王
皆古諸侯也然則今何以二十七日也自宣德始
也然
皇帝於祔廟之後素服御西角門以視朝時享服黃
袍至禫始釋素服則猶二年也內外文武諸臣於
始崩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聽詔四日成服在內臨
于思善門朝夕三日又朝哭十日在外哭臨于牙門
其數同若入朝及視事則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

經麻鞋退服斬衰既二十七日乃素服烏帽角帶
二十七月何曰亦方喪之義也其然者降　皇太
子諸王也故聽選辦事諸官衰服哭臨順天十三
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生儒吏典僧道諸人素服
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軍民婦人
皆素服二十七日天下軍民男女皆素服十有三
日群臣命婦麻布大袖圓領麻布蓋頭腰經入臨
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外命婦其服同不臨又以
降文武諸臣也故古者與諸侯兄弟者之卿大夫
為天子斬大夫之適子與夫人及太子皆斬若非

兄弟適子則有不斬者矣故曰天子崩三日祝先
杖五日官長杖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
曰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三日也子夫人杖五日
大夫世婦杖然則今何以皆二十七日也曰固宜
德始也從　諸王也群臣用布四脚幞頭直領布
襴衫麻絰者何曰宋淳熈之禮也軍吏之貧者以
白紙爲冠巾者何曰宋朱元晦之議始也
高皇后文皇后何以皆二十七月也曰此群臣之服
也爲
太祖太宗壓也　高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　文皇
后崩于永樂五年故不得三年也然斬衰二十七
日素服百日始服黲衣則亦三年之漸耳然而
皇太子親王皇孫及女未嘗不三年也故典曰熟
布冠九梁或七梁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及皇孫女
熟布蓋頭則喪高皇后既練之服也可知其三年
矣君臣皆衰服二十七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內
命婦四品以上衰服入臨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
外命婦素服二十七日聽選諸官以下皆素服二
十七日在內哭臨順天在外哭臨衙門皆三日天
下軍民男女素服十有三日自正統七年喪禮孝

皇太后始也
二十七日奚始乎曰自周末以來因襲之漸也故諸
侯于先君之喪未練不避征伐會盟者自桓王以
後始也高宗諒陰禮壞樂崩自宰予顓孫師猶然
惑也父兄百官所不欲滕魯之習也驅天下皆重
服久臨三年至使文帝不忍行秦及漢之過也浹
辰而葬葬畢服大功十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
服自漢景帝始也喪毋三十六日而起視事翟方
進之爲相也旬月而葬葬畢即除乃吉服諒陰魏
晉六朝也裴秀傅玄張靜杜預游明根高閭李彪
之徒之罪也君臣實二十七日無所損益者唐及
五代也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
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者宋也數日行于朝數
月行于宮也今吏六百石以上喪平帝三年王莽
之姦也踰素終三年晉武帝之志也期而祥改曰
而禫非後魏孝文之罪也越期不取閏以二十六
月爲非二十五月者晉王肅之罪也終喪三年五
服之內亦今依禮後周武帝之志也漢唐之間由
君廢魏晉之間由臣廢多二十七日也
女在室及已嫁及爲父母者何曰女子子男子皆子

也故公主郡主皆斬衰古者女在室〻已嫁反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則爲忍于其母矣記曰女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實未之舍母也

庶子爲所生母者何曰猶父視之有妻妾也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禮庶子爲生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而除又曰庶子爲父後者父死爲其母緦則豈不與義而傷仁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也且今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

何居夫父命他妾養已者比于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旣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繼母者何曰子夏曰其配父與因母同孝子不敢殊也慈母者何曰子夏曰貴父之命也貴父之命卽與母同不亦重乎且孔子又何以非魯昭公之練冠以居邪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免于父母之懷夫慈母之恩亦有三年之懷矣不然不生不然不長不然不知有父也故三年養母者何曰吾母不以其子爲子也吾斯出養母不以其子爲子也吾斯入吾母[illegible][illegible]不三年養母又不三年

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父卒嫡孫爲祖父母祖卒爲曾高祖父母者何曰父祖子孫一體也祖喪其子孫喪其父也祖無子何以有孫孫無祖何以有父也父亡于祖之下孫承于子之下矣故祖卒曾祖曾孫猶父子也曾祖卒高祖玄孫猶父子也是以承重三年也古者齊衰三年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者何曰子夏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故法立嫡子不先

長子者杖立異姓者杖乞養異姓者杖以子與異姓人爲子者杖立嗣同宗失尊卑之序者杖妻妾爲夫者何曰夫至尊也不有夫則不有妻與妾也故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古者皆三年也婦爲舅姑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者何曰從夫也夫之父母婦之舅姑也舅姑之尊也夫之生母亦猶夫姑也故曰男子免于堂婦人髽于室夫爲人後則妻從服者何曰亦猶夫從夫也夫在此則此妻也夫在彼則彼妻也古者爲舅姑期年則已

瀆

齊衰杖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布帶削杖繩屨者何曰子夏曰齊者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古本在上冠者沾功也衰五升冠八升夫今之繩屨猶麻屨也古者疏屨子夏曰藨蒯之草也古有齊衰三年今無齊衰三年凡齊衰皆歸期凡三年皆歸斬

牡麻何以謂之枲麻曰齊衰貌若枲也故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古者齊衰之喪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居堊室芐翦不納終喪不飲酒食肉御于內冠七升疏衰四升既葬受以成布衰七升冠八升古者爲母齊衰三年或期年也是亦若是其重也故雜記云期年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也母之服既斬矣期之服可節矣或問曰若之何節之曰喪大記曰期之喪三不食疏食水飲不食果菜三月既喪食肉飲酒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何以曰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麻之麻同緦麻之葛則兼服之也

嫡子衆子暨其妻爲庶母者何曰貴父之妾也貴父之妾比于世母叔母矣故期也古者重嫡子父母之所三年者也以其重體傳重也故古者雖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故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然爲緦則已輕爲期則已重爲緦已輕況無服乎爲期已重況嫡子乎大夫嫡子小功可也衆子大功士以下衆子期可也嫡子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同衆子若爲天子後者無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晉孝武帝之太子猶然行之也爲嫁母出母及父卒繼母嫁已從之者何曰嫁者母之志也出者父之志也生身之恩不可忘則子之志也故杖期何以不三年曰母有外子子有內母子有內母則有所謂三年者矣母有外子則有爲之三年者矣故伯魚母出期而猶哭孔子言其甚也古者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爲父後者爲出母亦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又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夫全服則傷義無服則傷仁故小功則緦麻可也杖期則大功可也繼母嫁必言已從之者爲之期何曰明不從則不期也與生母異矣配父則如生母不配父則不如生母然則不從之者何服曰緦乎從生母嫁者何

服其齊衰三年乎典不言而見也
夫爲妻何曰報也妻斬衰三年于夫夫不能杖期于
妻者非夫也妻也者齊也與夫齊也夫尊而妻卑
天地之義也以其齊也故杖以其卑也故期記父
在則爲妻不杖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
故不杖齊衰不杖期古者不杖期麻屨其冠衰之
升同杖期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爲女在室者繼
母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嫁母出母爲其子妾爲夫
之長子及衆子及所生子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
已者何曰報之也以親則至期以卑則不杖古者

禮問卷一　五十一

父母爲嫡長子斬衰三年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
所傳重也又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其爲
衆子則亦不杖期也夫異之以斬衰則已尊同之
于衆子則已卑夫衆子同于兄弟之子已矣其可
并嫡長子而同之邪令典爲長子婦期爲衆子婦
大功必爲長子杖期爲衆子不杖期也不然異矣
婦不異其身必所正體傳重也爲長子不杖期其
紀錄之誤乎繼母慈母以下奚不言爲女承子文
也古者爲嫡長婦大功
孫爲祖父母者何曰子夏曰至尊也至尊奚獨奚有

父爲之三年則不敢奪尊也父卒則嫡孫爲之三
年其不言孫女子者猶孫也女雖適人亦不降明
不可無祖也古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亦
期爲世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何曰與尊長一
體也蓋曰此父之兄弟姊妹也不敢以異己之兄
弟姊妹云爾故爲兄弟姊妹亦不敢以異父之兄
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何曰兄
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女猶女也皆吾父之孫也
則不忍以遠異也古者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則大功婦人爲夫兄弟之

禮問卷一　五十二

子女如大夫者何曰有母道也故得從夫也其父
母以上則降者何曰由外入也由外入者猶內出
者也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之子者
何曰無夫與子猶在室耳在室而不爲兄弟兄弟
之子期則何以受兄弟兄弟之子期也如夫與子
之喪未禫也而遭兄弟兄弟之子之喪如之何大
功在室則如兄弟之妾爲嫡妻者何曰妻尊也夫尊
于外妻尊于內也子夏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
舅姑等是踰分也故今婦從夫爲舅姑三年爲女

君期天下之達禮也
爲繼母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何曰無大功則無期親可知矣故同居則各爲之期也子夏曰夫死妻穉子幼以之適人後夫前子兩無大功之親後夫以其貨財爲前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服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女出嫁爲父母者何曰女欲三年不可得也不可得者婦人不貳斬也記惡笄者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其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何曰此非但親兄弟也或緦麻兄弟或小功兄弟今爲君父後于已有宗道焉歸將依之猶爲有父也故期焉耳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妾爲其父母者何曰妾妾于夫則有貴賤矣于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傳爲妾不得體君謂其父母遂者非也
祖爲嫡孫者何曰子夏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攷古者雖大夫亦爲適孫爲士期者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者何曰重生我也雖後于人生身之恩不可忘也然則何以不斬曰子夏曰不二斬也持重于太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後太宗也太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孫不得後大宗故漢唐宋間由藩王入承大統於其父母猶承皇考皇妣者其亦不講于大宗也哉
父母爲長子婦者何曰重長子也重其夫則及其妻矣故衆子婦爲之大功夫其妻且爲之期則於其夫必杖期也不然無解于衆子不然無解于爲長子婦期古者爲嫡婦大功
齊衰五月疏衰裳牡麻絰禮言無受不言冠纓其殺期數故其冠服飲食之節視期年夫五月者小功之服也何以不歸之小功曰將爲尊者服也不敢以卑者服黨之耳故稱齊衰尊祖也五月三月自祖而推服之殺也故子夏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古無齊衰五月今有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

者何曰尊祖也何以齊衰五月也曰期嫌于祖則
已重疏衰三月嫌于高祖則已輕故齊衰五月古
者三月非所以達曾孫之志也然雖大夫其爲曾
祖父母如士者如衆人也曾孫女雖適人不降者
何明不可無祖也祖不可降也曾孫女而遇服曾
祖天下之難得也惡乎而可降
齊衰三月疏衰裳牡麻絰禮言無受不言冠纓其殺
齊衰五月乎古者畿內之民爲天子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爲舊君臣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
爲舊國君大夫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寄公爲所寓

皆是服也
爲高祖父母何曰尊祖也何以三月也曰其數若緦
父之父推之往也其服若期祖之祖推之來也生
孫女雖適人不降何曰亦猶夫曾孫女之于曾祖
也豈孫女遇服高祖古今之所難得者也惡乎而
可降傳不見高祖或仍曾祖也
爲繼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何曰當其同居由彼祀
先也當其不同居則我祀先也當其不同居不忘
其由彼祀先也故齊衰三月其雖同居兩有大功
以上親者何亦以齊衰三月曰不敢以他人之財

加期親也仁爲重義次之財爲輕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卽葛九
月未無受之服則古之喪未成人者也傳曰喪成
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
樛垂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
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服之殤以日易月殤而不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
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是服叔父之長殤中
殤及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
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公爲適子大夫

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
七月不纓絰升間傳曰大功布九升三不食、不
食醯醬寢有席其哭三曲而偯三月不御于內司
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
以大功小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其凶服亦如之註謂天子諸侯惟有齊斬卿以下
有大功士以下弁加緦也今大夫以下期年之服
行之者有矣未有行功衰者也士以下行功衰者
有矣未有行緦麻者也夫期功不廢絲竹自昔謝
安始也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何曰降在父之兄弟姊妹
也爲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適人者及爲女適人
者何曰出也出則有以我而爲之期者矣我所期
之是爲人之喪也女子兄弟之女及姑姊妹皆同
何曰上體乎祖下體乎父皆一體也遠別嫌是教
之二親也古者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于國君者
亦大功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
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
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君公子之子孫有封
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

于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昆弟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
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故古者雖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
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亦大功其爲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則小功爲
衆子婦何曰降嫡長子婦也爲兄弟之子之婦何
曰猶衆子婦也古者皆小功祖爲衆孫又孫女在
室者何曰降孫也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之子婦兄弟之

女適人者上何不從夫下何以從夫也曰上焉者
夫之所尊也下焉者夫之所親也夫之所尊先我
而有者也我自外入也可降夫之所親後我而有
者也彼自內出也可不降也爲兄弟之子爲人後
者何曰亦猶夫女及兄弟之女適人也蓋有爲之
期年者矣然猶不忍忘兄弟之戚焉是以大功則
我庶子爲人後者其亦猶是夫女出嫁爲世叔父
母爲兄弟及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
室家何曰出也不敢以在室之服服之不敢以在
室之服服之者從夫也

爲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何曰既期乎所
後者之兄弟姑姊妹則先兄弟姑姊妹有代我而
期者矣我而期之是衞人之喪也故爲之大功其
妻爲夫之先父母何曰夫之所降妻亦不敢不降
也夫降而期妻降而大功然則何以不從期由父
所後父母者變也則又降焉耳故于大之先兄弟
姑姊妹又無服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三月卽葛五月古者又有緦衰
裳牡麻絰既葬除之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也其
澡麻帶絰五月者則爲叔父及昆弟及嫡孫之下

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婦人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又夫婦人之長殤也間傳小功緦麻再不食始死不飲醴酒寢有牀又曰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其衰十升至十有二升

爲曾祖父母及從祖祖姑在室同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及堂姊妹適人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子之女在室者爲嫡孫婦及孫女適人及兄弟之孫之孫女在室者何曰

此曾祖之服也自祖而降也曾祖之服五月故同曾祖者皆小功也夫從祖父祖則曾祖之子也堂叔父母則從祖之子也再從兄弟則同堂伯叔父母之子也皆自曾祖而出也故今再從兄弟及其身不及其子其身同曾祖也於從兄弟及其子不及其孫其子同曾祖也于兄弟及其孫不及曾孫其孫同曾祖也故小功之服上及于祖之兄弟不及于孫之從兄弟上及于祖之兄弟同曾祖也下及于孫之從兄弟則吾從祖亦猶同曾祖也故曰曾祖之服也姑姊妹女子子猶又夫也其輕也及其室其重也及其嫁爲兄弟之妻何曰兄弟之子且期年況其妻乎兄弟之孫且小功況其祖乎古者娣叔無服傳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娣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夫雖然然非所以兄弟也故典爲兄弟之妻小功以義制也

婦人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何以皆小功曰婦人之道恩重于內義輕于外陰陽之義也陰不可以兼外也故丈夫爲兄弟期年爲兄弟之妻小功

婦人則于期年者降于小功者不降也爲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夫兄弟之孫之孫女在室及夫同堂兄弟之子之子女在室何以皆小功也曰夫之姑姊妹猶夫之兄弟夫之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子猶己之子孫也故小功者不降期年者降也則何以小功者皆不降也曰於其兄弟之妻有妯娌之道焉於其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子有父母之道焉故皆不降也故傳同姊妹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焉故同堂兄弟及緦麻其子女反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何曰爲所後者之姑

姊妹降也所後者之姑姊妹之適人也爲之大功
則姑姊妹之適人也可小功矣
爲外祖父母何曰母之父母也雖欲期年而不可得
也故爲之小功然則何以不大功乎曰外親之服
皆緦麻也雖小功也爲尊加矣母之兄弟姊妹何
以亦小功也曰子夏曰以名加也夫名之曰舅曰
姨猶從母也猶從母也其尊固矣故不敢以緦也
也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從母舅無服非爲
後者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如邦人爲同母異父之
兄弟姊妹何曰猶再從兄弟姊妹也以同母則可

期以異父則可免以同母而異父則期可降也異
父而同母則免可升也異父不足以一降也同母
不足以一升也故爲之小功
爲姊妹之子何曰報也彼以吾爲舅矣吾安得不爲
之甥服古者相爲緦
緦麻三月古者緦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
布曰緦古者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古者童子雖當
室緦爲殤孫之中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
父之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
之長殤從父昆弟之子之孫之長殤皆緦註首經

三寸腰經二寸幾今之齊衰之經矣
爲族曾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及族
曾祖姑族姊妹皆在室及從祖祖姑從祖姊妹之
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妻之子之婦之女適人之
孫之孫女在室及已之曾孫玄孫爲再從兄弟之
子爲兄弟孫之婦之孫女適人之曾孫何以皆緦
麻也曰此高祖之服也自曾祖而降也高祖之服
三月故同高祖者皆緦麻也夫族曾祖父母即從
曾祖父母高祖之子也族伯叔祖父母即再從祖
父母族曾祖之子也族父母即三從父母族伯叔

父母之子也族兄弟即三從兄弟族父母之子也
皆出于高祖也故於三從兄弟及其身不及其子
其子比吾子非同高祖也於再從兄弟及其子不
及其孫其孫比吾孫非同高祖也于兄弟及其曾
孫不及其玄孫其玄孫比吾玄孫不同高祖也故
緦麻之服上及于曾祖之兄弟下及于曾孫之從
兄弟上及于曾祖之兄弟同高祖也下及于曾孫
之從兄弟則吾即其從曾祖自彼視之亦猶同高
祖也故曰高祖之服也姑姊妹女子子猶丈夫也
其輕者及其在室其重者及其出嫁也曾孫玄孫

以皆緦麻乎以卑略也玄孫不可以不之服也故亦緦不可復降爾也

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何以皆緦麻也曰遠略也婦人自舅姑于上皆降於丈夫故于祖既降爲大功則曾祖不可不降也高祖復降則無服故曾祖高祖皆緦也上及于夫之從祖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不及從曾祖再從祖父母下及其夫之再從兄弟之子以下何也曰婦人之道恩重於下義輕於上陰陽之義也陰不可以乘上也故其上也於夫之小功者且降況緦麻乎其下也有姒道焉則不可降也故於夫之外祖父母及舅及姨及從祖祖姑從祖姑在室及同堂兄弟皆緦者猶降其祖之義也

爲乳母何曰子夏曰以名服也何謂也曰既爲乳母矣則不可以不服也

爲舅之子姑之子姨之子者何曰從父母也是故從父則及其表兄弟從母則及其內兄弟舅姨母兄弟之在內者也姑父兄弟之在外者也

爲外孫男女及其婦何曰報也視己之孫則降三等矣

爲甥婦何曰亦報之也然視己之子婦亦降三等矣

爲妻之父母何曰降母之父母也妻亡別娶及妻母雖嫁出亦猶服之者何曰亦降母也故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其母之黨服母死則爲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夫母之黨制于父妻之黨制于己也

爲壻何曰報也以緦報緦不亦重乎曰無緦則無服古者送爲賓主

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祖姑從祖姑在室及同堂兄弟之子女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何曰降兄弟也降兄弟則上不及其從父母之祖下不及其從兄弟之孫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何曰有所後者之外祖父母之小功也故爲外祖父母緦蓋有代爲之小功者矣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一終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二

喪問

光祖問孝子在初喪水漿不入口者何故止於三日也先生曰節也不及乎是日忘死也過乎是日者滅生也故子思以曾子為不然

光祖問禮曰居喪讀喪禮若三年問奔喪喪服記雜記問傳諸篇平居不可讀乎若不讀何以見古人之行與制禮者之心歟先生曰孝子讀此未免起不忍之心故耳故伊川喪母而後喪禮熟

實問數七而奠古乎先生曰非古也然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生聞七七禮死不七七奠非所以安死效生也且夫同姓有宗人焉同姻有戚人焉同邑有黨人焉同遊有友人焉皆期七而一奠也數七而奠亦所以聯民厚俗也

端溪子問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與所謂是日哭則不歌未嘗不嘆聖人心也只是出於自然至誠惻怛作聖之基也孟子亦曰哭死而哀非為生嗚呼風俗日漓禮教日壞往往臨喪不哀甚至父母之喪亦恬然如平時也曰習俗成雖賢者亦致其初心有道者宜振之耳

光祖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夫子萬世之教也近見都城大邑于初喪之時親朋携酒肴及歌者其自晝達旦之宴謂之伴喪敢問此果成風而難變抑變之者無其人耶先生曰嗚呼悲哉俗也惟有以生為憂者矣故有以死為樂者矣又曰民不知生故不知死則豈民之罪哉

問少師奉子哭踊先生曰其責甚重少有不謹不如不文之為愈諸侯適天子及相見告奠祖禰俱互見

揚州有五士謁先生中間有斬衰者問太極剛柔先生曰只在目前不高遠也如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便是太極剛柔不涉于虛無矣後其人杜門守禮以終喪

葬問

朝疑葬先輕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葬事似不情如何先生曰古者不合葬其用此禮與

介送靈若先生之葬偕行之人有欲由徑者介曰送葬不由徑或曰呂仲止復生矣介曰正念仲止不忍背也先生聞之曰亦有此志乎

朝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

事大既聞喪即當致事于君如之何待殯葬後方致事也曰此禮之善者也初聞喪時只以哀親爲重將他事皆不理矣待殯葬後致事于君也又何妨

朝邑王夔舜臣父卒有遺命欲停尸以待繼母之終然後合葬先生曰從親一言而暴親尸於久遠不可古人嘗有從治命而不從亂命者矣且待繼母之終也是又何心哉

希古問門人葬孔子用三代之禮豈孔子本心邪先生曰然孔子曰縱不得大葬寧死于道路乎但門人尊孔子難以孔子本心論也辟如周人追王大

王王季亦然在亶父季歷則無此心在文王武王則有此理

先生謂馬伯循曰外曾祖宋公之德耕未之令見也聞諸長老曰公之爲書生采薪養親面無戚容教授潘府潘王諸獻冥慶焉曰貞吾師也及其垂歿也墓位當絕穴于弟請易之公曰王兄弟曰人當誰易也卒定焉此與曾子易簀亦近哉馬子曰理聞諸王太師端毅公評西安人物矣此宋公於漢毛萇伏生

宵問葬速執事之客用酒肉乎先生曰然不必太

至者酒肉可也迎會葬之客用酒肉乎曰不可強也然則程子陷人于惡之說非歟曰程子道廣

石希孟問人於父母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何以處之先生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江革行傭以供母董永賣身以葬父未爲無養無葬也

廬墓問

曲沃楊和曰友有娶妻于他縣者女在途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返夫則居廬於喪而婚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于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先祖問父母或有先亡者爲子欲廬墓盡心于死者而生者又不能養當何如以處之先生曰廬墓非古也父先亡廬之可也母先亡廬之不可也

濫問

威問衣服之制先生曰古人制物無一物不寓道也如制冠則有冠之道制衣則有衣之道制鞋履則有鞋履之道入服此而思其理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故曰衣有深衣其意深遠復有絇綦以爲行戒故夫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諸生今日之學雖一衣解結亦要存念務時

特有所見方可謂滿目皆忠信篤敬也

度希古問申生待烹之事人議其未免陷父於惡如之何先生曰晉獻公溺於驪姬元則惡人耳申生不逃待烹雖若過乎中庸其心則合乎天理之公也故謂之恭世子若再議之是世之逆命不死者却善矣又曰除是申生道與舜同應再有處耳

戴銘問申生待烹未得爲盡善先生曰送林其學有言顏子以一簞食供親而親不以爲薄以一瓢飲供親而親不以爲菲是以顏子方能樂也亦猶顏子能諭親于道故能如此耳然則申生平日諭親於道處亦恐未如舜乎汪三山曰申生之生未盡善其死亦未盡善曰今且取其恭耳

張伊問謚法先生曰後世可爲太易矣其胡能沮勸耶故凡爲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謚文他官雖或經天緯地而論焉凡爲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河東書院記成張子仲脩曰儀禮之文復見於世矣曰吾將使諸生循此而求先生之實非敢徒摘文辭也

權用言閭閻之苦風俗之害曰里老之不選德小學之不選師鄉飲之不選賢欲以安民而善俗吾未見其有日也何其已細乎平天下亦猶是也

諸問周禮先生曰即孔子之答諸弟子耳何謂也曰天以一氣化生萬物聖人以一貫曲成群賢王者以一理分統衆職其義一也夫周禮行天下無窮民

西里子曰今小學不選師鄉飲不選德尋將爲有司欲一更之則怨謗聿興奈何曰易不云乎巳日乃革之夫我之道未信于民而遽更張豈惟俗怨謗哉故君子脩身以論政政端而民自化如有未順者更之亦不爲異矣

端溪子問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其五帝之事乎三王而下涉乎迹矣後世至禮壞而民無所措手足至樂崩而民之怨咨生焉而欲至治太和難乎曰只是箇仁則難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

光祖問有爲人子者常以仁義之言陳於父母猶有傷風敗俗之爲不知更有何道以事之耶先生曰雖則仁義之言其作用亦當有法不然則爲非仁

之仁非義之義難以諭之于道學者當看禮記便要習而行之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張子亦曰習禮養浩然之氣

先生曰禮也者束人筋骸固人肌膚詩書是格言如如何不格物如何不致知格致工夫在禮上乃有安頓處也然又要忠信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生謂希古曰讀禮可將古之典禮與今之典禮比合昔孔子學三代禮惟從周焉即博學約禮也應德問月令甚瑣碎不可看希古說歷歷可行先生

曰只如尚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便好若十二月便難行矣又如劉向云某事應某事失及使人君不信其言

官問君子不敎子周公則撻伯禽孔子則訓伯魚周公孔子非歟先生曰此孟子因責善之事而說之激也古之聖人自胎妊及食食能言已敎之矣子之不教是愈踈不慈也故教則可責善則不可責善非教歟曰教有養之之道責善有服之之道若周公之撻伯禽則爲成王也

詔問儀禮曰此先生經世之書此禮之廢于後世久矣學者不可不講而習之如冠婚祭射諸篇既講究之尤當習演其事方能行之非惟檢束身心宛然可復見先生時景象故常語學者當先學禮也

詔問周禮王制何以不同曰自平王至秦漢間已三四百年漢儒記認失真河間獻王雖購求遺書其間或有缺失者或漢儒以意補之故有不同若孟子班爵祿之制則已曰未聞其詳矣

揆問宋宣公傳位于穆公穆公傳位于殤公其事是乎曰公羊所謂君子大居正或不可以立嫡之事泥之也古人有行之而善者堯舜也有行而不善

者燕噲子之也堯於他人且傳之位況其弟乎只看所傳之賢否何如耳弟賢則舍子而立弟子賢則舍弟而立子要之不可爲典常耳若漢高帝舍惠帝而立文帝則必無呂氏之禍吳壽夢之事若以立嫡爲主則諸樊可也若以立賢爲主則季札可也若欲傳于諸樊以次及札使餘祭諸人皆各求年則將相去百餘年然後及札是札終不得傳矣文王不傳于伯邑考而傳于武王未必非正也

問春秋書季札來聘而不書公子者其亦以季子之讓爲不中乎曰非也春秋之法在夷則去之故

其君多不得書季札其臣也而書之賢之也蓋以不書公子者在夷也又問季札之才近伯夷何如曰然札賢者也觀其辭子于蒯聵之問又問樂於魯皆是未易及也又問相傳孔子十字碑真否曰此字有古意若非漢人筆先生命諸生習禮曰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又叉手出言則總是存心處耳

端溪子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則必見欲而亂乎夫使吾心有主其能亂否乎必若吾夫子所謂非禮勿視聽云然者然後爲無弊耳曰人於非禮耳目雖勿視聽而心中不忘則亦亂耳不知端溪子將何以爲勿也

先生謂桀子兼善曰古之聖人說禮樂者莫如孔子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又曰禮云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然則鐘鼓玉帛亦可廢乎曰有廢之而用者有用之而廢者故世治矣無此不足爲甚損世亂矣有此不足爲甚益故君子探其本

光祖曰周禮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佐王莽者朱子曰規模皆是周公做但言語是他人做斯數說者敢問何家爲的乎先生曰朱子言是也但云言語是他人做恐不然非周公不能有此筆力也細玩之如畫工然物物而得所試體之如治家然人人而遂欲必君臣一德者斯能舉而措之耳林氏何氏諸說將無有見于新莽宇文周輩之爲者而立論乎又曰縱有差繆處則周人後世之損益也如大明會典據今變例者亦多矣

問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子則以公儀仲子立孫爲是如何曰立嫡的事是常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立德也堯舜之子苟可繼又何必尋取舜禹他人且立之況其子乎惟于是丹朱商均故立德夫子所言立孫亦據其子孫不相上下者言之耳

江西有五人來見先生謂之曰若等爲實學動靜當以禮也一人對曰是橫渠以禮教人乎先生曰不特張子耳曾子亦然雖孔子亦曰非禮勿視爲國以禮也

先生曰教諸君學禮猶堤坊之于水也治人無禮以堤坊其身則淵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議禮就東西南北調一兩箇字多少委曲是謂之至文非聖人不能作也

衣服飲食皆要見道理在故無時非禮則非僻之心

無自而入大槩問禮可以義起曰固是要合人心
謝以中曰禮可以義起矣郭荅之甚好曰協諸
義而協則可不協諸義而協則亦可乎
問月令朱子嘗以夏月非周月者何曰周月總是夏
月古人改正不改月如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
十二月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如周改十
一月爲正月則春當爲冬夏當爲春四時亦不定
矣此豈可改者乎故春王正月春秋則從正月記
起以見從夏時耳胡氏程子皆以爲周正至其後
來所記之事皆易其日月此豈聖人之信史耶

問禮樂可分否先生曰不可分禮樂乃行道之器物
也道不過五倫惟禮樂能聚之如一吏部毋朝高
聲問安父毋方寢心不安是一于禮而失其和敬
處有一秀才父子嘻嘻甚至嘲戲是失其禮而一
于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如司馬溫公事兄因冥
問衣得無薄乎隨時致問不驚人駭俗藹然可愛
易中孚豚魚吉程明道對神宗云陛下柰何輕天
下士乎此言何等從容不迫何城又問後世君臣
但見其禮而不見其和和可復行否先生曰只遇
主於巷納約自牖信而後諫便是和意也

栖入學儀 栖記

弘治壬戌兄業太學父命栖隨之就學于京師師事
馬伯循先生先期一日兄晨興冠纓衣紳盥洗請
先生再拜曰柟有弟栖蠢愚罔知有志也願灑掃
于門下先生曰理不敏不足以範栖敢辭柟曰先
生志在及人寧棄栖先生曰吾子重有命敢不欲
從尤再拜先生答拜乃出
厥明兄及栖皆冠纓衣紳盥洗命栖曰往事爾師如
事父毋夙夜無違命敬恭爾業栖再拜受命遂灑
掃書堂設先師文宣王像于座北南面香案在其

前設案于堂奧西階側設卓陳贄小雅及篋書在
篋內篋在小雅南設洗于阼階側執事者倚夏楚
于二門之內夏左告具兄再拜速先生曰日者辱
諾誨栖矣謹率以見先生冠纓衣紳曰理既與之
矣願以見于先師兄在西階先生在阼階揖讓升
堂就位栖立于門外北面皆再拜先生退盥于阼
階詣香案跪釋菜俯伏興復位皆再拜兄揖先生
于堂內西壁下東西北上栖在門外西階下有先
入學者在其上皆東面執事者徹先師贄荅案案
栖及先入學者奉先生坐于堂上南面兄座在右栖

奉贄如橋衡跪于階下曰小子栖無知願共灑掃
先生曰予既與爾矣去爾幣升堂對曰栖不依于
贄不敢見先生曰諾栖升堂奠幣于奥卽位再拜
退出門外先入學者北面立奏小雅歌鹿鳴皇華
歌關栖鼓篋升堂跪先生曰先師之教孝弟謹信
有餘力則學文余及爾小子勗栖對曰敢不努力
從以周旋俯伏興出取夏楚以升堂跪先生曰斯
教之輔也爾克敬免之矣栖再拜出倚夏楚于堂
側
兄遂延先生以三獻之禮設先生卓于堂西北南面

五蔬在內雞在蔬南豚臑豚胳在雞東羊若牛脯
在雞者其外爲果果設主卓于堂東南北面僎席
于堂東北南面介席于主西北面以秦子世觀爲
僎寇子子惇介設壺罍箪爵在南設洗于門外阼
階上執事者立于西階迺詹兄揖先生及僎介就
位兄降洗先生辭洗曰理不敏不足以習禮兄曰
請受教于長者卒洗酌爵初獻東面再拜先生奠
爵凡上西面答再拜遂揖僎及介報揖卒爵降洗
兄辭洗卒洗兄主受虛爵酌以再獻再拜先生奠
爵答再拜卒爵降洗兄辭洗卒洗兄受酬西面再

拜先生奠爵于卓上答再拜兄揖僎介卒爵降洗
酌以酢先生先生再拜兄奠爵答再拜栖及先入
學者歌菁者莪卒爵樂闋降洗卒洗主受虛爵獻
介亦如之執事者承虛爵以倚壘兄揖先生及僎
介卽席乃羞無筭爵有觶散皆用之既賓起兄再
拜賓答拜明日兄再拜謝

渭陽公祭儀 柟記

渭陽公日昧爽而興盥洗設香案于中庭跪炷香瞻
天稽首三乃望
闕稽首三遂帥子弟興事以爲常

月朔晨興盥洗如日禮焚神錢瞻天稽首三告曰某
月朔遂炷香于廟稽首四拜告曰某月朔某月半
亦如朔
元日前夕公冠襪衣紳盥洗設饌楮香燭于中堂又
設楮于祊側爲告于廟曰明日某年月元日孝玄
孫溥奉主于中堂執事者啓櫝出主置于中堂南
面如廟主人跪稽首炷香再拜執事者進饌于始
祖考妣一卓五味在內其南五蔬脯醢外蔬五餅
若飯外醢黍中名果外餅盤鐵炙四若升脊肺胉
臑則內果若得異味皆在右筯在醯醬之間遂進

饌于高祖考妣曾祖考妣皆如始祖考妣酒茶香燭之案則共之在其南主人就位率子弟再拜興詣香案跪曰某年月日討翰林院脩撰孝玄孫柟謹以蔬醴致祭于始祖考義士府君始祖妣李氏高祖考齊東府君高祖妣李氏曾祖考老人府君曾祖妣高氏顯祖考總旗府君祖妣鄭氏顯考處士府君顯妣魏氏劉氏曰維歲改易音容日遠追慕罔極實用切懷敬陳菲奠尚饗其以嬪安人宋氏子秀才栖俯酹酒稽首復位再拜闔門俯食畢退寢鷄初鳴執事者盡長跽位皆一盂乃辭神

主人以下就位再拜遂焚楮酹酒盥湯又焚于初前饌遂奉主如前入于廟炷香稽首以退北初寅公盥洗冠纓衣紳設香案于庭中陳香燭果餅神前率子弟瞻天跪曰某年月元日酹酒稽首三乃望闕稽首三乃身送香燭神錢于文宣王廟及縣四街之廟皆稽首賀明公冠纓衣紳拜宗人之尊長者及鄉黨戚黨之尊長者于其家然後受子弟卑幼之拜若有縣大夫及庠師之禮則報拜

元宵公冠纓衣紳盥洗設卓于中庭瞻天炷香稽首曰某年月元宵乃燃燈薦鹹焚香稽首遂詣廟啓櫝焚香再拜告曰某年月元宵具官孝玄孫柟薦燈侑以鹹再拜遂布燈于門戶竈井婁日入主于櫝闔廟門

清明前一日公冠纓衣紳盥洗率子弟詣先塋設饌于本土地及各塚皆一卓五蔬在內五醢外蔬醢五餅若餃名果在其南盤饊子肆子弟告設具公率子弟詣土地再拜炷香酹酒曰某年月日具官呂柟敢告于本塋土地之神曰節屆清明凡我先人皆神是依式是薄奠尚饗遂詣高祖妣李氏再拜跪炷香酹酒曰某年月日具官孝孫柟謹瞻拜

丘墓實切怵惕尚饗焚楮拜遂詣曾祖考妣祖考妣皆如初祝辭孫上改稱曾改曾稱元遂西過縣丞先叔先嬸祝曰姪柟謹以時禮附獻再拜酹酒焚楮遂北祭掃于新塋考妣如祭祖考妣儀祝改孫稱子禮土地如先塋乃命子弟祭掃于嬪安人宋氏及子秀才栖明日遂祭于奉政原之遠塋皆如初

端午公冠纓衣紳盥洗詣廟子弟啓櫝出主跪炷香再拜薦角黍新蔬果祝曰節屆端陽天道炎熱具官玄孫柟謹以蔬果告虔酹酒焚楮再拜子弟入

主于檟閭廟門
六月六日公盥洗命子弟奠湯焚楮于先塋諸墓不
設饌祝曰天道亢陽孫某謹奠湯茶
七月望日既夕公冠褑衣紳盥洗詣廟設楮又設于
初側子弟啓櫝出主公跪炷香再拜薦麻穀蔬果
祝曰時屆新秋稼穡可望玄孫溥謹以稽事告虔
餘如端午
重陽公冠褑衣紳盥洗詣廟子弟啓櫝出主公跪炷
香再拜薦糕新蔬果祝曰節屆重陽時序屢易玄
孫溥謹以糕果告虔餘如七月望

十月朔既如七月望公薦餛飩新蔬果祝曰時屆孟
冬霜露既降實切悽愴玄孫某謹以蔬果告虔餘
同七月望加寒衣
長至既夕如十月朔雞初鳴薦長麪祝曰惟茲長至
天道攸始謹以蔬果告虔餘同十月朔
柟授官公聞報之明日盥洗望
闕稽首乃詣廟跪曰年月日孝玄孫溥敢昭告于
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妣顯考妣曰蒙庇積德
惟爾來孫柟于今年戊辰三月叨獲及第授官脩
撰所頼盡忠報　國惟神陰相之以柟在告祠開

公選日晨興冠褑衣紳盥洗率柟及宗人及子弟
詣祭于奉政原之先塋祝曰年月日孝遠孫溥敢
庇積德有子柟叨進士及第授官脩撰謹率以見
所頼盡忠報　國惟神陰相之獻諸墓其禮同皆
用祝卒以牲享宗人其受封也告廟祭墓皆如初
辭曰蒙庇積德因子柟受有
恩封如其官何以報　國惟神陰相之無忝我先
德
安人宋氏焚黃儀　從姪張雲霄編
焚黃主人受命于父渭陽公有期設帷于塚次先日

主人沐浴齋戒居外寢戒諸兄弟及執事厥明晨
興冠褑衣紳盥洗告廟請主于廳事焚香再拜遂
召執事者設五案勑命誥黃各一匳同案翟冠袍
帶各一匳同案設饌案于特羊之内五蔬在内脯
醢外蔬五敦外醢五餅南敦盤饊夾肆弇托香合
楮燭同案在特羊之先無特羊則有鼎俎執事者
告設具樂作導案以柟及兄弟諸執事盛而從以詣
墓執事以次陳于羨道左祝召序立再拜樂二祝
以主人詣香案跪主人炷香酹酒樂止右祝告曰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五月癸丑朔越二十日乙

廿孝子翰林院脩撰呂柟敢昭告于顯妣宋氏之
靈曰柟承慈訓竊祿于朝仰荷
皇仁推恩所生乃正德八年二月初一日
勅贈妣爲安人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命
書悲喜交集敬録以焚實增哀殞謹以酒果暨冠
服用寫虔告左祝召宣贈安人制辭宣訖左祝召
俯伏召焚黄暨袍卒焚再拜樂作執事者徹饌樂
作迎冠帶返
勅命在先後于廳事二祝啓櫝出主左祝召再拜
二祝以柟詣香案跪炷香樂止右祝告曰年月日
孝子具官柟敢昭告于顯妣安人宋氏之靈曰適
者獲有恩贈旁求慈靈亦既告諸墓矣惟是神主
未更是用謹請改題並以衣冠奉祀俯伏興宗人
置主于案題訖宗人奉主于座左祝召降神樂作
再拜二祝遂以主人詣案跪炷香酹酒俯伏興復
位再拜樂止宗人奉主入于廟櫝主遂燕兄弟執
事者于廳事再拜而謝之

渭陽公喪儀　從孫張雲霄編

正德丙子十一年五月丙申十六日之夕渭陽公病
革先疾作召匠作楸棺漆命弟子曰歿即棺殯吾

畏暑與蠅蚋無出三月灑華公命左右蚤揃去垢
易裏衣襪履勿覆履重左右遂不作坐取潘于鑊
沃巾沐面目櫛髮組繪仍笄纚帟烏紗收架奧巾
有纓無緌拒手足以又巾着新裏衣襪纓皆總紕
無絇乃加纊衣短裳一稱衣有著恵綾服一稱鞹
紵服一稱裳爲于衣皆不二柟加六品服公服赤
紵一稱有紳已襬紳搢笏以帕兄弟諸男皆飲泣
扶體諸婦飲泣候于寢外左右請後事公命長子
男柟曰竭力以報　國命長女劉婦曰爲兒女無
締于不潔之姻命長孫田曰力讀經書左右請家
事曰先命之矣他請事皆不命乃遷于中堂牀上
屬纊既絶男女各以其生稱而復乃哭祝以左右
舁尸寢于地主人被髮徒跣擗踊號啼馮尸于東
諸兄弟如主人在其南皆西面主婦諸婦改服髻
哭于尸西少北有服宗人戚人里人友人皆拜哭
祝奠脯醢醴酒于左胸既幠面以纊若帛瑱亦以
纊乃布絞縮二横三皆析其末布布衾于絞上布
絞紟于衾上乃斂不束絞不斂面于中堂去牀椸
鞔遡地三寸棺内藉以栢香執灰厚二寸幠以絲
紗正棺乃入左右實髮蚤于棺隅主人以下括髮

馮踊擗號婦人髽既祝取銘蓋棺不丁柎外闔以
新壤沃水于壤其下池主人兄弟馮踊無筭祝設
椸障以匹帛于棺前椸前結帛于椅藉以衾衣以
代重書銘于赤紵廣終幅長七尺曰明封翰林院
脩撰呂公之柩立于帛左有跗執事者設奠香中
卓燭夾香長燈內香五果左右燈內俎脯醢內果
五蔬內醢醢內籩盂酒茶與籩列醯醬籩比帛之
凡脊脅胉臑皆升肉素俎有折體脯為木漆以代
籩醢薦錫磁以代豆楮錢藉地外卓瀕夕宗人戚
人男女皆至執事者致免髽主人兄弟號擗稽顙

拜男賓于堂下主婦稽顙拜女賓于內既夕宗人
奠酒炷香執事者焚楮主人以下皆哭踊男賓堂
外北面跪哭親者適前尊者立哭女賓立哭于主
婦諸婦之後既主人兄弟號擗稽顙拜謝于堂下
還擗踊號啼
越明日朝奠如夕奠以為常奠饌不籩或以粲其午
奠惟親子弟舉是日也二祝設靈牀于柩東北墉
下南面衾枏枕簟具有帷椸盥在其前縣裳衣于
椸上冠紳設于東卓邇牀西面越三日朝奠既設
祝以主人稽顙告曰某年月日孤子脩撰柟敢告

顯父渭陽公之靈曰不肖罪惡深重禍延吾父
控訴靡所祇奉遺言即日徹斂三日棺殯灸焫蝸
蚋庶幾祛除無復見面五內崩潰謹告遂號啼擗
無筭執事者丁棺漆會以甎作肂乃殯周塗墍下
池沃土匝棺既乃午奠
越四日主人兄弟皆斬衰竹杖菅屨于堂下主婦諸
婦斬衰于室執事者致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服
于宗人遂朝奠
是日也主人兄弟始餕湯粥寢苫枕塊不脫絰帶
殯側哭無時

越七日祝以執事者殷奠二几有盤饊煠食在果外
皆五列肉俎脯醢內果正脊者首在中豚胉在東
羊雞魚腊在西左右以離肝離肺脊內五餅五敦
內餅粟中黍稷稻以東西五蔬內粟五味內蔬醬
中酒茶香燭之案在其前祝以主人稽顙告曰年
月日孤子具官柟敢告于顯父渭陽公之靈曰日
月不居遂及七日控訴靡獲祇從今俗衰羞七奠
心神糜碎當饗遂號啼擗踊無筭執事者焚楮
比午奠宗人戚人黨人女人薦香楮蒸盤于柩前皆
再拜主人稽顙答拜與稽顙拜謝賓答拜司賓者

斂賓于與所司書者書賓名氏物楮于籍賓既斂又且
集復拜于柩前曰年月日某等謹以薄薦敢昭告
于封君渭陽先生之柩曰是日首七某等忝與感
當交遊無任哀悼尚饗主人稽顙答拜執事者焚
楮主人號擗跪哭　賓皆跪哭女賓同主婦諸婦哭
于殯西帷後賓　興主人號擗稽顙謝賓于堂下自
是宗人戚人能朝夕哭奠主人惟罷午奠其哭仍
無時二七五七七七皆如七二七四七六七主人
及齊功之戚亦　午奠
三月卜葬有期先期卜日作壙于祖塋之昭位日至

期奠既終祝以主人詣殯稽顙曰正德十一年六
月中寅孤子具官柟敢告于顯父渭陽公曰遵守
存言葬于祖塋昭位合妣安人宋氏仍以季弟生
員柟附茲往作壙不勝哀殞謹告稽顙再拜至塋
祝以執事者設奠于本塋土地之神及祖冢香酒
果蔬脯俎以脯醢飯餅具左祝以主人及兄弟宗
人再拜右祝以主人詣香案炷香奠酒跪祝曰年
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本塋土地之
神曰謹卜七月九日鉉奉顯父
勑封脩撰渭陽呂公顯妣

勑賜安人宋氏合葬于祖塋昭位以季弟增廣生
員呂栖附令茲作壙神其庇祐俾無後虞稽顙與
復位左祝以主人兄弟再拜焚神錢右祝卒禮左
祝以主人稽顙再拜詣祖冢跪炷香奠酒祝跪曰
年月日具官孤孫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祖考處
士府君顯祖妣魏氏之靈曰茲日卜月哀奉顯父
脩撰其顯妣安人宋氏合葬于前昭位附以季弟
生員栖是日作壙畚鍤之聲驚震靈爽不勝哀懼
謹具稽顙再拜遂奠告諸仲止之故冢右祝卒禮
祝以主人兄弟南詣毋故冢設奠如初稽顙再拜

炷香奠酒祝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
告于顯妣安人宋氏曰茲以協卜年月日奉葬奉
塋顯父脩撰渭陽公于祖塋前昭位存受遺言合
葬顯妣是日作壙不勝哀殞謹告稽顙再拜右祝
卒禮祝以主人詣殯前稽顙跪曰已破土作壙不
勝哀殞衍以與土人作壙掘四隅外其壙掘中
南北其壙轆人作竈門室周護以灰沙合土之泥土
五分之三灰五分之二沙五分之一有半杵築二
尺乃實原壤亦沃水杵築掩初掘五寸築七寸
乃作栢槨匠人獻材主人哭材

乃作誌石穫誌文諸于殯前主人號擗稽顙乃上石
工人作明器下帳苞筲方相暨諸儀仗
宗人乃禮里人以一獻之禮使司執事為柩帷于門
外中街為賓帷二于柩帷東西為帷皆七人司賓
二十人司貨五人司書二人司具饌者四十人司
亭輿十人司蒐馬二人禮儒士以再獻之禮使司
儀左右祝名一人二祝二人司迎母柩之奠二人
司啓殯乃朝祖之奠二人司祖奠二人司遣奠二
人司召設儀仗一人司窆二人司祝本塋土地及
題主二人司盥洗二人司三虞者十人皆前人互

為之禮蒙士之師以一獻使教振鐸者八童挽歌
者二十童歌薤露蒿里蓼莪之篇禮鄉大夫士以
再獻之禮以應賓有爵者至則應之左賓帷三
人右賓帷三人凡禮賓主人皆稽顙再拜禮役夫
一食以應役舉三柩二十六人執翣各六人執銘
旌各一人執功布各一人舉冠帶玄纁輿四人舉
苞筲甖輿四人舉下帳輿四人舉明器輿四人舉
二椁三十人舉志軍三人舉駝馬諸儀仗二十五
人舉執事僕阜八人舉奠卓香案六人執紙百有
二十人食工十二人以一食擊鼓二人為方相及

舉者十人禮宗人之才者四人以一獻使設靈帷
于壙左邇南南面柩帷在壙南面上賓帷在墓南
東偏次賓帷在其左皆布席茶尉在墓西賓至則
具獻
瀕墍二日宗人設帷于母家西偏南面設帷于呂仲
止之冢東偏南面啓冢瀕見櫬主人兄弟詣殯前
稽顙告而出辭曰迎母柩于帷廳以先侯乃仍服
戴親柩衣衾翟冠旣靈輿銘旌功布及奠徒跣以
往從以媪祝先翣人從鐸人從宗人分詣仲止冢
至所見柩主人兄弟哭踊祝止哭主人及親媪執

事者布布絞于壙底縮二横五布布衾于絞上脫
舊棺舁于衾上纊面乃斂執事者于出于帷下親
媪襲衣及履乃加帛衣細裳纊着稱綫衣布裳一
稱葱紵衣綠紵裳一稱安人公服赤紵一稱有紳
乃加翟冠幠以赤紵夷衾女樣衣實于空蓋柩祝
以功布飾柩一池紐三乘無具設奠于夷牀前祝
以主人稽顙再拜右祝以主人盥洗詣案前炷香
酹酒跪祝執版出主人之右曰年月日孫子具官
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妣安人宋氏之柩曰柟將
以月日塟顯父脩撰涓陽公于祖塋昭位奉啓顯

妣合葬前月四日已告諸墓矣茲者剖土收骨心神糜碎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誰其歸咎茲謹舁歸式從父柩伏惟尚嚮俯伏興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焚楮號擗左祝卒禮主人號啼載柩以行功布先銘從靈次人執翣以障柩鐸人振鐸二祝以宗人逆弟柩至則隨之儀如迎母柩儀乃入于帷幰舁人告定翣銘功布如前列鐸人斂鐸執事者設奠如殯奠主人稽顙再拜焚楮哭踊右祝止哭主人反哭告舁事于殯前仍次殯側兄弟次于母柩側比奠則入既夕哭祝告啓期于賓陳饌如七奠東

方之饌亦如之夷牀設于殯宮階間二燭左右殯主人及諸丈夫衰絰在殯東婦人衰絰在殯後左祝以主人稽顙再拜右祝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二祝以主人盥洗詣案前跪炷香奠酒祝曰年月丙戌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父脩撰渭陽公曰來日戊子家奉靈車往即幽宅先事啓殯不勝哽絶謹告尚享主人兄弟稽顙再拜降祖哭踊婦人哭于後衆丈夫及諸婦人各哭于其位左祝取銘及靈置于階南止哭升夷牀于柩前乃啓殯主人以下哭檢踊左祝止哭祖拂柩

功布升柩于夷牀祝跪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興舁人乃遷柩功布先銘從靈從賓從柩從主人以下襲哭從詣廟門先時宗人入廟啓櫝出主焚香祝設靈于柩前西向取東方之饌奠之如初祝詣廟中香案跪曰　年月日孤子具官柟于来日戊子塋父具官某合　以妣安人宋氏于祖塋昭位附以季弟生員栖是日祇奉柩車以見父也無復羞嘗事矣不勝哀慌與諸柩前跪曰朝祖訖興主人以下哭盡哀遂哭從鐸人入夾階振鐸翣人執翣以薦柩遷于帷幰如遷于祖夷牀在安人夷牀之左

並皆南向仲止夷牀在其後南向西偏鐸人斂鐸翣人倚翣退祝正柩于兩楹間置靈如祝執事者焚楮主人兄弟稽顙再拜哭盡哀止于柩南北面婦人哭于後乃代哭奠如啓殯之奠親賓致賻奠以名及物告諸靈有奠章二祝皆歛之主人稽顙號擗拜送賓于門闕執事者歸賻奠于司貨司書者揭而書之

明日有司請祖期祝告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乃束柩卒束襲降右祝飾柩一池紐三采無貝設披屬紼鼓人擊鼓歌祝召執事者設儀依于帷

廳內及門外乃相在先狂夫爲之執戈揚盾執事
隷人從志車從椁車從木主輿從筆石具明器輿
從下帳輿從筲翣輿從冠帶玄纁輿從功布從
明從鼓人再擊鼓鼓歇祝召執事者設祖奠七卓
器五爲肆肆三爲卓設醬于初卓中左右以鹽椒
醯醬韮在醬先葱藻菜菔若葫左右韮皆不會麋
敦五前韭黍中稷稻粱若粟以左右皆啓會二卓
以羊爲初正脊在中代脅左脊臑膞左脅右以肫
胳其殺脾腸胃皆不升豕亦如之離肝離肺左右
雞若魚鴨醢爲終肆雞中三卓之肆有四三麥及

米爲餅皆五米先牟次麵次米次設糖食于三卓
之前色一行其次爲大糖食卓內以五果五牲內
果豕中左右以雞鵝魚皆牲湆六卓以小蜜食樹
盤七卓以大蜜食樹盤顯妣安人之奠亦如之季
弟仲止殺三凡其香燭茶醴特豕特羊之案則共
之在其南左祝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二祝詣主
人于案前跪炷香實酒左祝跪告曰孤子具官柟
謹用告辰祇奉封公及母安人往即幽宅將昇靈
車神道紆迴惟以荒蓼無任嗚絶尚享弟仲止配
祝興主人稽顙興二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焚楮

及帛哭踊二祝止哭親賓有後賻奠者受禮如前
及門側鼓人三擊鼓鼓歇祝祖引靈輿于內門銘
次以靈作輿鐸人振鐸詣柩前翣人以翣障柩主
人以下皆哭踊禮祝以酒奠曰永遷之禮靈神不
留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尚享焚楮主人以下哭踊
昧爽鼓人擊鼓鼓歇左命舁人加杠于夷牀遂召執
事者設遣奠徹祖奠之初卓二卓其餘改饌不改
卓左祝北向跪曰遷柩就轝敢告徹者入實諸笸
主人以下哭拾踊挽歌者接紼而俟行翣人障柩
鐸人振鐸主人載父夷牀宗人友人執紼披弟梓

載母夷牀母黨丈夫執紼披婦人在後帳以行帷
內外各以其班祖哭踊祝止哭鼓人擊鼓鼓歇左
祝召執事者各執其事紙先引寃馬次之執事隷
人次之諸儀仗次之鼓人再擊鼓鼓歇乃行主人
兄弟徒跣哭踊俱第靈車及墓入于靈帷執事者
設奠如朝夕奠須臾徹之柩至設于壙南脱載置
席上主人以下袒各就位憑柩哭踊婦人哭于行
帷主人拜賓有歸者則辭以歸乃窆椁先柩從左
右祝以主人入壙右祝以銘旌合幠于椁上冠帶
在銘上通首左祝以主人稽顙哭擗跪于柩前執

事者以玄纁授主人右祝受而納諸廟中婦人倚
于壙内柩旁下帳設于幽堂南向笣實在下帳南
明器析設于倉庫左祝告畢遂以主人稽顙再拜
興執事者扶出壙外哭踊襲役人掩壙杵築八尺
納志石又築左祝止主人哭乃請學師祀本塋土
地于墓東北先期執事者設奠具祝以學師再拜
盥洗詣案前跪炷香奠酒祝跪曰惟正德十一年
丙子秋七月庚辰朔初九日戊子
勑封翰林院脩撰呂某配
勑贈安人宋氏暨其子增廣生員呂栖窆兹幽宅
惟神是依神其庇祐永無後虞二祝以學師降再
拜右祝卒禮主人稽顙再拜謝學師酬以幣
執事者設卓筆右具左祝就木與脫本主左手捧趺
右手當趺微軒置于案二祝請縣大夫題主畢主
人稽顙再拜謝大夫酬以幣
左祝置神主于靈與藏靈帛于箱炷香酌酒遂以主
人兄弟稽顙再拜二祝請主人于案前跪右祝執
板出于主人之右曰孤子具官柟敢昭告于顯考
勑封翰林院脩撰儒林郎渭陽公之靈曰形歸窀
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馮

是依躑躅逶進退如癡不勝哀殞二祝以主人
降稽顙再拜哭盡哀奉神主與既駕主人從哭如來
儀至家主人號啼擗踊左祝如式奉神主置于靈
座執事者焚楮祝止哭以主人稽顙再拜畢主人
拜賓送于大門外乃沐浴以俟虞執事者歸脤于
宗人戚人及祝
執事
是日初虞左祝召執事者設饌于東南如殷奠日中
執事者告設具右祝啟櫝出主主人入哭盡哀二
祝止哭降左祝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遂召執事
者進饌執事者進肉俎脯醢五左祝召曰行初獻
禮二祝以主人盥洗詣靈前跪炷香酹酒以茅沙
左祝執版出于主人之右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
柟昭告于顯考脩撰渭陽公之靈曰日月不處奄
及初虞夙興夜處哀痛如裂謹以潔牲庶羞粢盛
醴齊哀薦祫事尚饗左祝以主人俯伏興復位左
祝召執事者進饌執事者供五蔬及黍稷粟稻乃
行亞獻禮二祝以宗人之戚者詣靈前跪炷香酹
酒于茅沙俯伏興復位左祝召執事者進饌執事
者供五餅乃行終獻禮二祝以親賓人詣靈前如

奠俯復位左祝召曰侑食執事執注添酒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户主人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
其後重行北上左祝當户北面噫歆乃啓户主人
以下各就位主人詣靈座奠茶左祝告利成右祝
斂主匣之以主人辭神稽顙再拜左祝召焚楮主
人以下跪哭盡哀婦人哭于屏後興瘞魂帛自是
主人日焚香有新奠次于主前剛日再虞如初虞
曰哀薦虞事柔日三虞如再虞曰哀薦成事
葬之二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踵門謝宗人戚人友
人鄉人之賻奠者三日主人兄弟復三于墓宗人

戚人皆薦香楮祝召執事者設奠卓于本塋土地
及各家新冢則有特牲執事者告設具左祝以主
人以下稽顙再拜二祝以主人盥洗詣土地案前
跪炷香酹酒祝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
羞敢告于本塋土地之神曰邇者柟奉葬父母及
弟于祖塋今已三日矣惟神是憑是依是用祈祐
于無窮尚享二祝以主人降再拜復位左祝召行
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冢跪炷香酹酒祝跪曰
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考脩撰
渭陽公顯妣安人宋氏曰哀奉柩櫬葬此幽宅今

已三日矣號痛罔極無任哽絶祇從今俗哀羞復
三之奠尚享俯伏興二祝以主人降左祝召行分
獻及亞獻禮畢二祝以主人詣新冢群祝以宗人及
戚人分詣祖冢二祖冢及仲止之冢皆炷香酹酒
俯伏興復位左祝召行三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
冢如亞獻復位執事者焚楮主人兄弟哭盡哀右
祝卒禮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以謝賓宗人邀賓于
家而食之是日後主人使執事者禮宗人戚人及
祝執事以一獻再獻之禮有歸俎
卒哭十日執事者陳奠如虞奠質明左祝啓櫝出主

主人以下皆入哭盡哀二祝止哭以主人降稽顙
再拜遂以主人盥洗奉魚肉及蔬果降左祝召行
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案前炷香酹酒于茅沙祝
跪曰年月日具官孤子柟敢告于顯考脩撰渭陽
公曰日月如矢奄及卒哭夙興夜處號痛不寧謹
列庶羞哀薦成事將來日隮附父于爾顯祖考總
旗府君尚饗俯伏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闔户啓
户辭神皆如虞自是主人日昧爽焚香稽顙有異
味則奠不拘朝夕哀至哭賓至哭蔬食水飲不食
菜果寢席枕木居倚廬剪屏楣出遇朔望及俗節

主人以下哭奠或之墓
卒哭明日而祔祝設渭陽公之祖考妣位于廟中南
面設渭陽公位于廟中東南西向執事者設奠如
卒哭有二卓質明主人兄弟倚杖于階入詣靈座
前哭盡哀祝止哭乃變白服詣廟左祝抽簾啓櫝
奉顯祖考總旗府君顯祖妣鄭氏神主于座遂以
主人還詣靈座所哭祝奉渭陽公神主詣廟主人
兄弟哭從如從柩儀至門二祝止哭右祝啓櫝出
主置于位西向左祝召叙立叅神主人兄弟皆再
拜及降神執事者進饌如虞左祝召行初獻禮二

祝以主人詣祖考妣前跪焚香酹酒左祝跪曰孝
曾孫具官稱謹以潔牲粢盛醴齊告于曾祖考總
旗府君曾祖妣鄭氏隮附爾孫
㓜封條撰其尚享俯伏興祝以主人詣渭陽公位
跪焚香酹酒祝跪曰薦附事于顯考條撰渭陽公
府君適于爾祖考總旗府君若祖妣鄭氏尚享皆某
哭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儀左祝納
祖考妣神主于龕中置之納渭陽公神主于靈座
出廟門主人哭從如來儀右祝止哭卒禮
百日前夕主人兄弟焚楮哭奠告曰來日百日時月

條易不勝哀殞祇從令以哀薦常事厥既朝奠比
午主人兄弟暨宗人戚人往之墓是日也有微奠
焚新衣于祖墓主人兄弟皆號啼擗踊其餘皆如
復三儀凡朝夕奠皆出主重九前夕主人兄弟焚
楮哭奠告曰來日重九節令條易不勝哀痛告廟
則宗人或于弟辭曰來日重九節令屢易無任悽
愴焚楮不哭厥明宗人獻糕于廟主人朝奠几筵
亦獻糕比晡則率兄弟宗人哭奠于墓十月朔薦
餛飩冬至薦長麪元日般祭有畀祖立春薦餅端
午薦角黍及五月十有四日公生忌也薦長麪共

儀皆如重九祝辭則各異臘朝薦粥元宵薦燈
止于几筵清明祭掃止在墓
小祥用初忌前期沐浴夕奠如初厥明陳器具殷奠
陳練冠服葛絰及諸應易之服于阼階下具左祝
出主人以下入哭如初出就階下執事者各為易其
服復入哭左祝召哀止復位再拜行初獻禮祝辭
稱常事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噫歆啓門辭神焚楮
皆如卒哭主人食菜果惟朔日月半哭奠
大祥用第二忌日前期一日主人沐浴陳器具饌設
次陳禫服絹冠既序立哭儀如小祥祝止哭跪

于主人之右祝辭稱明日大祥禮當遷主入廟茲
將告廟祧主并改題諸考妣神主無復能奉几筵
矣無任哽絶謹告拜興乃詣廟執事者先期陳饌
于廟主人下變服序立祝出主主人下祭神再拜
主人詣香案上香酹酒祝辭稱遠孫具官棟昭告
于如先高曾祖考妣暨安人宋氏茲以先考具官
府君大祥禮當遷主入廟先祖考妣神主當祧高
曾祖考妣神主當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拜興
執事者進取主置卓上洗當改字粉塗候乾善書
者以次改題訖主人親安主于龕中虛西一龕俟
新主祝乃辭神再拜侍者紙果祧主于別廟焚楮
及祝文畢主人再拜謝題主者厥明具饌入哭易
禫服及祭神以下皆如小祥儀遂遷主詣廟主人
下哭從婦人哭于堂後至廟門哭止執事者徹几
筵燬杖弃屏處乃安新主先期群主前皆設饌主
人陞酹酒于各爵詣案前跪祝辭稱是日謹遷先
考併附之主于廟矣奉安訖謹告再拜禮畢乃遷
祧主于廳事具饌主人再拜詣香案前跪上香酹
酒祝辭稱先王制禮祀止五代心雖無窮分則有
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再拜畢遂奉祧主瘞本墓
側焚香酹酒再拜畢遂饌于本塋土地前亦如禮
有祝辭曰又哭奠于新冢如初祝辭曰已奉主
入廟矣弃走墓道旁求嚴靈無任傷苦云
禫儀亦略同于小祥其迎主于寢送主于廟皆告廟
是日執事者爲脫禫服易絲色衣終其月祭日卜
八月二十七月九月始御樂

四禮翼序

四禮者何。人道之始終也。翼四禮者何。濟四禮之所未備也。冠祭一朝禮耳。昏自納采而親迎。六日禮耳。喪自含歛奠食。以至於葬而反哭也。小祥大祥而禫也。二十七月禮耳。百年之身。斯須之敎欲。以約其積習之惕肆。

而納之繩檢之中。俾其終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難。是故敎無所豫。斯須何有。敎無所繼。斯須何有。翼也者。豫於四禮之先。而繼於四禮之後者也。先王之立敎也。敎以終身。君子之循禮也。循以終身。四禮者。特於人道。始終之大節而隆重之。以示大經。以章人紀云爾。非謂兢兢於四禮之循。而四禮之暇。任其昏肆邪僻。而莫之檢也。隆慶辛未。先慈告終。讀禮之餘。追乎生跡節。成今日遺恨。遂以一得愚作四禮翼。冠翼二。前蒙養。後成人。昏翼二。前女子。後婦人。喪翼二。前侍疾。後修墓。祭翼二。前事生。後睦族。凡六經

之微言與義。講解難明。四書之常誦日聞。飫人心目者。不敢采輯。惟以民間之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喻而戶曉者。析爲條目。俾童而習之。白首而安之。熟而後已。玆非體四禮以終身者乎。若夫高遠精微。則有聖賢之心法在。是謭謭者。敢望其藩籬云。

萬曆癸酉八月望日寧原仲子呂坤書

冠前翼

養蒙禮

萬物之邪正其幾在始。易惡至中其幾在慎始。人之言曰。鴟不生鳳。豺不育麟。固也。夫昆虫人乎哉而蝦蟆教書黃雀奕棋。則人造其靈竅生有於無耳。況以人治人乎。自非天不肖或小變或大覺由教而入者十九。胡可任其自然。今與俗化乎。嗟夫栢為屏榴為盖。矯童條而使然。幹老矣寧折無曲。況束燥薪乎。孟子曰。以正不從束燥薪也。吁嗟乎嗟

膺作養蒙禮。

知覺

兒未有知。任其顓蒙不可誘之使言。啼哭任其啼哭。不必慰之使止。盖啼哭可以瀉火。嬰童純火。正欲瀉之耳。至於言笑。任其自開。不必引誘。如欲引誘。當令之呼父母尊長而已。餘不可妄引過笑傷腎。慎不可逗之使笑也。

運動

手足能動。不可妄有執持。恐其撻擊。令之作揖拱手。若有所求而不得。有所欲而不遂。啼號不休。卧地不起者。必裁抑而寧耐之。萬無撫慰撫之慣。必生躁暴。

兒食

離乳。始食淡粥爛飯。勿與腥暈糖蜜黏濃并美之物。不止難尅易病。且習饞慣。恣其口腹。終身不能食淡如粗。流為饕餮饜足之人矣。

兒衣

提抱之時。止是布衣。毋令受熱。蓋饑寒。小兒安樂法。飽煖。小兒疾病根。至於纔能行步。便是花帽錦衣綏以金珠。不止利其財者。有不測之慮。而自小慣習此飾。稍長豈能布衣。且將厭舊喜新。終身驕奢必以惡終矣。此難與昏愚父母道。愛子者必能知之。

情實

抱兒者。常令之採打人以為懽。甚者父母引手。令擊其面。或動出淫媟語以詈人。此乳婆愚父母之通病。大凡呪罵笞箠小臧獲者。大加訶戒。不使童穉之威。行於卑賤。亦養德性之要道也。

童學

初學一二。以至十百千萬四方四時五行八卦之類。深揖高拱。徐拜。應對揖讓。稱呼。定省。視膳讓食。後長。命坐。梳頭浴面。整衣。愛履。端視審聽。緩言。早起。靜坐。安行。敬友學講。

磨墨

蘸墨無深入硯池。如蜻蜓點水。度用墨幾何。則蘸水幾次。然後不輕下重之間。徐徐細磨。南人云。磨墨如害病。若且蘸且磨。則引墨入地矣。蘸而深入。或磨罷而墨不遠硯。則墨為水滑矣。用少而墨多。則餘墨漬硯矣。再磨則新舊相雜。用之則守不清滌。

之則墨可惜又硯不穩而磨之矹硉有聲亦非静
重之體凡事從容安詳庶可涵養德性（滑音忽　矹硉音兀六）

膏筆

膏筆當高硯寸許順直內向無橫無斜橫斜則毫旋
而杈尖搦管先以水滋之恐有燥墨在毫筆剛而
驟捺之則折水足而再濡之則淫務潦濕得宜用
完而不褪宿墨則膠固成束露毫而不戴帽則易
摧折皆是粗心苟且初學第一當戒

簡冊

繕裁書冊上下比度不失毫髮裁寧長無短釘寧廣
勿狹敲面整齊寧從容勿急遽此亦寧心之一道

寫字

作字須楷近世文周兩家字書坊盛行雖圓活可人
似有軟美之態顏柳一點一畫結構莊嚴方正雖
不為世所喜然習之使人不苟故寧方毋圓寧拙
毋妍寧遲毋速寧古毋俗至於鬆軟無骨輕佻無

體欵斜險怪雖舉世所尚決不可學行草鍾王諸
家擇其體近者學之决不可狂擬至於藏筆潦草
都是苟心尤當深戒

讀書

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一字不真須徧撿查撿查
既真便記在本字之下莫從俗師讀半邊字不辨
形聲童而習之白首舛謬最可為恥至於起落館
聲好帶閑字尤所當戒今人常言念書念之一字

最有意味口誦心惟纔謂之念童訓云讀書三要
心口眼到心一散亂空勞千遍若一過入骨終身
不再纔是真讀書彼終歲温習者亦可憐矣

展書

展書無濕指無搔甲書常遠身六七寸無卷邊無折
角無污痕無亂批點讀過之書如新可貴亦可以
觀學者之所養矣

看書

看書先要讀正文一過便想此書是甚意思次將朱註細貼一遍仰而思之得一分空竅可入方聽先生講說講畢退而再思師說不合再問句句字字都向身心上體貼今人未理會書便將坊間講章主意攤滿案上眼界一被遮瞞聰明盡成陰蔽終身離他不得只是個瞽者可為痛恨蓋理徙心思得不自耳目入世間多少聰明才辨之士都中此毒從何處與他說起

講書

與初學講書教弟子先將該講之書理會一遍方與講解講解只用俗淺如閭閻市井說話一般我嘗言講中庸大學須令僕僮炊婦一聽手舞足蹈方是真講書至於深文奧理天下國家童子理會不來强聒反滋其惑師道豈易言哉今之教者學者只是虛套相欺可哀也已

行文

行文要認理真切自然意思橫生前輩程墨須要熟讀三二百篇以為繩尺其詞工而泛意巧而支者險怪暗澁者切戒之

書籍

四書外惟有六經及諸史最要古文只讀文章正宗足矣宋文惟三蘇發人才思長人見識一切害道喪心之書死無入目應世詩文登臨酬和損心放志即成名不過李杜李杜而在成甚德業何關有無蓋唐時以此應制取士不得不然兒曹戒之

重書

學者大病莫大於借人之書經歲不還或胡批亂點或搶裂殼面或揉曲污濁甚者轉借損失此是學人第一大惡苟且輕浮之病即此一事則平日之為人可知兒輩刻骨戒此

經書中言語非天地神明則聖賢父母僧道於經典尊敬奉持秀才於經史輕賤拋擲甚者字紙雜於

糞穢畧不愛惜嗚呼尊經重道更賴何人士細思之當如此否

群居

古之群居也敬業樂群相觀而善今之群居也任口譏訕造言是非此輩不止人非必有天禍須是德業相勸勉過失相箴規乃為益友果不得正人君子相與不如燕居獨坐靜默澄心舉世熱閙之塲便是壞人坑塹小子不能不群居又不能止衆但

以掩耳結舌為第一

歌舞

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此二語遂為讀書家之大禁夫刀日割則鋒鋩頑鈍須磨礪而後銛銕學日勞則神思衰倦須舒暢而後精神至於養和乎之氣消暴戾之心則又不可斯須去樂者也歌如詩曲竹如笙簫笛絲如琴瑟舞如干羽旨足以養性情和氣血皆學者所當知不則枯

淡岑寂不成學問但艷冶家語長慾導淫切宜深戒久則流於邪放只是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

冠後翼

成人禮

宇宙亦大矣。而叅兩之者惟人。孩提而有過無責也。曰未成童。既成童矣而有過無責也。曰未成人。冠而後成人矣。自三加以至蓋棺。無以復加矣。而猶然童心。或過隨年進。惡以老頑。是天地間棄物也。頬弁莪冠。不既辱乎。即不然而碌碌庸庸。食農夫衣織婦。生而無補。死而無聞。亦有道者之耻也。作成人禮。

存心

存心要正大光明。不可邪曲曖昧。要誠直仁厚。不可偽妄殘刻。質諸天地而無媿。對諸妻子而無慙。無往而不信乎。無人而不感格。然後可以語君子之心。

制行

制行者。有所制而不敢肆也。循禮畏法。如履冰。如集木。一步一趨。不敢茍且。一時一事不敢怠忽。若恣情任意。則無忌憚之小人矣。

威儀

威儀所以定命。榮辱禍福係焉。務使精神流貫於容貌之間。大莊嚴則枯寂而不親。大嫵媚則圓融而可賤。故體欲重厚。色欲溫和。使人敬而愛之。此君子之德容也。浮薄是蕩子。脅惰近亡人。總之無儀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則鼠之不若矣。

言語

言辭以安定為第一。安者紓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故謹言之人。先有心稱吉祥之人。口無擇言。世未有不易言者。任口妄發。憒然不覺。既失之後。萬悔難追。易曰括囊無咎。不言便閉。不死非中寒疾。奈何譫讝耶。存心君子。試觀稠衆之中。終日有幾言近道。有幾人寡言。鴉鳴鵲噪。四座諠閧。亦可哀已。

猥諧士大夫之小慧也。聖賢之戲。只是暫脫洒於道德之中。若專事嘲謔打諢。務以悅人。近於口給巧言。馳心於外。老成者鄙之。君子不招人戲罵。有戲罵者。笑以荅之而已。無報

飲食

易重觀頤之戒。而孟子賤飲食之人。飲食之人。誠足羞也。尊生家之言曰。食淡。曰節飲食。未聞醉飽為養身之珎也。故富貴之家不設兼味。貧賤之家。不廢糟糠。不直澹泊可以養身。而儉素亦以養德也。至於禮始諸飲食。今也禮廢於飲食。士君子幾於西晉苐未裸裎耳。欲立身者。先以聚飲為戒。而聚飲者。當以揖讓為先。

衣服

曾子敝衣。子思懸鶉。侍於孔子之側者。如丐人然。千載而下。無笑其貧者。今富貴家耻布帛矣。不知耻夫俗子。見羅綺在身。則面生光彩。由君子覩之。則

衣敝緼袍。目中無狐貉之友。而足語議道者。不耻惡衣。此可與有識者道。士君子能以美衣為辱身。便有三分道氣矣。

宮室

宮室以避燥濕。車馬以資馳驅。故朴素渾堅。取以利用而已。過飾則費。盡美則奢。有道者耻之。非蓬門華戶敝車羸馬之是崇。乃畫棟雕墻繡轂金鞍之可鄙耳。君子曰。與其俗也寧質。

好尚

君子之心。淡無嗜尚。惟知有理而已。人惟有所嗜。故人得以嗜中之。惟無嗜者。鬼神不能售其術。而況於人乎。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故學者先戒嗜欲。欲非但聲色貨利。凡非義理便是欲。凡有所着便是嗜。

處世

處世無巧術。一謙讓盡之矣。古今稱不肖者。曰象。曰

丹朱。總其終身之惡。曰傲象。曰無若丹朱傲。傲凶德也。一傲則萬惡皆所敢爲。一傲則萬物皆所輕藐。此斯世之礙物也。莫尊於天子諸侯。而天子自稱曰眇眇予末小子。諸侯自稱曰孤寡不穀。莫聖於孔子。而動則曰則吾豈敢。曰吾少也賤。吾執御矣。故謙卦無凶爻。而海受百川之益。至於爭讓兩字。禍福之關。故一讓可以娩爭。兩爭。不破家亡身不止。所爭豈足以償之。噫。非明哲不足以語此。今之學者。以傲爲德。以爭爲雄。可哀也已。

處事

天下無難處之事。萬事有一定之理。以理處事。違之天下無非議。理也者。天理人情之謂也。質之天理而順。協諸人情而安。即常變順逆。無所不可。今人多以我處事。以我處事。無公不私。大都寧損已以利人。無便我以虧彼。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擇交

君子小人本不難辨。然聲應氣求。君子以合道爲朋小人以合己爲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福之關也。故世無直蓬麻中則直。世無惡薰共猶則殞。觀其所交而其人可知矣。

審念

孳孳爲利。是個甚人。一生淘洗。得利字乾淨。纔論人品。不然終流於卑污苟賤之小人矣。可恥孰甚

立身

大丈夫要亭亭楚楚。挺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實見得是。實見得非。由己則極力擔當。不由己。亦不從人可否。活直以賈禍固所不爲。枉己以取容。何顏立世。熟軟二字。近於妾婦。有眉鬚人。切宜戒此。

女子禮

世俗養女弟驕之耳。使女終於女。卽驕也。毋家得逞無長幼尊卑。胥讓焉。一為婦而人人下之矣。舅姑也。夫也。娣姒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同室之尊若長也。亦讓之乎。假令胥讓若毋家也。婦乎非婦乎。若積漸不平。厲以辭色拂其氣習。非死則病。是驕之乃所以殺之也。夫女修之家。習為婦也。婦道習則夫家女之矣。所獲不既多乎。作女子禮。

口腹

女子最戒尚口腹。作飲食之人。在家常令淡素。雖肉食有餘。無令饜足。肉食謂之下飯。但令飯能下咽。足矣。至於飲酒喪敬慎之心。長放肆之膽。尤宜節戒。

從命

女子德性。婉娩溫柔。事無大小。稟命而行。不宜剛強。執拗惟父母之言是聽。若任意杭違。是為大惡。雖小不可放過。婉娩音遠晩

節儉

女德尚儉。蓋丈夫經營家計。女子不能生財。能知撙節。少使儉用。愛惜薪水。念及米鹽。不暴殄天物。是謂儉德。若吝嗇刻薄。一介不以與人。亦非所宜。

職業

帝王生女尚美之。甩則紡織女功第一要務也。八歲學作小獲。十歲以上。卽令紡綿。飼蚕。繅絲。十二以上習茶飯酒漿醬醋。十四以上。學衣裳織布染蘗。凡門內之事無所不精。至於描鸞刺鳳。挑花繡枕。雖終身不會。不害其為女子。近世養女家家挑繡。甚者歲覓數婦。日夜為之惡陋之俗。最宜禁革。

早遜

近日鄙俗。毋女並坐。或讓女於左曰客。出嫁與弟婦同席。弟婦叩頭告坐。公然受之。遂致尊卑無倫長

幼失序。不知女子在家。子道也一切禮節與諸子同。豈可橫逞陷之不義乎。余家女子出嫁歸寧父母。終身無上坐與母同席則側之但告坐不叩頭耳

言語

女子之言。安詳沉重不可煩瑣不可粗暴。不可高大不可花巧。不可張皇。不可偽妄。世有養女驕縱者。任所憎惡。造作語言。譖陷妯娌。甚者挺詬父妾。致令失所。昏毋又從而逞之。凶于而家。既嫁多以惡終。可為女子殷鑒。

衣服

女子在家。但與布衣鮮明者止是紬繡。不與紗羅段絹。其衣朝夕架閣。務令整潔。或有垢膩點污者。宜戒之

佩飾

富貴之家金珠固所不廢然不必滿頭徧體至於德佩事佩禁步鳴瑠却不可廢但近日止圖觀美不必有用好禮君子宜考定之荊釵布裙。儒粧淡掃者。自是貧賤之常。若竭力營辦。君子恥之。

雅素

女子有雅素之風。恥奢華之尚。可謂賢矣。如孟光桓少君固難。但不驕矜。不靡麗。老成朴實。見者自知為有德之女矣。

書史

女子固不宜弄文墨但古之賢女。未嘗不讀書。如孝經論語女誡女訓之類。何可不讀。婦女邪正。不專在此。古如魏李孫朱。固為可戒。若班婕妤徐賢妃。何害於文墨乎。詩辭歌詠。斷乎不可

女容

窈窕淑女。朱子解云。幽閑貞靜。最好。女子家。只是精神不露。意態深沉第一美德。若輕淺浮薄。逞聰明學輕挑。最為可眼至於姻族相與。却要親洽。[illegible]翫

樂只任只終温且惠女子不可不知

勤勵

女子先策嬾惰嬾惰最易慣身每見人家女子晝寢毋常令人揮扇驅蠅戒無驚動以積惰之身過勤苦之家廢時失事何以事舅姑佐雞鳴之夫子乎且嬾人易病勤者寡疾愛女者但不至雞初鳴盥櫛斯可矣

性情

女子先要慈悲寬大此是積陰德福子孫之人難事之女性如烈火慘刻暴戾小女奴身無完膚鞭笞常加饑寒不恤有不得其死者天理亡惡怒横逞不但壽命不長將必子孫乏絕故擇婦先善良之家如此性行切無與昏

昏後翼

婦人禮

婦道所係之重也六禮以聘之三周以御之三月以逸之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樂家道之興亡邦國之毀譽門户之榮辱夫子之死生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伏於人者也離家之少女入門之孤雛如金入鑪錘雖夫鎔鑄雖有頑睤之惡而刑于所化家教所束孰敢自肆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始嫁來時承奉以艷之褻狎以悅之柔溺以逞之卑屈以驕之恣其所欲以狥之雖有怒目不敢忤視也雖有惡聲不敢驟加也積漸所浸叔於愛斧夫權潜移婦人為政雖舅姑不敢誰何他可知矣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諺曰教婦初來此婦女終身善敗之始也嘻嘻已縱其始矣欲閑有家而志已變終身之悔不可食已吾不罪他人而罪其夫作婦人禮

拜騐
夫婦交拜敵體之義也余家盥序生辰兄姊受弟再
拜夫亦受妻再拜有過則長跪而遜謝之待兌而
起雖覺過嚴亦抑陰之道也
居室
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
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為夫婦居室
之法

無遂
內政稟於姑嫜姑嫜亡稟於夫子苟無害於義亦當
曲體若不告而明行是謂專擅私行是謂欺罔雖
理所當行亦不縱恣當懲其再
內諧
婦人視夫之兄弟如路人視妯娌如寇讎鮮有和睦
而親愛者背面告夫之言但涉是非兄弟誹謗妯
娌或忿懟以激之或涕泣而訴之夫當以理反覆

教之忍讓如有造言妄語為第一大惡痛加懲創
若深信莫覺積漸日久遽逞一朝之忿是謂昏愚
之夫舅姑審實者婦出夫亦重加戒飭
母家
婦家父母最聽女子膚受之言輒生嫌怨懟其舅姑
不知女子之言果實亦當教之婦道況易聽以長
其長舌非愛之也余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寧輒
以為苦余曰惟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

慈婦順何難之有弗聽是後不敢復言其姑聞之
悔曰父母曉理我奈何為其所笑從此遂睦
忍性
婦人之禮雖不悅於夫子不敢徵色發聲廢食使氣
嫂婦亦然降心以遜謝之彼自愧悔至於待下亦
不可過刻輒加凌虐常是寬平低聲下氣總是賢
人
體婦

婦人不妬忌。自是盛德。亦宜曲體其情。夫有妾婢。婦止從一。待其嫉妬以損名節。亦夫子之過也。既以嗣續為重。便當和其室家。待之有禮。處之有情。夫道盡矣。乃一無所容。甚至房闈多死者。則出之。夫無悔心。婦無怨口矣。

重夫

婦人所天。止有一夫。其饑寒疾痛。起居衣食。離別患難。自宜關心。若於夫子無情。薄惡相郛。則路人矣。古人思夫。未嘗不以為賢。而世俗乃以為恥。可嘆。

和家

夫家弟妹妯娌舅姑女奴。固能閃爍誣陷。新婦要當處之有道。不倨慢。不踈嫌。不忿疾。謙厚和平。一團和氣。各得其驩心。則百釁不作。至於隨嫁女僕。常加戒飭。勿生事端。其所學語言。虛多實少。切勿聽信。倘相爭競。只責己僕。又勿過激。嫌於賭氣。此一家禍福生死所關。長幼尊卑。皆當如此。各無偏聽

戒其多言。愚者每道之。使言是。自求禍也。

遠別

古禮遠別。止是授受不親。而舅婦不遠別。末代兒婦。非節序生辰。不見翁。家庭之間。避翁猶可。至於婦行翁前。只可趨過。甚者前導婦人。令翁迴避。則妄矣。弟婦夫兄相避。不妨。而叔嫂。妻弟婦。小姨姐夫。不惟不遠別。且相謔罵。是謂惡俗。宜相與禁之。

內慎

夜行以燭。晝行擁面。乘車下簾。升下車避男子。童僕十二以上。不入中門。此內外之大閑也。至於婦人夜宴。及男僕侍從。尤非所宜。

姑教

女子無入門。便熟為婦之理。故舅姑夫子。必耐心教導。假之歲月。始可繩其違犯。不然彼此怨惡。終相齟齬也。

夫教

婦不守禮。未可便怒詳言。但當緩其詞以直之。數訓不改。則冷面以絶之。夫道常示人以端嚴。勿示人以可輕。所謂和樂而恭敬者。居家之吉慶也。自非父母之命。不得輙加笞辱。

喪前翼

侍疾禮

夫病生死之岐也。善調攝之。可使還平。即不幸。可使免悔。故人子侍疾。自親之外。即有重大迫切之事。皆不暇及。禮云。笑不至矧。噫。是何心也。而能笑手哉。作侍疾禮。

生室

凡病室。欲外者可入。內者可出。掃除院宇。固密壁户。不受風。不納日。不生濕。不入蠅蚊。帳幃綿密。陽不惡明。陰不惡暗。

貧無餘室。惟病者便。有餘室而懷居重遷。亦惟病者便。惹養病所宜。則此臤不可不知也。

祝隣

病者多火。喜靜惡諠。砧杵之聲。叫號之聲。偶震之聲。煩碎之言。穢惡之氣。煎燂之味。拜浼四隣。須令謹慎。應費者。不惜費以悅之。

戒聲

闢六畜於別所有闌入者揮之逐猫犬欲疾逐雞鶩欲緩。

疾逐恐其再聲緩逐恐其大聲。

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齋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咯無𨱧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户之見風自掩者杙其扉

定以生陰靜以熄火此養病第一要訣也樞濡使

濕則無聲杙橛也所以止門。

戒口

口常漱手常盥近枕而語必嚼薑據口凡在室者戒葱韭薤蒜萊菔之食。

戒動

增减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

增减被服時寒暄也無令知覺不驟遽也揮扇驅蠅不可有風揮風驅蚋優優徐徐無用大力恐病

體不禁耳。

戒人

問疾者至應而勿傳脩文之客勿入多言高聲之客勿入休戚不關之客勿入自遠來者病者聾者瞽者啞者跛者勿入病者欲其入則入之。

病者氣弱而心煩最忌賣聒脩文者令人拘束多言者令人厭嘔高聲者令人耳聵休戚不相關者不體悉病人遠來者恐觸邪穢聾瞽啞者費應答

之力跛者多觸礙之聲問客之來也非以安病者之心不過存親交之體休戚果相關默問侍者可矣余嘗有二語云延客莫延悉病客問安只問知安人

戒問

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請其寒温安否動移起居待病者自言而後應亟問非孝子也。

久病之人吸氣開目便不勝勞那有力量應衆人

之問但省以觀其安否候以俟其所欲所欲皆備
言則應之而已
飲食
先給直於販户走難得者新者美者以備緩急之思
陳井旨於目前以觸見聞之嗜
欲飲冷則水以百沸而井浸之
不欲食無強食偶欲食無多食
病者胃氣正弱強之則病胃氣始生多之則傷寧
頻毋頓愈少則愈多是在子婦節縮之耳
你食咽曲内以七側食顧觧承以盂多則難下寧少
沸澄水十沸而經宿澄之無生性無塵氣最宜病者
之胃脾
三淘盐病人多口苦用飴盐三次淘澄則滓泥硝鹹
俱盡
慎净
行圊藉以桑圓備二三欲便溺則子婦皆退惟侍者

留不能起則穿床而置器於下畢則子婦入潛移
置而更之
行圊即坐桶桑帛充以新綿狀如帶盒繫於桶口
備二三溲則更之也須時洗滌盬灰淡將便溺而
子婦退恐不便於親之起居也便溺畢而子婦更
置恐侍者有憎容致親之不樂潛移置不欲親之
見已也
滌晒盂帛各二日滌而更之 名二備更換也
慎嫌
侍疾者不吊喪不入墓不見凶穢之物不談幽怪之
事
慎言
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即急勿以告
病人多火怒不近情默而順之無辨是非
悅病
病者欲樂則用管絃歌拍以娛之談古今人物以忘

之聲欲輕厭倦則已。

病者之心在病則病進。耳目有所寄則心閑而火不起。又脾喜音樂。病者欲則從之。

安身

諸藉身者大小如式欲綿欲柔欲厚欲安坐而倚者漸損益之。

久卧。則背肩脇膂骶皆痛轉側所藉之物欲綿肥柔軟温厚妥貼無所折縐無所磈墊坐而倚靠高下曲直。一物則抗須三五加減方得適宜。

順命

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

寐則神安。雖有急不可呼之使寤病者安臥子婦視之。若有不便者切不可動語即詭妄若無關係不可詆其非。又如妄有見聞皆同聲附和之。有所欲而不得其正。果無大害委曲就從理有未安亦須唯唯。不可直折沿命亂命。總之應承可行與否自有委曲耳。

驅鬼降神焚楮幣一切俗尚病者欲則從之若以理譬說則拂其意。

無容

面目非面目髮膚非髮膚衣冠非衣冠精神恍惚放履失常。此侍疾之容也。那能為容特加修飾。

用物

香欲清淡。用否惟命。炭去生去激。

病室必有所焚然香禁重惟病者所欲焚則從之不則否。炭生則烟激則有聲而迸火。

迎醫

庸醫不誠之醫行道之醫不讀書之醫泥書之醫皆勿用有良者雖遠必致之拜而敬禮之檢方製劑煎藥必親手將進必親嘗煎藥不於病室。

用藥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

醫多則各是其是而爭論不決醫不害多無令同座可矣大病久病藥無即効但不增疾不可易醫更藥食少不宜藥多藥多則厭飫而脾弱者不行氣弱不宜用刼用刼則性烈而久病者難當寧徐徐取効可也

察症

内之寒熱疾之重輕驗便溺傷之内外病之有餘不足察氣色以是準之無為醫誤故人子不可不知醫

藥忌

百病先胃胃有所思無以藥禁禁則胃虛食减藥益不行

藥有應忌如黃連忌猪肉門冬忌鯉之類病有宜忌如水腫忌塩黃疸忌酒之類然當權其緩急如病久不食偶有所思此胃氣未絕生機可望也君以禁忌弗食則脾胃益弱無氣行藥矣里有一人病蠱忌塩數月而病益篤不治矣恣食五味胒嘗又數月而病愈余記之以為拘泥者之戒

卜筮

卜筮星平諸家病者喜見即召入皆令報吉報輕報速已悅病者之心也

病者自問狀言减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行禱

境内百神皆可拜禱不必五祀不必牲醴楮幣凡行禱須有迫切慇懇之心悲痛惻怛之意積誠茹苦以示可憐萬一感格尚可回天即數窮氣盡無可柰何而人子之心亦無所不至矣若袛修文亥以速戾

養力

子婦侍疾必强飯節勞更番休暇設亦疾焉諸將奚賴

諸謂諸事諸人也。一飯再飯非久疾篤疾之親。故得如此。諺云。床頭百日無孝子。蹠薄之人。無愛敬之情。久病在床。多難事之性。子婦不加飡。則脾胃損。不節勞。則氣血衰。無論遺體當重。病者增憂抑且後事關心。慎終誰托。不能侍疾。不能居喪。非孝子也。是故大孝不匱。

迴避

病篤治後事。無令病者聞之。在侍。無慘容。無憂色。無泣狀。强愉怡以慰病者。流涕而侍疾。非孝子也。

怛化

將死未死之時。形氣欲離。病者百種困頓。何如其為身。生者何如其為情。而紛紛問若怛化亂神。或屬纊之際。群擾雜哭。皆非所以安死者。仁人孝子。强制其情。不可作兒女態。

侍疾之時何時也。萬般子道。從此更無盡時。兩滕親身。從此更無見日。與其必誠必慎於盖棺。孰若竭心竭力於卧榻。噫。有根心之愛者。自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容已之情者。自有不待勉之亭。作而致其情者。必怠必蹠。豈能久耶。

喪後翼

修墓禮

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斗之體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千載之心目睇近世以屋以樹俾作神依總之如生如存之義致愛致慤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耳忘本原者新冢木瞿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福利者發深藏暴枯骨櫬中無安定之身或瘞父

母於兩地夫妻永世仳離或委骨肉於異鄉子孫不復展省於心安乎甚矣葬師之誤人也作修墓禮

合葬

合葬非古也槀梩而掩之時也中古合美自天子達生同室死同穴父母之情也人子何忍離焉有遺命則從之

上右

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世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今制祠堂之主尚右

正位

兩婦夾夫而葬褻也夫一位婦一位左右分矣雖三五婦同一位耳

慎祔

祔葬不以苟合不以有罪不以嫁母不以倡優節義之婦無貴賤無少長皆祔貴賢也

墓田

墓高下有度廣狹有度準以爵貴貴之義也當復其祖孫祭無田祭之賜田曠典也時王之制有司不得與子孫不得請

塋房

坐而宮墻殘而暴之中野吾忍乎哉作室於墓策以

第8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反文內

周垣樹以松楸猶然室家也生死安之堪輿家言墓不宜木秦樹草木以象山後世陵寢因之未見有不宜者

上墳

墓之覆土非古也孔子曰古不修墓曾見帝后値清明日躬擔黃土覆之山陵從俗也於義無害今古惟人

遷葬

遷葬非得已也濵於水則遷櫬於客土則遷必為城郭道路則遷先貧賤後富貴合而窆之也則遷凡以為死者也非是則否

定葬

公塋非一世非一人也昭穆以世分墓地以序定若坐席然凡成人而無後或夫或妻非有大罪皆得葬於本穴待後死者合之衰世狃於葬師謂無後者不得葢於正葬界於喪庭不仁哉斯言逺哲非

之

俗忌

禮士葬不踰月今也子孫重利益惑年命各爭所欲遂致數年不得入窀窆不火其書禮法不行

葬日忌十二相所屬致有子婦不送喪不見櫬重禮者非之

除墓

墓頭有木則去之根歲久必入棺

墓辨

並墓者辨異夫婦欲合室家之情也兄弟欲離男女之別也兩墓相去必五尺左右容足便往來也前後容席便起拜也

兄弟並葬迫近則叔嫂或夫兄弟妻必並棺非男女之別故夫婦之棺不嫌大過男女之棺不嫌大遠即限於地亦須五尺

地勢

後欲高。前欲下。左欲揚。右欲抑。天地之大勢也。居室亦然。匪禍福之云。

地欲高。高不納水。欲平。平不聚水。必有溝渠以洩之。

墓祭

墓祭非古也。而東郭墦間。自昔有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塋。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疏。生者無以合食。苟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墓守

墓無守者。則荒廢無墓田。則難守。必置田以贍之。主人命守。歲月有省。時有治。歲有祭。無畜雞鶩豚犬。墓久穴獾。狐狢狸。時省而捕捉之。木茂則集鴟鵄。時彈而驅逐之。草豐則藏虺蛇。時芟薙而清除之。

舊封

封內有舊墓。雖貴雖賤。無遷也。有隣也。死禍無乎擁從環繞。胡爲乎不可。無子孫者。節亭有惠及焉。無使餒而

祭前翼。

事生禮。

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心。即免一時悔矣。祭之義曰。追養繼孝。生不養也。死而追之。生不孝也。死而繼之。何益。古人云。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也。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喉。痛哉斯言。豈可令人子聞之。作事生禮。

穀食。

凡事父母異食。古云。老少異糧。況親乎。粟黍稷粱。欲鑿。稻去半粒麥。欲頭羅。菽欲純而新。純一色也

茶水。

水欲井。欲宿羅。酒欲醲。無宿壺。無再熱。將欲清。盥欲淘。蜜欲盡滓。糖欲澄垢。醯欲澄根。茗去初末。液在瓶則幕之。入盃音貨調羹菜也則漉之。

冰經宿則濁者澄過羅則百物隔。茗初見水則氣

重末則味薄宜盪宜烹惟茶所宜酒宿壺則味變
再熱則味濇。
器用。
釜欲薄。器欲新。箸欲易。諸為食具滌溉欲絜。
釜薄則易熱器數更則不垢膩箸數易則無雜味。
為食之具甚多。如餅杖切刀瓢案之類。
視膳
日四問食。食問所欲。適溫涼冷熱之宜。候生熟清濁

之節。嘗鹹淡辛酸之味。視草毛蠅蟻之物。
進食
湯粥不浸指。羹汁不盈器。進食不吸湯。不咳疢。手不
搔身。足不履濡。
湯粥浸指則不絜。器不宜滿。凡進食先出其沸而
盥手。搔身則手偏。履濡則足滑。
肉食。
魚無鯁。雞鴨無骨。脛掌無節。諸卵以酒。諸腥以薑醋
分魚順理。斷脯橫理。
菜蔬
葱韭薤蒜。春再剝。夏秋三剝。冬四剝。芥芹菘菁半去
其外。存三葉。多者四葉。入甲者存之。葉皺而莖直
者存之。肥厚而液多者存之。視虫去蝕。蒜薹截不
見風日者二寸。總之取近裏嫩者
酌食
朝食中。午食多。暮食少。柔食多。剛食少。清味多。厚味

少。
果實
果食當饑飽之間。桃李梅杏柿梨榴棗。無滿味。足色
端核。堅而後進。得美者而後進。無蠹無損。濯拭剝
削而後進。戒先時後時。先時味歉。後時味敗。胡桃
四剝。蓮實銀杏三剝。去心。菱芡重剝。棗去皮核。生
熟惟所嗜。皆宜糖。龍眼荔枝。湯以而煮之。用色紫而
肉厚者。親無齒。則漬以沸湯。清濃汁而飲之。胡桃

煮栗。合糖為糜。餳宜䊦檽宜蜜。煎糖煎以侑茶酒。無多進。異味非習嘗者無多進。

煮蔘。以鹽水漬之。久經旬日。榨而為油。曰芊油。水茄以甜醬醃之。壓而取油。曰茄油。入羹臛尤最宜高年。

搔抑

子婦指甲常剪磨。令無鋒。侍者亦然。不則傷肌膚。

步履

必行之路。地淖則覆之。地冰則劚之。地泥則沙之。

出入

升高下下。則扶掖之。夜行則子婦先之。有所觸礙則告之。遠行夜歸。則率家衆束炬操燭以迎之。升車。操轡授軾。乘馬。斂衣授轡。車三御。馬二御。險遠則子弟從之。

廁牏

廁牏。冬月一省。春秋旬一省。暑三日一省。備所用焉。

如乾棗。桑紙。宿綿。清漆。蚕僵灰土之類。

衣履

近膚裳衣各二。垢則獻新以澣之。冠巾韈履亦然。袖巾手扇亦然。

問安

日暮則拂振枕席衾褥而布之。候寢則隨其寒暑溫涼而加損之。旦俟親之覺也。向侍女問曰。今夜安乎。聞安而退。

古禮昏定。子婦必親向寢所而問焉。早則男昌諾。婦道安置。此循近人情。至於雞初鳴咸盥漱。是四更時也。親方熟睡。呼門而問之。情乎禮乎。無論蚤夜勤渠。非父母愛子之心。而情不便適。非子婦體親之意。終身由之。上下胥苦。是制禮者示人以必不可行之難事也。雖陽曾稽點邦彥。葉宫養母嘗有詩云。開戶旭光入。慈闈喜未央。低聲問侍者。猶恐驚高堂。此真境真情孝子之用心也。

諫諍

親有錯愆無遽言無盡言無當人而言乘時乘機設言以悟之

親有激怒姑從其怒以緩之怒平順言以醒之失禮於人者陰為遜謝之

啓告

樂事走言憂事徐言怒事笑言悲事疑言恐懼之事可以不聞者勿言駭異之事張言大噱之事平言

食候

憂驚悲怒宜進酒羹饘粥無進麪食食前無報怒食後無報憂

同人

親有所愛樂之人趣治其無厭色

好所最愛者子女之子女也已寧無食必以食之已寧無衣必以衣之無財不可以為悅寧於我儉無慼言無後語

告面

出必告越疆信宿再拜三宿以上四拜反亦然問起居有所受命必復之

侍容

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

傳聲

父母呼人則走而傳聲不到則自往應之

為客

出門巾扇厠紙納諸袖中手巾換衣付諸侍者

慎防

隣墻無置坐垂堂無見敞車無坐駭馬無乘

隣人之墻恐有誤投礫瓦者垂堂必用憑扶恐致失足

慎疾

人子有疾隱之隱弗能忍也半隱顯吾身親身也保親之身以事親胡可令疾以憂之故與其隱也寧慎慎猶疾也吾心安之矣

親有平生恒疾則訪名醫得穩方朝暮調攝之

從命

人子事親畢力盡志親有免命則從之無強以拂其意

家樂

家慶之樂奏道宮宮調黃鍾之宮忌商聲角聲商角合調之聲南呂之宮

道宮飄逸清幽宮調典雅沉重黃鍾之宮富貴纏綿商聲悽愴角聲嗚咽商角合調酸楚南呂之宮感嘆傷悲樂親者忌之

時花新果異物奇覯有得必獻可助一樂

愉色

樂事不嬿諧諠悅親不厭輕薄

氣血調於喜懽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親僕

親之近侍以柔順勤謹者為之不則數易必得而後已果當於親則子婦訓迪之恩禮之并於儕行抗去聲長則以禮婚嫁之貧則如願賙恤之親終則相嚮而哭恩禮加隆焉

父毋於子婦終有可避之嫌朝暮起居自有不便之事惟左右近習無所忌諱如登厠浴身之類得以坦然自適是子婦難盡之心賴斯人而盡父毋難忘之情與斯人而忘旦夜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寢焉出入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心焉即解衣推食情若骨肉禮如兄弟所并心者近世視為卑賤與僕婢一體而倩嬿所積甚則讐之此心何忍孝子慈孫試一思之

心迹

父毋所悅之人。不悅子婦含懟無以自明。當委曲以感悟之子道之難。惟是為最。畢力殫財竭智盡慮。易易也。子婦勉之。惟務潛消無激。

貧賤之家子養親。富貴之家親養子。親養子。則終身不知子道矣。悲夫

事君事親事長。皆曰事。事之云者。孳孳惓惓以之為事也。今也不以為事矣。古內則所載。膳羞烹調皆

教人以侈費而苦人以太難。讀者欲解其文義思其作為尚不可得。安能令衆兆民則而效之哉。余自受室而後。即鍾此情。顧家不滿吾願。乃就力之所能者勉為之。吾親易事。稍踰家常。輙不樂曰折福。即如事生諸款。日計不過三五十錢耳。視內則勞費易簡。不啻十百為。子婦者不亦易乎。惟是易辦者無窮之物。難辦者有恒之心。真心所切。啜菽飲水。可以盡親歡。賣薪負米。可以酧吾志。余所恨者。甞布之日。每有不可以為悅者。甫入仕途。而兩親不逮矣。極目冢中。遊神泉下。飲恨吞泣。在在傷心。雖欲補吾不滿之分。其計無從。異味珍肴。非不陳諸影几。而積案盈㕪。不減分毫。如在心殷。無形自若。安得再生還共一堂。銷此無涯之悔乎。他日有子。不忍以事親之道相告語。用以贖吾終天之恨云

祭後翼

睦族禮

夫祭非直享祖考之神以悅祖考之心也祖考往矣而子若孫若玄曾以下非其骨肉所傳祭而長幼尊卑列於庭非其骨肉在眼乎第令饑寒迫身昏喪後時愚悍無知有可成之材而不能教有可學之藝而無所資祖考之心悅乎怨恫乎惡在一牲醴豆登起拜之為兢兢也作睦族禮

家譜

族之有譜所以聯疏遠教親睦備遺忘也男子十二歲請名於宗子登之譜牒總譜一冊藏之大宗祠大宗子掌之門譜一冊藏之小宗祠小宗子掌之每世一修則以當世文行之士掌之無論士庶有一行之長者必錄以惡終者諱其事陰其名

墓祭

每清明墓祭各墓俱分紙錢是日也須胙享胙問年月序長少報生育歌詩勸睦問婚嫁審貧乏報老疾助不給籍而記之

敬長

道逢尊長步行必下騎別遠而後登伯叔父兄雖貧賤不廢稱謂不失常禮弟到兄家雖貴不得上坐

容衆

衣冠之士雖惡不忍棄於公庭訓誨不能不忍短於公論待之有禮以媿之寬其無狀以悔之法可行

於宗約者紀過以耻之不容於衆惡者置於理以懲之

恤貧

一族之人不無富貴貧賤富者須分所有以賑貧貴者量所能以逮賤別賢不肖不計恩讐所以示公不別賢不肖無以示勸賑貧分甚次老疾分有無

侍養

贖賤

賣為人僕婢者。為之回贖。與又備作者。為之收恤。近
存恤院以養老幼殘疾孤獨。設公用倉以通吉凶
借貸。事畢驗還。過三日不還。不准再借。損失者補
還。不補者紀過。不准再借。
錢穀公議賑給。不許放借。既開衆口之門。終傷宗族
之體。孰貧孰富。孰厚孰薄。交怨互攀。不至廢宗回
不止。任事者謹之。

教訓

子孫可教而家貧者。以族中之先進教族中之後進。
置之籍。時其考課。不堪為師者。擇異姓教之。務俾
有成。苟且冒濫。悞人子弟。主者有罰。

伸寃

含寃負屈者。素紀大善。為之公救其所犯。以罪及素
無善狀者。入地為茅西。計其罪之重輕。為差贖救

嫁娶

貧不能嫁女者。備之資。貧不能娶妻。助其聘財。務足

婚嫁。不限以數。

扶弱

孤獨良善。為人所侮奪者。為之護持。恃勢凌人者。為
之禁約。

哀死

宗族有喪。不論貧富。公分每銀三分。大家齊莫舉哀。
不到者罰。如分喪家不必留飯。不成喪者。不舉哀。

崇儉

宴飲如約。不得過十豆。飯再。酒不得用茶鍾湯碗。不
得招娼扮戲。犯者罰粟二石賑貧。

款留

貧者老者幼者遠來值可食之時。如其未食。不及設
具。就家所有便留一飯。情義款洽。不可有厭薄之
色。

宗子

宗子以嫡長。大宗子愚不肖者。族長率闔族告於大

宗之廟而更之小宗愚不肖者家長率所宗告於
小宗之廟而更之宗子在廟行宗子禮法得行於
尊長他所止序長幼尊卑行家人禮

燕私

享胙就在祭日盡祭之所有不許增益務醉飽盡歡
從者餕餘不留分毫以示不褻神惠人神胥悅之
意是日也不罷喪儀

和睦

大都一家恩勝之地務存體面養其羞惡之心長幼
尊卑互相成美德抑惡不可彼此傾陷交喙是非違
者衆共絕之

宗法論　中編補卷第一

鄞縣萬斯大充宗著

宗法一

宗法何昉乎古之時諸侯之適長爲世子嗣爲諸侯其支庶之後族類繁多懼其散而無統也因制爲大宗小宗之法經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此五世則遷者也夫諸侯世子之兄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特以其爲祖爲禰不同故大宗小宗遂因之以異何以知之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言適士二廟無太祖鄭注王制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也據此則諸侯之別子亦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然先王之世使以德爵以功未有無功德而爲大夫者諸侯之別子豈必皆賢其爲大夫者則爲後世之太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祖而爲大宗其爲士者止得爲禰于其子而不得爲太祖于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禰而爲小宗太祖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禰廟五世

遞遷故小宗亦五世而遷也雖然大宗小宗之別漸別于其後非遽別于其初蓋別子之及身爲大夫士于公朝有宗道也（大傳云公子有宗道云云）而未實爲宗至其子大夫則立禰廟于中（卽後世太祖廟）士則立禰廟于昭（士無太祖一昭一穆）時則有親兄弟而下宗之以祭者至其孫大夫增禰廟于昭士增禰廟于穆時則有伯叔父而下宗之以祭者及于曾孫大夫增禰廟于穆而三廟備士祔禰于曾祖之昭時則祭三世而宗之者自從祖而下及于元孫大夫祔禰于曾祖之昭士祔禰于曾祖之穆時則祭四世而宗之者自族曾祖而下逮元孫之子士之禰祔于曾祖而高祖之父已遷大夫之禰祔于曾祖而高祖之父乃尊爲太祖高祖之父遷而宗之者亦遷太祖之廟尊而宗之者不改由是以觀大夫士五世之內其宗無大小之分宗之有大小之分蓋在五世之後也其謂之大宗者何五世內外凡族人之同吾太祖者盡宗之所宗者大也謂之小宗者何唯五世之內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所宗者小也蓋凡大宗之世適得祭其太祖與禰祖曾高而諸

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大宗以下復有小宗也小宗之世適指別子爲士之世適得祭其禰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小宗之下更有小宗也族人宗小宗而諸子之小宗復宗世適之小宗此指無大宗之小宗族人宗小宗而羣諸子之小宗相率而宗于大宗經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先王之宗法所以爲盡善而無遺也

宗法二

按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曲禮亦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因是以思知古人之宗法葢專爲祭先而立也然大宗止一而易明小宗有四而難曉孔穎達云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從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斯語一定後世言宗法者皆莫能違之愚爲反復經文討求宗義竊謂其言之未盡也夫族人何以有大宗大宗者始祖子卽別之正體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宗別子之世適以其祭故有繼別之大宗族人何以有小宗小宗者高曾祖禰之正體也庶子不得祭禰而宗禰之正適以其祭故有繼禰之小宗庶子不得祭祖及曾高而宗祖曾高之世適以其祭故有繼祖繼曾繼高之小宗然其謂之繼禰繼祖繼曾繼高者定于宗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何以言之吾身爲庶子而宗繼禰之適此繼禰之適或爲吾之兄弟與或爲吾兄弟之子及其孫若曾與未可必也吾身爲庶孫而宗繼祖之適此繼祖之適或爲吾

之伯叔父與或爲吾之從兄弟及其子若孫與未可必也推此而族人不祭曾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爲吾之祖行父行兄弟若子行皆繼曾祖小宗也不祭高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爲吾之曾祖行祖行父及兄弟行皆繼高祖小宗也故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子當其兄弟宗之卽爲繼禰也當其兄弟之子宗之卽爲繼祖也當其兄弟之孫若曾宗之卽爲繼曾繼高也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葢多有焉有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

庶元孫當其宗適以祭禰也則宗爲繼禰當其宗適以祭祖也則宗爲繼祖當其宗適以祭曾高也則宗爲繼曾繼高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又多有焉是則小宗雖有四而宗之者無定故凡禮經皆稱宗子而不別言其宗獨曾子問載攝主之辭賓有宗兄宗弟宗子之異亦可見宗之者不唯兄弟而孔疏爲未盡也苟未信予言觀後宗圖則暸然矣

宗法三

或問曰子謂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

于宗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然則經云繼禰者爲小宗亦非定于宗子之身乎曰一言繼禰者爲小宗即知其稱因有兄弟宗之而後定者矣按說文云宗尊祖廟也則宗子者族人尊主祭祖廟之子也大傳言公子之宗道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諸侯之弟止一人無人宗之故不爲立宗推此而言則知宗子之名由族人宗之而起猶令別子之後世止一子則自祭其禰自祭其祖自祭其曾高已耳無所爲宗子又安有所爲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唯是適子下有支子適子祭而支子不祭支子雖不祭又不得竟委之于適子而已即不與于祭于是而宗法以生于是而宗子之名以立是則禰雖爲適子之禰而繼禰者爲小宗實由支子宗之而見也且經又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宗指族人宗之者言其指宗子言繼高祖還就宗之者言猶曰宗其繼我之高祖者云爾然則繼禰者爲小宗由支子宗之而見不益明哉所以然者別子爲適子之禰實亦支子之禰特一祭一不祭故支子謂適子爲繼禰而已宗

之若適子之身固高曾祖禰之正體也一本相代天然之序何容有繼之名而又何容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故欲知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于宗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爲設一世世獨子無兄弟者觀之而自見矣

公子

有大宗而無小宗圖

諸侯 嗣君 大傳所謂公子之公也卽公子之兄

適公子大宗 仕爲大夫者公命之爲宗以領庶公子庶公子宗之禮如大宗不別立小宗無

適公子以庶公子大夫爲之

有小宗而無大宗圖

諸侯 嗣君 同上

適公子小宗 仕爲士者公命之爲宗以領庶公子庶公子宗之禮如小宗不別立大宗無

適公子以庶公子士爲之

宗道三圖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無宗亦莫之宗圖　　有大宗有小宗二圖庶
公子多寡不可定此列
諸侯 嗣君 同上　　四人限于紙也若大夫
公子 或適或庶止一人不立宗亦無人宗之　　若士隨意而書無義例

公子宗道圖說

大傳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因爲三圖以明之或問宗法之立以宗之而祭祀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則不祭不祭何以有宗曰公子之宗經未言其何事以義推之專爲助祭而立也郊特牲云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立于私家非禮也故公子不得祭然獨不云天下無無父之人乎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主祭者宗子而同姓之

兄弟異姓之賓皆執事于其中等而上之天子之祭也同異姓之邦皆在諸侯之祭也同異姓之臣皆在然則諸侯之衆子相率而助祭于公不亦宜乎且廟中之事有所統則一無所統則紛公子之不得祭者限于分也其得助祭以致其誠者情也亦理也于人各自致之中立之爲宗使之有所統壹先王之有事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者其不以此也哉不甯唯是滕人于魯曰吾宗國左傳魯以邢凡蔣茅胙祭爲同宗是知周之先文王之諸子以周公爲宗周公之諸子以魯公爲宗然則諸侯尚有宗而何疑于公子乎特其宗及身而止無異于後世之宗也

大宗百世不遷之圖

諸侯　一世嗣君　二世嗣君　三世嗣君　四世嗣君　五世嗣君　六世嗣君　七世嗣君
別子始祖 仕爲大夫者不得禰先君別爲后世始祖　繼別大宗 祭禰　大宗 祭祖禰　大宗 祭曾祖禰　大宗 祭高曾祖禰　大宗 祭高曾祖禰別　大宗 祭始高曾祖禰
子高祖之父也尊爲始祖以祭百世不遷　繼別大宗高之父也親盡而遷自后高之父世世遞遷
支子 別子其禰　適小宗 祭禰　已 小宗 祭祖禰　已 小宗 祭曾祖禰　已 小宗 祭高曾祖禰　已 小宗 祭高曾

也宗大宗　禰宗大宗　宗大宗祭　禰宗大宗　祖禰宗大　祖禰宗大
以祭其子　祭祖　曾　祭高　宗祭始　宗祭始高
祭之爲禰　之父遷而
不宗有乙
支宗之

支子乙　宗甲祭高
曾祖禰宗
大宗祭始
高之父遷

支子禰　宗甲祭禰　適子丙　已祭禰宗　適子丙　已祭祖禰　適子丙　已祭曾祖　小宗丙　已祭高曾
別子其祖　甲祭祖宗　宗甲祭曾　禰宗甲祭　祖禰宗大
也宗大宗　大宗祭曾　宗大宗祭　高宗大宗　宗祭始高
以祭其子　无人宗之　高无人宗　祭始无人　之父遷不
祭之爲禰　不爲宗　之不爲宗　宗之不爲　宗甲有丁
宗　支宗之

支子丁　宗丙祭高
曾祖禰宗
大宗祭始
高之父遷
不宗甲其
子祭之爲
禰

支子禰　別子北禰　適小宗戊　已祭小宗戊　已祭祖禰　小宗戊　已祭曾祖　小宗戊　已祭高曾　適子戊　已祭高曾
也宗大宗　禰宗大宗　宗大宗祭　禰宗大宗　祖禰宗大　祖禰宗大
以祭其子　祭祖　曾　祭高　宗祭始　宗祭始高
祭之爲禰　之父遷九
人宗之不
戊宗

支子禰　宗戊祭禰　適小宗己　已祭小宗己　已祭祖禰　小宗己　已祭曾祖　小宗己　已祭高曾
別子其祖　禰宗戊祭　宗戊祭曾　禰宗戊祭　祖禰宗大
也宗大宗　祖宗大宗　宗大宗祭　高宗大宗　宗祭始高
以祭其子　祭曾　高　祭始　之父遷不
祭之爲禰　宗戊

支子禰　宗己祭禰　適小宗庚　已祭小宗庚　已祭祖禰　小宗庚　已祭曾祖
宗戊祭祖　禰宗己祭　宗己祭曾　禰宗己祭
別子其曾　祖宗戊祭　宗戊祭高　高宗大宗
也宗大宗　曾宗大宗　宗大宗祭　祭始高之
以祭其子　祭高　始　父遷不宗
祭之爲禰　戊

支子禰　宗庚祭禰　適小宗辛　已祭小宗辛　已祭祖禰
宗己祭祖　禰宗庚祭　宗庚祭曾
宗戊祭曾　祖宗己祭　宗己祭高
別子其高　曾宗戊祭　宗大宗祭
也宗大宗　高宗大宗　始高之父
以祭其子　祭始　遷不宗戊
祭之爲禰

支子禰　宗辛祭禰　適小宗壬　已祭
宗庚祭祖　禰宗辛祭
宗己祭曾　祖宗庚祭
宗戊祭高　曾宗己祭
宗大宗祭　高宗大宗
始其子祭　祭始高之
之爲禰　父遷宗戊

支子癸　宗壬祭禰
宗辛祭祖
宗庚祭曾
宗己祭高
宗大宗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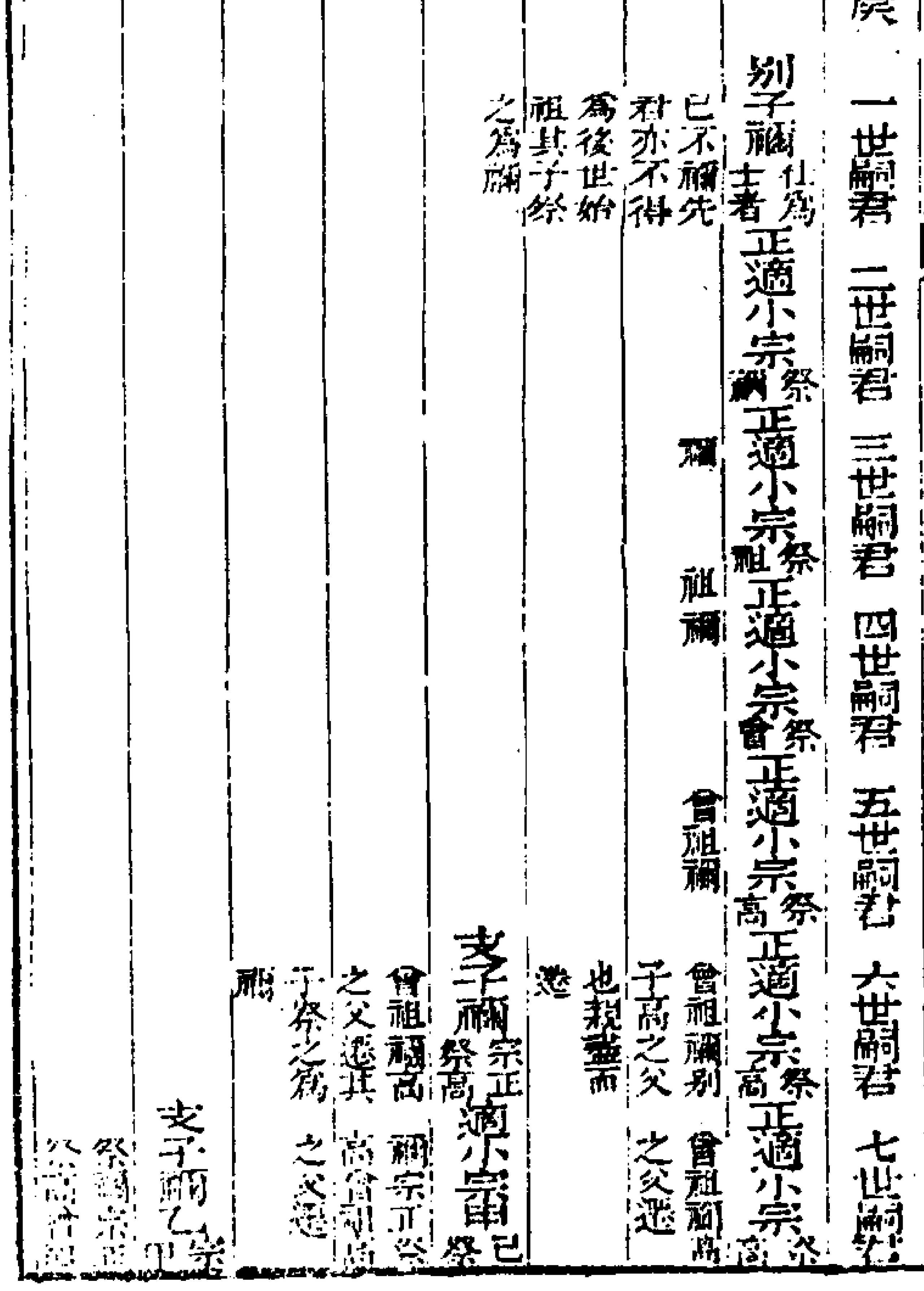
如高之父遷不宗戊其子祭之爲禰

大宗圖說

圖冠以諸侯者宗法生于別子別子諸侯之子也別子而下列爲七世者五世之內別子猶爲親廟至六世而尊爲始祖七世而高祖之父遷族人仍宗大宗以祭始祖自此而八世九世以至百世可得而推也別子自其子至元孫不稱始祖而稱禰祖曾高者人未有不始爲子孫後漸爲禰祖曾高稱禰祖曾高則

見爲齊斬之親稱始祖則疑于疏而無服生人之序一本之親不因別子而廢也支子至元孫亦稱禰祖曾高而不稱始祖者親同也別子三子一宗二支其子孫系以十干而大宗不系者尊宗也甲之後恒爲甲乙之後恒爲乙者便考也支子系之以禰者支子就其父言禰就其子言以見繼此者之爲小宗也支子之支子書法同者人各有子皆得自祭其禰也支子之宗必書適唯適乃得爲宗也獨子無兄弟書適子而不書宗無人宗之不爲宗也丙行戊行別子二支皆二子故適爲小宗其適孫曾元皆無兄弟而稱宗甲行戊行之四世五世六世己庚辛皆然同祖曾高者尚宗之也甲有丙宗之戊有己庚辛壬宗之其元孫之子甲行戊行七世有兄弟者書宗甲有乙支宗之獨子者更書適子戊無人宗之祖遷宗易也曾祖父非宗而子書宗父有支子也丙行七世丁支宗之一身而事五宗已與高曾祖禰世皆支子也指壬癸二行支子統而觀之小宗各宗其親而大宗無或不宗故喪服傳曰大宗以收族也於乎備矣

小宗五世則遷之圖


諸侯
一世嗣君
二世嗣君
三世嗣君
四世嗣君
五世嗣君
六世嗣君
七世嗣君
別子禰仕爲士者
正適小宗祭禰
正適小宗祭祖
正適小宗祭曾
正適小宗祭高
正適小宗祭高
已不祧先君亦不得爲後世始祖其子祭之爲禰
禰
祖禰
曾祖禰
曾祖禰別子高之父
之父遷
也親盡而遷
支子禰宗正適小宗祭高
曾祖禰高之父遷其子祭之爲禰
支子禰乙宗

高之父遷
其子祭之
爲禰

支子禰宗正祭禰 適小宗丙己祭 小宗丙己祭祖禰 小宗丙己祭曾祖 小宗丙己祭高曾 小宗丙己祭高曾
其子祭之 禰宗正祭 宗正祭曾 禰宗正祭 祖禰高之 祖禰高之
爲禰 祖 高 正 父遷不宗 父遷戊己
不宗于支
宗之

支子禰丁宗丙
祭高曾祖
禰高之父
遷其子祭
之爲禰

支子禰宗丙祭禰 適子戊己祭禰宗 適子戊己祭祖禰 適小宗戊己祭 小宗戊己祭高曾

宗正祭祖 丙祭祖宗 宗丙祭曾 曾祖禰宗 祖禰高之
其子祭之 正祭曾无 宗正祭高 丙祭高高 父遷不宗
爲禰 人宗之不 无人宗之 之父遷不 正
爲宗 不爲宗 宗正有已
支宗之

支子禰宗戊祭曾 適子己己祭禰宗
祖禰宗丙 戊祭高曾
祭高高之 祖高之父
父遷不宗 遷不宗丙
正其子祭 无人宗之
之爲禰 不爲宗

支子禰宗正祭禰 適小宗庚己祭 小宗庚己祭祖禰 小宗庚己祭曾祖 小宗庚己祭高曾 適子庚己祭高曾
其子祭之 禰宗正祭 宗正祭曾 禰宗正祭 祖禰高之 祖禰高之
爲禰 祖 高 父遷不宗 父遷无人

宗之不爲
宗

正

支子禰宗庚祭禰 適小宗辛己祭 小宗辛己祭祖禰 小宗辛己祭曾祖 小宗辛己祭高曾
宗正祭祖 禰宗庚祭 宗庚祭曾 禰宗庚祭 祖禰高之
其子祭之 祖宗正祭 宗正祭高 爲高之父 父遷不宗
爲禰 曾 遷不宗正 正

支子禰宗辛祭禰 適小宗壬己祭 小宗壬己祭祖禰 小宗壬己祭曾祖
宗庚祭祖 禰宗辛祭 宗辛祭曾 禰宗辛祭
宗正祭曾 祖宗庚祭 宗庚祭高 高高之父
其子祭之 曾宗正祭 高之父遷 遷不宗庚
爲禰 高 不宗正

支子禰宗壬祭禰 適子癸己祭禰宗 適子癸己祭祖禰
宗辛祭禰 壬祭祖宗 宗壬祭曾
宗庚祭曾 辛祭曾宗 宗辛祭高
宗正祭高 庚祭高高 高之父遷
其子祭之 之父遷不 不宗庚无
爲禰 宗正无人 人宗之不
宗之不爲 爲宗
宗

小宗圖說

圖干繼別子之小宗書正適而諸支子之小宗則否鄭注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爲庶也蓋謂有祖之適在則禰適爲庶故不得祭祖推此則羣支子之適以別子世適視之皆爲庶也故書正適以別之第大宗唯別子設二支而餘世否小宗

之正適于六世亦系以支大宗百世不遷舉一世而百世可推小宗五世而遷不如是則六世七世正適皆獨子而不爲宗非立圖之本意也餘詳大宗圖說

宗法四

宗法由別子而生鄭康成注小記指別子爲諸矦之庶子註大傳則兼言來自他國之臣陳定宇陳可大因大傳註更加起民庶爲卿大夫者而爲三程叔子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吳幼清之說皆同小記注愚取喪服傳而衷之則專指諸矦之子者是也傳云諸

矦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矦此自卑別于尊者也斯別子之稱所自來亦宗法之所自始乎夫惟公子之皆出于君而近于君也先王懼其尊卑無別而或至于僭故稱別子以嚴之又懼其散而無紀故爲宗法以統之如曰兼他國始來與起于民庶者則彼固皆異姓之臣也異姓之臣有何不別而稱之爲別子乎雖然君子之于禮有推而進者有放而文者禮器文宗法雖爲公子設而異姓之臣得依此而行倘亦推而進之放而

文之之意先王之所不非也至于大宗小宗其說非一謂凡別子之後皆爲大宗而大宗之下乃有小宗者鄭注孔疏也謂別子之適子爲大宗而別子卽是諸子之禰諸子祭之爲小宗者程叔子也因註疏而立說者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陳可大陳定宇也吳幼清謂適公子爲大宗庶公子皆爲小宗呂與叔謂君之適長嗣爲君次適爲別子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而羣公子皆爲小宗案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

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蓋謂庶公子之爲大夫士者皆宗其適兄其宗之也但適爲大夫則禮如大宗爲士也則禮如小宗宗止于一人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是也推此而言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也何疑哉且經既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又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則其祖實爲始祖而非祖父之祖矣使其爲祖父之祖則何人無祖何人不爲祖何獨于別子言之且使爲祖父之祖則再世之後親盡遞

遷又何以云百世不遷也唯其爲始祖故當詳考禮經人臣中何人得祭始祖而祭始祖者爲大宗不祭始祖者不得爲大宗昭昭可見彼王制言廟制大夫業有太祖矣（即始祖）祭法于大夫不亦言祖考（即始祖）祭于壇乎鄭于大夫太祖則援別子爲祖以釋之于別子爲祖不取大夫太祖以明之遂指別子皆爲大宗而無大夫士之辨豈知公子之爲士大傳既已明言而士之不得祭始祖王制祭法皆顯著而無疑乎如謂別子適者爲大宗庶者爲小宗其弊將至于適子

爲士者不應祭祖而祭祖庶子爲大夫者當祭祖而不祭祖彼禮經所載天子諸侯大夫士儀文之隆殺詳矣何獨于別子而淆之故繼別大宗大夫也繼禰小宗士也士祭止及高祖曰繼禰者明其漸進于高祖而即遷也大宗之弟不祭別子至其子自得祭其禰以爲小宗其法與繼禰小宗無以異如謂庶子得祭別子以爲禰則庶子不祭禰小記不已爲贅辭乎然謂一君之子止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此公子及身之宗則可施之于後世將親屬既竭又孰肯宗之以祭其非所同出之祖哉愚非敢求異先儒也惟從先儒而戾于經故不得不辨

宗法五（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予言宗法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人或疑其無據更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于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不得常祫祫而及于高祖則其平時烝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犆祭而不祫耳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大夫士不得祭高祖祫時又何以得及之乎再

徵之于祔禮小記曰大夫士之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于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徵之于服制喪服爲曾祖齊衰三月注謂高祖服同蓋于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元承重于高曾亦應爲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即遷之

而不祀是豈禮之所安乎復徵之于廟制王制曰大
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之廟以
義立而百世不遷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
乃毀茍上祭始祖下祭祖禰而不及高曾是爲隆于
義而薄于恩且將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
之矣（本程子）豈聖人之所許乎即還證之于宗法大傳
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唯適元孫之得
祭高祖而族人之不得祭者悉宗之以祭故有繼高
祖之宗茍祭止及于祖禰則惟有繼禰繼祖之宗而

無繼曾祖繼高祖之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
祖者哉且所謂遷者謂遷廟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
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
祭禰不祭祖之文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
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于高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
于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未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
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
大夫廟止于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
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爲

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
不及太祖乎蓋祫于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于高
祖而太祖唯行禘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宗法六（氏族）

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鄭注云元
孫之子姓別于高祖孔疏謂小宗六世之後各自爲
氏吳幼清更以爲小宗至六世十一世皆別立繼禰
小宗考之于古公子爲卿大夫得賜族（族氏也）或以字

或以謚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有及子孫而賜
者其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氏蓋
姓受之天子（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族稟之時君（左傳
諸侯以字與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以此四者賜大夫之族）姓繫于上
（如魯之姬姓總繫于上）而族分于下（如魯之仲孫叔孫季孫分族于下）諸侯別
子兄弟異族各自爲宗是庶姓已別矣然五世之內
猶有相爲服之道故宜免（音問）不免有司罰之（見文王世子）
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
也豈謂元孫之子姓遂別于高祖哉且古者士無世

官五廟之孫祖廟未毀已有賤爲庶人者彼魯叔孫氏之分爲叔仲氏（叔仲惠伯叔牙之孫）仲孫氏之分爲子服氏（子服懿伯仲孫蔑子）季孫氏之分爲公鉏氏（公彌季孫宿子）公甫氏（公甫穆伯季孫紇子）叔氏之分爲榮氏（榮駕鵝叔肸曾孫）皆其人有以自見又已爲公臣或時君賜之以氏然正未必皆元孫之子且或未必卽先王之制其謂高祖爲庶姓而元孫之子得別姓者果何據而云然乎夫人之始也孰不爲子爲孫及其既也孰不爲禰爲祖元孫之子于高祖之父遠矣獨不有其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然

則小宗六世之後一本相承有遷宗而無易氏而所謂遷宗者亦止是四從無服之親其三從者之相宗固依然如昨也如諸儒之說天下豈有無祖之人哉又古者仕無世官宗法不以世爵故曾子問有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祭于宗子之家者在此大夫之後得尊之爲祖而自爲宗而及身不得自祭無他私尊得伸而先祖之正體不可妄干也世儒不察謂唯世爵可行宗法觀武王之數紂曰官人以世春秋之法深譏世卿因知古者宗之大小雖以有爵無爵而分及其既分則不以爵爲拘也古之時人心淳厖各安其分毋或自越故宗法之行也適子庶子祗事宗子不敢以貴富入其門異居也同其財祭也牲獻其賢宗子而出奔庶子卽爲大夫祭唯爲攝主其身與其母妻之歿也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不降於乎宗子之重也如此後世人各自私疆凌衆櫱壞法亂紀者衆遂至小加大少陵長大都耦國孽子匹適宗法漸失其初迨後封建亾而其制遂不可問矣於乎勢因時異封建之易爲郡縣勢也亦時也宗子之變爲族長勢也亦時也然則宗法不可復乎曰維封建

宗法七 為人後

爲人後之禮自古有之葢專爲大宗而設所以然者大宗得祭始祖始祖功德最盛其廟百世不遷大宗無子而不爲立後則始祖不祀將一族之人皆不知尊祖敬宗或且忘乎得姓受氏之由矣故先王制禮使得立小宗之子以爲之後以承其祀儀禮所謂受重也小宗無子不立後何則小宗祀及高祖高祖廟以恩立親盡則遷故儀禮唯曰大宗收族不可以絕

則小宗不立後可見其立後也以支子不以適子傳
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
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夫其不以
適子而以支子者何也大宗尊之統視小宗之適子
亦猶然為庶均之立庶卽支子亦自無嫌若取小宗
之適子則適子固小宗之繼宗更當舍適而立庶在
大宗仍不免為立庶而已亂小宗適庶之常君子不
奪人之宗亦不可奪宗故不以適子而以支子也唯
然故古者非大宗不立後非支子不後人族人不輕

為人後亦不樂為人後惟其序所應立分莫可辭然
後不得已而為之夫是以宗法行而人知尊祖敬宗
各安其分也世運而降宗法既廢立後者不分宗庶
為後者唯視貨財貧則當後者亦避富則非後者亦
爭且不知何人何日忽擲為以長繼長與夫絕幼不
絕長之說明背聖經濟其私欲又其甚者一子而兩
後于人一後而兩子並立獨子而甘為人後無子而
預立待生貪戾無恥詭道百端嗚呼彼豈不聞嬰圍
延射與為人後者鄭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此說是也當後而後禮經所許聖人豈絕之至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
擯于夫子奈何忍心滅禮甘蹈此而不顧乎故就後
世而言庶絕而繼雖非古禮意不失為忠厚在所可
行其餘直謂之無人道可也他姓螟蛉更不必言

宗法論跋

欲讀儀禮喪服傳而不知宗法則無以見制禮之精義崑山徐氏讀禮通攷一書論次服制之輕重若綱在綱葢深明禮意者也卽深知宗法者也萬氏諸論縷析條分最爲曉暢于此見千枝萬葉極其敷榮必從根本而等差之今之作家譜者其知之否甲辰孟夏吳江沈楙悳識

郊社

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禮亦稱祭曰大事。然而郊之社之目。乃祭禮中之最大者。塨戊寅。館於嘉善。得陸道威思辨錄。嘗寫其言郊社者。論問河右先生。先生曰。非也。去歲辛巳二月。塨在京師。河右有書至。又詳答之。河右已年七十九矣。書其考辨禮樂。者不衷。因詳錄成卷。為附以妄見。以俟知禮者採擇焉。

陸道威謂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為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之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其論分祭祀。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

禮。禮記祀昊天上帝。而祀社稷。別天无祇之說。此可知漢人儒之謬。
問右曰。南北二郊。予昔在館作郊祀合一議。已論及之。大抵眾說紛紛。多有言无地祭。
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又當祭地。既有南郊。又當有北郊。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
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祭天。又祭地。又一證。所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
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天
事。又因地事地。然吾謂冬至祭天于圜丘。是因丘。丘之高者以為壇。謂之因天事天。夏
至祭地于方澤。是因澤。澤之下為宮以為北。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書即儒望
者事天明。又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又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
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書亦均

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圜丘。而漢文用新垣平議，謂東北有天子氣，夏日親郊于渭陽五帝廟。檢漢郊祀志云：漢文祭太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且分郊，且冬夏二至。而漢儒舊制衍者。是以周禮、漢禮、儀禮、有司從定禮，而親郊不改。故殊傳同踪，彼此一轍。二者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舉，何曾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從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為之，而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祀，而為元始儀。至後漢光武，始依南郊于洛陽之陽，北郊于洛陽之陰。然是其

儒地祇之祭。逐歷數前代。以至宋元明。並不偏廢。其或祀地於北郊。或祀地於方丘。或
祀地於北郊。或分祀。或合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祀二祀三祀。而無不有祭。地也
祭一夏日用三首之今而有田祭也

大宗伯之祀地見於周禮而且謂始于大司樂文也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夏之則王祭
得為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儒因之遂異說然皆出於此之
大宗伯稱其意不過於北郊圜丘方澤明之祀地也。不知圜丘即泰壇。方澤即泰折
丘周丘陵。方澤因川澤之勢之名。諸經有之。不專周禮。而亦以為之。其者謂大宗伯
大宗伯之禮。經祀昊天上帝。血祭社稷。五祀地祇之說。則全不知周禮也。周禮大宗伯
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即祭地之禮也。宗伯以宗廟之禮大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主席謂所祀天而主有謂所祀地天以神稱者而主祇天神人鬼而三祇地祇
鬼而祇則地祇祇則言天神[illegible]言鄭玄曰書文而有二[illegible]天神[illegible]
神奏天一[illegible]歌[illegible]一年[illegible]心[illegible]地祇[illegible]
又未食[illegible]謂圜丘方澤[illegible]今[illegible]
人鬼于[illegible]宗廟中[illegible]
者之論不可不一辨之者也[illegible]
禘祫[illegible]事也[illegible]
九穀之義則[illegible]
圜丘之[illegible]

夏至二日一集下高上一集下下陳不奏故本集可陞之甚且今集者合堂上堂下（衛寄男署後路作樂增案）
之樂而極盛之謂也堂上有琴瑟（作琳）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鼗管笙（祝敔）鏞謂之
間歌合琴瑟笙管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鄉飲射燕所得而習明矣
于冬至雖在一節亦不得謂之大合樂況合樂合吹皆為大祭祀大燕享所用未有
不習之予實而可實廢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為獻酬之用仲夏令樂師
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樂帝燕族人皆在季宮而屢奏至季冬之日則大
司樂五之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即是大
享謂之享所合樂一如鄉飲酒鄉射燕禮所云間歌笙奏詩合樂其詩
類於雅其文可考之義考之則而有聽之者亦不能並存其律雲以成

池何舞舞語是樂得非禁繞翁木鄰變入丘澤之間乃當日至之三變八變行
祭社壇居庫義郊
郊
社稷南郊北郊之名古禮無之惟祭統曰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
供純服是本皆在郊而以地分南北最近者曰南郊北郊從之之地皆祭于郊而以
地分南北遂曰南郊北郊非郊之祭名也
社稷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北郊之社亦郊祭之一名也
郊在南北古社無郊考禘嘗之事皆如其行或有不讀行況天地乎
祀既有所徵矣則南北之說理固通矣
女祖死地不配天祖尊于地不從其說矣夫地祭以母祖死母乃祭地之意以妣
配乎

道威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无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嘗觀周之儀節，乃知古无南北郊之禮。蓋周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周皆儀之。故春秋類書其失，而使別有祭地之禮，亦郊並重，則周亦必並儀之者。然六經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此亦當書類上帝之時。禮之祭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在祭天之中，乃分祭之有。

河右曰：天地分祀，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而詩用牲于郊牛二，謂一曰天牲，一曰地牲也。因之南天北合祭之說，而不知昊天祀天地，亦謂分祭同牲於也，而詩用牲二，只是帝牛一，而稷牛，謂帝與配分也。按此說天與地分，此猶也，乃謂天地雖不能配，而地亦之祭，舊附於祭天，又牛雖祭天，而郊之為社稷山川俱

從祀爲多此則地無祭矣。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僖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者多自
圜丘以人鬼百神列祀者衆。凡旅上帝、類上帝，大宰以日月星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
神從祀而獨不及社稷，雖祈穀雩報及天旱天災因事之祭，則號祀天神而及后土之
在所不免，非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侯之祀各有別，是以天地之祭各以類知
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即從其位，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白之天上帝日月
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祭從而從天且社稷山川冢社亦從天者
從地者是祭天而及社稷，不得謂[illegible]地。凡地之祭社稷是祀社稷山川是也。
而所以謂之社舍之祭社稷不當謂爭
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不爲天地祭之說則更不然。凡魯所郊者以祈穀上帝之祭耳

于宗廟數諸郊。並不僭也。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之郊外。有祈上帝。報上帝。祈穀
上帝。就見雩帝。季秋饗帝諸郊。雖皆是王者之禮。而二郊大事。非僅祈報之祈報而已
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也。所言魯三望則孔子謂魯人謂郊為善因也伊也夫上之
之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郊。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郊在春之非
言之。啟蟄而郊。郊用辛。亦九皆在夏四月。周在春正月。魯建卯之月。蓋魯郊用其正
啟蟄之郊。非冬至之郊。明矣。春秋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亦用周家季秋報
月令季秋大饗之祭。而郊之時稱之。故春秋十二年不成其但然之義。謂不寧以為
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係禘禮。然亦僭。此郊之禮。而言者以僭天子之郊之禮。
謂僭天子。不僭比祭。蓋邦無地祭也。不書之則謂其非但專郊之意略比然

日至之所以祭之義。則春秋書郊不書社。皆重[illegible]不書祠禘。[illegible]

乎。

謹按春秋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illegible]不郊猶之謂也。在夏五月。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

改卜牛。不書郊在五月。此常事也不書。正月[illegible]郊[illegible]

義乎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illegible]

也。家語之文也。且不書[illegible]

或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唯社丘乘

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

制天子之祀，郊于上帝，宜于社，明堂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
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
於胡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矣。郊即大宗伯天子不親祭乎。社則次矣，
自謂信以爲州里皆可行之，而不知天尊地卑之義，故曰方丘郊社對言，以事上
帝，猶之祀天爲郊。
皆不答。此說在宋儒多有之。但仍未見其社爲地祭之證。以社稷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而爲□
皆社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宗
廟之謂仁義，明其位也。社之爲與宗廟並者，若秦漢唐宋以地祇則自以從以祀
古地爲其所主，社也。天子祭其地，社仍祭天，以禮運云，配天之郊，天子之事也。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有分別矣。以因社乃地神，稱大示。其祭稱

大祀。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截然不同。

故社只與神州等也。皆是中祀。與大祀元與大祀別。地與天對。祀與同出等矣。因地事

比雨祖祭，若禋、燎、柴。祭地曰瘞埋之祀也。小祀則社與神州合祭。而神州素于上帝，豈

至宮之所謂用於祭。社乃郊也。皆曰之世宗數祀。祈祀，祀王帝，祀與其祈禱祀

代及社稷相及事事。祈穀不祀。如不云祈求有地，所受成於秋冬報

祭以周頌良耜而秋報。豐年而冬報。其有秉之祭，所得與社之報本

為地而代之可換。遂數其事。以其祈年，唐郊社之禮，從秦禮郊祀地，天命配

耳。故郊祭於天子。而社祭通諸侯。故郊天子有郊，諸侯無郊。則有大而祭地二

[illegible]

在上面雜，豈有此等私禮耶。又問禮運曰，天帝五帝，是否一耶。曰，此事不得而知。（惟）六書
度亦無處所，以大宗禮天神，只以望地神，及巡狩，望祀五神，祀社稷神，豈
地祇亦可耶，祀祀耶。此係問石述陸氏問答與時至同，可有疑議
問石答曰，社稷不可，石室之田事。若祀后土，以尸其祀。祀之異之者，以稷為配，祀地
五穀，陰陽配之社。本陳文以句龍為社，配之於社，後人因五帝為社，社神也。五行不屬其太
之，至宋之罷，可稷，以郊，所謂稷。後世之說，稷為五穀之長，以稷為人配之社，是非不能立
耕，非社稷以為之，社又以不稷配後。而今之則以社稷配后土，此如四方之祀之耳。
古者有事於土，郊社與稷，其後人為之，人帝屋木主，其來
祈社之人事，可處司志，社稷祈神。曰，天子之社，祭人神而不祀，是五社，祭地神，山川，林澤，物類。

[illegible]

云禮無侑於地示。山川即屬。分矣。山川出雲雨，振從于天，四方日寒暑之數于社，亦以刺，禮皆有[illegible]
書有實之祀若事為郊嘗宗社[illegible]郊祭[illegible]侑[illegible]如禘[illegible]郊社[illegible]祭太稷[illegible]時代
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之爭。大用之至之日或之同。先王之有。擬郊特牲及郊[illegible]
集郊明非自[illegible]郊之說得之。若明大祀之[illegible]陽之[illegible]
○鄭康成以圜丘與郊為二。圜丘以嚳配，曰大禘；郊以后稷配，曰大郊。
而按之周禮、禮記諸篇，玉不同，牲不同，樂不同，服不同，為說王肅聖
證論駁之，曰：祭法說禘無圜丘之文，周官圜丘不名為郊，禘是禘，非
圓丘之祭也。康成既以祭法禘嚳為圓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而鄭又施之郊，謂祭靈威仰配后稷，是亂禮之名實
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
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

稷之處重。而鄭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于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也。此二說者，王肅子雍為勝。至于服玉不同，時或郊與祈穀之分。家語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又曰：啓蟄而郊，：：而后郊耕。是二祭，原皆名郊也。況郊特牲疏皇氏謂周制一年天有九祭，而要以此定圜丘與郊之分耶。

○陸遵歲曰：吉祀王者一歲凡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季

秋饗[illegible]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與五時迎氣惟至日其禮主大，故稱曰昊天上帝。其餘則稱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

[illegible]王者其禮簡約，故能天日不與天相通。後世為一祭天所貴天

尊天敬天之實，而徒增事天之文，是又不如致誠致敬，[illegible]其祭之為愈矣。

○礼器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鄭註云：告后稷以將配天也。此不在郊祭之內。然以祖配天，則此礼不可少者。

周人[illegible]之郊以后稷配天者，[illegible]宗祀文武于明堂，[illegible]

祖[illegible]配天也。[illegible]論郊[illegible]則[illegible]以兩祖配[illegible]

郊[illegible]

后[illegible]郊[illegible]有兩祖配者 [illegible]注兩祖配下

河右言經之郊社對舉者，皆屬小郊，似亦牽強。中庸推武周達孝而極之事帝，不應但舉小郊。郊特牲專明大郊也，而首句即言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此郊不因及社而謂之小郊也。況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尊天而親地，而社日用甲，郊日用辛，大郊大社而相比對，皆所以報本反始也。周禮事天有三首，曰昊天上帝，事地有三首，曰社稷，而並不言分別祭地，則亦郊社對舉也。以祭法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報地之禮也；自為立社曰王社，報土穀之社也。堯宗所議固據此。若祭義、司馬法之分地社為二者，則指王社言也。

民國廿六年[illegible]撰文記一月[illegible]於北平[illegible]

學禮闕疑

學禮闕疑卷一

褒城　劉青蓮　華嶽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不敬敬字兼身心內外本建安眞氏此句是統說倘虛儼若思貌之敬也安定辭言之敬也雖舉言貌而動靜語默統在其中二句實是主敬之功○石林葉氏謂敬以直內內既直則儼若思者德威也安定辭者德言也既以敬爲內且以爲直內之功而又若以下二者爲直內之效至藍田呂氏謂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既以敬主心而又屹若三項俱失經文本旨儼矜莊若思摹寫儼然之狀非有所思也馬氏謂儼然而莊則心之所思者靜而正矣似看有所思而儼與思爲兩事者亦非若宁之意毋不敬三句非平列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觀此則陳澔集說所載朱子其要在此三者云云乃其未定之論陳氏誤引之耳此節諸儒所發明獨西山眞氏明快周密無破綻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廬陵胡氏謂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
斯解得之○永嘉周氏知天知性事天事心云云語
雖落廓於理猶無害至借傲睨從心志道樂道字面
反轉作講則纖而可笑矣○金華應氏以傲之病根
生乎志滿欲之條暢發於樂極亦穿鑿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
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長樂劉氏積學散於政積財散於民國安防危云云
謬甚○應氏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决將安字作好

字樣看亦非安與積一例玩能字自見
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分爾雅律謂之分郭注律管可以分氣讀平聲禮運
禮達而分定讀去聲滸解作平而音去聲非質主也
又定也直伸也又當也按疑事毋質二句謂事理未
愜於心且須闕而蓄之俟他日研索切不可主定一
說便不移易即事理或有一得又須盡情伸吐無稍
隱曲待他人剖晰又不可自以為是據而弗舍朱子
兩句連說最善藍田呂氏可直不直則道不見永嘉
周氏致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疑者不疑推大直以
直未直使天下不直者直馬氏以之行道則不智以
之授人則不忠予壘王氏世本無直名有不直而後
直名立費氏三代直道不行不直不見云云講義理
亦可類推去要皆落廓非本旨
禮從宜使從俗
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
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此藍田呂氏之解最
為明白陳氏澔既引其說獨遺此段何耶永嘉戴氏
謂論起居動作之禮說得太狹廬陵胡氏直以役使

人解使字更難通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妄說則媚離位與言之類是也辭費則躁吉人辭寡
之類是也踰節則僭管氏反坫之類是也侵侮則踞
原壤夷俟之類是也好狎則褻伯子不衣冠而處之
類是也鄭氏辭費為傷信孔氏說人之德云云俱非
藍田呂氏四句串講石林葉氏合下修身節串講亦
穿鑿金華邵氏以菲費禮不主舊說言辭云云近謬
集說補正踰節專為犯上越分言較妥金華應氏莊
敬純實畢解不侵侮二句陳氏澔移為禮不踰節三

句全解亦失應氏本旨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先王時一鄉一里皆有史以董率之故冠昏喪祭咸
有限制無敢踰節習之既久遂成風俗人人皆知敦
禮讓而重廉恥崇儉樸而鄙奢靡迨至衰季度數無
節貴賤無別皂隸之子埒於王侯公卿之後下同編
氓以儉爲恥以奢爲榮禮讓之風渺而廉恥之節喪
永嘉戴氏曰使天下各安其分則風俗正矣備之爲
言無一不順之謂也所見最當陳氏澔謂非齊之以
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似禮在教訓之外不知教訓

即禮非教訓外別有禮也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
陳氏澔既謂四者皆以供給鬼神又云供給謂奉薦
牲幣器皿之類何自相矛盾乃爾余按禱祠祭祀以
承祭之名言供給以薦享之物言誠意之敬謹也鬼
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是也莊容之恭肅也齋明盛服
以承祭祀是也
三賜不及車馬
朱子曰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東萊
呂氏亦謂在朝不妨但至閭門不用陳氏澔謂三賜

之命不與車馬同受道理不足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人子愛親敬親之至故無時無地無事不默體父母
意之所向而委曲承順以快適其未言之隱未形之
衷若必聲之而始應形之而始從則亦非愛敬之極
至矣武周繼述曾子養志之類庶幾近之曲禮言孝
雖多惟此二語道得孝子心事出孔氏雖聽不聞雖
視不見語都鶻突至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亦說得
粗
以箕自鄉而扱之

陳氏集說依鄭孔說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斂取糞穢
不以箕向長者上云袂拘而退已掃而斂之矣其塵
不及長者已不向長者矣下復云云於意似複竊疑
以箕容穢自向舉而除之他處耳廣韻扱舉也
拾級聚足
鄭孔以涉等爲解最善呂氏爲左右更足則於下聚
足意複補正以爲勝鄭何耶先左先右近於相向敬
也呂氏綴於拾級下似以拾級爲相向矣豈不誤鄭
解哉
撰杖屨

陳氏集說用鄭孔撰猶持也合觀上下文皆言君子有欲起之意侍坐者即請出若作持字解君子執杖在坐脫屨在側已起而持之矣何云意耶胡氏撰數也撰數其在亡自佳

斂髮毋髢

詩鄘風不屑髢也言髮調美不假髢增飾毋髢之意蓋如此舊解不使垂似非左傳衛莊公蒯聵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爲呂姜髢則髢爲假髮益明髮之或短或稀弟束之不可假他髮增益

冠毋免

集說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即云非當去之時不可去但少免去也　釋文耳補正曰人情惡凶好吉非當吉之時而吉冠者有之未有非當喪之時而喪冠者誤以當免不可免兩免字作免制之免看故以爲好改作也然所云非吉而吉冠有之未有非喪而喪冠於禮亦有礙吉自冠吉喪自冠喪豈可以好惡爲去取乎

鄉長者而屨

鄭氏謂長者送之不得屏遷之而已孔氏曰面向長者而著之長者送朱子疑其非是但降階出戶猶向長者不敢背耳此爲得之若向長而著屨賤物納屨褻事堂不上階不當就必屏豈可向長者而納之乎益謂對長者屨之時跪而遷徙別向俯身而納之也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成德補正謂卜其是同姓與否以集說卜吉凶爲非竊疑同異姓何由卜亦就吉凶而卜之耳集說固未爲害也

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鄭曰弗友辟嫌也陳氏集說益爲避好色之嫌則著象而鄙矣

共飯不澤手

鄭曰澤謂挼莎孔曰臨食始挼莎乃食呂氏曰古之飯者以手摩手而有澤人將惡之按挼莎兩手相切摩也與人共食不兩手相切摩使之有澤而後以手入飯何其迂而煩解乎飯黍以匕不以箸食羹菜以梜舍匕箸梜而必以手何耶橫渠曰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何其明快毋揚飯陳氏集說謂以手散其熱氣其誤同此又云嫌於欲食之急傳曰誰能執熱如不嫌其食之急則熱可執矣迂哉

毋反魚肉　毋固獲

陳氏集說謂不以所餘反於器引鄭注已歷口人所穢似也然則殽胾皆可反獨魚不可反乎竊疑反翻通既食上面不翻取下面亦戒貪之意集說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似分作兩項余意毋固求必得也横渠云飲食在俎豆不越品爭力取而食之

父不祭子夫不祭婦

陳氏集說次解較長

冠者不櫛　言不惰

補正引方氏冠者有時不櫛可也童子無冠不櫛則不可以集說不爲分疏則下文行不翔云云似專屬冠者而童子不與失其義矣竊以人子當父母疾憂懼遑恐莫知所之則於髮自不暇梳而始冠耳此冠字去聲與童冠之冠不同童冠對言冠字讀平聲方氏之說本非遭父母喪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則知此養疾之法亦專爲成人而言不兼童子○不惰孔疏謂言語戲劇華飾文詞解最善補正以爲非而曰祗是憂勤不懈惰如以言貼憂疾說延醫問藥之類不敢懈惰亦可通去但與上不翔下不御不例耳未若孔疏之爲順也此節益言人子當親疾

之時惟疾之憂而已疾劇則憂劇疾瘥則憂瘥晝夜之間察形色伺食飲調藥餌候安否精神意念獨注於疾不可不冠冠而已何暇理髮爲飾不能不行行而已何暇張拱爲容不得不言言而已何暇華飾爲好遇酒肉未嘗不御然志不在醉飽故不變味變貌值喜怒未嘗不形然非有心好惡故不至矧至詈至琴瑟則屏而絶之矣他如行不能正履一飯再飯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之類皆非有心安排只一心在親疾上故不覺如此耳補正獨以不懈惰說言一條則固矣

水潦降不獻魚鼈

水涸魚鼈易得陳氏集說改降爲涸固非然其說錯自胡氏鄭注水潦魚鼈不饒多玩其意是說魚鼈難得孔疏初解雖非却是鄭意次解非鄭意却說得是補正以孔初解爲誤解鄭注而竊其次解以爲已獨見何耶補正水潦盛昌則魚鼈豐足不必以饒益其多非即孔疏次解水潦魚鼈常足不饒益其多乎

執禽者左首

陳氏集說禽鳥也補正駁云不可專以鳥釋引周禮禽作六摰故下文繼以飾羔雁雖說本呂氏然却穿

楘不若集說爲順蓋記一節自爲一項原不相蒙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長樂劉氏以全交之道日新德行以爲本與上博聞節串講未安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臨川王氏曰爲人養廉也藍田呂氏曰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陳氏集說以君子小人分講不若王呂二說渾厚有含蓄
入臨不翔

集說臨哭也非是臨涖也謂往弔於有喪之家不翔言必有所哀不暇爲容也周禮王弔臨涖以尊適卑曰臨亦可釋臨爲哭乎或曰臨喪未有不哀者此亦謂臨而後哭耳非謂臨即哭也然則臨喪不笑亦可釋曰哭喪不笑乎況哭與不翔意亦不貫
送葬不辟塗潦
呂氏曰不擇地慈湖楊氏曰柩車涉塗潦送死者哀情重不憚塗潦而從之無所避甚爲明白陳氏集說謂嫌於憚勞覺囫圇不醒
禮不下庶人

先儒皆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辭句對屬文理順達確不可易陳氏集說既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上下之之下合上二句爲乘車之禮則卑賤貧富云云似泛論庶人之禮不似就乘車言下又云庶人則否不知謂庶人不下耶謂庶人無乘車耶若以此句爲一項至刑不上大夫之釋又不應云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却似禮與刑大夫與庶人比類爲一節又與前乘車之禮相外顛倒紊亂殊不可解其病皆由誤從黃氏之錯簡故前後無屬耳蓋古人立言皆有倫叙即記語極零碎然亦必以類合如揖

人必遵其位當食不歎竊疑位亦有喪者之位食亦有喪者之食唯食不歎明非食時無非歎也又按字書稱美曰歎亦可作食不稱歎猶喪側未嘗飽之意總非集說唯食忘憂之解至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別爲一項不與前屬故君子戒慎句亦不必如集說統承前數節爲言如故君子式黃髮故字何所承也但無明據不敢質言姑闕之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鄭注士師謂兵衆孔疏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灼言當警備者而陳氏集說云士師非所當警備

者不知何據下又云或禁止暴横之意又不知暴横指誰禁止誰禁止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陳氏集說引呂氏說而贅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讎仰無以視乎皇天三語於中蔀澗而解謬孔疏云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新定顧氏曰縱在窮荒絕域亦必尋殺之以雪父之寃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共戴天也字字明晰不似集說鶻突復讎之法事變萬端難律以一必酌乎天理之公去乎人欲之私仁人孝子之苦衷合乎天誅天

討之公議始得廣安游氏謂韓愈之議粗爲得之然愈疎於經學亦不能明先王之教至其自爲解亦無灼然一定之條講義謂復讎者以其寃而已非寃則不當復也且復讎乃人之情而非有司之法稍爲明白姑存其說

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孔疏地采地士邑宰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辱呂氏曰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分解甚明陳氏集說則云二者皆卿大夫之責不

知何據又云士卑不與謀國田里之事則其職故言亦士之辱只緣看亦字太重故曲爲之說而忘卻禮記原文本對言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服器諸物用以交神明皆不欲人褻故敝則焚埋之陳氏集說引呂氏說刪去前段服以事神云云而第載人之所御以下殊不可解

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横渠曰禮合人情未有不諱祖者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是數世祖猶諱呂氏引雜記王父母兄弟與父

同諱而記云不逮事父母不諱是益書之不可盡信者陳氏集說云庶人父母早死則不諱其祖雖本鄭注然必大夫士父母早死乃諱亦拘而難通矣

君命名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鄭注御讀爲迓補正駁之從横渠方氏如本字讀以上文皆言乘車之禮此以類記然則下節介者不拜豈亦乘車類耶至國中以策慧卹勿驅塵不出軌正句讀會文義逈出注疏之上不病其爲剏也

提者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疏曰帶有二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脅此

謂深衣之帶蓋古人常服深衣故也陳氏集說刪去朝服之帶二句便不明白疏曰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集說刪執持也三字猶字人之拱手四字至尊二字移平字於正當心上皆未安蓋既用疏文自宜全用其語即有剪裁亦須令文義順脊屬通集說此類甚多偶檢此以俟知言者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君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姪妻兄弟之女通稱陳氏集說從疏獨謂妻兄女君

大夫鄭注謂天子大夫有土地者王氏謂國君及大夫集說列國之君從王氏天子之大夫從鄭注合兩項爲一世子據疏諸侯之適子集說君之適子俱未安

几杖席蓋　凡家造

席所以坐卧蓋所以蔽雨日集說本呂氏較注疏爲順補正駁之非也皆宴安之具呂氏兼几杖言集說除去几杖而云此三者何耶至刪入公門而用之近不恭句更爲未安耳胡氏曰家謂人家大夫七兼言甚是集說本疏謂大夫始造家事未安

檀弓上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

此論殷周喪拜之儀不同而周之儀爲善故從之陳氏集說謂喪拜之次序非是而補正周末文盛之云亦失之玩三年喪句自見

古也墓而不墳　古不修墓

古謂殷殷之不墳不修孔子心非之而不敢言以其爲殷之子孫也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在防其不知者何無封故也曰既得則不得時隱痛可知矣故合葬後急明不可不封之意防墓崩泫然流涕是其心憐

怛哀痛有不可解者曰古不修則今宜修不待言矣觀古不封而卒封可見如果以封以修爲非禮則父母遺骸所藏聽其湮沒不識崩圮不理仁人孝子忍乎哉此記聖人封墳修墓皆出於至情之不容已因以見古禮不可盡從後儒以祭墓爲非豈非篤信古禮之過與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其慎也

陳氏集說所辨可謂通人之論矣孔子不知父墓與三世出妻之類直謂侮聖之談可也補正駁之非是

至其愼愼字陸氏張子讀如字本牽强必從之亦固

殷人尚白周人尚赤

陳氏集說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從金華應氏說固鄙應氏謂周木德豈非取木之所生而用火之色乎本揣度之詞集說直改爲取火勝金尤屬可笑補正駁之當矣至三代所尚乃先王易正朔定服色典禮之大者而補正謂只是隨時損益新天下耳目無甚取義何其悖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之事必合長樂陳氏臨川吳氏兩說參看道理方盡

曾子寢疾病

易簀之事恐烏有以曾子之大賢豈不知大夫之簀不可寢必待童子之問始悟其非觀朱子或者因仍習俗之云亦不能無疑也然正斃之言自是聖賢守禮不以垂死而易道理可爲萬古垂範

邾婁復之以矢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

此節大旨言復制以衣不以衣而以矢自戰升陘始弔制以衰不以衰而以髽自敗臺鮐始曰始誌變禮也其變者何以殺人者多至無衣可復而被殺之婦皆身有喪故也先王立言垂誡之意至深遠矣廣安

游氏於以矢以髽則知兵禍之烈云云可謂得言外之旨而陳氏集說所云冀其復生及豈有再生之理云云似言復之無益下云復之用矢不亦誣乎似又言復不宜用矢其與經旨何啻千里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三者之死暴而慘尤人情所哀憫豈有不弔之理所謂不弔亦傷而不弔之義張橫渠謂君子傷之甚但知憫死者而已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得之楊慈湖謂不忍爲弔詞不忍言之也亦通陳氏集說引方氏非正命不弔恐有說不去處

必有草木之滋焉

嚴陵方氏謂於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得之鄭注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恐未然至陳氏集說本鄭注刪一食字余又不知其不嗜者何物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玉巖黃氏以陳氏集說恩義則淺之解爲非復引陸氏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之解相參考甚爲有見補正乃以

引陸說爲非何耶

反壞樹之哉

余意反壂而反也自爲句與上衣足以飾身數句一例是噣如此斂壂如此壞樹原非反詰口氣謂不當壞樹也注疏及諸儒皆不如此解至孔氏云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玩足周字亦無深邃意弗得見亦無不使人知意陳氏集說祖之何耶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哭無時者無時而非哭也無時而非哭者無時而不欲其親之反也似謂初喪之時集說依疏以三種解

時君命解使必告解反皆未安且使哭無時句與使必知句上下文義亦不屬嚴陵方氏曰哭者所以求其反也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若易以欲使死者必知其子之欲反其親也似更妥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陳氏集說從馮氏坐定所識爲死者則固余意所識之兄弟死因所識而弔其兄弟此愛屋及烏之義皇氏所識謂識其死者之兄弟皆小功以下之親雖不同居皆弔較馮解爲長

未仕者不敢稅人

鄭注此不專家財也孔疏此論人子之法說本明白至記云未仕者謂若出仕於外稅人有不假禀命父兄者而陳氏集說直以身未尊顯故不敢專家財論不幾重尊顯而輕父兄乎補正依鄭氏以稅與襚同贈死者衣服更穿鑿

檀弓下

季武子寢疾至曾點倚其門而歌

陳氏集說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固是長樂陳氏曰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又曰疾

而不爲人所矜愛死而不爲人所哀悼其失人必可知矣於正旨外尋出大議論來更可以警發聵聵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注君與臣民有父母之恩渾而盡矣蓋哀有喪之意不必援喪大記有親弔之禮亦不關不豫知其喪孔疏便覺詞贅至陳氏集說既云謂臣民之微賤者又云汎言衆人之喪除却臣民更有何衆人耶詞不明而意不貫更爲錯亂

殷既封至吾從周

山陰陸氏已愨猶言大慤也解甚善集說弔其哀尤

甚者亦可通去至情文兼盡語吾不知其何說也

喪之朝也至周朝而遂葬

孔疏周人尙文與上殷人尙質對言也陳氏集說刪之非是

孔子謂爲明器至用人乎哉

鄭註云善古而非周孔疏云善古非殷周陳氏集說云善夏非殷孔氏云周初卽用偶人王氏云周作俑亦無據諸說紛紛乎竊謂孔子殷之子孫周人也不敢非周亦不敢非殷但曰傷今思古可耳

文伯之喪至曠於禮矣夫

鄭註云賢見其有材藝孔疏云曠猶疎薄言此子平生必疎薄於朋友故未有感戀出涕者又引家語敬姜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乎意經旨著敬姜之智知其子之好內而不好外故據床不哭也陳氏集說不達賢字曠字之解但云必知禮信其賢而知禮覺其曠禮三禮字不知何所指也竊謂陳氏硬添出兩知禮字而孔疏曠禮專主朋友亦未盡蓋好內不好外皆曠禮也

石駘仲卒棄

長樂陳氏五子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於利而忘義蔽於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篤於義而不謀利專於禮而不狥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人事必然之理哉此等議論皆天理民彝所關足爲千古垂範集說概弗載毋乃闕與

季康子之母死至弗果從

陳氏集說解般爾以人之母嘗巧截兩說後說爲順以字註疏皆言與巳字同覺牽强

君子不能爲謀也

君子指人君言君人者平日縱不能爲臣民謀而臣民遭君之難詎不可以不死與上兩雖字方有眷合不能爲謀卽上文使之病任之重也先儒皆無此解姑存臆說以俟後之君子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孔疏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集說不言補正非之是矣以爲失分曉猶未盡若巳先祖墓祀豈但式之下之哉

喪不慮居

鄭注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其無廟可知集說引劉

氏厚葬敗家廟不獨存云云多周折矣
虞人致百祀之木
集說矣以多木爲無乃太多又何法之峻云云論議
正大辭語明快使其餘盡如此亦何可及凡解釋經
傳須從天理民彝有關名教者發揮出古人垂範之
旨俾後世瞶瞶者有所法戒如下章齊大饑盧陵胡
氏今之君子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
矣覡餓者有愧也臨川吳氏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
者之死賢者之過之類是也集說何以都未載
仲尼之畜狗死至毋使其首陷焉

集說示恩何如石林葉氏所云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至其行者遠矣
劉氏之疑甚當而其辨亦明晰足以破注疏諸儒之
非愚竊謂經文本旨不如是也季孫之喪哀公先往
曾子子貢後至不知公在閽人告以故曾子子貢聞
公在不敢竟入已至喪次又不可返故入廐俟而修
容修容猶言整頓其弔之衣冠也如今人行弔皆以
常服往至喪家人別室更弔服然後臨喪即修容遺
意子貢先入以哀公行弔後方入也閽人曰鄉已告
謂已告主人主人久俟於是曾子後子貢入閽人辟

卿大夫辟公揖君無辟臣之禮故揖之皆使獨申其
哀敬也飾猶飾外也即指上君在不遽入及入廐修
容之次第儀文也其行者遠猶言可爲後來法如此
解方合經意未審是否
雖微晉而已
陳氏集說前解可無晉憂而已後解雖但弱晉之强
語句皆未安鄭注微猶非也孔疏雖非晉之强頗順
究非雖微而已口氣朱子解莫見乎微微獨也廣韻
訓雖曰況辭是不著力字今應云豈獨晉而已天下
其孰能當之上下文氣方有呼應而字義方有著落

孔疏而已訓助句語亦非
樂正子春之母死至吾惡乎用吾情
自吾毋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其哀痛慘悽之
意千百世後讀之猶令人墮淚而孔疏乃云矯詐勉
强爲之集說祖其意謂矯爲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
情何其語之悖也黄氏方氏合子春平生而斷得其
旨矣黄云子春師曾子曾子喪親不食七日子春悔
不及七日曰自吾母而不盡得吾哀痛之情以報其
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乎方云子春
下堂傷足數月不出而以虧父母之體爲憂則其存

心葢可見矣

王制

凡官民財至示弗故生也

注疏及諸儒以必先至祿之爲一節故云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爵人於朝至弗固生也爲一節故云論爵人及刑人之事公家不畜刑人即上刑人也是故二字承上文爲言陳氏集說爵人節附祿之下不畜另爲一節不合經旨且失是故二字之意石林葉氏曰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身親惡也明快之甚集說弗採而於公家三語亦無解皆其疎也惟其所之集說云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似非惟字之義孟冶劉氏言流放竄逐任其所往得之廬陵胡氏究經意葢謂所以困苦之者示若不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解示弗故生句亦善

凡執技論力至不與士齒

陳氏集說文義顛倒雜亂不若嚴陵方氏爲明快今畧爲裁汰附左方能有所藝謂之技技不足於德故論力焉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贏股肱所以宣手足之力決射御決勝負於射御技不止射御以此爲言二技尤論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以作辭事神故曰祝史若周官大史之類以執書事神故曰史射若周官之五射白矢參連之類御若周官之五御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之類以其類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尙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天子齊戒受諫

此句注疏及諸先儒皆冠於下節之首故注曰諫諫王當所改爲也疏曰以其歲終天子嘗所施爲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齊戒而後受諫也○嚴陵方氏曰一歲之內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齊戒受之何哉葢今歲於是乎終來歲於是乎始朔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爲之監未然者可豫爲之防君臣上下其可不愼乎陳氏集說以天子齊

戒受諫句葢執簡記奉諱惡下云記載所當行之禮
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奉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戒
以受則受諫止二事矣何其論之狹也

學禮闕疑卷一終

學禮闕疑卷二

襄城　劉青蓮　華嶽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月令

具曲植籧筐

註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疏宋魏陳楚江淮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又云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嚴陵方氏曰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諸說雖不盡同大率皆以四物分用為養蠶之器而集說乃云植所以架曲與籧筐者則以一物承三物為不安耳陸放翁詩滿薄蠶飢待葉歸是江淮間亦以薄名非止關西為然竊意葦荻枲粱之杆北方皆以為薄方氏所謂直而立是也曲似席名三國劉玄德少以織席為業方氏所謂致曲而織是也至所云籧則席之粗者亦不盡然籧固席屬亦筐屬也語韻曰籧音渠筥也則此籧與筐對言自皆是採葉之器毛詩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集說架曲與籧筐採葉之器何以架為葢具猶備也將蠶之時備此四物恐臨時不及辦也戴勝降於桑降猶至也集

說解降必云自天而下則又太泥。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斷薄刑則厚刑不斷可知決小罪則大罪不決可知。出輕繫則重繫不出可知其所以不斷不決不出者。以陽氣方勝不可乘以陰也刑陰事也觀仲夏之月百官靜事無刑及孟秋之月用始刑戮戮有罪可知孟夏非理刑時也。

大雩帝。

注吁嗟求雨之祭疏雩音近吁故吁嗟求雨左傳龍見而雩註角亢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穀

梁傳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又考雩祈雨舞禜也周禮春秋祭禜左傳水旱癘疫於是乎禜之禜是祭名魯論風乎舞雩朱註云祭天禱雨處也陳氏集說不援據此而第於注疏加其聲以三字何耶大雩帝注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嚴陵方氏雩不必皆於帝唯雩於帝然後爲大雩又云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輕重之別集說亦不及此第云帝者天之主宰又何其迂闊而不明也

穀實鮮落

疏鮮少墮落竊意少對老爲言猶云鮮小也乃不熟而落之義陳氏集說易少爲潔則難通矣

其蟲倮

補正駁集說引鄭註爲非併載徐氏之說以辨之甚是然徐氏之言亦有所本曾子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爲倮受天地之中以生也

盲風至　羣鳥養羞　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補正駁集說盲風訓疾風而以方氏盲閉暗之義爲當養羞猶詩云畜租預畜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

可取之時而食之俱是獨以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爲贅則不然上云衣繪而裳繡解文繡二字也一章九章解小大二字也義各有取爾至制謂刀裁亦太泥制字之義甚廣如禮經王制易君子以制度數左傳今京不度非制亦可云刀裁乎蓋制先王之成法作節制解爲妥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陳氏集說此言貢賦職修也補正謂與上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不合引孟子關市章爲証所見甚是以旅來商至分配四方遠鄉則支離矣以徐氏近則四

方遠則遠鄉爲非誠然但未明言其故余按漢食貨志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周禮王國內有六鄉此皆近之証也書光被四表傳云旁行四方無復限極疏云四方之外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毛詩經營四方箋云經營四方之叛國疏云四方既已平服此皆遠之証也徐氏只因鄉上加一遠字遂以鄉爲遠以四方爲近耶

命奄尹申宮令

補正駁集說以奄尹爲羣奄之長爲誤采鄭註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復引

黃氏之說以暢明之議論正大具此識解方可以註經故附其說於左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大臣無復知矣是以貴戚擅權近習干政深根固蒂牢不可拔月令此條猶有周官內宰之遺意

曾子問

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

內喪謂同姓之喪外喪謂異姓之喪如母家稱外家是也同姓情戚異姓情疎故有廢與冠而不醴之別集說云大門內之喪大門外之喪雖意本孔疏詞鄙而理難通也

大功之喪至以擯相可也

吳郡衛氏集說所載臨川吳氏及嚴陵方氏張子之說皆予所謂民彝攸關者也集說槩不采能無疎與

聞諸老聃

陳氏集說據馮氏王氏之言以斷老聃非老子不知馮氏引鄭註而遺與孔子同時語但以古壽考者之

號便疑爲古時人未詳古壽考三字是解老字義非指聃爲古時人也與孔子同時則爲問禮之老聃無疑觀後老聃曰吾聞諸老聃云益信王氏非作五千言者亦無據補正不然集說是矣但即習於掌故云云以定老子之爲老聃則語難而意近鑿矣

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集說利遂攻取之利固不安其一說利爲倒從伯禽之例亦未妥孔疏遭喪致事謂不奪情以求利祿若作利祿解則得之矣玩今以云云是惡夫今之人遭三年之喪而貪位戀祿恬不知耻以滅絕天良者吾

弗知鄭而棄之之辭深絕之也。

文王世子

末有原。

鄭註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集說本之而易其辭爲飲饌之餘不可再進長樂陳氏謂與曾元復進者異似皆未安竊意王季復膳是初安之時文王慮再進飲食或傷於過反致不安故豫防而禁止之應曰諾然後退以膳宰能解其故乃敢退是記者曲寫文王視膳之善處爾何多贖贖

旬有二日乃間

註間猶瘳也疏疾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集說本之似皆未安竊意間猶間斷間歇意言武王侍親疾至旬有二日後始少間其不說衣帶一飯再飯之憂勞也玩通章文義是記者著武王侍疾之久非著文王寢疾之久莊氏記其寢疾之日亦非○文王之爲世子節莊氏曰詳味乃喜之一辭文王愛敬之心可知矣想其盛服假寐於鷄鳴之初柔聲下氣於內侍之問延頸聳耳於曰安之對此時此心忡忡然若不能自釋幸其曰安則油然喜欣然慰其喜爲何如以今者之喜而知向者之憂也武王帥而行之節

莊氏曰人心有所憂慮則衣服飲食不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三朝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時其饑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此等註釋皆予所謂彝倫攸關有裨世教者也集說皆弗采予深不解

不必備唯其人

鄭註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至哉言乎所誠甚正所感甚深漢之王莽唐之盧杞宋之秦檜輩敗壞國家流毒生民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非皆小人處其位之害哉此與長樂陳氏之說並三王教世子節西氏俞氏之說集說皆不采吾弗知也陳氏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閱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俞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

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內由內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內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凡此之類皆予所謂有裨世教有益性命者也必博采而詳著之始合註經釋傳之旨不然則贅而已矣否則訓詁而已矣

禮運

言偃復問　至　吾以是觀之

陳氏集說所載與補正所辨紛紛惟臨川吳氏較明白其言曰吾以是觀之蓋不滿意之辭曾論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宋之杞不足徵蓋亦謂無其人而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王氏漢儒依倣爲之亦想當然耳

皆從其初

蔣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返始之義教天下欲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於鬼神而不以爲煩也降及後世人之所以從事乎此者一切以文物爲先而不以誠敬爲本生或怠於養死或忽於報聖人言禮所以必欲反之於其初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捭以爲食罍酌未設而汙抔以爲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爲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巧僞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死生異域疑若恩義絕而不相求矣乃升屋之號皋復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槨衣衾之備美賵賻贈含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末矣如此發揮從其初三字方有著落方有關係陳氏集說但云非後世剏爲皆從古初有之禮也則無義味矣

臯某復集說本孔疏作引聲之言義終未晰周禮樂師詔來瞽臯舞註曰臯之言呼告國子當舞者舞也又大祝令臯舞註曰臯作嗥謂呼入之也如此解臯字義方明

是謂承天之祜　此禮之大成也　是謂合莫

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爲

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氣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祐也五行遂者地之祐也五常順者民之祐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祐其致如此可不務乎○長樂陳氏曰飲食號復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鍾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爲禮之大成以上二說皆足補集說之闕故並錄之○是謂合莫鄭註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孔疏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莫也集說本疏義未審疏義自牽强不若馬氏所云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虛無之間而已爲明白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　醆斝及尸君

集說謂衰世君臣僈禮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其說本自平正補正必以孔疏更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祗闇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是謂幽國爲長吾不知孔氏以爲更易者於何見之更易古禮是孔氏就藏字中想當然爾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亦可云其有更易乎祝嘏辭說掌之自有其官置之自有其地今乃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晴不明集說義亦無謬獨辭未暢至孔疏則近於杜撰矣補正非彼是此無乃偏歟至尸君集說云君之尸也補正非之引長樂劉氏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醆斝今諸侯亦用之不亦僭乎其辨甚當吾豈有易焉

故君者所明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集說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爲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不必迂其說不知此正是迂說也上兩明字皆讀本字下一明字亦讀本字方爲上下相安補正引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祭視最善而嚴陵方氏亦云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集說變讀爲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而死不若嚴陵方氏之解爲正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爲義義之爲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爲變變之爲言權也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則

以變責之也長樂陳氏亦曰諸侯死社稷天子之社
稷大夫死宗廟已之宗廟也死乎天子之社稷則義
而正死乎已之宗廟則非義而變變字中有如許道
理集說何故讀變爲辨哉

大臣法小臣廉
集說大臣法盡臣道也小臣廉不虧所守也其解非
不正但籠筒膚泛不愷切耳法如霍子孟事孝昭出
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不失尺寸文潞公以三朝元
老輔幼主體貌恭肅伊川先生稱其不得不爾是也
廉如周禮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事以廉
爲本是也蓋大臣位隆權重易至於不法不法則橫
橫則假黃鉞加九錫弑父與君無所忌憚矣小臣秩
卑祿薄易至於不廉不廉則貪貪則羞惡道絕蠅營
狗苟喪身敗節無所顧惜矣嚴陵方氏曰大臣法則
不倍小臣廉則不竊大臣非不廉也以所任者大而
廉不足以言之小臣非不法也以所任者小不足以
撓法故也互言之更詳晰

禮器
諸侯以龜爲寶
疏云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
寶集說乃云諸侯有國宜知占詳吉凶易數字便不
明疏云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
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
爲瑞也集說乃云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於天故
以爲瑞更爲穿鑿疏云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
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
藏圭集說乃云大夫非爲君使不得執故不得藏之
減數字又不明疏云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
所稱也集說乃云各稱其分守去上得與不得四字
則各字又無着落矣

禮有以多爲貴者至此以素爲貴也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毋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
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原云云講義禮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名名分一定則禮有隆殺而不敢相踰越
云云許氏曰載羣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
其裒多益寡别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
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
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修焉禮以藏焉則
非聖人莫能爲矣方天下未有此禮也分夷級陵等
威蓋未嚴也聖人取其多且文者致隆於君上由君

而下極其降殺莫得以比隆焉天下之人亦見君子之禮其取數多矣用物宏矣往往不以為過而以為當然退顧其所當得者不自厭於寡約之中而退焉自適於分守之際彼其初未始有此也禮一制焉而君勢益尊民志益定是則聖人之教也又曰七月而塟非特貴夫闊月之多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大變聖人嚴焉固不可不深思而盡心於此也況至尊至貴之極莫與等倫而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則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既殯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為不仁於親也七月而塟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既塟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為不仁於親也凡此之類皆宜博採以維世教集說概弗錄無乃疎與

以其外心者也　以其內心也

馬氏曰君子為禮無必於多而有以多為貴者以其心之顯於外也無必於少而有以少為貴者以其心之蘊於內也其曰德發揚以下言聖人之德釋其禮以多為貴之義也其曰德產之致以下言天地之德釋其禮以少為貴之義也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被萬物盛德大業至於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生生之德精微不可名狀凡天下之物皆粗而無足以為對也聖人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修誠以事之而已則得不以少為貴乎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范陽張氏曰內心則寂然不動之時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易所謂敬以直內也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外心則感而遂通之時發而中節之時也易所謂義以方外也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也以上二條發明道理甚明暢集說弗採故備錄之

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

君子攘集說無解匹士用方氏說而倒亂其辭遂致晦而不明方氏原文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也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馬氏曰攘非其有而取之

管仲鏤簋朱紘　晏平仲祀其先人　孔子曰我戰則克

管仲節疏云此明奢而失禮晏平仲節疏云此明儉而不中禮孔子曰節疏云不多不少隨而稱當祗為二大夫之不稱也語簡而明集說何不采之

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補正以集說升此方諸侯之治功以告於天爲非而自爲之解曰中中心也巡狩至方岳燔柴而達我中心之精意於天以集說吉土爲王者所卜建都之地爲非而自爲解曰卜其吉土以爲壇墠余按鄭註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集說本此解升中句固無可易而因吉土句補正解較長葢巡狩所至之地卜吉土其非卜建都之地明矣嚴陵方氏卜土之吉者以爲之兆正此意金次之見情也。

集說以金爲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其解鄙甚補正非之甚當復引先儒二說一金能照物露見其情一上文內金示和此見其情之和次說較長然究未暢余采長樂陳氏之說附焉金者陰之精陰多柔而所主者在性故柔而能順溫而能和所以見情也與入門而金作其意同。

學禮闕疑卷二終

學禮闕疑卷三

襄城　劉青蓮　華嶽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郊特牲

庭燎之百至爲君之答已。

金華應氏曰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凡八條皆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居其三此篇自庭燎之百至爲君之答已凡十餘條皆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世愈降而失愈甚失愈甚而亂愈速事變之推移亦可見矣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信哉雖然抑有由也諸侯之僭起於天子之失禮而已故禮運之嘆首以魯之郊禘爲言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譏自齊威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覇者也而自僭肆夏覇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此等議論皆足輔翼世教集說概弗採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余意援引古語言不敢貳心於己君以結上文庭實私覿之非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之意也集

說不敢貳心於他君似不如照已君說爲順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

集說本註疏以殺戮爲解不若黄氏以降殺爲解黄氏曰魯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能殺強臣爲得義蓋殺者降殺之義謂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始也謂三桓勢強而君政微若降殺故爲大夫所饗正文非舉殺臣弑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與齊桓趙文子夷王爲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伊耆氏始爲蜡

集說伊耆氏堯也按鄭註伊耆氏古天子號也孔疏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下云王先嗇則豈神農自祭其身乎蓋神農伊耆一代之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也長樂陳氏曰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者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嚴陵方氏曰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蓋杖所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此所以言伊耆氏始爲蜡也山陰陸氏曰周官伊耆氏掌共杖咸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骴取其死物以息先儒謂伊耆氏神農氏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神農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是之謂伊耆先儒之說雖紛紛未一然都無所謂堯者集說或別有所據耶

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集說黄冠爲草野之服其詳未聞按鄭註黄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黄落孔疏野夫著黄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嚴陵方氏曰黄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宜矣土爰稼嗇者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黄冠焉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爲野也上兼言黄衣而下止言黄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山陰陸氏曰黄衣黄冠天謂之玄玄冠象焉朝服也地謂之黄黄冠象焉野服也經云野夫黄冠野夫務知地事而已黄冠草服也言草以非齊服玄冠齊服也齊朝廷之事草野田之事草良也齊巽也草眛也齊明也諸儒所言黄冠草服明晰如此集說乃云未詳何

不同如此。
苑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尙明之也。丹漆雕幾之美。
集說明之昭其禮之異也其說未安蓋此節大旨皆言祭祀所用之物尙質貴本而已非言禮之異也鄭註神明之也亦未安嚴陵方氏曰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槀鞂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差爲得之幾鄭註謂漆飾沂鄂也孔疏以丹漆雕飾之爲沂鄂而祭天集說幾漆飾之幾限其說未聞貴其質而已矣孔疏此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集說無解亦疎恐與上貴其質美其質作一例觀則經文似複矣。
冠義。至冠而敝之可也。
竊意此節大旨記冠制之失有傷今思古意陳氏集說云不忘古本註疏重古意似皆非始冠緇布之冠也句言今始冠之冠如此而大古則止布也其用緇布亦非古緇布乃古之齊冠也至於緌則失古愈遠矣孔子曰未之聞蓋歎其失之甚也冠而敝之可也句是於無可如何中作此計策猶云今皆冠此爲常吾其如衆何但願一冠之後不復再用耳其悼傷之意至矣可也云者是著聖人辭不迫切而義意自見

耶。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集說鹿可歲得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詳未聞。固哉陳氏之言禮也此記設言以爲戒耳非實有鹿與女也周官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襦則女之所衣故孔疏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女與鹿示使者爾嚴陵方氏亦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所謂作羅襦者以此好田致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諸儒之解如此陳氏實未之聞乎不然何以云爾
天子樹瓜華。
長樂劉氏華果蓏也瓜及果蓏時鮮之物集說本之遺却首四字云瓜華瓜與果蓏之屬後人何以知果蓏即華也按說文植生曰果蔓生曰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是果蓏爲二物嚴陵方氏周官甸師共果蓏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蓋果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是果蓏爲一物山陰陸氏瓜即華也以告諸侯故謂之華曲禮削瓜爲國君華之是瓜華又自爲一物矣其

處

執摯以相見至禽獸之道也

馬氏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

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別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有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此等議論皆有關風教故詳載以補集說之闕

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此是泛論道理非指周家言集說太王文王云云鑿矣講義云夫敬而親之先王雖得天下之道不外乎是蓋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出乎一道詩大序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矣此說得之

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李氏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强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嗚呼馬李二儒之註可爲千古龜鑑

殷紂之所以失天下霍光之所以不能全臣節秦檜之所以枉殺忠良皆所謂從婦凶者也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今婦言是聽制於人而不能制人者當三復之

器用陶匏　幽陰之義也　人之序也

集說重夫婦之始雖本鄭註未安孔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延平周氏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之至也幽陰之義也句集說無解河南程氏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

事不用樂也其論自正大孔疏不用樂者使其婦人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王垂戒意亦善後世自元后命婦以至庶人之挈倡狂縱肆知帥其夫而禍國亡家覆宗亂嗣者不可勝數皆緣不能脩陰靜之義以致此極也禮之所以預防者可不謹哉人之序也句集說謂相承代之次序也亦不若方氏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爲明晰竊謂子代父婦代姑正人子善懼交集之時有悲傷無窮之感焉何有於賀今世昏禮受賀者獨何心哉或疑曲禮賀取妻何說也觀

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則知賀者賀其有客也非賀其取妻也明甚又何疑焉○自天地合至篇終其間節次當從註疏所釐集說上下牽聯殊雜亂

內則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至嘗之而後退

此節宜詳註以爲世法而集說無解故採嚴陵方氏以補其疏曰所卽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燠將徹之使凊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已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爲苛氣虛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色所以通人己之情已能柔色斯足以溫覸之色矣自棗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則惟其所欲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惟所欲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不得不然棗栗飴蜜故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者是也堇荁枌榆四者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薨也數者其性爲滑故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在父母舅姑之所至共帥時

嚴陵方氏曰唯者下順上之詞應以唯則無諾也周旋者出面而旋轉也揖遊者揖讓而遊息也不爲人偽之謂愼不以物貳之謂齊胃受疾而爲噦心受疾而爲噫肺受疾而爲咳氣行噓而爲嚏欠伸見曲禮

解跛倚見禮器解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噦噫嚏咳則聲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爲不恭唾洟則聲貌俱爲不恭矣故毋不敢爲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己之便故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襖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涕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慶源輔氏曰袒裼撅衣恐褻之心不安也雖不得已而後爲之耳父母唾洟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澣濯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凡此皆事親恭順敬誠之道服食儀節之則宜章解句疏俾世之爲人子者有所企而效焉集說弗採故備輯之

子婦孝者敬者至而不表禮焉

金華應氏曰自子婦孝敬而下勉子婦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勤勞而下勉父母舅姑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解矣父母舅姑之命或未盡合乎禮惟當順焉而不逆或不克堪其勞惟當勉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强也加已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已勿吝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凡此疏解非善體親心而曲盡子職者不能也爲人子者可不三復

起敬起孝

集說無解東萊呂氏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遇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孝起敬常自若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遇捺不住建安眞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

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如此方說出兩起字義使百世下咸與而激發先儒之論何可不著也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至他人無事不往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集說無解鄭註特揭一處以處之寬裕慈惠等集說亦未詳疏長樂劉氏曰寬則容

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義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爲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夫世子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用基德善則比於匪人終戕其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愼乎微也乃及於是知所務矣三代之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於萬世作民父母以建皇極者豈無所自哉必如此疏解方說出教世子之益可爲後世法吾於集說毋嫌其疏畧譏此也

咳而名之

補正以孔疏陸氏集說三家之解爲非而云有聲無痰曰咳咳而名之謂咳嗽而後名之讀書通曰指其頤下令之笑而命之名蓋父名子之時手擎其頂指承其頤其欣喜憐愛之意見於言外若咳嗽而名之則索然矣補正亦非是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

按鄭註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集說不載不知食誰之子至見於公宮亦無解余謂見必於公宮遠嫌也妻必於士妾必於大夫者别等也

旬而見

鄭旬讀如均應氏旬旬日也集說兩載之而云俱可疑補正以朱子旬如字爲當愚謂仍以鄭讀均爲安

學樂誦詩至內而不出

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閭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禮與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此古今異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新說曰象舞文王之樂也武舞武王之樂也酌舞成王之樂也周之武兆於文王故其樂名之曰象詩曰肇禋維周之禎是也大於武王故其樂曰大武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也成

於成王故其樂名之曰酌而其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是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勺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也有干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十而後舞大夏以上二條皆足補集說之闕故附之

玉藻

君羔幦虎犆　注鹿幦虎犆

馬氏曰羔之爲物羣而不黨德也乳而能跪禮也鹿之爲物飲食相呼仁也患難相捍義也虎豹之爲物動則有威武也體則有文文也人君以德禮爲貴故齊車用羔人臣以仁義爲貴故朝車用鹿至於文武者君臣所兼用而大小降殺不同故君則用虎臣則用豹葢車有式則有幦而式固有衡者有犆者於羔鹿言幦則知虎豹之犆亦幦於虎豹言犆則知羔鹿之幦爲衡也然衡必用羔鹿犆必用虎豹者夫德禮仁義者人之所憑而文武者所以立德禮仁義而已齊車如此則其心豈有苟慮手足豈有苟動乎卽馬氏之解可見先王垂訓之意隨物而寓參前倚衡皆也學禮者可不書紳哉集說未採錄補之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補正讀書食與上徒坐相反徒坐謂非飲食坐則謙不敢近前而不盡席尺曲禮所謂虛坐盡後是也讀書食謂因讀書而食則坐近席畔人頭臨前一尺與豆相齊曲禮所云食坐盡前是也陸氏若讀書而食則齊豆當遠席恐汚妨復讀也二說皆以讀書而食爲一事失經旨矣余意或讀書或食皆去席尺也

君若賜之爵　至　坐右納左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之後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畧具矣葢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爲無窮也如此疏解非特可補集說之缺亦足廣澔疏之未備故採錄之

子姓之冠也　惰游之士也　不齒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子姓者子之所生得其正統者也正統爲姓旁出爲氏爲祖之亡也故冠用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用玄以示吉且冠在上武在下冠爲外武爲內爲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爲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爲父而吉本仁於內也夫上下尊親之義內外仁義之別人道所以相齒者順此而已苟反而逆之豈所以爲人道哉故冠宜縞而反以玄武宜玄而反以縞是逆之也宜爲不齒之服矣○陳氏曰惰游失業之士也先王之於民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載師凡宅不毛者田不耕者無職事者閭師不畜不耕者不樹不蠶不績者困之以罰阨之以禁亦已至矣又垂緌五寸所以深激而勸之惰游之責輕於不齒惰游之辱重不齒之辱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黄氏曰古者士農工商各有衣冠佩𩊱以辨其升降民有不執四人之業者乃縞冠素紕垂緌五寸以標表之則不得與四人之列矣其不帥教者則黜冠縞武以罰之爲不齒之人矣居則鄰里閭比督轄之行則關譏詳察之故民知恥則惰業游手者革心而違教背訓者服義俾天下之人見其衣冠則知其善惡而國無幸民矣斯豈非三代聖王治天下之大法哉上三條備訓戒而廣見聞何可少也集說未免於疎

親没不髦　玄冠紫緌

馬氏曰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爲之鬌及長因以爲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弃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脱之三月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脱之可也青赤黄白黑之五色直於甲丙戊庚壬之五方正色也甲巳合而爲綠丙辛合而爲紅乙庚合而爲碧丁壬合而爲紫戊癸合而爲緇間色也先王之於間色貴緇而已以其出而復於道故也至於紅紫碧綠則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緌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此皆足廣考思而資問學集說無採附錄之

君命屈狄至皆從男子

金華范氏曰自王至士其配各有服其服各有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德

本末之純一也。王后以下服分六等。各視其夫爵以位爲之隆殺也。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爲之隆殺也。惟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六宮之內后親蠶。世婦以下皆分繭稱絲效功。以供冕服。百官之衆。夫尊於朝。婦榮於室。位高而後身顯。無敢覬覦。一衣服之間。區別如此。安有不稱其服者乎。如是然後家齊而國治。凡此皆足補集說之缺。

古之君子。至無自入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達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爲物。奚適而非道耶。○建安熊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和。其爲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斲喪者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功也難。夫唯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錄之補集說之缺。

食中棄所操。

集說無解。朱子曰。註云頭忖謂疐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爲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爲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父命呼。至口澤之氣存焉爾。

金華范氏曰。事親愛敬之情也。孝子事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所命呼乎。不遠遊。遊必有方。況敢易方過時。以累慈懷之惓惓乎。此生而盡其情也。朝夕視膳問安。非禮文而已。及其疾病。色憂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也。此病而致其憂也。然皆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覩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古之知禮

者莫不然。○慶源輔氏曰。於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唯篤於孝者知之。上爲疏節。此爲至性。○講義曰。以爲孝子之疏節者。孝子事親。必有篤於此者。彼其未病之先。既病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讀此疏解。有不痛感於所未逮。而惕然思企者。斯亦非人也。凡爲人子者。宜三復之。

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集說多本註疏。而諸儒之說。更有發明註疏所未備者。嚴陵方氏曰。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僞言。聲容靜則不欲其譁。頭容直。恐其頗故也。慶源輔氏曰。口容止。當言郎言。不作囁嚅之態。頭容直。一身之元。不容有所偏也。立容德。常若有所不足者。無德則傲矣。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怒。○黃氏曰。德謂安於仁義。得於禮法之謂也。君子常抱仁義。合禮儀。造次不離。則容貌自安於仁義禮法之德。小人俾端立正貌。則宜有慙怍傾欹而不安矣。故德者。安於仁義禮法之容。非受授之義明矣。○金華應氏曰。立容德。猶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

戎容暨暨。至揚休玉色

孔疏此一節明戎容之體。講義戎容暨暨。總言之。言容而下。悉言之。其解甚明。集說引石梁王氏。謂立容以下。不屬戎容。吾不知當何屬哉。嚴陵方氏曰。暨暨以陽暨陰。非欲之也。不得已爾。山陰陸氏曰。詻詻各言其意。勝敗繫之。非雷同之時也。其論戎事。意見甚濶大。遠勝集說果毅嚴飭之訓。顛實集說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塡實於內。揚休集說謂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玉色集說謂玉無變色。以爲顏色無變動之喻。亦不如陸氏云盛氣顛實。戰勇氣也。振振闐闐。可謂實矣。揚休。對揚王休是也。玉色。背靡有爭是也。慶源輔氏曰。山立。重也。時行。斂也。兵法曰。來如處女。敵人開戶。去如脫兔。敵不及拒。顛實則無事斂也。詩言太公時維鷹揚。肆伐大商。所謂揚休也。方氏曰。目者氣之清明。水所舍爲精。火所藏爲神。用戎之道。亦在乎精神之運而已。頭頸必中者。中立不倚也。山立則守之事也。時行則攻之事也。皆足補集說之缺。

予一人。

集說一者無對之稱。殊不盡其義。註謙自別於人而已。疏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祗是一人而已。陸氏曰。予一人。求助之辭。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一字之中。有如許義蘊。如

許關係集說以無對了之何其疎也

學禮闕疑卷三終

學禮闕疑卷四

襄城　劉青蓮　華嶽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明堂位

昔者周公。至南鄉而立。

集說引石粱王氏曰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狥之葢王氏未解記文而疑以爲妄至註之曲狥則誠然也石林葉氏之論甚當明堂位葢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康成云天子周公也其註原謬新安王氏曰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鄭註可削天子成王也更明爽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十三康成謂十歲若十三亦何勞周公負扆哉

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此記之妄不待辨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葢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其論甚正非伊川不敢如此說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只此便足証記之妄竊謂方七百里分王畿之七以封魯非特分不可勢亦不能即伯禽亦不敢受此經多漢儒附會不可盡信呉幼清曰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國天子禮樂之爲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爲夸故其言多非實者其識甚偉獨以石林葉氏爲之掩護以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位無失辭其誤亦甚則不然也葉氏之意正辨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隱公之所請以明成王未嘗賜周公未嘗受也至明堂位乃周公之爲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曷嘗爲之掩護哉補正引明周洪謨曰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洛誥朕復子明辟及魯頌閟宮之義而妄爲此篇意謂周公有大功又嘗踐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所以示戒也其論亦卓此等處皆學禮者所宜明辨以決疑而定

分者故并採諸儒之說參以己意俾後世有考焉

喪服小記

補正以集說小記二字未解引臨川呉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葢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也不知嚴陵方氏之說其義尤長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爲主故以服爲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而孔氏疏固早言之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

免而以布。衰。

集說解未明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着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按其制明代馬尾網巾是也無貴賤皆著之衰集說無解嚴陵方氏曰衰凶服名也其制當心曰衰當背曰負左右曰辟其別如此而通謂之衰者以哀雖見於衣服其本在心故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集說本孔疏明子爲父母有終身之痛上添自然圓足四字便鄙不成文賈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此爲父所以杖竹其說甚明必非取其中之圓足也

大功者至朋友虞祔而已

集說非不明但不盡送往拊孤之義故採孔疏金華應氏之說附於下疏曰此明爲人主喪法也應氏曰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父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

服飾非親者而不能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爲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畧也凡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而爲之節若盡送往拊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䘏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惸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朞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之助則爲鄰者倘與之舊者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之心則虞祔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如此論議足補經傳所不及而爲淑性厚俗之助者也

如不知姓則書氏

孔疏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其姓者傳曰同姓百世不爲昏殷禮雖質豈若是之亂倫乎集

說又爲之掩護增殷以前三字殷以前葢唐虞之世也堯舜之聖有此敗倫之禮哉孔疏固謬集說曲從之何其無識也婦人不知其姓或幼而失父母或生而賤微移徙他鄉長而不詳其所出者世多有之豈因同姓而昏故哉

大傳

禮不王不禘至干祫及其高祖

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皆本乎

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嚴陵方氏曰禘之爲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其毁廟三年之祫及其毁廟之祖而不及祖之所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之所自出則所及可爲遞矣此其所以謂之遞也以其祖配之則以之配食也祭畢有配食猶燕之有酬獻以相侑之意也非特禘爲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爲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

如事親也宗必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文王則祖考之祖也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自出之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卽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毁廟之主合食於祖廟也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建安俞氏曰祭祀之禮達及於始祖之自出明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

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返始報本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如祖考妣則其意其精神未散或常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

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至難知者鬼神之理苟能知此理則其他事物之理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亦此誠而已○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旣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毁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一作禮）之所通歟○新安王氏曰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說也鄭

康成以來皆言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禘非也不王之主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顔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杜預云三年祭畢致新神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乃大祭於太廟以審諦昭穆謂之禘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向南穆向北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帝嚳祖之所自

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向禘則帝嚳東向后稷配之此禮諸儒論辨如此之詳方明其義集說引方氏數語了之何其踈也

上治祖禰　王人道竭矣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武廟享嘗及於二祧禱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太牢庶子皆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爲長子三年庶子期爲嫡孫期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期從兄弟大功族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棠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爲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有殽烝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殽烝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爲尊卑者安於爲卑然後孝

慈友恭油然生於其間人道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此足發明集說所未備故詳載之

五曰存愛

註察存仁愛者疏察存民下有仁愛之心者李氏曰愛者曰予好德者也曰予好德則錫之福故曰存愛皆就民邪邊說馬氏曰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

之以存愛慶源輔氏曰親親存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則又以仁爲本也仁體也義用也又就君道邊說後說爲安補正之解可發明馬輔二家之旨至集說於所親愛而辟焉則失經義遠矣又二曰報功謂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更可笑

立權度量至別衣服

長樂陳氏曰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强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强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豈有敝法哉○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矩準繩衡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蓋言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成之正朔者天之所爲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所爲故可易焉徽號者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稱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之謂異器械虞夏殷周之養老或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以玄衣此之謂別衣服此七者治之法也二儒之解與註疏多異並附之

少儀

不疑在躬

孔疏賓主相問以道藝則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疑事句即在道藝中串講方有着落不與下文不度民械爲一例甚有理集說隸下節不妥而所解亦未安

不度民械不訾重器

註疏及諸家解釋皆未安輔慶源曰械猶機械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億詐也聦小慧而入大惑知者不爲也居室以苟完爲善用器以粗給爲足雖似迂濶然道理正大識解超卓胡文定以義理爲穿鑿者也如疏云非分而願必有亂心思玩主人珍物則惛已貧賤生淫亂濫惡則鄙矣至集說器械重器云云更牽强愚意械兵器戎事也不度械即子不語亂及慎戰之意聽說如此姑附之俟議禮者擇焉

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

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色較集說明快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輔慶源曰衣以覆體爲足器以給用爲良廬陵胡氏曰身已也有疑當就有道而正毋斷以已意較集說俱明晰而正大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至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道上看行到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嚴陵方氏曰曲禮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況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況十目之視者乎論道理正大而親切集說弗採不可解

未嘗不食新

輔慶源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焉則是死其親而喪其心矣凡釋經垂訓非如此不足警發瞶聵字詰句解猶末也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慶源輔氏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較集說明爽

則車不雕幾

補正曰鄭云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孔云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也鄭孔所謂沂鄂集說所謂畿限不知於車爲何物其疑甚當按嚴陵方氏曰幾微也雕刻以微爲工所以飾車則幾字爲有著落矣

學記

發慮憲至其必由學乎

永嘉戴氏曰求賢以自輔屈已以下人人君之治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學之功何也蓋求賢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已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爲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爲善而無所考德問業其賢者固已用矣其未賢者將孰

從而成就之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大抵天之生賢實難其生賢也所以扶植國家以爲民命其既生也又頼上之人教養成就之若舍之不教使之斲丧戕賊則自暴自棄往往而是國家何頼焉此建學之功所以爲大也此足補集說之未備故錄之

人不學不知道至其此之謂乎

集說無解永嘉戴氏曰夫人之所以責於爲學者謂其知道也道本在我人惟不學故有所不知則道與人爲二物苟不知道則觸事面牆其意皆以善爲之

而卒陷於不義者多矣况於生死禍福之際乎三代之時自黨庠遂序以達於學民之秀異者固已舉而用之而其下焉者亦知有義理天下安得而不易治蓋三代之學如人堂室然寢於斯食於斯生長於斯未嘗一日不慕後之學校如圜圜然有之徒爲美觀而已○李氏曰建國以教爲先君民以學爲先故曰建國君民以學爲先也輔氏曰在上者教之在下者學之長樂陳氏曰詩云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由是知魯侯非特在泮教人抑又在泮學而受教焉順彼長道學而受教之謂也豈非念終始典於學之意歟諸儒言學皆足警發世人故詳著之

學然後知不足至斆學半

集說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强則有黽勉倍進之意語氣似歸重下句未安其引劉氏曰始之修已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一半强坐始終體用亦未安長樂陳氏曰人皆有所不足非學無以知皆有所困非教無以覺顏淵學孔子之道然後知卓然不可及此學而後知不足者也任人問禮食之重而屋廬子不能答此教然後知困者也夫彼

不足而求於我之教所以長於彼我之知困自强則學者所以長於我故曰斆學相長也方其學也未嘗不教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兌命所以言斆學半也如此分疏較集說明晰東萊呂氏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强皆非眞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爲眞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爲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皆難辟近裏之語不似集說膚淺也

家有塾。至國有學。

長樂陳氏曰。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則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大學而教於國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之學。豈非國有學之謂歟。以義求之。塾者。孰也。言習孰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非特主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為利而已。又曰。家言其塾。則凡鄉遂之家皆塾也。遂言其序。則凡鄉遂之路皆序也。學者自比而至於鄉。自鄉而至於遂。近而出入之所習。孰遠而往來之所次序。文德之盛。無大於此。

西山曰。案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廢。無所乎考。至其設教。則以琢辭鏤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斵喪之也。二公之言。於古人設教之意。與教之之法。可謂盡矣。故錄之。

一年視離經辨志。至謂之大成。

朱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乃見進學之驗。

愚謂自家有塾至此。教之之地。如此其備。教之之法。如此其詳。而世之學者卒鮮。何也。蓋未以學之益。不學之害警之也。竊採魏收之言曰。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唯學乎。必如此。始可警發瞶瞶。若不學不知道。不學如面牆。可與中人以上者言之。難為自暴棄者道也。

大學始教。至其此之謂乎。

張橫渠曰。皮弁祭菜。始入學。教以天子親學之禮。所以表示學者。雖天子尚必敬學。欲使之敬業也。士。卽

仕也始入學便教以官人之事蓋學也者君國子民之道也鼓篋謂入學先搜索所藏防其挾異端邪說以亂學者也時觀而弗語默觀其人之所為幼者當問長者不可躐等直問其師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為先此據教之大倫而言也官先事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先志觀其志之如何○呂東萊曰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唯是敬之一事最難識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雅肄三謂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初無所據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初入學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要得出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意都消所謂遜其業也未禘先視學遽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所以未卜禘不視學使人從容優豫以養其德既卜禘而視學使之不敢自怠也古者教之善處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觀而弗語所以存養其心也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自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古人教人大概後世此理皆亡七端之教所謂講道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功夫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先儒此種議論大有裨於世教習禮者當於此中求之不然終是三家村句讀學究也

藏焉脩焉王其此之謂乎

集說皆膚淺不親切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學也將以致道沒身不怠而已故藏焉以蘊其所已知月無忘其所能是也脩焉以習其所未知日知其所無是也息焉則所次必於是若倪寬帶經而鋤休息輒誦是也遊焉則所造必於是若孔子出遊於觀之上有志於三代之英是也君子之於學如此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矣今夫美吾身者學也成吾性者道也模範我者師也切磋我者友也學待師而後正性不安學則疾其師而不親矣道待友而後明情不樂友則疑其道而不信矣安學而親師則外有正以行樂友而信道則中有主以正若然則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至其此之由乎

孔疏曰此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多其訊者不曉義理假作問難詐了多疑也進謂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誠忠誠也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是不用巳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謂隱惜其所知也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皆違背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義意佛戾也師教既悖受者又違故弟子隱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解不自知其有益也雖得終竟其業其去之必速疾師教弟子不成由此上諸事疏解字字痛快獨言及於數當從朱子欲以刑名度數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隱其學當從朱子二三子以我爲隱之意教之不刑當從輔慶源教不足爲人之儀刑也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朱子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註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害也較諸解爲明白○講義前四者教之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道而弗牽至可謂善喻矣

嚴陵方氏曰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所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君子之教喻也道之使有所向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强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謂善喻○長樂陳氏曰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强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疏曰道猶示也牽謂牽偪令速曉强謂微勸學者不推抑而教之開謂開發大義不事事使之通曉也人苟不曉而牽偪之彼心必生忿恚今但示正道則彼心和而意悟易謂受者和易則易成也思謂用意思念所得必深字字皆有着落至集說不雜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三語不知其疏解何句也

古之學者至五服弗得不親

長樂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也醜之爲言衆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夫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夫聲中於宮觸於

角驗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其聲濁者尊，其聲清者卑，非得鼓爲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爲之主而調色之，則五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五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爲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爲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隸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爲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則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爲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爲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記之論學，多譬喻以明之，言玉不琢不成器，取其有質者言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取其有理者言之；嘉餚，取其有味者言之；鍾鼓，取其有聲者言之；川與水，取其有本者言之；官與服，取其在身者言之；蛾子與馬，取其動物者言之；弓冶與車，取其成器者言之。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集說採陳氏而遺其大半，使其意不備，未安。

大德不官

朱子曰：註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

學禮闕疑卷四終

學禮闕疑卷五

襄城 劉青蓮 華嶽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樂記

凡音之起至謂之樂

孔疏自此至王道備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於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極濁為宮極清為羽五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方猶文章凡畫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鄭註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如註疏乃詳甚集說多畧

樂者音之所由生至慎所以感之者

孔疏此經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噍急而速殺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其聲必隨而寬緩也若外境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其聲必隨而發揚放散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若外境見所尊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廉謂廉隅也若愛情在心則聲和柔和調也柔軟也人生而靜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觸此六事必隨感而動故知非本性也此疏較方氏明畫集說弗採

故禮以道其志至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句註疏蓋樂也者一節之

末集說冠故禮以道其志一節之首當從註疏爲允
孔疏旣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
上制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也禮
樂刑政是防愼所感之具政法律也正禮教道其志
正樂諧和其聲法律齊一其行刑辟防其凶奸用其
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人心所觸六事不同聖人用
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
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
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
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措

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
興焉先王必愼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
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
軌之姦愼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
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
之事愼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
先王愼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
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
治道蓋相爲終始故也集說無此詳晰

凡音者至與政通矣

孔疏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
之樂隨人情而動也人君政教善惡感動於心故形
於聲上文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也聲成文謂之
音則上文變成方謂之音是也聲之清濁雜比成文
乃謂之音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
音又下文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不云樂也治平
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
故也亂世樂音怨恨而恚怒由君政乖辟而人心怨
怒故也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由
其人困苦哀思故也治世亂世云世亡國不云世者

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治世亂世云政亡國不云政
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長樂陳氏曰治世以道
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
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
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
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
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
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先儒此等疏釋皆足補集
說之疎

治爲君至滅亡無日矣

集說於君臣等所以相配荒驕等所以相因皆未詳其故今採諸儒之說以明之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臣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壞則物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危者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長樂陳氏曰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

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盖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講義曰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民事物之理亦從而得矣蓋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君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其有旨哉此論更快

樂者通倫理者也

先儒有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豈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其解甚大集說見不及此

是故樂之隆至而反人道之正也

孔疏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廟祫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歎句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歎句覆上食饗

之體非致味也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較集說明快

人生而靜至天理滅矣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返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返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張子曰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三子之論性欲動靜詳晰明盡集說無採何耶

夫物之感人無窮至此大亂之道也

朱子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

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爲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返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已深難覺而易昧雖反而

易流非屬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
初耳如此議論小儒何曾夢見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一朱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
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
是禮樂之正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禮義立至則民治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爲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
敢以爲不等也樂之爲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
莫敢以爲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

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
一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別而民得遠罪
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之
俗者必有爵以旋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
以正之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
治行矣
故鍾鼓管磬至述作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
爲鍾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
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

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
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
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簠之所以爲器也內方
以守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爲器也畢之度數其數以
陽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爲器
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而
象在其中矣升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
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嚴陵方氏曰管在
室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之所執
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

也舒徐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
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
下言其節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
器畧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
兆則兆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兆合二家之說禮
樂之器與名始備金華應氏曰剏新開始曰作所以
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
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按集說亦明
晰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慶源輔氏曰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徇乎理則得徇乎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矣集說無此警策

論倫無患至禮之制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為言故有論由乎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而樂之所以動於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之情也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

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飾喜則發而為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為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為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為恭可知

按集說明盡

王者功成作樂至其治辯者其禮具

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為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以九歌也治之成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必有遺而不舉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必有縱而不嚴之處此所以貴乎備且具歟論道理甚正大

樂極則憂至其惟大聖乎

孔疏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畧偏詭倦畧不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畧惟大聖人之人能如此也輔氏曰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敦云者敦篤以守其終之謂邵氏曰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審不審則失於一偏皆足

補集說之疎

天高地下至義近於禮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延平黃氏曰流而不息者品物流行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孔疏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字皆集說所闕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張子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為伸鬼為歸

指幽明而言嚴陵方氏曰氣固有和矣樂則敎之使厚而已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而已和既敎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馬氏曰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上之也居者俯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之之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之道也慮氏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如詩所謂神之弔矣此率神也傳所謂鬼有所歸此居鬼也合諸儒之說率神居鬼方明足補集說之未備

化不時　至　天地之情也

馬氏曰天地之道變化不以常未春而煥未冬而寒則陰陽失其和雖天下易生之物亦不能生也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有辨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禮作禮作而後萬物安夫亂之所起常起於衽席之上蓋人之所褻而莫之知也故曰男女無別則亂升猶言階之以爲亂也化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別則亂升此言有以貴於別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曰天地之情蓋化貴其和也春先乎夏秋先乎冬則天地亦未嘗不貴其別男女貴其別也而兄弟睦夫婦和則人倫亦未嘗不貴其和此皆互文以見意較集說明晰

天地之道　至　行象德矣

孔疏此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有事功也以法治者若樂善則治得其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夫豢豕爲酒　至　禮者所以綴淫也

孔疏自此至著其教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生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絕之因爲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而

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有象，德蘊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綴淫也。

樂也者至著其教焉。

陳氏曰：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為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為禮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脉，流通精神。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惡之俗可移而為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

之變，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為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方氏曰：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應氏曰：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然後心術形焉。

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喜怒哀樂，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是故先王至樂觀其深矣。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陳氏曰：本之情性，而明樂之情；稽之度數，而明樂之文。有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於人。和同天人而至於無間，故能使之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懾。不散者陽中之陰，不密者陰中之陽，不怒者剛中之柔，不懾者柔中之剛。四者條暢於中，而發作於外，是以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

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音濁而大，羽音輕而小，蓋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蓋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為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別，四者皆人之倫也，莫不各

有理焉雖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其深矣
反情以和其志至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孔疏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已身之美行不留聰明不留停於耳目也不接心術謂心不存念也設謂設施由從也眞西山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

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內而心志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物之功可以庶幾也
然後發以聲音至以著萬物之理
孔疏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自此至皆寧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樂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某氏曰在已則發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
故樂行而倫清至天下皆寧

馬氏曰倫者理也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爲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爲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輔氏曰上極言樂之理故此下言樂之功效以結之張氏曰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故曰樂者樂也至則惑而不樂
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張氏曰君子在上小人在

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爲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忘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爲亂惑不能安樂馬氏曰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導心故以欲忘道惑而不樂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從之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反情以和其志至可以觀德矣
馬氏曰反其一已之私情而和其在內之志則足以成已而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

人心而有以成物也方氏曰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其在人者前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德者性之端也至不可以為偽

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文樂之形而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陳氏曰情形於言而為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為偽偽也嗟歎不足而為歌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為偽偽也內樂而外應之為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為偽偽也三者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則明明則能變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謂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為變化之天德歟

樂者心之動也至樂莫大焉

此章諸儒多言論六武之樂集說獨主廬陵胡氏汎論樂與舞之理所見極正

樂也者施也至反始也

集說所採備矣而長樂劉氏曰聞樂而自強於善故曰樂其所自生被禮而必答以敬故曰反其所自始說得亦好

所謂大輅者一節

石梁王氏以為錯簡集說從之是也諸儒皆言明禮報鑿矣

樂也者至管乎人情矣

孔疏自此至天下也名為樂情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變易換文也樂主相親是貌領其同禮殊貴賤是辨別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邵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憂者不可以為樂和者不可以為爭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疎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為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暌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為教

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如此則天下之人情皆會攝乎禮樂之中而無所遺矣

窮本知變至領父子君臣之節

孔疏此經廣明禮樂之義邵氏曰偩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偩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上下之神寓於兩間禮樂則降與之而使合於此則禮樂之用皆自然而非偽為者故以之凝為精粗之體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也方是理散於天地神明與夫上下之間固無所依據及其凝而為體以領父子君臣故大人一舉禮樂則天地之理皆昭著而不可掩陳氏曰自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以至樂心喜心怒心敬心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為樂之情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非去偽歟方氏曰羣物皆別者禮所以凝精粗之體也百物皆化者樂所以凝精粗之體也承上令下之謂領領君父之節所以承上也領臣子之節所以令下也禮運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此領其節有見於禮矣記者言君臣莫不合敬父子莫不和親此領其節有見於樂矣必曰節者父子之尊卑君臣之貴賤皆有自然之節故也內之父子外之君臣皆足以領其節則人之大倫盡於此矣

大人舉禮樂至則樂之道歸焉耳

孔疏此一經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之事輔氏曰煦嫗覆育以此四字形容天地相為生物之理已成曰茂已生曰達飛鳥以羽翼奮為成走獸以角觡生為壯羽翼奮角觡生已生者得遂其成嫗伏孕鬻已遂者得孳胎不殰卵不殈者未生者得生上所言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辭也方氏曰上兼言舉禮而此只歸功於樂者有地道無成之意焉馬氏曰言樂則禮可知矣

樂者至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孔疏自此至下也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則可以制於天下又曰以道德成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之屬

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馬氏曰德者行之蘊行者德之發事者藝之散藝者事之總德與行賢者之所能而治人者也藝與事賤者之役而治於人者也蓋有見於下無見於上有見於先無見於後者皆一曲之士也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尸則不廢於宗祝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而禮樂之本亦不廢於末節此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也然而至於本則尤爲君子之所務也方氏曰末節言非禮樂之本數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 至 此新樂之發也

陳氏曰禮書曰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補正亦以陳解爲優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集說云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二句串講非經義孔疏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周氏曰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竊謂玩經文兩於是字自當分疏矣輔氏曰古樂古人之心聲也今樂今人之心聲也其心不古而使之聽古人之樂是猶以太羹玄酒而陳於餐食者其不唾去也幸矣濂溪周氏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方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樂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此種議論皆有關世教故每著之

今君之所問者 至 此之謂也

方氏曰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矣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減矣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恒產故有恒心也五穀昌以時和歲豐也疢熱

疾也。妖左氏所謂地反物爲妖是也。祥與書有祥之
祥同。疾疢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
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
理矣。此之謂大當。鄭氏曰。德音有德之音。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擇
善從之曰比。施延也。馬氏曰。克明言明於善也。類亦
善也。克長其德可以長人。克君其德可以君人。可以
長人可以君人。然後能王此大邦。而克順克比也。克
順者言民順之而不逆。克比者言民輔之而不貳。講

義曰。父子君臣是人倫所固有而曰作爲何也。人固
有父子未必有父子之恩。人固有君臣未必有君臣
之義。必待聖人作爲禮飾以明之。如書所謂勑我五
典五惇哉。此紀綱正矣。人倫既正天下復有何事故
曰大定。凡此之類皆補集說之未備。俾學禮者便於
觀覽焉。

今君之所好者 至 祭祀弗用也

長樂陳氏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
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音之樂也。
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
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孔疏。四者皆淫於色而經
惟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桑
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
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
外加以敖辟喬志。故總謂之溺音也。

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至 此之謂也。

胡氏好謂好古樂。惡謂惡新樂。鄭註。誘進也。孔甚也。
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

然後聖人 至 尊卑長幼之序也。

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

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爲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
者也。作木以爲椌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爲
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爲篪而終有所和。則播鞉而鼓
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
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
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
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
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鍾磬。宣之匏絲以爲竽
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
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

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將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方氏曰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

鍾聲鏗至彼亦有所合之也

陳氏曰鍾聲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爲事故鍾聲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死封疆之臣鼓鼙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爲事故絲聲所以象志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又樂書曰鍾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鏗鏘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噍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鼙則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讙鼙越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盖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埸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維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方氏曰其聲溫衆者足以悅人其聲堅强者足以警衆而號令所以警衆也故鏗以立號號以警衆則所及者廣故號以立橫橫者廣也從順爲文橫逆爲武故橫以立武磬聲作乎上衆聲依乎下上下有辨南交而物以之生北辨而物以之死故辨以致死聲之細莫如絲陽以大爲樂陰以細爲哀樂則舒而無疆界哀則戚而有分際廉者分際之謂有分際所以立巳故廉以立志立志者立巳之謂也竹聲濫濫者汎濫之謂淵而靜而與物分流而動乃與物合故濫以立會分之則散會之則聚故會以聚衆鼓以作爲事鼙則靜讙則動靜則止動則進盖樂之聲作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有以合乎此之意故曰有所合之也愚竊謂聲音之道通乎政理於何見之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之類是也思之則必有以進之進之則必有以用之師旅有選則國無文弱之患臨難有死則人無苟免之羞廉介自矢則士無貪汚之行衣食有儲則國用足藩屏有備則國威彰傳所謂足

兵食而民信者寧外是哉先儒有云君子好樂則國之良士將翟翟而來蹶蹶而進休休而樂矣豈徒聽其鏗鏘而已耶

賓牟賈侍坐 至 以待諸侯之至也

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概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蚤濟三軍之養勇也戒備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廹諸侯而速進斂以趨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綴以聽人心而以久為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

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廹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方氏曰二四為六一三五為九陰數窮於六陽數窮於九武樂陰也故六成韶樂陽也故九成愚竊以謂不然六成九成此揖讓征誅之所以分盡善未盡善之所以殊也武陰韶陽嚴陵之說未安○張子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

克殷反商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註反讀為及集說從之非也反謂反商之政事言紂之所為盡革之也葉石林之辨甚明集說未之見耶行商容而復其位集說云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亦非也式與行字別而義分式憑之而起敬也行猶視也是時商容廢棄武王過而親式其閭後使箕子先行而訪道逮殷勤而後復其位集說合言之失實矣教諸侯之弟不言孝而孝可知猶前言而民知孝不言知弟也五倫之大莫先孝弟豈記者分有所重亦互文爾方嚴陵以未若嚴父配天之為大故止曰弟則固矣張橫渠曰天子親身如此用悅老者所以教

天下之孝弟則通儒之論也

名之曰建櫜

鄭註建讀為鍵櫜言閉藏兵甲引詩及周禮其言鑿鑿故集說從之遂疑名之曰建櫜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不為無見而補正駁之以為失經旨過矣補正曰建立也櫜韜也建立五事以示天下使天下知韜武而用文也其解出自杜撰無所引據反不若集說為長至上文總干而山立克殷反商補正所辨辭理明暢足破諸家之疑其勝集說遠矣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至 致樂以治心者也

應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不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威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致詳猶深審也疏謂深致詳審輔氏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斯須方氏謂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須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禮樂之不可去身如此○樂書曰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爲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爲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爲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爲信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至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應氏曰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慢易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慢易入而爲之主夫既爲主於內非心而何

故樂也者至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方氏曰樂動於內而彼此之情不乖故其極也和禮動於外而上下之體無逆故其極也順內和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焉顏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上者如此錯言錯之於彼以其莫不聽順故曰錯之天下○註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張氏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檢跡故云動外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以極順順言其貌

樂也者至其義一也

註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

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夫樂者樂也至盡於此矣

疏自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輔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至不耐無亂

疏此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歡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先王恥其亂至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註流猶淫放文篇辭息猶銷曲直歌之曲折繁瘠廉肉聲之鴻殺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疏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息止也○方氏之解詳細明白集說採之是矣而前刪其首後遺其末又不可曉至道所以制欲句而改為制用則謬之千里矣理所以明義於無窮句改於字為而字亦難通而字是轉語詞於字是追賅詞此雖至微小亦足見其疎略方氏原文前云先王之恥其亂非苟恥而已必有道以道之制雅之聲道之使正制頌之聲道之使公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所寓後云綵金者樂之音筦磬者樂之器羽宮者樂之聲節奏者樂之文互舉以相備也樂至於此則其教不廢也故以方言之或刪或遺使其說鬱而不暢豈其可哉

故聽其雅頌之聲至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方氏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故聽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皆所以形於容貌者以其所執所習如彼故容貌所得如此綴兆者舞之營域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節奏者樂之終始故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闋而退言總而會之也行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也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中得天地之冲氣而為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地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為之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為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尤所不能免故也

夫樂者至可謂盛矣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以爲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鈇鉞飾怒而不以爲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愚竊謂道禮樂道猶治也如先治其國之治一說猶言也如名之必可言之言

寬而靜至萬物育焉

李氏曰歌者樂語也以樂語爲之文者必以樂德爲之本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夫不過之謂中不亢之謂和祇者敬之見於禮庸者有常而能變孝者仁之本友者義之本也夫寬柔者和德也靜正者中德也寬而靜柔而正中正之至也廣大者未足乎寬疏達者未足乎柔信者未足乎正寬大而靜疏達而信中和之次也恭儉而好禮則祇也正直而靜者中而未足乎和也廉而謙者和而未足乎中也肆直能斷者義也慈愛溫良者仁也肆直而慈愛者本乎義而濟之以仁也溫良而能斷者本乎仁而濟之以義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故謚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大雅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之大者故有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小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之小者故祇庸者宜歌之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故或有中德而未足乎和或有和德而未足乎中者宜歌之夫人之情其歡欣悲傷嗟怨皆不能隱於樂非直已歟其文止於禮義其言明於法度其理通乎性命非陳德歟夫發於至誠者於詩爲近故大足以動有形之天地幽足以感無跡之鬼神○疏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順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順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

故商者至非歌孰能保此

疏五帝道備三王德盛但遺聲於後代肆直而慈愛溫良而能斷者宜聽其歌聲非謂能行其道德也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斅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已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

故歌者至端如貫珠

疏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

閱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聯屬端如貫珠言其始終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爲言也至子貢問樂

疏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終始相生至於舞蹈○邵氏曰歌之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聲嗟氣嘆嗟嘆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朱子曰樂之理如此其妙孔穎

達曰樂德深遠論量義理不可止息故余於樂記一書採輯儒先之說尤多蓋欲窮其理論其德俾後之人觀覽焉

學禮闕疑卷五終

學禮闕疑卷六

襄城　劉青蓮　華泉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雜記上

士之子至則爲之置後

集說從石梁王氏而以記者爲齊東野人補正以記者所云不爲無說似矣註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疏士子身爲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

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爲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賤而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據此猶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石梁之解不可從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註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疏言凡非一之

辟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對
使者赴於禮可也。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
後者謂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
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
哭對可也。所解與經文大謬。異居兄弟本是同父同
母之子。但不共釜而食耳。故云異居。若同母異父則
爲兩姓之子矣。既是兩姓。只有弟。安得有兄。況上云
惻怛之情輕。下云故曰唯以哭對。文理亦欠順。陸氏
昧經旨而妄言。可廢也。

聞兄弟之喪。至雖疏亦虞之。

疏。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蓋統五服內兄弟爲言
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
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是以齊衰之哀哀之也。大
功以上則大功自在其中。期是親兄弟之服。大功是
從兄弟之服。從兄弟亦望鄉而哭。是亦以齊衰之哀
哀之也。適兄弟之送葬者。疏云此兄弟通緦小功也。
小功是再從兄弟之服。緦三從兄弟之服。緦小功兄
弟且必遂之於墓。則大功以上可知矣。凡主兄弟之
喪。雖疏亦虞之。疏云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
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祔之祭。小功緦亦

主。則大功以上可知矣。大功以上望鄉而哭。是等親
兄弟從兄弟於齊衰。重同氣也。小功緦則遂之墓。亦
虞之。是等緦小功兄弟於大功以上。是重一本也。凡
此皆厚之之道。奔喪禮大功望門而哭。是禮不容不
殺。不殺則混而無等。雜記大功望鄉而哭。是情不容
不篤。不篤則偷而漸薄。意各有取。正不必強爲牽合。
古人於五服兄弟情意惻怛篤摯如此。今或疾若讐
仇。或漠若秦越。飢渴無闕。疾癢無關。如人心何。如天
良何。可慨也哉。

畢用桑。至率帶。皆五采。

畢。集說無解。陳氏曰畋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
星也。詩曰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則畢之象可知。鄭
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率。註繂也。繂之
不加箴功。疏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
功。異於生也。吉時大帶惟有朱緑玄華。無五采。以五
采飾之。亦異於生也。集說採之而遺其半。遂使文義
不明。

雜記下

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

疏。自此至父也。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此

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毋死爲父變除之節○張子
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
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
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
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
栗階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
免喪之外　至　行之是也
此是記者想像至孝人其思親哀親無時而忘之形
容也曰免喪外則未免喪可知曰行於道則居於廬
可知曰弔問色容異於人則非弔問色容異於人可
知蓋皇皇望望此情此哀茫無窮訖至有所觸而愈
生爾曰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猶言必有如此
哀情戚容然後可盡居三年之喪之道非限以三年
之內正於三年之外見之所謂終身之慕也註疏諸
儒皆未達經旨胡氏引路隋劉溫叟証目瞿心瞿可
採至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又失之矣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冒者何也
註記士失禮所由始也疏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
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面而當口鑿穿之
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
而含耳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山陰陸
氏獨謂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
公羊賈始鑿以含君子有取焉何其謬哉冒者註言
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疏記者自問答設冒之
事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也陸氏曰記冒
如此亦以著鑿巾爲善固哉陸氏之說也賓與人皆
憎惡死者之尸亦人死斯惡之意耳爲人子者可以
憎惡其親之尸乎親死憎惡其尸親生必至憎惡其
軀充陸氏之說人理不幾滅絕乎鑿巾以含公羊賈

爲之也傳所謂直書其事褒貶自見春秋之旨也禮
經亦然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
右相泄柳之徒爲之是也公羊賈爲之而謂君子有
取焉吾不知何據而云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註百日喻久疏實一年而云百日舉成數以喻久本
自明白方氏曰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
呂氏曰自秋成至於十二月有百月在百日中索是
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於十二月乃祭祭
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與方氏之解俱覺贅而

且泥補正疑方氏而以呂氏爲允吾所未喻百日言其勤之久一日言其息之暫其文甚易曉正不必多爲之辭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註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稱字謂諸臣之名也疏此明辟君之諱過謂過誤集說本之愚竊以爲皆非也過猶荷蕢而過孔氏之過舉君諱謂聞他人舉其君之諱起立謂聞君之諱起而更立以伸敬也過位色勃如虛位猶不敢慢況聞呼其君之名乎若以過誤而變自新則臣子之罪不容逭矣人縱有

誤斷未有誤名其君父者司馬君實其父名池君實呼韓持國爲秉國蘇老泉其先人名序老泉爲人作序改序爲叙皆諱同稱字之義也

內亂不與焉

註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疏此經明卿大夫辟內亂之事引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案彼云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于與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故請至於陳葬原仲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遂慶父酖叔牙也此註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此疏必盡載始足明內亂不與之旨不然是馮道之徒之所爲也豈不開後世亂臣賊子之漸乎不與之文豈可垂訓哉如此之類集說多不採吾不知其何說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

張子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古人非不知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饇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

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

喪大記

北面三號

疏言三號之義甚詳集說改在天曰自天未安於天地之間增四方字亦贅至三號之情馬氏可採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爲之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男女奉尸夷於堂

註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疏夷陳也小斂後相者舉尸將出戶陳於堂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之爲言移也亦以傷爲戒故也三說小殊故并錄之

爲後者主人爲之拜

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

無爵者則代之拜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較鄭注爲允故採之

楔齒用角柶

疏楔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寧陵呂叔簡曰此泥禮之過而近於忍心者也含之義不忍親口之虛也不知含以飯其能令親生乎能令親飽乎當氣欲絶之時魂魄離合親身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親口便乎不便乎口吞止一楔之後雖含以物而口不復有合時矣若天暑飯壞穢汙生

蟲尤爲不宜制此禮者獨不念及乎此通人之論也採之以備參覽又叔簡論擗踊亦有可取者曰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幾絶復甦者有觸頭者有卧地者至哀無容何獨擗踊爲哀而制爲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爲之數乎弱者之擗不能壞墻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北土婦人裹足將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强必有笑於其旁者王廣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郭全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寸指肉損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文

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眞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傷之矣

小臣爪手翦須

疏小臣翦手爪治須寧陵呂叔簡曰斷爪翦鬚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奚病其言亦有理疏云治須竊其意亦疑翦須之不可也故易翦曰治治修也郎上拒用巾拭髮及面之義至翦手爪則無疑焉何耶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啟手啟足皆保持之意而可翦乎哉愚意翦爪手亦作拭手爪解則經文無害矣孔疏於須言治於手爪仍言翦猶未

備也按周禮有翦氏掌除蠹魚蠹物則翦須猶浴濯之義非截斷也學禮者旁引曲喻而參覯之則思過半矣

夫人弔於大夫士至不拜

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外夫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子兄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眞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眞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爲然詩曰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斯言有關世教故採之

祭法

有虞氏至而宗武王　是故王立七廟至去墠曰鬼

有虞氏禘黃帝泰溪楊氏之言爲確王立七廟長樂陳氏之言爲詳但文多不能悉載學禮者自採之可也

王爲羣姓立社至曰置社

集說王社所在書傳無文載崔氏云云按崔氏之解

皆孔疏原辭崔氏特增滅耳孔疏旣備何云無文耶
鄭註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
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崔云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
得立社便不成語○橫渠張氏曰大社王社王爲羣姓所
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大社王社王自爲
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又曰
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爲城中之民爲天下也
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
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
社也故凡言社卽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
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
宮中之地祇○秦溪楊氏之說亦可廣見聞文多不
載

王爲羣姓立七祀至或立竈

山陰陸氏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以是爲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
夫於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
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
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與尊
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
又析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
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
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
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
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
也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
之自煙始春官所謂以槱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註
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
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
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
蓋中霤處內而其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
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
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
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
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
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
嫌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
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卽春
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
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

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葢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旣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故不同也集說之疑或未覩陸氏之說乎

祭義

祭不欲數至而嘗無樂

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

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陳氏曰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闋情在於哀也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輔氏曰天一歲有四時人一歲有四祭此則不數不疏天理人情之至也以一祭言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則陽爲來而陰爲往

致齊於內至乃見其所爲齊者

陳氏曰自此至終身弗辱也一章於人子之事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氏乃謂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葢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葢愛慤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必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非辱其親矣

祭之日至歎息之聲

慕容氏曰僾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其肅然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故曰必有聞乎其容聲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後出戶必曰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戶而聽愾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旣愾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疏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

尸靜聽愾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至思終身弗辱也
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祭祀
而已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接心
之所存常若親之在其側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以巳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巳之心合乎父母
之心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愛者惻隱而未
見者是也慤者全實而未毀者是也皆根於至性而
不可僞爲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慤則雖幽也而
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貳其爲慎獨也至
矣○方氏曰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終身者非終父母之
身終其身也○輔氏曰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
也况又行險僥倖自投於罟擭陷井之中乎○張子
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
亦不害古之祭祀一事最是管攝人情如萃聚也渙
散也皆言王假有廟當其物之渙散之時欲其萃聚
則非祭祀何以能之祭之義追遠返本此理之大者
也不如是則幾於禽獸○葉氏曰大孝尊親其次弗
辱其下能養

臨尸而不作　夫人奠盎一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註色不和曰作方氏曰作者俯首怍於人故生於人
而怍於色也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
臨尸而不作夫人奠盎註設盎齊之奠方氏曰盎則
名其物而酌之者也故曰奠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方氏曰言制其息惰而有所勉冀其神之饗吾誠也
輔氏曰戒止之辭戒止其他而專心一志以鄉乎親
而冀其饗也其不同有如此學者可互參而自得之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註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疏如眞見親
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凡人貪欲
女色然也王氏曰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輔氏曰
如見親之所愛言如見親之有愛於巳如欲色然言
巳如欲得父母之顏色並著之使擇焉○慕容氏曰
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積而不絕無須臾忘焉
其愛敬之心至也歟
孝子之祭也至則或使之也
慕容氏曰孝子之祭心至而貌亦至焉夫內有其心
而未充其貌外飾其貌而未旣其心皆非所以爲至
焉故必盡其心而著於貌然後可以通於神明慤者

性之至命全實而未毀者是也信所謂有諸巳而不欺者是也敬者所以直內是也慤然後信信然後敬言所以奉祭者由本而漸達焉故也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石粱王氏曰王孝霸弟非孔子之言似亦有見而江陵項氏曰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士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

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卽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觀此則經文固自無害而石粱之疑非是且近王近霸皆禮經語而謂孔子言何耶豈以仲尼嘗至此爲一節乎則又失考矣皆

立愛自親始至無所不行

疏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蓋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〇方氏曰愛敬之性存乎天愛敬之教存乎人存乎天者人皆有之然或至於忘其愛敬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亦由戕賊其美質鮮什其善本而巳則存乎人者其可廢乎故每以立言之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則睦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違錯諸天下

無所不行者則以人心所同故也

宰我曰至萬民以服

長樂劉氏曰人之生也稟乾元之氣以資性命之始稟坤元之氣以資形質之生性命有識也生則爲道德於人死則爲昭明於上故曰䰟焉形質有精也生則爲聰明於體死則爲英靈於地故曰魄焉然則䰟生於氣氣所以盛其䰟者也聖人尊其親之䰟乃稱爲神焉靈生於魄魄所以函其靈者也聖人尊其親之魄乃稱爲鬼焉人之死也䰟氣發揚復歸於天形體變化復歸於土不可得以復合爲形而親旣亡弗

可得以復見也聖人蹟知生死之本源究極鬼神之
情狀將報本而返始也爲之祀饗合鬼與神復爲一
體恐懼齋戒以事之孚信蠲潔以感之庶其饗之故
曰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以言乎感氣於天則神
可來報魄於地則鬼可合也是以焫脂及蕭致氣之
道也奠鬱及鬯致魄之道也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
也由是人人知所以事其祖考必致饗焉孝敬迫於
幽陰仁義垂於萬世爲教之大不已至乎故衆物之
生也雖氣充乎體而魄形於事必有死焉及夫骨肉
入於地中則變化而復歸爲土土積其氣能生萬物

其英而靈者人得之多爲此聖人所以求其魄於地
也若夫其氣則發揚於上爲天之昭明結者歸於日
星散者凝爲虛寂而充盈乎天地之間也其降於地
而資始萬物則爲焄蒿馨烈純粹英華能悽愴而感
動於人者皆是也此其神之著見不可揜者也故因
物之精制爲尊極之號明以命夫天下謂之爲鬼神
而使民祭爲祖考此所以爲黔首萬民之法則也○
集說載馬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孔子時未然也顯是
後儒竄入方氏曰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
其餘食則黃帝之時固已言矣○張子朱子論鬼神

其言極備集說所載過畧建安旃氏所解亦好文多
不能悉載
二端旣立至禮之至也
講義曰親旣亡矣尙追魂魄而祭之如此則於生存
者當何如此禮旣行而民親愛之心油然而生上下
之間率用情實而無澆僞之風職此之由也玆非禮
之至也乎
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註先古先祖疏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方氏
曰先古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後之所事故

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陸氏曰所謂先古豈特先
祖而已且先祖不應謂之先古蓋若先嗇先禖炎帝
祝融之類方陸之解似俱迂泥不若註疏爲當蓋敬
之至孝之至皆以追祭先祖爲言不應牽合他祀
卜三宮之夫人至使入蠶于蠶室
輔氏曰蠶婦事也猶不敢專必待君之卜吉而後親
之則他可知矣故曰地道代終而已善哉斯言也易
曰女正乎內今則正乎外豈僅專婦事而已而爲之
夫者抑且俯首聽命焉自公卿大夫下至氓庶無一
弗然者天卑地尊陽消陰長紫衣朱履加冠此大亂

之道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嗚呼自七出之法不行於後世而悍婦妬婦横行於天下矣履霜堅氷至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防之於其漸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其義一也

註斯須猶須臾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躬身也極和極順極至也理發乎外理謂言行也塞充滿也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為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為文文謂才美報皆當為褒聲之誤也〇陸氏曰謂之君子曰君子見微者也切觀世之人慢易起於放肆而鄙詐常生於矯激然後知君子之言不誣也若申屠狄輩不知致樂以治心者也阮籍輩不知致禮以治躬者也不曰塞乎天下而曰天下塞焉小在天下也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方氏曰將有所感有逆知之者先意也已有所之而奉行之者承志也有所感則隱而未見故於先言之有所之則見而不隱故於承言之亦各以其類也然徒先意承志而不能諭之於道則是苟順其令而或陷親於不義者益有之矣此所以又在乎諭親於道也

身也者至敢不敬乎

建安劉氏曰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同本固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敬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一不應焉非孝也故孝子之心惟一敬而已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中此所以行成於外性修於內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於匹夫匹婦能為於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故此經以敬為難敬可能也能安能卒為難蓋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〇徐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隕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故

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疏順從孝道則和樂自至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疏言是也愚竊謂未明晰生猶發生也作猶起作也順猶從也反猶逆也樂生即洪範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五福是也樂何如哉刑作即凶短折憂貧惡弱六極是也刑孰甚哉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皆此意也蓋孝者百行之宗善孰有大於此者不善可知矣天命有德天罰有罪所謂天者理而已理豈一日有爽哉此爲下一等人說法故以

禍福警動之如此易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刑乃罰有罪之通稱非單指殺戮也

孝有三至此之謂禮終

講義曰用力者竭力以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者義以仁義諭父母於道其心庸有不盡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予也類謂凡人子也頴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舜致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備猶周徧也物即人也博施備物即詩所謂永錫爾類也父母之存也愛

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黃氏曰註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爲粢盛則失者遠矣況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逮庶人皆從斯禮今曾子所言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

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疏道而不徑謂正道而行不由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邪徑險阻或有所傷舟而不游渡水必舟船不

浮游於水上乘舟安浮水危也此是不敢以先父母遺體而歷危患處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講義曰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充此心以往則凡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氷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孝弟發諸朝廷至弗敢犯也

疏此經總結上文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陸氏曰衆以義死之而弗敢

犯卽若申生伇壽之死猶爲犯故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食三老五更至此由太學來者也

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

天子巡守至君就之可也

疏此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八十九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若欲共論政教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卽就之可也敎應氏明晰集說弗採

慤善不違身至孝子之志也

集說採方氏解而遺其半不可曉方氏曰慤言實而無僞善言愛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如不欲生慮言慮事不可以不豫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不違言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心不違於心故能不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揜愚按術當從鄭註爲遂集說依孔疏同述亦非是

祭統

必受其福

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曰受天百福曰百祿是荷皆謂降之於上而畀之於下此所謂福乃不求諸神而求諸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卽理之無所不順也蓋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爲福逆則爲禍皆在我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爲無幸福之心也

舞莫重於武宿夜

集說曰武宿夜舞武之曲名也其義未聞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其義甚著而云未聞何邪補正謂皇氏實可從梁未見皇氏書故云未聞非疑皇氏而不從也

鋪筵設同几　一節

疏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

君迎牲而不迎尸　一節

疏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講義曰夫君爲尸屈而尊卑之間尚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巳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凡爲臣而事君者宜如何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　一節

疏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葢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巳與尸各既巳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註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尸飲五　一節

疏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朱子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飲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倣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夫祭有昭穆　一節

疏此一節明第五倫親疎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疏有漸也集說用疏語而刪其前半又添減其文遂使義不明而語不備有不可解

古者明君　一節

疏此一節明第六倫爵賞之施○講義曰周官以總

詔爵以功詔祿則爵所以表有德而祿所以報有功然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旣於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則君不敢以爵祿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祿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君卷冕立於阼　一節

疏此一節明第七倫也

凡爲俎者　一節

疏此經明第八倫○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葢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爲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餕可以觀政爲俎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凡賜爵　一節

疏此經明第九倫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　一節

疏此經明第十倫○陳氏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爲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爲仁唯有德之君　於煇胞翟閽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盡而竟內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銘者自名也

胡氏曰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鍾鼎言刻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已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已名何以爲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講義曰爲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則爲之隱者葢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至況其有美詎可揜哉此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爲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又況德善行於身功烈勲勞著於國慶賞爲君之所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則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論譔以銘之祭器而施之祀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承其祀者觀之竦然動心肅

然敗容仰思其先退䘏於己必其於無愧矣非孝乎

夫銘者至可謂恭矣

疏造銘雖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爲之者謂爲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其恭也

即宮於宗周

方氏曰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然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鎬皆西周爾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召公所卜者洛之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是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王之所遷是矣曰敬王遷都之後止以成周爲東周而西周爲成周蓋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故也衛之所宮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於此至莊公時宗廟亦

在焉故也凡此皆典故也可以廣見聞故詳載之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方氏曰七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秬鬯彝之祼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爲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馬氏曰銘於鼎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太常所以示王之聰視而不忘也先王之善善如此○周氏曰鼎所以事先祖銘所以顯先祖於其所以事者而有以顯之則先祖之所以饗也鼎以養人而有功德者以養人爲至故銘之將以著其能養人也且又欲其爲子孫之所觀法而實之不至於傾覆此銘之所以必於鼎也

昔者周公旦　一節

疏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程子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乃所當爲也子道亦然唯孟子知此義故

學禮闕疑卷六

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
蓋子身之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學禮闕疑卷六終

學禮闕疑卷七

襄城 劉青蓮 華嶽纂
同懷弟 青芝 芳草訂

經解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一節

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爲教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爲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內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國必以禮爲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〇講義曰周衰爲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人不知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受命入其國而爲君其教人之道不難知也凡爲人欲知詩之教則溫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溫潤優柔而不殉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教則疏通知遠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

故也樂之教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廣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教則潔靜精微者是已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之地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教恭儉莊敬者是已以禮之所貴不在乎他在乎緐文末節之間而一本於誠故也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勸戒故也人不學詩則無所興廢猶面墻然故愚不學書則妄意古人無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色滔堙心耳故奢不學易則日

用之間動必有客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爲無序斯煩紊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不自知烏得而不亂乎使爲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爲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爲君者誠能以是而教人則國有不足爲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巴夷而爲鄒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此言施之國乎三綱五常之不舉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失謂不學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　一節

講議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利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無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然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德以人而私意且萌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昏蒙其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

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爲之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哀公問

敢問何謂成親　至　不過乎物

講議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遂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

於平易之地至廹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惟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爲可必○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循天理○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修身至於樂修之至也

貴其不已

講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使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所能識

故以明而易見者諭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生自成耳天何爲哉唯其無爲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不成如其有爲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故又曰無爲而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哉亦欲

乎如天而已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亶氏曰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

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

仲尼燕居

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燕居獨不可言詩乎閒居獨不可言禮乎仲尼孔子亦然固哉陸氏之言也

給奪慈仁

馬氏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於道而不順於倫給

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講義曰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誠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爲給所奪矣

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領惡而全好者與

註領猶治也好善也疏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周氏曰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爲能惡而爲能好而禮者乃仁人之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三說不同如此書之以備採擇集說所載劉氏之說爲長

愼聽之至以禮樂相示而已

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閒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禮周流固欲期於有用也顧出處雖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處畎畝之中聽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此篇言仁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者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專以虛文

爲禮矣

禮也者理也至於禮虛

疏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申明禮樂之義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謬樂有聲音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言而履之至君子力此二者

熊氏謂前經云行之其在人乎蓋以禮樂須人任之其責人也重重故不可謝謝則自暴此云言而履之行而樂之又以行禮樂須力肩之其督人也切切故不可墮墮則自棄自暴自棄倘得以人人之乎語曰任重道遠易曰履德之基然則欲志爲人也可不自勗哉

孔子閒居

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應氏曰凱弟樂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

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痾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牙者稍觸於吾身則吾不覺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民之父母至此之謂五至

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

親疏尊卑長幼男女之別朋友之義四術之法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純王道極矣無樂以將之則不可以常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與六樂而國風雅頌歌之鄉人焉歌之學校焉歌之朝廷焉歌之宗廟焉聞之者以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又何加焉曰樂極則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故爲之喪禮於上而民知所以仁於死喪也是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恤物物蒙其恤則哀至矣聖人無爲於上也而五者興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爲民父母者必基本於是焉

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

方氏曰有淸德在躬不爲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明德在躬不爲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耆言外之所耆欲言内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張子曰耆欲猶言祥福也

坊記

有國家者至小人先言

劉氏曰君子所好民所趨也有國有家而尊貴賢人則其民莫敢不礪乎德也輕賤利祿則其民莫敢不怠於廉也德充乎内而廉發乎外則禮讓興焉拔[illegible]

者偷薄之俗所為人君尚乎技巧之工則舟車之工賤而末藝興焉○應氏曰以德以能而詔爵祿以功以言而庸車服此隆古定制也洎德下衰祿未必及有德車未必及有能或不稱而取柔或車甚澤而人瘁君必貴其可用之人而不以祿之富者為貴貴其有用之技而不以車之澤者為貴則賞必當功而虛言飾貌者無所售矣記者又別君子小人言之蓋君子尚實行而不事虛言小人無誠心而專尚利口此人主所當察也

上酌民言至詢於芻蕘

鄭註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睦於父母之黨

鄭註睦厚也黨謂親也馬氏曰附而相親者睦也秦康公送晉文公至於渭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佩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陸氏曰宜於妻黨是慈也非孝也愚慨今之傷於燕者比比也如康公者百無一焉

父母在不稱老至戲而不歎

葉氏曰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歎則嫌於致憂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也而有歎言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稱謂家無二尊稱老則上逼凌尊也情無二用篤於子則薄於親鄭註謂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是也戲即詩所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意也註謂孺子言笑老萊子作嬰兒衎戲是

也父母之側而作感歎之聲父母能無傷乎先子起齋語錄曰諺云好事令親知惡事且閉口言人子但以喜樂之事博父母無窮之懽不以悲傷之言貽父母暫時之戚也亦戲而不歎之意

故天子四海之內至示民不敢專也

葉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為三年也君則親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大全載葉氏此解而刪

其前半便使其說不備故詳錄之俾後學有考焉且
知大全非善本也史記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
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
此卽不敢有其身意也

表記

君子不失足於人至擇言在躬

劉氏曰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
所與左邱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則不
令矣畏則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君子慎以辟禍至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張子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換莊敬
之事曰欲勉强爲之安肆奉養之事曰欲偷且偷言
不以爲急也君子莊敬曰强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
牽强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已之學德信則
不怒而威狎侮雖死而不畏講義曰放辟邪恥無不
爲已者必陷於死凡以其不知所謂慎蓋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無不自已求之者君子所以辟禍不出於
慎以戒懼而已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凡其以不知所謂篤蓋誠則形形則著著

則明君子所以不揜不出於篤以力行而已言輕則
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凡以其不知所謂恭
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
倍君子所以遠恥不出於恭以不侮而已禮義者所
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由禮義而自强者其
色則莊而無怠惰之容其心則敬而無怠惰之思由
是而充之其志曰强而足以有思其力曰强而足以
有爲以之終身蔑有不濟者故曰莊敬曰强舍禮義
而自棄者恬於燕適而不知安者之敗名樂於放縱
而不知肆者之敗禮於道則苟且日偷而不進於事

則苟且日偷而不治以之終身蔑有濟者故曰安肆
日偷是以昔之言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
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
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
之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收斂則精神内固
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曰進於强宴安則物欲肆行縱
肆則膚體懈弛故曰趨於偷以下見大全大全於此
說删其前於張子說又遺其後皆其不妥者也詿僾
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狎侮
死焉而不畏怵於無敬心也䟽君子常行善道不以

一日之間使其身儳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敬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既明君子恒行恭敬又明小人雖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患而不知畏懼也方氏曰儳有競疾意君子之身常優游而不迫寬裕而有餘雖一日之間亦未嘗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也而况終身者乎如不終日以其競疾而無樂於生之意故不終日也胡氏曰儳焉云者輕賤貌要之皆謂非禮也如不終日謂君子常惕言恐失禮不能終一日行之也狎侮人則民不敬雖懼之以死不畏則受死有甚於死矣合諸儒之說經義始明不特集說闕而不備即大全之所採所弃所删亦皆不能無憾焉聊於此發之以例其餘

仁者天下之表也至則刑戮之民也

呂氏曰此一章泛論仁義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使之交際且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故曰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官之賞之所謂以德報德知所勸矣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唯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讐者亂國法而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有不報也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若孔子所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以直報怨視如國人而已彼賢當進吾不敢以怨而蔽之彼罪當刑吾不敢避怨而宥之懷怨而重之是亦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

仁者右也至考道以為無失

鄭註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孔疏人右手用之便左手稍劣也有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也考道謂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行之義道以覇若齊桓晉文無失言不違於理也○講義曰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為主則敬有游

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親之而已尊不與焉厚於義者薄於仁非以義故滅仁也方其事當以敬爲主則恩有時而不得與之偕行特義有餘而仁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二者非固爲不同也仁義備具會逢其適如何而已考之於仁而仁有不合若不重傷禽二毛之類非先王所謂仁也考之於義而義有不通若淫刑以逞惟威是聞之類非先王所謂義也所謂考道者考諸三王而不繆也○何氏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自而

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方氏曰仁有所愛義有所制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君子之於仁義亦兩全之而已何厚薄之有道合則渾離則散方其渾也則實三以爲一及其散也則裂一以爲三惟其裂一以爲三故有至義考之別焉言至以知義之爲次言義以知仁之爲至

君子服其服　至不稱其服

方氏曰無其容則不足以稱其服無其辭則不足以道其容無其德則不足以副其辭無其行則不足以成其德此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馬氏曰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其德故遂其辭文實以君子之德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傳曰德行忠信實也威儀文辭表也君子之於表裏惟其稱而已矣

下之事上也　至以受方國

講義曰聖人之應世有能爲天下之德而無欲爲天下之心有能天下之德此其在人者不敢不勉無欲爲天下之心此其在天者不敢不聽德有以庇民則愛人而思以被其澤兼愛之道也心不敢以君民則愛已而思以全其身自愛之道也非仁之厚者其孰能與於此恭則不傷仁於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爲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

先王諡以尊名至而民敬尊之

疏曰此又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已尊人之義諡謂諡號列生時之行迹作諡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陸氏曰有惠而無節以壹之則臣得以惠其上子得以惠其親○張子曰惠字必是古德字○馬氏曰白大其事適所以小也自倘其功適所以卑也處情者居其實而不居其華也此皆求以處情而已疏曰不欲虛爲矯飾也

君子之所謂仁者至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講義曰君子之所謂仁者非若衆人之所謂仁以姑息爲事而同乎流俗蓋君子之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不倚於一偏一曲所以爲難也教者所以成民性惟凱以强教則民不敢怠於善安者所以得民心惟弟以說安則民自能忘其勞樂而勿荒則和而不流有禮而親則中而不離威莊而濟之以安則無矯飾之爲孝慈而濟之以敬則無慢易之心矣凡此皆具凱弟之道既有以爲之節而不至於過又有以爲之文而不至於不及此君子之所謂仁而爲之難也○方氏曰强者强之使有所至教者教之使有所能說者使其心之無憂安者使其身之無危父之道在乎强教之母之道在乎說安之○陸氏曰威莊難安孝慈易溺

夏道尊命至賊而蔽

講義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夏殷周之建國其本與仁則無不同三王之道若循環則夏殷周之制治其出於道則無所異道非有異也救世之道不得不然夫子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與之知所以敝而救之皆不外乎仁而已夏后氏承唐虞之道治唐虞之民政教明備風化純麗故尊其命令使知風教所自出爲廟禰以事鬼使知世繫所自生爲郊社以敬神使知本始所自報又推鬼神而遠之戒慢瀆焉至於治人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是以祿在所先威在所後賞在所先罰在所後皆致忠厚之道故民視其上親而不尊及其末流之抗不及乎忠者惷塞而愚喪過乎中者喬亢而鄙野近乎中者質樸而不文殷人繼夏懲其民之敝而救之於是尊天地之神祇而率民敬以事之使知所畏懼而得以聳其惷愚樸野矣鬼者神道所爲禮者人道所尚先宗廟之饗而後人道之禮則以神道威之先肅其心而後加飾文也賞以春夏所以行吾仁刑以

秋冬所以行吾義先秋冬之義而後春夏之仁則先以刑罰威之先齊其心而後加旌勸也故其親上也尊而不親及其末也禮不足以定志其民一意以感旌神故其倣至於放蕩以僥倖而不靜賞不足以勸善其民一意以逃其罰故其敝至於苟勝以求免而無恥此風俗之大敝也周人救殷民之倣故所尊者禮所尚者施尊禮尚施皆人道往來施報之常其於鬼也事之敬之而不敢慢然能推而遠之使兩不相傷焉於人則近而致其忠愛賞罰以用爵列以黜陟爲懲勸故其民親其上也親而不尊迨及末世忠不

足以祟本厚生而其民至於奇巧而趨利禮不足以歡欣交通而其民至於賊仁而自蒙蔽此周之倣也夫子陳三代盛衰繫道之興喪如此其著後世有爲民父母之道者迹其敝而救之不爲無所祖述憲章矣

夏道未瀆辭至而賞爵刑罰窮矣

呂氏曰夏道尚忠忠者以行而不以言故曰未瀆辭忠之俗衰行雖修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人始瀆辭矣瀆如再三告之謂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人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曰未瀆禮之俗衰辭雖瀆亦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人始瀆於禮矣分致其辨文致其詳欲驅而之善而責人也嚴大要教人以敬而已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強民未瀆神可知矣至周之末則信詛盟事祈禱其瀆神可知矣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夏道所以未瀆辭者此也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此殷人所以求備於民也周人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

事君不下達至何日忘之

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已以事君者也弗自証云不身與相親呂氏曰自者所由以爲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非其人而自爲之也馬氏曰所與者不可以非其人正直是與可也○張子曰邇臣守和和平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葉氏曰邇臣則三公四輔也坐而與王論道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則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

方。

事君難進而易退至以遠亂也

方氏曰其進不難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有所越其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妨皆是則其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葉氏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難進禮貌衰則去之故易退進以禮退以義不失其先後故位有序反此則容悅者也以容爲悅則必至於亂註云亂謂賢否不別

惟天子受命於天至我以爲君

葉氏曰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與天命既順則臣之於君命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蓋有治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取人以身之道也唯其逆順自人爲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天下有道至亂是用餤

講義曰上取人以道德而不以文辭則下進用者道有本根而行有枝葉矣上取人以文辭而不以道德則下之進用者道無本根而辭有枝葉矣譬之草木有本根然後有枝葉爲上之道可不謹乎君子之接如水雖無味而可久小人之接如醴雖有味而易變○呂氏曰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其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方氏曰莊子曰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蓋成則相親壞則相絶

情欲信辭欲巧

巧集說云當作考王石梁云決非孔子之言應氏曰情之所蘊必隱惻而盡其情辭之所發必委曲而中其節愚謂情信即忠告意辭巧即善道意與理無礙集說石梁疑之固哉

緇衣

爲上易事也至刑不煩矣

鄭註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不煩矣孔疏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

下之事上也至下土之式

呂氏曰國之風俗一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發其端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敗三引詩書皆以證上之人所好下視之以爲法

不可不愼也。

君子道人以言，至而愼於行。

陳氏曰：言以明理，所以通彼此之情而達之也。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而率以正，則彼莫敢爲非也。故禁人以行。孔子於空空之鄙夫，必叩兩端而竭焉，所謂道人以言也。爲魯司寇而公讙氏出其妻，愼潰氏踰竟而徙，所謂禁人以行也。君子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言矢於口，易爲口禍，故欲慮。慮者，防患之思也。行本於人爲，而有美有惡，故欲稽。稽者，疑而考之也。言以應物，終而始始而終，故言慮其所終；行涉於迹，久必稽其所敝。民是以知言之爲可謹而不敢縱，行之爲可謹而不敢忽也。

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陳氏曰：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衺，而奇衺之作，常兆於衣服之不一。長民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一也。愚竊謂壹民德莫善於一衣服，亦莫先於一衣服。蓋衣服者，身之章也。一見可以知其貴賤，貴賤別，則上下位矣。上下位，則尊卑判矣。尊卑判，則名位定矣。名位定，則職守盡矣。家國有不理者乎？今也皂隸之子服埒王侯，公卿之家衣敝賈商，古之所謂五服有章者，孰知之而孰從之？欲民德之一，豈不難哉？蓋貳則間，間則雜，雜則亂；不貳則一，一則專，專則純，純則治，自然之理也。始曰不貳，繼曰有常者，恐其久而變也。長民者制之於其始，防之於其終，民德不期一而自一矣。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此義也夫。

爲上可望而知也，至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呂氏曰：上若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況於志乎？此君臣上下所以交相疑惑，欲同心於爲治難矣。

政之不行也，至褻刑而輕爵。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秖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

大臣不親，至大夫卿士。

鄭註：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

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〇陳氏曰大臣者王者股肱心膂之任相與圖維天下而百姓賴之以寧也是宜親於王今則不親將誰與治民哉故百姓不寧大臣所以正邇臣者也大臣不治其事而邇臣將以便辟側媚之行比於君矣大臣則道之隆德之駿王所尊而隆之也故言敬中庸言敬大臣則不眩是矣邇臣則居王之左右前後者欲擇正人而已故言謹書言謹簡乃僚是矣敬大臣者為其有司尊之實下之人所視而放也故謂之民之表詩云赫赫師尹民具而瞻是矣謹邇臣者謂其正朝廷以正萬民而下之人所從而由也故謂之民之道書言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至乎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者是矣若大臣則權重也權重常見謀於小臣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大臣怨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矣近臣則所親而任親而任則常見言於遠臣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疏故邇臣疾君毋以遠言近則邇臣不疾矣外臣則遠於王也遠於王則易為內臣之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遠臣蔽君毋以內圖外則遠臣不蔽矣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者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大小言謀內外言圖怨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

大人不親其所賢至亦不克由聖

陳氏曰賢所以輔治宜親不宜疏賤所以執役宜遠不宜信大臣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則小人獲進矣夫賢者非特上之所親而亦下之所親也大人不親所賢則民將失其所親也故民是以親失教有常典順之則簡而治拂之則煩而亂用賤者以為教則逆其常矣故教是以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幽王懷於小人其求君子則如恐失之及其得之也則執我仇仇如死偶然且不任其力也豈非不親所賢而信其所賤之意乎君陳亦此意也

小人溺於水至不可以不愼也

馬氏曰水者小人資之以為利故小人溺於水口者君子資之以為辯故君子溺於口民者大人資之以為治故大人溺於民此皆在其所褻也蓋禍故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所褻而不知加慎以爲慮此其所以至於沒溺而不知悟也亦近於人而溺人所謂水性懦人狎而翫之以至於死焉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水之爲性則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以狎內陽而能剛故難以親蔽於易狎以爲常不知難以親之爲慮此小人所以至於溺也費者皆其無實煩者言其無節言之非艱故易以出斯言之玷不可磨故難以悔蔽於易出以爲常而不知難悔以爲慮此君子所以至於溺也民之厚貌深情而機詐之心藏於內故曰閉於人而有鄙心雖然亦在上之人御之而已故可敬不可慢敬者御之道也書曰予臨兆民如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不能莊以涖之而乃慢易以犯之此大人所以至於溺也終之以書之辭者有以見其戒慎之至也衣服者所以命有德不可以命非其人故惟衣裳在笥笥者言藏之而不輕於與人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不可以伐非其罪故惟干戈省厥躬者言當恕之於已然後可以責諸人也甲冑所以自衛干戈所以敵物天作孽則有可違之理蓋修德則可以消天變禍自已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唯君子能好其正 至 君子好仇

陳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其取友也必端故言能好其正小人比而不周其交也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蓋君子小人道相異也故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鄉也方也皆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邇於我者信我之深而不惑其遠於我者亦信之而不疑矣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行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

輕絕貧賤 至 攝以威儀

陳氏曰貧賤者人之所易絕於其所易絕者而不絕然後爲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所難絕於其所難絕者而絕之然後爲惡惡之著也

私惠不歸德 至 示我周行

註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疏不自留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也愚謂私惠如暮夜之金朱泚之幣之類是也不自留如邾之不受不在吾第之類是也惠既曰私則不可謂之德矣故曰不歸德

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

呂氏曰巫之禱卜筮之占皆求諸鬼神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絜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

奔喪

奔喪之禮至竟哭

疏云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一節論始聞奔喪及其國竟奔赴之節

至於家至皆如初

疏云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

奔喪者至無變也

疏云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

奔母之喪至不括髮

疏云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

婦人奔喪至與主人拾踊

疏云此婦人奔喪之禮也

奔喪者不及殯至如奔父之禮

疏云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至告事畢

疏云此一節明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

聞喪不得奔喪至送賓如初

疏云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

若除喪而后歸至所以異者免麻

疏云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

凡爲位至則成服而往

疏云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絰成服之禮

齊衰望鄉而哭至即位而哭

疏云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

哭父之黨至壹祖

疏云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

所識者弔至北面而踊

疏云此一節論哭所識者

凡喪至不同親者主之

疏云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

聞遠兄弟之喪至則尚左手

疏云此一經論小功以下既除喪之後始聞喪之節

無服而爲位者至無服者麻

疏云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至襲而后拜之

疏云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

學禮闕疑卷七終

學禮闕疑卷八

同懷弟　青芝芳草編録

問喪

殷殷田田如壞牆然

陸氏云殷殷踊也田田嚬側也方氏云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梧如二氏解方形容出悲哀痛疾之至惻集說謂擊之聲恐不似婦人哀痛傾欹光景也

服問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集說引疏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

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據此是妾與女君同尊其權可自公子之妻操也有是禮乎汪氏琬曰妾姑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公子之妻不應稱公子所生母爲皇姑將何以處適姑乎皇字似屬非禮當闕疑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集說本疏外兄弟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汪氏謂夫之從母禮傳無服疏說未安而以外兄弟爲卽姑之子又引蔣氏一說公子之妻爲其兄弟之爲父後者

期以備叅焉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集說本鄭注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汪氏謂儀禮妻之父母緦無庶子被厭降服之文又曰緦服似無可降也

母出至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集說母死謂繼母死其母謂出母竊以母出義絕故其黨之服亦絕非以繼母存也蓋母出母死俱就已母說爲繼母之黨服與不服以已母之出與死異臨川吳氏解得之吳曰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

子雖不絕母服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其黨則不服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至出則否

出則否集說謂以他事出則不服陸氏曰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較順○新安朱子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古之乃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閒傳

斬衰唯而不對至議而不及樂

方氏曰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則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余謂議辨諍也辨諍至於暢快則樂小功緦麻哀雖輕豈議論暢快時乎故不及樂

輕者包重者特

集說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按嚴陵方氏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絰重者謂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

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是方亦以特爲特留也集說之解非是

三年問

稱情而立文至無易之道也

疏立文謂立禮之節文也飾謂表章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無易之道引舊語成文也方氏曰三年之愛所謂情也三年之喪所謂文也故曰稱情而立文禮以情爲本而

以文為飾故曰因以飾羣集說無此明白故採而附之

將由夫患淫邪之人與（至）則釋之矣

患淫邪之人既朝死而夕忘之而脩飾之君子又恐遂之而無窮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其無過不及之文理焉則釋之矣釋淫猶除去也疏除去其服對上文遂之者遂之淫謂不時除也集說謂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另生枝節矣又無分君子小人硬將患淫邪之人作小人亦支離

中取則於人

孔疏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統論五服集說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本孔疏而單就三年之服說失其旨矣至增三月翦髮並為合服三年之故又何其無理也

深衣

古者深衣（至）要縫半下

陳氏曰先王嚴分守一道德常寓於服飾器械之際蓋衣服者近人而易覩者也故作服而無其法則不足以為法服深衣或圓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曲一以地制而崇之為三才畢之為三極莫不幷與其精微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由作也集說葬以被體深邃解之雖本孔疏不及陳說為長○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於奢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裾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為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此嚴陵方氏之說也以集說所載多非緊要故錄此

五法以施（至）善衣之次也

陳氏集說所引方氏說去取多未當五法規矩繩權衡也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此正解五法聖人服之先王貴之之義而乃遺之至玉藻以下五十七字如云端冕雖所以脩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矣全無義理即原文所有亦應刪去況考原文無之不知陳氏何所據而云然外馬氏說可採五物者

以其極至而可以為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作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謂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為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覩其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圓必來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之制度所以為詳也

投壺

投壺之禮

應氏曰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原其始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為樂猶擊缶以為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為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

司射奉中

補正云命為中者投中則取算計之故謂中也病集說未詳其義余謂補正於命為中之義亦未明方氏曰射以中為善投壺亦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為名斯則得之

一馬從二馬

集說本疏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余竊疑之以劣一足勝二為三則慶賀時自慶勝二者稱劣之一以受慶受者於心未安而施者於法亦未為當也考疏定本無此一句應從定本

儒行

君子之學也博至卽不知儒服

葉氏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趣時晏氏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為行然後可稱其服講博學俱太深不似此處話頭陸氏云學不游不摶溺其服宜鄉亦不忘本也斯解得之游指居魯居宋而言游則闊見廣知服宜從俗卽之衣冠從俗而已初不知所謂儒服也

儒有席上之珍至其自立有如此者

呂氏之解不及晏氏暢達而有意味補正以集說但取呂氏為未當是矣至所引晏氏之說僅及其半亦未備也故全錄之與學者共覩焉晏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是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是後衆人而未息也非自強之學而何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強學則其道可尊二

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曰待舉待取君子雖有爲師爲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　至　其容貌有如此者

此節就儒一身之衣冠舉動周旋進退問講故末云容貌如此凡不切於容貌者皆於經旨無涉衣冠中集說以中爲正正其衣冠鄭注中中間謂不嚴厲補正中者得中之中皆非集說引方氏云中於禮者得之動作愼不過云動作謹愼而已晏氏謂愼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本旨尙未說到事上至集說所云心之所動事之所作更支離矣大讓小讓只就揖讓間說張氏以讓國讓位爲大讓飲食辭辟爲小讓失之遠矣如慢如怠慢然實則如有威可畏也如僞如緣飾然實則如有愧在中也覩兩則字自知本上二句來非屹然四項總形容遜順不急迫光景集說自抗致曲方其容貌之大及其容貌之小云云於詞於意俱未得也難進易退自宜照集說三讓而進爲難進一揖而退爲易退解呂氏所云非義不就言弗行則去及晏氏所云伊尹三聘仲尼不脫冕而行皆落澗不切語也

儒有居處齊難　至　其備豫有如此者

張子曰齊者齋莊難者恭愼其難其愼也較集說可畏難較順險易之利余意凡世路傾險皆是或至殺身之禍故不爭正所以愛其死陰陽之和如冬寒而居煖室夏熱而乘風凉皆可以致疾病故不爭正所以養其身總言儒起居敬愼言行無玷可以有待可以有爲矣然或爭險易之利竟不愛其死或爭陰陽之和不能養其身其何以有待何以有爲乎此儒所以有備豫之道也

其近人有如此者

晏氏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方氏曰衆人之近人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較集說所引方氏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之解似爲正大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孔疏攫搏引鼎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過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解較諸家爲長

流言不極
鄭注不極不問所從出也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
陸氏威不斷而立謀不習而成張氏威常著謀常足
不臨時旋安排也
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節末句
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
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
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此呂氏原
文集說採此遺却首段仍存首句錄其次段又不載

次段首句末仍留總收處二者皆自立句何錯誤至
此
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
疏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有言而君
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合集說無患失之心似尚
未窺見不敢以疑本旨也
儒有今人與居至其憂思有如此者
居稽二字鄭云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
方云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皆非也石
林葉氏以友一鄉善士以至天下爲今人與居以誦
詩讀書知人論世爲古人與稽其解最善雖危起居
二句是壘上身危不可奪志復述前言起居雖危竟
信其志依然以天下爲已任之志也猶字方有來歷
儒有博學而不窮至其寬裕有如此者
不窮聞見廣不倦識力定不淫窮有守饑寒困苦不
足以亂之也不困達有爲社稷生民肩之而有餘也
貴禮之和取其用也充於內者有忠信之美接於外
者有優游之法慕賢不耶賢也容衆矜不能也毀方
不爲詭異之行也瓦合和以處衆也總形容儒者寬
太容裕處對狹隘拘執看瓦合只是圓融不執板

集說就陶瓦如許層折講多而無當矣至涵容之中
未嘗無分辨又不知說向何處去下承以故寬裕如
此又與上文不黏
君得其志
猶言此賢上得君心能行其道也若依集說就字面
講則失之
久相待也至其任舉有如此者
雖時之久必相待雖地之遠必相致極言爵位相先
之意呂氏謂此節任舉朋友得之謂加重天下之士
義有厚薄則非也內稱不辟親親反薄乎

儒有澡身而浴德至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晏氏曰澡身者潔其身而不汚於世俗浴德者淸其德而不汨於嗜慾方氏曰陳言而伏伏謂靜聽君命之用否也葉氏曰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悞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顯而事不廹也呂氏曰所以治其巳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衆人所不能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同異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爲也葢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如此合觀諸家之說其於經旨備矣集說或不錄或採之而遺其半故詳著之

慎靜而尙寬强毅以與人

呂氏慎靜而尙寬則有度也强毅以與人則有守也集說以尙寬爲待人之道便與下文與人有碍矣

雖分國如錙銖

補正云分國以人君言如錙銖以儒者言集說謂人君好賢而視分國猶錙銖之輕恐非余謂集說與補正同旨但誤會集說句讀遂有此疑耳雖分其國以祿句絶以上有好賢句賢者應合下句讀至集說弊法以下十六字如此解經辭費矣只合本鄭註八兩爲錙便足

儒有合志同方至其交友有如此者

集說並立相下俱就爵位說本方立義分說俱未是晏氏解較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故並立則樂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從事於斯故相下不厭流言止於知者如曰曾參殺人若顏回者豈信之哉故曰聞流言而不信行在外欲其方而有守故曰其行本方立義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陸氏云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亦此意同方同術者講習之友並立相下者相成之友不信流言義同而進者同德之友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至其尊讓有如此者

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廹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爭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此解有次第條理故錄之呂氏講歌樂者仁之和甚善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則安於仁而至於和者也至謂分散兼與人爲善說大而無當矣不如單就財貨說較穩陸氏曰易曰謙尊而光讓未有不尊者也亦尊而後讓句言也講末句亦好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至不閔有司

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措摘不隕穫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是富貴不能淫也不慁君王者不爲污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爲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彼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集說客氣之歎及困廹違道云云似不及晏解之

順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至聖王重冠

古人重冠禮此節尤爲緊要集說疎畧故採錄諸子之說附下方孔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馬氏曰冠而后服備服備以德成成德以服彰故服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所以稱其服也呂氏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此容體正與哀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根於心而生色睟然見於面此顏色齊與長者不及無儳言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辭令順與葉氏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

故言禮義立

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集說本呂氏另尋國本不及馬氏本上文來爲長馬氏曰敬冠事以其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所自出而治之所由與也故曰爲國本

三加彌尊

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每加必有服履呂氏謂上而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而有履則地道也故三加而彌尊彌尊之義或謂是乎馬氏謂初加之辭曰順爾成德壽考惟祺再加曰淑

愼爾德眉壽萬年三加曰以成厥德黃耇無疆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唯德之加也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方氏曰緇布齊冠皮弁朝服爵弁祭服齊所以潔己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讀者擇而取之可也

見於母母拜之

母無拜子之禮孔疏據儀禮以解甚是集說本疏删其辭使其意不明而反以爲非何也疏云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獻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昏義

敬愼重正至夫婦之義也

方氏敬愼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别於始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終葉氏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别旣受之父母至於合卺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如此分配太支離且經意尚未說到此先敬愼重正而後親之乃禮之大體禮必貴大體者男女之别夫婦之義將從此始非謂此卽成之立之也玩經文所以字自見

夫禮始於冠至此禮之大體也

周氏曰今天下之人目視而耳聽手擧而足運與夫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禮固已行矣而或者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本其所自有者因爲之節制謂之禮爲之冠以重其成人爲之昏以謹其繼世爲之喪祭以仁鬼神爲之朝聘以敬交接爲之射鄉以厚廉恥此八者擧而人道備矣故曰禮之大體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人道也所以爲人道者禮也家也鄉也朝也此三者所謂天下也夫婦也父子也兄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所謂人道也擧是五者錯之三者之閒苟不以所謂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爲之節

而紛張逆置之則荒淫僻亂奚所不至是以後世小失之則入於夷狢大失之則入於禽獸不知擧是八者以紀綱乎天下而調適乎人民乃曰紛更以事末流吁無益也集說每於有關係處多疎畧故錄之

夙興至以著代也

其中經義有集說未備者採先儒之說補之呂氏曰自沐浴至祭醴明敬事自此始故曰成婦禮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共養自此始故曰明婦順馬氏曰贊醴婦者舅姑答婦亦必有贊也脯醢者羞也醴者酒也婦受酒與羞必祭者所以重舅之答已也故曰

成婦禮也特豚微物而已用之以饋舅姑者在順而不在於物也一獻一酌而已用之以饗婦者在禮而不在酌也奠酬者舅姑與婦相為酬酢也

和於室人

鄭註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余意和只是和好無爭競集說本方氏硬添出可否相濟和而不必同來失經旨矣

是故婦順備至而後家可長久也

自順於舅姑以至審守委積蓋藏皆婦順之事故曰婦順備然後內和而不乖理而不亂而家可長久也

先嫁三月至教於宗室

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鄭氏亦謂天子諸侯同姓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據此若同姓女子願就教於公宮者而孔氏云公族教於宗室者使有司告之葉氏曰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其有所受也張氏曰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馬氏亦云有收族之意據此又若君之下親同姓者玩經旨後解為長

所以成婦順也

方氏曰前言明婦順繼言責婦順又言婦順備終言成婦順者蓋婦以順為正故反覆言之如此且明而後可責責而後可備備而後可成故言之序如此

古者天子后至此之謂盛德

李氏曰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以陰禮教九嬪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褻功無侈服無喪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于氏曰古之盛時政治之要本乎一原內廷外廷脈絡相貫二南之詩用於鄉人邦國而家人之位正乃可以定天下故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初何預於后妃而卷耳之詩乃以輔佐君子言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若無關於后妃而桃夭之詩乃推后妃所致言之當時一人無為以守至正德宇雍睦而福履綏氣象和平而子孫衆職此之由也是則聽天下之內治即所以配天下之外治婦順之明章即所以扶男教之明章故

謂之盛德余謂此節雖論外治內職而篇意原爲內職而發故特於古人論內職而能究其大者錄此二條焉

鄉飲酒義

劉氏曰溥天之民莫不盡其性以致中和究賾其本莫不首善於六鄉以篤其風化之所自也故周官大司徒之職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所以束之入於三物也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

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獄訟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然此溥天之民一有弗盡其性以充中和而任乎情僞過與不及者無所以自容也故其教官五家爲比則長之以下士五比爲閭則胥之以中士四閭爲族則師之以上士五族爲黨則正之以下大夫五黨爲州則長之以中大夫五州爲鄉則以鄉爲之大夫以綱其鄉之教典而紀之以州黨族閭比之官莫非三物之爲職也大司徒則掌王之教典而天下鄉遂都鄙主其民者必授教法如六鄉之綱紀焉故族則有里校黨則有序州有庠鄉則有學

司徒則有大學所以萃其英才而教之三物也而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礪其德行也以觀其賢能也以采其髦俊也又設司諫之官以糾其德行司救之官以禁其奇衺調人之官以平其讐難媒氏之官以合其昏姻則風移俗易以不盡性於中和爲愧恥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爲王道之範圍風俗之砥礪也董氏曰鄉飲酒之禮在先王禮樂之中最其小小者也而孔子於以知王道之易易然則禮樂之爲用惟其小而近於民者最爲王教之本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補正從京山以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甚是又以京山以鄉人士君子爲鄉人之賢者即賓介僎之類爲非亦是至其所自解謂鄉人泛言一鄉之人士君子則賓介僎并鄉大夫州長黨正也余案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想視此矣以綱紀鄉之教典鄉大夫又與致仕之鄉先生謀擇學士之賢者爲賓介僎以爲鄉飲酒禮以化此一鄉之人使知尊賢敬老貴貴之義非謂制此鄉飲禮以化此賓介僎并鄉大夫州長

黨正也竊謂鄉人士君子統君子小人盡乎一鄉之人矣是泛言非專有指名補正自解恐亦非

仁義接至曰聖

葉氏曰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鄭氏云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義也得之此處只合淺說呂氏謂天下之理義無所不通聖之謂也方氏謂非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興故曰聖胡氏謂言仁義而繼之曰聖則聖者指仁義言皆非也

禮以體長幼曰德

方氏曰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只以是爲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齒故也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陳氏曰黨不若州之衆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有射而無飲惟黨積而爲州州積而爲鄉故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記所言皆鄉乃其意也故胡氏云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謂聚其民於鄉射以教之竊謂此說鄉飲酒是鄉大夫非黨正也據此則集說黨正屬民云云恐非是

工入升歌三終至而不流也

孔疏一人謂主人之吏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集說本疏刪去將行旅酬留賓旅酬則下文旅酬時無來歷矣至如此則雖和樂云云又似單頂揚觶來不若樂書末句統承全節爲妥樂書曰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作樂則賓主之間斯和樂而不流矣

射義

陳氏曰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爲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諸侯言賓則天子爲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射之而已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

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以禮會民而舍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也射之法與義陳氏言之鑿鑿而京山郝氏云天子諸侯之射謂之大射民間之射謂之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直以賓射燕射統於大射鄉射之中而從古止此二射矣豈其然哉補正且援儀禮止此鄉射大射二篇以為証其妄與郝氏同

其節至所以觀盛德也

集說採呂氏說而遺其末段致使觀盛德之意不明故備錄焉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先王制禮作樂以養人起居動作多為文章以寓於聲色臭味之間無非所以示人者也蕭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射之為義容體既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可以無尊卑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外方氏論節之之義甚善並附之射所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可黷也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且武者威也先王以之飾怒樂者樂也先王以之飾喜習飾怒之具而以飾喜之具節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士豈有黷武之弊哉是則先王之微意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鄭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補正以鄭解為是云鄭意三年則幷與所貢之士偕故云歲獻貢士於天子廬陵胡氏以鄭義本書傳為非案經意止謂歲獻即貢士耳歲獻獻計偕之物也於是貢士胡解雖與書傳異然較直捷

射者射為諸侯也

方氏曰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故曰射者為諸侯也

而以流亡者

陸氏曰孟子所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也

與爲人後者

集說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雖本先儒而復求爲後之語似憑空結撰非經意也按清江劉氏云與之者干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與嫡子不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與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干與禮不後異姓不爲子異姓而爲人子非干與庶子而奪其宗則簒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此仲由之所惡也較集說爲長

射者何以射何以聽

孔疏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爲之呂氏曰射之爲藝非專心致志則不得也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他也是謂用志不分集說似無此明悉

燕義

呂氏曰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而長樂陳氏曰常棣之詩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所謂燕兄弟也伐木之詩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所謂燕朋友也集說於燕禮多未詳故採而錄之

設賓主至禮之也

呂氏曰君不敢以己尊莫亢而必伸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爲賓而必屈君之尊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受爵拜君皆答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賓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禮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呂氏言義寓於禮之中甚善故錄之外陳氏言亢疑之義亦佳並附焉爲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爲主而大夫爲賓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爲賓而不以卿言卿爲賓而主之者

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爲其近君也亢爲其不臣也

所以明貴賤也

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通節只爲末句而集說不言故錄之

聘義

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

集說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雖本鄭注然牽强矣竊意質作質文解爲善呂氏曰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乃所以盡其敬也故使人聘於鄰國一人將命可矣必有介者以多爲文也爵之高者其介多爵之卑者其介寡以異爲文也陸氏曰父子之間以質爲敬君臣之間以文爲敬陸意益言於其所親宜用質故以質爲敬於其所尊宜用文故以文爲敬也呂氏又曰君子之交際動無不文故於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賓所以敬主人也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

而廟受拜貺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間爭相爲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讀此益知以文爲敬之義矣

私面私覿

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乘馬八疋私面於君則私面亦可謂見君方氏曰周官言私面而不言私覿論語言私覿而不言私面蓋合而言之皆見而已茲解甚善集說私面謂私以已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覿私以已禮物覿見主國之君本孔疏分貼已覺拘執而於孔疏原文禮字下

增兩物字更蛇足矣蓋私面私覿不過盡已私見之禮而已未必有物也不合硬添出物字來

賄贈

補正引孔疏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國之卿並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因謂賄贈者卿也似與主君無涉謬矣致饔餼還圭璋饗食燕皆卿將主君之命而行之寧至贈而獨出已賄乎且圭璋亦可直云卿還之矣有是理哉

故天子制諸侯

集說以此六字爲句下文旣云制此禮而使諸侯行

之則上文如何以制字連諸侯爲句乎余意故天子制句斷諸侯爲讀案孔疏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句法本自畫然後人誤連下讀耳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呂氏曰還圭璋而不還璧琮享幣者聘以致命贅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也集說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似不如重命輕獻之解較正大

言盡之於禮也

言用財如此豐厚乃於禮爲盡耳猶事君盡禮之意

呂氏奢汰者不敢過制儉嗇者不敢不盡若論埒中之禮者似尚講不到此

君子比德於玉焉　至　故君子貴之也

集說古人用玉皆象其美以下長樂陳氏之說乃匿其名而附於馬氏之後至古之言比君子於玉者以下又刪去原文比仁比知比樂比信比忠比德比道等句亦不載所引書目其錯誤疎漏多此類也

喪服

恩者仁也　至　權者知也

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

以恩制者也　至　以權制者也

呂氏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變不可解於心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於無窮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可繼道所以不行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之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貴之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也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

孔疏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大夫尊貴臣能盡敬故曰貴貴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同爲南面臣能極敬故曰尊尊是以大夫之君爲貴天子諸侯之君爲尊矣而於大夫尊貴並稱何耶馬氏又以士庶人無爵爲賤卿大夫有爵爲貴故貴貴者大夫之君而卿大夫之爵視天子諸侯則已卑卑者爵之下者也尊者爵之上者也故尊尊者天子諸侯之君是以爵之有無分貴賤爵之上下分尊卑仍孔氏貴尊分解之旨方氏云爵有貴賤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

卑而尊莫尊於君是貴貴尊尊統天子諸侯卿大夫渾言之而云莫貴莫尊於君亦非此中尙有等差在竊意天子諸侯與天子諸侯之臣較則天子諸侯爲貴爲尊卿大夫與卿大夫之臣較則卿大夫亦爲貴爲尊故曰貴貴尊尊先儒分配固支離渾而無別亦未爲是也

高宗諒闇

集說本鄭注謂諒闇廬有梁者呂氏以鄭氏不見古文尚書其說迂遠不可取云諒闇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呂解較長

仁者可以觀其愛焉 至 強者可以觀其志焉

呂氏曰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集說無此明暢故錄之

先兄華嶽先生暮年研精經傳以陳氏澔禮記集說膚淺疏漏者多於雍正戊巳間纂緝是編正誤晰疑而於儒先論議有關風教有裨典禮者錄之不厭其詳焉積數年之勤至奔喪篇僅成七卷不幸於乾隆巳未冬棄代芝以六十六歲衰病之老人造物忽奪我朝夕相依如形與影之賢兄單身孤絕尙何忍執筆舒思然茲編未竟亦華嶽之遺憾也庚申秋捋檢遺書付梓力疾忍痛聊自問喪篇而下終於喪服本華嶽纂緝之大指粗成一卷附於編末竊念數十年來芝以師友事兄一字之文必共商裁片辭之善必相欣賞今復誰爲是正者不勝嗚咽乾隆五年庚申七月二十五日弟

青芝敬識

會稽門人章文然編

學禮闕疑卷八終

禘說卷上

敘首

東吳　惠　棟　學

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圜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春夏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明堂獨大禘在圜丘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者以圜丘為明堂六天之祭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天子配天之典故尒疋釋天鄭氏大司樂注謂之大祭自明堂之灋不明後人止據晉婦諸侯之禘謂禘在大廟又據緯書之言以禘止審諦佋穆非配天之祭而禘誼晦矣王肅趙匡又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為后稷以嚳為祖之所自出而禘禮廢矣後世又祖述肅匡謂先禘禘文王以周公配遂以諸侯亦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灋亂矣其誤在推諸侯之礼而致于天子以禘在大廟不于明堂既在大廟遂以禘止審諦佋穆非配天之祭既非配天又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為以祖配祖專是禘之說不可得而聞而明堂之灋愈不可攷矣愚因學易而得明堂之灋因明堂而知禘之說于是刺六經為禘說使後之學者知所攷焉

四大祭皆配天

祭灋曰祭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尒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皞云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禘謂祭昊天于圜丘者以文在郊祭之上郊祭之前唯圜丘尒尒疋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為大祭故總得稱禘也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者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知于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郊用鯀是稍用其姓氏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

皆尸有故云宐也後漢仲長統与侍中鄧義論句龍配社之義云祭灋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㠯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見續漢書祭祀志注是仲公理亦㠯四大祭皆配天也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韋氏注云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㠯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祀祭灋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介父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祀同夏㠯上尚德夏㠯下親親故夏郊鯀也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祀祭灋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宐郊契也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㠯毀故先推后稷㠯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周語定王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 韋氏注云全脀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

楚語王問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 韋氏注云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握謂最不出把者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 韋氏注云牲牛也黜實曰粢

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 韋氏注云帥后舂之服祭服也

詩周頌敘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㠯下皆祖宗祀

又曰雝禘大祖也 鄭氏注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

易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㠯配祖考殷薦猶殷祭也祖祖文王也考宗武王也

孝經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尚書大傳曰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王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龢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

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營洛陽委粟山爲圜丘注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孝經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尊事世統以昭功德祖有功宗有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掇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章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七代之所更立者多有闕焉

說

禘郊祖宗鄭氏韋氏皆以爲配天之祭郊之配天無論矣

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家先宗文王後祖文王宗文王爲配天則祖文王配天可知若禘郊祖宗皆配天而禘杜三大祭之上後人反以爲宗廟之祭何也蓋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祀禘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說本賈逵但有吉禘時禘時禘之中又有禴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學者不攷冢謂天子之禘亦然不亦誣乎劉歆知禘杜明堂行于元始五年近于復古然止毀廟合食審諦佋穆而以未聞以祖考配天後漢張純踵而行之此魏明帝所以席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鄭氏據祭法之語謂圜丘之禘以嚳配天其言辨矣然又襲兩漢諸儒之說謂圜丘之外別有宗廟之禘止諦佋穆此禘說之所以晢明而又晦也天子祭天禘嚳禘其祖之所自出祖之所自出天也故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氏寅曰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大祖典禮截然其敘踰越自明堂之禘不明而禘祫之等殺莫辨冢夷天子于諸侯而七代更立之祭遂後人無有還而明之者蓋兩漢諸儒不能無過焉

終王吉禘

商頌殷武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箋云享獻也世

見曰王　正義曰一世而一見于王以經言來故解之曰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
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氏注云共日祭也侯服者祀韋氏注云共月祀也賓服者享韋氏注云共時享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衞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韋氏注云共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韋氏注云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瑤爲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韋氏注云日祭祭于祖考謂上會也近漢亦然許慎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橫渠理窟曰國語言日祭禮中當有日祭之

祀此正謂三季之中不徵九疑故祭韓夕之饋饋定省之禮之杼也日月祀韋氏注云月祀于曾高。時亯韋氏注云時亯于二祧歲貢韋氏注云歲貢于壇墠終王韋氏注云終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

漢書韋廟諱成傳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亯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亯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

鄦愼五經異誼曰古春秋左氏說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故以爲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亯及二祧歲祫于壇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十三．藝文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八．說文曰祏宗廟主也

周禮有郊宗石室又宔宇下云宗廟宔祏从宀主聲又御覽五百三十一引五經異誼云春秋左傳曰徙宔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

通典禮五十曰袁樞議曰晉徵士虞喜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時亯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劉昫唐書郝處俊曰衆氏禘黃帝郊嚳云云則禘遠祖郊始祖也棟謂郊祀之主也宗宗祀之主也石室禘祀之主也周之嚳是三代以前郊宗之帝廟以時毀終禘時陳而祭之

又曰四十九晉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鄦愼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死者也天子禘于明堂言大廟據諸侯

袁準正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數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用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大祭者大于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會于大祖何謂也曰夫祫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名異耳所名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袁氏論良是但沿兩漢之說以禘不在明堂又非配天之祭則非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魏克貞注云萬國舉其大數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又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　新安王氏曰衛氏集說佚其名不王不禘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誼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毋王終新王卽位乃來

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　朱子謂吳斗南名仁傑亦有是說

詩商頌敘曰廟諱鳥祀高宗也　鄭氏箋云祀當為祫祫合也崩而始合于契之廟歌是詩焉㠯下商周吉禘

又曰長發大禘也

汲郡紀年曰今謂之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礼說曰此王者喪終之禘也定樂歌卽所謂禘樂

左傳僖九年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通典曰段暘引晉乘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為王喪再閏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為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于廟也

穀梁晉乘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佋穆也吉禘禘佋穆逆祀故無佋穆無佋穆則是無祖也杜大祖廟而無佋穆故云無祖無祖則無天也大廟為明堂等礼天子吉禘祭天也㠯天為大祖故云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明堂而行天灋光親而後祖亂明堂之灋故云無天此條為諸侯吉祫㠯其涉明堂之灋故竝采入

說

祭莫大于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卽吉奉新陟之王

升合食于明堂上自郊宗石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而天皆又祖之所自出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礼故謂之大禘是時四海助祭荒服皆至故謂之終王祭畢而朝諸侯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諸侯阼階諸伯西階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南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九采應門之外孝經所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配天之礼九夷八蠻五戎六狄各㠯其職來助祭所謂合萬國之懽心㠯事其先王通神明而光四海王者之祭莫大于此

詩商頌敘長發大禘也此吉禘成湯之詩其詩曰帝命不違又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界天上帝也帝立子生商感帝也有娀方將遠祖妣也不稱遠祖而稱遠祖妣者帝嚳四妃獨舉有娀尊商契受命之符也之構差縣亦從周廟諱王桓撥始祖也相土烈烈境祖也至于湯齊湯降不遲武王載旆新祔主也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功臣也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助祭諸侯也九有有截四夷賓服也至于湯齊配天之事也聖敬日躋文德也有虔秉戉武功也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謚也詩廟諱鳥鄭氏㠯為吉祫高宗之詩實吉禘也其詩曰天命曰古帝感帝也曰天命廟諱鳥降而生商遠祖始祖也曰武湯大祖也曰光后曰受命

咸宜堍祖及親廟也曰武丁新陟之王也曰武丁孫子饗
帝饗親之聖孝也曰正域彼四匚明堂四門也曰肇域彼
四海明堂四極也光邦畿而後四海專內達外明堂之瀛
也曰匚命夅后曰龍旂十乘五服助祭也曰四海來假來
假祁祁四夷助祭也曰百祿是何與聶發詩百祿是遒百
祿是總皆明堂之符也舉此一詩而明堂大禘終王之誼
備矣

吉禘四時有三名大嘗 大禘 大烝

少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
主烝嘗禘于廟王者烝嘗禘于明堂

禘說弟上　十一

吉禘禘重初灌烝嘗重備物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
吕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
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　王弼注云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于宗廟
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乎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
而不薦也　周易述疏云盥與灌通觀盥而不薦乃禘禮
配天之祭故馬氏謂盥者進爵灌地吕降神也配天之祭
灌禮最盛古文作祼周監二代而制禮大宗伯吕肆獻祼
享先王與瑞祼圭有瓚吕肆先王則祼一事有三節肆者
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吕彝祼之陳
將吕瓚祼之行獻吕爵祼之[illegible]故曰肆祼獻祭天灌而
禘有灌者宣三年公羊傳說一配天之誼云王者曷爲必吕
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
者無匹不行南郊配天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堂配天
也明堂之配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南郊用特牲明堂用大牢我將詩維羊維牛是
也故天無灌而祖有灌吕灌[illegible]禮降神推人道吕接天所謂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云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灌也禘行
于薦爨物未成孰薦禮獨略故云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
足觀也引孔子語者論語文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
觀灌禮非常薦爲常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不
欲觀也所吕明灌禮之特盛與此經觀盥而不薦同誼故
虞翻王弼亦皆引吕爲證孔安國謂迭禘亂倡穆聖人不
欲觀失其誼矣

禘說弟上　十二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誼見上

又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吕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吕祀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春秋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吉禘于莊

公速也（㠯莊公祔大廟故曰吉禘于莊公非禘于莊公之廟也詳萅秌說）

襄十有五秊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十有六秊萅王正月葬晉悼公　傳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㠯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晉主盟故僭禘祀）

文二秊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　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

魯語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昭注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秊畢祫祭先君于大廟升羣廟之主敘昭穆之時也凡祭秌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

周禮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㠯勳勞者而欲尊之故賜之㠯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㠯舞大武八佾㠯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㠯賜魯也（魯用禘樂㠯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而舞配天之事降于天子也）

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偽孔氏般庚注云大享烝嘗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龢氣也內金示龢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㠯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陳氏祥道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饗於宗廟之大禘也鄭氏㠯爲祫祭觀矣案此卽大嘗大烝也）

說

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于萅夏謂之大禘（郊特牲祭義皆云萅禘秌嘗祭統萅礿夏禘明堂位季夏六月㠯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周六月夏四月也禘行于萅夏之始可㠯承萅枝禘㠯四月）（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周七月夏五月）行于秌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嘗禘本四時之祭吉禘因之）左傳所謂烝嘗禘于廟是也祭統之大嘗禘司勳之大烝皆畢吉禘（四時之祭則稱祫禘祫嘗祫烝）而其名又相通萅秌文二秊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此吉祫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魯之八月夏之六月萅秌改月改時則八月吉祫實嘗也）秌定八秊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此㠯僖公改祔廟禮與吉祫同而行于夏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蓋吉當日之巨有功者坐則書勳于大常沒則配食于大烝言大烝實兼嘗禘也故曰名相通也禘行萅夏物未成孰其薦節略而其重于始灌天道闇昧推人道㠯接之故始灌之禮㠯孫假祖㠯祖假天惟聖人爲能饗帝㠯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㠯稱其德者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易觀盥而不薦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㠯明灌禮之極盛德脩薦薄吉必大來故易旣濟九五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者四時之祭亦行于曼止及二祧而不逮毀廟故禘爲重未有能行禘禮而不能治天下者故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所謂禘嘗者大嘗禘也大禘簡略烝冬之大嘗大叓則備物矣牲不㠯犆牲而㠯大牢（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饌用九州之美味薦用四時之龢气亡物極四海助祭數冀藩禮器所云㠯多爲貴也

禘郊大誼

郊配一帝百神從祀禘配六天百王與會

尚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殷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靡不率德明祀帝靡不配天者

荀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郊當爲禘此荀子論三年之喪㠯三年事之猶未足其上文云社祭社也稷祭稷也言祭社㠯句龍配祭稷㠯后稷配止配一神唯配天之禘百王與會故云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禮運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祭灋曰有天下者祭百神

說

郊及百神禘并百王郊于南郊㠯稷配天自泰折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宗雩宗四坎壇山林川谷（聖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與會焉禘于明堂㠯嚳配天自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組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㠯下同配會焉所謂德盛者游廣也自穆王觀兵荒服不至而明堂之德衰二祧竝建推廣四廟（穆共之時文武親盡擬立二祧于是有七廟之說詳古制四廟）而明堂之灋廢矣

大禘終王之禮廢于穆王故祭公因諫觀兵而及祭祀之興替周家盛衰之所係也

禘說卷上終

禘說卷下

古制四廟

東吳惠棟學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禘郊祖宗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獨感帝）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此誤解禮記介愚以肯止有四廟商周始有五廟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此注亦誤庶子王如漢之宣帝後漢之光武宣帝為父立廟于奉明光武為南頓君以上舂陵節侯以下立廟獨羣臣侍祠不敢于四廟之外有所舉也）

漢書韋（廟諱）成傳永光四年下詔議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毀廟事丞相（廟諱）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誼曰（卽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大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敘宜入就大祖廟而敘昭穆如禮大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于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大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

家語廟制篇曰應為大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大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　王肅注云諸禘嘗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大祖

許慎五經異誼曰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商頌烈祖正義）

漢書韋（廟諱）成傳劉歆議曰或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

淮南時則曰曼令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　毀宗宗祀之主親盡廟毀禘時陳其主于大廟合而祭之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鄭氏注
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
稷殷則六廟契與湯及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
二昭二穆而已　正義曰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
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
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
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
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
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
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立七
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
韋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
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
王義云（鄭中令馬昭康成弟子）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夏無
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夏無大祖則禹時止有四廟）殷人祖契而宗湯
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
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
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言嘗豈禮也

哉故漢侍中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
禮緯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
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尹注穀梁）漢書韋
（廟諱）成等四十四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
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融魏博士平王）
（馬二家之言）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
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
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
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
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

小記爲枝葉韋（廟諱）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廟諱）其
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
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
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
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
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
論且家語者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
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
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
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遂奮翼奉傳上延問得失奉㠯爲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㠯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上疏曰漢家郊祀挑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家从之及匡衡爲丞相樂从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說

禮記七十子之徒所撰其閒雜有後世之禮要㠯周言之有周公之制有晚周之制如喪服小記所述四廟之說此周公之制也王制祭法所述七廟之說晚周之制也大廟合親廟四爲五天敘五行人親五屬四世而緦故服不過五天子奉天故廟不過五非有降殺也周公制禮止有四廟其時文武尚在親廟之列孔氏正義云天子七廟皆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周公制禮時祖紺廟已毀故親廟止有四也後世㠯其爲受命之君故建二祧而不毀與五廟而七此穀梁有七廟之文荀子說後王遂其師之說穀梁荀子之師㠯爲有天下者事七世皆晚周之制非周公本說也王者禘其祖之所出㠯其祖配之禘郊祖宗皆是雖行配天之禮廟㠯時毀是㠯小記止云四廟有虞氏㠯下四代皆然也配天者廟未毀行祖宗之禮廟既毀行禘郊之禮自古有配天之王無不毀之廟故殷之三宗推㠯配天廟仍不世配天者功德高也廟毀者親屬竭也仁之至誼之盡也說文云周禮有郊宗石室郊主也宗宗主也石室禘主也王者行禘郊祖宗之禮奉郊宗石室之主㠯配天祭則藏之家語所云不及大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此爲不易之典矣而漢永光中議毀廟丞相韋廟諱成等四十四人尹更始等十八人咸守師說主親盡廟毀之議㠯爲古禮止有四廟不謂有顧劉五經獨排眾議之劉歆捌三宗不毀之說且曰宗變也又曰宗無數也夫自古訓詁未有釋宗爲變者尚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大史公引此經謂帝無不配天者夫配天之帝皆有功德有功德則宗之如歆之說商家三十一王賢聖之君過半廟皆不毀則王者宮牆之內恐不能容歆說之僞亦云甚矣而司徒掾班彪反㠯其說爲博而篤于是又有輕議先儒捌立異說之王肅祖述歆之僞論謂王者本有七廟二祧不在數中後人因之又造爲九廟之說而三代廟制愈錯亂不可明矣

二祧之建當在穆王共王之世大傳述配天之禘而及五服益五世親盡故服止于五廟亦止于五又言五世殷通昏而周道百世不通此周公之說也穆王廣四廟娶盛姬盛古文郕見穆天子傳皆乖于禮後世知娶同姓之非禮而不知建七廟亦非周公之說荀無述舊章之小記

大傳與守師灋之書（廟諱）成等數十人亦輙從而知其失
哉（七廟刱于穆共王春秋為時王之制故曾子問亦稱七廟）

王者天大祖

荀子禮論曰王者天大祖（㠯天為大祖諸侯之始祖）僃諸侯不敢壞（始祖百世不遷故不敢壞此商周禮也要以肯親盡則毀）大夫士有常宗（繼別為宗）所以別貴始（天子之天諸侯之始祖大夫士之宗皆始也而有等差所以別貴始也）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郊止乎天子（天子祭天地）而社止乎諸侯（諸侯祭社稷）道及士大夫（大夫祭五祀道五祀之一）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大戴禮同）

義禮器服為人後章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　鄭氏注云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偰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　賈氏疏曰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于南郊還以感生祖配祭周以后稷殷以偰配之天子始祖諸侯及大祖竝于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遂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㠯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氏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㠯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㠯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大祖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于其君謂免于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于壇墠

董子緐露曰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㠯配上帝也　鄭氏注云言俱本可㠯配

公羊宣三年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㠯其祖配王

者則曷為必㠯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何休注云祖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食也王者曷為必㠯其祖配據方父事天（㠯天為父故王者㠯天為大祖也）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㠯接之不㠯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誼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大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詩敍長發大禘也　鄭氏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㠯其祖配之是謂也　鄭志趙商問曰案祭灋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

皆禘其祖之所自出㠯其祖配之注皆㠯爲祭天皇大帝㠯與配之（高所據蓋當時讖緯之說）然則此詩之禘亦空㠯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㠯配天則㠯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㠯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空爲圜丘之祭揆意大過得毋誣乎禘皆祭名天人共云（詩長發正義）

說

明堂皆天子之大廟也天皆天子之大祖也荀子曰王者五德之次開物之主稟五行用事之一而王不必言感生而實天之所篙生也萬物本乎天遠祖始祖與祖考皆天之所篙生故嚳稷㠯下文武㠯上合㠯配天高帝

立廟上天甚神故不曰大廟而曰明堂明堂天灋也嗣天子奉新陟之王祭于明堂由考而及祖由祖而及高曾由高曾而及垝祖由垝祖而及始祖由始祖而及遠祖且上極于祖之所自出嚴父配天天人祖宗聚于一堂聯爲一气此禘說之所㠯難知也故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

禘用盛樂

古文尚書咎繇謨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㠯詠祖考來假虞賓在位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㠯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馬融注云此是遷除喪畢之喪祭宗廟之樂（因除喪祭宗廟祖顓頊而宗堯[illegible]祔廟而不配天有虞氏㠯上尚德也）

易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㠯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㠯配祖考　說文曰殷作樂之盛稱

周禮大司樂曰凡樂圜鐘爲宮（馬融注云圜鐘應鐘也）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詩烁稱日至而不稱冬夏㠯日至爲周之五貰𤣥林也此經言冬日至夏日至皆遠周書周月篇所云祭祀仍周夏時故也）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

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宗廟明堂也）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氏注云此三皆皆禘大祭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㠯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鄭氏注云季夏建巳之月

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㠯勳勞者而欲尊之故賜之㠯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㠯舞大武八佾㠯舞大

是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祭統又曰夫祭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而禘有此三重故曰重祭武宿夜即大武也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周禮曰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以下叙禘禮兼用四夷之樂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歈而歌之　鄭氏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曰以雅以南是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曰以雅以南韎任株離　章懷注云毛詩傳韎任株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誼不在內明堂位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
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禘及毀廟

三禮義宗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王氏詩攷

禘及功臣

尚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偽孔氏注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孔氏正義云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詩長發敘曰長發大禘也其卒章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顏氏崇高曰長發之言阿衡可謂祭功臣之明證
周禮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鄭氏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劉敞七經小傳曰烝當禘言大者大烝其禘祫也與
左傳文二年郎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通志功臣配享下高堂隆議曰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士位于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貶損非寵異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勇而無誼死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審也
何休文二年公羊注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此謂天子時祫也若揩殷祫祭亦祭功臣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

禘祫等禮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義禮喪服爲人後章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
荀子禮論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 子別
爲祖繼別爲宗 所㠯別貴始

說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天子
禘及郊宗石室諸侯祫及毀廟天子之禘禘其祖之所自
出諸侯之祫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
其高祖天子㠯天爲大祖諸侯㠯始封之君爲大祖大夫

㠯諸侯之別子爲祖士㠯大夫之別子爲祖故云尊者尊
統上卑者尊統下也天子之天諸侯之大祖大夫士之祖
皆始也而有等禮故云所㠯別貴始也自明堂之灋不明
後世鄭氏之徒家有祫大禘小之說禘者配天之祭也祫
者宗廟之祭也楚語稱禘郊大傳稱禘郊祖宗禘且大于
郊謂之小于祫可乎此鄭氏之謬也

周禘魯禘異同

禮記逸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 蔡邕明堂月令論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㠯其祖配之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歲貢終王 漢書劉歆議曰
大禘則終王 通典裴樞議曰虞喜引夕氏說歲祫及壇
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㠯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尊
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篹
爵用玉琖仍彫加㠯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
下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四代之樂器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

說

周禘于明堂魯禘于大廟周禘其祖之所自出魯禘及其
大祖周禘用六代之樂魯禘用四代之樂周之大嘗大烝
皆配天魯之大嘗大烝配天之事周明堂之灋有圜丘
之禘魯所無也其魯禘與周禘同者祼禮也廟飾也四代
之服器官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也朱干玉戚㠯舞大武也
八佾㠯舞大夏也內夷蠻之樂也

禘說卷下終

惠松崖先生纂

明堂大道錄

經訓堂藏版

明堂總論

東吳　惠　棟　學

明堂爲天子大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御名)望氣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爲大教之宮其中有五寢五廟十又个肯堂後室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上有靈臺東有大學外有四門四門之外有辟廱有四郊及四郊迎气之兆中爲亡澤又有圜丘主四門者有四嶽外薄四海有四極權輿于伏羲之易拁始于神農之制自黃帝堯舜夏商周皆遵而行之而行之者以天下至誠毌三才

之道故之旾秌冬夏是爲七始始于盡性終於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而成既濟定者也三代以歬其灋大備詳於周礼之冬官冬官亡而明堂之灋遂不可攷略見于六經而不得聞其詳說經者異同閧出惟前漢之戴德戴聖韓嬰孔牢馬宮劉歆後漢之賈逵許慎服虔盧植潁容蔡邕高誘諸儒猶能識其制度惛爲孔安國鄭康成王肅袁準四人所亂安國以禘止爲審諦佋穆故漢四百秊廢禘礼康成以文王廟如明堂制謂國外別有明堂王肅又以禘嚳爲后稷之所自出非配天之祭及袁準作正論謂明堂大廟大學各有所爲排詆先儒并及六經于是明堂之灋

後人踵有述而明之者矣茲故纂集六經之文輔以諸儒之說以表明劉聖治天下之大法名為明堂大道錄大道者取諸禮運（詳明堂象辭）蓋其道本乎易而制寓于明堂故以冠其篇云

明堂天子諸侯等禮（等禮二字出繫辭上篇）

明堂之法自天子達於諸侯以下皆同制而有等殺（祭義大教古五而皆云教諸侯故知明堂之政通于諸侯而及于天下也）宗廟之禮天子曰明堂諸侯曰大廟合祭之禮天子禘終明堂諸侯祫于大廟（魯之郊禘孔子以為非禮）吉禘之禮天子大禘于明堂諸侯有事于大廟（詳見禘說）禘祫之禮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祖之所自出天也詳見禘說）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祭祀之等殺也告朔之禮天子受朔于南郊諸侯朝于天子天子受朔藏于明堂諸侯受朔藏于大廟天子視朔先朝日諸侯視朔先朝朔（見穀梁）天子須朔于明堂諸侯須朔于大廟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告朔朝于明堂諸侯告朔朝于大廟此告朔朝廟之等殺也明堂治（御名）之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天子視朔于明堂登靈臺而察斗建（見尚書堯典）諸侯視朔于大廟登觀臺而書雲物天子登靈臺有日官以底日（周禮底作致古文通）諸侯登觀臺有日御不失日此明堂治（御名）之等殺也四學之禮天子曰辟廱

諸侯曰泮宮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諸侯朝會而反養老天子造士而登于明堂之天府諸侯貢士而試于明堂之射宮天子辟廱之教達于四極諸侯泮宮之教達于四鄰（天子四學不率教者投諸四裔故左傳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齊放高止于北燕鄭放游楚于吳止及四郊也）此立學養老尚賢絀惡之等殺也皆明堂之法

明堂四代之禮

明堂始于神農蕢桴以後古制已亡記禮者止及虞夏商周四代介郊禮行于南郊而禘祖宗之禮皆行于明堂故祭法魯語載禘郊祖宗稱有虞氏以下四代明堂大學嚴師故學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明堂養老故祭義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王制內則養老之禮亦兼四代明堂辟廱有教世子之法故文王世子引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至明堂位所載禮樂服器官並舉四代也（明堂月令所載亦非一代之禮）

明堂大教之宮

蔡氏以明堂為大教之宮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朝于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觀于大廟入廟右肉禮臣益純故知所以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蓋五者皆明堂之事故蔡氏以為

大教之宮頫氏謂明堂總名曰宮也樂記又以郊射爲大
教之一郊射在明堂四學故也
明堂月令四時迎气薦寢廟大饗帝祈天宗皆祀明堂
之事仲秋養衰老授几杖此食三老五叟之事仲夏祀
卿士百辟之有益於民者是祀先賢之事孟春躬耕帝
藉是耕耤之事其朝覲之事詳于明堂位及覲禮
廟學同處異處皆統于明堂
大廟大學辟廱皆統于明堂之濡故經傳所載往往相次
樂記曰未卜禘不視學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于學禮運
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廟大室也朝明堂也學

大學也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
上帝作之君明堂布政也作之師太學尊師也上帝明堂
六天也此太廟大學同處之證也詩恖齊曰雝雝在宮肅
肅在廟鄭箋云宮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龢助
祭于廟則尚敬又詩序振鷺爲二王後助祭之詩而有西
廱（韓詩以西廱爲辟廱毛傳云廱澤也澤即澤宮）辟廱不與大廟同處而相及者
明堂之濡也
明堂四門先儒不詳
鄭氏注尚書以堯典文祖如周之明堂經云闢假于文祖
下即云詢于四岳闢四門又堯歷試闢賓于四門四門即

明堂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也四門之外有四學總名曰
辟廱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西東南北即指四門故大戴禮盛德曰明堂外水曰
辟廱南蠻東夷北狄西戎盧辯注云言四海之君各以其
方列于水外與明堂位合又上與周詩堯典合先儒不以
明堂位盛德兩篇之記契勘書之四門與詩之西東南北
而汎指四方及四方之門敝蔡氏發明大義明堂之濡幾
不可攷矣（蔡義見明堂月令論詳下）
明堂靈臺同處
天子曰靈臺諸矦曰觀臺靈臺在明堂之中故堯典舜受

終于文祖下繼以在旋機玉衡乃觀斗所建合四時而敬
政事左傳僖五季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爲書雲物而
審祲祥今文太誓王升舟入水鼓鍾惡觀臺惡將舟惡宗
廟惡（鄭注云惡讀爲亞亞次也觀臺□□知天時占候也）此明堂靈臺同處之證也
辟廱爲明堂四門之學靈囿靈沼在焉故靈臺詩曰王在
靈囿王在靈沼又曰於樂辟廱靈囿靈沼與靈臺不同處
而同入詠歌者以其統于明堂之濡也（明堂之上爲靈臺明堂四門之外爲辟廱又有靈囿靈沼鄭駁五經異義謂三靈一廱皆在郊誤也）
月令明堂位兩篇屬明堂陰陽
隋書經籍志云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

位一篇後人遂謂明堂位爲劉歆撰案鄭氏三禮目錄（隋書經籍志鄭三禮目錄一卷孔正義賈疏引于各篇之下）月令明堂位下曰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別錄爲劉向所撰漢書藝文志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內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則馬融所足者采之明堂陰陽此書劉向所錄班固藝文同之劉氏而非子駿所撰明矣且逸周書七十篇月令弟五十三明堂弟五十五兩漢諸儒皆見之謂之劉歆所撰可乎（周書月令雖亡蔡氏撰章句以爲周公所作邕猶及見周書月令也）

諸儒論明堂

通典戴德曰明堂辟廱是一物（同統于明堂之灋故云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盛德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左傳魯僖公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云見下）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竝與鄭說不同（四十四）

許慎五經異義曰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壅之以水示圜言辟取其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邕龢也（詩振鷺云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薛君章句曰廱文王之廱也言文王之時辟廱學士皆絜白之人也）所以教萅射秌饗尊事三老五叓在南匚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取其絜清也

辟廱杜明堂四門之外四門有學中爲大學卽明堂東序故云立明堂于中云辟廱杜南匚者南爲明堂故也

其實四門皆有學不特南匚也

又曰左氏說天子靈臺杜大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外水曰辟廱）諸侯有觀臺亦杜廟中皆以望嘉祥也

漢名臣奏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之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牛氏宏曰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大學同處

唐會要顏師古明堂議曰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以爲明堂辟廱大學一實三名金裒等又稱經傳橆文不能分別同異

盧植礼記注曰明堂卽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气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叙佋穆故謂之大廟圜之以水佀璧故謂之辟廱古灋皆同處近世殊異分爲三介（詩靈臺正義）

辟廱統于明堂故云同處

穎容萅秌釋例曰大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嗼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叙佋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詩靈臺正義）

大學爲明堂東序而云四門之學非也

又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大廟與明堂一體也蓋𡠉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册勛獻俘于廟御覽五百卅三少傳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　禮記王藻正義曰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通典四十四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左傳云臺在大廟明堂之中又云盧植蔡邕頴子容賈逵服虔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崇禮或作宗祀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

明堂東曰青陽震南曰明堂离西曰總章兌北曰廟諱堂坎中央曰大室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明堂取諸八卦而獨于离言之者以离直明堂故也其正中皆曰大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月令昭令德宗祀之禮配天明前功百辟之勞配食起尊老敬長之義養老顯教幼誨穉之學齒胄朝諸侯朝覲選造士于其中太學辟廱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尊師選賢死者論其功而祭大烝祀功臣賢者故爲大教之宮大教二字本樂記祭義頴氏云明堂總名曰宮而四學具焉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官司備焉明堂位曰有虞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取義于太乙行九宮太乙北辰也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尚書大傳所云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龢四海而致諸侯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獨斷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下云大學中學明堂之位又曰大學明堂之東序則非四門之學二句稍誤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蓋𡠉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大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大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大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蓋𡠉禘于大廟不云禘于明堂魯雖用郊禘未有明堂當云以周清廟論之魯大廟周清廟也魯禘祀周公于大廟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乃得之矣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今檀弓無此文當在逸禮此天子禘于明堂之明文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曰明堂今無曰字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大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

以共象于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象祭大廟用禘禮禘樂而不禘其祖之所自出降于天子也詳禘說)易傳太初篇曰(蒙求師之卦世于八月當太初故易傳有太初篇)天子(一作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當云晡入西學莫入北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子反問于相(一本無及問于相四字)日側(與佰同)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介丞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尻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尻東門南門保氏尻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尻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于養老粤東方歲始也又篇亟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于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大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

明堂大道錄卷十　十

故稱詔令曰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禮記昭穆篇(依詩正義當作政穆)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瀍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此當作外)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辠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逸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通于神明配天之業光于四海四學之教)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即明堂四門)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弟者則曰大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大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瀍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筴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筴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棟案通天屋即靈臺也黃帝明堂圖所謂昆侖)圓蓋方載六九之

明堂大道錄卷十　廿

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四九三十六八九七十二乘九室之數也
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
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匚亦七宿之象也堂高
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其行謂五行外廣二十四
丈應一歲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
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
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气物行王政也
成灋具備各時其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
褻黷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

明堂大道錄卷十　丰

君世有沿襲益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
曰泰其經曰王用亯于帝吉泰當作益此益六二爻辭益于消息爲正月卦孟蔀
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御名術曰天元正月己巳
朔旦立蔀日月俱起于天廟營室五度月令孟蔀之月日
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御名象日月星辰敬授
民時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
不利爲寇利用禦寇蒙上九爻辭蒙于消息爲正月卦令曰兵戎不起不
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蔀令曰日夜分則
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于大御名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
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

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箸也
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二當作一篇而月令弟五十
三古者諸侯斡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
藏之于明堂每月告朔斡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
于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斡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
斡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文六季經文告朔天也斡廟祖也不告朔而斡廟是
有祖而無天猶無祖也自是告朔遂闕文十六季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
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告朔之禮廢于文十六季而徒用其羊子
贛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尒愛其羊我愛其禮
其禮謂明堂之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

明堂大道錄卷十　丰

并聽令無并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龢季穀豐太平洽符
瑞畢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箸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
安亦取以爲弟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
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中郎此論于四代明堂之灋辯晰分明大義已了乃當
時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爲首鼠兩耑之說續以王肅袁
準箸論亂經于是明堂之灋明而復晦此三君者不能
無辠焉余故備載漢晉諸儒之論以俟深賞之君子折
衷焉

高誘淮南本經篇注曰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圜下匚堂

四出各有夕又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
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叙侶穆謂之大廟其
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圜以辟廱諸侯之
制半天子謂之宮詩曰穆穆魯侯在泮獻功也
晉書紀瞻傳瞻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在昔哲王象
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富祖考辟廱所以班
礼教大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亾
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為異
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瞻對曰周制明堂所
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

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
正中皆云大廟以順天時施行瀆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
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礼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
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室則曰大
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
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
物

辯明堂卽路寢不在郊

唐會要明堂下曰正觀十七秊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
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今文莫覩肇起黃帝
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刱規模衆說
舛駁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
究其指與實有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棄暴
秦酷烈經礼湮亾今之所存記傳雜記用為準的理實蒙
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門當作皋）據此
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介其青陽總章明堂大廟爲夕又
个又與今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
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礼于禖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
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
令之文觀其所班皆在路寢者也又礼記云昔者周公朝

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
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
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尸子亦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
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
初有近郊之言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
負扆受相堂居出令既在高（高當作皋）庫之內亦何云據郊野
哉孝經傳云（援神契文）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刱造廣
集搢紳言論紛紜終以不定乃于汶水之上立廟祀焉明
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
功靡定平帝元始四秊大議營起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

廱大學一實三名金㠁等又稱經傳𣝣文不能分別同異
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大廟一物三名鄭玄則曰
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
丙譌作景已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大廟凡有八名其體
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匈裒曾𣝣師祖審見且
大功成作樂理定制礼刜𢬵从空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
古不同作度權衡𦾔後茸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叚使周
公舊章猶當辯其可否宣尼彝制尚或補其闕漏況乎鄭
氏臆說淳于詖閭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遍
校宮闈賞允事空諒𣝣所感但當具遵天旨祗奉德音作

皇代之明堂永貽範于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也

明堂興替

明堂黃帝曰合宮唐虞曰天府夏后曰世室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故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明堂之名當始于周淮南子言神農祀乎明堂當據周稱其濅自天子逵于諸侯故文王之時已有明堂逸周書呈寤篇文王召大子發于明堂武王受命以爲王者之堂猶公劉之徹濅大王之臯門應門文王之造舟靈臺案今文大誓云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則武王時尚名觀臺文王爲臺民歡樂之稱爲靈臺後世遂以爲天子之事尒後世子孫有天下遂爲天子之制也明堂雖刱始于文王制猶未備武王周公繼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後明堂之濅具及成康而後其濅乃大備尒自昭王娶于房后而九嬪內治之政始荒匠人明堂之下稱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九室明堂之濅則王者內治亦統于明堂也及南征不復南蠻乃橫穆王征伐犬戎自是荒服不至駒王西討東夷不臣明堂四極之德衰矣詳明堂助祭明堂四極嘆管子謂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濅文武設象以爲民紀則六官象魏之濅猶犂嘆具也共懿以後始刱七廟之制而廟制變詳諦說懿王徙犬丘王室遂衰詩人作刺至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朝覲之禮替厲始革典而十八王之濅遂變叓矣宣王不籍千畝而耕籍之禮廢料民太邍而天府之職曠程伯失官而靈臺之政斁至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

瀆韋昭注云言幽王敗亂周之濅度猶壞毀高山以爲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爲溝瀆平王東遷明堂之濅盡廢矣故王子晉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嘆則大道之隱小康之不復見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明堂之濅雖廢蔇烌之時猶有述而明之者鄭子夷人而稽明堂五帝之官制敬姜婦人而志明堂九嬪之燊盛周之守府已僅至定王猶知戎翟坐于門外魯之告朔不行至康子猶觀象魏命藏舊章郎曋據周志嚴功臣配食之儀單襄述夏令儆營室土功之敎因內奸賂而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大義則臧孫之以德諫也因祀爰居而載古人刱禘郊祖宗之明禋則展禽

之以筵尸也管子舉黃帝明堂而造嘖室甯武言天子當陽而明斬正大史克檮杌饕餮之凶內史過解慢梴遷之失而四門流竄之瀆明又內史過上帝明神之事晉敬姜天制地德之修而朝日夕月之制備及景王崩王室亂典籍盡歸于楚明堂之故實亦亾矣然吾夫子至周觀四門之牖觀負扆之圖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皆見家語）于是繫說卦取離明作萬姝書三正（杜預曰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祿天王所須也）之晉孝經稱宗祀與蜡賓舉大道荅子贛悉犧羊東周之志未嘗一日忘也戰國紛爭諸侯去籍而列國之志已亾然九一世祿之政孟子猶能道之總章陽館之名

尸子猶能紀之魏文侯識大學爲明堂之位瀍人重老之義猶未泯也（見周書）荀卿子知塞外有明堂之築觀禮亡明之制猶可攷也兩漢而後孔安國不識大禘爲明堂配天之祭渾于登（登說見禮記正義）謬指明堂杜丙巳七里之內沿及東漢張純述孔氏之學鄭氏取渾于之說嗣是以後明堂之瀍竟晦蝕不可明矣後之述舊信古之士安得不發憤而諧歎乎

明堂大道錄卷一

明堂大道錄卷二

東吳　惠棟　學

明堂權輿

繫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繫下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伏羲用蓍而作八卦所以贊化育蓍者幽贊于神明而生幽贊者贊化育之本也（詳周易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

五爲虛（凡中央王中亡）故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五行之數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太玄曰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五行之數得土而成故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故五爲虛五五爲十故有地十五在地十之中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五行之數也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凡五十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量主斗斗合于人統三才之數也故大衍之數兼三才五行）其一大極故用四十有九取其圜而神也（七七四十九故圜）大極生兩儀兩儀乾坤也（出虞注）故分而爲二以象兩大衍之數有三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掛一以象三大衍之數有五行播五行于四時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以閏正四時成歲故歸奇于扐以象閏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是爲四象四象生分

二而生故云兩儀生四象四營而成易易變而爲一謂
成一變大初之气竅温始生故不云變而云易也一變
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气變之究乃復變而爲一則
三揲蓍而成一爻詳周易述六爻三變故十有八變而成卦
六子三索而成故八卦而小成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引
信三才觸類而長之以成六十四卦聖人成能故天下
之能事畢矣明堂者王者毋三才之道以敂于蔔烋冬
夏而子周公忽兼三王以敂四事三王三統卽三才也四事蔔烋冬夏也尚書大傳周公忽兼三王之道以
敂于蔔烋冬夏三才合四時卽古文虞夏書克典之七政今文虞夏書咎繇謂之七始也卽大衍之
數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一毋三爲王一卽大極

明堂大道録卷十　十一

白虎通曰王者五行之稱也五行用事者王故云五種之稱僕則毋三才而統五行者主也古人造字之義數矣
王者順時行令故兼三王之道以敂于蔔烋冬夏所
以贊匕育也明堂以聽朔爲先本大衍歸奇再扐之灋
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
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述曰帝上帝也上帝五帝在
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四時之敘五德相次聖
人灋之以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灋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匚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
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匚之卦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

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
正北匚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述曰震東匚也者青陽大廟也巽東南也者東青陽个南
明堂个也離南方之卦也者明堂大廟也負斧依南面而
立故南面而聽天下聽聽朔也天子當陽故鄉明而治蓋
取諸此也者言明堂之灋取諸此也蔡氏謂人君之位莫
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坤也者地也者坤位
未而王四季故用事于西南而尻中央西總章个南明堂

明堂大道録卷十　十二

个中央大廟大室也兌主酉故正烋總章大廟也乾西北
之卦也者西總章个北廟諱堂个也坎正北匚之卦也者廟諱
堂之大廟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者東青陽个故曰成始北廟諱堂个故曰成終
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
房李善注云九室則九房也後漢書劉瑜曰河圖授嗣
正杜九房九房卽說卦之九室明堂取灋于九宮故云九房案明堂
之灋始于幽贊中于鄉明終于贊匕育夫子所謂吾道
一以毋之是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

潸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述曰神六宗之神妙讀曰眇成也助陰陽變化成萬物故妙萬物而爲言變化謂乾變坤化也 詳明堂六宗

神農明堂

伏羲作八卦神農瀁之立明堂贊化育詳見上

大戴礼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 盧辯注云案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乎明堂其始于此

淮南子主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

不出于四域褱其仁成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秌收冬藏月省時攷歲終獻功以時嘗穀 高誘注云嘗新穀薦之明堂 嘗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 無四方者黃帝明堂圖所云四面無壁也 風雨不能襲燥溼 一作寒暑 不能傷遷延而入之 高誘注云遷延猶偃佯也 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龢同是故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瀁省而不煩教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 明堂四極詳見八卷 莫不聽從 所謂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當此之時瀁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又本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 高誘注云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 見上

桓子新論曰 名譚字君山後漢人 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 取四達之義

黃帝合宮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 御覽

黃帝明堂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攷建五常

礼說云五常謂五气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尻正气以俟天龢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 王伯厚曰制度見公玉帶圖 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 玉海作建鼓 于朝而備訊唉 注云訊唉問也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 復白 而 驚問也 賢者進也桓公曰吾欲效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

明臺衢室總街皆明堂也立諫鼓亦于明堂靈臺明堂之靈臺也 周禮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葢諫鼓之遺大寢明堂大寢見月令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 藝文三十八玉海九十五 欲觀黃帝之行于合宮

觀堯舜之行于總章 三文選

禮樂刑政皆行于明堂故觀其行

漢書郊祀志曰上欲治明堂奉高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命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四面無壁淮南所云有蓋而無四亡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夏后氏稱世室始有室及戶牖矣殷人重屋始有重檐四阿矣明堂四門外有辟廱故云水圜宮垣上有靈臺故云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帶謂昆侖以祀上帝于是唐貞觀五季禮部尚書劉伯莊誤依帶說議以爲從昆侖道上層祭天爲乡又閣道登樓設祭時太子中允孔穎達上言駁詰 穎達亦不知昆侖即靈臺故其言無指實所以魏乡成不从也 而侍中魏徵不加契勘謬从伯莊之議由不信漢儒明堂靈臺同處之證以有是誤介

又曰卬公曰 人姓 黄帝接萬靈于明廷明廷者甘泉也

成伯璵礼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黄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唐虞爲五府 注云府聚也合五帝之神祭也

案周礼大司樂二至以樂降神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𧈅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云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礼此皆禘礼行于明堂故云接萬靈于明廷

漢書最鍇傳鍇對策曰五帝神聖自親事瀍宮之中明堂之上

明堂天瀍故曰瀍宮

唐明堂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鄭氏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杜旋機王衡以齊七政

察斗建以齊七政詳明堂七始

又曰歸假于䄙祖用特　詩我將正義云堯典歸格 此俗字 于䄙祖用特鄭以䄙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 諱廟 矩蒼曰靈府　宋均 康成弟子 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 隋書宇文愷傳 御覽帝命驗注云天有五帝集戹大殺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瀍于唐虞也

史記正義曰舜受堯終之事于文祖尚書帝

命驗五府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者斗主也四行之主周曰大室顯紀者紀灋也周曰總章詳廟架者架灋也周曰詳廟堂靈府者周曰青陽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

讖不讀讖亦稱堯有五府益先秦舊典之言非成哀之緯書可比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下聽于人也詳上

虞明堂

尚書文祖見上

禮記祭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國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韋昭注云謂祭天以配食也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祀祭灋與此異者舜社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尚攷大室之義唐爲虞賓　鄭氏注云尚攷猶言古攷謂徃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

尸子曰有虞曰總章又曰觀堯舜之行于總章　張衡東京賦曰黃帝合宮有虞總期李善注云章期一也

夏明堂

周禮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世室即太室公羊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左氏作太室服虔注云大廟之室公羊凡太字皆作世如太叔作世叔之類明堂五室故周官隸僕掌五寢中央曰大室故月令有大寢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詳明堂制度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旁室四達一室八窻象八節

夏小正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戴氏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灋也

案大正夏月令也南門大微星所在故云大正所取灋

猶說卦云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離也周語引夏令其書當與月令略同

祭灋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魯語同

韋昭魯語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案夏以下親親禮運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人各親其親也

周語單襄公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韋昭注云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注詳明堂制度）
明堂之上有重屋萅秌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
志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
是重屋為明堂之重屋也　禮說曰室上重屋所謂復
廟重檐天子之廟飾
祭灋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　唐會要顏師古議曰尸子曰黃帝
合宮有虞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證
桓子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

檐四阿故取名
孔子三朝記少閒篇孔子曰成湯受天命乃插姒姓于杞
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
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
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
來服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先祖之府即天府明）
堂（取其明灋）（月令之政藏于明堂故曰明灋）以為君臣上下之節近者說
遠者至　盧辯注云八政鴻範所云食貨祀司空司徒司
寇賓師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于此命事取萬物之成功
也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詳明堂制度）
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亯維羊維
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孔氏正義云謂
祭五帝于明堂以文王配而亯之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王氏應麟曰我將詩先言祀天
次言祀文王
尚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鄭氏注云文祖者周

曰明堂以稱文王
　唐虞稱文祖故周公因之
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
子之灋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皡之屬為
用其灋度也周公制六典就其灋度而損益用之
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亯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　鄭氏注云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
告五帝大皡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
洛邑（鄭分告明堂與禋廟為二非是）
周書程寤（此篇今佚）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霸大姒寢見

商之庭産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閒匕爲案柏棫
柞寤驚以告文王王召發于明堂拜告寤受商之大命于
皇天上帝
樂記孔子曰椒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又射騶虞而毋革之
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蔡邕以明堂爲大教之宮本此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
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
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明堂有四門故云四達禮樂交通禮樂刑政皆行于明堂故樂記云四達而不悖也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
面而立三公中階之前云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書明堂同
祭灋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同　韋昭
國語注云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
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
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
王
孝經曰子曰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鄭稱
注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上帝者天之別名

家語觀周篇曰孔子至周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
頌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
侯之圖焉
呂氏春秋慎大曰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
藏也可以守至藏　高誘注云至德之藏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故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案神農黃帝堯舜當大道之行故明堂外戶不閉三代
大道旣隱其明堂猶得古制也
又上德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高誘

注云作樂金鐘在後故曰先德後武
淮南子主術曰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
紂所以亡者皆箸于明堂高氏注云箸猶圖也于是略智博聞以應
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
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
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
周書本典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
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
袁準正論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

堂明堂杜乄故謂之東宮（社稷杜明堂之又故云又社稷乄宗廟）

明堂大道錄卷三

東吴 惠棟 學

明堂天灋

大戴礼盛德曰明堂天灋也礼度德灋也所以御民之耆欲好惡以慎天灋以成德灋也

礼記明堂陰陽錄（引見牛宏傳及御覽）曰陰陽者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乄還以象天内有大室象紫垣（一作宮）南出明堂象大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廟諱）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一作功）王者承天統物亦于其匚以聽國事（一本無國字）

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灋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

劉歆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大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大微（文選注）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御覽五百三十三）

夏小正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戴氏傳曰南門者壘也歲再見壹正葢大正所取灋也

南門大微壘所在故云大正所取灋猶說卦之南面而聽天下葢取諸離也

明堂七始

虙犧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焉三五相包冊五行于四時故爲七始治御名建官行政皆從此出三五之義別見易大義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咊欽若昊天御名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萅申命羲叔宅南交今文尚書有曰明都三字平秩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分命咊仲宅西曰柳谷寅餞內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中龝申命咊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中冬

羲咊主天地仲叔主四時皆爲授民時而設即下經七政也

又曰在旋機王衡以齊七政　鄭氏注云七政謂萅秌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

沈氏彤曰旋機王衡者史記天官書以爲北斗七星而曰初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注家以魁爲第一星衡爲第五杓爲第七也隨昏旦夜半而察其三建是之謂在

今文尚書皋陶謨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

伏生尚書大傳虞夏傳曰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七始天統也

劉歆三統御名曰漢書律御志同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龢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損益三王之道施之萅秌冬夏其有不合者王者之政不合于天地四時則不能贊化育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周公制禮之本

伏生尚書大傳曰周公兼三王之道以施于萅秌冬夏此一條引見困學紀聞葢書大傳宋末猶存

三王三統也萅秌冬夏十二月所施之令也謂之明堂月令伏語與孟子略同以四事爲萅秌冬夏但孟子所述古書而伏生于四事以萅秌冬夏釋之也

明堂月令曰孟萅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孟夏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

曰孟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音商律中夷則
其數九其味辛孟冬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音
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艸
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
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又孟春令曰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正
義及令疏曰自此以下論政失致裁之事上既云毋變天
之道云云今若政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
感動故也政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
不時天也艸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

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
定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爲義例也
漢書魏相傳曰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陽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自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卽此書也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聞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貳聖人以順動故
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
日冬夏至則八風之敘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
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注云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
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注云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注云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顓
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注云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黃帝乘
坤艮坤位在未衝丑爲艮地正故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注云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
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
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案此卽月令所謂反令也明王謹于尊天愼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民事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
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艸木茂鳥獸蕃民不
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案此乃既濟之事也政
教不違禮讓可興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

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
于先聖案此乃世三才之義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注曰第八
天子衣服之制于政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書長樂宮曰令羣
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周昌
謹與將軍陵太子大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
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而舉四時卽虞書七始之義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
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
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注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禮物犧祭百事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

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
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
史大夫鼂錯時爲大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旱燠而炎气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
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
繇陰陽天下幸甚
魏弱翁此奏皆三代之遺益其所述者古五子書及明
堂陰陽猶是西漢師瀍也

王尻明堂礼

袁準正論曰古有王尻明堂之礼月令則其事也

月令孟萅　天子尻青陽𠂇个　淮南時則曰天子翰于青陽𠂇个以出萅令　鄭氏注云青陽𠂇个大寢東堂北偏　孔正義云北偏近北也　高氏十二紀注云青陽者明堂也中匚外圜通達四出各有𠂇又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廟諱)堂是月天子翰日告朔行令于𠂇个之房東鄉堂北頭室也　時則訓曰是月之朔天子翰日于青陽𠂇个東鄉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𠂇个个猶隔也萅令寬緜之令也

仲萅　天子尻青陽大廟　時則曰翰于青陽大廟　鄭氏注云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高氏十二紀注云青陽東鄉堂大廟中央室(時則訓同)

三翰記曰天子盛服翰日于東堂(案東堂青陽也)

季萅　天子尻青陽又个　時則曰翰于青陽又个　鄭氏注云青陽又个東堂南偏　高氏十二紀注云又个南頭室也　時則訓云東鄉堂南頭室曰又个

孟夓　天子尻明堂𠂇个　時則曰翰于明堂𠂇个以出夓令　鄭氏注云明堂𠂇个大寢南堂東偏也　高氏十二紀注云明堂南鄉堂𠂇个東頭室　時則訓云南鄉當盛陽故曰明堂也東頭室故曰𠂇个尻是室行是月之令也

仲夓　天子尻明堂大廟　時則曰翰于明堂大廟　鄭氏注云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　高氏十二紀注云明堂南鄉堂大廟中央室(時則訓同)

季夓　天子尻明堂又个　鄭氏注云明堂又个南堂西偏也　高氏十二紀注云明堂南鄉堂又个西頭室

中央　天子尻大廟大室　時則曰天子翰于中宮　鄭氏注云大廟大室中央室也　高氏十二紀注云南鄉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室

孟秌　天子尻總章𠂇个　時則曰翰于總章𠂇个以出

秌令　鄭氏注云總章𠂇个大寢西堂南偏　高氏十二
紀注云總章西鄉堂也西匚總成萬物章明之也故曰總
章𠂇个南頭室也　時則訓同
仲秌　天子尻總章大廟　時則曰輸于總章大廟　鄭
氏注云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高氏十二紀注云總
章西鄉堂大廟中央室也
季秌　天子尻總章又个　時則曰輸于總章又个　鄭
氏注云總章又个西堂北偏　高氏時則訓云西鄉堂北
頭室故謂之又个
孟冬　天子尻廟諱堂𠂇个　時則曰輸于廟諱堂𠂇个以出

冬令　鄭氏注云廟諱堂𠂇个北堂西偏也　高氏十二紀
注云廟諱堂北鄉堂也𠂇个西頭室也　時則訓云尻是室
行此月令也
仲冬　天子尻廟諱堂大廟　時則曰輸于廟諱堂大廟　鄭
氏注云廟諱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高氏時則訓云北鄉堂
中央室故曰大廟也
季冬　天子尻廟諱堂又个　時則曰輸于廟諱堂又个　鄭
氏注云廟諱堂又个北堂東偏　高氏十二紀注云廟諱堂北
鄉堂又个東頭室也
閏月　周禮大史曰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尻門終月

鄭氏注云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
青陽明堂總章廟諱堂𠂇又之位惟閏月無所尻尻于門故
于文王在門謂之閏　許慎說文曰閏餘分之月五歲再
閏告朔之禮天子尻宗廟閏月尻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
曰閏月王尻門終月也
案周之大史猶唐之羲咊尻卿以辰日職明堂之事故
月令四孟皆云大史謁之天子閏月大史詔王尻門則
知十二月之尻皆大史所詔也
玉藻曰天子廟諱端而輸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
閏月則闔門𠂇扉立于其中　鄭氏注云閏月非常月也

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明堂門即路寢門也鄭分為二非是
萅秌文六季閏月不告月　𠂇傳告朔
王尻明堂義
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若萅气三月之
中尻正寢退息之時常尻東北之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
則尻中寢夏之三月則尻東南之寢秌之三月則尻西南
之寢冬之三月則尻西北之寢此三時後土王之日亦各
尻中寢以從時气　御覽十九
葉時禮經會元曰月令有萅尻青陽夏尻明堂秌尻總章
冬尻廟諱堂中央尻大室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　月令

周公所制而云呂氏之說繆及覩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則知先王於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于此乎出也周之祭祀四亡圭幣咸放其色大宗伯以王作六器以祀天地四亡卯明堂告朔朝廟配祭之事以蒼璧祀天昊天上帝也以黃琮祀地中央黃帝也其餘四帝配四亡也五帝郊祀必因其亡兆于居處而御齋所取灋耶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肯脩禘堂大室皆明堂也王嚮南面而立鄉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亦寢也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鄭氏此注大謬家謂宗廟之制皆如明堂當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同物也案孝經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為宗

廟矣有明堂則有大室書曰王入大室祼王肅以大室為清廟中央之室清廟亦明堂也蔡邕亦云明堂清廟詳則亦為大室矣蔚怵大宗屋壞穀梁作世室御身之大廟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大廟則為大廟可知矣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周公輔諸侯于明堂即大廟也翰祀受之于廟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為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于攷工記明堂之制備于冬官冬官亡故儀見于攷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故周禮十二月所居之制因無明文然上文曰頒告朔于邦國下文曰閏月詔王居門則知每月聽朔必于明堂而閏

月則在門矣先王重告朔之禮而閏月亦謹所居者蓋閏以正時時以敘事書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時以閏正歲以閏成閏月其可不謹乎

明堂輸日附夕月

說卦曰離也者明也南亡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又曰離為日

鄭注大司樂云夾鍾生于房心之气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　賈疏云夾鍾房心之气為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之宮

古文尚書堯典曰寅賓出日　鄭氏注云春分輸日

又曰寅餞內日　鄭氏注云秋分夕月

義禮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亡明

又曰祭天燔柴祭地瘞　鄭氏注云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輸日嚴著所謂五采輸日也　鄭氏注云王輸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

馬融注云天子以春分輸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

日于東門之外　盧植注云翰日以立萅之日也（南齊志）
堂次曰翰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玉藻翰日（見上）
大戴禮翰事曰（鄭注引作翰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
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
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翰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
退而翰諸侯
三翰記曰天子盛服翰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
呂氏萅秋十二紀孟萅高誘注云是月也天子翰日
僖十有八年穀梁傳曰王者翰日　又曰天子翰日諸侯
翰朔　范甯注云王制曰天子玄冕而翰日于東門之外
疏云玉藻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灋制
魯語公父文伯母曰天子大采翰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韋昭注云禮天子
以萅分翰日示有尊也虞說云大采衮織也祖習也識知
也地德所以廣生夕月以秋分少采黼衣也昭謂翰日以
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
氏與太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共敬觀天灋攷行度以知
祺祥也（案此係靈臺之政）

明堂頒朔　聽朔（諸侯告朔　視朔附）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
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大司徒以下同）　干寶
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　鄭氏注云正月周之正
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
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
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灋新王事也　賈疏云挾日者
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
左傳哀三年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亡也　熊安生禮記義疏曰天子藏舊章于明
堂諸侯藏于大廟
萅官大史曰頒告朔于邦國　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
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翰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
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萅秋傳曰
不書日官失之也　杜預左傳桓三年經注曰經之首時
必書王明此（御名）天王之所班也
大戴禮虞戴德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明堂）
（天灋王者順時行政故天子天道而敬行之也）以示威于天下也
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祭祭明堂也）
（廟諱）端而翰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　鄭氏注云
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於東門之外東郊也南門之外南郊也王方慶謂天子
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總校十二月之政還藏于
祖廟蓋于上辛日郊后稷以配天受十二月之政謂之
聽朔還于明堂乃頒朔于邦國也
穀梁文六年經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曰閏月不告
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順時行政政曰時政）杜氏
注云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何氏公羊注
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

告朔慎之至也
案告朔朝廟者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于大廟諸侯告
朔于大廟朝享亦于大廟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
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
厭政已甚矣（政明堂月令之政受朔于大廟不于禰廟）何氏公羊注云不舉
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
私也故以不視朔為重常以朔者重始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鄭氏注云生牲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于廟有祭

謂之朝享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魯自文公四不
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
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
室既衰諸侯怠于禮故文公廢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
遂闕（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自文不視朔後明堂月令之禮遂廢矣）而
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
案明堂月令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為望

國始廢其禮故穀梁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
周之志乎其後哀三年桓僖廟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
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中象魏則知告朔之羊
哀公時猶未去也
諸侯朝正
文四年穀梁傳曰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
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曰當陽）諸侯用
命也（用命謂受朔）
蔡邕明堂月令論見上
案諸侯朝正有二受朔朝正于天子此傳朝正于王是

也歲首翰廟亦曰斡正則襄二十九年公杜楚釋不斡正于廟是也

張齊賢天子每月告朔議

唐會要曰聖（御名）九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于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閻邱譔（當作壁閭仁諝）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案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云云奉禮鄭璩齊賢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案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它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案公羊氏傳以魯侯不告閏爲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案周禮大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下禮記玉藻聽朔

于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穀梁子曰天子輸日諸侯輸朔天子輸日聽朔諸侯輸正告朔當有等聲）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公羊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灋于象魏使萬人觀象挾日而斂之即是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家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大宰所云布治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

亡以五官之職言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此二語錯）干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吉是朔日月吉布治非告朔而何）今云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爲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皆諸侯之禮故公羊氏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今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天子之尊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今諸侯使奉而行之此大謬也何者公羊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公羊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唯歲首一告朔

何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唯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並配五亡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于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于上天理宜于明堂告其時之天帝而配以祖考也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爲靈威卬等五天帝且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

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告祭嘆後須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大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大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何所宣布者簡官大宰職云須告朔于邦國是總須一歲之朔于天下諸侯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須于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内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存漢祖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來喪亂爲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翰廷濩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並載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案禮論何承天撰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祭服義亦載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嘆易了每月告朔杜祀不疑尊祖配天于義爲得若乃刱制承統損益舊章或疑孟月視朔此則斷杜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

王方慶定天子每月告朔議

舊唐書禮儀志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駁博士壁閒仁諝議謹案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濩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會要作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大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廟諱堂中曰大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大廟爲一漢左中郎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舊書佚此二句從會要譜取其正室則謂之大室取其鄉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大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廱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總受受會要作校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于天子甯武子所謂朝正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餘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明堂配天之祭四海助祭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是以孝治天下人君以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載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案春秋文公六季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阜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它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大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又禮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

事也祀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大
宰正月之吉布治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
告朔日也此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宮受朝讀
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
聽朔之禮非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
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皆以上
外祀官所稱　臣謹案玉藻云廟諱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
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當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明堂
在國之陽二語鄭注姑存其說謂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
反宿于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

明堂大道録卷三　干

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
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于明堂其義昭然猶
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家闕其事臣又案禮記月令天子
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廟諱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
說天子行事一季十八度入明堂大宮不問卜一入也每
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气四入也巡守之季一入也今
禮官立議王唯歲首一入尒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廟諱
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
帝也蒼則靈威卬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
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社祀

典亦于杜月而高祭之故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
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家廢故
云尒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艸創明堂辟廱
其制家闕漢武封禪始造明堂于大山既不立于京師所
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
建明堂辟廱冝帝祫祭于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
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諸秩補吏各有差漢
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季郊
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
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于此而墜暨乎晉末戎馬生郊

明堂大道録卷三　圭

禮樂衣冠埽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朝
益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之既闕明堂
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
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
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
其文家闕各有耑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杜臣實
有疑陛下肇建明堂奉尊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
叶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于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
恐不可廢詔從方慶議

明堂象魏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大司徒縣教象　大司馬縣政象　大司寇縣刑象小宰小司徒小司寇正歲帥屬觀治象之灋教象之灋刑象之灋）干寶注云周正歲子之月告朔日也　賈疏曰縣治象之灋于雉門象魏從中至中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周書敘明堂之門有應庫皋雉明堂位曰雉門天子應門則明堂有雉門象魏所縣禮記正義謂明堂兼重門非也

左傳哀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冢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賈公彥大宰疏云舊章象魏杜大廟中恐火連及故命藏之以象魏建寅之月縣之十日藏之大廟中季桓子御公立于雉門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故命藏大廟中象魏

又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杜氏注云闕象魏也　服虔注云西辟西偏也（毀鼓銘曰纔洽　我西偏東偏）　定二年夏妹經曰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注云雉門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禮運曰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氏注云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助祭觀闕也觀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曰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設兩觀乘大路何休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是魯僭天子禮有兩觀也）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氏注云大道謂五帝時也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正義曰言生于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于前代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鄭氏注云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明堂之灋尚養耆老妹會孤子益取則于大道）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孟子陳明堂之

政與此略同）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皆謂五帝既濟時）故外戶而不閉（明堂外戶不閉猶是大道之遺）是謂大同（鄭氏注云同猶和也平也）今大道既隱（鄭氏注云隱猶去也案隱猶微也孟子曰世衰道微）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正義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　案漢書引書曰有般及王）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攷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故之大廟在雉門之內兩觀在雉門之外仲尼與于蜡
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因息大蜡明堂合樂以作動物
之祭（詳明堂四靈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氏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雜記曰子贛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案伊耆氏始爲蜡蓋明堂之遺雜記孔子謂子贛正與論語子答或問禘之說同學者當合觀之）兩觀天
子明堂聽朔之所夷王而下（周語曰厲始革典）明堂之遺不行
宣公以後視朔之禮又廢故因蜡祭遊觀而發嘆郊禘
亦明堂之遺狀不視朔而僭郊禘設兩觀故云益嘆狀
也明堂始于神農當大道之行逮于夏商周爲三代之

明堂大道錄卷三　二十四

英蕭妹之時明堂之書猶在（孔子之時冬官尚存）故云丕未之逮
也而有志焉未之逮黃農虞夏不可復追亦是嘆息之
意也明堂之制本于易乾變坤匕故云大道乾升坤降
豈尚乎德故天下爲公乾坤之次屯利建侯明諸侯不
世賢則建之故選賢與能自此至外戶而不閉皆五帝
之事然三代明堂之政猶有其遺意也夏后氏以後大
道既隱尚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始以天地爲本
終之四靈以爲畜可謂盛矣而僅謂之小康此道之所
以大也（祥禮運新注）
齊語管子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灋文武遠績以成名
合羣安比校民之有道者（韋昭注云合會也安老也比比方也校攷合也謂攷其德行道埶而賢者）
興設象以爲民紀（韋昭注云設象設教象之灋于象魏也以爲民綱紀）
程大昌演繁露曰國語設象以爲民紀案此單言設象
知象魏所從眞有其象也國語于此下又曰式權以相
應比綴以度權度衡尺有器之物知象魏爲畫象
爾疋釋宮曰觀謂之闕　郭璞注云宮門雙闕
左傳定二秊正義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
云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
則其上縣灋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
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明堂大道錄卷三　二十五

陸倕石闕銘曰象闕之制其來已久蕭妹設舊章之教經
禮從有憲之文載記顯遊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襄（李善注云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大姒寤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閒匕爲松柏）北荒明月西
極流精瀣嶽黃金河庭紫貝蒼龍（廟諱）武之製銅爵鐵鳳之
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縣灋或以表正王凥或以光
崇帝里

明堂大道錄卷三終

明堂大道錄卷四

東吳惠棟學

明堂制度

大戴禮盛德曰俗本刪明堂篇非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一作牖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外名一作水曰辟廱南蠻東夷北狄西戎八蠻在南門之外九夷在東門之外五狄在北門之外六戎在西門之外明堂月令盧辯注云于明堂之中數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云綴飾也二九四九宮之數坤二離九巽四七五三兌七中央五震三六一八乾六坎一艮八坎離震兌為四正乾坤艮巽為四維一九六四二八七三乘五皆合于十五堂高三尺一作丈非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圜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一作八其宮方三百步堂方百四十四尺此下至以應節气也坤與蔡氏月令論同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圜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气也堂方百四十以下今本缺以通典所引補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飾治也凡人民以下據隋書牛弘傳並古本戴記如此為後人所亂今改正焉

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尺字誤階廣一作博避隋諱六尺三寸室居中一作內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廟諱堂中央曰大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今周書缺从御覽王溥隋書譜入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氏注云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注云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凡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鄭氏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貴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四旁兩夾窗鄭氏注云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白盛鄭氏注云蜃灰堊牆門堂三之二鄭氏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鄭氏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複笮周書作複格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注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鄭氏注云宮中宮謂四牆之內廟門容大扃七個

鄭氏注云大扃長三尺舉扃爲一箇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參箇鄭氏注云小扃長二尺參箇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鄭氏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箇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參箇鄭氏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箇二丈四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氏注云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卿六卿三孤爲九卿

漢書五行志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明堂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執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二

建武禮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

十二戶法陰陽之數後漢光武紀注

阮諶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參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御覽五百三十三

淮南本經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高氏注云質也木工不斲高氏注云斲或作琢不彫畫也金器不鏤高氏注云不鏤成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高氏注云隅角也差衰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衰角裏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高氏注云觚贏之理謂若馬日龍相連干也言隸書冠文取平直而已也堂大足以周還理文高氏注云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頌故曰周還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言上帝祀鬼神高氏注云

孝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以示民知儉節

應劭漢官義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壍上作橋壍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秫明堂面至郊祀後漢光武紀注

此東漢建武之制與古法異

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表曰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様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圜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

案圜觀即通天觀古爲明堂之靈臺也

明堂四門

明堂有四門四方諸侯輸覲所入唐虞建官四嶽主之堯典詢于四嶽闢四門是也周時分陝二相主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言東西則當兼南北也三公在中階侯在阼階伯在西階子男在應門內之東西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皆在四門之外明堂位述之詳矣六服承德四夷賓服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文王有聲詩所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王道

成矣

古文尚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氏注云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

又曰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詢于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闢古文作闢說文曰闢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𠔏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

堂行悌者則曰大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周書明堂曰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羣公卿士侍于𠂇又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應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應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有錯簡當如明堂位六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宗周明堂之位也

周語定王曰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血气不治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与之

案四門之外爲辟廱故泮頌泮水之詩獨敘淮夷其詩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淮夷既服而來朝故亦在四門之外而當泮宮故比之飛鴞之集泮林也

顧命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明堂重門爾疋在南周書在東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𠂇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又

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益其時召公畢公爲二伯也

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

大戴禮盛德篇記明堂曰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周書明堂曰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今本缺从御覽五百三十二卷諭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案應庫皋雉明堂之重門也爾疋釋宮曰正門謂之應

門今巡注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據此知應門當在
南周書殘闕故有誤介㕸應庫臯雄實皆明堂之門故
周書禮記別之明堂篇也
左傳莊廿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公自北門入

明堂門數

東門　南門　西門　北門（詳明堂四門）

臯門

周書明堂曰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應門當在南）
唐會要顏師古議曰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
庫臯雉門據此一途固是王者之常尻介

禮記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
大雅緜詩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
襄十七年左傳宋築者謳曰臯（今本作澤）門之皙實興我役
宋王者之後故有臯門

雉門

周書明堂（見上）
禮記明堂位曰雉門天子應門

庫門

周書明堂（見上）
禮記明堂位（見上）

周書作洛曰乃立五宮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應門庫臺（闕諱）
閫　孔晁注云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後可知也

應門

禮記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又曰雉
門（見上）
周書明堂（見上）
尚書顧命曰王出在應門之內（詳明堂四門）
攷工記匠人曰應門二徹參箇　鄭氏注云正門謂之應
門謂朝門也
周書作洛（見上）

路門

攷工記匠人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　鄭氏注云路門
大寢之門
顏氏師古以明堂為天子路寢明堂月令執爵于大寢
故為大寢之門

畢門

尚書顧命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偽孔氏注
云路寢門一名畢門
周禮閽人疏云畢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

廟門

顧命曰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攷工記匠人曰廟門容大扃七箇

闈門

周禮地官保氏曰使其屬守王闈
逸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
及門子日昃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 蔡中郎集
王居明堂禮曰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 同上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云云爾疋曰
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

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
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
居西門北門也
攷工記匠人曰闈門容小扃參箇
明堂月令曰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闈 闈今本閭
蔡邕月令問荅曰謹門閭今曰門闈何也曰閽尹皆內
宮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閽尹之職也閽
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明堂六天

明堂有六天其天子覲諸侯則有六宗六宗卽六天之
神又謂之亡明虞禋六宗而覲四嶽羣牧周祀亡明而
覲公侯伯子男其制一也 說本禮記
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氏注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　賈逵注云中兆黃帝之位
幷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 中兆在四郊之中卽大司樂之亡澤賈氏謂幷南郊之季非也鄭氏亦仍其謬
唐書禮樂志曰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氏
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
此五行精气之神也鄭以爲青帝靈威卬赤帝赤熛怒
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五天也由是有

六天之說
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
尚書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祀
五帝上靈雖與五帝爲六天其祀之則仍有別蓋上帝
又爲五帝之主宰故也
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亡以蒼璧禮天以黃
琮禮地以青圭禮東亡以赤璋禮南亡以白琥禮西亡以
廟諱璜禮北亡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
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龢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

亡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繼萬民以致百物　鄭氏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中兆方澤）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廟諱）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大昊句芒已下卽六天及六天之神鄭以爲別有五人帝五人神非也

明堂月令曰萌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天子居青陽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服章句作佩）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天子居明堂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秋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天子居總章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其帝顓頊其神（廟諱）冥天子居（廟諱）堂乘（廟諱）路駕鐵驪載（廟諱）旂衣黑衣服（廟諱）玉

又曰季夏之月令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鄭氏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顚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

五帝于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皡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

云凡樂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止文若乃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爲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黄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祭五帝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其四郊之祭乃各放其亡之色鄭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灋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于嚳以明禘大于郊禘嚳指商周言若夏后氏以上則禘黄帝配圜丘商周之禘嚳配圜丘也又爾疋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于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灋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气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后稷配天見于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父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至郊天二也五時迎气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

九也其五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气東亡用青圭南亡用赤璋西亡用白琥北亡用廟諱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用黄琮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于壇故祭灋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次則于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灋圜丘之祭周人則以嚳配之祭灋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文武配之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灋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卒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鄉燔柴及牲玉于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内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于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

六宗

古文堯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將覲諸侯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辯（音班）于羣神揖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伏生尚書大傳虞夏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馬融尚書傳作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湮于六宗此之謂也（鄭氏注云湮祭也宗當為禜賈氏以為六宗謂日月星辰太山河海也經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辯于羣神月令孟冬天子祈秊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攷之則爲皇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也續漢書祭祀志注　御覽五百□十儀禮經傳通解續）

案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不稱禋祀禋祀者明堂之祭鄭說非也

許愼五經異義曰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以事類

祭之天位在南匸就南郊祭之是也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匸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郊天幷祭之

漢書郊祀志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匸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气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此劉歆說）

通典曰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景初一秊改祀大極中龢之气注云時大議其神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气以爲龢六宗者大極冲龢之气爲六气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時從其義

神農演八卦而立明堂于是有十二室說卦先言帝出乎震次言神妙萬物益帝者主宰神者用事故有六天有六宗助陰陽變化者月令五帝又有五神亦此義也主四時者謂之帝變化于四時之中者謂之神故說卦首陳八卦爲明堂之位後言六子敘成物之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董遇注云妙成也）六子共成萬物實乾坤之變化爲之荀子所謂不見其事而見其功故謂之神也劉邵據老子以

太極中龢之气爲六宗大極中龢卽坎離也乾坤交而爲坎離坎上離下二五爲中龢大極中龢之气卽歐陽夏侯實一而名六之說禮正義所云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曰六天義並得通兹幷載之至劉歆駁歐陽夏侯之說劉邵改六子爲中龢之气皆不知二五之爲十者也天宗有六而月令止五帝五神者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據其用事則有五原其主宰則爲一猶書繢之事有六采而止稱五色也（幷見上）

明堂月令孟冬曰是月也天子乃祈來秊于天宗　盧植

注云天宗六宗之神（劉昭續漢書補注）
呂氏萅秌孟冬紀曰是月也大㱃烝天子乃祈來秊于天宗　高氏注云祈求也求明秊之神于天宗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萅不動非夏不長非秌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周書世俘曰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

匚明

劉歆三統（御名）曰（漢書律御名志同）伊訓篇曰惟大甲元秊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生誕資有牧匚明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匚明以配上帝汲郡紀

秊曰大甲十秊（當作元秊）大饗于大廟初祀匚明
案伊訓及紀秊所稱匚明乃明堂六宗也覲禮之匚明實放殷制大甲元秊省喪畢之元秊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于明堂以配上帝祀畢乃見諸侯與覲禮同詳下
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匚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匚明于其上匚明者木也匚四尺設六色東匚青南匚赤西匚白北匚黑上（廟諱）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匚璋西匚琥北匚璜東匚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𠂇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匚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鄭氏注云匚明上下四匚神明之象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
荀子彊國篇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　楊倞注云塞外竟外也明堂壇也謂巡守至匚嶽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匚明其上𠂇氏傳築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

六天制度之義

淮南時則曰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見五帝五神下）

五帝五神

月令五帝合皇天上帝爲六天帝皆主宰神妙萬物
明堂月令曰萅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秌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廟諱）冥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匚　鄭氏注云祭四匚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后土配中央帝不在南）蓐收在西（廟諱）冥在北詩云來匚禋祀　正義曰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气祭五天帝于四郊明爲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于明堂

總高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又曰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徧五帝于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

漢魏相傳相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奏曰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榘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坤位在未皆丑爲地正艮在丑故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

官以乘四時節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家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淮南時則曰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榘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衡萬物也榘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榘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以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明堂月令五帝鄭氏以爲大昊伏羲氏等五神鄭氏以爲顓頊之五官非也古尚書說元气廣大謂之昊天東方生養故曰大昊西方收斂故曰少昊白虎通曰炎帝者大陽也顓頊者寒縮也黃帝者黃中和之色皆以五行爲言伏羲等乘五行而王故亦有大昊以下之稱五神亦嘆木初生之時句田有芒角故曰句芒祝始也融明也黎爲火正以焞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祝融火德謂黎爲祝融則可謂祝融爲黎則不可也猶后土土神玄冥水神謂句龍爲后土之官修及熙爲（廟諱）冥之官則可謂后土爲句龍（廟諱）冥爲修熙則

不可也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戉立于西阿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之刑神謂之蓐收則非少昊氏之子該可知矣說卦曰帝出乎震此即月令五帝又曰神也者眇萬物而爲言者也此即月令五神非五人帝五人神之謂也

·明堂二至降神四時迎气

二至降神則丞澤也四時迎气則四郊也丞澤合四郊爲六天降迎于明堂大饗合而祭之以文武配皆樂六奏而天神降八奏而地示出九奏而祖考假所謂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也

周禮大司樂曰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鄭氏注云函鐘夾鐘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蕎烁及十傳稱日至而不稱冬夏以日至爲周之孟蕎孟烁介此經言冬日至夏日至則逆周家所云祭祀用夏時也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黃鍾作圖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　鄭氏注云奧內也安也四亡之內人所安尻也爲壇祭之謂祭四亡之帝四亡之神也

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　鄭氏注云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卬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

顧氏棟高謂感生之帝確然無疑第不必如緯書云靈威卬諸名介

月令孟蕎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蕎于東郊蔡氏章句云迎蕎祭大昊及句芒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孟夏迎夏南郊蔡氏章句云去邑七里因火數也孟烁迎烁于西郊蔡氏章句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孟冬迎冬于北郊蔡氏章句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案賈逵盧植鄭氏高誘之注皆與章句同見北史劉芳傳

續漢書祭祀志先立烁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皇覽不言迎黃靈之日依周禮當在夏日至漢時明堂之禮不明故用土王之日迎黃靈也祭黃帝后土案

蔡氏章句云南郊五里南郊皆作中郊即亡澤也鄭注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黃帝亦于南郊非也孔氏郊特牲正義云五時迎气東亡青圭南亡赤璋西亡白琥北亡元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用黃琮案黃琮禮地即亡澤之祭先師之言得其義矣因土數也此注當在中央土之下伏生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云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鄭注大司樂云天

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昆侖昆侖地之中大室之野澤之亡丘也則中郊即亡丘明矣

魏文帝皇覽曰迎禮蕎夏烁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蕎于東堂距邦八里東郊距邦八里而云東堂皆倣書傳大室之野也堂高八尺堂階三等據郊兆下同青稅八乘旗旂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河間獻王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蕎之樂也自蕎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旂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

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樂元語曰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續漢書祭祀志注）

伏生書大傳明代尚存黃佐采入六藝流別與此同唯堂階三等作八等堂階二等作七等當从之改正此四郊迎气之文乃周書月令也故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

詔曰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正用皇覽書傳語而稱月令明爲周書月令之文也李賢注後漢書時月令已亾故其說不詳

天地分合祭辯 附

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月令孟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孟夏迎夏于南郊孟秋迎秋于西郊孟冬迎冬于北郊（中央即方澤之祭故月令無中央迎气之文）

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廟諱）璜禮北方　鄭氏注云此禮天以冬至禮地以夏至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

以上明堂六天禮

大司樂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鄭氏注云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氏注云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不言祭社稷則地示爲社明矣）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周郊四望魯郊三望降于天子）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祭灋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泰折讀大社聲之轉詳禮說）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讀禳祈）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正義曰此經論祭感生帝于南郊也

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又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匋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鄭氏注云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尚赤者周也

儒者據昊天有成命序以為天地合祭又據大司樂以為天地分祭二說皆非也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禮祀天神于南郊而地祇四望山川皆從而祭郊感生帝于泰壇而泰折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宗雩宗四坎壇山林川谷丘陵皆從而祭也故禮運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于曰郊及于百神地從天而祭非天與地合祭之謂也詩序正義云祭神州之月嶽大明地從天而祭也　大司樂冬至于地上之圜丘夏至于澤中之匚丘奏樂降神圜丘祭昊天上帝也匚澤中央黃帝也合四郊迎气之祭為六天此明堂配天之祭也夏正之郊用騂犢六天之祭用五色之牲大宗伯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非天地分祭之謂也詩序周禮各自分明而後人紛紛聚訟或主合或主分以至一朝之典禮或合而後分或分而後合由明堂之法不明故歷代

之禮莫所折衷尒

第01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明堂大道錄卷五

東吴　惠棟　學

明堂建官

大衍之數備三才五行詳明堂權輿伏羲演之作八卦神農濬之立明堂因有七始詳明堂七始謂之天地人四時之始行之謂七政人紓政舉故明堂祭祀有六天建官有六卿周禮疏序文耀鈎云伏羲作易名官蓋取大衍三才五行及說卦六天爲六卿也

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龍而辨于東匚得祝融而辨于南匚得大封而辨于西匚得后土而辨于北匚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爲當時大常爲廩者奢龍爲土師祝融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少傳昭十七季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御名正也猶唐之羲和廟諱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分至啟閉猶唐之羲和仲叔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唐虞時契爲司徒稷爲司馬伯禹爲司空咎繇爲士唐虞稷司事官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唐虞時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之類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案仲尼言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益明堂之灋廢而歷代之官制亦亡

楚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昭廿九季蔡墨曰五行之官是爲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廟諱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廟諱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正義曰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案杜氏文八季注云高陽帝顓頊之號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和鄭氏注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又曰分命羲仲鄭氏注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嶽之事是爲四嶽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又曰申命羲叔又曰分命和仲又曰申命和叔

堯典曰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舜至明堂命官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鄭氏注云載行也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卨皋咎

鯀帝曰俞女徃哉帝曰弃黎民祖飢鄭氏注云祖讀為阻阻厄也女后稷播時百穀鄭氏注云時讀曰蒔帝曰禼百姓不親五品不愻今文作訓女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鄭氏注云三就逢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鄭氏注云宅讀曰咤懲艾之羆五咤皆是五種之罷三處者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泉伯與帝曰俞徃哉女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禹曰益哉俗本禹作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鄭氏注云言朕虞重鳥獸艸木案言朕虞所謂畫物之性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徃哉女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鄭氏注云天事地事

人事之禮也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鄭氏注云主次秩尊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徃欽哉帝曰夔命女典樂教冑子鄭氏注云國子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永言鄭氏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依永律龢聲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龢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龢鄭氏注云祖考來假舉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鄭氏注云百獸服不氏所擾告也率習言音龢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朕師惛言我民所謂盡人之性也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鄭氏注云十二牧禹垂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皆月正元日假于文祖時所敕命也馬融曰稷禹咎繇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

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與鄭異也案此為明堂命官攷政之事

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氏注云六典灋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氏注云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艸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氏注云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艸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卝人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艸

工典制六材鄭氏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艸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尒

尒攷少昦之紀官而知殷以前猶循其制也曲禮載殷之制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次五官次六府次六工六大大音泰猶五鳥也五官猶五鳩也六工猶五雉也六府猶九扈也少昦紀官先歷正司分以下屬焉殷時建官先天官大史以下屬焉五鳥班五鳩之上六大居五官之首先天地而後人事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以

五行命官謂之五官制少變于肓矣嘆猶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司天書五鳥之職也司地者五鳩之職也而使木正火正爲之其兼官之始與堯之羲咊主(御名)象仲叔主四時初不異于少界也四時之官分宅四匚謂之四岳位在稷偰之上堯舜求禪命官則咨之周官六卿亦分天地四時但冢宰天官兼司(御名)之事唯春官之屬太史掌之下大夫之職也嘆顧命太史序太宗之上春秋傳謂天子之日官居卿以底日古制猶未泯也蓋上古天官斟酌元气典調陰陽故生爲上公殁爲貴神是尊是奉及失羲咊湎淫而廢時日

明堂大道錄卷五　五

程伯失官而爲司馬自是以後周有萇宏魯有梓愼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楚有唐鄒皆有其術而兼其德不開加之諸卿之又也漢武卟古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其猶鳳鳥司(御名)日官居卿之義乎嘆當時謂文史星(御名)近乎卜祝之閒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雖復古何益哉(松崖文集)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匚正位(辨匚如震東兌西之類正位如離爲明堂是也)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左王均邦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左王安擾邦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左王和邦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左王平邦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左王刑邦國(冬官篇亡)

僞尚書周官雖載六卿而剛天地四時之名又謂鄉老掌教化之官爲三公(周禮鄉老每二鄉公一人則六鄉三公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王制三老五更盧植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及大子三孤之官(大戴禮保傅以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則之六卿之肓剛天地四時之名而明堂建官之制亡謂三公三孤之官而明堂建官之瀆亂矣

禮記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注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

明堂大道錄卷五　六

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

冬官亡于晚周故明堂之禮其詳不可得而聞疑孟子亦未之見也(周官司祿闕故孟子止聞其略)

明堂行政

明堂月令順時行政故陰陽穌季穀豐大平洽不順時令謂之反令(反令二字見蔡氏月令問荅)

尚書咎繇謨曰改(古文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鴻範曰三曰農用八政又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作八政命于總章(殷尚白故命于西堂)

明堂月令曰孟春命相布德和令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詔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須麥炑注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仲春安萌芽
養幼老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
肆掠止獄訟　季春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孟夏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
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季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內材葦是月也樹木
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

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气毋發令
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孟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
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
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灋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衺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
罪嚴斷刑　仲炑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
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枉橈
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天時慎因
其類　季炑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孟冬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
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
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
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　仲冬飭死事命有司曰
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是月
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
之無用者　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
以待來歲之宜

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明堂聽政所且先者五而民不與

焉五者皆使民與仁之事而一曰治親謂推祖考以配天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故曰治親二曰報功功施于民則祀之明堂月令孟夏祀卿士百辟之有益于民者三
曰舉賢四曰使能明堂四郊之學舉賢能則鄉老鄉大夫之職也五曰存愛存存問者老慈恤孤也尚書大傳載明堂施政事云炑養耆老春食孤子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宣王僭禮立明堂大夫諫故問于孟子
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此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呂覽驕恣篇曰齊宣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
之大且之三年而未成羣臣諫而上 案明堂中央為太室太室猶世室也夏后氏構明堂為世室明宣王為太室即明堂也當時羣臣諫者必多湯居其一也故齊王云人皆謂我毀明堂
横渠張子曰孟子之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
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作此堂于國中非周當置之
于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
亦暫處介焉用設是 横渠之說遠勝趙岐
荀子王制篇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

地而衰政 楊倞注云衰差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
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 楊倞注云歸猶饋也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 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
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楊倞注云言無有幽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 夫是之謂人師 明堂太學同處作之君作之師故曰人師 是王
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 以下明堂曰極 然而中國得而
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
財之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
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
人足乎魚農人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
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
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
漢書魏相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
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
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
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
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
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
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後漢書魯恭傳初和帝末令麥秋得案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
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
退貪殘奉時令 章懷注云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
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
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
殘之化 章懷注云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盛夏

徵召囊人拘對攷驗連滯䊠已司隸典司京師四匚是則
而近于萅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䊠測隱之實頋
擾郡縣廉攷非急隶捕一人辠延十數上萅時气下傷農
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章懷注云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經曰后以敂命誥四匚章懷本誥作詰案陸氏易釋文誥四匚鄭作詰起一反止也王肅同是古文易作詰下文云止四匚行省明冣恭所引亦作詰唐人已不識古文故仍用王弼之說
言君
以夏至之日敂命令止四匚行省所以助斂陰也行省尚
止之況于隶召攷掠奪其時哉比秊水旱傷稼人飢流亢章懷注云亢撽也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气胎養之時乾初九伏巽下故云胎養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餘气月令孟夏

斷薄刑出輕繫行秌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孰又曰仲夏
挺重囚益其食行秌令則艸木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
皆謂其輕辠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
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決獄案攷皆已立秌爲斷已順時
節育成萬物則天地已餘刑罰以清矣
又曰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
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气相扶而
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
質文不同而玆道䊠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
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章懷注云謂气候及星辰休旦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
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气潛藏未得用
事雖𥊽嚌萬物蓄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仌陽气
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仌陰始冰也馴致其道至堅
仌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仌至也夫王者之作
因時爲灋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章懷注云三正三微也
定律著令𢽈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邕然從變改
以來秊歲不孰穀賈常貴人不寍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
率入十一月得死辠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辠不
後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于衆乎易十二月十二月當作十一月注同

君子以議獄緩死章懷注云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疑
辠使詳其讞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萅在十二月中
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敂行

明堂清廟

頴容萅秌釋例曰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
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
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
實一也
周頌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云於穆清廟肅邕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杜天駿奔走杜廟不顯不承斁射于人斯
蔡邕獨斷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旣成諸侯相見宗祀
文王之所歌也
又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桓二季ㄆ傳曰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非
禮也周禮陳寶于明堂故以郜大鼎內于大廟顧命陳寶中廟陳其宗器皆杜明堂也魯取宋之奸賂顯之大廟故曰非禮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
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
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氏注云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鍚鸞龢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
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
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服虔解誼云大路
木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艸以爲席也藻畫藻率刷巾祀
有刷巾鞶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纓如索帬今椉輿大駕
有之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皆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
夜星則運行于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旂九旂之總
名鸞杜鑣龢杜衡
明堂配天之祭郊特牲曰椉素車貴其質也服以大路

爲木路得之
案清廟茅屋以下皆紀明堂之制度及祭祀新觀之車
服也明堂大廟肅噀清靜以茅蓋屋故云清廟茅屋大
路木路祀天車越席稾秸之郊席也大羹不致所謂至
敬不甘味也粢食不鑿象天地之性也凡此皆反本修
古而不忘其初故云昭其儉也其度數之制正義備矣
其言曰鄭觀祀注云上公衮龖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
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
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
王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義
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履人注云王吉服舃有
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王后祭服舃
有三等廟翟舃爲上禕衣之舃下有青舃赤舃是舃有度
也紞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
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纔以言之藻有五
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說容刀之飾云天子
王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是鞞琫有數也王藻云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
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王路十二游金路九游是
游有數也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

棟謂上言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下言火龍黼黻錫鸞龢鈴三辰旂旗質文相濟乃為明備袁準論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王輅以處其中為非其類蓋未聞于古禮乎郊特牲稱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禘郊同禮則上文大路越席袞冕黻珽藻率鞞琫三辰旂旗皆祭天之車服杜注孔疏皆不能詳失古義矣杜唯釋五色比象一條合于明堂之制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向明則曰

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萅秌因炛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大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炛大廟皆明堂也炛禘祀周公于大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檀弓逸文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

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命炛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大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炛于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于炛大廟明炛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

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　胡廣注云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後漢志注

禮記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廟諱）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案清廟大饗皆明堂配天之祭故不極音不致味

明堂大道錄卷五終

明堂大道錄卷六

東吳　惠　棟　學

明堂配天

古之帝王生有配天之業歿高配天之祭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注云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鄭以皋陶下屬爲句）是帝堯配天之事也大戴禮三朝記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作物配天是夏王配天之事也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此殷王配天之事也中庸敘堯舜文武卽繼以天下至聖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是自古帝王配天之義

也故四代制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禮禘者遠祖配天也郊者始祖配天也祖者祖配天也宗者考配天也古者四廟親盡則毀而配天之禮不廢詳禘說

禮記祭灋曰祭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尒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萅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廟諱）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姓氏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　熊安生義疏云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食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于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爲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韋氏注云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礼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尒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祀之礼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

人禘嚳嚳當為譽字之誤也禮祭灋曰商人禘譽嚳契父
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嚳
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
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
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
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
舊唐書司禮少常伯郝處俊上言有虞氏禘黃帝郊嚳夏
禘黃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鄭謂禘者祭天
圜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
所出帝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

遠祖郊始祖也
大戴禮三朝記曰子曰符虞舜以天德嗣堯舜有禹代興
禹卒受命乃裥姚姓于陳作物配天
左傳哀元年伍員曰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尚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殷
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𢟾不率德明祀帝𢟾不配
天者
詩文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毛傳云帝乙已上也
儀禮喪服傳為人後章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鄭氏注云大祖皆始封之

君始祖皆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
出謂祭天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漢書韋玄成傳丞相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
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始祖不立廟或是虞
夏之祀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商始祖有廟
董子繁露曰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大司樂于圜丘灋降神合四郊之帝而禘于宗廟天子宗廟為明堂
謂之大饗天地者先祖之所出禘者禘其祖之
所出以其祖配之王肅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
季祭之名故小記云云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
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其言不經亂經者其
肅乎
易豫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孝經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鄭稱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也郊

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南齊書何佟之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禮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禮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昔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

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于孝也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詩序雝禘大祖也鄭氏以大祖爲文王其詩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此祖文王而宗武王之事

荀子禮論曰禮有三本禮明堂之禮天地者生之本也董子繁露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謂嗣詳九經古義天下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大祖君師者治之本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在明堂師杜大學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明堂之禮祭天宗祀行政尊賢相輔而成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大祖以天爲大祖諸侯之始祖諸侯不敢壞始祖百世不捆故仁敗壞大夫士有常宗繼別爲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當作德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諸侯道及士大夫道行也五祀之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

配天之義附

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鄭氏注云言俱本可以配

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公羊宣三年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

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何休注云祖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合也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杜大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郊于南郊南郊之祭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禘于明堂明堂之祭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并詳禘說

荀子大略篇曰配天而有下上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明堂配食

明堂之遠冬至降神以饗配南郊配天以稷配五郊迎氣還于明堂以文王配中妹大饗五帝以文武竝配祭遠功故于民則祀之一帝配天功臣從祀故大禘大嘗大烝功臣皆祭配食之禮所從來尚矣

古文般庚曰玆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　僞孔氏注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尚書二十八篇僞孔氏注采諸馬融王肅其言閒有可取者）　鄭氏注云大享烝嘗也

案大烝大嘗禘皆配天之祭功臣與享詳禘說

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湯立爲天子祖伊尹世世享商

祖伊尹高氏不得其解周書祭公篇曰王曰祖祭公又曰我亦惟若文祖周公暨祖召公案周書祭公緇衣以爲祭公之顧命（今本祭譌作葉）於公將死死當配食故云祖祭公周召已在配食之列故云文祖暨祖大傳有祖宗之祭功臣亦然呂覽祖伊尹世世享商與祖祭公及祖周公召公同義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左傳成十四年衛定姜以孫林父爲先君宗卿之嗣漢書蕭何傳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皆功臣配食稱祖宗之事也

周禮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鄭氏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玆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

劉歆七經小傳曰案烝常祀難言大者大烝其禘祫與

何休公羊傳注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其末章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顧氏棟高云長發之言阿衡可爲祭功臣之明證

文二年左傳郎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見周書大匡篇）

通典功臣配享下高堂隆議曰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高堂氏魏人猶有兩漢家法故此說獨勝于服杜）

明堂月令曰仲夏之月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

大司樂曰掌成均之遠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鄭氏注云或曰祭于瞽宗祭于廟中

家廟中指明堂或說良是

尙書大傳五行傳曰六沴之禮其祀也曰若尒神靈洪祀六沴是合 鄭氏注云神靈謂木帝大皡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皡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廟諱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會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

明堂助祭

明堂有四門天子行配天之祭四門之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故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

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此言可謂算所聞而高明矣

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氏注云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氏注云供月祀賓服者享韋氏注云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二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要服者貢韋氏注云供歲貢也荒服者王韋氏注云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韓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横渠理窟曰國語言日祭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之存也月祀即明堂朝廟時享歲貢終王劉歆以大禘則終王虞喜以終禘及郊宗石室

漢書韋廟諱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虞喜云終禘及郊宗石室說文亦云周禮有郊宗石室終禘者三年喪畢之祭謂之吉禘郊郊祀主也宗宗祀主也石室禘祀主也皆據毀廟之主義詳禘說周禮郊祀宗祀之主廟皆不毀唯帝學之主藏于石室猶詩之閟宮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傳曰肅敬雝和相助也鄭箋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云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

爲諸侯者義得明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鄭箋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志與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魏眞克注云萬國舉其大數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又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鉤命決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通典

四十五

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味气也內金示味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陳氏祥道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傳曰不王不禘則大饗皆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祫祭誤矣

尚書大傳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餘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鄭氏注云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鄭氏注云辟辟灋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是折（當是擗字）者爲文爨竈者有頌椓杙者有數（鄭氏注云杙者繫牲者也）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鄭氏注云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標文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于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鄭氏注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鄭氏注云磬樂器其形曲折玉音金聲言其容貌之調也）然後周公

與升歌而弦文武（鄭氏注云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鄭氏注云伋播播然變動貌詩曰）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鄭氏注云子成王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鄭氏注云卑者尚然況尊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則大傳此篇爲明堂之祭明矣）是故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口也（鄭氏注云□言大祖）

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昭注云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荀子正論篇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楊倞注云國語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親臨之祭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西房西廂）

明堂治秝

伏羲作八卦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此定朔之本也明堂以告朔爲先故堯典命羲和首敘之周書月令所載尤詳其書亡

今孖于呂氏之紀夏惟小正孖商則亾矣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筴
𠂇傳昭十七季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御名正也猶唐之羲咊廟諱鳥氏司
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启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分至启閉猶唐之羲咊仲叔
楚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韋氏注云火當爲北
五帝本紀曰帝嚳御名日月而迎送之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咊欽若昊天御名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中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鄭氏注云
謂分朝日平秩東作平古文辨日中星鳥以殷中萅鄭氏注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星鳥火之已殷中也鄭氒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宅南郊鄭氏
注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案鄭據今文尚書有此三字平秩南爲敬致日永星
火鄭氏注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以正中夏氒民因鳥獸稀
革鄭氏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分命咊中宅西曰柳穀鄭氏注云西者隴西之西今謂
之兑山案兑正西也寅餞內日鄭氏注云昧分夕月平秩西成宵中星虛鄭氏
注云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以殷中秌氒民夷鳥獸毛毨說文
云毨仲秌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讀若選申命咊叔宅朔匚曰幽都平杜朔
易日短星昴鄭氏注云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以正中冬

明堂大道録卷六　十三

氒民奧鄭氏注云奧內也鳥獸氄毛帝曰咨女羲泉咊稘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鄭氏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启閉分至不失其
常務之用成歲御名將校氏時且記時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尚書堯典正義曰𠂇傳稱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
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御名正也班杜五
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御名數故知堯于卿官之外別
命羲咊掌天地也于時羲咊似尊于諸卿後世以來稍
益卑賤周禮大史掌正歲季以序事即古羲咊之任也
桓十七季𠂇傳云日官尻卿以厎日猶尚尊其所掌
楚語觀射父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韋氏
注云育長也堯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咊氏是也以至于夏商夏之羲咊見書序胤
禮序殷官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則殷亦有天地之官也詳明堂建官故重黎氏世敘天地
而別其分主者也其杜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
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氏注云失官謂失天地之官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季詔曰昔杜帝堯立羲咊之官命以
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
爲本也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鄭氏注云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周語單襄公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明堂大道録卷六　十四

案禮運孔子先言大道之行而及禮繼言夏殷之道而及夏時坤乾葢二書皆大道之寄也夏有大正有小正大正者卯周語所稱之夏令小正者大戴記所載是也夏小正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戴氏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葢大正所取濾也四月直滿滿南匚之卦明堂取諸此故云大正所取濾也嗾則孔子所云夏時乃大正也戴氏傳傳諸周梁先師知當時有大正之書漢時已亾鄭氏據所見而言故云其書存者有小正言存有不存者矣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夏小正曰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二月榮芸時有見稊初收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漢案戶八月辰則伏九月內火主夫出火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隕麋角十有二月隕麋角　戴氏傳曰鞠則見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尒初昏參中葢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箸參之中也二月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敘也小正之敘時也皆若是也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亾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葢大正所取濾也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葢當依依尾也七月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八月辰則伏辰也者淵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傳崧卿曰夫當作火十月初昏南門見大戴禮脫見字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王狩者言

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隕麋角隕陊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十有一月隕麋角葢陽气且睹也故記之也

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氏注云典濾也此葢殷時制也

明堂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大史守典奉濾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周禮大史正歲年頒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案大史卯春之日官也日官尻卿故以下大夫而爲內史中大夫之長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

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鄭氏注云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教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于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紀

昏明中星皆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典六典灋八灋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于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于大梁而斗建辰之辰孟夏者日月會于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仲夏者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陰陽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季夏者日月會于鶉火而斗建未之辰孟秋者日月會于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仲秋者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而斗

建戌之辰孟冬者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陰陽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季冬者日月會于廟諱枵而斗建丑之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帀于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周官大史曰掌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鄭氏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御名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

十二月頒朔事當在冬官今亡矣

左傳桓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明堂靈臺

史記封禪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所謂有蓋而蔽四亡以茅蓋所謂清廟茅屋通水圜宮垣所謂明堂外水名曰辟廱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棟崑侖者即所謂靈臺望氣者也云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此誠解明堂圖之義也堯典舜受終于文祖

文祖爲明堂下云在旋璣玉衡卽靈臺也其事相因故
傳七年左傳云公旣視朔視朔在大廟猶天子明堂下
云遂登觀臺以望觀臺猶天子靈臺合之黃帝明堂圖
所謂事通文合皆也又蔡邕載明堂之制云通天臺徑
九尺法湯九六之變也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
隋蕭宇文愷明堂議表引禮圖曰于內室之上起通天
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然則通天觀卽靈臺猶黃
帝之昆侖也
許愼五經異誼曰公羊說天子有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
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

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
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所
以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邕和也所以教天下
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
蓋以茅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壅之
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謹
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廟諱之聞也禮
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
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卽

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淑問如咎繇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
案大學爲明堂之東序辟廱與靈臺靈囿同處而在明
堂四門之外故蒙明堂之名鄭氏謂大學卽辟廱非也
詩靈臺曰經始靈臺云云三章云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
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
李善曰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則九房
也八牖八達也　薛綜注云三宮明堂靈臺辟廱也于其

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饗射俗本射鄉誤者曰辟廱司御名
紀候節氣者曰靈臺
周官春官曰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鄭氏注云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賈氏疏云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鄭氏注云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管子桓公問篇曰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案管子所云靈臺與黃帝明臺堯衢室湯總街同稱此
明堂靈臺同處之證也
盧植禮記注曰明堂卽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

謂之靈臺 詳明堂總論
頌容萹焃釋例曰大廟有八名其體一也告朔行政謂之
明堂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 詳明堂總論
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左傳云靈臺在大室明堂之
中諸儒皆以廟學靈臺爲一袁準正論云穎氏云公旣視
朔遂登觀臺以言遂謂之同處視祲之宮當在靈臺之上
視之馮相保章所觀亦在靈臺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禦害豫防未然
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節御陰陽也變所以爲清臺何明
明相承 當作 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

賢者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
義也 御覽五百三十四
漢宮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
臺 後漢光武紀
禮緯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灋陰陽之會
也 文選注一

明堂大學 四學

逸大戴禮政 昭一作 穆篇大學明堂之東序 引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及詩正義 東序卽王制之東膠祭義天子設四學四學在明
堂四門之外又稱郊學 是保謂四郊皆有虞庠 文王世子凡語于
郊是也㡯郊皆以四郊迎气所入也大學對明堂言謂
之東序對四學言實爲中學故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
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
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 鄭氏注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介或上西或
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
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于

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
制是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 正義云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駮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皆皇氏云文王之時猶从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
案大戴禮盛德云明堂外水曰辟廱則辟廱在明堂四
門之外四學具焉總名曰辟廱在西者曰西廱故振鷺
云于彼西廱辟廱有樂故靈臺云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大司樂掌之以奏樂降神祭于明堂又謂之成均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大戴禮保傅篇曰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所學
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知在位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大傳大傳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皆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尚書大傳同）

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子日仄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

逸大戴禮政穆篇曰（蔡邕集作昭穆今从詩正義引）大學明堂之東序也

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云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云儀于東序皆指大學

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易傳太初篇曰（易也建侯策作聖有君師之義故逸審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于賢策策注曰策于世為八月降陽布德蒸寒益生策八月齋參生當太初故太初篇有天子入學之事）天子旦入東學（天子一作太子下同）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見上）禮記古大明堂之禮云云（見上）爾疋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凥東門南門保氏凥西門北門知學

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凥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言教學始之于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于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者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大學

東堂總章也大學當在總章故尸子又謂之東宮

呂氏春秋尊師篇曰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

弗臣（高誘注云大學明堂也）

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衆當其為尸謂在大廟也當其為師謂在大學也

荀子成相篇曰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佼易也）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大學所以教誨子弟大室所以事祖考

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王制庶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宫（蔡集作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

明堂大道錄卷六終

明堂大道錄卷七

東吴　惠　棟　學

明堂郊射

辟廱在明堂之四郊天子將祭先大射于其中謂之射宫（詩思齊云邕邕在宫鄭箋宫謂辟廱宫）其在靈囿者謂之澤（靈囿有鳥獸詩振鷺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邕毛傳鷺白鳥也邕澤也鄭箋白鳥集于西邕之澤王游朱氏曰振鷺之詩說者以邕爲澤宫卽旋邕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宫）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宫尚書大傳曰鄉之取也于囿中謂澤也又云今之取也于澤宫謂射宫也周官諸子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鄭注學大學也射射宫也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鄭氏注云郊射爲射宫于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鄭氏以明堂爲大教之宫本此）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鄭氏注云周人名大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

此皆明堂之政四達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

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孔氏以爲射宮壯廟非也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鄭氏注于澤宮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課中否也

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鄭氏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

尚書大傳曰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

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豁者何也秣取當也鄭氏注云取禽當祭秣取當何以也習鬭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鬭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一作凡祭餘獲陳于澤鄭氏注云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也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于澤宮一無宮字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

案伏生所云則射義習射于澤樂記散軍郊射者蒐狩取獸勇力之取也射于射宮以貍首騶虞爲節揖讓之取也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故貫革之射息也

禮統曰所以制辟廱何教化天下也辟廱制奈何王制天子曰辟廱圜如辟邕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御覽五百三十四

案夏天子曰重屋據明堂也殷天子曰廟據太廟也辟廱統于明堂之制故或舉其一也

漢官儀曰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廱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聯下天子也後漢紀注

明堂設四輔三公

洛誥曰亂爲四輔文王世子論教世子之灋云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卽虞書四鄰皋陶謨欽四鄰下卽繼以虞頑讒說若不在時此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帥教也虞以明之辟廱之大射也庬以記之大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亡之寄棘也益四輔三公皆輔導世子之人世子齒于學故隷及教胄子則欽四鄰以下皆上庠下庠之事明堂之灋也

古文尚書咎繇謨曰欽四鄰鄭氏注云四鄰少輔又謂前疑後承虞頑讒說

若不杜時疾以明之遽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書之否則威之

史記禹本紀曰帝曰女無面諛退而謗予予故四輔是四鄰卽四輔也戰國策顔蠋曰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莊子亦言湯問于亟則四輔之名其來久矣近時方氏苞謂四輔之名劉歆所造誕矣哉

伏生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又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大戴禮保傅曰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有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衺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于後是史佚也盧辯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道者有疑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大子有此具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緥之中召公爲大保

周公爲大傅太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也

三公爲大子之官僞周官據公羊以爲天子有三公則六官前非古義也

周禮地官曰師氏中大夫一人鄭氏注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之長鄭司農云詩云偁惟師氏掌以媺詔王鄭氏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鄭氏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尻虎門之外司王朝鄭氏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于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于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氏注云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叙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掌諫王惡鄭氏注云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頌二曰賓客之頌三曰朝廷之頌四曰喪紀之頌五曰軍旅之頌六曰車馬之頌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鄭氏注云闈宮中之巷門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入出北闈爾疋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尻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尻東門南門保氏尻西門北門也

孝經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鄭稱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又弼後漢書劉瑜傳注

明堂尊師

詩書禮樂藏于明堂韓詩說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故詔天子學世子教國子皆于明堂及學宮凡則稱

先聖先師祭于明堂　于學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鄭司農云祭于瞽宗祭于廟中

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鄭氏注云先聖周公若孔子

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鄭氏注云四代虞夏商周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氏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明堂作之師大學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匸大商又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呂氏春秋尊師篇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橈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高氏注云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又曰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高氏注云大學明堂也）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爲人上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灋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撿形乎下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圜丘之祭天神降匚丘之祭地示出）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蔡邕明堂月令論曰言行孝者則曰明堂（明堂宗祀）行悌者則曰大學（尊事三老五更）故孝經合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案荀子儒效篇首云大儒之效引周公相成王事以周公爲大儒又與秦昭王辯儒者有益于人國末云夫是之謂人師所謂人師卽大儒也蓋師儒之義詳于學宮故引鎬京之詩以爲證又荀子王制篇云王者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

而云夫是之謂人師與孟子對齊宣明堂之政畧同然則明堂之政與大學相關非大儒不能行也自古爲大儒者二人周公孔子故孟子陳湯文之事云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亦引鎬京之詩爲證

大戴禮禮三本曰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作之君作之師明堂之政大學之教）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郊丘匚澤）宗事尊先祖（明堂大廟）而寵君師（寵之四匚云寵君師）故是禮之三本也

明堂朝覲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云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詳明堂四門）

鄭氏三禮目錄明堂位曰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于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

明堂位卽天子之朝鄭氏明堂位注謂周公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失之甚矣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注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

一朝禮受之于明堂明堂位及顧命所載是也（鄭氏尚書以王若曰）

已下爲秉于之詁覲禮受之于明堂大廟覲禮所云乃入肉膻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又北面立是也

覲禮曰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從之鄭氏注云使者至覲遣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鄭氏注云受館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鄭氏注云受覲日也諸侯肯覲鄭氏注云言覲皆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覲也皆受舍于覲鄭氏注云受舍于覲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言舍者尊舍也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鄭氏注云將觀質明時也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覲天子袞冕負斧依鄭氏注云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朱子語類云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侯氏入門又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事畢鄭氏注云三言訖乃又肉膻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又北面立告聽事鄭氏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為辠之事也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大戴禮覲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東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士當作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西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乘國地所出重物而庸之明臣職也肉膻入門而又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攷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

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皆三年遠皆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縣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

荀子儒效篇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明堂耕籍

古文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咊欽若昊天御名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平古文辯字氒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平秩南爲氒民因鳥獸稀革分命咊仲

寅餞內日平欒耐成畢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咊叔平杜朔
易畢民奧鳥獸鞾毛
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　戴氏傳曰緯束也束其耒云
介皆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君亦有耒親耕之事　農率均田　戴
氏傳曰率皆循也均田皆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初服于公田　戴氏傳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
田而後服其田也據此知夏初亦用助灋　二月徃耰黍禪　戴氏
傳曰禪單也　三月祈麥實　戴氏傳曰麥實者五穀之
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田鼠匕爲鴽　四
月越有大旱　九月榮鞠樹麥　戴氏傳曰鞠艸也鞠榮
而樹麥時之急也

明堂大道錄卷七　十二

明堂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氏
注云上帝大微之帝也　乃擇元辰　鄭氏注云元辰郊後吉亥也正義云知用亥者以陰陽式灋正月亥
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耤是陰故用辰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杜
亥故耕用亥也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盧植禮記注云帝天也耤耕也　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章句曰躬皆疲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
七推大夫十二上終畝可知也盧植注云天子耕耤一發九推耒　反執爵于大寢明堂大廟之寢
故曰大寢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王命布
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聖諱陵阪險邍

縣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鄭氏注云說所以田舍東郊之惑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　孟夏之
月命野虞出行田邍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季秋
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鄭氏注云定其租稅之簿　藏帝
耤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鄭氏注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耤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
倉
周禮天官甸師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耤以時入之
以共齍盛
內宰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
于王鄭氏注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

明堂大道錄卷七　十三

禘郊也鄭司農云王當以耕種于耤田
地官舍人曰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廩人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氏注云接讀爲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
祀之穀耤田之收藏于神倉者也
詩序曰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鄭氏箋云耤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
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
詩臣工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鄭氏箋云
保介車右也莫晚也周之季春夏之孟春
祭義曰昔者天子爲耤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耤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

酪出咸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鄭氏注云耤田也光古光祖祭統曰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齍盛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齍盛鄭氏注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

祈穀之郊郊祀后稷親耕之耤田當近郊兆

周語曰宣王即位不耤千畝助者耤也雖周亦助于此可見助法當廢于宣王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是故稷為天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韋昭注云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日月底于天廟韋昭注云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韋昭注云脈理也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史帥陽

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耤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王乃淳濯饗醴韋昭注云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耤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耤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韋昭注云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偶以一耜耕班三之韋昭注云下各三其上也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民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耤東南鍾而藏之韋昭注云廩御廩一之神倉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

左傳襄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石經有後字北宋本無宜其不从也杜預注云耕謂春分

明堂養老

周書大匡曰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灋師灋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憲灋也所謂明道惟灋也五帝以有養老之事綠攷周禮秌官伊耆氏鄭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賈疏云始為蜡以息老物皆郊特牲文引之者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于老者之事故也竊以伊耆氏先儒以為神農也神農建明堂即制養老之禮明堂為大教之宮樂記祭義以明堂配天先賢配食郊學饗射養老耕耤軒觀為天下之大教周禮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明堂之東序此明堂

養老之事也

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鄭氏注云憲法也）三王有乞言（鄭氏注云有讀爲又）五帝憲養气體而不气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气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氏注云惇史史孝弟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烋饗耆老而蕭會孫子（鄭注郊特牲同鄭注謂夏殷禮也）

又殷傳曰武丁明養老之道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鄭氏注云天子諸侯養老同也）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又學養庶老于𠂇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廟諱）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孟子言明堂行王政而及四窮民知皆明堂之政故王制次養老之後）

明堂位載服禮官必舉四代蓋當烋之時先古明堂之灋亡亾可攷者虞夏商周四代合文王世子敘四輔三

公王制敘養老亦然

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鄭氏注云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鄭氏注云養老之處）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鄭氏注云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若老東序則是視學于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盧植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鄭氏注云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所謂達于諸侯）

夏官羅氏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鄭氏注云行謂賦）

烋官伊耆氏曰共王之齒杖（鄭氏注云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

尚書大傳曰宣王問于蕭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鄭氏注云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蕭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鄭氏注云樂正子曾子弟子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鄭氏注云朝當爲國揖當爲挾）八十者杖

于翰見君揖枝鄭氏注云揖扶也　君曰趨見客辭侯翰鄭氏注云不欲勞
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以翰乘車輪御為僕送迎于家而孝
弟之行義達于諸侯鄭氏注云乘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九十枚而翰見君
建枝鄭氏注云建樹也　君曰趨見毋侯翰以翰車送之舍天子重
鄉養鄭氏注云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之也　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噎祝鯁
以會乘車輪輪胥與就膳徹鄭氏注云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猶徹謂以樂會之也
送[illegible]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
達于四海鄭氏注云明日旦日　此文王之治鉅也君如欲行孝弟之
大義盍反文王之治鉅

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舉文王之治鉅以為行王政可

以勿毀蓋文王治鉅周公師之以行于明堂故孟子所
載耕者九一以下皆明堂之政也

明堂內治

匠人敘明堂之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逸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
外翰合神事于內翰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業焉上下
同之韋昭注云神事祭祀也內翰社路門內崔靈恩三
禮義宗云天子臯門內有外翰周書以臯庫雉應為四門漢以後諸儒則分內外明堂之灋亦異同不可攷矣　其圖有三槐少又各有九棘應門之內
有中翰中翰東九卿室是九卿治事之處若燓公父文

伯母所云內翰則明堂也故合神事外朝社臯門內詳
大廷詢衆庶故合民事匠人所云外有九室乃中翰也
內有九室公父文伯母所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上
下同之者也案九室明堂之灋也明堂有九室明堂之
外又有九室九卿治事之室明堂之內又有九室九嬪
治業之室左王后親蠶親舂之所也蓋外九室與內九
室相表裏皆輔明堂之治者所以後漢永平八年詔曰
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春秋說題解曰人主不正應
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
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得賢

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棟案洛誥曰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明堂也以稱文王明堂之名
始于文王二南關雎先內治思杜進賢不淫其色故卷
耳兔罝諸詩皆求得賢人之作卷耳說見少傳兔罝說見金仁山　至騶
虞而官備矣射義騶虞樂官備也　此不尊賢變風始作明堂內治
其恭重哉

夏小正曰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戴氏傳曰先妾而
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操也養長也
皇侃禮記義疏曰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
事謂採持養長蠶宮之事

明堂月令曰季春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鄭氏注云愛蠶食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鄭氏注云蠶將生之候也具曲植籧筐鄭氏注云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鄭氏注云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女外內子女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鄭氏注云登成也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氏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又曰三月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注云為將蠶求福祥之助

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正義云何允云總祭五帝之帝共所祭之處王肅賀瑒熊氏等並以為在明堂祭統曰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鄭氏注云純服亦冕服也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氏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月令孟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社而賦事烝而獻功韋昭注云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何休桓十四年公羊傳注云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衣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以上親桑

周禮內宰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

獻之于王

地官舍人曰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楚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昭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

楚語觀射父曰王后必自舂其粢　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粢盛韋昭注云器實曰盛舂盛帥后舂之

案禘明堂配天也郊南郊配天也祭莫大于配天故天子王后親舂其盛

穀梁桓十有四年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　又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范甯注云甸甸師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親舂是隸甸之事　以上親舂

明堂大道錄卷七終

明堂大道錄卷八

東吳　惠　棟　學

明堂天府

天府爲吾之明堂夏商以後世室重屋之名遞相改易至周爲明堂而春官之屬有天府掌祖廟守藏猶吾之遺如吾老之有伊耆氏也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宋均注云吾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　御覽帝命驗注云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周官春官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鄭氏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之寶玉大弓者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宗祖廟即明堂大廟文二年左傳曰不登于明堂杜氏注云明堂祖廟是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氏注云孟冬祭此三星而上民穀之數于天府

明堂天府也天敘五典故大訓之書陳于天府天秩五禮故六瑞之玉掌于天府　王鎮賈疏云即大宗伯云以王作六瑞鎮圭之屬案大宗伯云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皐陶謨注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天命有德故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天討有辠故獄訟之中登于天府　小司寇　民曰天民

天民出王制故萬民之數登于天府遂曰天祿孟子分田制祿故五
穀之數登于天府
古文尚書顧命曰陳宗所謂大卷出而陳之赤刀大訓御名璧琬琰杜
西序王肅注云西序旦夕聽事之堂大王夷王天球河圖杜東序王肅注云東序
養國老饗廟羣臣之堂肆之彝衣大貝鼖鼓杜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倕
之竹矢杜東房　鄭氏注云陳宗皆有大事以華國也武
王伐紂赤刀爲飾大訓皆禮灋先王德教卽虞書典謨是
也御名璧御名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皆大王華山之球
也夷王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雝州所貢之玉色如天皆
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世說新書所云人皆欽其實莫能名其器

明堂大道録卷八　十一

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皆所受廟諱也咊也倕也皆古人
造此物皆之名數鼖大鼓也
中庸曰春秌修其祖廟陳其宗器
明堂有六宗祭其祖之所自出而陳之故曰宗器猶功
臣之配食皆稱功宗也

明堂嘗新

淮南子本經曰昔皆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
穀祀于明堂高誘注云秋新穀也爲之明堂嘗之也
明堂月令仲春曰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孟夏曰天
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曰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孟秋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
秋曰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曰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
冬曰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
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
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
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葉時
五經會元曰明堂有五廟之寢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
以爲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則非矣
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

明堂大道録卷八　三

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之于攷工記蓋
杜當時或稱爲寢廟與
周書嘗麥曰維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
祖.
汲郡古文曰成王四秊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

明堂四極

易乾鑿度曰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是本庖犧據四成卦
之灋神農因之立明堂乃有四時之帝外有四門四嶽
主之四仁諸侯輸覲助祭皆從四門入五服杜門內四
夷杜門外門以內有位䈀門以外有四學其有弛于官

而解慢敎于學而不率者則竄之遠匚故虞世有四裔之投王制有寄棘之屛蓋主者治天下之大灋始于四門中于四嶽終于四極四極者天子之所祭由明堂而達之者也

淮南主術曰神農治天下也旾生昰長烋收冬藏月省時攷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咊同敎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从當此之時囹圄空虛天下一俗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凥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置𠂇又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咊

黃帝有大監顓頊有重黎書虞夏有羲咊周有二伯皆主明堂四門之諸侯（詳明堂四面）

又曰帝顓頊高陽者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气以敎化（治四時五行之气）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粵若𥘸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亖表假于上下

四表四匚也上下天地也今文大誓曰假于上天下地築明堂六天亦謂四表上下也

又曰分命羲仲宅堣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郊分命咊仲宅西曰桺谷申命咊叔宅朔匚曰幽都

又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辠而天下咸服

左傳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杜氏注云謂驩兜）窮奇（杜氏注云謂共工）檮杌（杜氏注云謂鯀）饕餮（孔穎達云饕餮非三苗先儒然史襍共說）也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橆凶人也

孔子三朝記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匚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又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又曰成湯受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羌來服

王制曰中國戎夷五匚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匚曰夷南匚曰蠻西匚曰戎北匚曰狄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

凥盍味宜服利用備器五匚之民言語不通耆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匚曰寄南匚曰象西匚曰狄鞮北匚曰譯凡凥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凥民地邑民凥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齒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輸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又鄉簡不帥教者移之𠂇命國之𠂇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又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匚終身不齒

又曰將出學小胥大胥（續漢書百官志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注盧植禮注云大予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續漢書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注盧植禮注云太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屛之遠匚西匚曰棘東匚曰寄終身不齒

周語內史過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稱古者謂虞夏商周四代以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上帝五帝明神五神）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天子須朔光辦日夕月）諸矦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諸矦史朔于大子迎而頒之于四）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大夫上受其君之政以守官）其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上于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戉刀墨之民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云云（見上）

伏生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東匚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大皞神句芒司之南匚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西匚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

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北匚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廟諱）冥司之

詩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西東南北即明堂四門之外辟廱所在四夷朝會所止稱自者皆大傳所云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之類是也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曰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乎何施而臻此與

古文尒疋四極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許愼曰邠國西匚極遠之國邠音邠南至于濮鈆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郭氏注云皆四匚極遠之國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氏注云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匚昏荒之國次四極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氏注云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案孝經孔子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四海卽四夷諸侯也

尸子曰光王之祠祀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光也御覽五百廿六

四極卽審大傳四匚之極月令四郊之瀀也

明堂四面

古之帝王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取八卦之地謂之明堂位四正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用四面開四門被四表敷四靈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而王道成矣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置少又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咊

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黃帝立四面三國魏文帝紀注魏略載黃初六年詔曰昔軒轅達四面之號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匚不計而耦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御覽二百六十五　孔子集語

少皞昭十七季郯子曰少皞摯爲師而爲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案顓頊有五官又以二正司天地與少皞異同但命以民事耳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咊　鄭氏注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咊氏之子賢者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

又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咊仲申命咊叔　鄭氏注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匚嶽之事是爲四嶽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又曰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明堂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案四目四聰猶黃帝之四面也

虞夏書序曰羲咊湎淫廢時亂日廟諱徂征之作廟諱征日誓乃召六卿羲咊當在六卿之中

王制曰天子千里之外設匚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少又曰二伯鄭氏以爲殷制

案殷二伯猶黃帝大監六卿之綠官
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
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古文尚書顧命曰僞孔氏以爲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明堂有六天故建官有六官自黃帝迄夏商周皆然但
紀遠紀近之殊介主天地者黃帝爲二監少皞爲御名正
顓頊爲二正帝堯虞夏爲羲和商周爲重黎楚語堯育重黎之後以迎于夏商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宣王以前周猶有重黎敘天地之官也而主四門之諸侯皆黃帝有四圖少皞有四司

顓頊有四叔帝虞夏有四嶽周語共工從孫四嶽佐禹治水爲禹股肱心膂知夏時四嶽之官猶在商屬之二伯夏以後或以一人兼四嶽之官故商周止有二伯周禮典瑞九命作伯周初周召分陝其後畢召制少異于五帝然明堂
四門之滕仍不廢也

明堂四靈

蔡邕明堂月令論陳明堂之義云君人者昭而明之稽
而用之百無不聽令無不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
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迎矣愚案符瑞者聖人之餘
事也致之者順務之者荒故談性命者弗尚吾焚以禮
逆攻之則蔡氏之書非無稽也蓋其道本于太一分而
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聖王象
此下之以爲教令則與易相表裏故云其官于天也修
義之柄禮之本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陳
義講學本仁播樂耕種耨穫會之而肥父子篤兄弟睦
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灋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灋相序士以信相攷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爲大順大順之時無水旱蚰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
之疾由是四靈爲畜以致太平成既濟定明堂之符也

少皞昭十七年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
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文尚書咎繇謨曰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韋昭注云三
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
岐山之脊乎
古文尚書君奭篇周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曰其有能格　鄭氏注云耇老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
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

能德假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志注

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周孔二聖人之言皆以鳳為祥則禮運四靈之符不為無據

大戴禮盛德曰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攷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攷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明堂為大廟故曰廟堂漢書徐樂傳修之廟堂之上梅福傳廟堂之議劉向九歎曰始結言于廟堂後人多用廟堂字而不知天子明堂為大廟也明

堂者自古有之云云見明堂制度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又曾子天圓曰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盧辯注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盧辯注云龜龍為陰風火為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于聖人也盧辯注云謂為之瑞

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鄭氏注云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于元終乎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曰案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為量也公即位者即一國之始亦禮義也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

又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許慎五經異義曰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皆獸名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麟者太

平之符聖人之瑞麟得而死此天告夫子將歿之徵也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而遊于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中央土其帝黃帝故云中央軒轅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也謹案禮運曰謹案以下是尗重下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指騶虞白虎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

案四靈亦以王者所據五行為應大皡以龍紀木德也成湯時白虎戲朝金德也周時鳳皇鳴于岐山火德也禹時洛龜呈瑞水德也

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明堂大廟）三公在朝（明堂路寢）三老在學（明堂大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鄭氏注云侑四輔也）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中正為皝渝之本）

巫雩祭郊天之官史靈臺之官卜筮大廟宗祀之官凡國大事先筮後卜（禮有卜郊卜禘之文）王得人涖祀輔政故中心無為而守至正

又曰聖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氏注云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鄭氏注云沼池也）其餘鳥獸之卵胎可頫而窺也則是無故（鄭氏注云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鄭氏注云實猶誠也盡也）

明堂大道錄卷八　十四

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氏注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至日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魅動物羽蠃之屬虞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疏云此經總言三禘大祭而書云禘者即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群后德讓即此經以和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聖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氏注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云云）

案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故禮運因與蜡賓而及四靈

明堂大道錄卷八　十五

大司樂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三代之英可繼大道其以此乎

明堂用四夷之樂

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氏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李賢注云毛詩無韎任株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位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

在門内也

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内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魯用四夷之樂僭也然可以爲明堂之證

明堂獻俘

經傳言獻俘或在太室或在辟廱蓋既獻于廟復告于學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京鎬京也大室辟廱之中明堂大室也

案今樂記無此文當在河閒獻王所獻二十一篇中

呂氏春秋仲夏紀曰武王即位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坶野歸乃薦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案呂氏五月紀下皆論樂一曰大樂二曰侈樂三曰通音四曰古樂此條在古樂篇與蔡氏所引樂記同則此爲河閒樂記無疑詩序武奏大武也鄭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即此詩

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氏注云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辠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鄭氏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泮獻馘[illegible]戎爲國

左傳僖廿八秊晉敗楚師于城濮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杜預注云愷樂也授數也獻楚俘于廟

昭十七秊曰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魯頌泮宮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蔡邕明堂月令論王制云云見上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大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勳獻俘于廟御覽五百三十三

袁準正論云云見辨下

辨明堂月令非呂氏書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灋具備各从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宜周公之所著也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

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
淮南皆非也
孔氏月令正義曰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
王肅用焉
隋書牛宏傳上議曰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
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合鈔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
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
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
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
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
之政也

高閌會稽人月令論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
矣漢馬融賈逵蔡邕孔晁皆以爲作于周公鄭康成高誘晉
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
令有命相及大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
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
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
謂始皇既爲天子棄人取不韋十二紀譜加爲之殊不知
始皇併天下旣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更
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

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
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
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
家復有所增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介凡
爲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
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
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擧措之爲要當體天象順
天時今攷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
次舍者蓋將攷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
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

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辯人事
之有序以至鳥獸蟲魚艸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
月之气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于是人君凡處
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
衣服之殺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
所當先也迎气于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
木火金水之運大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
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
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
何者非順時之治少聖鄉仁又義俶藏何者非順時之灋

以埀上而輔廷百官下而衆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殺而纖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

月令可疑者二條乃仲夏之大雩及季秋之受朔今定以爲三代之書者宋不韋陽翟大賈本不知書及爲丞相貲極富溢招士以傾四公子箸書以燿荀卿之徒意當時諸客將作呂氏春秋應受指于不韋必得古今彝大制作以冠其篇而事爲大于明堂之政者故以十二紀編此書之首孰明堂月令本非一代之書實兼有虞夏商周之遺而孟夏之令命大雩帝業後大雩衆官故後人疑爲不韋所作殊不知緯候始于光衆是時尚書中候已出中候握河紀篇有羣爲大雩之文故家改司馬爲大雩以祈五帝之官此呂氏諸客之妄家以此疑月令可乎其衆以建亥爲歲首以季秋來歲受朔日爲用衆制則孔氏正義已辯之矣來歲不必專指十月令孟冬以祈來季于天宗則是十一月建子周之正也

晁氏公武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貫于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錢氏欵曰月令于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衆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益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

呂氏謂明堂陰陽記舊文于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間雜入衆官繇足怪也且言大尉爲衆官揔㶏百官表之文也然韓語云祁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千里里爲之尉又曰凭籥臧于里尉則尉之稱不自衆始亦周官之名矣

辯袁準正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官至給事中

袁準正論曰亂經所謂之正論七十子鼻人也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禮之大物故爲一體事義不同同歸于道各有所爲如其說則聖王之政繳亂紀取詩書放逸之文各有明文並非放逸經典相似之語各有義據絕非相似而歎之不復攷之人情攷之人情則合驗之道理驗之道理則符失之遠矣準論爲失反誣經傳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凥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媟黷死生交錯明堂之中有大室大廟有路大少又个東序西序東房西房大學社東序四學社四門之外天子于其中祭天轄覲出朔行政視學養老各有攸元冬官匠而其制不可攷不必如攷工匠人所云李永咊半果仁論之詳矣準不察而驟譏之不亦妄乎四俘戩耳創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準以詩之獻馘杜泮宮不因杜大辭王制之訊馘杜大學不杜大廟故有是駁然則少傳昭十七年荀吳帥陸渾獻俘于文宮亦以少傳爲非讀乎且夫茅茨采椽土階之物建日月乘王輅以處其中象簪玉栝而食于土簋非其類也少傳桓二年內郜鼎于大廟詩魚之太廟稱天子之明堂故臧哀伯陳明堂之義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下云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質文相濟光遠

禮樂何爲非類三代之時未聞以象著王梧爲明堂之麗雖之此言爲非類矣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圖東西八支南北六支明堂之制巳亡匠人所裁出自光象之文三代之不如此不可以攷工一書而詆詩書經傳之文爲不可信也禮天子七廟少昭又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祖始祖大廟與四廟爲五故三代以肯綮七廟之制移其以下荒服不迫而明堂大神終王之禮遂廢益迫是而始攷舊制文武之廟不毀乃有七廟記禮皆據晚周之制非周公本意光儒謂大廟與明堂一體未嘗兼及羣廟又三宗不毀之說概自對歎顛倒五經班彪謬稱其論之傳而皆禘說辯之詳矣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

明堂大道錄卷八　廿

非義也五帝之兆在四郊四時迎氣而祭于明堂以一帝配其神嚳之配行于冬迎祖宗之配行于仲秋公羊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非祭天而就人鬼之謂王肅謂禘嚳爲后稷之所自出天子父事天而就人鬼以爲非義嚳父稷子嚳則嚳禰廟而就后稷之廟可謂義乎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又學少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上庠東序又學東膠皆大學也下庠西序少學虞庠皆小學也大學在明堂小學在明堂四門之外殷尚又故以又爲大學而在郊少爲小學而在宮然皆統于明堂故云一體文王世子營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

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四代立明堂宗祀朝覲耕藉祀學蓋老大判言之以其統于明堂故云一處介若如來氏之言則天子遠諸侯必合于大廟猶如株諸侯大祖之位乎何其說之不通也叔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在四門之外辟廱環水以節觀者何雖百姓來觀乎之王制曰周人養國老于東膠不曰辟廱東膠卯明堂之東辟雍在四門之外序養國老于又學養庶老于少學宗廟之卑不應與小學爲少又也殷制小學在公宮之少大子北郊之學少學皆各舉其一水當與宗廟爲少又也辟廱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以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負禮取其所養也是故明堂皆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皆鬼神歲觀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

明堂大道錄卷八　廿一

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處也明堂大廟清廟本一物大廟之中有大室宗祀之所朝諸侯則于明堂靈臺在其上大學在其東辟廱在四門之外宗祀朝覲學射視學遂士養老恤孤皆統于明堂之祭故漢儒謂之一物如京氏之說則聖王之政浸淋統紀非三代之意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兆生參竝非其義也古之聖王卜禘之後則視學輯廟之後則聽政日與學士大夫相觀而敬天樂祖嚴師彝文之意彝一時而叙解故明堂之靈室以祭天堂以市政東序以視學何君臣同處然坐參竝之嫌乎對代崇尚元學撥濟六經故京氏之徒得以肆其排抵門漢風流埽地盡矣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以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三賓百官侍從之衆始非宗廟中所

能容也人戴禮謂明堂外水曰辟廱鄭所謂四門之學師氏尻東門南門保氏尻西門北門四門之外四夷諸矦辟觀僑高能容何有于公卿諸矦哉袁氏考妹於工一書而駁經傳失之遠矣
衰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關所能受也明堂位有四門又有應門周書明堂曰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嚮門明堂月令有大寢周官大僕建路數于大寢之門外大戴禮以明堂爲天子之路寢則明堂又有路門與光鄭下有五門之說同袁氏一門之說何所據邪明堂所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皆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大廟月令有明堂大廟又有大廟大廟袁氏反合而一之是亂經也于辟廱獻捷皆謂鬼神惡之也爽則左傳荀吳獻俘之宮鬼神瑞不惡邪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以周禮閏月王尻門終月儀之則月令左又今四大廟一大室亦當終月以祭祀之則謂之廟以生人言之仍謂之路寢言先儒曰嘗婦人

君將行告祭廟反獻于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則大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非仍以爲證也廟俘于大廟告訊馘于辟廱周人養庶老于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亦錯非以爲正也周人大學在東膠即明堂東序王制鄭氏以爲殷制大學在郊所云或貲在國或貲在郊非亦鑿也左氏云公既視朔家登觀臺以其言家故謂之同處夫家者家事之名不必同處也袁氏論及此條家辯言曲辨而爲遁辭矣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之情也此馬氏之謬以是見明堂即大廟非大廟之外別有明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矦有尻明堂者也此袁氏未知天子諸侯之等殺也義

在慮論鄭氏謂魯有明堂也袁氏彈射矣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巳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言行王政故曰王者之堂若言祭祀則云王者之大廟大言冀一而已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于可毀與否雖後漢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魯之郊禘爲非禮幽厲建明堂僭天子之禮故有欲毀之者孟子勸王行王政以王故云勿毀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天子祭天故云王者而後有明堂此言是也假爲天子戰國之衰說袁氏反不爲之駁正是非倒置矣

頓氏蔡氏以爲辟廱在明堂之中袁氏駁之甚當餘皆謬也故存其文而論之

明堂大道錄卷八

宗法小記

宗法小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

宗法表　庶姓述　世次順數說　庶子不祭明宗
說　庶子不祭表　程五典立後議　宗法述　嘉
定石氏重修族譜叙　杭州橫塘胡氏族譜叙　江
西吉贛南鄒氏五修族譜叙　宗法表支庶旁行衰
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表補義

宗法表

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別子爲祖祖始也爲後世子孫之所共尊之以爲吾家始於是人也繼別爲宗宗主也繼別者一人而爲羣弟之所主者也由是繼別者與其羣弟皆各爲其子之禰而其子則各有一人爲適繼其禰以各爲其庶弟之所宗是之謂小宗而諸繼禰之宗其爲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猶是繼別之宗也衆小宗各率其弟而宗之世世皆然蓋繼別爲宗百世不遷之宗也與天子諸侯之太祖廟及大夫之有太祖廟者同義若夫諸小宗者自後世而溯之則同父之適兄曰繼禰之宗同祖之適兄曰繼祖之宗同曾祖之適兄曰繼曾祖之宗同高祖之適兄曰繼高祖之宗我之高祖吾父之曾祖則吾父之高祖於我爲姓別於上而於是戚單於下矣戚單於下斯不同其小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而彼繼別者爲收族之大宗則一族之人所同於別子之適兄也尊祖故敬宗宗之者兄之也故曰宗之道兄道也若吾既君之矣則不敢兄之故君有合族之道雖天子有宗廟之禮以序昭穆是故繫姓綴食百世不通其昏姻而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雖諸侯之昆弟皆以君道事之而不得以之爲兄而宗之也今夫宗

道先王之所以一天下者也自大夫以下達於庶人而君之昆弟乃猶散無友紀焉可乎哉此公子之宗道所由立也其宗道何也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也此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禮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親則如其月筭者若無適而宗庶則禮如小宗此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其無宗亦莫之宗者唯公子一人已耳所以然者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先君不得禰之於今君安得兄之此宗法之通其窮者也此自卑而別於尊之義也此別子之名所由起也是故此三公子者其所謂宗但盡公子之世則宗之至於其子則自各有其所繼之宗而前所立大小宗之子既不得祖諸侯則不得謂之繼祖之宗而羣公子之後人亦不得相率而宗之蓋是三公子者其初本自別於尊矣故至於後世皆得各自爲祖而歸於大同之宗法因爲宗法表以明之

大小宗支本相承世次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鄭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	鄭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	瑤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瑤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瑤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瑤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世以爲祖也瑶田案諸侯之公子自卑而別於尊曰別子

宗是宗子也瑶田案其在二世則別子之適子爲庶子之所宗者

之爲吾祖者所自出者其身也而其同父之弟視之亦兼有繼禰爲小宗之義

瑶田又按別子世適相繼不一人皆爲別子之所自出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指此曰六宗之子而言之也若曰此人之所出自其別子今繼其別子而爲一族羣弟之所宗

之爲吾曾祖者

之爲吾高祖者

以爲族人之所共宗者繼此以往世世宗之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

六世宗子之弟 瑶田案此五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六世之繼別者此人所宗者大宗一小宗四五宗共一人

五世宗子繼禰小宗 瑶田案其禰爲四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五世宗子之弟 瑶田案此四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五世之繼別者

小宗之弟 瑶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禰以上三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

四世宗子之弟 瑶田案此三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四世之繼別者

四世宗子繼禰小宗 瑶田案其禰爲三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瑶田案其祖爲三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瑶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曾祖

以上二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 瑶田案此四世宗子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瑶田案其禰爲四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瑶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曾祖

以上二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

三世宗子之弟

瑤田案此二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三世之繼別者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繼禰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曾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其祖之適孫又爲其曾祖之適曾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繼曾祖者一人

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兼繼曾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者一人[illegible]

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禰者

瑤田案其禰爲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

二世宗子之弟

瑤田案此別子之庶子而宗繼別之宗子者

繼禰小宗

鄭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瑤田案其禰爲別子之庶子不繼別者也此人爲其適子而繼之以爲庶弟之所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也

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別子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故同父之弟宗[illegible]同祖之[illegible]弟亦皆

繼禰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曾祖爲別子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其祖之適孫又爲其曾祖之適曾孫故同曾孫故同父之弟同

繼禰而上繼高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高祖爲別子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祖之適孫曾祖之適曾孫又爲其高祖之適元孫其

凡小宗者皆自有大宗己率其庶弟而往宗之故雖爲其禰之適或其祖之適曾祖之適高祖之適對大宗而言之亦猶庶也

於宗之己又故率其來宗者而往宗大宗也

祖同曾祖之昆弟皆來宗之

於大宗同高祖之小宗昆弟爲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矣所謂五世則遷之宗六世親屬竭矣者也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一人四小宗共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

繼禰而上

瑤田案其禰爲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以上三小宗共一人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祖者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

之小宗者雖曰適也不但對大宗爲庶即對繼祖之小宗亦猶庶也

又爲其祖之適孫

子祖之適孫又爲其曾祖之適曾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一人兼繼曾祖小宗一人繼祖者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

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兼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其繼禰之小宗者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故爲同父之弟之所宗又率其弟而宗繼祖

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禰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曾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

小宗兼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兼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

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兼繼曾祖者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

小宗兼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

五人大宗一人四小宗四人

公子宗道三事 鄭注云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鄭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孔疏云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瑤田案喪服齊衰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鄭注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妻無服孔疏云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鄭注云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瑤田案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爲祖也其別子當己身時亦爲無宗亦莫之宗者

三月尊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蓋言族人絕屬者爲宗子之服也而喪服記宗子孤爲殤齊云親則月算如邦人鄭注云親謂在五屬之內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有緦麻之親者成人與絕屬者同然則絕屬爲之齊衰而在五屬中者雖各有月數亦必加隆焉爲之齊衰也據喪服公之庶昆弟爲昆弟大功此其本服之月數今加隆而爲之齊衰是之謂如大宗也若其如小宗者則爲之服大功九月之本服也

庶姓述

庶姓者小宗之法所由立者也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及於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之宗也若夫繼禰之宗合昆弟之伯仲叔季而同出於我之父者也見於詩者別之曰同父以宗法推之同父猶之同姓也同姓四故小宗有四而與繼高祖之宗所同之姓則謂之庶姓何以謂之庶姓也其屬謂之族故其姓謂之庶庶之爲言族也同其族親故同其庶姓同其庶姓故同宗其繼高祖之小宗然則何以有庶姓之別也蓋小宗止於四而姓不止於四高祖而上則高祖之父也自高祖與其昆弟等而下之旁及於族昆弟之外凡同高祖之父之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之父者也然雖同姓於高祖之父實則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別其庶姓於我之高祖於是各自爲其繼高祖之宗而與我不同其小宗小宗之不同由庶姓之別也此所謂庶姓

別於上也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獨也亦別也姓別於上其下各自爲宗則各成其族而屬於是別於是獨親其所屬矣此所謂戚單於下者也是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窮於我之曾孫矣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殺於我之元孫矣六世而親屬竭竭於我之元孫之子矣自元孫呼我曰高祖自元孫之子呼我曰高祖之父而我之子乃爲其高祖我之子有二人則二人之元孫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二人者一爲其高祖則一爲其族高祖而於是別其庶姓於其族高祖而二人之元孫於是獨親其所親此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

前半諸我字對昆弟言各自同其別其及各自爲其諸其字指同高祖之父之昆弟言後半諸我字對孫言諸其字指元孫之子言前半述上治旁治之義後半述下治之義兼言之庶姓之義乃備

世次順數說

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言曾祖至於曾孫四世而爲之服緦於是服窮於曾孫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言高祖至於元孫五世同庶姓而將別於上也於是殺其服但爲之袒免而已六世而親屬竭言高祖之父至於元孫之子六世祖孫皆出五屬而親屬之名於是乎竭皆順而數之之文也鄭氏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於經義未得其審後之人亦不深察其指因之等而上之以爲世次呼曾祖爲四世祖呼高祖爲五世祖其又上之則曰六世祖七世祖意葢謂順而下之但可言四世之孫五世之孫而不知等而上之以倒次其祖者之大繆不然也夫世之爲言代也聞子代父矣未聞父代子又三十年爲一世則六十年爲二世而顧可曰百年爲一世七十年爲二世乎經傳之數世多矣詩曰本支百世左傳曰五世其昌八世之後子張問十世子曰百世可知又言禮樂征伐之出於諸侯以下有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又言祿去公室者五世政逮大夫者四世無有不順以數之者也其有向上稱者若詩言在夏后之世孟子言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葢指世之在吾先者然皆不得以一二三四次第之以次第之義若伯仲叔

季之不可以倒行也今之爲碑版文者悉以韓歐諸家文爲劍見今人家族譜稱始祖爲一世祖遞之曰二世祖三世祖者則斥之以爲不符經說吾昔嘗不然之謂可上數之亦可下數之乃由今以覩則固不可以上數之矣（淮南子道應訓言武王伐紂後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氾論訓言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皆順下數之也）其有疑下數之難以稱祖者是殆不然鄭康成氏注檀弓嘗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自繼世之君目之則曰六世王自後世子孫目之則曰六世祖其義一也

庶子不祭明宗說

大傳言庶子不祭不爲長子三年遂牽連而詳說宗法喪服小記則先言宗法而後及於庶子之不祭與不以三年服長子與不祭殤與無後者合二經觀之所以明宗子爲宗廟主傳重以繼祖禰一廟無二祭主之義也宗子者庶子之所宗者也庶子者別於宗子者也苟無庶子以宗之則何有於宗子之名哉故欲明其宗之爲祭主以庶子之不祭明之欲明其宗之繼祖禰以庶子之不繼祖禰明之宗子者何小宗四曰繼禰之宗曰繼祖之宗曰繼曾祖之宗曰繼高祖之宗大宗一則繼別

子之宗也有繼別子之宗以祭別子則凡不繼別之小宗皆別子之庶不祭別子者也有繼高祖之宗以祭高祖則凡繼曾繼祖繼禰之宗而不繼高祖者皆高祖之庶不祭高祖者也有繼曾祖之宗以祭曾祖則凡繼祖繼禰之宗而不繼曾祖者皆曾祖之庶不祭曾祖者也有繼祖之宗以祭祖則凡繼禰之宗而不繼祖者皆祖之庶不祭祖者也有繼禰之宗以祭禰則其昆弟皆禰之庶而不祭禰者也鄭氏所謂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是也故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明其不繼祖與禰也不繼祖與禰故不爲長子三年明非

宗也宗則將傳重故不祭則不爲長子三年爲長子三年者以長子又將以傳重也重者宗子主祭之謂也不祭則無重可傳長子不傳重於庶子之父者庶子不祭之謂也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庶子已先不祭其所祔食之祖又安從而祭祔食者哉故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亦所以明其宗也宗明故宗廟嚴而尊祖尊祖故敬宗故曰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宗子庶子皆爲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爲下正得自祭禰而不得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爲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惟宗子庶

人祭於寢主祭者亦唯宗子故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是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士祭特牲大夫祭則少牢庶子供牲而宗子主其祭雖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辭猶稱宗子故庶子無爵而宗子在他國其祭之也必宗子死然後告於墓而祭於家猶稱名而不稱孝也由是言之一廟無二祭主故庶子斷乎不祭而宗之義明矣故大宗收族以統於上羣小宗別其庶姓以分統於下旁治昆弟家家而脩之族族而理之周公之所以造周者用是道也

庶子不祭表

余論宗子爲祭主言庶子不祭詳矣然有爵必立廟祭有當用之牲雖庶子不異焉而必宗子主其祭庶子無祭之者且廟有祖禰之異宗有大小之別宗子又有本有廟本無廟之不同其事有數端如宗庶同爵義見於鄭氏喪服小記注宗庶不同爵義見於曾子問篇孔子之言宗庶不同爵而庶子所得祭者宗子家無廟則寄立廟於宗子之家記注竝未見其義崔氏推求爲之說見孔氏疏中又曾子問篇言宗子攝大夫其辭曰宗兄宗弟宗子鄭氏注昭穆異者曰宗子然則宗子主庶子

之祭及庶子所寄立廟必有昭穆異者如宗子穆而庶子昭則庶子之曾祖乃宗子之高祖余竊補其義而都爲之表云

宗庶同爵

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鄭注云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昆弟及與其從父昆弟俱爲適士者也鄭注又云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從父昆弟之繼禰者俱爲適士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

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瑤田案王制云庶人祭於寢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瑤田又案宗子庶子俱爲大夫亦當然祭曾祖者則繼曾祖之宗也

祖
- 禰
  - 宗子爲適士（是爲繼祖之宗有祖禰二廟主祭）
  - 庶子爲適士（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 庶子爲適士（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者祖廟與繼祖之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適士（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禰
- 宗子爲下士（是爲繼禰之宗有禰廟主祭）
- 庶子爲下士（此宗子之弟禰廟與宗子共不祭）

寢
- 宗子爲庶士庶人（薦於寢）
- 庶子爲庶士庶人（不薦）

曾祖
- 祖
  - 禰
    - 宗子爲大夫（是爲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祖禰三廟主祭）
    - 庶子爲大夫（此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 庶子爲大夫（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與曾祖之庶者祖與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大夫（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與曾祖之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與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祖
  - 禰
    - 庶子爲大夫（此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者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大夫（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爲曾祖之庶者祖禰二廟與下正共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瑤田案王制大夫三廟祭法大夫三廟祖考不在廟數祖考者大祖也鄭氏注大夫有祖考無祖考之別大夫祖考謂別子有祖考者鬼其百世無祖考者鬼其顯考而已祭法云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是易世則遷其顯考而鬼之而祖考在壇祭永不遷也其所遷者雖無主猶以

幣主其神世世鬼之薦而不祭若諸侯之鬼在祧者然（諸侯謂始祖廟爲祧）但不祫耳是即鄭氏所謂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也其無祖考者則壇祭止於顯考及易世遷顯考而鬼之後鬼來遷則前鬼乃止故曰鬼其顯考而已當其鬼時乃前世大夫之顯考鬼之則無考號（天子諸侯之顯考易世時則壇祭亦無考號蓋易世考號止於顯考）故鄭氏仍前世之號以號之（適士無顯考鄭亦云鬼其顯考者蒙大夫以上之號以號之）然則鄭意周制大夫無論有祖考與無祖考皆不立大祖廟與王制異故其答趙商之問以王制爲雜夏殷禮不合周制也趙商問中有引祭法注云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今祭法

注所無可知今注爲鄭氏定本與原注又別原注尚參王制說也

宗庶不同爵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瑤田案祭祖禰於繼祖之宗子家或已爲下正而賓祖庶則禰廟自主祭而祭祖於宗子家或繼祖繼禰爲二宗則祭於二宗之家又案是祭也即爲宗子四時之常祭不必又供士牲宗子復自祭之葢主祭者士而用大夫之牲所以貴祿又所以重宗

通藝錄 庶子不祭表四

是一廟止一祭主而常祭亦無二祭祝必稱爲介子者以士無是牲不明白之是僭也如此則庶子不祭以明其宗其義微矣

祖——禰——宗子爲士 是爲繼祖之宗有祖禰二廟主祭

禰——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祖——禰——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者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禰——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者禰廟與下正爲大夫者共是下正本有上牲庶子不祭亦不供牲禰廟與下正爲士者共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於下正及宗子之家下正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庶不同爵寄立曾祖廟

曾子問篇孔氏疏云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案宗子爲士家有祖廟此言寄立誤也）亦宗子爲祭也若已是

通藝錄 庶子不祭表五

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瑤田案繼曾祖之宗爲適士其家但有祖禰二廟無曾祖之廟此庶子爲大夫者當立曾祖廟然爲曾祖之庶不得主祭即其身自爲祖禰之適是下正亦謂之庶與身爲祖禰之庶者同不得主曾祖之祭則當寄立曾祖廟於繼曾祖之宗子家供上牲而宗子祭之也

曾祖 庶子寄立廟於宗子——祖——禰——宗子爲士 是爲繼曾祖之宗得主曾祖之祭而不得立曾祖之廟者也但有祖禰二廟主祭

家

禰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又即曾祖之庶者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又即曾祖之庶者如下正爲大夫則祭禰供牲寄廟皆下正爲之已爲庶子不祭矣若禰廟與下正爲士者共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於兩家下正與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祖

禰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者乃寄立曾祖廟於宗子爲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爲曾祖之庶者如下正爲大夫則已爲庶子不祭矣若祖禰之廟與下正之爲士者共供上牲下正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爲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庶異昭穆者

瑤田案條目與前略同不具列載寄廟供牲發其凡而已

庶子之曾祖寄立廟於宗子家

庶子之祖寄立廟於宗子家

宗子祖 即庶子之禰

宗子禰

宗子爲士 有祖禰二廟主祭

庶子爲大夫 宗子之祖爲庶子之禰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宗子之曾祖爲庶子之祖宗子之高祖爲庶子之曾祖宗子家無廟寄立二廟於宗子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程五典立後議

程五典生二子。長曰欽乾。次曰錫乾。欽乾者。繼禰之宗也。無子。錫乾有子二人。曰正洸。正溙。遂以正洸繼之。以上承五典之祀。而爲繼祖之宗矣。正洸又無子。正溙有子五人。曰大本大業大格大極大槼。正洸絶。則於欽乾爲無繼禰之宗。於五典爲無繼曾祖之宗。法當以正溙之支子立一人爲正洸後。以承欽乾而上承五典。則正洸有子。欽乾有孫。五典有曾孫。此所謂宗法。萬世不易之道也。今正洸以王吉慶之子寵兒更名錦祥。認爲己子。雖經歙縣令平定張公堂斷。不得入祠承祀。聽其以

義子從姓。然法當立正溙支子爲後。而正洸甘認錦祥。不肯繼正溙之子。滅欽乾之後。即所以滅五典之後。正溙爲五典之庶孫。忍令其祖無繼曾祖之宗。而不爲之立後乎。當告之於官。立其支子一人以承五典之祀。而錦祥雖經官斷爲義子。於律不得聽其從姓。按律云。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杖六十。其子歸宗。錦祥應用此律。又律云。其遺棄小兒。三歲以下收養者。雖異姓。聽其從姓。但不得因無子遂立爲嗣。錦祥爲王吉慶之子。非遺棄者比。又吉慶死。錦祥已五歲。非三歲以下者比。不得假此律以聽其從姓。乾隆庚寅七月朔日議

宗法述

余著宗法表。以明大小宗之法詳矣。或者謂宗法通於天子諸侯。書言中宗高宗。則天子稱宗之事。詩言君之宗之。則諸侯稱宗之事。余曰。天子諸侯之稱宗。非宗法之謂也。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有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

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箋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王子爲大夫亦別子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絶其宗名矣。惟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即震之彖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

之粢盛而士薦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金輔之明堂考言宗祀之名昉于六宗而据夏侯尚書說六宗上下四方之神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曰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嘉定石氏重修族譜叙

族譜之作與宗法相爲表裏者也古者立宗有大宗以率羣小宗羣小宗各率其羣弟相勉以孝弟而通其有無故子夏傳曰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蓋宗法若是其善也立宗之法有三本國公子也他國公子之來仕也庶姓初起而仕焉者也如是則大夫士家無不立宗一國如是推之天下皆然宗法行於天下以之治國而國有倫以之繫民而民不散有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乎三代以下鑒於封建之弊而卿大夫亦不能世守其家有一二世而覆其宗者其及身而亡者亦數數有焉貴者既然矣而富者復何常之有能昌其宗以統其族人乎此宗法之不行亦其勢然也今之鉅姓强宗未嘗不羣萃州處焉惜乎人萃而情渙也蓋宗法之不行也久矣夫豈遂無所以聯其情者乎族譜之作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使散無友紀不能立宗法以統之者而皆筆之於書然後一披冊焉不啻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羣居和壹於一堂之上也夫所謂大宗收族者蓋同姓從宗合族屬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今乃序其昭穆合而載之族譜中吾故曰族譜之作與宗法相爲表裏者也

石氏之居於嘉定也始菊山公明正嘉間自吳來遷國初康熙朝五世孫鎔以子姓且數百人久而親屬既竭姓別戚單皆將塗人視之於是纂成族譜自菊山公而下宗分三支異世經之同世緯之旁行邪上簡而不漏畧而彌該所紀者名字而外娶妻生子而已不及行實懼詳畧之弗當而傳聞之或未審也余觀其譜心竊善之由鎔譜至於今百有二十餘年鎔之族孫維寶菊山公之九世孫也念鎔至是又五世矣雖世之相去與鎔視始遷時等而族益大子姓益繁排次之力畧當倍之及今不修後將難任謀之同族僉以為然於是三支

後人如小宗之法各詳疏其祖禰之名號配嗣以歸於維寶而與宗人之能者裒輯撰次經之緯之畧如鎔譜足成兩卷持以問叙於余余校石氏姬姓周之時衛有石碏稱純臣其在他國者時時見於春秋傳漢孝景朝石奮以九卿為諸侯相子四人官皆至二千石號萬石君石洪唐處士也韓昌黎亟稱之石之為著姓也由周而來勲閥頗見於史冊獨行隱德不乏人而嘉定石氏自吳來遷譜之自遷祖始其居吳者弗及焉葢其慎也嗚呼吾讀石氏譜自遷祖以下沿波討源因枝振葉所謂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治下治旁治之義見於此矣大宗小宗之法亦庶幾寓於此矣其猶有視同族為塗人者乎其猶有妄托强附指遙遙華胄如昔人之所譏者乎嗚呼可謂善矣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秋八月朔嘉定教諭歙人程瑤田叙

杭州横塘胡氏族譜叙

宗法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百世不遷者今之所謂始遷祖或在一鄉或專一村聚族而居之其族人每相與言曰吾家某世某年曰某祖者自某所來居於此記曰別子爲祖是也傳至於今凡若干世矣其嫡嫡相承之宗子謂之大宗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至其自某所來而又上之雖水源木本一脈可溯而曠世懸絶莫能及之矣杭州錢塘縣之横塘胡氏自其祖曰迪者號璞菴由邑之太平里出贅横塘因家焉而爲横塘始遷祖四百餘年子孫繁衍大宗之繫姓綴食小宗之姓別戚單載之於譜固皆有條而不紊矣而至於來自某所者知爲太平里而不知太平里之所自出知璞菴之乃祖乃父矣而曾祖以上但相傳有九官人之稱而究之若滅若沒而未知其審至我

朝康熙間有考川派某者攜成化老譜至杭譜中有所謂九官人者稽其輩行與璞菴曾祖九官人之稱昭合遂以太平里爲出自考川而不知考川之爲明經胡太平里之爲安定胡也嘉慶壬戌横塘胡君荔齋占籍揚州數十年矣近至横塘展墓偶得安定胡氏譜於市人求售者披而閲之載横塘一派來自太平里而太平里之遷祖曰典者則自其始祖質公二十八世爲安定先生瑗三十八世乃至於典也典子三錫其弟九錫九官人之稱殆由於此九錫子卿則璞菴祖卿子惟則璞菴父也元元本本居太平里者四代相繼上通乎始祖而後乃今知横塘之爲安定胡而非考川派也如是則四百餘年之若滅若沒者一旦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於天向也食而今也更數典不忘宜吾夫子致意於文獻之不可無徵也六月廿一日歙程瑤田撰時年七十有八

江西吉贛南鄒氏五修族譜叙

今之著族必有譜族譜者古宗法之存於今者也爲譜必爲表縱之橫之旁行衺上縱列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也橫列者旁治昆弟也緣督爲經本支百世有條而不紊觀於譜而宗法瞭如指掌矣在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其五世則遷者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皆謂之小宗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俾散無友紀者小宗分而治之故雖支分派衍會歸各有其極而

羣居和壹之道於是乎在矣夫然後羣小宗各率其羣從昆弟合而宗於繼別之大宗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收族此之謂也何謂收族別親疏序昭穆繫之姓而弗別綴之食而不殊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今之宗法不行於天下久矣所謂異宮同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者環觀今世有能行之者乎無有也然而有族譜在經之緯之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與古之宗法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則通一無二焉故曰族譜者古宗法之存於今者也鄒氏江右之著姓也桉譜唐江陰刺史思道越六世曰鳳者刺史臨川因家宜黃以平淮南功封安邦侯嗣遷樂安新淦及吉安府之廬陵吉水永豐其先范陽人後宦汴梁而徙建康數典不忘始自茲始也而譜之所奉爲第一世者則宋秉議大夫爲始遷祖宗法所謂別子爲祖者是也由是譜之世世相承是爲繼別之大宗又旁行而衺上一一譜之是爲繼禰之小宗小宗有四由繼禰而易世則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而遞至於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縱橫觀之宗法於斯大具矣蓋自秉議公而下奕世相傳於今爲烈其間隱居萬安灌源或由灌源遷金湖遷信豐遷文溪厥後又遷謀堂龍泉社溪月嶺又或由社溪遷沂溪支派繁衍

要皆同祖秉議公蓋數百年來雲仍散處幾不可億計而茲譜之修也則始於宋末其大畧也再修於明之洪武年又加詳矣三修於成化二年至於我

朝康熙四十六年則四修焉於今八十餘年古人有五世不修譜之戒而鄒氏之五修譜也乃於世未遠言未湮之先兢兢焉謀所以續先緒者蓋八十年之生齒不爲不繁八十年之簪纓不爲不盛八十年之人物文章不爲不超羣而軼倫與其後焉無寧先之與其有待焉無寧及時爲之先睹爲快也而且畧者詳之闕者補之草創者潤色之鄒氏之羣萃而州處者無亦觀於茲譜

怵然動水源木本之思欣然相喻於大宗小宗之列別親疏序昭穆尊統上而卑統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不容以已也鄒君葵圃任吾歙貳尹與余友善奉其尊人之命以問叙於余余喜其族能尊祖而敬宗續修其數百年相繼疊修之譜以收其族於本支繁衍之時有合於古之宗法因援筆叙之如此嘉慶八年歲在癸亥季秋月

制科徵舉孝廉方正歙程瑤田撰

宗法表支庶旁行表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前表之明辨晳矣兼又詳說之恐閱者以其煩碎未易卒業也今撮舉大要圖以明之葢大宗縱列至於禰爲直行自禰等而上之爲直上支庶小宗縱列亦然每世昆弟横列爲旁行其支庶不繼祖與禰者等而上之承其祖禰爲表上昆弟之子無論適庶視其世叔父亦爲表上

一世別子爲祖						
二世繼別爲宗						
三世繼別爲宗					三世弟不繼禰	昆弟之子視世叔父亦爲表上
四世繼別爲宗				四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五世繼別爲宗	五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六世繼別爲宗	六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諸繼禰小宗弟詳前表此圖有後放此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二世 弟 不繼別 昆弟橫列為旁行。不為後者上承其父為衰上。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繼禰而上繼高小宗

二世 季弟 不繼別 前表每世昆弟只譜兩房本與支分出之義已見而祖遷宗易之理亦具於兩房中。然繼別者百世不遷。不繼別者五世則遷。兩相比較祖遷宗易。不能卽目直尋今增列三房一行其繼禰祖曾高四小宗與二房通一無二則兩房庶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小宗。而祖遷宗易姓別戚單之義瞭如指掌矣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繼禰而上繼高小宗

按此圖以二三兩房分觀之。其六世之孫等而上之。各祖其二世之高祖是為祖遷於上。六世之庶孫亦各宗其共高祖之適孫是為宗易於下。至小宗有四。在各房中序而宗之秩然不紊有如此者。爾後七世

之孫又各祖其高祖其高祖則三世遞遷之祖其繼
高祖之宗則七世遞易之適孫世世遷之易之以至
無窮也

宗法表補義

余著宗法表曰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
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其所爲表義確而言詳或乃就余
獻其疑余曰無疑也世以不杖麻屨章世父母叔父母
一條言昆弟無分者以明之其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
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
四體也故昆弟無分此蓋以父子夫妻之一體取譬昆
弟之一體以明昆弟之無分也又曰然而有分者則辟
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西宮南
宮北宮異居句蓋言昆弟無分而有不得不分者以昆
弟各有其子義當各私其父若皆同居不分其何以辟
子之私故昆弟不得不分東西南北之宮以異居蓋不
能如父子夫妻之一體必無分也異居下又曰而同財
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言昆弟雖異其居而
必當同其財故衆昆弟之有餘財者必歸之適昆弟其
不足於財者則資之適昆弟夫是故雖異居也而猶然
同財是昆弟無分之義也吾謂宗之道兄道也是其例
也乃鄭氏注歸宗資宗二宗字則曰宗者世父爲小宗
典宗事者以小宗屬之世父與上文昆弟無分之旨大
相齟齬而於吾所謂宗之道兄道也者扞格而不通矣

此之不可不辨也。又世以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一條。重言以明之。其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言女子子適人者之小宗。亦以適昆弟爲宗。與我所謂宗之道兄道也。同其條貫。是又例之旁穿交通無可獻疑者也。或曰同禰衆昆弟。容有先繼禰之宗而卒者。其子得不以世父爲典宗事者乎。曰此隨時變義。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可爲典要。今以立宗之始言之。則昆弟無分異居同財。此經乃宗法之義例。今人說書。不首正義而糾纏變義。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如以變義言。則四小宗中人多而事錯出。處處請析其疑。不知費幾許辭矣。

嘉慶戊寅鐫

釋服二卷

書種堂藏板

序

服者所以章身也學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是以大而冠裳小而襘結皆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古人論之詳矣秦人滅學先王之法服無存漢興魯人叔孫通作禮器制度猶仿周禮以爲說其書卒不傳禮經出於煨燼掇拾之餘冠衣散見各條古文闕逸志記參差或傳寫譌誤所賴以證明者舍鄭注末由也鄭氏集漢儒之成博大精深可以補逸禮而續倉雅其有不合遂生擬測惑滋多於是矣六朝尊信師傳唐人猶守古訓迄於宋代盡翻窠臼而穿鑿之病多矣沿及末流時藝與經學廢彼都人士被服雍容及訪以裳佩詢以要領則闇名而莫知其原附在吾身者如此他可知已賈太傅復生必爲之太息綿初見聞淺尠輒不自揆作釋服二篇本經以訓義經文隱奧必依於注其是者集注疏各說證之以雅故遇有扞格則列諸家之論而附己意於下方夫經典所載古聖賢之法服也春秋戰國漸入奇衺及西漢之初典文厪有存者故禮記深衣篇云古者深衣必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毛詩羔裘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由漢魏以來二千有餘歲矣代有遷變非復舊章今不能考經以正諸家之得失而徒曼引歷代之史志以爲證欲治經適以亂經吾無取焉至於絲枲蘋葛之材暴湅纁元之事緭帛組紃之物條目尚多並闕典要則名家具有撰著今不盡述也

極知漏略差免一物不知之恥其所辨正因舊説紛紜故語涉繁複竊思古人不棄芻蕘謹竭慮以希一得非敢與先儒立異通人碩彥其督正之是所企望也高郵宋綿初

釋服卷上

高郵宋綿初

祭祀朝覲之服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有祭祀及朝覲之事則服其上服上服者黻冕也論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先儒以黻冕爲祭服舉尤重者言之

冕

世本黃帝作冕

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从冃免聲古者黃帝初作冕或从糸作絻

白虎通義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人冕而祭

冕者冠之有延有旒有縣紞論語孔注麻冕緇布冠也集注因而未改與士冠禮始冠之緇布冠相混當辨

周禮弁師疏凡冕體周禮無文依漢禮器制度凡冕以版爲幹廣八寸長尺六寸以布上元下朱覆之謂之延是也其長出冕前後望之浅邃故玉藻曰前後邃延左傳謂之綖注綖冕上覆也疏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曰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凡冕皆曰元冕弁師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論語孔注績麻三十升布爲之疏鄭注喪服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升猶登也成也

江愼脩鄉黨圖考孔注論語謂績麻三十升布爲之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

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
不能爲者也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
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綿初案縷有麤細織有疏密冕之用布重女功之始不忘
本也然首服而加黼黻之上故古人專織三十升布以爲
冕延之用時人苦其細密難成用黑繒代之所以爲儉若
十五升之布朝服用之湙衣用之冕延所用無幾得之不
難而儉之義不明矣今仍從論語孔注古純與緇通說文
緇黑色帛也
其裏以朱爲之著於版下弁師五冕皆朱裏是也
綿初案冕延元覆朱裏舊說法天地朱色近黃非也冕主

法天元者北辰之象朱者陽明之色人君居尊而嚮明外
尊而內明於元首之服見之矣
弁師疏冕之言俛也以低爲號前低一寸餘故得冕名左傳
衮冕黻珽疏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欲在上者位彌
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又冕主上覆天之象天文南極卑於
北極亦因取象也白虎通義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
陳氏禮書冕之爲制方其後而昂之所以立不變之體圓
其前而俛之所以致無方之用
冕之前埀者謂之旒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通典黃
帝作冕埀旒示不邪視也所以縣旒者謂之繅弁師注繅雜
文之名合五色絲爲繩就成也其制以繅貫玉埀於延前所

謂玉藻是也每繩一帀謂之就繩一帀貫一玉爲一成結之
使不相並也
綿初案大戴禮曰前旒曰蔽明則無後旒可知鄭注謂前
後有旒非是隋志引大戴禮云冕而加旒所以蔽明也此
因前後有旒之說故不解戴禮前旒之義而改前爲加不
知惟其前旒故曰蔽明後旒於義無取此注之失而後儒
承其誤也論語集注亦因而未改
所以塞耳者謂之瑱黃帝用黈纊大戴禮黈纊塞耳所以掩
聽通典云示不聽讒也薛綜注東京賦云黈纊言以黃緜大
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後王塞耳以玉
詩玉之瑱兮傳瑱塞耳也說文瑱以玉充耳也所以縣瑱者

謂之紞紞者縣瑱之繩埀於冠之兩旁左傳曰衡紞紘綖魯
語王后親織元紞是也
延之下所以約冕者謂之武玉藻注武冠卷也凡冠皆有武
所以維持冠者謂之衡又謂之笄所以貫笄者謂之紐弁師
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疏紐綴於冕兩旁於之武兩旁
作孔以笄入紐及孔貫纚與髮使牢固也此謂固冠之笄所
以繫冠者謂之紘弁師注以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
疏謂以一條組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向
上於右旁笄上結之是以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
埀爲飾兩頭皆有埀餘
天子之冕

天子祭服有五首服皆冕故弁師曰五冕藻皆十二旒每旒
十二玉其繅玉五采其衡用玉爲之其紘色則朱弁師疏玉
有五色以青赤黄白黑於一繅之上貫之周而復始每玉相
去一寸玉藻注天子齊肩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
二句就皆五采玉句十有二句玉笄朱紘

鄭注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
二百八十八鷩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
玉一百六十八希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元冕三旒用玉
七十二疏五采繅十有二此據袞冕而言又云王之五冕
繅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
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
玉也此經十二旒據袞冕而言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
前後二十四旒故用玉二百八十八下計可知

釋服卷上　四

綿初案弁師云云天子之冕制備矣蓋王之祭服有五首
服皆冕故曰五冕其實冕制同也上皆皆五冕言五冕同
制如下所云也下皆皆十二繅言一就一玉每繅貫玉十
有二凡繅就皆如是也上皆通貫至玉笄朱紘下皆專言
就玉一冕如是五冕竝同則下皆又統承上皆而言經文
恐人疑五冕異制故詳著此文無繇有五采繅十二單指
袞冕之說若謂繅不言皆則必每事言皆而後可古人固
無此立言之體矣今斷爲天子之冕皆十有二旒從經也

又鄭以爲後亦有旒故用玉二百八十八今審定後實無
旒故鄭所計玉當去其半下推可知又案經無天子九旒
七旒五旒三旒之冕凡車服旂章天子以十二爲節公以
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禮有明文若三旒
之冕大夫所服何當天子而降用之乎且據注疏諸侯祭
宗廟服元冕依次推之皆三旒之冕然乎原鄭意以司服
袞鷩毳希元依次而降則冕亦當有別愚謂彼言冕服祭
祀鬼神各有其等章采不得盡同弁師專言冕制天子之
貴元首定於一尊旒玉不得有異也司服注五服皆冕首
服尊也其義確矣

又案鄭注既言天子每旒皆寸二玉則五冕皆十二旒如
諸公九旒則九就侯伯七旒則七就子男五旒則五就孤
卿三旒則三就矣若天子玉既十二而旒則或三或五或
七疑於上而又疑於下非制也五冕以冕服爲差不以冕
旒爲異合觀弁師司服之文而其制乃定

釋服卷上　五

又案冕止於五鄭氏加以大裘而冕則爲六冕且云大裘
之冕無旒後世禮官議冕制依以爲說據注冕無旒者一
命之服天子元首之服何當降從一命之卑乎郊特牲曰
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冕無旒之說
非矣大裘之冕即袞冕也詳下文司服說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注祭先王之服也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疏十有二旒

者前後各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埀而深邃

綿初案玉藻言龍卷以祭則昊天上帝及先王皆在其中矣其他祭服有異而玉藻十有二旒不異也合觀弁師玉藻竝言十有二旒無天子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說前後邃延者謂上覆之延出冕前後而埀望之深邃非謂前後皆十二旒也

諸侯之冕

公侯以下之冕元冕朱裏延紐竝同繅玉笄紘則以其等爲之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是也諸公之繅以其命數九旒九就其衡亦以玉爲之其紘色則青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弁師諸公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注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弁師注諸侯繅斿以其命數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玉皆三采侯伯以下紘亦青紘

大夫之冕

弁師注孤卿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繅玉皆朱綠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爵弁如冕但無旒爲異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

綿初案孔子爲司寇去魯不說冕而行此當是二旒再就之冕無旒者謂之弁左傳衛大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卿大夫始得服冕士變冕爲爵弁也

陳氏禮書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青者少陽之色天子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士以爲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言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

前代冕制與周不同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繅疏天子之冕朱綠藻是夏殷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隨命數爵弁無旒

記者雜記異代之冕制天子朱綠二藻於義爲狹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大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大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隋志云三代之冕既不通制故夫子曰服周之冕

天子冕服

古天子冕藻十二旒冕服亦十二章初一曰日次二曰月次三曰星辰取其照臨也次四曰山人所仰也次五曰龍取其變化也次六曰華蟲取其文明也皆會五采而施之於衣次七曰宗彝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取其猛蜼取其智以虎蜼畫於宗彝因用宗彝爲號竝一章也爾雅注蜼似獮猴而大黃

黑色尾長數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縣於樹上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次八曰藻取其潔也次九曰火取其明也次十曰粉米取其養也十一曰黼為斧形取其斷也十二曰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皆絺五采而繡之於裳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諸侯九山龍以下諸伯七華蟲以下子男五藻以下卿大夫三粉米以下故臯陶謨曰五服五章哉王禮相因自有虞以來以下迄於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集書禮傳注

書益稷篇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鄭注會讀為繪絺讀為黹黹紩也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繪與繡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差等

緜初案鄭注凡畫者為繪後儒相承無異義謹案繪之為畫乃假借之名非繪之本訓書作會爾雅會合也繪字從糸小爾雅雜采為繪說文繡五色備也繪會五采繡也鄭注謂刺者為繡又注考工記績人職云繡以絲證之說文會五采繡為繪則繪繡皆五采絲聚合之名繪亦作績周官司服注引書作繪為作績考工記績人職鄭司農引繪事後素玉藻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也鄭注績或作繪然則績繪一字說文績織餘也訓繪為織則非畫之謂玉藻有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為之凡絲皆染而後織凡布帛皆織而後成若士不衣織之織則其義有別織者織絲也謂合五采絲組織而成文章如袞衣鷩衣毳衣之等蓋大夫以上之衣經緯五采組織精好各有等威士賤故不得衣然則繪也績也其義即士不衣織之織矣至經文畫繪並言者有二一見周官典絲職曰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及畫績之事皆二文並舉黼畫之物謂五采色也組就之物謂五采絲也考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畫績亦二事畫事以章物采旂常黼扆之類先有粉地為質而後加五采之畫也繪事以章服采先以素絲為質而後為五采之繪也經典無衣服用畫之文魯語王后親織元紞葛覃疏云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著䇲云人君五色獨言元者以元為尊非畫也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未聞衣服用畫者也玉藻諸侯緇

布冠績緌緌亦織采為緌與元紞同類褖衣衣純以績鄭注並云績畫也緌而畫之無乃迂而不近情乎至以畫施天子之冕服尤為未協衣裳有上下之分裳用繡而衣用畫非情也天子祭昊天上帝享先王先公禮大物博而畫衣以為祭服豈染人不足於染絲人不足於織與然則會者合也作繪者合五采絲為之織功也絺繡者刺五采絲為之箴功也衣以繪裳以繡上下相變其為采色彰施則同也繪繡對文異義散則通如爾雅曰黼黻彰也通釋經傳中黼黻之事非專釋十二章之黼黻猶言五采彰施於五色也論語言繪事亦通言黼黻文章之事非專言畫也讀書者勿以辭害意豈惟說詩之法宜爾哉

周禮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希讀爲絺防里切刺繡也

綿初案大裘爲冬至祀天之服其時必裘故特言之若他祭則有春秋四時故變文言袞服倘值冬月裘可知也禮不表裘大裘不裼則大裘之上被以龍袞可知經於祀天不言袞享先王不言裘互相備也祀五帝亦如之承上文言與祀昊天同服倘值夏月則袞冕而已至大裘卽袞冕之中衣亦無六服

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享先王則袞冕以龍爲首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畫以雉華蟲爲首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畫虎蜼宗彝爲首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祭羣小祀則元冕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

綿初案注謂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冕服九章其說無據凡車服旂章天子以十二爲節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禮有明文天子玉藻十二旒則冕服亦十二章矣公之冕九旒九就則冕服亦九章矣若天子而同於公之冕服是謂下替若公而同於王之冕服是謂上逼而曰天子畫龍一升一降諸公降龍而已以此爲別不亦細乎鄭以虞書冕服龍在次五而周曰龍袞則是龍章爲首以日月星升之於旌旗而引左傳三辰旂旗以實之今案旂章與章服兩事虞夏之旂旗何嘗不畫日月乎日月星不可以名服故以龍袞爲名而統十二章猶論語言黻冕舉一章以該他章不當因龍袞之名而謂無日月星也天子冕服十二章仰則天數周又尚文夫子特取

周冕以其文之備而等威辨也豈廢古之十二章而同於諸公之冕服九章耶賈公彥云九章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然則鄭氏之說未可卽以爲周公之禮矣

衞正叔禮記集說載秦溪楊氏曰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七章用周禮也自鄭氏始有天子九章之說行之後世卒不厭於人心遂竝古制而去之可勝歎哉

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鄭注被袞象天有日月星辰之章蓋魯禮也

綿初案此記爲周制冕服十二章之明據王謂天子也鄭云魯禮何耶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則天左傳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尤爲明證也
戴氏遺書冕服記服章之文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而爲是說余謂祭宗廟或九章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袞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袞名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
樂記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注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疏此冕當鷩冕享先公及

饗射養老之類
諸侯冕服卿大夫冕服
周禮司服職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注自公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疏此陳諸侯及其臣貴賤不同之事也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冕服九章侯伯之禮冕服七章子男之禮冕服五章

綿初案司服職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冕服九章然則天子之袞冕十二章異於上公之九章矣古制雖遠證以經文猶信
公朝覲助祭於天子服袞冕所不同者天子冕十二旒繅玉五采公九旒繅玉三采天子冕服十二章龍章一升一降公冕服九章降龍而已覲禮注上公袞無升龍覲禮疏引白虎通義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侯伯朝覲助祭於天子服鷩冕子男服毳冕大國之孤朝聘助祭於天子服絺冕卿大夫有事於天子服元冕孤卿大夫助祭於君亦申冕服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
詩唐風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傳侯伯七命

冕服七章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又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傳天子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猶愈乎不
詩王風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啍啍毳衣如璊傳毳衣大夫之衣菼鵻也蘆之始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璊赬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疏云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璊二章各舉其一耳
綿初案天子卿大夫冕服禮文不具故列詩言以識其槩
凡諸侯卿大夫之冕服禮謂之裨冕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

禰注禪冕者衣禪衣而冠冕也禪之爲言埤也公袞侯伯驚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疏禪取禪陪之義天子無禪義公袞以下皆爲禪玉藻諸侯禪冕以朝注朝朝天子也禪冕公袞侯伯驚子男毳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大祝禪冕執束帛告於殯又曰三日大宰大宗大祝皆禪冕注禪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卿大夫所服禪冕絺冕也元冕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禪冕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禪冕爲將廟受也

覲禮注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

綿初案禪者陪也凡諸侯及卿大夫當助祭朝覲天子之

時皆所以陪侍於天子故章服非一總以禪冕括之當云天子袞冕爲上其餘爲禪注云大裘爲上未晰

諸侯祭宗廟之服下助祭天子一等玉藻注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疏明堂位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依司服所次公自祭服驚冕侯伯祭宗廟服毳冕子男祭宗廟服絺冕大國之孤祭其祖廟服元冕以下則雜記備之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綿初案諸侯祭服下助祭天子一等與注疏諸侯元冕祭之說異從經也由諸侯下至於士無不合者注疏說諸侯祭已之宗廟皆元冕此因玉藻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當爲冕所以致誤今必疏通玉藻之文而後其義可明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卒食元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　諸侯元端以祭禪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夕深衣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

綿初案此經敘次天子諸侯之禮服明辨晢也諸侯每下天子一等惟端爲誤字無疑注謂端當爲冕亦未確說具下

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祭祭先君也

諸侯元端以祭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朝朝天子也禪冕公袞侯伯驚子男毳也疏端亦當爲冕者以元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元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元冕

綿初案舊謂天子朝日諸侯自祭皆元冕本鄭注玉藻之文衆論紛紜遂成不解之惑今疏證其義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又曰諸侯元端以祭下又曰天子卒食元端而居下又曰朝元端夕深衣則未知元端者同與異與何若是之無辨也凡經有疑義必依於注注云端當爲冕注以元端在五冕之外朝日中祭不當以元端諸侯祭宗廟當冕服不當以元端故謂元端

當爲元冕夫以端爲字誤是也但元冕冕服之下依經注所次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祭羣小祀用之周禮春官典瑞職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大采袞職也少采黼衣也掌次職朝日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小司徒注小祭祀王元冕所祭也合觀諸文朝日與祀五帝同豈以祭羣小祀之元冕乎卿大夫助祭猶服元冕諸侯有九命有七命有五命侯國以宗廟爲大祭旣不得申其上服又不得申其次服而五等諸侯同用冕服之下何以昭寵錫辨等威也又所有驚毳絺者竟何所用乎或曰朝日元端蓋非周禮也鄭氏

誤會周禮故易端爲冕若然下經諸侯元端以祭天子元端而居朝元端夕深衣皆非周禮乎注疏之說每至於難爲則歸之於夏殷未爲通證也或曰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端固施於冕矣謹案端冕猶言端委下言欲卧在朝非在廟也且魏文侯當戰國時典禮廢缺亦不可以爲據或曰朝祭之服皆正幅元端以正幅爲名卽指龍衮然於諸侯元端及凡言元端者又何以別與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禮服而通謂之元端所謂名正言順者何在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公卿貴賤無分於是天子遂止服衮而他冕盡廢皆解經者滋之惑也余沈思積久竊爲之補注云端當爲衮字

之譌也詩曰元衮赤舄又曰元衮及黼玉藻衮字作卷讀禮者多聞元端寡聞元卷由是誤云元卷謂禪衣自衮鷩以下蓋卷者卷曲之名繪象卷曲於衣則謂之卷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曰衮也天子謂之龍衮其餘九章七章亦通謂之衮衣對龍衮故謂之元衮依玉藻經文所序天子龍衮爲祭天享先王之服元衮爲朝日之服爲覜朔之服皮弁爲覜朝之服元端爲燕居之服次第秩然也諸侯元端以祭亦當作衮諸侯祭服下天子一等而五等又各不同故統以元衮該之猶下言禪冕也上言天子龍衮以祭下言諸侯元衮以祭上下對文明如皦日元衮以祭禪冕以朝亦互文見義蓋祭用元衮首服禪冕也朝用禪冕

身衣元衮也依玉藻經文所序諸侯元衮爲祭宗廟朝天子之服皮弁爲聽朔之服緇衣爲覜朝之服深衣爲燕居之服次第秩然也至於元端別是一服天子以燕居諸侯大夫士以爲齊服條分而縷析矣或曰注疏皆以衮爲龍章元衮之說於何徵之曰韓奕之詩不云乎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衮赤舄韓國侯氏也豈錫以天子之旂旗冕服如後世魏晉之所爲乎若以爲上公之衮服采菽詩曰何以予之元衮及黼諸侯來朝獨上公一人乎若猶有侯伯而皆以龍衮予之乎在下者不當用而用謂之僭在上者不當予而予謂之濫上濫下僭不可以訓衛大夫請曲縣繁纓君子以爲非禮晉文公請隧於周襄王不

許謂名器之不可假也烏有周之盛時天子輒以龍袞錫諸侯而雅詩稱美之若是必不然矣故曰元袞謂袞黻以下也非特此也凡黻冕皆章服也章服皆可謂之袞矣詩美周公曰是以有袞衣兮魯人歌孔子曰袞衣章甫發我所皆非龍袞也皆袞衣也爾雅釋言曰袞黻也又曰黼黻彰也凡袞也黼黻也文章也析言之則字各有義散則通臯陶言五服五章單舉章字論語言黻冕單舉黻字孟子言文繡後世或言繡衣或言華袞皆一意也是以天子曰龍袞曰袞冕曰袞皆龍章也自諸侯大夫言之凡章服皆袞衣也冕旒之制自天子達則袞之章亦自天子達但天子袞冕並言諸侯大夫言冕不稱袞言袞不稱冕而等差度數更不容假借耳自秦人裂冠毀冕考古者依經立義又誤以畫龍者始謂之袞如秦以後天子稱朕之例一言袞服必是龍章而周公袞衣孔子袞衣之文皆有所礙馬鄭諸儒曾無先覺加以文字流傳轉寫訛誤非傅會則穿鑿而經於是乎益難治矣

釋服卷上　十八

冕服之韍

韍韠也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以韋爲之禮明堂位作韍易作紱困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詩作芾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易緯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左傳作黻袞冕黻珽注黻韋韠以蔽膝也說文作市云市韠也从巾象其連帶之形篆文从韋从犮白虎通義作紼黻紱芾紼字異義同各隨文讀之

緜初案先儒謂祭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此對文爲異耳散則通是以陳用之云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金舃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舜始作之禹湯至周後王彌飾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疏士無飾卿大夫山諸侯加火

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疏一命謂公侯伯之士毛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大夫赤韍色又淺耳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紱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

釋服卷上　十九

緜初案幽不必改字小雅隰桑篇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爾雅青謂之葱

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注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元端之韠也凡韠必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皆素韠

緜初案經文此節言朝服之韠所用緣飾之異及裁縫之

制度也注云君朱大夫素此元端服之韠經無明文元端
服上下皆爵韠玉藻齊則績結佩而爵韠不獨士也何有
君朱大夫素之別古人服必有飾謂緣邊爲飾也雜記謂
之紕注云旁緣曰紕此經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之紕
也君韠以朱緣大夫以素緣士以爵韋緣雜記以爵韋爲
紕正是士禮玉藻韠不言紕者蓋上下文言大帶裨䌊之
類故省文爾注以爲韠身謂之朱韠素韠爵韠誤也
鄭注圜殺直目韠制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
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
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
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

草廬吳氏云韠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
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
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
下至五寸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
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自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
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
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
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
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
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端
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
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蓋後直而
前方故曰前後正
玉藻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
鄭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
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綿初案此節乃是論韠之正身廣長之度及頸肩革帶之
制也故又言韠以起之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今案韠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言韠身之廣也先下後上者韠以下爲
前以上爲後也長三尺言韠身之長也其頸五寸其字承
上之辭其頸五寸因長爲文言韠長三尺其頸長五寸也

下云肩革帶博二寸變文言博則其頸因長爲文可知中
紐謂之頸兩旁紐謂之肩皆平繫於革帶頸長五寸則肩
亦長五寸矣不言肩長以頸明之也肩博二寸則頸亦博
二寸不言頸博以肩明之也頸肩繫於革帶故竝及革帶
而言博二寸焉古人之文縝密如此後人昧之久矣
又案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前文詳矣古者貴賤皆有
此服通謂之蔽厀或謂之襜又謂之大巾婦人亦有之爾
雅衣蔽前謂之襜釋文襜方言作袡同昌占反小雅采綠
篇不盈一襜毛傳與爾雅同正義引李巡云衣蔽前衣蔽
膝也方言蔽厀江淮之間謂之褘或謂之袚魏宋南楚之
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釋名

韠蔽膝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又曰跪襜跪時襜襜然張也

冕服之笏

釋名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於帶間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故禮皆言搢笏其制詳下文

古人插笏帶間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版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版之事又有垂紳正笏之文垂紳見于玉藻正笏無文疏言執笏者誤

天子玉笏玉藻天子搢珽左傳袞冕黻珽注珽玉笏也

注珽紫笏也或謂之大圭鄉黨圖考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惟朝日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即珽平時皆搢不必于典瑞見之矣考玉人文言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杼直呂切杼上謂殺其上終葵椎名）謂圭上殺又別爲椎頭若珽則無終葵首之制且玉藻下文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亦不長三尺也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注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也疏云魚須文竹以鮫魚須飾竹成文士以竹爲本質象牙飾其邊緣

緜初案注得經旨疏說非也諸侯純用象大夫用竹刻爲魚須之文而以象飾其本士則用無文之竹亦以象飾其本經注之意當如是也經文諸侯言象士言本象則大夫不得獨無玉藻史進象笏則大夫有象飾明矣陳氏禮書謂大夫近尊勢屈士遠尊禮伸非也于文士竹爲句本象可也通大夫士疏作竹本亦非

玉藻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注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搢笏必盥爲執事也畢盡也

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注殺猶杼也天子諸侯杼上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疏玉人天子杼上殺猶杼也笏中同博三寸天子諸侯從中以上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王氏叒云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也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殺其下乎

緜初案疏謂天子諸侯皆殺其上首其說非是王氏謂上下皆殺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別亦非辨正於後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荼

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綿初案前言笏度曰其中博三寸此上下之通制也其殺六分而去一有不殺者不云皆殺六分而去一也天子之珽不殺而無所詘故曰方正其殺者諸侯圜殺而詘曲其前言後直不言後直方後亦殺也大夫則前後皆圜殺而又詘曲之也經不云殺六分而去一而曰其殺六分而去一以一其字而天子諸侯大夫之辨明古人下字縝密如此後人粗心耳

冕服之幅

詩曰邪幅在下傳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左傳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幅卽詩之邪幅與袞冕之屬尊卑各有差內則作偪

戴東原詩考正幅偪字異者古音幅與偪同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一物而箋詩云邪幅如今行縢不以爲一物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制漢時已亾姑就行縢言之耳

冕服之舄

周官屨人注複下曰舄單下曰屨下謂底複重底釋名複下曰舄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溼故複其下使乾腊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爲上詩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句讀爲絇注絇謂之拘著舄屨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也疏云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絇謂屨頭以條爲鼻也諸侯冕服亦赤舄又謂之金舄詩曰元袞赤舄又曰赤芾金舄箋金舄黃朱色也大夫唯服冕著舄疏謂加金爲飾非是

綿初案注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疏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愚謂屨人但言赤舄黑舄不言白舄又謂凡屨舄象其裳之色然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則是赤色今云以

白舄配之燕禮記燕朝服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冠弁服卽此今云以黑屨配之未聞其審

冕服之帶

凡禮服之上有大帶大帶謂之鞶易曰或錫之鞶帶凡大帶皆素絲爲之詩曰其帶伊絲玉藻言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士練帶而采飾不同冕服之大帶蓋亦如此大帶之上有革帶所以繫韍與佩凡帶佩制竝詳後

爵弁爵弁與皮弁冠弁類也在此者大夫以爲自祭之服士以爲與君祭之服禮尊祭服故次冕後

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疏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元下纁有旒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

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次於冕也大夫自祭服爵弁士助君祭服爵弁其制有武有緇組紘垩爲飾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纁裳淺絳裳純衣絲衣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不言衣與帶者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裳也疏士冠禮陳爵弁服云緇衣緇帶此文有緇袘無衣帶欲見袘與衣帶同色故云俱用緇也

爵弁祭服也王朝士服以助祭於天子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侯國大夫服以祭其祖士服以助祭其君雜記大夫冕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者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事攝盛服爾非常也詩小雅箋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疏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玉藻一命緼韍則士亦名韍正名韎韐

綿初案士冠禮注謂爵弁專爲士服愚謂天子祭先王以袞冕諸侯祭先君以其命服之㡀冕依次推之大國之孤卿自祭以元冕大夫自祭當弁服矣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已非其證與弁惟爵弁爲祭服則大夫自祭當爵弁服也諸儒以少牢有大夫朝服即位之文謂大夫祭用十五升布衣祭服自天子至士皆用絲衣何獨大夫自祭以布雜記注又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此義亦非孤卿自祭服元冕雜記以士弁而親迎緣類許其自祭則大夫之自祭爵弁無疑矣今據雜記辨正大夫朝服委貌即弁也故少牢大夫祭以朝服

又案士冠禮爵弁服謂之純衣注純衣絲衣也詩小雅箋爵弁服謂之紂衣周禮地官媒氏純帛不過五兩詩傳作紂帛箋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說文緇黑色帛也據此諸文則純衣即緇衣也古者以緇衣爲朝服其常朝之服用布雜記所謂朝服十五升布者是若有朝會之典如玉藻所云狐白裘則錦衣以裼之狐青裘則元綃衣以裼之麛裘絞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

之義主文飾其緇衣則當以帛爲之即爵弁服之純衣禮記集說方氏曰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其說是也詩美緇衣曰宜曰好曰蓆其非布服亦可想見矣又考小雅瞻彼洛矣箋云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朝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韎韐然則爵弁服古亦謂之朝服矣儒者泥於朝服十五升布之文一言朝服必是布衣而經旨多不可通其爲拘文牽義不已甚乎

元冠元冠縞冠居冠緇布冠類也元冠在此者士以爲自祭之服諸侯以下以爲齊服齊祭相因故次爵弁元冠其服元端故元冠元端爲一義

元冠齊冠也郊特牲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疏解齊服所以用元冠元衣之義也記又曰上古冠布齊則緇之蓋太古之

齊冠以緇布也尚質周之齊冠以元緌也尚文冠㮣也所以
叅髮詳見下篇冠制

天子之齊服冕記曰元冕齊戒是也惟始冠元冠與諸侯以下始冠用緇布冠者同義燕居亦元冠諸侯以下以爲齊冠玉藻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謂始冠之冠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青組纓大夫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以下既冠之後亦冠元冠見士冠禮

元端服

元端齊服也周禮春官司服歷敘諸侯卿大夫士之吉服凶服下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元端者元冠之服以絲爲之非布衣也其衣裳皆正幅故曰端其衣裳之色皆元故曰元端祭服通上下皆元衣纁裳齊服通上下皆元衣元裳元者何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天子齊元冕服則以元端爲燕居之服玉藻言天子卒食元端以居是諸侯大夫士以爲齊服其韠皆以爵韋爲之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是諸侯以下既冠之後亦元端而爵韠凡元端緇帶黑屨士冠禮元端元裳緇帶爵韠又曰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注元冠元端也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

玉藻諸侯朝服視朝注朝服元端素裳也

陳氏禮書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元齊之端衣亦元儀禮少牢饋食大夫祭以朝服特牲饋食士祭

以元端冠禮冠者皆服元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服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朝服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

緜初案元端爲齊服經文甚明與緇衣之爲朝服者不同自鄭注謂元端即朝服之衣素裳者謂之朝服易其裳謂之元端由是朝服與元端相亂於玉藻天子元端而居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諸侯適小寢釋服注云釋服服元端於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云元端齊服於士冠禮元端注云此莫夕於朝之服疏釋之云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於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云謂大夫士也疏云大夫士家朝亦元端服於論語端章甫注云見冠禮賈疏端元端諸侯視朝之服以上諸注隨文異辭解者謂元端用廣而不悟其非也若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雜言韠制注云此元端之韠又以韠必從裳色故有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之說今案冠禮曰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元端元裳爲句此元端服之本義又言黃裳雜裳可也乃緣類許可之辭注則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於何徵之且既有此定制而經云可也爲此不定之辭何與元端與朝服不同陳氏辨之是也然元端爲齊服陳氏知之元端之爲絲服則陳氏未知也又云元端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士亦以爲燕服則終不明於元端之用而齊服祭服朝

服燕服皆無辨矣或問元端絲服經注無文曰何爲其無文也孟子曰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祭統曰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祭祀所以事鬼神故其服用絲齊以交神明其服亦用絲凡經言元者元繒也言素者素繒也元端元裳以交於神明則其爲絲衣審矣欲求其左證請質之以論語論語曰齊必有明衣布特言布者别於中衣之有帛也蓋齊祭之上服用帛則中衣亦用帛惟明衣則當以布爲之爲其親身也惟齊之上服以絲故明衣言布以示法若外衣用布則明衣以布何待言乎是故元端專爲齊服緇衣專爲朝服二者不同而自注疏以後混淆莫辨卽有疑元端朝服爲二者亦不能名其所以然也治絲而棼焉學

者欲攷古人之制度其孰從而求之

玉藻朝元端夕深衣

注謂大夫士也疏上文君朝服日視朝夕深衣此云朝元端與君不同故知大夫士也大夫以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則朝服也士莫夕於君用元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皆夕深衣也

緜初案朝元端夕深衣此言諸侯大夫士之齊服如此也禮致齊三日散齊七日凡齊日朝元端夕深衣上文君朝服日視朝夕深衣諸侯日視朝朝夕之服也此言諸侯大夫士齊戒之日朝夕之服也朝服與元端不同未聞大夫士私朝用元端也而注謂大夫士朝君以朝服視私朝服元端豈經意乎又案古以緇布冠爲齊冠始冠者重古始冠冠其齊冠元端周之齊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一其心志冠禮之以齊服及天子燕居服元端義竝取於此元端他無所用惟士以爲祭服特牲冠元端是也大夫以上齊祭異冠異服士禮窮則同

明衣

論語齊必有明衣布凡齊祭皆先著明衣此獨言齊者祭必先齊言齊必有明衣則祭可知也時人或於齊時用常服之袍襗故言必有以示法

明衣無攷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惟幕之布升數未聞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

體深也疏云袂屬幅長下膝惟據衣而言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此不削幅也凡衣以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下膝故云蔽下體深也又縓綼緆注飾裳在幅曰綼下曰緆又緇純注飾衣曰純

江氏曰按他服在內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緣意者特爲齊時制之與

寢衣

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注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

緜初案鄉黨圖攷云言衣必有袂者特是夫子特製以爲齊時之用此說稍拘被於首者謂之頭衣被於足者謂之

足衣以至被於弓體者謂之弓衣豈必皆有袂乎衣者被
服之大名也
又案明衣言布寢衣不言布葢外帛而裏布詩曰角枕粲
兮錦衾爛兮毛傳齊則角枕錦衾是其證也
錢氏潛研堂答問說文被寢衣也孔鄭解論語竝以爲卧
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卧被其說
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朝聘聽朔之服
朝謂覲朝也有天子覲朝有諸侯覲朝有諸侯自相朝有
大夫士私覿聘謂諸侯自相聘天子聽朔以冕服此下專
言諸侯之聽朔

皮弁
大古時以白鹿皮冐覆頭鉤頷繞項皮弁者以皮爲冠象上
古也其服次於冕縫中謂之會縫中結玉爲飾謂之璂詩衛
風淇奧篇會弁如星注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然而
處狀似星也又曹風鳲鳩篇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
也疏云馬青黑色謂之騏弁色如其文也書顧命篇四人綦
弁注青黑曰綦弁有下柢謂之邸所以維持弁者謂之笄縈
弁者謂之紘塞耳者謂之瑱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
璂象邸玉笄注璂讀如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
十二以爲飾謂之璂邸下柢也於弁內頂上轃處以象骨爲
柢也璂說文作瑧云弁飾往往置玉也騏綦璂瑧音義竝同

諸侯以下則弁師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公之璂飾九
侯伯之璂飾七子男之璂飾五玉皆三采天子朱紘諸侯青
紘琇瑩美石爲充耳詩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
瑱諸侯以石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
飾二玉皆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皮弁之會無結飾有笄有
緇組紘
綿初案冠禮注皮弁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愚謂上古
容有白鹿皮之冠後王日趨於文未必仍以白鹿皮也鄭
注無據但以衣當從冠色耳辨見後
皮弁服
皮弁之服天子諸侯以素錦爲衣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傳云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疏謂諸侯在天子之朝服
此服錦衣即皮弁之正服大夫士以素繒爲衣論語謂之素
衣禮記謂之縞衣亦皮弁服也其裳積素爲之（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積
其要中喪服注朝服祭服辟積無數素白緇也）上下竝同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
言不改制也天子日視朝服皮弁天子朝食服皮弁司服職
眡朝則皮弁服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疏食所以
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是天子視朝朝食服皮弁也天子燕羣
臣服皮弁郊祭之前聽祭報服皮弁舞大夏服皮弁賓射燕
射服皮弁大學釋菜服皮弁詩小雅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注
弁皮弁也言王服皮弁之服是維伊何乎言其宜以宴而弗
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釋文頍觖婢切著弁貌小雅箋

之初筵篇側弁之俄注側傾也俄傾貌是燕服皮弁也郊特牲祭之日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是聽祭報服皮弁也明堂位皮弁素積以舞大夏是舞大夏服皮弁也賓射在朝燕禮朝服天子俱用皮弁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釋菜示敬道也注釋菜禮先聖先師是釋菜服皮弁也諸侯自相朝聘服皮弁諸侯聽朔於太廟服皮弁天子之士從王視朝服皮弁諸侯之大夫士從君視朔亦服皮弁鄉黨記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注視朔之服君臣同服也聘禮賓皮弁聘論語疏云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也其帶則緇其韠則素其屨則白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又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魁蜃蛤柎注也謂以蛤灰注纋使白緇約繶純純博寸

司服職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于廟則衮冕

綿初案鄭注皮弁以白鹿皮為冠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是說相沿已久而不知其非禮之大者也說緇布冠者云大古之時吉凶同服白布冠雜記所謂大白冠也齊則緇之三代改制以白布冠為喪冠惟始冠之時重古始冠而冠其齊冠然既冠不復用者何也以古今文質不同故也若大古以白鹿皮為冠後王重其始冠亦存其用皮之意可矣不當仍以白鹿皮也白布之冠士不可用之於吉禮白鹿皮之冠天子用之於朝廷乎云白布冠為喪冠則白布衣為喪衣矣未聞吉禮賓禮之服用白布者也天子視朝天下之所仰望也諸侯自相朝聘大禮也諸侯聽朔於太廟王章也大夫士從君視朔朝儀也而白皮冠白布衣素裳素韠白屨以臨之天子諸侯百辟卿士上下衣冠盡白者何也或曰古禮不合人情者多是又不然古之人情猶今之人情也父母在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則采與素非可漫然者矣禮惟年不順成則君有素服大夫士去國則素衣素冠素裳孟明之喪師也秦伯郊迎而素服然所謂素服者竝以白繒為之非白布也戰國時荊軻入秦為刺客士大夫白衣冠以送之此或用白布未可知以憂危而用凶服也而謂朝聘視朔之服皆白皮

冠白布衣而素裳禮乎攷之於經顧命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字亦作騏詩鄭風縞衣綦巾傳云綦蒼艾色疏云蒼艾即青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色也說文亦云綦蒼艾色也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注云綦文雜色也詩其弁伊綦毛詩作騏傳騏文也疏云馬之青黑者謂之騏此弁色如其文也然則綦者素黑之名字或作騏義正同也故愚謂皮弁者染皮為之其色蒼艾青而微白如元冕黑中有赤之義青近於黑而有白故曰文雜色也凡冕也弁也冠也主於上覆其義取法乎天故色亦象乎天天之夜色元故元冕以元黑而有赤取幽深之義天之晝色蒼故皮弁以蒼青而有白取昭明之義冕服之以元者與神

明相交取其幽元也皮弁服之以蒼者與天下相見取其
顯明也冕有玉藻以垂爲飾謂之旒弁有會玉以結爲飾
謂之璂冕服之有黼黻質而有文也弁服之有文繡素以
爲絢也故皮弁服者冕服之亞也詩秦風君子至止錦衣
狐裘又曰黻衣繡裳非皮弁服與奚爲而白布也湊衣爲
善衣之次燕居之服猶飾之以采中衣以繡黼爲領丹朱
爲緣則皮弁之上服可知也屨雖以白其飾則采純爲繞
口緣邊其廣一寸則絇繶之絲飾又可知也士屨之飾以
緇則天子諸侯之有赤繶黃繶青絇又可知也注疏因中
庸引尚絅之詩而謂錦文大著其上必有衣不知君在則
裼正以盡飾爲義而反惡其文之著乎所謂言各有當也

夫先王制服竝有微義冕服用之郊廟者也皮弁服用之
朝廷者也司服王視朝皮弁注王受諸侯朝覲于廟則袞
冕是也惟明於朝廷之服義尚文采而後皮弁之服可得
而言後世君臣泥於白皮冠白布衣之說而以皮弁爲弔
服失之遠矣

又案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從子于沃素衣朱繡從子
于鵠爾雅黼領謂之襮孫注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
也焦贛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
遊皋沃王懷祖給事云此文皆出揚之水篇衣素表朱即
素衣朱襮襮之爲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襮高
誘注襮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是襮爲表也愚謂
爾雅釋其名易林訓其義其實一而已矣言襮言繡正謂
繡刺黼文爾雅以黼領釋之是襮爲領也言朱者衣以丹
朱爲緣也朱襮朱繡即禮所云繡黼丹朱也襮之爲言表
也黼領朱緣所以章明服采故襮又爲表也

周禮司服職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飢
饉也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
崩疏云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與
此合又曰年不順成則君衣布搢本荒年衣布則有年不衣布矣

緜初案疏義最爲分曉素服即素端祈禱之服也衣布若
衞文公大布之衣常時之服也與皮弁素積之義不同當
辨凡經言素衣者飾以采言素服者飾以素

或問皮弁素積何也曰其質素也禮言蜡祭皮弁素服以
送終何也曰禮自別有素服也不曰皮弁送終而曰皮弁
素服以送終其義可思矣

玉藻朔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
朔然後服之注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
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曰禮乎
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惟諸侯皮弁以告
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言非卒朔不服縞

緜初案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縞廣雅縞細繒也縞衣之上
飾以文采非是純白凡無飾之衣則謂之襤褸漢世猶然
凡謂素服者飾以素不以采也器物之無飾者亦謂之素

詳觀玉藻之文則卒朔然後服縞而以白布爲皮弁服者信乎其非矣

委貌

委貌朝服之冠也其制無文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緇布冠有纓無笄元冠有纓則亦無笄矣皮弁爵弁有笄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委貌有笄其制類於弁近於冠周禮謂之冠弁服是也士冠禮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也殷謂之章甫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夏謂之毋追毋發聲追猶堆也以其形名之

傳言大伯端委以治晏子端委立於虎門劉文公言吾子端委以治民則委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猶云端委非有取於殷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魯人歌哀衣章甫似當時章甫與委貌可通稱

綿初案諸儒皆謂元冠即委貌今攷元冠與委貌自別元冠齊冠委貌用之於朝是以端委往往並言朝服齊服不同當辨

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冠禮記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髮也

鄭注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元冠也弁冔收齊所服而祭也皮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

綿初案委貌之制解者並云其制無文然士冠禮記郊特牲冠義並言委貌今取經文讀之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言三代之名義不同也若其形制之異同何如乎下曰周之委貌者弁也殷之章甫者冔也夏后氏之毋追者收也味乎其辭蓋大同而小異下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則又舉其名義並同者以明之記者恐人不明於委貌之制故詳言其類分別示人則委貌之制未始無文也注以道爲行道非是然云或謂委貌爲元冠猶疑辭也於元冠注直云元冠委貌矣

又案續漢書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此可爲毋追章甫委貌名異實同之證公西華言端章甫章甫猶言委貌也因悟禮經此節上言毋追章甫委貌異名下言三王共皮弁素積與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文法正同皆上下互義後人以拘牽失之

或問委貌焉知非即元冠乎曰元冠有纓無笄委貌有笄與爵弁之制大同冠禮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故記者解此三者而已不及元冠也委貌近於爵弁故舉委貌以明爵弁之制但爵弁爵色委貌元色爲異禮說有士弔服素委貌是吉服委貌以元又其制類於冠或謂委貌爲元冠者職是故耳蓋專言之則異散亦通

也

端服（端說文作褍云衣正服从衣耑聲）

端服即朝服也其衣正幅故謂之端以其爲諸侯以下視朝之服故謂之朝服冠委貌而衣端服故曰端委其服緇衣而素裳也（素裳鄭氏說）其帶緇其韠素諸侯以爲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爲擯相之服士冠禮主人朝服及論語所記之朝服皆此服也

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夕深衣

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元端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

緜初案上言適小寢釋服服深衣也下言夕深衣適小寢釋服也此爲互相挾深衣善衣之次故釋朝服服深衣天子皮弁視朝元端以燕居皮弁爲尊元端次之也諸侯朝服視朝深衣燕居朝服爲尊深衣次之也注合朝服元端爲一誤也又云釋服服元端天子元端燕居諸侯無元端燕居之禮

端服元端服辨

經之言端者凡三曰端曰元端曰素端元端者吉服之齊服也素端者遇災異而祈禱之齊服也二者以絲爲之端者諸侯以下日視朝之服也凡言元衣者皆絲服也元冠以元繒爲之故曰元冠元端亦元繒爲之士冠禮賈疏云經典中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據疏所言素端以白繒爲之則元端以元繒爲之明矣朝服唯雜記有十五升布之文故鄭注朝服皆以爲布衣也愚謂服有等差文質遞變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世用繒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而可敝凡經典言緇布衣者必加布以別之士冠禮曰緇布冠玉藻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是故說文解字曰緇黑色帛也鄭風曰緇衣之宜兮未必其爲布服也玉藻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緇衣與錦衣元綃衣連類則其非緇布衣可知玉

藻言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家語言諸侯視朝君臣同服緇衣唯諸侯皮弁以視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詳覈此文譏季康子朝服不以緇而以縞非謂其不用布而用繒也緇衣縞衣皆朝廷之服但緇衣專爲視朝之服縞衣專爲視朔之服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各有其地易之則非禮辨在緇與素其質則皆帛也而非布也朝廷義重采飾周又尚文天子以皮弁服視朝錦衣狐白諸侯以冠弁服視朝緇衣羔裘讓於天子也鄭注云冠弁委貌是也以其等而言大夫士之視私朝或當以緇布衣與深衣相次其即雜記之朝服十五升布者與朝服又謂之端內則子事父母端韠紳傳稱大伯端委以治晉侯端委以入武

官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劉子語趙孟吾與子弁冕端
委以治民並是緇衣與齊服之元端別義以幅皆方正故
通謂之端而以言元不言元者別之公西華曰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正是此服章甫卽弁服之委貌非元冠也
端卽朝服之緇衣非元端也葢古者祭服元衣朝服緇衣
皆純服也唯深衣則上下通以布先王法服不容紊亂自
先儒以朝服之端與齊服之元端爲一而皆以爲布服又
惑於元端朝日之誤字遂使燕居朝祭緇元布帛一切混
淆其由來久矣

韋弁服

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

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疏云以赤色爲弁左傳成十六年楚子曰有韎韋之跗注君
子也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伍伯云云舉漢事以爲
況伍伯謂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遺象也

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韋弁韎韋之弁葢韎布爲衣而素裳
疏云與司服注不同者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
韎布爲衣而素裳也

戴氏冕弁冠記周官經無爵弁鄭氏謂爵弁制如冕殆非
也陳用之曰或謂爵弁卽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斯
言葢近之

綿初案爵弁韋弁葢因事而異其名以爲祭服則謂之爵
弁以爲文事則謂之韋弁以爲兵服則謂之韎韋詩韎韐
有奭注以爲爵弁服韎韐卽韎韋也

冠弁服

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衣亦積
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王服此以田

綿初案鄭注冠弁委貌則委貌是弁疏以爲元冠者非也
元冠用之於齊委貌用之於朝向來此義未晰弁說文作
貟象形云或作弁大抵皮弁韋弁冠弁形狀畧同皆以皮
爲之而皮色冠飾不同耳天子以皮弁日視朝諸侯以委
貌日視朝其意亦相似也

戴氏冕弁記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

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
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元冠余以
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制
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之有笄其爲
弁制明矣然則委貌元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元
冠與

綿初案同一祭服也而天子諸侯大夫士各有其等然則
同一朝服而天子諸侯大夫士亦必各有其等矣天子以
冕服聽朔以皮弁五采玉璂日視朝諸侯以皮弁三采視
朔其服皆錦衣也諸侯以冠弁日視朝又謂之委貌其服
緇衣也又謂之紂衣與爵弁之純衣同卿大夫以皮弁二

釆從君視朔其服縞衣也以冠弁服從君日視朝玉藻言羔裘緇衣以裼之蓋卿大夫之朝服少牢饋食爲大夫自祭日主人朝服不言冠大夫朝服委貌雜記言大夫弁而祭於己則委貌之爲弁非其明證與特牲饋食士禮也云主人冠端元則士元冠以祭明矣周制祭服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朝服士元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天子始冠元冠用士服也經典言羔裘元冠者皆士服也戴氏云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元冠與此義實前儒所未發故備錄之余又以義例推之大夫士祭於己視助祭於公則降焉諸侯朝服降於天子然則大夫士之視私朝視從君視朝亦降焉大夫從君視朝上下同服緇衣其緇衣當以繒爲之黑色帛也與祭服之元衣相次大夫士視私朝蓋緇布衣也與齊祭之元端相次雜記所云朝服十五升者是與降是則夕服之褖衣褖衣亦十五升布爲之雖非朝祭所用然規矩繩權衡五法具備故曰善衣之次也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注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緇帶黑繒帶也疏經不言裳者裳與韠同色

綿初案經文於朝服上特言元冠此爲士朝服以元冠之確證凡禮之通例帶從衣色言緇帶則緇衣見韠從裳色言素韠則素裳見緇帶爲黑繒帶則緇衣之爲黑繒衣亦見然則士之朝服緇衣緇帶素裳素韠與大夫同不同者大夫以上委貌士元冠耳凡經典言元黃言元纁縞言緇幣言素衣並皆絲帛之名詩言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下云綠兮絲兮則衣裳皆以絲爲之矣蓋古者大夫士禮服皆以絲惟庶人之吉服褖衣而已故漢書賈山傳淮南子修務訓並言布衣韋帶之人有由來也褖衣爲善衣之次實以十五升布爲之禮言諸侯夕褖衣大夫士莫夕於君亦褖衣則褖衣亦可謂之朝服故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意雜記之朝服十五升者此耳雜記者雜記喪服之制也布至十五升乃爲吉布原文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主言喪服用布之麤細不爲朝服明等威也云朝服十五升猶云褖衣十五升也經典別無朝服用布之

文而鄭注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朝服通用十五升之布衣其果然也與

司服職冠弁服賈疏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左傳衞獻公不釋皮冠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

綿初案皮弁爵弁韋弁冠弁其質大同爲大夫以上之朝服故通謂之弁士唯助祭於公用爵弁從君視朔服皮弁若朝服則元冠矣猶諸侯以上之祭服通謂之冕大夫唯助祭於君服冕若自祭於己則弁服矣弁質大同猶冕體之大同也但用弁處多上下殊等朝祭異地文武異事其色或爵或韎其裳韠或素或纁其名曰皮曰韋而弁飾之

等差更各有不同禮文雖缺當以意消息之耳

充耳之制

瑱謂之充耳充塞也瑱縣當耳故又謂之塞耳左傳其又以規爲瑱也人君以美玉大夫士以美石所以縣之者謂之紞織采線爲之人君玉五采大夫士三采凡冠弁皆有瑱

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毛詩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云充耳所以縣瑱或名爲紞人君五色臣則三色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也青紞之青也黃紞之黃也瓊瑩瓊英

猶瓊華疏云經有素青黃三色故云臣則三色以素配著庭云青堂云黃者取韻句故耳

綿初案此謂大夫士也禮言諸侯冕而親迎雜記言士弁而親迎則大夫親迎當服其命數之冕士則爵弁瑱竝用美石次玉紞色三采異於君也

釋服卷上終

釋服卷下

高郵朱綿初學

冠制

白虎通義冠者帣也所以帣持其髮也帣通作桊說文冠桊也所以桊髮弁冕之總名釋名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鄭注縮從也衡讀爲橫疏古謂殷以上上質吉凶冠前後直縫之今周也世文冠多辟積作襵而橫縫之周之吉冠如此喪冠猶直縫與吉冠相反此周世如此耳故曰非古也

鄉黨圖考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畧相似冠以梁得名

冠圈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爲武今喪冠用布爲武古吉冠以黑繒爲梁亦以黑繒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如後世之帽盡韋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繒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繒而喪冠之武以布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而縫於武縫畢向外見其畢故儀禮云斬衰外畢而謂之厭冠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也喪冠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周始變爲橫縫辟積無數冠形穹窿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此章須識古之冠制乃

知緇縫橫縫之解後儒既不知古冠辟積則緇布冠何以既冠而可敝又謂一幅之材順經而辟積則少順緯而辟積則多又謂一幅布爲冠項窄於武故於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皆由不識古冠之廣止二寸非謂用一幅之材舉頭而蒙之也其失亦有所由來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寸已非古制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見史記本紀）於是冠梁始闊至漢又增爲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盡失古制猶賴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緇布冠

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雜記所謂大白冠也齊則緇之以鬼神尚幽闇雜記所謂緇布冠也三代改制以白布冠爲喪冠吉冠用緇不用布惟始冠之時重古始冠冠其齊冠士以上冠訖不復用故士冠禮記玉藻郊特牲冠義皆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冠而敝之可也若庶人則以爲常著之冠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箋云都人士以緇布爲冠儉且節也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緌纓飾也郊特牲注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卽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缺如字讀）敖繼公曰冠後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髮際綴於武而後不合謂之缺項謂其當人之項處則缺也（後不合有纓屬於缺而結之以固冠也）此太古始爲冠時如此故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所以韜髮者謂之纚內則謂之縰古人不露髮必韜而結之總爲髻乃著冠士冠禮注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疏人髮長不過六尺纚六尺足以韜髮既韜髮又云結之則韜訖乃爲紒也（紒髮結也）有笄者皮弁爵弁是也屈組爲紘者以一條組於左笄上繫定遶頤下右向上仰屬於笄屈繫之有餘因垂爲飾也緇布冠無笄則以二條組兩相屬於缺既屬訖以所垂條於頤下結之故曰纓而結其條

綿初案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謂著頍圍髮際也頍爲弁之貌以釋缺項未安元冠無缺項之制緇布冠纓屬於缺元冠纓屬於武

諸侯始冠用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亦既冠而不用大夫無冠禮士冠禮三加初加緇布冠無緌其服元端再加皮弁素積三加爵弁纁裳既冠之後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緇布者古冠也皮弁者朝廷之服爵弁者宗廟之服故曰三加彌尊元冠元端齊戒之服也既冠服齊服者所以齊一其心志卽初加之緇布冠元端服而以元冠易緇布冠耳其義一也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

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諸侯唯繢緌為異其缺項青組纓等與士同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元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注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

戴氏遺書冕弁冠記古之為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為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緇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為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為固也記曰大白

冠緇布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法大古冠以為喪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去缺項冠卷謂之武或謂之委纓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既纓飾以緌記又曰居冠屬武屬武者纓也不言纓者以緌見之是故省其文也

綿初案戴氏云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發明經注實前儒所未道敘釋冠制原委亦獨見精析故詳載之

玉藻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注著冠於武少威儀又注古者冠卷殊疏燕居冠武相連屬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綿初案此亦戴氏說是屬武者謂以纓兩頭屬於武而下結於頤不垂緌也故下曰有事然後緌注謂冠卷殊誤解屬字之意冠梁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必先縫合乃可著若冠與武不連臨著時匆匆合之則惟傾側之是虞尚何儀飾之有

玉藻大帛不緌

注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

綿初案古帛與白通故鄭氏改帛為白愚以謂帛讀如字大帛蓋繒之麤者其色亦當以緇但質無飾耳左傳言衛文公初建國憂勤民事故為大帛之冠大布之衣正是此服非有取於喪冠也與大白冠不同注改帛為白云凶服

去飾失之

簪纓之制

簪即笄也凡冕弁有笄所謂固冠之笄也其制自外穿紐入武貫纚與髮使其牢固也居冠元冠之類則無固冠之笄故曰無笄然固冠雖無笄而安髻有笄其制於未冠之先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此笄短而細故士喪禮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也冠無固冠之笄而有固冠之纓纓冠繫也凡在冕弁者謂之紘以一條組為之雜記注冠有笄者為紘紘兩端上屬下不結葛覃詩疏云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若無笄者為纓元冠則有纓矣纓以兩條組為之二屬於武而結於頤下故鄭

注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無笄者纓而結其絛是也無事結之而屬武有事則垂其所結之餘以爲飾謂之緌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注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髦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扱也扱笏所以記事也疏云笄者著縰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因以爲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畢然後服端著韠又加大帶也

衣裳總

凡在上者曰衣在下者曰裳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天元而地黃故祭服自冕服至爵弁服皆元衣纁裳其餘不盡同者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是裳有素也詩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是裳有朱也顧命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云蟻裳元彤裳纁是裳有元也士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是有黃裳雜裳也素裳朱裳元裳黃裳雜裳各因其事服之凡古人男子之服吉凶衣裳並殊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見鄘風綠衣注

說文衣依也常下帬也从巾尚聲或从衣釋名衣依也人所衣以芘寒暑也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

綿初案玉藻衣正色裳閒色凡衣皆正色用閒色則非禮絲兮衣兮詩人所爲刺也裳則閒色可參祭服元衣纁裳纁亦黃色也然裳亦有非閒色者若元若素若黃若朱是也玉藻文意以衣正色爲主裳閒色則隨宜而用之大概衣裳之象取諸乾坤衣在上裳在下也天色元故冠衣用元地色黃故裳屨以纁此外又有不同者大概裳從衣色則可衣從裳色則不可陰陽之辨上下之分也

凡衣之領謂之襋又謂之袷亦作衱又謂之褗釋名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詩葛屨篇要之襋之傳

襋領也說文同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袷交領也玉藻袷二寸注袷曲領也深衣篇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袷與衱同方言衱謂之褗郭注即衣領也廣雅襋衱謂之褗廣韻衱褗並云衣領也領又謂之衿鄭風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釋文衿亦作襟爾雅衣眥謂之襟李巡云衣眥衣領之襟孫炎云襟交領也郭注同方言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襟衿古通用又作䘳詩青衿漢石經作䘳

以文爲領者謂之襮爾雅黼領謂之襮孫炎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詩唐風素衣朱襮士昏禮注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偃與褗通

凡領會謂之襘昭十一年左傳衣有襘帶有結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注襘領會結帶結也玉篇會合也領會者領之交合處也下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

凡衣前謂之襟後謂之裾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襟說文作衿云衿交衽也方言袿謂之裾郭注衣後裾也釋名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說文裔衣裾也

凡衣袖謂之袂玉藻袂可以回肘深衣袂圜以應規說文褎袂也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亦曰袖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袂口曰袪袪虛也

玉藻袪尺二寸注袂口也廣雅袼袖也深衣篇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袼衣袂當掖之縫也儒行衣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疏大掖謂肘掖之所寬大

凡衣裳之旁謂之衽玉藻衽當旁說文褸衽也方言褸謂之衽郭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玉藻注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深衣續衽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又衽爲裳角之名爾雅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謂以裳兩角執之手扱之帶而貯物於裳也

凡飾邊者謂之緣又謂之純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注純緣也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尊者存以多飾爲貴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疏緣讀如緆深衣下緣也旣夕禮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禮記集說方氏曰袂緣者袂與緣也袖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皆廣一寸半純也緣也通謂之飾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不獨領也飾必用正色紺緅皆赤黑之閒色故不以飾履亦有緣周禮屨人爲黃繶赤繶注以赤黃之絲爲下緣也古者冠裳皆有緣是以方言曰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自關而西謂之裗裾

凡染色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本爾雅釋器文朱則四入與經無文鄭約之若以纁入赤則四入矣疏從一染至三染皆淺絳也以纁入赤則爲朱若不入赤而染黑則爲紺矣染黑具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纁再染黑則爲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疏以纁入黑爲紺若更以紺入黑則爲緅此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若更以緅入黑則爲元但無正文故云其六入與更以元入黑則七入爲緇矣云爵如爵頭色者以其爵赤多黑少故也

論語孔注紺者齊服盛色以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

以緅飾衣爲其似入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疏紺元色緅
淺絳色
江氏曰按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之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縹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緅又入黑爲元爲緇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縓矣邢疏不能辨正集注亦因之耳
凡裳之下緝謂之齊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論語攝齊升堂齊一作齋釋名齋齊也
凡祭服朝服衣之身與袂俱以三尺二寸之正幅爲之其裳

皆用幃裳幃裳之制經無攷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疏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幃裳之制以此明之幃裳對深衣長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用幃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故無殺辟襵也積疊也人之要小幅多而闊須襵疊之束令狹而就身也
大帶說文帶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
大帶謂之鞶又謂之紳說文鞶大帶也易或錫之鞶帶又曰紳大帶也帶之垂者亦謂之紳又謂之厲左傳云鞶厲詩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也小爾雅帶之垂者爲厲是也凡帶垂者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紳重也重屈而舒申也論語子張書諸紳凡大帶合素絲爲之惟采飾有降殺
凡帶之交結處謂之紐合并其紐用組穿紐以約結之使其不可解也約之餘者謂之結長齊於紳紳也韠也結也三者長如一凡此紳結之餘若有勤勞之事則收斂在手凡侍於君磬折而紳垂以爲敬
凡帶以下約玉藻文玉藻言帶韠韍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依鄭注次第如左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闕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

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率繂也辟讀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雜猶飾也華黃色也君裨帶上朱下綠大夫裨垂外元內黃士裨垂之下以緇是謂緇帶素帶大夫以上皆廣四寸士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無箴功則不裨之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疏云參分帶下紳居二者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紳長三尺也
革帶

大帶之上所以繫韠韍與雜佩者爲革帶博二寸注凡佩繫於革帶疏云鄭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綴小不堪縣韠佩故也

佩說文佩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

陳氏禮書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

德佩

德佩者玉佩也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君子士以上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

宮羽在左君也物也此謂玉聲所中也

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凡謂天子以至士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疏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佩玉有尊卑之辨所以貫玉者謂之綬玉藻疏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色漸雜士惟論玉質而已不論玉色玉藻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

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縕赤黃象有文理環取可循環而無窮

綿初案綦蒼艾色卽青雜色也士佩縕組綬縕亦當作綦詩青青子佩傳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以綦者青色之小別故言青耳蓋古本禮記作綦今本因士縕韍而誤象環五寸蓋以代衡

綬亦名綖爾雅綖綬也郭注卽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後漢輿服志古有佩韍五伯迭興戰爭不息於是解去韍佩畱其係綖以爲章采徐廣云今名綖爲繸也

古者佩玉有綬以上系於衡衡上復有綬以系於革帶謂之佩紟紟通作衿爾雅佩衿謂之褑郭注佩玉之帶上屬方言

佩衿謂之裎郭注所以系玉佩帶也

佩玉之式大戴禮保傳篇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飾其間琚瑀以雜之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旁玭珠納於衡璜衝牙之間總曰玭珠赤者爲琚白者爲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晉語韋昭注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楚語楚之白珩注佩上之橫者珩禮通作衡詩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佩玉瓊琚木瓜詩傳瓊佩玉名琚瓊琚也說文瑀石之似玉者鄭風女曰雞鳴疏說文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則琚瑀皆是石次玉有女同車詩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

綿初案大戴禮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此言玉也玭珠

以納其閒此言珠也又言琚瑀以雜之琚瑀亦玉也珠玉相雜故曰雜佩注云總曰玭珠赤者爲琚白者爲瑀又云玉石其說不定今考鄭風曰佩玉瓊琚證以毛傳說文則琚瑀之爲佩玉審矣

事佩

事佩者所以備勞役之事內則左右佩用左佩紛帨拭物之巾曲禮尊卑垂帨注佩巾也刀小刀礪礪礱小觿解小結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右佩玦捍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遰刀鞞大觿木燧

陳氏禮書考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服也衞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也子衿詩曰

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

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元端

禮書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之陳器服有順有縪順則直縪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縪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綪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綪俎二南上不綪鄭氏曰綪讀爲縪屈也

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俯則委於地

此謂執玉幣授受之時

屨

屨者屨之大名也說文屨足所依也釋名屨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也亦曰屨屨拘也所以拘足也凡屨之飾有繶有純有絇

士冠禮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狀如刀衣鼻者今之屨頭見有下鼻似刀衣鼻故以爲況也繶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純緣謂綫口緣邊也魁蜃蛤柎注也爵弁屨以黑爲飾疏魁即蜃蛤云柎注者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白也

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韠韍亦象裳屨之飾或比方之色爲次或對方之色爲次其詳未聞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屨素屨葛屨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皆緇繶純禮家說繶謂以采絲礫其下素屨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功屨次命屨散屨亦謂去飾凡屨系謂之綦內則屨著綦注綦屨繫也以宜服之者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若吉祭用赤舄黑舄命屨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宜

凡屨之名類不一僖四年左傳供其資糧屝屨疏引方言絲作者謂之履麻作者謂之屝杜注屝草屨也說文蹝靸屬也躧舞履也孟子猶棄敝蹝趙注蹝草履可蹝者也字又作屣竝字異而義同急就篇注鞮薄革小履也周官鞮鞻氏注鞻讀如屨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曲禮注鞮屨無絇之菲也

深衣

深衣鄭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疏凡服皆上衣下裳惟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又注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也鍛濯謂既濯之而又鍛之也鹽鐵論浣布以灰蓋濯布必以灰湅之淳厚因而責之使其滑易也治者治去苹垢也惟極細布乃備此四者之功凡深衣為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玉藻諸侯朝服而食夕深衣又曰朝

元端夕深衣則深衣之服自諸侯達庶人吉服深衣而已皆著之在表為朝祭之次服故曰善衣之次也詩麻衣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也

王制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深衣篇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疏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鄭以後漢時裳有曲裾之制故以為鉤邊似今之曲裾也

江氏曰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最是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者右旁也鄭言屬連之不殊裳前後惟言左旁耳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布為之上狹下闊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若無鉤邊則行步時露其後衽之裏故須鉤邊掩之

緜初案曲裾見漢書江充傳但鄭云鉤邊若今曲裾特比似之語至彼傳云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按鉤邊但謂右旁有曲裾掩之無後垂交輸之說也解經者引婦人之袿衣及枚乘七發雜裾垂髾等語以證之則鑿矣

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疏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

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

任幼植深衣釋例要縫裳上際也深衣裳之上際縫著衣之下際名曰要縫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疏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

任氏曰玉篇袼掖下縫也本鄭注廣雅胳謂之掖在身謂之胳在衣則謂之袼矣衣二幅各二尺二寸衣幅盡處當兩臂袂幅與衣幅相接處亦當兩臂也臂內廉正當掖下故說文曰臂掖下也文選盧諶詩注引埤雅胠在肘後肘臂一也衣與袂幅兩相連屬處必有縫其縫即名曰袼此

袼在掖下當肘臂也袂本爲袼袂末爲袪袼二尺二寸以肘之出入必由當肘之袼故宜寬也袪尺二寸以袪近手取其便於奉持故宜狹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

綿初案注云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謂袂長二尺二寸反屈至臂中則臂骨以前尺二寸也蓋無事則垂袂有事則反屈之注義甚明孔疏則曲而晦矣任幼植引管子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注云恐溼其袂且不便於事也云攘臂袂即反屈袂也云攘臂袂及肘謂反屈袂及肘也

集說馬氏曰服身之章身服之準故視肘以爲袂肘前尺二寸袂二尺二寸殺袂以爲袪袪尺二寸三袪以爲要袂尺二寸倍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倍要以縫齊丈四尺四寸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注帶當骨緩急難爲中也疏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

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牛領下垂者謂之胡胡下謂從袖口至掖下裁令圜其勢如牛胡也

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

任氏曰注云交領與以方領爲交領也朱子謂兩襟交會處其方如矩本鄭義也云古者方領似漢時不盡方領矣方言袒飾謂之直衿直衿直領也鹽鐵論云及其後絲表枲裏直領無褘知漢時多用直領矣領直則不相交會安能方如矩乎鄭見當時直領失如矩之制因推古者深衣之領交會如矩與直而不交者異而當時小兒衣領或反襲交領之制與深衣方領同故特舉以示人也鄭所云方領者交領也古者衣皆交領鄭注曲禮玉藻竝云袷交領也爾雅衣眥謂之襟孫炎云襟交領也左傳衣有襘注襘領會會即交也袷屬於襟即與襟同體故方言曰襟謂之交襟交則袷交故注云古者方領即知古者皆交領也蓋交則必方也後漢書儒林傳習方領能矩步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方領

當即深衣之交領矣

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疏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

綿初案負繩據脊縫言之所謂督也說文作裻云背縫又作䙱云衣躬縫方言作襹云繞緍謂之襹裷郭注衣督脊也緍音循廣韻緍縫也裻襹䙱竝同古通作督莊子緣督以爲經皆謂衣脊中縫也謂之督者爾雅督正也考工記匠人注分其督旁之修疏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晉語衣之偏裻之衣注裻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裻督方言人脊中脈謂之督脈深衣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故注云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下齊齊緝也釋名橫縫緝其下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注行舉手謂揖讓也引易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與疏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正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

集說陸氏曰負繩內也抱方外也凡向以後爲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集說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深衣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尊者存以多飾爲孝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緣之也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疏緣字讀如緆謂深衣下緣也既夕禮云明衣縓緆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陳氏禮書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緦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集說方氏曰繢會五采青則飾之殺也與青青子衿同義孤子以素者無事乎飾也袂緣者袂與緣也裏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綿初案深衣雖貴賤吉凶同服其不同者以純緣別之凡吉服緣均以繒凶服之緣以布貴者之緣其飾隆賤者之緣其飾殺參觀經傳各說自見

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注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袪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喪服傳齊者何緝也

孔疏深衣之裳十有二幅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江氏深衣刊誤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幅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

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自見

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疏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

江氏曰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竝不名衽惟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以布二幅交解爲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

深衣釋例凡衣裳在旁者多名曰衽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說苑敬慎篇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隅在旁則衽亦在旁明矣不特此也凡物在旁者亦曰衽檀弓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疏謂衽在邊及兩頭會際者釋名曰旁際曰小要又謂之衽據此諸證乃知經文衽當旁之義也

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疏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揜尺注其爲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疏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接續袖口故揜餘一尺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也

長衣與深衣同制不同者深衣純以采長衣純以素深衣緣袂而已長衣袪襃則長陳氏禮書曰聘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葬史練冠長衣以筮則聘禮不以凶服接吉而筮不以吉服接凶是長衣所施趨於凶而非純凶也

中衣制同深衣袂繼揜尺同長衣不同者中衣著在中而有朝祭服之表焉詩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疏袪尺二寸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

裘類

天子之裘

第8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6 版上

天子祀天之服名曰大裘其上服則龍袞司服職王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司裘職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良裘王所服玉藻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卿大夫所服

宋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裘可知又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則大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可知神宗稱善

綿初案司裘曰祀天該羣祭而言司服言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不言裘知祭值冬月皆用裘也大裘注云黑羔裘

也說見下文

又案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與裘同色如此則與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者同郊天之服恐不如此且據鄭義衣不服袞則謂大裘不裼者又何以說耶

天官掌皮職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凡連毛者曰皮裘材也去毛者曰革鍊治之革曰韋此云革蓋兼韋言之冠與帶之材也裘材以冬取者爲上此云秋斂皮者春夏之皮亦弗棄也百二若冬官裘氏韋氏函人之類凡用皮者皆是

天子以狐白裘爲視朝之服內服狐白裘其上則錦衣以裼之卽皮弁服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注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以少爲貴也疏此經言君兼天子諸侯也

天子燕居服狐青裘其上則元端服玉藻狐青裘元綃衣下注云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云元則弁冕皆然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豹褎天子田獵服羔裘其上則緇衣以裼之卽弁師之冠弁服

綿初案緇衣羔裘皆黑羔裘也注謂大裘爲黑羔裘詩召南羔裘疏謂五冕之裘同黑羔裘未聞其審

國君之裘

諸侯祭服之裘經注文不具

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誓省謂將祭之時有

聽誓命省牲滌濯之事

注天子大裘黑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猶有大裘也疏禮惟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譏之又曰冬姑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也

綿初案禮言大裘不言裘質注爲黑羔裘歷代因之其所以異於諸侯大夫之羔裘者亦無以明之也許觀禮服羔裘通於上下狐白裘至大夫而止則狐白尊於羔裘矣天子以緇衣羔裘爲田獵之冠弁服以狐青裘爲燕居元端

之服以狐白裘爲視朝皮弁之服等而上之則祭昊天冕服之裘必又尊於狐白掌之司裘而名曰大裘諸侯不得僭焉意其爲難得可貴之物司裘有良裘功裘注良裘王所服而首言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祀天之服則又尊於良裘可知但經無明文不敢臆爲之說姑記其所疑於此

諸侯以狐白裘爲在天子朝之服素錦爲衣以裼之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諸侯以羔裘爲視朝之服其上服則緇衣而素裳玉藻疏熊氏云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諸侯以麑裘爲在國視朔之服素衣以裼之又以爲外國聘享之服聘禮賓皮弁聘疏諸侯朝天子服冕服此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

廟得伸其上服入已廟不可以冕服又不可以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

緜初案孟冬始裘秋田無服裘之禮疏謂誓殺須威故用黼裘此與祭地方澤亦當用大裘之說同繆玉藻曰誓省禮自有祭前誓戒省牲之事不當改字黼裘無考蓋毛色之有文采者也曰惟君有則大夫不得用也曰大裘非古則國君誓省不得僭用大裘也詳觀經意黼裘爲大裘之次天子亦有黼裘也詩傳云大夫狐蒼裘則是大夫冕服得用狐青裘時大夫僭用黼裘諸侯僭用大裘故玉藻特辨之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若以黼裘用之

獨田而與昊天之大裘相次豈經旨耶

卿大夫之裘

卿大夫在天子朝亦衣狐白裘其裼則不用錦衣玉藻熊氏云當素衣以裼之

邶風旄邱傳大夫狐蒼裘疏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青蒼同也蒼裘所施無文唯玉藻注云蓋元衣之裘

緜初案大夫冬月祭當用狐青裘其上衣則爵弁服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謂大夫士也疏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案此當爲大夫助祭及士助祭於君之服又以爲齊服齊服元端也證之經傳往往而合論語記夫子之服無狐青者詞有不備耳

大夫以羔裘爲朝服緇衣以裼之禮諸侯在朝君臣同服凡裘君用全臣則褎飾爲異詩羔裘豹祛注卿大夫之服也論語緇衣羔裘疏云是朝服也大夫又以爲白祭之服

卿大夫從君視朔素衣麑裘聘君受外國之聘享亦素衣麑裘

論語疏聘禮注引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素皇氏云素衣爲正亂言絞耳豻胡犬絞音爻蒼黃之色

卿大夫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裘色也襄四年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晳幘而衣貍製見召南羔羊疏

孟冬之月息民之祭亦黃衣狐裘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又曰黃衣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
色季秋而草木黃落俗解謂報土功者誤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臘
先祖之祭也疏息民謂之臘

檜風羔裘疏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物而報祭之謂之
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月令孟冬國令民大飲農事休息謂之
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
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
者不同以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知者郊特
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
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

服也下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謂祭臘先祖五祀
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黃衣
狐裘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息民則有黃衣狐裘
也

右疏明晰論語邢疏用之俗解黃衣狐裘為蜡祭服者謬
狐裘又為兵服孔子在魯未與軍旅之事然論語論衣服
之制則其義又未嘗不備也

士裘

士朝服緇衣其裘亦羔裘也士助祭於君用爵弁服狐青裘
豹褎元綃衣以裼之若自祭其先則羔裘而上加元端之服
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用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玉藻士不衣狐

白

庶人服犬羊之裘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庶人無文飾也
前言羔裘有裼羔乃羊子貴者服之此羊裘賤也
君子家居之裘以狐貉為之禮服無貉裘惟孔子服狐貉裘
以居狐貉賤也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都人之有
士行者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疏云庶人服犬羊不
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
年

鄉黨圖考褻裘即狐貉之裘庶人服犬羊非君子所宜唯
宜狐貉而已禮服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裘之狐異褻
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則有升降上下長則不

便也褻裘之外當服褻衣褻衣即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
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

綿初案禮服之狐裘曰狐白曰狐青輕煖之衣也褻服之
狐裘以狐貉為之厚重之服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
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狐青次之論語言輕
裘孟子言輕煖謂此若狐貉之色黃者為多但取溫裕而
已故曰狐貉之厚以居厚謂厚重也論語衣敝縕袍與衣
狐貉者立一貧寒一溫裕所以相形致愧以狐貉為貴介
之服者非是貴賤章服有定何恥之有又案褻裘者表裘
也禮表裘不入公門注表裘褻也今人服裘亦有以毛向
外者古人正是如此故有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又有反裘

負薪之喻但行禮見賓之時裘上必有衣表裘則其上無
衣以此入公門爲不敬惟私居則可耳故褻裘者表裘也
若加湊衣則有事見客之服湊衣善衣之次也
曲禮童子不衣裘裳注裘大温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裳
便易疏云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又給役著裳不便故童子
並緇布襦袴也
裼襲之制
樂記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
欲民之毋相瀆也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
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
受享是也疏聘禮賓襲執圭至受享之時賓裼奉束帛行享
是其事也

釋服卷下　卅

玉藻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
則裼盡飾也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
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
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凡裼衣象裘色也論語緇衣羔
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集注衣
以裼裘欲其相稱
緜初案裼之爲言見也見美也裘必裼者玉藻表裘不入
公門注表裘褻也說文表下注云古者衣裘以毛爲表外
衣从毛表裘其上無衣私居褻服則可若有事見賓則甚
上有衣君卿大夫有狐白狐青之等禮以文爲貴者必以
衣裼裘見美也盡飾也經文言裼衣止此錦衣即皮弁正
服其上更無他衣
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弔則襲不盡飾
也注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聘禮賓皮
弁聘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注於是賓主人皆裼
疏未執圭正文飾之時又曰上介執圭授賓賓襲執圭公側
襲受玉又曰公側授宰玉裼降立又曰擯者出請賓裼奉束
帛加璧享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
裼無藉者則襲注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案注有二義前義以藉爲繅疏因有垂繅屈繅之說非是今從後說圭璋特謂圭璋特達不用束帛爲藉是無藉也檀弓曾子襲

釋服卷下　卅一

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
於禮者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
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喪大記
弔者襲裘疏謂小斂之後
緜初案襲之爲言掩也重也哀十年左傳卜不襲吉杜注
襲重也襲又作習易曰習坎重坎也爾雅山三襲陟廣雅釋器複袷襲
重也是襲爲重衣也聘禮疏襲者掩之是襲之義又爲掩
也不見其美而充積於內易曰含章可貞此之謂也玉藻
言襲裘不入公門者朝廷以裼爲敬也襲裘者如子游先
裼裘後趨出襲裘帶絰而入則是重衣以覆之矣凡外加
衣者襲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褶从衣習聲今俗呼一襲

衣爲一福衣葢取其充備之言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史記龜策傳徐廣注福音副𣪠也緜初案襲亦藏也藏即充積充美之義矣自鄭注後而裼襲之制不明今列諸說而辨之如左

聘禮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玉藻注君衣狐白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上更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疏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以詩證之天子狐白裘上衣皮弁服亦無正文故言與爲疑辭也

緜初案經文狐白裘上加錦衣見美也見美即是裼注云使可裼也是經文本明而注晦之矣注意謂錦衣之上更有上衣即皮弁服十五升之白布衣也辨已見前皮弁服條云袒而有衣此袒裼之說非裼裘之謂詩曰衣錦絅衣以之釋襲則合非裼也中庸引詩而釋之曰惡其文之著也又曰闇然而日章雖係斷章取義然正與充美之義相符今釋裼裘而引此詩爲證何與衣錦褧衣一見衞碩人篇一見鄭丰篇皆嫁子之服其上加禪衣者特爲道路中蔽禦風塵耳與裼襲無涉今引以爲錦衣上更有上衣之據非通證也裼襲本不相因一文一質一盡飾一不飾義各有取禮經言裼襲皆兩相對舉今於裼衣上又加禪衣則既不見裘並不見裼衣然後袒袖而露出其衣以爲裼

釋服卷下　圭

不亦迂乎且經言衣以裼裘不云袒而見衣也凡袒裼連文與裼裘襲裘異義而注牽合之何也以帛裏布非禮也今於錦衣上加布衣禮乎葢自鄭注以後此義之不明者二千餘年於茲矣

曲禮孔疏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故聘禮注云裼者左袒也

緜初案玉藻注謂錦衣復有上衣皮弁服已爲重疊而此疏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復有襲衣襲衣之上乃爲皮弁之屬則又多一重襲衣矣禮當襲者乃有襲衣今云凡衣皆然而以襲衣爲中衣則是必不可少之服其上又有正服裼衣之上襲而又襲何古人之不憚煩如是及其裼時既開其上服又開其中之襲衣然後袒而露其裼衣其爲迂拙益甚所謂愈解而愈失其眞者也

聘禮賈疏凡服四時不同如冬月祭服先著明衣親身次加袍繭袍繭之上有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爲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明衣上有禪衫禪衫之上有絺綌絺綌之上裼衣裼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則衣袷褶袷褶之上裼衣裼衣之上加上服也

緜初案賈疏謂親身先著明衣是也其謂裼衣上復有上服辨已見前至云祭服內先著裼衣則又賈氏之誤也祭

釋服卷下　圭

禮無裼襲之文如天子大裘其上則龍袞故玉藻曰大裘不裼裼襲者辨於朝會聘享賓客弔賀之際因有裼乃有襲裼見美也盡飾也祭祀不主見美盡飾何裼之有既無裼則亦不言襲矣

又案賈疏云夏則明衣上有襌衫襌衫之上絺綌絺綌之上裼衣其言亦是也但裼衣之上不得更有上衣耳經言裼裘襲裘詳矣夏月則文不備尋繹經文於玉藻篇中實明著其義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注云列采正服振讀爲袗襌也表裘外衣也疏云表裘在衣外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二者上加表衣乃出也　謹案此經文四語爲裼衣專條蓋公門正文飾之地首言非列采不入公門則列采爲正服卽錦衣絅衣之等所謂裼也若無此列采之衣值暑月則袗絺綌矣值寒月則表裘矣二者其形露而簡褻故必有裼衣乃入公門也如使采衣之上又加重衣是爲襲裘非朝廷之服故亦不入公門也裘如此葛亦宜然其春秋袷褶可以例推經文四句當合看而裼衣之義明不文飾不裼之義亦明裼衣上不容更有重衣之義亦明竝四時入公門之服亦無不明矣因思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曰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展衣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據此則諸侯夫人內服縐絺其表衣則爲丹縠之展衣以覆之若人君朝聘燕饗之服夏月亦以縐絺爲中衣其上以列采之正服覆之矣鄭注於此條既以列采爲正服而又云錦衣之上更有衣是自戾也吾故曰經文本明而注晦之者此也

又案衛碩人詩箋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尚之以襌衣爲其文之大著又聘禮注曰吉時道路深衣此二文皆是也襌衣卽深衣非朝聘之服道路非行禮之時今釋禮服裼衣當文飾見美之地而引詩解爲錦衣狐裘更有上衣覆之之例豈非誤與

鄉黨圖考袒袖之禮開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凡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者袒而有衣也古人有左袒右袒之法故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呂氏右袒之說凡與贊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袖別無所謂襲衣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者裼又曰凡禮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後人不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經義之難明如此解經亦有知左袒之說者又以詩袒裼暴虎孟子袒裼爲疑不知古禮與今人情不合者多倘謂古人不以袒袖行禮則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又何以說乎

綿初案古有袒袖之禮至漢初猶存然與裼裘之制不同自鄭氏以袒而有衣曰裼爲裼襲之解後儒相承紛紜舛

誤吳氏不信鄭注而又惑於裼衣上仍有上服之文是以別爲直領曲領之說誠爲臆造不足據也江君宗鄭注姷徵袒義以明之云袒袖爲裼不袒袖爲襲別無所謂襲衣義似了當其實不然也禮云君在則裼袒袖者執事時斯須之敬非常儀也若袒袖爲裼則君與臣日視朝皆必開衿袒袖以爲常儀乎侍君終日將終日開衿袒袖乎若又掩之是始敬而終不敬也天子諸侯日視朝百辟卿士皆左袒何爲者也襲裘不入公門然則欲入公門必先袒袖斯禮也吾未之聞也犬羊之裘不裼非不袒袖之謂喪禮既小斂主人袒括髮弔客無袒禮子游裼裘而弔豈左袒乎弔客袒裼入門狂夫阻之何待曾子而後議其非也吾

釋服卷下　三六

故曰此鄭氏之誤也

又案袒裼皆開露之意散文則通故說文曰羸袒也又曰裎袒也又曰裼袒也孟子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故袒謂之裼裼亦謂之袒羸裎亦謂之袒廣雅羸裎徒裼袒也若專言之則袒爲袒袖裼爲免去上衣袒又有左袒肉袒之殊或謂之袒裼袒又作襢爾雅襢裼肉袒也詩云襢裼暴虎皆謂去衣見體故孟子與裸裎竝言此袒裼之非禮者也若射禮君袒纁襦鄭注言袒裼者左此袒裼之行於禮者也禮文之有袒裼執事時以此爲敬如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謂命之以事或袒袖或去上衣又爲禮之所當然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當也

又案大射儀有袒襲之禮袒者袒袖也襲者掩袖也此正敬事之意有事則袒無事則襲頻更疊換各隨其宜與裼裘襲裘之義無干且射禮君在則肉袒與見美盡飾之義亦無干若如注疏裼襲之說試思君在則裼大射正君在之時既以袒爲敬又以襲爲敬乎祭祀無裼禮而迎牲割牲皆袒何也故裼襲者朝廷聘饗之禮衣服文質相變之名禮主於文以衣飾裘而著其裘之美謂之裼禮主於質以衣覆裘而掩其裘之美謂之襲知此則以袒袖不袒袖爲裼裘襲裘之解者斷乎其非矣

又案召南羔裘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鄭羔裘

釋服卷下　三七

篇三英粲兮檜羔裘篇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似乎裘上無衣故素絲縫緎及其毛之潤澤而光采望而可知此又非也召南羔裘明言自公退食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至私家容有釋衣表裘之時見者賦以美之故傳云大夫羔裘以居謂其退朝時也疏謂居於朝非居於家其說稍泥鄭羔裘雖無退食之文義當與召南同至檜風之羔裘則逍遙翱翔見刺於風人不可爲禮服之證據矣

褻服之類

袍　袍者古人燕居之服也長至足跗而以綿纊著之故又曰長襦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周禮天官內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注六服皆袍制是也秦風無衣篇與子同袍與子同澤疏引論語鄭注褻服袍襗周官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續漢書輿服志或曰周公抱成王燕居故施袍是袍為古人燕居之服自漢以後始以絳紗袍早紗袍為朝服矣爾雅釋言袍襺玉藻纊為襺緼為袍注襺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綿緼舊絮也秦風無衣疏據爾雅玉藻文雖著有新舊其制度則一故云袍襺也襗亦袍類廣雅襗袍長襦也襗與澤通釋名襗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

纊為襺纊本是襺為之古者未有綿花綿花出於後世唐人謂之吉貝此所謂新綿者今之絲綿也以為衣著說文

纊絮也或作絖小爾雅纊緜也絮之細者曰纊禹貢厥篚纖纊史記作纖絮

襦 說文襦短衣也一曰𩏂衣釋名襦耎也言溫耎也急就篇注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襦有襗有複襌襦者方言汗襦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襜襦或謂之襌襦郭注今或呼衫為襌襦又偏襌謂之襌襦注卽衫也釋名襌襦如襦而無絮也廣雅襌襦謂之襜是也複襦者褶之以緜曰複方言複襦江湘之間謂之𧜨𧜨卽裋字列子力命篇朕衣則裋褐張湛注方言裋複襦也廣雅複襦謂之𧜨是也爾雅襌為絅帛為褶注絅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衣裳而著者也絅一作褧褶以帛為之卽夾衣內無緼纊褶之為言重也說文衣無絮袷衣不重襌是也

案袍與襦皆褻服長短異制襌襦者猶今人外著袍袍內著長衫耳裋褐短於袍故裋褐亦曰短褐荀子大畧篇衣則豎褐不完楊倞注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夫寒者利裋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後漢張衡傳注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襜褕短者謂之裋也

袴 內則衣不帛襦袴說文絝脛衣也褰絝也引昭二十五年左傳徵褰與襦釋名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方言袴齊魯之間謂之䙞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廣雅䘢謂之絝其褔謂

之襱說文襱絝踦也徐鍇傳踦足也袴與絝褰與䙞襗竝同

緜初案說文曰絝脛衣也玉篇曰膝脛頭也釋名曰袴跨也詩釋文引倉頡篇曰跨兩股間也然則上自兩股貫膝下至足跗卽今俗名套袴是也其褔謂之襱卽今俗名袴管也又名袴腳也

褌 說文幝幒也或作褌釋名褌貫也貫兩腳上繫要中也急就篇注袴合襠謂之褌方言無祠之袴謂之褌注袴無踦者卽今犢鼻褌也祠襱一字史記司馬相如傳注犢鼻褌以三尺布作形如犢鼻

韤 說文韤足衣也釋名韤末也在腳末也衆經音義引作袜玉篇袜腳衣也

綿初案古人衣服之制其下體親身者爲禪禪當股褌之下爲袴袴當膝脛之間故曰脛衣袴之外爲偪所以自偪束也其制以一幅布斜裹其足而上束於袴裥之外故注曰猶今行縢也古以偪舄爲盛服當有等威文飾注姑就行縢曉人耳行縢之末脛衣之下有足衣謂之韈韈之下爲屨凡自外入內者必解屨然後升堂既解屨則踐地者韈也久立地或漬汚故有解韈就席之禮失之亦爲不敬解韈見偪故詩云邪偪在下正燕飲而跣以爲歡之時也哀二十五年左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韈也其儀制漢時已亡

雜服

禪衣　禪之言單也玉藻禪爲絅注有衣裳而無裏詩衣錦褧衣傳錦衣加褧襜也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說文禪衣不重也方言關之東西謂之禪衣古謂之深衣急就篇注禪衣似深衣而褒大又注襜褕直裾禪衣也釋名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說文直裾謂之襜褕

綿初案禪衣蓋卽古之深衣但古者深衣五法具備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後世禪衣未必盡如古制又別爲襜褕之名衣裳不殊裾幅通直故曰直裾禪衣也所謂寬博之衣此其是與後世禪衣名目甚多非經典所有不具釋

繭衣裳　見雜記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褐也疏謂衣裳相連而以緜纊著之釋名褐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爾雅纊爲繭又作襺衣裳相連故云若今大褐也玉篇褐長襦連要衣也

褐　詩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孟子許子衣褐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編枲衣也一曰粗布衣說文褐編枲韈一曰粗衣急就篇注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

釋服卷下終